|  |  |
| --- | --- |
| 前言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清楚楚了解他所信的东西。彼得圣徒还曾说：“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帕弗洛前书3，15）”。上帝自己要求基督徒门说：“所以你们要去使方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顺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马太福音28，19-20）”。  宣教基督教教义- 因为这件事的成功将能使很多人得救，所以这件事很难，责任重大。传教者要认识基督教教义和道德。还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教者应该了解一些人生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宗教、哲学及科学方面。这种工作需要丰富的经验去回答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问题。这都需要特别训练。需要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在护教学（基本神学）取得。  护教学考量到不同信念的人和对宗教信仰程度不同的人；还有，刚成为基督徒的人们。他们心中还有不少疑惑，所以还是依旧“站在教堂门口的”，可是他们的心和理智在不停地寻找真理以及生命的意义，他们希望能在基督教会中找到所寻找的答案。在教会内外的所有的人，大部分都还没有宗教生活的经验，他们还没有体验到上帝存在在心里。所以，他们需要神学根据和证明。这是理所当然探求真理的路径。此本书的目标，是向您解释许多各式各样的信仰问题和您在基督教会所碰到的问题。  目前，这本出版物除了以前拥有的资料，还包括护教学历史概要和基督教会为社会所服务的基本行动。我们在这本书增加许多更加明确的解说、补充和修改。  第一节  对护教学做些说明  护教学- （希腊语απολογια- 保护，宣告无罪，庇护；口说或以文件着作方式进行办护）；护教学- 是一种哲学理论，一方面以其职责可分为办护、驳斥、建设三项。另一方面则是公布和解释基督教会的真理。护教学应该给每一个人清楚的答案，除此之外，还得驳斥违反宗教上、哲学上和其他世界观的观点基督教会的人。护教学从过去到现在的任务都从未改变过。几个世纪以来，护教学的范围和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改变，它的演变历史为：基督教护教学、自然神学、哲学的或是基本的信条学、思办神学、大体神学、神学概论、基本神学。从下半十九世纪起，从护教学范围逐渐作为几个独立学科分离出来了：宗教历史、圣经考古学、原文鉴定学、圣经历史和显示神学。在十九-二十世纪在西方和俄罗斯的神学院基本神学的课程含有户教学（例如：Nikolin I. 基本神学教程和户教学。谢尔吉耶夫镇，1904）。  在1996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训练方案受了一些体改，从那时候，护教学和基本神学分成两个单独的课程。可是护教学的内容未任何改变，它的目标像以前一样，保护基督教受其他世界观和个人想法的批判。基本神学面临的任务是按照理智的、道德标准的、文化的和其他公认的准则与标准已进行研究，以及科学分析主要的基督教信仰真理和生活态度。   1. 护教学的领域   护教学可以分成三个基本领域：神学领域、历史和哲学领域和自然科学。  神学领域  神学领域多半研究基督教主要的信仰真理和生活态度。但是神学领域跟教条神学和道德神学是不同的。最后两个（教条神学和道德神学）靠圣经与宗教传说的威望来做解释问题和阐明宗教真理。但神学领域多以有理智的、道德的、文化的和其他公认的准则与标准为基础。这是因为某些人对东正教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并且有的人不信教，但也寻找这世界的道理，所以护教学必须用这些标准来解答问题。这样的态度能够一方面保护基督教重要的原理，一方面也能够为了建设性宗教交流的对话作为最适宜的条件。  护教学范围所研究的问题是：基督教教条与未基督教宗教教条的对照（例如：人对上帝的了解、上帝三位一体了解、耶稣基督降生、人的救赎、耶稣基督复活、圣事等等）；神义论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神学和哲学的分支科学，主要探究上帝内在或基本的全爱、全知和全能的性质。神义论的根本论点在于人的罪恶问题：它持续的存在与上帝消灭罪恶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最普遍的支持上帝的三全（全爱、全知、全能）的神义论观点认为，罪恶事实上并不像我们定义的那样存在，而且即使是我们所认为“最罪恶”的事情也是上帝能够预见和确保的。一些文献来源使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对于上帝行为的解释；精神性的品德（基督教与未基督教主要宗教生活的条件）和其他问题。  目前护教学的神学领域被列入到基本神学范畴中。  历史和哲学领域  这个领域包含了很广阔的哲学和历史问题范畴。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会知道宗教的种类和信仰的起源、基督教起源、各种神秘教派的起源等等。而我们不只是会知道，并且会了解上面所提到的方面的本质。历史领域差不多从十八世纪才显露出来。当时启蒙时代和法兰西大革命的人士一直反对基督教。反对到开始否认耶稣基督历史和圣经所叙述事件的存在（所谓神话学）。这个和其他基督教起源的假设（例如：New Tübingen假设、政治与经济的假设、混合性的假设）决定了大部分护教学学科著作的内容和性质。现在历史领域仍然会在许多护教学和基本神学的教材中运用。  俄语：   1. Khrisanf (Retivtsev), yep. Religii drevnego mira v ikh otnoshenii k khristianstvu：Istoricheskoye issledovaniye.（古代世界宗教及它们跟基督教的关系：研究历史的著作） SPb., 1873- 1878. T. 1-3； 2. Sobolev M. I. Deystvitel'nost' voskreseniya Gospoda nashego Iisusa Khrista. （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明）M., 1874； 3. Lopukhin A. P. Bibleyskaya istoriya pri svete noveyshikh issledovaniy i otkrytiy：Novyy Zavet. （圣经历史从最新历史研究及科学发现的角度来看：新约）SPb., 1889-1890. 2 t.； 4. Svetlov P., prot. Voskreseniye Khristovo：Apologeticheskiy ocherk.（基督复活：护教学方面的概要） SPb., 1899； 5. Svetlov P., prot. Khristianskoye veroucheniye v apologeticheskom izlozhenii.（护教学基督教教义的叙述） K., 1910； 6. Zarin S.M. Mifologicheskaya teoriya Drevsa i yeye razbor.（Christian Heinrich Arthur Drews的神话学假设与它的解释） SPb., 1911； 7. Spasskiy A.A. Ellinizm i khristianstvo.（希腊化与基督教） Sergiyev Posad, 1913； 8. Turayev B.A. Istoriya drevnego Vostoka.（古代东方历史） M., 1913. CH. 1 ； 9. Bogolyubov N., prot. K voprosu o proiskhozhdenii khristianstva// Khristianskaya mysl'. （论基督教起源//基督教想法）1916. #1, 2, 3, 4, 6, 7, 8, 10, 11, 12； 10. Bulgakov S.N. Tikhiye dumy：（宁静的思维）Sb. M., 1918； 11. Iisus Khristos v dokumentakh istorii. （耶稣基督在历史文件）SPb., 1998.   其他语言：  1）Siley JR Behold the Man: Review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 St. Petersburg., 1877-1878. P. 1-2.（在十九世纪关于这题目的西方文学其中一个最好的著作）。  无神论的宗教起源假设批评分析是护教学历史领域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宗教被发明”的假设、自然主义提出的假设、泛灵论的假设、社会假设、人类神论和其他的）。除此之外，还会正确地认识一些最有名的宗教思想家、宗教的起源和宗教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的作用重要性。  **哲学领域**的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跟哲学相同的或接近的概念。这种概念需要特别解释，免得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个领域还会解释对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和末世论的神学理解。  本体论（本体论主要探讨存有本身，即一切现实事物的基本特征）的理解对基督教和哲学一样重要，因为本体论决定它们两对其他信仰和理解问题的原则性的看法。在基督教护教学内本体论包含下面的问题：宗教和哲学理解关于神和祂存在的学说、关于超知觉的世界、关于世界创造、关于上帝和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从烦琐哲学时代到现在，对上帝的存在性加以密切的注意。  护教学大多数的著作是为了大部分哲学潮流的科学分析而写的。对上帝和祂与这世界的关系有几个独立看法：自然神论（这个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宗教的二元论（二元论持有者认为世界由两种力量统治：善与恶。善是精神，是灵魂，是善的力量创造的一切东西；而恶是物质，是肉体，是恶的力量创造的一切。这两种力量对抗着，共同支配世界）、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的哲学学说，乃本体论的分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源是精神）、泛神论（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另外的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多神论、有神论和其他哲学的与宗教的方向。  对神学和哲学来说，认识的问题（并且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例如认识上帝的条件、标准、目的和方式（认识论）都是主要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涉及范畴很广泛。在神学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分歧，尤其是从十一世纪的分裂。“西方”认为“ratio”（比率）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东方”（东正教）则认为只完整的研究核心才能解决问题。A. S. Homyakov 给这个意见分歧下了定义，他指出西方错误说：“*罗马破裂研究与内心改善中间的任何关系*”[[1]](#footnote-1)。  I. V. Kireevskiy 强调指出同样的问题：“*当东方思想家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们最在乎的是思想家内心的正确；西方思想家比较在乎概念外在的关系。为了找出完整的真理，东方思想家找寻他们智慧的完整：智慧力量的核心。西方思想家认为单独的分散智慧力量的行动能够找出完整的真理...*”[[2]](#footnote-2)。  东正教认为人越接近上帝，就越接近真理正确的理解，如此方能有效。哲学和神学的认识论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准确的了解和误解，并不是按照ratio(按照比例)要解决，应该从神学家或哲学家整个精神上的道德水准来看。  人类学问题关于人类起源、人格、灵魂及心灵的了解、永生、自由、罪孽和美德、救恩和完美、神德、对身体的看法、人生、死亡及苦难的意义、创作，这些人类学的问题只是这方面的一小部分。人类学在基督教神学中像神学一样重要。  *末世学*的问题总是引起极大的兴趣和许多问题。末世论有几个方面，但是对护教学哲学的领域主要只有是两个。Florenskiy帕弗洛神父很适当地将第一个方面取名：“*地狱的二律背反*”。Bulgakov 谢尔盖神父简单解释：“末世论主要的二律背反的假定在于下面的问题：永恒幸福的生活能够和永恒的死亡结合起来，生活与死亡，当然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存在的”。[[3]](#footnote-3)从基督教初始之时，到现在这个问题仍一直在讨论。俄利根、呢撒的圣贵格利、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一世（圣金口若望）叙利亚的圣伊萨阿克、Florenskiy帕弗洛神父、Bulgakov 谢尔盖神父、Tuberovskiy大司祭 、Zhurakovskiy神父、Trubeckoy和其他许多教父（基督教历史）、教会思想家、神学家都提出过很多蛮有趣而且很有深度的理论决定此问题的。  第二个末世学方面的问题，就是世界末日。这方面包括很多问题，它跟历史哲学、社会学、科技进步、文化等等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因为生态危机、全球化、极权主义的控制的权可能性和控制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关系，就这些问题越来越现实。反基督和他到来的征兆会引起一些问题，尤其是心里的紧张以及會使这些问题的加据。  自然科学领域  这个领域主要的目标就是藉由这世界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和探索的万事万物从中得到启发，并借此思考这所有一切的起源。简单来说，自然科学领域的主旨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是：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及科学和无神论的关系。  自然科学领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圣保罗所说的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即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圣徒有一点指责那些研究世界的科学家，却没有发现上帝在这世界的存在。许多不同时代的教父肯定，在护教学引用种种科学成果，是很正常，并且有益的。因为这样我们会知道更多关于上帝和祂的内涵。例如：叙利亚的圣厄弗冷说：“我们在自然界能看到的，圣经里也会有。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大自然与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说的东西，都一样”[[4]](#footnote-4)。该撒利亚的巴西流和尼撒的贵格利在他们写的书“Shestodnev ”（英文版“Hexameron”；6天），和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在他写的书“东正教信仰确切的措辞”也是这么说的。其中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圣人Zadonskii圣吉洪写了一大篇著作“Sokrovishche dukhovnoye, ot mira sobirayemoye”（在世界收集的精神财富）。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最杰出的格致家在研究这世界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上帝的存在。米哈伊尔 瓦西里耶维奇 罗蒙诺索夫 说了一句话能够清楚表达这些科学家的论点，这句话就是：“创造者给予人类两本书。第一本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世界，第二本是圣经，这两本书不只是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还证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物。将这两本书互相比对是一种罪孽”[[5]](#footnote-5)。  但是从十六- 十七世纪以来，有一些社交圈很热烈地宣传关于世界和生命以及人类的存在自然发生自然发展的论点。这些想法产生了伪宗教、无神论和反宗教情绪，它们很快地，就变成了像哲学制度一样的模式了。从这方面还出现了科学与信仰不和谐和彼此反对的情况。目前这个议题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还是一样重要。现在自然科学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微观世界、宏观世界和巨观世界等各种领域：物质、生物、心理、道德和精神的领域- 它们每一个领域都组织得很好。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世界的人择原理；护教学自然科学领域很清楚地证明科学与宗教彼此之间并不是敌人，并且它们两个是用不同的方式让人了解最高智力的（意指上帝）存在。  护教学自然科学领域包含和自然科学一样多独立的学科。当然有的比较重要，有的处于劣势。这要看无神论的批评比较注意哪一方面。这经常是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宇宙学。宗教和无神论之间（不是宗教和科学之间）最常提出的问题是宇宙出现的“原因” 还是宇宙出现的“来源”（上帝或物质），生命和人类的起源。  俄语：1) Svetlov P., prot. Religiya i nauka.（宗教与科学） SPb., 1912;  2) Tabrum A.G. Religioznyye verovaniya sovremennykh uchenykh. （现代科学家的信仰）M., 1912;  3) Glagolev S.S. Yestestvenno-nauchnyye voprosy v ikh otnoshenii k khristianskomu miroponimaniyu. （现代自然科学的问题和它们跟基督教的关系）Serg. P., 1913;  4) Strakhov P.S. Nauka i religiya.(科学与宗教) M., 1915  5) Frank S.L. Religiya i nauka. （宗教与科学）Bryussel', 1953;  6) Barbur I. Religiya i nauka: Istoriya i sovremennost'. （宗教与科学：历史与现代时期）M., 2000. S. 304;  7) Maklin G., Oklend R., Maklin L. Ochevidnost' sotvoreniya mira. （创作世界的明显性）M., 1991;  8) Leskov L. V. Kontseptsiya tvoreniya Vselennoy i materialisticheskaya filosofiya// O pervonachalakh mira v nauke i teologii.（创作宇宙的概念和唯物论哲学//关于世界起源科学与神学的看法） SPb., 1993;  8) Khobrink B. Evolyutsiya: yaytso bez kuritsy.（进化：没有鸡的鸡蛋） M., 1993;  9) Yaki Stenli L. Bog i kosmologi. （上帝和宇宙学家）Dolgoprudnyy, 1993;  10) Teylor P. Sotvoreniye: Fakty o proiskhozhdenii zhizni, cheloveka i kosmosa.（生命、人类与宇宙起源的事实） SPb., 1994;  11) Gish D. Uchenyye- kreatsionisty otvechayut svoim kritikam. （创造轮学家回答给批评家）SPb., 1995;  12)Morris G. Bibleyskiye osnovaniya sovremennoy nauki.（现代科学的圣经基础） SPb., 1995;  13) Rouzver D. Nauka o sotvorenii mira.（关于创造世界的科学学说） Simferopol', 1995;  14) Grib A.A. Bol'shoy vzryv: tvoreniye ili proiskhozhdeniye?// Vzaimosvyaz' fizicheskoy i religioznoy kartin mira. （大爆炸：创造或起源？//物理跟宗教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Kostroma, 1996;  15) Vyp. 1; Polkinkhorn Dzh. Vera glazami fizika. （物理家对信仰的看法）M., 1996;  16) Lyashevskiy S., prot. Bibliya i nauka o sotvorenii mira.（圣经与科学关于创造世界的学说） M., 1997;  17) Lazdin R.KH. Ot materii k Bogu: Fundamental'nyye voprosy bytiya. （从物质往上帝的路径：生存基本的问题）M., 1998;  18) Serafim (Rouz), iyerom. Pravoslavnyy vzglyad na evolyutsiyu.（东正教对进化的看法） M., 1998;  19) Khammel' CH. Delo Galileya: Yest' li tochki soprikosnoveniya nauki i bogosloviya? （伽利来的案件：科学与神学有没有共同点？）M., 1998;  20) Abu-Rakhme F. I skazal Bog... （神说…）Novosib., 1999;  21) Kalyabin G. A. Veroyu poznayem: Obzory po yestestvennoy apologetike. （因着信，就知道：基本护教学简介）M., 1999;  22) Vilandt K. Kamni i kosti. （石头与骨头）M., 2000;  23) Lyubishchev A.A. Nauka i religiya. （科学与宗教）SPb., 2000;  24) Nauka, filosofiya, religiya: Materialy yezhegod. mezhdunar. konf.（科学、哲学、神学：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的资料） M., 2000;  25) Kheyvord A. Bog-yest'? Vzglyad uchenogo na sushchestvovaniye Boga. （上帝存在吗？科学家对上帝的存在看法）M., 2000.  护教学的目标就是让每个有兴趣的人解释基督教的信仰。而且还要让人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盲目的宗教，这个宗教能够回答人生最难解决和重要的问题。所以护教学为了解决任何问题不只是会研究圣经和教父教学，而且还会利用其他教会的神学与哲学、自然科学与人为科学、历史、艺术的成就- 简单来说，会利用整个人类文化的成就来作答。  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马太福音 7章 6）。这个训诫是指不要向精神没有准备好的人讲道，不然他们会因为不懂，就生你的气。保罗圣徒教他的学生（季莫菲）说：“**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务必要躲开，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引起争吵。所农艺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但要和气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凡事忍耐，以温和和开导反抗的人，或许天主会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并认识真理，使这些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能觉悟过来，摆脱魔鬼的罗网**”（季莫菲后书2章 23-26）。  第二段．**护教学史概要**  为了方便研究护教学的历史我们把它分几个时期。因为没有一个规定的时期，我们就可以提出自己的:   1. 早期的基督教会和大公会议时代（从二到七世纪） 2.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从八到十五世纪） 3. 新时代（从十六到十九时代） 4. 二十时代   早期的基督教会和大公会议时代  在基督教会出先之前，就已经需要保护此宗教。例如：亚历山大的菲洛、约瑟夫等等针对犹太人写了一些著作。类似的基督教作家不只是了解犹太护教学的方式、思想和论据，而有的时候还自己把它们拿来用。[[6]](#footnote-6)在圣经里、圣徒行传与新约书信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一些护教学的成分。特别多是在圣保罗写的书。彼得圣徒呼吁：“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章15）。  在基督教一世纪时还出现了神学和论战性的作品- 这种体裁叫做 辩护。早期基督教辩护只有两个收件人：犹太人和多神教人。他们俩有不同的理由来反抗基督教。圣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哥林多前书 1章23）。对犹太人和多神教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对犹太人最常提出的题目是为关于耶稣救世主的尊严与祂的神性。对多神教人可不一样，对他们最常提出的题目是为关于神的独一性、唯一性的主降生、对基督徒们提出虚假性的指控和基督徒门遭到迫害的不公平。  我们有几个反對**猶太教徒**写的著作。最早的是 “Yason和Papisk关于耶稣基督的对话”，大概140年左右佩拉的阿里斯顿写的。而“和特利丰犹太人的对话”，的作家则是游斯丁（二世纪）和亚坡理纳希腊波利斯的主教（二世纪）。米理啊基德雄辩家（二世纪）对犹太人写了两本书，书的名字很简单“对犹太人”。特土良（二世纪）写了“反对犹太人”。圣居普良迦太基的主教写了“反对犹太人的证词”。约翰一世对犹太人写了 八篇著作（四世纪）。这些辩护的目的就是说明了旧约结束了，旧约的任务（准备人类迎接救世主）已经完成了，同时显示耶稣基督的救世性与神性。  反对**多神教徒**我们有更多的辩护。可惜最初的辩护没有保存到现在，我们只知道作家是谁，克德热特和阿里斯蒂德（二世纪初）。保存到现在是- 两篇圣贾斯汀哲学家写的“对希国人”。亚坡理纳希腊波利斯主教写了“关于真理”。米理基啊德写了两篇辩护：“反对希国人”和“基督教哲学的辩护”。他提安的“对希国人写得著作”。还有一封“对第欧根尼”的匿名信（二世纪）。克莱门特亚历山大主教写了“对希国人的呼吁”（三世纪）。内容最丰富的辩护写了俄利根（三世纪），他的著作叫做“反对塞尔苏斯”。这篇著作批评所有的（那时候所能知道的）多神教的哲学。圣贵格利（三世纪）写了“对彭普斯关于上帝感到痛苦的可能性”。优西比乌斯该撒利亚主教（四世纪）写了“人类迎接新约的准备”，“新约证明”和“反对俄洛克了”。叙利亚的狄奥多勒写了“治疗希国人的歪理”（五世纪）。  西方的辩护士也写了不少。我们只提出几个：米努修写了“奥克泰维斯”（二世纪）。特土良写了“对多神教徒”、“护教学”和“灵魂存在的证明”。圣居普良迦太基主教写了“偶像并不是神”（三世纪）。阿诺布斯写了“反对多神教徒”（四世纪）。潭修斯写了“上帝之诫命”（四世纪）。费尔米库斯 马特尔努斯写了“关于多神教的错误”（四世纪）。噢罗修斯写了“历史反对多神教”（五世纪）。希波的奥古斯丁写了“上帝之城”（五世纪）。  同时基督教会还跟诺斯地主义斗争。诺斯地主义的危险性比多神教的还要大。殉教者爱任纽里昂主教写了“反对伪理论的罪言和辟谣”（二世纪）。殉教者伊波利特罗马主教写了“异教反驳词”（三世纪）。圣俄彼凡伊塞浦路斯主教编“异教全集”（四世纪）。特土良写了“反对马吉安”，“反对瓦伦廷主义（诺斯地教派）”。  V．Bolotov说，这些辩护都是一种“*对社会的呼吁*”。“*虽然它们的影响和成效缓慢，可是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把基督教会介绍给社会认识，也消除了人们对基督教负面的刻板印象*”[[7]](#footnote-7)。这些古代时期的辩护充满了精神性的力量，而这个精神性的力量还被殉教者和圣告解者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  四世纪时，政府与社会改变了对基督教会的看法。教会不再遭到任何方式的迫害，因此护教学的目的也改变了- 本来护教学是为了反抗教会外的敌人，现在开始则是变成了应付教会内的异教。其实，这已经算是神学方面的工作（从四到八世纪- 大公会议时期）。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  在七世纪时，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和特别积极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所以这时期的护教学以和伊斯兰教辩论为方针。当然以前的问题关于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也没有忽略。而且文艺复兴时代还引起在大家的心中对多神教和人类中心主义极大的兴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保留少数当时论证（也就是说“辩护”）后的记录。最初的在拜占庭写得辩护是“基督徒和撒拉逊人的对话”（撒拉逊人是阿拉伯人的古称）。这个对话是由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所写下。他除了此辩护以外，还写了另外一个，叫做“智慧起源”。这是一个很详细的辩护。 它总结和分类之前基督教神学所得到的成就，再加上一些护教学及神学方面的智慧。还有其他的反抗伊斯兰教辩护。这些辩护是拜占庭的尼基塔和约翰六世Cantacuzenus帝王写。在十二世纪上半年，尼古拉 迈索尼主教写了一个很丰富的辩护“普罗克拉斯神学教导的反驳词”。  在西方，西班牙成为那时代的护教中心。1250年在西班牙为准备能够反抗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新的辩护士，基督教会开了一个专业学院来教他们。  在这学院他们非常专注学习犹太文和阿拉伯文。  也是那个时候，尼古拉 库萨红衣主教写了一个对那时代不平常的著作-“可兰经的辟谣”。在此著作中他指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同的地方。  这时代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时候，很多神职人员和各式各样的科学家开始对古代人的想法有产生兴趣。这趣就引起了神学和宗教哲学发展。那时候，就有了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目的就是神学统整化与哲学辩护。经院哲学家表述许多上帝存在的证明；提出了双真相的概念（这个概念推测信仰的真理与智慧的真理无矛盾性的和自主性的共存。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明每一个基督教的学说）；他们还安排了不少神学制度和神学与哲学分析。  彼得. 伦巴都（西元1160逝世）和托马斯. 阿奎那（西元1274逝世）写了“神学大全”。神学大全总结和归纳了天主教信条背后的原因和目的。这著作最有趣的部分包括：理性神学、主要神学方面、自然神学（基本神学）。这些部分最深入的研究归于两位经院哲学家：安瑟伦.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托马斯. 阿奎那。  但是后来经院哲学研究神学的条例在人民心中引起了很深的理性主义。这个理性主义会把西方社会往有害后果方面引导。经院哲学引起了人们对神学全面的反抗，反对圣神所有的一切。圣徒留遗训我们“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籍神话造成的*”（希伯来书 11章 3）。可是由于经院哲学就变成了：“*我们因着知道，就信*”。  人不只是要正确的了解他属于的宗教，他的灵魂态度也要正确，信任和宗教的人都应该遵守这两个条件。就是因为这样，教会才会除了保护它的学说，也保护精神生活的水准。保护精神生活原则是护教学其中一个最难地问题。西方经院哲学越发展，就越偏离正轨。偏离到它开始否认圣教父所有的经验。  V.N. Losskiy说：“*就是因为在宗教精神上的经验跟一般的信念之间出了某个距离让它们分开，而精神生活与教条、神秘论与神学这些方面变成了自主独立*”[[8]](#footnote-8)。  圣伊格内修斯（姓- Bryanchaninov）是位东方和西方宗教文学的专家，他能够明确的指出此问题在西方出现的时间。他说：“*本笃牧师（西元544逝世）和圣格雷戈里对话者罗马教皇（西元604逝世）还承认那些东方禁欲者的经验和论点；但是伯尔纳多 克勒窝修道院院长很积极的反对，其他的反对者就更不用说*”。圣伊格纳修斯给他们神秘的经验如此的评价：“*他们动不动就因为自己渴求的欲望而要求他人寻求目前无法达到的智慧，自己的要求太高，还希望其他人跟他们一样。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急切且自以为是，好幻想代替神圣的一切。他们认为这样的好幻想就是上帝的恩典*”[[9]](#footnote-9)。  经院哲学与统一教会在精神传统的脱节，使许多类似于宗教或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神秘学派和禁欲神秘者的出现。比方说：裘安纳 斯哥德 艾儒吉纳（西元877左右逝世）、约阿希姆 花神（ 天主教修道院院长）（西元1202逝世）、亚西西的方济各（西元1226逝世）、安吉拉 福利尼奥（西元1309逝世）、埃克哈特 大师（西元1328逝世）、瑟纳的加大利纳（西元1380逝世）等等。他们对现在的天主教会和非宗教的神秘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护教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为维护精神生活的纯洁性与克己性、和主张脱离耶稣基督教义之类的各式各样神秘论论战。  书籍：1) Dobrotolyubiye. SPb., 1877-1890. 5 t.;  2) Ioann, prep. Lestvitsa. M., 1907;(圣约翰。神圣攀登的天梯)  3) Isaak Sirin, prp. Slova podvizhnicheskiye. M., 1858; （叙利亚的圣艾萨克。苦行者话语）  4) Simeon Noviy Bogoslov, prep. Slova. M., 1892. 3 t.;（圣西麥新神学家。言论）  5) Ignatiy Bryanchaninov, yep. Soch. v pyati tt. SPb., 1905; （圣伊格内修斯，主教。5册本的著作）  6) Ignatiy Bryanchninov, yep. Sobraniye pisem. M., 1995.（圣伊格内修斯，主教。信件的收集）  7) Zarin S. M. Asketizm po pravoslavno-khristianskomu ucheniyu. SPb. 1907. T. 1;（东正教会禁欲主义学说）  8) Florenskiy P., svyashch. Stolp i utverzhdeniye istiny. M. 1914; （真理之柱石）  9) Lodyzhenskiy M. V. Svet nezrimyy. Pg. 1915; （不现形迹的光明）  10) Pozov A. I. Asketika i mistika. Shtutgart. 1978.（禁欲主义和神秘论）  文艺复兴时代显示在西方神学里暗藏的理性主义、神秘论和尘世化。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新译的著作给西方人带来古希腊文化。而这个古希腊文化在他们眼里是个新的、比基督教精神财富还有趣的学说。于是，人和人的智慧取代了上帝和信仰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个转换也影响到了其他生活方面。从这时候起，西方社会开始疏远基督教会。文艺复兴时代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时代。但这次出现的问题跟以前的很不一样。所以基督教会没有办法有效地反抗上帝、人类和世界的非神圣化。  这时代最有名的辩护是萨佛那罗拉写的“对这时代的智者十字架的胜利”和雷蒙德. Sibiuda写了“自然神学”。  **新时代**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从十一世纪起许多宗教**改革**与信仰斗争。这表示西方基督教会与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危机。宗教改革不只是损害基督教会的德行和教条，还引起对非宗教、反抗基督教的和哲学等方面很强烈的动机。所以自然神论、一体两面论和唯物论这些方面对往后的历史有最大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实体的上帝这个概念就没有了。很多其他理论慢慢地开始代替它，例如：无限的物质（巴鲁赫.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尘外的圣钟表匠（自然神论）、死的物质（托马斯. 霍布斯、保尔. 霍尔巴赫、Moleshott）。护教学就按照这些方向而发展。  英国护教学学派因与自然神论论争而出名。不过此学派的主张有好处，也有坏处。当这学派的代表（大部分都是一神论派者）很积极地保护上帝存在的理论、不朽灵魂的理论和其他任何宗教常见的真理时，故意忽略基督教特别的思想，跟其他信仰不同的真理。在他们经院上的解释里基督教是个一神教其中一个普通的宗教，而这个宗教没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这个我们可以从英国有名的哲学家约翰. 洛克的著作“人类理解论”看出。  N. P. Rozhdestvenskiy大祭司和教授给予这个学派如此的评价：“*在十七及十八世纪期间英国护教学学派里经院神学占了大多数。基督教生动的真理却被连接在没有生气的逻辑公式中...那时代护教学最大的成就就是他们在历史方面上的研究。他们证明了圣经历史的真实性，福音历史和圣经里所写的奇迹及预言的準确性*”[[10]](#footnote-10)。    护教学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发展。在十七世纪的胡果. 格老秀斯，他是荷兰的律师、历史家和政治家，写了一本很精彩的著作-“辩护基督補赎之大公信仰”。他写的辩护著作，很快的就被翻译成其他的西方语言，甚至还有中文版。  十七及十八世纪在法国有一个芬乃伦与波舒哀学院，这学院的专业就是护教学、神学和哲学。整个学院都在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下。这学院最受欢迎的著作是芬乃伦写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和祂的性质”。此著作明确的目的就是反抗斯宾诺索的泛神论。学院最杰出的学者是布莱兹. 帕斯卡 。他身后遗留下一篇他写的著作“帕斯卡关于信仰及若干其他项目的思想”。这篇著作到现在都还拥有它原本的实用性。  十七及十八世纪在德国几乎多没有任何护教学的特色。德国人平常使用了法国护教学的翻译。哲学家比神学家对发展护教学做出更有效的贡献。最大的贡献应归功于戈特弗里德. 莱布尼兹与克里斯蒂安. 沃尔夫。莱布尼兹在他写的“单子论”里发表了关于预先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给予上帝存在哲学根据（宇宙论和目的论的根据）跟灵魂永恒的说法。他的哲学理论跟护教学在唯物论、无神论以及自然神论的议题上采取的是同一种论点。在“神义论”里，他提出信仰体验理当和信仰与智慧相配合。沃尔夫在他写的“自然神学”试着把信仰里的每一个真理用逻辑方式来解释。可是莱布尼兹和沃尔夫他们用的种逻辑方式说明论点，使他们的著作变成枯燥无味，有的地方也令人难以了解。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者尝试分析宗教与智慧之间的关系。结果，他们反对基督教，而让智慧毫无条件地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些启蒙家的影响力使全社会开始认为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障碍。随后，启蒙家为了消灭基督教，首先开始思想斗争，然后直接的血腥镇压。  有鉴于此，在十八世纪末至- 十九世纪初在法国弗朗索瓦. 勒内. 德. 夏多布里昂 创立了新的、很有名的护教学学派。此学派的研究方向在他们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精神”中写得很清楚。可惜，夏多布里昂说的这个精神是指基督教文化和审美的方面，并不是它的精神的内涵。以保护宗教的角度来说，应该被特别强调的是查尔斯. 邦尼特的作用。在他写的著作“观察自然界”中，查尔斯论证这世界的创造者一定是智能造物主。  在十八世纪末法国，有两位法兰西大革命人士康斯但丁. 弗朗索. 瓦沃尔尼 和 迪皮伊 创立了神话学说。他们的学说引起了护教学很大的反应与批评。神话学说不只是否认了耶稣基督和其他圣经人物在历史上的存在，甚至把基督教当作是古代文化里的其中一个神话和信仰。  在“神话家”之中，阿瑟. 德鲁斯是其中最有名的人士。他在1909年写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神话”在德国新教会激起了一场风波。但是，德鲁斯“*除了提出他自认为的错误观点之外*”[[11]](#footnote-11)，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宗教概念。只是因为“一元论者联盟”激烈的反抗与批判，德鲁斯就因此出名了。但他在文学界出名后，就马上被科学家公认并不懂...[[12]](#footnote-12)。  虽然这学派的说法毫无历史根据，但它却很快的发展到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等。不过在这些国家，他们的说法也受到不少批评。例如，在英国惠特利主教写了一篇辩护- 讽刺问，他使用神话学说的方式来“证明”拿破仑一世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本书叫做“关于拿破仑一世在历史上否存在的疑云”。在法国让- 巴蒂斯特. 佩雷斯 写了一本讽刺性的模仿作品“拿破仑一世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证明，还是巨大的错误- 是十九世纪无限多次错误历史的起源”。还有，E. Presanse 写了一篇著作“耶稣基督和祂的时代”（圣彼得堡，1871年）。  在十九世纪中和末，德国的批评性思维改变了方向。出现了所谓的新蒂宾根否认性和历史批评的学派。他们的目的就是否认旧约和新约里面记录下来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开始对无神论有兴趣，所以这学派的行动使社会对基督教有负面的印象。因此当时的辩护士出现以保护宗教。 我们应当指出 弗朗茨. 黑廷格写的“基督教辩护”（两册）、约翰. 弗里德里希. 威廉. 耶路撒冷写的“关于信仰最重要真理的思索”（五册）、H. E. Luthardt写的“基督教辩护”。  有了查尔斯. 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就有了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辩论。这些辩论的重点就是无神进化论的无证据性与神导演化论。  从十九世纪起，西方神学越来越次于几个最流行的哲学体系（例如：康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谢林的哲学体系等等）的地位。因此唯理论、无神论、泛神论以及其他神秘的学说越来越普及。使得护教学更为积极的发展。  伊曼努尔. 康德德国哲学家对护教学做出很大的贡献。在他写的“纯洁理性批判”中总结出，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也无法反驳祂的存在。还有，在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强调说，人接受上帝的存在对人的道德意识是必要的假设。护教学很快开始使用上帝存在的道德论。不过，许多康德的论点基督教会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比 方说他否认了一下三样东西：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启示  宗教与道德视为一体  这些论点和他批评传统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遭到护教学派的反驳。  哲学家黑格尔也对护教学有正面的印象。他的泛理论试着理解上帝自然神论，并且消除信仰与智慧之间的隔阂。不过，在他的思想中以冷淡的世界精神（一种力量）代替活着的上帝，并以互变法代替信心。谢尔盖. 布尔家科夫曲尽其妙，互变法对黑格尔来说，是“*一种逻辑魔术*”[[13]](#footnote-13)，黑格尔以为他在互变法中能够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黑格尔哲学中的泛神论成为非常理性主义某些概念很好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也把黑格尔的泛神论作为它的基础。其中一位叫做路德维希. 安德列斯. 费尔巴哈 黑格尔学说的追随者写了一本书名为“基督教本质”。在这本书里他深究上帝人类学的涵义。他说，上帝是个人的与人类性质的投影图。费尔巴哈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使人类成为此宗教的偶像。弗里德里希. 尼采用这个点子使人类到达上帝化的程度。  为了反对这些概念，在德国挺身而出而被创立在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的神学和哲学的影响下一个学派。他很热心的出来拥护基督教学说。可是他的方法与他哲学泛神论的意见（“关于宗教的话语”）还是有部分缺陷。因此并未获得很高的评价。    神学与哲学学派（创始人是伊曼纽尔. 赫尔曼. 费希特）的在护教学方面的贡献比较大。当无神论开始进攻时他勇敢地写出许多著作来捍卫上帝活着的这个概念。在他学派中最有名的追随者是Henry Ulritsi。在他的作品中“上帝与大自然”、“人类学”、“灵魂与身体”等等，Henry表现出他这方面的忠诚。    Henri-Marie de Lubac说，到二十世纪初 “上帝存在的这个概念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折磨人类”[[14]](#footnote-14)。  **二十世纪**  下面几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了二十世纪护教学的发展。  第一个因素：在一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一些民族来说，文化信仰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无法缺少任何的宗教信仰。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无神论代替了信仰的位置。很多人开始相信和崇拜无神论的世界观。关于信仰和智慧；科学知识、无神论和宗教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上帝和灵魂存在的论证；以及为什么有学问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些问题都是第一个必须要加以说明的地方。  第二个因素：在物理学、遗传学、天文学、心理学、数学和考古学之中，因为时代和科学的进步有了许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带来了许多对这世界的事物非常合理的最新证明，因此辩护士得到了上帝存在、灵魂存在和阴间存在等等的有力论证。  第三个因素：在二十世纪中，社会特别注意人类生活的问题。科技的进步引起了不少关于人内心层面与外在环境改变的问题（人的心理、道德、文化、人对大自然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现代人面临许多不同的危机。最重要的是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这两个危机真正的威胁到地球上的生命。因此人类又面临那两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人类行动（活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对神学和护教学来说，影响相当深远。当时就有了许多探讨这些问题的神学作品。  最后的一个因素跟宗教有关- 这是在二十世纪突然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快速的发展。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提倡现代基督教各宗派和教派重新合一的运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在最初开始时称为“向心运动”，主要对象为基督教会。二十世纪护教学最紧迫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容许教义界限被模糊和防止所有的教会融合趋势，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宗教狂热及制止去其扩张。因为这些问题很复杂，而所以需要特别仔细的说明，因此那个时代护教学的著作也特别多。  二十世纪最有名的西方辩护士为塞拉芬（Rose），他是一位在美国的东正教修士神父。而另外一位是克利夫. 斯特普尔斯. 路易斯，是威尔斯裔英国知名作家及护教家。  **第二节**  **宗教信仰**   1. 人、世界、信仰   噢，我那可预感的灵魂！  噢，我的心充满焦虑！  噢，我看你多么的针扎  在这生死的关头上！  （费奥多尔 秋切夫）  人生是什么？如果人生可以像电影一样拍下来，然后快转来看它，这部电影将会忧郁得令人感到难以忍受。  一个人一天的生活是怎样呢？生活就是睡觉、吃饭、工作、聊天、奔忙、消遣、吵架...不论是今天、明天、后天、每天、每月、还是每年都是一样的。那整个人生又是怎么样呢？人生就是学业、工作、结婚、孩子、老年、生病...死亡。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的子子孙孙都是如此。虽然我们的生活上还会有其他事情，但任没有任何事物能把时间停止，人们终究还是得面临死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就像秋叶掉落，春芽重生一样。不论是快乐和悲痛、爱情和失落、优雅和卑劣、荣誉和默默无闻，都将归于尘土而成为永恒。永恒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啊！生命！  你这个突然的馈赠、你这个偶然的礼物，  我怎么会受得到这种礼物？  为何你竟被神秘的命运  判处死刑？  是谁凭藉着不怀好意的权柄  从虚无缥缈之中把我呼喊出来，  使我的心灵充满了贪欲，  用疑惑使我的理智感到焦虑和惶恐？  我的眼前茫无目标：  心灵空虚、思维空洞，  生活中单调的喧嚣  使我感到忧伤。  普希金在他人生艰困难的时刻，写这首充满苦痛的诗来表达人生的矛盾和他悲惨的命运。  菲拉雷（Drozdoff）莫斯科都主教，也写了一首诗来回应普希金：  生命不是突然的馈赠、  亦不是偶然的礼物  而是上帝把生命赐予了我，  上帝有目的才让我感到忧愁。  是我自己的任性  把邪恶从黑暗的深渊中呼唤出来，  是我自己把心灵充满了贪欲，  也是我自己用疑惑使理智感到焦虑和惶恐。  被我遗忘的上帝，求你使我想起你！  求你照耀我昏暗的思维  求你清洁我的心灵，  使我的头脑清醒。  主教的回信，不但使普希金感动，并且回答到了普希金问题的重点。普希金很快地回复主教。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见真诚流露的感谢和感动：  我留了一场莫名的泪水。  你散发香气的话语  对我心頭上的伤口  美好如圣油。  老实说，对每个人而言，人生的意义为何是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回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帮别人去寻找答案。但是每个人卻都渴望着找出正确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需要解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一开始就先会面临一个难以避免的选择- 做出信仰和无神论之间的抉择。  站在这两种理论之间的不可知论（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认为除了感觉或现象之外，世界本身是无法认识的。它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社会实践的作用）并不能当一种世界观，因为它根本无法回答世界观中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恶和善的性质、人生的真理和意义等等。  那信仰和无神论之间有如何价值关系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很仔细的研究两个假设：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对两种理论来说，都是重点。对任何假设，我们必须提出两个基本科学要求，我们所要研究的假设也不例外。第一个是事实。第二个是假设基本原理和结论的试验验证。如果任何假设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承认它的科学性与会认为研究它是有意义的。    针对有信仰者与无神论者，他们是如何符合对第一个条件。就信仰而言，首先要说便是其可透过无数的例证来说明上帝、灵魂及超自然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而只要看看在任何宗教里那些奇迹的故事或圣人所显的神迹（例如：圣保罗、圣尼古拉、圣彼得堡的圣克谢尼亚、萨洛夫的圣塞拉芬、喀琅施塔得的圣约翰等等）。便更可使人确信。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也有着许多让人称奇的人士（例如：诸葛亮的卓识远见、关羽的真诚及力量等等）。  而东正教除了同上述所信的事实外，亦给与人们会去实际探查论点的真实性。耶稣基督言简意赅的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5章8）。  反之，无神论者拿以何为据呢？首先，关于无神论不会有任何例证去证明上帝及人世间是不存在的。世界之大，而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如同沧海一粟般渺小。因此，若上帝真的不存在，我们所推论的假设将永远无法证明也没有答案。我们只会单单相信。  还有，若有人问道：“为了确认上帝是不存在的，我该做些什么呢？”，无神论者就更无法回答了。既然无法回答，也就表示此论是无法成立的。其实，答案很明显：就只有一条能让人坚信的道路，- 那更是精神生活之路。就因为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方法可以确实地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否。  因此，宗教和无神论自相矛盾地呼吁每一个寻找真理的人当教徒去自身试验验证。  **第二段。信仰是什么？**  宗教信仰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现象。虽然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对很多人来说信仰还处于一个不怎么了解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谨是粗浅的以宗教的外在形式作为判断，像是不同宗教的崇拜方式和社会及个人生活的用处。以如此的研究态度就产生不少错误的概念。虽然每个宗教都会包含一些次要的问题、不重要的东西以及曲解处，但是我们研究宗教时，不应该只在乎这些方面，而忽略重点。  所以我们必需把重要的与次要的事情分清楚。  宗教信仰包含两个面：分别是外界与内部。外界的方面就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内部的方面就只有信教徒能够看到（当然如果他的生活合乎此宗教精神上的道德条件）。  从外界方面来看，宗教信仰是个*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包括一些特殊的真理。当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这些真理，它就会堕落成巫术、神秘主义这样的伪宗教信仰的形态。或是变成一个宗教哲学思想体系。宗教世界观一定会具有社会性质。它或多或少会用显像的*机关*（教会）来显示自己。这样的机关必须要拥有定义宗教信仰的结构、道德品质、信徒生活规则、神像等等。  从内部方面来看，宗教信仰是人对上帝直接的体会。  “宗教信仰”这个词的来源也会给与我们对宗教初步的了解。  第三段．“信仰”这个词语代表什么意思？  “信仰”这个词语的起源有几个不同的说法。Religio（拉丁文）- 良心、虔诚、景仰、神圣、礼拜...等等，马库斯. 图利乌斯.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认为这个字是 «relegere»（拉丁文；直接的意思：重新集合、重新讨论、重新思考、保留到特殊情况）的派生词。但这个动词还有衍生的意思：崇拜、级恭敬。 因此西塞罗表示宗教信仰的性质是指对最高的权力（神）的崇拜。西塞罗的思想是指在宗教信仰里，恭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信仰就会变成虚伪的信仰、伪善的行为、形式主义态度而已。可是我们不能说景仰是信仰的全部性质。当然景仰对信仰是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他在人与上帝之间只是其中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不代表信仰的全部性质。  拉克坦提乌斯（古罗马基督教作家之一，曾于古罗马高层中认知。他发表了大量解释基督教的作品，博采众长，富于变化。逝世于西元330年）认为“宗教信仰”这个术语起源于拉丁文religare的动词。Religare有“结合在一起”、“连接”的意思。因此他给宗教下此定义，说这是人与上帝作为同盟之间的虔诚表现。他说：“我们就是为此而生，为了对创造我们的的上帝表示尊敬，只认识他，一切都模仿他。因为我们和他有虔诚之约，所以我们与他常在，正因如此“宗教信仰”就指religare的意思...”[[15]](#footnote-15)。  拉克坦提乌斯下的定义阐明了宗教最重要的性质- 就是人的灵魂与上帝之间实际的联盟。  希波的奥古斯丁（于西元430年逝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他的看法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觉得“宗教信仰”这个词的起源是拉丁文动词“religere”。Religere- 是指“重新结合”。因此“宗教信仰”这个词语是指重新结合、恢复人与上帝之间曾经失去的条约。“我们都在寻找他，确切地说，要重新寻回（好像，因为这个情况，才会有“宗教信仰”这一个名词）追求他，而我们追寻到他之后，就会安心”[[16]](#footnote-16)。  这样一来，“宗教信仰”这个词的起源带出了两个主要的意思：“结合”与“景仰”。宗教信仰是指一个虔诚的灵魂与上帝之间的约定。  **第四段．信仰主要的真理**  信仰普遍义务的真理是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公开承认精神上的、完善的、有智慧的上帝。这世界与人类的创造者，跟祂在世界上活跃的身影。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宗教中能作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包含不同的内容和不一样的理解程度：例如，一神论（意指认为只存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神）、多神论（指信仰和崇拜许多神的宗教）、二元论（认为世界由两种力量统治：善与恶）、泛灵论（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并在控制间的影响其他自然现象）。  按照基督教学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8），祂是我们的“父”（马太福音6章8-9），“**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祂都在乎**”（使徒行传17章28）。上帝是起源的存在与意识，多亏祂而生存我们所知道的和未知道的形形色色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上帝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祂是始终不变的，个人行为、真理以及美丽的理想，最后是个人精神上思想的终点。这就是基督教跟世界观最大的差别。因为对世界观来说崇高理想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人类幻想、理论以及希望的成果。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真理是人特性的信念。人跟世上万物不同。人不只是高等生物实体，主要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精神的生物。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拥有灵魂、智慧、心肠、意志、以及能够和上帝来交流的人格。按照基督教的学说，人是神的形象。  人与上帝精神上一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祈求上帝的显灵，和人按照宗教的圣训及教条的正义生活。在基督教中，如此的生活名称信仰。人不只是要相信上帝的存在以及其他信仰方面，他的生活更要充满特别的精神和品德特质。  这个真理和在其他某些宗教的死后的生活学说有着不可分离的相似。不过，基督教不只是关注于死后的生活，它还坚持着普遍的复活与永生（不只是灵魂永生。灵魂与身体一起的永生）。正因如此，人生就拥有特别的责任和充分价值的意义。“*人啊，你只有一条命，你死了以后，就会陷入永恒。所以你现在必须自由且自觉地把良心和正义当成你人生的重点！”-这个基督教学说与无神论学说形成对比：“人啊，你只有一条命，你死之后，就像本来什么都没有一样*！”  便是因为灵魂以及永生的问题，才能够突显出任何宗教和无神论的真实面目，还可以看见每个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他渴望着永生的美好、精神上的完善或是偏重死亡的概念，因此他不在乎所有的道德标准、不分善恶、真假、美丑。  人在选择宗教信仰时，他的选择就会证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要当什么样的人。有一位卓越的俄国作家，他叫I. V. Kireevskij，他公正地说道：“人-这就是他所信的信仰”。  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真理，是*超自然*世界的存在[[17]](#footnote-17)，也就是天使和魔鬼。若有人同他们取得联系（取决于他正直或是不正直的生活态度），因此决定他现在的生活方向。所有的宗教都承认超自然世界对人的命运和活动的影响。所以与魔鬼联系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联系的后果，无论是暂时的或永恒的，都对人类是非常不好的。  每一个宗教信仰最明显的成分是崇拜，也就是全部礼仪仪式的方法，行动和规则。  除了这些真理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的成分（例如：教条和道德的学说、禁欲原则、生活规则等等）；它们和我们上面所说明的几个成分，都相互依存。  **第五段．信仰性质**  而宗教内部方面难以做各方面的分析。因为这是一种个人的心境、感受和一些了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使用普通的语言来说明它。连最普通的感受，我们都一言难尽。我们说：“我好高兴”；或是：“我心里很苦恼”。但别人完全无法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因为内心世界是非常个人的，所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在信仰方面也一样。对真正的信徒来说，信仰会打开特别的精神世界、上帝和多样性的感受。即使有人很懂信仰，他还是完全无法体会到别人的信仰感受。S.N. Bulgakov （俄国伟大思想家、神学家。逝世在1944年）表达这个意思说：“总括一句，我们可以对信仰下如此的定义：信仰是上帝用来辨认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可是“信仰并不是要证明给他人精神世界的存在，而是要直接让人看到它。如果某个人在他的生活中真的遇见了上帝，而且上帝也在这人身上流露自己的力量，这人才算走上了信仰道路。人在信仰取得的经验，不像科学经验、哲学经验、艺术经验、道德经验。例如说，我们不能用脑袋去理解美丽（我们只会想它），信仰感觉也一样，不能用思想了解它...圣人、苦行者、先知者、宗教创始人的生活记和其他宗教文物：文学、神像、传统...- 这才能使人更了解信仰范围。在这方面哲学真的是无能为力”[[18]](#footnote-18)。  关于精神心境、感受和理解的性质、关于快乐情绪、爱情、关于怎么觉悟、得到天赐，我们都可以提出很多例子。圣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准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  不过如果人和上帝没有相依的话，就这些证明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若人没有和上帝现实的关系、不知道教父禁欲的经验，他就无法真正了解信仰，最后必然曲解上帝的意思。最典型的错误概念，我们可以从三位德国思想家的信仰概念中看出来：伊曼努尔. 康德、格奥尔格. 威廉. 弗里德里希. 黑格尔、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  **第六段．某些哲学家对信仰的 看法**  信仰和哲学自古以来即有密切的关系，部分信仰受了一些哲学家的影响。比方说，新教神学充斥着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们的学说。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强。所以许多主要的基督教真理受到了挑战。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三位德国哲学家。   1. 康德观点[[19]](#footnote-19)。   伊曼努尔. 康德（1804逝世）- 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刻的影响了此后的哲学发展。他的哲学在他写的两本最重要的书中已经露出本质：“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实践理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得出如下结论：所有对于先天判断的否定将会导致矛盾，而因此矛盾律将足以得出所有的分析判断。人的智慧根本不能了解任何东西的性质。我们只会了解到事物的“现象”，也就是说，世上万物跟我们认识本质相互关系的结果。既然我们无法理解万物的性质，所以康德得出无法了解上帝、灵魂和世界的结论。因此他批评所谓的上帝存在以及灵魂永恒的证明。  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道德准则，而且必须要把它们实行，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假设灵魂永恒的重要性。因为若我们承认这两个条件：渴望着的上帝以及有办法维护善事与真理上帝的存在和永恒（无限完善可能性）的灵魂，我才有机会得到人性中高等完善和道德理想。  从康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信仰的视点。特别清楚的著作是“单靠理性限制的宗教”。康德认为，宗教意识的内容，就是上帝是个道德立法者的概念，至于宗教，它的目的是使人遵守道德责任，像遵守上帝的圣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以这种方式，道德律就通过至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和终极目的的概念而引向了宗教，亦即引向对一切义务作为上帝的命令的知识，这种命令不是强令，亦即不是任意的陌生意志，单独来看本身是偶然的指令，而是每一个自由意志的自身独立的根本法则”; “宗教与道德在物质或客体方面没有什么不同的，两者的共同议题是道德义务；宗教与道德只有形式的差别而已”[[20]](#footnote-20)。  所以，按照康德的说法，信仰性质在于实行道德义务，就像实行“*上帝的命令*”一样。他还说，有智慧的人可以信教，但不应该对上帝有任何看法，因为我们还是不能确定祂的存在。结果，我们有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宗教概念，就是信宗教，却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在最后的大著作“Opus postumum”说了这么多次：“*我就是上帝*”，并非偶然。  康德的道德义务作为宗教的视点，是一个常见的看法。简单来说，他的观点是人只要做好人，他就会实行宗教所要求的东西。至于宗教信仰，这是不重要的以及不必须的。因此所有的宗教特殊要求：信心、教条、圣训、礼拜、祈祷、生活规则，均为多余。这都是迷信、经院哲学，是可以忽略的东西。这个概念产生了一般人类道德的概念、未教条式的基督教、普世教会合一运动。  其实，人的道德行为和生活态度以他的世界观以及对上帝的了解来判断。上帝对于某个人来说，是“神”或是他自己。每个标准都会有自己的道德观点。康得观点忽略这一点，所以这是康德概念最大的错误。  如果对某个人来说，因为荣誉、财富、权力或是肠胃成为上帝，就他的道德标准来说这也不算什么。洛克非勒在美国一所学校的演讲，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说：“业务增长- 这只是弱肉强食...园艺家为了栽培完美的玫瑰花，得毫不留情地剪掉所有的幼芽。这只是自然界以及上帝的规律”[[21]](#footnote-21)！追求财富使人失去所有的良心，只留下无情的残酷。已经证明，人信怎样的上帝，就会有怎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如果道德标准还是很高，无论如何它还是没有让人接近上帝。因为并不是我们所做的善事净化我们的心，而是我们的谦虚以及跟自己的罪恶感的斗争会让我们变更好一点。西利亚的圣艾萨克说：“人还没有谦虚时，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不是人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得到赏赐，要有谦卑，才会有赏赐...人自以为是很能干的时候，他也不会要求任何赏赐。他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但是谦虚的人认为，他所得到的东西，都是上帝给的，都是上帝的恩赐。具备谦虚，上帝才会赏赐人民”[[22]](#footnote-22)。约翰 先知者关于同样的事说：“真正的劳动者不会不谦虚，因为劳动的性质就是没什么价值的劳碌”[[23]](#footnote-23)。  除非我们为了他人以及为了得到谦虚而做善事，做善事才会有价值。  Pavel Florenskiy 神父，在康德观点的分析中，很清楚地说明关于康德观点的精神空虚和无神论性。关于“神圣”的概念，他说：“我们常常把“神圣”看成最高的道德标准”。其实，这是康德的观点...但是“神圣”还是“神圣”，跟道德最高的标准不同。连“神圣”这个词的用法都不一样：我们说“圣衣”、“圣器”、“圣水”、“圣油”、“神圣的教堂”等等。显然，我们指的不是道德标准，而是本体的标准。因为所谓的“神圣”是对世界各地的优势，所以，这个概念的重点并不在道德方面，而是在本体论方面...  如果我们称呼一个人为“圣人”，我们指的不是他的道德标准- 要指类似的方面，就要用特别的专用名词- 我们指的是他具有特别的力量、他的特色，以及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他对于世界的优势...这个人的道德标准没有加入他的神圣，道德标准跟神圣只有因果的关系（因为他是圣人，所以他的道德标准也很高）。但是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抽象...我们称呼上帝是“神圣的上帝”时，我们指的是祂神的性质，并不是指祂的道德标准，因为祂本来就是神圣的起源和神圣的具备...”[[24]](#footnote-24)。  康德用道德标准来代替神圣和精神。这是康德和他追随者最大的错误。要实行道德，而不在乎上帝，这好像一艘没有船舵的船在海中航行。   1. 黑格尔观点。   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 黑格尔 （1770-1831）- 时代略晚于康德，是德国十九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又为新教徒和辩护士[[25]](#footnote-25)。  哲学上，黑格尔极为赞赏并且效法康德，但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却超越康德之后的学术论战。他概述那个时代的灾难与幸福，并且宣告新世界的诞生不仅要展现在哲学上，也展现在国际政治上。既然「世界精神」即将进入新时代，哲学也将达成它最后的目标；即将对包罗万象的历史与人性产生完全的理解。  黑格尔坚持，必须在「世界精神」的大脉络下观察这些历史上的思想与冲突，如此将会发现这些冲突只是局部的混乱与不合，而非决定性的对立。世俗主义与一神论、科学与精神、理性与感性、个人与团体--这些概念各有恰如其分的位置，虽然都是有用的概念，但是在涵盖所有人类经验与知识的历史「辩证法」中，却往往有所冲突。  在《历史哲学》的前言中，黑格尔阐述：“哲学表明，意识是存在于它无限多个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意识是存在于自由的、无限多的形态之中，而对立的抽象内省的形态只是它的一种反映。意识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有个性的，仅仅属于精神。”  所以作为单独概念的“意识”，由两部分组成，两者都各有无限多个“形态”，一部分是原则性的，另一部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反映，所以他又说：“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事物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对事物具体反应的抽象概念。”  为了方便黑格尔将辩证法分为三个阶段，“正题”、“反题”和“合题” 。  黑格尔把辩证法看作是：一个概念中由于它自己固有的矛盾双方冲突的结果。  整个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 绝对理念（关于它在纯粹逻辑内的发展，也就是“大逻辑”）。 2. 绝对概念的教义在其它物上（自然神学）。 3. 不同形式中特定的精神绝对观念的教义（精神哲学）。在这第三段，因为人类已经能够了解到“绝对”，所以人可以用三个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艺术、信仰和哲学。艺术以感觉去描述它、信仰以想象去了解它、哲学以概念去说明它。   对黑格尔来说，最低的信仰哲学层面是信仰，因为信仰只会想象“绝对”，而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因此他认为，在最后的时候要把信仰撤消，只留下黑格尔的哲学。  黑格尔把基督教教条解释得很特别。他把三位一体的教条看成是辩证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当然，在这样的说明之下，在黑格尔眼里每一个基督教教条都变成了一种寓意。  我们研究黑格尔信仰观点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比较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对信仰性质基础层面有很特别的了解。对他来说，信仰是一种*思想系统*，所以他认为信徒主要的目标，就是按照逻辑去*了解*它的真理。但是这样的态度会打击人跟上帝直接的关系，只会留下一些宗教哲学无意义的言论。结果，宗教只会完全变成一个哲学概念。  其实这样的概念在神学家、神职人员和贵族之间是个很常见的通病。当他们“了解了”基督教，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就结束了。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大神父谢尔盖 Bulgakov 把信教起名为“*教授信仰*”，他想强调这宗教的理性主义。圣保罗早就说过：“*我们知道我们有丰富的知识。但知识让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成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其实他所知道的，一切远远不足。若有人爱神，这人仍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8章1-3）。  萨罗夫的圣谢拉菲姆直截了当地说，人对基督教理性认知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另外，他指责人们把宗教看成是一种教育方式的观念。他说：“*现在，因为我们对信仰以及耶稣基督的冷淡，同时因为我们对天意的忽略，我们就忘记了圣经真正的意思。有人说：“我们不懂这个地方，难道圣徒们都能真正体会到神灵存在他们身边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错误？”绝对没有...我们不懂圣经，是因为我们一步一步地脱离圣经简单的概念。我们把圣经看成宗教教育，所以我们对于圣经有很多地方无法体会。古代基督徒们可以立刻明白，但我们却没有办法。他们说这很简单，我们却无法相信*”[[26]](#footnote-26)。  圣伊格纳季主教说明错误的概念会导致悲惨的后果。他说：“耶稣基督预料的事情即将要实现了：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有神学。我们有神学研究所，有硕士和博士，这又算什么呢？他们怎么配有这些学位呢？这些所谓的神学家都没有信心，动不动就否认他们跟宗教的关系。我曾经见过这种神学家，他甚至怀疑耶稣历史的存在啊！请问，从这样的黑暗中，怎么会有光明出现呢？！”[[27]](#footnote-27)。   1. **施莱尔马赫的观点**跟上一的观点表面上有一些不同，可是他们的意思一样。   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 （1786- 1834）- 德国神学家兼哲学家。在柏林当过神学教授，科学院哲学科的秘书。主要著作：«Ue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Monologen» （独白绿）， «Der Christliche Glaube» （基督教信仰- 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布道著作。施莱尔马赫的基本哲学概念主要是说明他的“Dialektik”（辩证法。对他来说“辩证法”是一种解释哲学的艺术）。  施莱尔马赫对上帝以及祂跟世界的关系的了解与斯宾诺索的一体两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施莱尔马赫认为上帝对人类的知识完全超出范围时，他的观点就像康德的观点一样。所以施莱尔马赫对信仰的观点，就如其他哲学家的观点一样是片面的。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说法，这世界起源于某个统一的世界，也就是“某个全部的”，也就是上帝。世上万物都依赖着上帝，但是因为上帝没有实际形象，所以祂的管理是经由大自然来体现，而不是在启示或恩典之中。  对施莱尔马赫来言，“上帝”、“世界精神”和“整个世界”这三个词语都是同义词。上帝的行动与大自然因果的关系是同等的：“上帝和世界是永远同在一起的，我们研究我们自己和世上万物时，就会研究到上帝”。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必然发生；人与其他动物都没有什么区别，人没有自由，也没有永恒的灵魂。所有的动物，包括人，都只是这世界上短暂的现象，在某一天出生，然后死去。在凡间永生的概念以及在阴间会得到奖赏的憧憬，这都是错误的。  这位哲学家说：“信仰生活的目标和性质，并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死后而永生...而是现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暂时的永生，指的是我们长生不死，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刻都获得永恒- 这就是宗教要表达的意思”[[28]](#footnote-28)。  宗教性质就是探讨永恒跟“依赖感”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他接着说：“信仰是对永生的渴望...这在自然完全的生活中，是种生活方式，它使人将所有的一切看成上帝和让所有的一切被上帝看见...”[[29]](#footnote-29)。  因为我们一直想追求得到永生，所以才有信仰：它能够让全世界保持在和谐的状态。信仰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自我是信仰整体的一部分。  施莱尔马赫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能永恒的信仰。宗教多样性只是证明宗教创始的人们在不同信仰方面的体会和感受，而不是说任何宗教的真实或虚假。有一位宗教研究者说：“对施莱尔马赫来言，每个宗教都是真实的宗教，因为宗教属于人真实方面的感受，而且宗教跟真实的知识没有关系”[[30]](#footnote-30)。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学说，教条完全没任何意义。教义和教条只是一种宗教形态，其实，如果没有它们会更好。他希望，以后人们信仰时不需要宗教。他认为，如果人越有信心，就可以任何宗教越远离自己。再说，受过教育的人为了促使信仰，应该反抗宗教，因为宗教的教条、道德和教规都会限制人的自由和感受。如果消灭所有的宗教，真正的信仰就会自然出现，也就是人类希望的长远无尽宇宙的和谐和以及完美自由的敬畏感。  格奥尔吉**Florovsky**大神父很清楚的说明施莱尔马赫和他追随者的思想，他说：“对他们来说，过度自由的心比教条和能看见的圣礼还要重要。我们的“观点”不会符合上帝的喜好，再说，祂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说过任何话题关于教条”。因此这些宗教分离的观点，都是因为人的骄傲才出现的。真正的教会超越这些划分，它包含真正的信徒和全部的人类。在施莱尔马赫的概念中，统一教团变成了一种超越时间和超越历史的信仰。他认为，无论什么时代或什么名族，人类都信仰某样东西...就是心灵信仰”[[31]](#footnote-31)。  这样的宗教拥有人的“高尚情感”，它不会有教条，不会有独特的世界观，不会有其他特性。  东正教教会说，信仰的性质就在我们心里神国的感觉中。不过，我们感受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某个高尚的东西，我们感受到上帝。多罗费教父说：“因为我们这些人太容易入迷，所以我们不应该太相信我们自己的心”[[32]](#footnote-32)。  圣伊格纳吉（Bryanchaninov）主教说：“如果因我们所做的好事就能够让我们得救，那耶稣基督也白来了”[[33]](#footnote-33)。而且，东正教会指出如何与上帝共融切实办法（参见第八节。“精神生活”）。人要过教会内正直的生活，才会与上帝共融。但是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只要深思世界的和平就够了。  **第七段．信仰的起源**  信仰起源的问题，是探讨信仰时总是会遇到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人工的和神化的。人工的看法很简单，它的意思是：“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费尔巴赫）。所以我们首先讨论一些无神论最著名的假设：自然主义的假设、泛灵论的假设、人神论（人类轮- anthropotheism。又名费尔巴赫的假设）和社会主义的假设。   1. **自然主义的观念**和想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卢克莱修。他肯定地说，人类有神和信仰这两个概念，是因为人类害怕自然界的现象（timor primus fecit deos- 恐惧创造了第一个神），就是因为人类不了解自然界现象的起源和不知道自然界的规律。   可是，这种心里上的说明还有一点没有考虑到。人害怕的时候，会努力摆脱他所害怕的东西，人比较倾向逃避它，而不是崇拜它。人们经常会感到害怕，不过并不是意味着人会将所有东西都神格化，例如：猛兽、自然力、敌人等。会被神格化的东西，通常只是些最无害的东西，例如：石头、木头等。因此可以推论，信仰起源不是人类的恐惧。有一位苏联宗教学家，Timofeev V.D., 他说：“虽然有一些自然想象会让人害怕，比方说：水灾或地震，可是它们并非会激起人类信仰的想象力“[[34]](#footnote-34)。他的同事，Suhov A.D. 哲学博士。也是这么想的：“人类，包括原始时代的人，从来不被自然摧毁。是有人害怕，可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一辈子都在怕”[[35]](#footnote-35)。  人类科学知识低的水平，也不能引起有神的概念。原始人对他的知识充满见解的主观性，再说原始人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他对生活中所碰到的东西都可以提出说明，无论他的想法对或错，他还是会确定他是对的。跟现代人完全不一样。我知道，比原始人知道多得很。可是我们这些知识只会让我们更烦恼，因为我们知道越多，面临的问题就会越多。有一位探险者说，他在苏门答腊岛研究kubu一群野蛮部族，他就问一个土人说：  - 你夜里有没有去过森林？  - 有，经常会去。  - 那你有没有在森林里听见奇怪的呻吟声和叹气？  - 有。  - 你当时在想什么？  - 我想，可能是树啪作响。  - 那你有听到有人叫喊吗？  - 有。  - 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 动物在叫喊。  - 如果你从来都没听过动物这样叫喊？  - 我知道每一个动物的叫声...  - 所以，夜间的森林里没有东西会让你害怕吗？  - 没有。  - 难道你从来都没碰过会吓到你的东西？  - 从来都没碰过，我什么都知道...[[36]](#footnote-36)  显而易见地，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自然现象，而想出神的概念。  自然主义的假设也没办法克服另一方面的批评。我们早就有了科学，人类越来越能理解到自然现象的状态。现在我们已经把大自然快被研究到透彻了，但是许多科学家，包括不少最有名的哲学家，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  最后，如此的假设无法解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对周围物质世界（能看见、听见、可触摸到的世界）的恐惧怎么会让原始人类的脑海里创造创造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精神上的、无法见到、无法听到也无法摸到的神。  可是从这个假设中我们可以学到另一件事。自然界不会让人创造神，换句话说，自然界不能成为信仰的起源。不过，全世界的民族还是有他们特别的信仰，是因为人的心里面还是会感受到神的存在。为了要表达这个感觉，他们使用周围发现的东西，自然现象以及动物。   1. **泛灵论的假设**   泛灵论（又名“万物有灵论”）为发源并盛行于十八世纪的哲学思想。 十九世纪晚期，英国考古学家爱德华. 伯内特. 泰勒将该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做连接，并认为泛灵论为世界上许多宗教的发源驱动力。意指处于原始氏族社会中的人类，基于对梦境的恐惧，或基于对变化规则，于是逐渐发展出超越界意识，从而认为一切自然万物之背后，皆存在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精灵，一如人类的灵魂可以自由来去一般。“一棵树和一块石头都跟人类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权利”。Tokarev S.A. 是一位苏联宗教学家，对于泰勒的观点这样的评定：“对泰勒来说，信仰就是相信精灵的存在。他说，所谓的泛灵论，是“信仰最低限度”。因为原始人不懂一些生物现象，例如：睡眠、梦、疾病、昏厥、死亡。泰勒认为，这些“野蛮哲学家”为了要解释这些事情，就想到了用灵魂来解释，也就是在每个人里面小小相像的人。然后，类比推论地把灵魂归咎于动物、植物以及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形形色色的神话，后来有的神话变成更高形式的宗教，包括多神教，一神教以及特复杂的神学学说”[[37]](#footnote-37)。  这个假设的无效实在是太明显了。   1. 很难相信，不只一两个人，而是全人类都痴呆到将梦和幻觉都当成是真的地步了。此外，即使他们如此无知，他们也不可能想到如此抽象的概念（上帝的存在），并把它在多变的人类历史中维持到现在。 2. 我们即使接受了这难以想象的论点，说原始人把梦当真了，但我们还是不能说他一定会开始崇拜梦里所见到的东西。人承认某些东西的存在时，并不一定会崇拜它们。承认与崇拜之间是有区别的。 3. 首先要想一想，为什么原始人突然要开始崇拜他做梦时所看见的东西？事实上，无论他的大脑远比不上现代人，他还是会常常做梦。所以，梦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充满特殊意义的东西。他不需要别人教他梦是什么。即使是动物也会做梦。   再说，梦的大多数是回忆、思想、感受、感情片断的混乱组合，一点也不像结构完整的故事，所以人很难相信它。  最后，大部分的梦应该会让人不愿想相信它们才对。例如：有人梦见了他吃了一顿大餐，可是他醒来的时候，还是一样饿。或是，他梦见他战胜了敌人，可是醒来的时候，情况一点也没变。这种经历（梦）只要重复两-三次，人便不会再去相信梦境了，更不用说崇拜。   1. 我们都知道，要让人相信你的意见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但是，按照泛灵论的假设，某些人梦见了一些东西，然后把他们所梦见的人物称呼为神以及精灵，再把这些梦境告诉其他人，其他人（就是所有的人类）突然开始相信这些人所梦见的东西。   说实在的，这个假设有太多漏洞，因此连无神论者都放弃了它。S.Tokarev就直接了当说道：“因为这个假设在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所以早就落伍而没有人使用了”[[38]](#footnote-38)。  **3. 费尔巴赫的假设**  费尔巴赫，黑格尔学派员，提出了比较不一样的信仰起源的假设。他假设的基础跟其他假设的基础一样，就是自然神化。可是他认为，信仰的起源是自然方面和性能，是指人的抽象本质以及它错误的解释。费尔巴赫问道：“是什么精灵？不就是由于人类的想象力和语言，而有了独立性的精神现象吗？不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活动的具体表现吗？”[[39]](#footnote-39)原来神只是人类与大自然本质人格化的投影而已。后来人的思想把这个投影说成独立自主的生物。  费尔巴赫把所有的宗教分成两个种类：“精神上的”- 就是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跟“自然的”- 所谓的原始时代以及古代的信仰。按照费尔巴赫的说法，在“精神上的”信仰中“*神与自然不同，是私人的生物”，可是在“自然的”信仰中是相反“神与人类不同；神就是大自然或是大自然的一个本质*”[[40]](#footnote-40)。  那按照费尔巴赫的说法，这些超自然的生物怎么会出现在人头里面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人类的智慧还无法区别于判别他们所想象事物的真伪”，“所以，神只是人类的无知和想象力所塑造出来的形象*”[[41]](#footnote-41)。脑内的想象力，就像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的工作一样，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本能，因为“*脑内的想象力是最隐密、遥远、无声无息以及捉摸不定的*”，再说“*我们会有这种本能，是因为非物质、无机、抽象的生物（也就是神）给予我们的*”[[42]](#footnote-42)。“*如果不使用智慧来驾驭想象力的话，想象力就会高于智慧*”[[43]](#footnote-43)。  这就是费尔巴赫对信仰起源的假设。我们可以把全部资料综合起来，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此假设：*神秘的信仰是起源于人类学之中*。对他来说，信仰的性质是属于人神论。“那费尔巴赫对信仰的概念，就是“Homo homini Deus est”(人崇拜人)。费尔巴赫不是要否认信仰，他的思想中没有无神论的概念， 这是人神论与神论相对立，并且，在他的理论中，人神论和神学是一样的”[[44]](#footnote-44)。  费尔巴赫和他的追随者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就在于他们认为信仰是人类幻想的结果。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多特别聪明的、信上帝的科学家，但费尔巴赫还是提出这样的论点。  费尔巴赫发表“基督教性质”（1841）以及“关于基督教性质的讲座”（1849）之后，人人都看清楚了费尔巴赫假设的臆造性。连黑格尔学派的支持者都出来批评他的假设。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若他们承认神只是人类的无知和想象力所塑造出来的形象，他们也就等于承认全人类都是神经病。V.D. Kudryavcev 莫斯科神学院的教授说：“*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假设？当一个人把他幻想所看到的东西当成真的了，并且一直把这些东西加入到真实生活上时，这样的人一定是不正常的*”[[45]](#footnote-45)。  费尔巴赫的假设只适合解释信仰的退化，说明各种各样的多神教的起源。   1. **社会主义的假设**   社会主义的假设- 是反面论证的最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论证，能够用下面的叙述以清楚地方式表达出来。  “*信仰是社会意识形态，因此信仰是社会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信仰跟其他社会产物的差别在对现实生活的态度。社会发展决定了信仰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在原始时代中，这是人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自己的渺小；在阶级社会中，这是人在社会压迫下感到自己无能为力*”[[46]](#footnote-46)。  “*人类因为生产技术尚未精湛，生产效率很低...因此人感到自己对大自然相当的依赖。对人类来说，大自然是个超自然的大老板。*  *就是因为生产技术较低落，原始人才有了信仰。可是...信仰还是应该有一些特定前因的认识概念。信仰世界的说明提出：一则人该了解他的人格与周围世界不同，二则人对现象以及万物的共同性质形成抽象概念的本能*”[[47]](#footnote-47)。  这个假设包含下面的基本原理：   1. 信仰“只会出现在社会与个人某个特别的发展阶段”[[48]](#footnote-48)，所以，信仰在社会上并不是本来就有的现象。 2. 信仰的起源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3. 社会因素- “由于社会生产效率很低”（在原始社会上，人类面对大自然以及阶级社会时，通常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4. 认识论的因素-形成“抽象概念”的本能。以及“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49]](#footnote-49)。抽象思维促使人的脑袋里出现“梦幻般的现实反映”，就是超自然结合宗教的现象。   我们只做了这样简单的分析，但是已经能看清楚这个假设性的折衷主意。  可是因为这个假设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假设成功的可能性。  首先，科学对信仰起源的时期有何了解？有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社会无神状态的过程？  信仰何时起源的问题跟人类出现的时期有直接的关系。[[50]](#footnote-50)众所皆知的，科学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确定的推论。人类学苏联科学家按常理认为，人类出现在约一百万年前。不过这里指的人类应该是指人类的遠祖（猴子）。至于现代人类则是出现在十万- 十五万年前之间了。苏联著名的宗教学家Zibkovec V.F. 很小心地说：“*因为某些预测...，我们有一些理由认为，人类是在莫斯特时代出现。这个莫斯特时代时期指的是大概十万- 十五万年前*”[[51]](#footnote-51)。根据现代科学，智人出现的时期，不会超过三万- 四万年前。例如：N.I. Dubinin院士说：“距现在一千万到 一千五万年前，是人类发展的飞跃期，那时候动物进化成人。这个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几个多样的演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生在三- 四万年前，自从那时候，才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现代人”[[52]](#footnote-52)。  William Howells教授（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主席，研究史前人类的著名专家）也是这么想的：“*纪元前三万五千年时，尼安德塔人的体格突然有所转变，那时候的人类的体格上跟现在的人类非常接近，也许他们只是比较强壮*”[[53]](#footnote-53)。  关于信仰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苏联宗教学家Tokarev S.A. 认为，“莫斯特时代的尼安德塔人（大约十万- 十四万年前），他们已经多多少少有思维能力以及有了人来语言的开端，可能对于信仰也有一些概念”[[54]](#footnote-54)。毫无疑问的，奥瑞纳时代跟马格德林时代（四-三万年前，Homo sapiens (智人)时代）已经有了信仰。苏联宗教学家Titov T. 说：“按照出土文物的判断，大约三- 四万年前他们生物形成以完成了，出现了现代人。头一次现代人类遗体在法国被发现，靠近克罗玛侬。因为在克罗玛侬被发现，所以我们以这个地名来命名，称呼这些人是克罗玛侬人。出土的克罗玛侬人村落遗址，给与我们很多新的史料，包括原始人有信仰的概念”[[55]](#footnote-55)。  许多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例如：W. Schmidt著名的人类学家，K. Blacker教授）也主张这个论点。V.F. Zibkovec 说：“苏联科学家A.P. Okladnikov、P.I. Borisovskiy以及其他的科学家接着讨论关于尼安德塔人的信仰性问题”[[56]](#footnote-56)。所以，科学家们只是不确定尼安德塔人的信仰性，至于Homo sapiens（就是现代人）的信仰性，科学家们都有共同的想法：Homo sapiens没有信仰前的概念！  至于所谓的人类祖先（直立猿人、中国猿人、阿特拉猿人、海德堡人、巨猿、南方古猿、鲍氏傍人、等等无数的种类）会不会有信仰的问题目前是空洞的问题。因为首先要查明他们人性程度。如果这些没有智慧以及其他人类性质的类人生物没有信仰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现代的黑猩猩以及大猩猩也没有什么信仰。但我们来借使这些各种各样的生物还是人类上古人。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拿来证明他们没有信仰的概念？没有。我们上面写了Zibkovec V.F. 关于“人种学达到的可能性”的话，原来他说得对，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研究到十万- 十五万年前的事，我们再往后推，就不知道了。  社会主义假设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信仰起源的社会因素。这个因素的存在，证明信仰在人类中原来的存在。再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信仰的起源，是存在于人类对于社会阶级的恐惧里。信仰存在的时间比社会阶级的压迫要久远的多。Zibkovec V.F. 确定：“阶级社会历史只有最多六千年的历史...”[[57]](#footnote-57)。至于信仰，按照同样的资料，它最少有三-四万年的历史。  那至于“原始人是因为对于大自然的恐惧以及生产技术落后，从而引起了信仰的概念呢”[[58]](#footnote-58)？  “原始人害怕大自然”这种心理念是从何而来的？他为什么会感到自己的渺小、恐惧等等。就像现代市民对于在所生活的他城市里的大工厂、汽车、混乱的街道、车祸、受害者以及灾难，并不会有魂飞魄散之感与恐惧自己的渺小，更不用说会去崇拜这些东西了，因此最野蛮的密林对于野人来说，是最甜蜜的家[[59]](#footnote-59)。有的科学家认为，野蛮人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可能会感到恐惧与自身的渺小。  这样的概念是对的吗？显然是错误的。虽然恐惧会让人想起神来（临时抱佛脚），但是恐惧不会让人生出神的概念。我们已经说过，原始人应该不会怕大自然与饥饿。这样的恐惧比较适合十九- 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们会为生活环境与大自然做斗争，现代人早就不懂大自然了。虽然原始社会中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但是他们在部落中获得食物的机会显然比我们多，现代人一旦没有了工作，生活就会变得悲惨，原始人才不会怕，他自己会好好儿地照顾自己。  所以，这个人类脆弱的论题说明不了信仰的起源。  这个假设最后的论据是认识论。它的重点在于，人类形成“抽象概念”的本能。这样的逻辑没有错- 如果某个人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才会从“物质世界”的概念，升华到“信仰世界”的概念。  但是，这个论据只是费尔巴赫概念的重复。我们已经分析过它心理与历史方面的根据不足。他们将信仰的起源追朔到太久以前的历史，所以我们都难以去研究以及证明。我们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有关于那古代原始人心理方面的推论，所以这概念的追随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事实却无法得知。他们结论只有两个：一）我们承认，原始人的心理在现代人看来是个“terra incognita”，这样就承认，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信仰的起源；二）研究原始人的心理，如同研究现代人的心理一样。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即应拒绝任何关原始人神化希望、梦幻以及恐惧类似荒诞不羁的主张。  再者，科学研究直接指出，人类信仰的意识比人类发达的想象力更有历史。许多民盟（跟欧洲人比起来）有信仰，却没有任何抽象概念。俄罗斯研究家V.L. Timofeev讲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研究发展在低级阶段上的社会的语言与文化，能够证明，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是从具体以及明显的例子做起，然后逐渐地发展到比较抽象的东西。因为抽象的概念，是描述人身边事物比较深奥、难懂的性质。很多民族学者注意到，一些民族的语言缺少许多描述抽象概念的词语。比方说，非洲的一个民族，叫做Ewe，会用33个单词描述“步伐”不同的样子，可是在他们的语言中，却没有普通的“步行”这个单词。再举个例子，有一个民族，叫做Kanak。在他们语言中，有很多专用名词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咬痕，可是没有普通的“咬痕”、“树”以及“动物”这些单词。  所以，人类信仰概念的形成首先要有比较具体的现象。人只有碰见在他身边的一种信仰的现象，才会有信仰的概念。”  从这个引文可以看出，现在，仍然有一些缺少抽象概念的民族，但是，这些民族毕竟比三万五千年前的民族发达。他们都有信仰，而且他们的语言中都有“神”、“灵魂”、“心灵”、“天使”之类的词语。  认同这个假设的学者认为，这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动物，身体又发育不足的生物，却能够具有特别的胆识、新奇的智慧以及抽象的概念。这假设明显的矛盾，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科学的假设。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假设也不能给予我们这些信仰起源问题的答案。假设的缺点太明显，定义也很模糊；它所谓的证据早就被推翻了。  \*  信仰在人类历史的普遍存在是人类历史中最神奇的现象。如此的现象不可能只是偶然，也不可能只是某个人想象力或恐惧而形成的。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重大的理由存在，而这个理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以及现实的生活之中。  其实，拒绝方式的（人工的）假设对于解决上帝起源的问题，发挥了它们很大的作用。它们再一次清楚证明了信仰的起源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上。那信仰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呢？  **5. 对于信仰的起源是以能接受（神化）假设**  我们只剩下一个最终的结论：上帝（神）对人类有一种特别影响，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人类会明白这是神的想法：“信仰的起源是什么？- 信仰是人类对上帝直接的了解以及跟祂直接的关系。因为人类天生就能信仰，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联系到和接收到祂与祂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世界与历史上也不会有那么多各种特色的宗教和信仰”[[60]](#footnote-60)。“信仰的起源是人感受到在上帝中”，- S.N. Bulgakov强调[[61]](#footnote-61)。  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感受到上帝，并且相信上帝？  首先，这是探求真理以及人生意义极大的渴望。这样的人已经证明他精神上具备有这样的灵魂。相反的，精神上已死亡的人不会去追求，他不去，因此无法找到。“*【耶稣基督】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路加福音9章，56- 60）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样说？就是为了这位年轻人。耶稣基督知道，如果他留下埋葬他的父亲，他就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他埋葬父亲之后，就会出现其他大大小小繁杂的事情使他跟从不了耶稣。年轻人会逐渐的在精神上死亡。耶稣基督不勉强他，是因为他不想要限制任何人的自由。在寻找上帝的道路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懂耶稣基督说的圣训：“【如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如果】寻找，就寻见；【如果】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者；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章，7-8）。  那这条道路是怎么样的？   1. 人首先得了解到，他的生活态度是不正常的。他得对所做过的恶事、不公平的事以及欺诈行为真诚悔悟，这样他会免去良心责备。人应该先悔悟在心里中，然后向受过他伤害者请求原谅，最后要在教会忏悔。 2. 人要有勇敢为了实行福音传道的道德品质。福音所要求的道德品质跟普遍的道德品质不同。简单来说，福音传道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充满悔悟，这样的人能够使他的灵魂清洁。这很重要，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心得见神”（马太福音5章，8）。 3. 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人要经常读以及研究圣经，主要的是新约，圣教父、有威信的教徒以及教会导师的作品。还要经常和大家一起做礼拜。还要在祈祷时，说这些话：“上帝，如果你是存在的，求你让我，这个脆弱、又有罪的人，知道你的存在”- 如果这样问，就一定会得到答案。   当然，这些是为根本的条件。但不实行它们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到信仰以及宗教真正的涵义。  如果某个人只是相信上帝的存在或是僅认为“上面有一个那个很特别的存在”，我们不能称呼这个人基督徒。基督徒必须要知道基督教的基础知识，这是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条件。因为它们会让人进入到宗教的神秘世界。  对现代人来说，透过这样的方法了解上帝一点也不简单。虽然某个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他还必须要选出一个宗教。即使他选了基督教，可是他还应该决定他要当哪一个基督教教派的信徒。这个所需要的是，广泛地研究古代基督教会信仰以及历史（公会仪时代）。这样研究者会发现天主教在精神上生活方式的错误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新教偏重理智的世俗化；各式各样的现代教派无根据的神秘化和混淆不清。这必须要好好儿地研究，免得步入有邪教。  **第八段．第一个宗教信仰**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第一个宗教的性质，我们就会了解到信仰的性质以及它对人类的重要性。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仰的性质，包括科学、思想体系（以哲学为适当的基础）以及基督教的角度。  ***科学角度****。*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有智慧的人（Homo sapiens）早在三万五千年前已出现。当时他们具有“挺复杂的信仰概念”（请参考“社会主义的假设”）有着对太阳崇拜的态度。可是科学上没有说他崇拜的是哪一个太阳：究竟是太阳、星球还是所谓“正义太阳”的上帝呢？  当考古学跟民族志学研究欧洲文化史，只能够研究到马耳他寺庙废墟的文化（公元前四至二千年）以及从克里特文明研究到希腊古代都市迈锡尼的文明（公元前三至二千年）。可是我们只有经营史牒和几篇未编号的文词。至于马锡尼文明，我们连一个字的记载也没有，所以关于迈锡尼信仰方面，我们只能凭智慧做一些推测而已。所以，除了圣经以外，历史上欧洲的宗教文字记载是从荷马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开始，也就是从大约公元前七到八世纪开始。但是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属于在乌尼斯法老的金字塔被发现的语料库（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中）- 这些文物据说是关于亚图姆-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唯一创造者[[62]](#footnote-62)。  吠陀（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不会超过公元前两千年的历史）描述关于一个最伟大的神和其他较小的众神。很多研究家认为，比较古老的文词会偏于一神教，而比较新的会偏于多神教和泛神论。  研究其他文明的宗教文献（罗马、亚述和巴比伦、中国、美国等等）也会出现相同的结论。研究家在多神教往往会找到一神教的遗迹[[63]](#footnote-63)。  因为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相信进化论的实用性以及真实性，所以认为宗教也是如此的发展，从最简单的崇拜方式（拜物教、泛灵论、拜星教之类的）到高等发展的一神教。  可是这个观念至少有两个基本上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信仰，对于人类历史上非常特别方面，因此需要特别清楚的证据。不过这样的观念，还是只是个观念，它无法给予我们任何证据。  第二个就是，这个观念的另一方面没有被注意到，现在在我们社会中，还是存在一些最简单的崇拜方式。还有，人人都知道发展比退化还要难，况且在信仰方面。宗教仪式以及文化典礼一年比一年还要简单（比如说：任何民族的文化结婚典礼）。连孔子都说，他那时候的崇拜仪式越来越简单。因为人民不懂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会先忽略，然后忘记要做的事。现代社会上有精神上的扭曲趋势，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宗教与文化的退化。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会被任何假宗教、神秘主义、魔术、占星术排挤出去。可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这都是最简单的崇拜方式。事实证明，这是退化，并不是进化。  ***基督教角度***以圣经的证明为基础。从圣经前几行我们知道宗教本来就是一神教。在十诫中（是上帝耶和华籍由以色列的先知和首领摩西向以色列民族颁布的律法中的要首要的十条规定）第一诫是指出一神教。而且这条戒律在整个圣经里常常会被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重复。  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圣经？因为很多科学研究以及考古发掘都证明了圣经古老文献的真实性[[64]](#footnote-64)。所以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说第一个宗教的性质是一神教。后来，因为一些历史情况的演变，就有了其他宗教形式。很有趣，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  **第九段．信仰多样性**  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出，一神教退化跟形形色色宗教的出现主要的因素是因为人类道德堕落。圣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马书1章，21-25）。  圣保罗说明，如果某个人“仍是属肉体的”（哥林多前书**3章，3**）而抑制精神上的要求，他就怎样会在精神上方面退化。在这个引文中，圣保罗把当时在罗马最普遍的一种多神教借做为例。可是他提出的原因：骄傲和 不感谢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缺乏信心，拼命去追求只今世的幸福（*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道德堕落（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可比作跟路加福音4章，1-13；约翰福音2章，15）- 还导致其他各种各样多神教的出现。  其他非圣经的古老文献也把人类道德堕落作为歪曲信仰概念的原因。例如：西塞罗说：“许多人对神具有错误的概念，最常见的原因是人类道德堕落以及浊操：不过大家还是认为世界上有神的力量和神的存在”[[65]](#footnote-65)。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如人类的划分与一些国家的岛国性质。这些原因导致了民族失去性格上的纯洁以及本来很单纯的上帝启示（因为当时是以*口传*方式来传达资讯）。人类神人同性论的思维和古代民族语言的隐喻性，也算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当某些人要表示他们对神的了解，就会利用自然现象、人类、动物、鸟类等等的这些事物来当成一种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被人为神化，然后崇拜。比如说：为什么许多不同的民族会崇拜太阳？因为太阳像上帝一样是生命与光明的来源，所以太阳对不少民族来说，是指上帝的形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世界上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众神。  “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章，24）- 因此个人的灵魂越清洁、就能更接近上帝，人就越了解上帝：“*狡猾的灵魂无法拥有智慧，智慧并不存在一个身体充满罪孽的奴仆体内，圣灵智慧删除诡诈离开不合理的专家的见解，接近不义和惭愧*”（所罗门智训**1章，4-5**）。“*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5章，8**）。因此每一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正义程度（还是邪散程度）而有了他对神的概念：多神教或一神教、神充斥善或恶、正义的神或狡猾的神等等。每个民族都会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但是由于个民族精神上、道德上以及理智上的发展程度不同，因此表现出来对于上帝形象的认知程度也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就自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多神教性质的信仰。  还有另外一个种信仰，是“启示信仰”。犹太教以及基督教都是属于这种信仰。它们两者都是一神教，而且它们教理是以上帝直接的启示为基础。后来一些人把这个教理写在书里面，这些书就成为了圣经。这两个宗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们主要的真理并不是人类的幻想与哲学的结论，而是上帝直接的启示。这个所谓的上帝启示有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 旧约启示在种族上有限。它按照犹太族的语言、概念以及心理方面，包括精神上、道德上、理智上和艺术上的能力，而被赋予，因此犹太教在许多方面都有“有限”的性质（可以参考“旧约的信仰”）。  第二阶段- 新约启示。它不分种族，而有“普遍”的性质。新约所有的真理的性质都证明了它的纯粹性，人类没有在它的真理中掺杂自己想法的成分。因为类似的信仰以前尚无先例，所以圣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哥林多前书1章，23）。  第十段．不是每个信仰都能成为 宗教信仰  世界与历史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信仰，并且它们的相似之处就是与其他世界观不同（可以参考**第四段**“信仰主要的真理”）。拒绝任何信仰为主要真理的学说不属于信仰学说的类型。第一，有的学说外表上是信仰的学说，里面却隐藏着真正的唯物主义以及无神论。第二，有的学说特别强调它神秘的部分，可是居然还包含反抗上帝的有意识行动。还有第三，在一些大部分是信仰哲学思维体系里面，完全没有人跟上帝必须连接的概念。它们认为，上帝是上帝，人是人。  对前两个的学说，我们可以举下面的例子。虽然犹太教撒都该教派遵守所有的旧约规则（摩西律法），却否定信仰其中最重要的真理：精神世界的存在、人灵魂的存在、生命的永恒（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使徒行传**23章，8**）。因此，虽然撒都该教派位于宗教制度内，可是它并不是其中一种宗教，它比较偏像唯物主义跟无神论主义。  撒旦教- 是另外一个例子。撒旦教教义承认上帝的存在，却同时宣扬对上帝以及任何正义与善行的仇恨。如此一来，撒旦教否定宗教的思想，因此它是犯罪（罪恶）思想体系。  其他教派，像是超感官知觉、烈火瑜伽（又名生活理论）、山达基等等， 和宗教相比之下，主要是和基督教相比之下，则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这些运动的目的跟任何宗教的目的都不同。  不少信仰哲学思维体系也是与宗教的本质相差甚异。虽然这些学说的重点也是上帝，可是它们并不属于信仰与宗教。最著名与最具有历史的信仰哲学体系是*自然神论*、*泛神论*以及*有神论*。  **第十一段. 假信仰思维体系**   1. *自然神论*是17世纪英国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然后18世纪时在法国流行起来。这个思想认为上帝虽然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就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自然神论反对任何的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继续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按照自然神论的说法，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完美的钟表机械。钟表匠完成这个钟之后，就任它自行运作。   人完全不需要依赖上帝。对于充实的生活，不仅是肉体生活，而包括精神生活，人并不需要祈祷、圣礼仪式、做礼拜与崇拜；人不用来自上帝的任何帮忙、祂的恩典，以及其他会限制人自由的东西。所以，所谓的信仰，包括它的教条、圣训和规定，都是既错误又无意义的学说。当然，宗教也是一个有害的，以及对人类来说多余的现象。  那么，如果自然神论认为人类不需要上帝的话，那人们就会自然起而反抗祂。因此伏尔泰自然神论的追随者才会便对天主教会说出如此亵渎的口号：“压死蛇蝎！”  自然神论并不是一些“思想特异的”哲学家们偶然的思维产物。自然神论的起源与原生人想要自己当上帝这个愿望的起源相同。原生人实行他的愿望，他开始过他想要的“新”生活，不过这个“新”生活不包括上帝- 万物生命的起源，所以“新”生活等于死亡。18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天主教会）早已失去原有的样貌，所以那时代的人们产生了许多如像自然神论的想法与论点，例如：无神论、唯物主义、共济会等等。   1. *泛神论*是一种将自然界（宇宙、人）与神视为同一，以强调自然界之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泛神论认为神不是独自存在的个体，祂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神对于这个世界（宇宙）有完全的内在性。巴鲁赫. 斯宾诺莎（逝世西元1677年），西方近代哲学家，肯定的说：“神是大自然”（Deus sive natura）。按照泛神论的学说，人类是神的一小部分，每个人只有这生命的阶段能够了解他自己。人死亡之后，就会与无限的灵魂交流。泛神论不但否定个人的自由，还否定世纪以及神存在的现实。   Lopatin L.M.（逝世西元1920年），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关于泛神论的主张说：在泛神论这个思维体系，“人类的思想只有一条出路：先把世界称为幻想，再让它在上帝之中消灭。或者，把上帝在世界之中消灭，而只留下他的名字”[[66]](#footnote-66)。事实上，泛神论经常会选择第二个办法。这样就出现了超泛神论（在1828年，卡尔. 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克劳泽，德国哲学家，创立了这个理论。认为宇宙是上帝的一部分，但上帝的其它部份超越宇宙。）  泛神论具有很精彩的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理论派系。泛神论在印度的思想体系已经流行了好几百年。泛神论在西方哲学家思想体系中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流派（例如：斯宾诺索、黑格尔、施莱尔马赫）。  在俄罗斯也有泛神论的追随者，不过在俄罗斯的泛神论不怎么流行。 列夫. 托尔斯泰很喜欢泛神论，可是他对于泛神论粗浅的看法，没有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于上帝的概念。列夫. 托尔斯泰把“生命知解”（也就是“爱”）代替上帝。按照他的思想来说，宗教生活的目标，就是压制每个人具有的“动物性格”、“为了别人有福而努力，也为了如此的福接受伤害”。每个人内心皆具有上帝，并且他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上帝之子”。每个人死亡之后，就会升天到上帝的怀抱，最后会消失在全世界的性质。所以，托尔斯泰认为没有个人的上帝、没有个人的永恒，因而没有生命的意义。不然，消失有何意义？  泛神论像自然神论一样，它们不给予人类与上帝直接关系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说成信仰或宗教。   1. *有神论*。这个思想体系与泛神论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承认个人上帝的存在。它与自然神论也不同，泛神论承认上帝启示的可能性以及重要性、上帝对人类以及世界的灵鉴。还承认上帝对世界的超越性以及内在性、人类意志自由以及人类与上帝直接关系的可能。有神论有很多种。既然有神论主要的概念与宗教的真理相同，所以宗教学家们把宗教归于有神论的视点。   可是，有神论算是一种思维体系。思维体系不能当信仰或宗教，因为信仰或宗教这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上的生活。祈祷、苦行以及人对上帝直接的感受，这都是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  Starokadomskiy M.A. （逝世西元1973年）莫斯科神学院的教授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开幕词为这三个思想体系下了客观、又简短的鉴定，他说：“只有有神论承认完全与完美的个体存在，因为祂而自由创造的活动，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从头到尾，祂会一直照顾祂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只应向世界最完善，至高、能够包容一切的上帝祈祷。自然神论以及泛神论无法成为精神生活上的重点。在斯宾诺索的看法中，上帝与大自然混为一体。在他的概念中，我们生活上只有一个铁的必要性，而人类完全没有自由的爱好。所以斯宾诺索说，Amor Dei（对上帝的爱）这僅是人志愿服从于无法避免的命运。黑格尔的“绝对”（就是上帝）在最初阶段只是个抽象概念，但在经过辩证的发展过程后，祂就会变成一种自觉。因为这个发展过程由逻辑规律来决定，所以人与“绝对”自由沟通的可能性。自然神论也一样。这世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钟表。而这个钟表又精确、又均匀的运行，并不需要无上师（上帝）的干预”[[67]](#footnote-67)。  **第三节**  **关于上帝的存在**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生活的意义，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总是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关于神的问题：祂存在或是不存在？并且以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决定这个人对他生活的态度。有的人会为了宗教信仰而牺牲生命，绝对不会背叛。有的人相反，会去杀某个宗教的信徒，且毫无悔意。前者拿自己的人生与死亡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对后者来说，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反而会觉得这样的宗教狂热必须要毫不留情的根除。谁是对的？  有两个方法可以知道答案。第一个办法，就是上帝直接的启示。不过，前提的条件是要有信心。每个人不管是在普通生活中或是在宗教生活中，都应该有信心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知谁对谁错。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藉由思辨能力的帮助，也就是说用一种合乎逻辑结论的方式。这个办法在我们人生中可以当成间接的、辅助的方式。因为它只能给予我们经验。  相当少数的人口有信仰的经验（启示），可是他们完全不会对上帝的存在感到怀疑。因为他们体验到了。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上帝存在，少部分人会*相信*上帝不存在。可是无论信与不信的人，都要知道这个事实。他们为了得到关于神的经验，还需要得到一些理论及证据。证据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证明？   1. **证明** 2. 证明的概念   *首先，*我们得分别证明的广义和侠义。从词的广义上说来，这是一种程序，根据确实的材料、逻辑的推论或感性知识来判明其真实性。  从“证明”的侠义上来说，他们的逻辑推理属于初步的判断。而且这些初步判断我们以前已经确认好并接受了。证明的初步判断，就是前提、理由、论据或是论证。而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目的就是确认某个判断的真实性）会成为证明的论题或是它的结论。形式逻辑就是以此了解“证明”这个词的意思。  下一步，我们应该了解到，在不同领域的人的思维中（科学、社会等），证明也有一些不同。这些差异表达出证据基础和证明摘要的不同性质。  这样，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科学。第一种科学，会把它们了解到的实验数据当做判断的准侧来使用。便自然科学：实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包括关于社会的科学：考古学、历史等等。靠直接或者间接经验的这种证明，我们会称之为见闻证明或是经验证明。它们主要包括归纳推理。  另外一种科学会把实验数据当做判断概括、抽象以及理想化的形式。即是数学、现代形式逻辑、控制学和理论物理学等。在这种科学中，研究的对象不是我们所能看到或用手摸到的东西，而是所谓的抽象对象（概念），例如：数学的抽象点，它并没有物理尺寸、规则的几何形状，只是抽象的理想。就在这个原因下，此种科学无法使用经验的感性证明，只能使用演绎证明。   1. **证明和真实性**   证明的目的是查明真相的论题。可是，基本上如此证明的真相论题不会具有无条件的成就，就是被证明的论题大多数只是一种相对真理。事实证明真理的相对性判断如下：   1. （在经验科学上特别显着）证据基本上不能完全真实反映现实，它们只是所谓的相对真理。 2. 此逻辑方式对一种东西范围的适用性，不能表示这样的逻辑方式对所有的东西会有一样的适用性。比方说，我们无法使用对有理数的逻辑方式，来研究无理数。 3. 世界上有很多不明确的概念。而且，当人类只靠他自己逻辑方式思考的时候，这样他们不只无法了解，并且会产生许多矛盾与误会。例如：我们常常会把上帝的全能性，看成无限的能力并能采取任何行动。不过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它能导致很多矛盾，比方说，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连祂都无法举起的石头？（其实，上帝的全能，是祂的爱和智慧的一种表现。因此上帝不能去做恶事、不能创造另外一个神、也不能不再成为上帝等等）。   因此，如果我们要保证某个论题的真实性，首先得很清楚地确定我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意义、对于此论题的逻辑方式适用性以及思想体系的无矛盾性。最后的条件是最难符合的，连算术的形式，都不能保证它的无矛盾性。  库尔特. 哥德尔证明了一个正式的系统内与其本身无法证明一致性，假设抱持着不矛盾的论点。大卫. 希尔伯特（逝世西元1943年），一位德国伟大的数学家，因而感到伤心，他说：“请你们想一想：数学- 这是趋势性以及真实性的榜样！可是连它的概念与逻辑方式，都会导致一些...荒谬。如果连数学都会算错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寻找可靠性和真实性呢”[[68]](#footnote-68)？  现代“认识论的发展表示任何论点的形式，都无法给予完全确实性的知识”[[69]](#footnote-69)。  **3. 关于相对性的实证证据**  实证证据最终诉诸于经验，也就是说，人类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经由机器或是因对权威而产生的信心）所知道的东西。无论理论思考听起来多么可靠，经验总是更胜一筹。有一次，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札记。它们讽刺且不失幽默地“证明”长颈鹿这个动物，其实是个神兽。这种脖子那么长的动物，在动物进化以及淘汰奋斗的演进中，理论上，完全没有机会活下去。著名的芝诺悖论（公元前五世纪）也是个很有趣的例子。它们就是为了证明经验的重要性而写的。他很讽刺地“证明”世界上缺乏运动。两千五百年前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些矛盾的论证，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怀疑世界上缺乏运动这个假设是对的。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看起来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仍抱持怀疑态度？就是因为经验。没有人相信这些证据，因为“只有实际的测试，才能够给予某个论点最可信的证明”[[70]](#footnote-70)。  当然不是每一个经验，都可以当成充分的根据。还有，一次性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其实，很难一方面证明某个事实的确实性或者某个实验的正确性，一方面也考虑到事实或者实验一切决定结果的因素。最后，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得到了成果（经过自然体验还是人工经验（实验）），不同的人对这个成果会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实证证据充满相对性，可是这个办法在自然科学中，还是最主流也最确实。  **4. 结论**  “证明”这是某个论点的真实性（或者虚假）的论证。查明某个论点是虚假的证明叫做推翻。  只有数学与逻辑的证明，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证明。但是，如此的证明只在理想化的概念与象征中才有意义。虽然理想化的概念很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可是这还是两回事，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实证分析没有可靠的逻辑确实力。因为在物理现象范围中比较难得到数学证据，所以物理科学家在他们的某些证明中必须要再加一些不成立的前提，这样却造成最后结论的确实性越来越少。不过每个自然科学的项目，都会使用这些证明。但在历史、哲学及世界观的问题，包括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中，所有的证明并不会非常严格[[71]](#footnote-71)。  虽然上帝存不存在这个议题很难达到共识，但是人们还是没有放弃，反而继续寻找正确的答案。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解答此题。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比较两个互相排除世界观的结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世界观。真理只有一个：上帝存在，因而永恒也是存在的、人生才有意义。或者是，上帝不存在，因而没有永恒、人生没有意义。那这两个世界观的依据是哪些？  我们首先来看看无神论最常见的依据。   1. **上帝并不存在因为...** 2. **科学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   说实话，这样的见解根本*没有任何*根据，这只是个反宗教宣传的口号。科学不僅没有其证明，而且原则上也不会有。我们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这么说。  *第一个原因*。一般而言，科学的任务与兴趣，就是研究这个世界及我们所能看见的万物[[72]](#footnote-72)。因此科学家完全无法将信仰真理（上帝的存在）归入研究范围。  *第二个原因。*只有科学人士才会有足够知识去证明或者推翻某事物。实际上有非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信宗教。事实证明科学与信仰并不相牴触。我们只会提出一些世界上最有名信教的科学家：尼古拉. 哥白尼（逝世西元1543年；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提倡日心说模型，提到太阳为宇宙的中心。他对推动科学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约翰内斯. 开普勒（逝世西元1630年；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开普勒是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他论证日心说）；布莱兹. 帕斯卡（逝世西元1662年；法国神学家、宗教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帕斯卡早期进行自然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对机械计算器的制造和流体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扩展托里切利的工作，澄清了压强和真空的概念）；艾萨克. 牛顿（逝世西元1727年；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米哈伊尔. 瓦西里耶维奇. 罗蒙诺索夫（逝世西元1765年；俄国化学家、哲学家、诗人，俄国自然科学的奠基者）；路易吉. 伽伐尼（逝世西元1798年；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与哲学家，现代产科学的先驱者）；安德烈-玛丽. 安培（逝世西元1856年；法国化学家，在电磁作用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对物理学及数学也有重要贡献）；亚历山德罗. 伏打（逝世西元1872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因在西元1800年发展电池而著名。后来他受封为伯爵）；孟德尔（逝世西元1884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天主教圣职人员，遗传学的奠基人）；让-巴蒂斯特. 杜马（逝世西元1884；法国化学家）；索菲娅. 瓦西里耶夫娜. 柯瓦列夫斯卡娅（逝世西元1891年；俄国女数学家）；路易. 巴斯德（逝世西元1895年；法国微生物学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否定自然发生说（自生说）及倡导疾病细菌学说（胚种学说）和发明预防接种方法而闻名，为第一个创造狂犬病和炭疽的疫苗的科学家）；亚历山大. 斯塔帕诺维奇. 波波夫（逝世西元1906年；俄国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是研究电磁波的先驱）；德米特里. 伊万诺维奇. 门捷列夫（逝世西元1907年；俄国科学家，发现化学元素的周期性，依照原子量，制作出世界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并据以预见了一些尚未发现的元素）；伊万. 彼得罗维奇. 巴甫洛夫（逝世西元1936年；俄罗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帕维尔. 亚历山德罗. Florenskiy（逝世西元193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神父、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埃尔温. 薛定谔（逝世西元1955年；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拉基米尔. 彼得罗维奇. 菲拉托夫（逝世西元1956年；苏联眼科医师、斯大林奖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俄罗斯小儿科菲拉托夫的创始人的侄子）；路易. 维克多. 德布罗意（逝世西元1987年；法国物理学家，法国外交和政治世家布罗意公爵家族的后代）；查尔斯. 汤斯（逝世西元1988年；美国物理学家，教育家，196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等等。  *第三个原因。*“无论人类的文明会发展到多么高的巅峰，我们的知识在还未知以及未经考察的无边无际广袤的智慧海上仍然只不过是个小岛”[[73]](#footnote-73)。科学的知识并不会概括到全世界所有的现存景况。因此，即使上帝真的不存在，我们也无法确认祂的不存在。无神论这个论点有悖于最基本的科学规则。   1. **因为没有人看过祂**   这个论点很单纯。很多不只是没看见的，而且是无法看见的东西或现象我们（全人类）都会相信，例如：比原子还要更小的世界、无限的宇宙、自己的智慧（它的存在不会有人怀疑吧）等等。神是个灵，因此我们不能用眼睛看到祂，只能用心灵（冷静的头脑及纯净的心）体会到祂（可以参考马太福音5章，2）。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此种体验的记述。   1. **因为圣经中含有很多矛盾的 地方**   上述的论点只能推翻圣经中属灵的丰富，但是与上帝存在与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并不只有基督徒门会信仰神而已。再说，那些人所谓的圣经里的矛盾只是臆造的，或者只是因为那些人看不懂经文或曲解了原意的关系。其实在圣经中，个别形式的矛盾片段并不多（比方说：被鬼附身的格拉林人有一位或是两位；在彼得圣徒不认耶稣基督之前，公鸡啼叫了几次之类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片段反而更能够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并不会改变圣经的重点- 信仰与人生的真理。   1. **因为世界充满痛苦**   有人认为，若有上帝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痛苦以及无辜的受害者。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因此这是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因为人家不懂关于上帝之爱、人的自由以及罪孽性质的这些学说。  在基督教神学中有一个词“**互利共生**”。这个词的意思讲述上帝与人类相互关系的性质。任何人都不能救恩自己，再说，如果人不要被上帝救赎的话，如果人不会跟祂合作的话，上帝就也无法救赎该人。人应该自强不息、应该在他的道德上不断地日臻完美、越来越接近上帝，上帝才有办法救赎世人。该如何改进自己，就像在圣经里写的。简单来说，就是按照耶稣基督和他所说的去做事。上帝并不会勉强凶恶的心灵进入祂的爱之天国。这样的心灵必须修正。当他还没有修正好的时候，心灵会被它自己内心的邪恶折磨。就是人类与上帝关系的不协调会产生一切的困难。上帝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定律”，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如果某个人要从三楼跳下去违反万有引力定律的话，结果就会惨不忍赌。所以，人们不按照上帝之定律的生活，只会导致一切的痛苦及灾难的产生。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伟大的圣安东尼（公元四世纪）很清楚地说明人类的痛苦与上帝的定律因果的关系，他说：“*上帝是完善的、缺乏癖好和始终不渝的。如果有人承认上帝是永远不变的，但不明白不变的祂怎么会为善良的人高兴、却远离邪恶的人；因人犯罪而发怒，可是他们后悔以及改正以后，上帝就会原谅他们；我们就应该这样解释解释，上帝不会高兴，也不会发怒，因为这都是情绪。人类所做的事会使上帝快乐或者忧郁，这样的思想是不合理的。 上帝是完美的，因为祂永远不变，所以只会为我们做好事，并不会危害我们；至于人类，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就会像上帝一样，会因此接近祂。相反地，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就不像上帝那样，会因此远离祂。我们过善良的生活时，就会变成上帝之民。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并不是上帝因为我们而发怒，是我们自己的罪孽让我们离开祂。但人一旦离开上帝，就会接近魔鬼。如果后来我们感到了后悔，而且把自己的行为改正好之后，又接近了上帝，这不代表我们的祈祷与善事让上帝原谅我们，不代表是我们改变了祂的心情---这代表我们改变了自己，是我们让自己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来总躲着不见罪人，就也可以说太阳来总躲着不见盲人*”[[74]](#footnote-74)。  其他的教父和圣人也是这样说明人类一切痛苦的原因。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而罪孽包含疾病和处罚。痛苦就是罪孽的结果。有些罪孽的后果很明显，不用再加以说明，比方说：酗酒及吸毒。还有另外一种罪孽，比方说：妒忌心、自尊心、贪心等等。虽然这种罪孽的后果比较难看出来，但是它们一样会残忍地折磨人们。就是这种罪孽常会造成不和、敌对、杀人罪、战争等等。因此雅各圣徒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致**”（雅各书1章，13-14）。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按照基督教会的诠释，人生之意义，即准备自己进入永生。每个人都要进入永生，一如孩童要进入成人的生活，先需经历一些劳动、耐心、同情、爱，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心中的邪念相斗。所以，悲痛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悲痛会让人体悟人生暂短以及世事无常。圣保罗说：“*你们所遭受的，是神在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自己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肉）生身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都是要我们受益，使我们与祂的圣洁上有分。*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章，7；10-11）。  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还警告我们说：“*欲舍悲痛而求美德者，当须警惕，因你很有可能会骄傲起来*”[[75]](#footnote-75)；“*过安定日子的人（指没有受过悲痛的人）并无法和上帝同在*”[[76]](#footnote-76)。  小孩子受的悲痛有比较不一样的性质。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犯什么严重的罪，所以这是他们受“**邻舍**”（路加福音10章，25-37）犯了罪的后果。他们的悲伤有牺牲态度。这就像，我们身体健康的那部分，会同情与弥补有病的那个部分。人类社会的生物体也一样，精神上健康的人会弥补与医疗那些精神上有病的人。目前受苦的小孩子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永恒的生活中上帝会告诉他们。祂会为他们解释，他们受的悲痛是使其他人转变往好的一面，祂还会为这种爱的行动抱以德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会很感谢上帝，因为祂让他们协助上帝救人。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受难，因为不是每个人（孩子）都能接受悲痛像接受上帝的恩典一样，把悲痛当作一个机会能够为了亲爱的人受苦与证明对他们的爱。说真的，他们这种悲痛相当有力。许多人因为他们孩子的悲痛，而开始想想他们的生活是否正确、改正了他们的行为、开始注意上帝。  人人都知道，爱勝於死亡。然而真正的爱能让人随时愿意牺牲自己，只有精神上最清洁的人（特别是孩子）能实践这种爱。有些奋不顾身的人也像孩子一样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比方说：大量捐血给别人、捐出自己健康的器官，这种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救助受害者。这种人不会去探听受害者是无辜的或者是活该的，也不会去考虑他为某个人受的苦是否公平。真正的爱不在乎这些问题。真正的爱只会救人。耶稣基督就是这种爱的一个好榜样：“**因基督也曾有一次为罪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了要引领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3章，18）。  人们只有在相信这人生是暂时的、相信这人生是要让我们准备好进入永恒以及相信我们为别人受的每一个痛苦，上帝就会向我们以德报德的条件下，才会明白无辜牺牲者的意义。圣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章，18）。  圣教父留给我们精神上深奥的说明，关于玉真（义人；正人君子）会受到悲痛、疾病、困难的意义。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把他们主要的意义说给我们听：[*他们克服苦难的时候，最后还会接受一种知识*][[77]](#footnote-77)；[*如果你想要得到任何美德的话，你就要准备你的心接受痛苦。因为痛苦会产生谦虚*]。真的，大部分无罪而受痛苦的人像金子一样，为了让金子更漂亮，要用火烧一烧它。基督徒苦行者与殉道者都是很好的例子。  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还说：[*阿加丰长老说：“我还真希望能找到一个病人愿意跟我交换身体”这就是完美的爱*][[78]](#footnote-78)。有人问圣伊萨克：[*宽恕的心是什么？*]，他回答：[*这是人在心里怜悯一切万物，包括他人、鸟类、动物等等时。他无法忍受他们受到任何困难，因此非去帮助这些万物不可。所以他也会为他的敌人以及反对教会的人祈祷...这种人心里的怜悯是无限的，就像上帝的怜悯一样无限”。“人一达到完美，任何困难都无法吓阻他*][[79]](#footnote-79)。  所以，本来我们觉得世界上的痛苦证明着上帝，这个爱的标准，并不存在。我们会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原来不懂痛苦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从人的权利及法律观点来看，这些都是不幸的事。但是，我们只要了解爱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会明白人类悲痛、人为他人受的悲痛以及圣人为罪人承受悲痛的深奥意义。  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没有永恒，一切的苦难也缺乏意义了。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所有的痛苦，就都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一种处境不幸的凑合和人类逍遥法外的残酷。  \*  这就是无神论最常见的证据。  显然他们提不出充分的理由。可是，每个人还是应该自己去确认上帝是否存在。基督教会提出具体的方式来确认。就无神论来言，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有人想要证明上帝的不存在，首先他应该研究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以忽略。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他如果想要确认上帝并不存在，该做什么？”，我们只好说：“你去...教会。你只在那边才可以确定”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有一点奇怪，可是无神论和有神论为了确定上帝是否存在有一种共通的方法，就是人要亲自出马。   1. **上帝存在**   神是否存在问题是指西方哲学和神学中对神（上帝）是否存在的疑问和探讨。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有关神是否存在的辩论。数千年中，许多神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都曾尝试论证神的存在。这些论证主要涉及到哲学上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等领域。各种有关的论证包括从形而上学出发的论证、从逻辑出发的论证、经验主义的论证以及主观性上的论证等等。直到现今，有关神是否存在的辩论仍未落幕。在哲学界、宗教界和大众文化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观点和讨论。   1. 宇宙论的论证   很久以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约公元347年），亚里士多德（逝世约公元322年）以及其他古代思想家们，就已经发表了宇宙论的论据。后来，许多（大部分是西方）哲学家继续发扬这个思想。宇宙论是建立在普遍性的因果的原则上面。依照帕弗洛的学说，万物、宇宙和自己的“存在”，都必须有一个最初的原因。只有赵自然的神才能当作这个最初的原因，因为祂的存在根本没有任何原因、祂是真正永恒的。  此假设的假定性之所在是在于哲学历史“因果关系”和此概念对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内属有不同的了解。比如说：英国哲学家大卫. 休谟（逝世西元1761年）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 康德（逝世西元1804年）否认在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前者认为，这是我们习惯的问题，后者觉得，这是我们先验的理由质量。现代物理学也能够提出几个现象。看来，这些现象中因果的关系受到干扰。在量子力学中代表两个方向的科学家- 尼尔斯. 玻尔（逝世西元1962年）、维尔纳. 海森堡（逝世西元1976年）及保罗. 狄拉克（逝世西元1984年）都认为，因果关系在原子和亚原子现象领域中失去了它的绝对值[[80]](#footnote-80)，是统计规律在原子世界上盛行的，并不是因果的规律。然而，大部分科学家与思想家还是仍然把因果关系当作世界中一个普通规律。  世界是否应该有它起源的原因？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科学方面的问题，而是哲学方面的。前苏联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雅可夫. 泽尔多维奇 指出说：“世界起源的问题不在物理学范围中。如果我们不接受一切都受到一个神圣力量的假设，那我们就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来选择初始条件的问题”[[81]](#footnote-81)。  但是科学不能回答这个关于“太一”（世界起源）的问题，而且未必能回答。大多数古代以及现代的哲学家与思想家都认为，所谓的“太一”就是创造者，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原因者”，也就是上帝。可是从理论上，还是可以提出其他对世界起源的了解，例如：斯多亚学派所说的“世界之魂”、爱德华. 冯. 哈特曼（逝世西元1906年）所说的“无意识”、永远存在的物质等等。   1. **目的论的论证**   这个论点的基础建立在这世界的合理性及完美上。因为它很容易理解，并且具说服力，所以这是所有论点中最普遍的。自古以来，许多不同时代与民族的思想家都会想到或考虑到它。它主要的思想是，整个世界上的每一个部分（根据我们已经研究到的）的完美和谐与规律性使人们惊讶[[82]](#footnote-82)。世界的和谐与规律性证明创造世界的力量无所不能且具有最高的智慧。这只会是上帝。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可以否认世界结构合理的论点，可是我们也不能承认此论点的绝对性。因为我们也无法证明整个世界或部分的客观的规律性。关于这个论点，还有其他的想法。比方说，康德据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认为，并不是世界，而是人类的思考力有客观的规律性：“人类不是从大自然而取得一些推理，其实是相反的，是人类把自己的推理归于大自然”[[83]](#footnote-83)。  可是世界上的规律性往往会使思想家与科学家（包括康德）震惊，所以大部分科学人士会相信神圣创造者的（上帝）存在。  下面记载几个现代著名科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保罗. 戴维斯说：  “恒星里面的引力与电磁互相作用之间的平衡一直保持几乎难以想象的准确性。计算结果表明，如果任何一小部分的互相作用会改变它的大量，就算是一整个恒星，例如太阳，也会立刻被毁灭”[[84]](#footnote-84)。迈克尔. 鲁斯 教授讨论关于世界可能的起源时说：“世界起源的概念会把我们转回一个万能力量的概念，也就是上帝的概念。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论证符合目的的论点”- 他接着说：“总而言之，这个关于在实际存在的宇宙面纱以及世界的结构背后，应该有某个“智慧”的概念，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可信”[[85]](#footnote-85)。  苏联与俄国的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 利奥. 伯格说：“自然科学家对认识大自然的基本宗旨，就是先了解大自然具有的意义，我们能够理解和领悟它，还有，在它法律思想跟大自然系统的性质，这两方面中间，有预先建立的一定的和谐。如果科学家否认这个论点的话，任何科学就无法存在”[[86]](#footnote-86)。换句话说，科学家对世界合理性的相信乃是科学的基础。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很清楚地表达出这个意思，他说：“我的宗教就是一种深深感受到至尊智力的信念。因为它在人类能够研究到的世界上向我们揭示”[[87]](#footnote-87)。  还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人择原理。我们确定了宇宙普适常数（例如：光速、电子的电荷与质量等等）之后，经查明，只要改变其中一个最小的一部分（原则），我么的宇宙和生命形式（主要的是人）就会有完全别的样子，也许人类就无法存在。著名的美国科学家Ralph OSTLING 评论这个原则说：“所有的一切，从常量定义的引力电磁，强和弱核力，甚至基本的生物学假设，都显然整个宇宙，也就是太阳与地球，非常适合我们的生存。我们就不得不心裡充满怀疑的问道：这是不是上帝或者是谁使用同样的名称创造了这一切，包括人类？以幸运的巧合或奇妙的奇迹来说，这已经太多了，我不能把这个事实当作纯属的巧合一般”[[88]](#footnote-88)。  这都是相当符合圣保罗说过的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确可知的，虽是眼所不能见，但凭借着所造之物便就可以知晓，令人无法推诿**”（罗马书1章，20）。  目的论的说法很重要，是因为它能带给人类两种选择：承认这结构非常合理[[89]](#footnote-89)世界的起源是一种“智慧”（上帝），或者是我们还“未知道的一个起源”。前者能让我们了解到人生的清高与神圣的意义。后者会使人心里体会到若有所悟与绝路的感觉。   1. **本体论的论证**   这个证明属于先验性的证明方式。本体论最早由中世纪哲学家安瑟伦（逝世西元1109年）提出。它的逻辑如下：如果我们在脑袋中能想到最伟大的存在，那就是神。因为如果祂不存在的话，我们就不能称呼祂是“万能的”。我们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祂一定是存在的。  勒内. 笛卡儿（逝世西元1650年）对此补充说明，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人类就无法想象关于神这个想法的由来[[90]](#footnote-90)。戈特弗里德. 莱布尼茨（逝世西元1716年）也说，上帝这个概念没有包含内在的矛盾，所以上帝应该存在。许多俄国神学家与哲学家也曾经研究过此论据的意义。比方说，谢尔盖. 尼古拉耶维奇. 特鲁别茨柯依（逝世西元1905年），据 弗拉基米尔. 谢尔盖耶维奇. 索洛维约夫的说法和上帝绝对的概念，把本体论的论据当作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基础。   1. **精神论的论证**   圣奥古斯丁（逝世西元430年）提出此轮点主要的意义，后来它被勒内. 笛卡儿发展到现在的样子。此轮点的本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思想中具有神的概念（一种完美及永恒的生物），可是如此的概念不会从我们对外界的印象产生（因为神的概念与大自然现象太不一样了），也不是我们自己思想能力（心里）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概念的来源属于上帝自己。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西塞罗（逝世于公元前43年），也提出同样的思想，他说：“如果大家都不了解神存在的真相，同时在心里不接受这个点子的话，这个意见就不能始终不变，而我们就不能以久远年代证明它：因为我们能看见其他臆测与空洞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一个的消失了。现在应该没有人还觉得巨大半人马或者喀迈拉存在吧？..时间会自然揭穿谎言，而证明真相”[[91]](#footnote-91)。  基于这个论点再加历史论据的话，它就更容易理解。   1. **历史论证**   西塞罗引证这个论据，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论据是最可靠的。  他说：“我们认为必须要强调世界历史当中没有那么一群野蛮的民族，不懂道德责任且愚昧无知地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许多人对神具有错误的概念，最常见的原因是人类道德堕落以及浊操。不过大家还是认为世界上有神的力量和神的存在。人类并不是因为订定什么协议而才这么想的；也不是因为这是国家法律，而认为这就是所民族之间的共识”[[92]](#footnote-92)。  古希腊著名的作家及哲学家普鲁塔克（逝世西元120年），也是这么认为的：“周遍天下，你会发现有的城市没有城墙、文字、州长、宫殿、财富、钱币，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人见过没有寺庙与众神的城市，没见过非崇拜、非祈祷以及从来不用上帝的名义来发誓的人民...”[[93]](#footnote-93)。  说真的，就连历史上最小的民族，都会崇拜神。我们可以拿什么来解释这个奇妙的事实呢？无神论者提出各式各样的论点试图说明，但是它们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其论点。所以，只剩下唯一一个解释，我们只好承认神的概念并不是人类的作品，此概念的起源就是上帝。   1. **道德论证**   这种说法是基于接受道德的基础有两种类型。其中一个是以个人道德意识（所谓的“道德规范”[[94]](#footnote-94)）为出发点。另外一个是根据渴求道德的人的终极目标及精神上的完善。  ***第一个类型***是指每个人内心具有道德观点（道德规范），此概念使人做善事和以良心的呼唤批评不良行为-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个事实。每个人由自己的生活经验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对人类道德规范的起源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最主要的只有四个：生物的、自治的、社会的及信仰的观点。  **生物观点**认为，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享受”美好、舒服、平安、丰富多彩的生活，所以人人才有这种道德规范。人能适应当地生活的条件，这就是善恶唯一标准。正面的、有道德品质的东西，就是所有会帮助人好好儿地享受生活的东西。相反地，其他会让人感到烦恼及不让人过顺遂生活的东西，就是负面的、没有道德品质的。人类需要上帝就是因为要得到一些保佑和享乐。生活上的富足就是正义、美丽及真相最高的标准。  其实，这样的观点过于粗浅。生物观点常常会忽略人生中一些明显的事实：  大部分的人为了正义和真理会愿意牺牲财富、荣誉、享乐，甚至自己的生命；  在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能让个人获得好处的行为都算是符合道德的，反而这样的行为往往会引起负面的印象，而因此成名则是不道德的行为；  连在看起来道德败坏到极点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个道德尊严的概念，住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民还是希望人格能超越肉体的本能与自私自利。  康德提出了所谓自治性的道德。根据他的说法，每个人都是拥有智慧与自由的生物，所以道德规范也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并且，他对道德规范的看法并不因任何生活条件、个人兴趣与目标转移。所以，康德认为，每个人的道德确信加起来的话，就会产生普遍与人人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康德把这个人人该遵守的道德原则称为*绝对命令*。它并且还具有两种互补的说法。  第一种：“只依照那些你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 ”（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必须经过普遍化的测试，该行为才合乎道德）。  第二种：“不论对自己或对他人，行动之前要考虑人道问题，要始终要当作目标，决不是只当作工具来利用”。  这个康德的自治性道德观点，是来自于他对自然申论的见解。这就是它脆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就等于直接承认世界上所有的规律（物理、生物、心理、有理、道德以及精神）全都是上帝给的，而不是由人类所创造的。莫斯科神学院的教授正确地说：“道德规范以及其他大自然规范的起源并不在于我们内心，它应该在于那个创造我们的“最高本质”，也就是上帝。由人类心理学的经验所显示，道德规范的起源并不需要依赖人类，而且道德规范的理想性质无法由人类性格的状态来说明。[[95]](#footnote-95)”道德规范总是比人类生活的规则还要深奥，再说，如此的规范并无法压制良心上的责难。连最怙恶不悛的罪犯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从***社会角度***来说，道德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由于要维护自身的利益，统治阶级会迫使他人接受所谓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规范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就是道德规范与个人心中良心的起源。  这样的看法只是一种综合上面两个看法的结果。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道德规范被社会因素决定，所以它不可能包括任意一个人心中全部的道德规范。人类社会中没有那个存在于动物社会中的生物决定论（大象、猴子、蜜蜂、蚂蚁等等）。人类天性所有的自由的意志不会被社会所束缚。展现人类自由意志通常都会超出所谓的正常或者法定的范围。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不同民族、文化、阶级及社会的人具有同样的道德观，但是同一个社会中，人民的道德观却不同。再说，大多数时候，良心受到谴责和个人性格密切相关。  费奥多尔. 米哈伊洛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的“罪与罚”的小说里，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有一个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打死了一位掌管当铺的老太太和她的姐姐。这个傢伙杀的是一个“得了痨病腔子、且既邪恶又愚蠢的老太太”因为此他觉得杀了一个这样的人“不能算有罪”，并且这个老太婆过于“倔强”，她所有的钱可以让这位大学生做出“一百万件的善事和创举”。而这个“拿破仑的计划”、与“无罪”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这位拉斯柯尼科夫感觉到极大的恐慌和困惑，尽管他拥有最合理的论据证明，甚至也赞同杀了那个“如虱子、蟑螂般万分恶毒的老女人（其实她可能连这些都不如）”，但在他的心里卻突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悲痛。虽然他明明不觉得他犯了社会与法律上的罪，更没有可怜那个老太婆。拉斯柯尼科夫自己也不懂这个强烈的，来自于良心的罪恶感是怎么来的。  “罪与罚”这是本书举出了一个非常清楚及有效的例证。它不仅说明了道德规范的另一种性质，还描述了任何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由于自己做的一些事而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内心谴责。  第二则：自我反省，简单说“注意自己”，会让人看见他的内心就像世界一样那么宽阔，而这个内心的世界上真的有“上帝和魔鬼之战”（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人看见真相与虚假的世界，让人了解到人生与灵魂真正的规范。当人了解这一切后，任何人类的准则、礼仪、道德规范、行为规则等，都会变的足无轻重，且让人觉得这都是真相扭曲的反映。社会环境只能帮助人记得遵守道德规范，并推动发展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观。社会生活对一些固定的道德观可说是个“帮手”，但并不是良心和道德感的“创造者”。这就像口谐一样。社会对个人类来说是学习说话能力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代表是因为社会才让人学会了说话。住在人类社会中的猴子又没有因此而会说话。  还有，这个假设完全不能解释每个人的良心、未清楚的表达出道德规范之准则。有的时候一些早已失去社会意识，没有人性的恐怖罪犯，也会突然感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内心出现这种痛苦的原因并不是在于社会观念，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了，他之前所犯的罪跟他内在有所冲突。这种真相比社会规定的道德标准还要高。若我们同意社会是道德规范起源的这种假设，我们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那***基督教***对人类道德规范有何***看法***呢？基督教会认为道德规范是发源于人作为神的形象的这个圣经教义（创世纪1章，27）。一个人的生活能如此清高，就是因为他的道德规范实现得很好（“**因为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 路加福音17章，21）。建立在这个意思上的道德规范指出每个人本来就拥有一些似神的才能与性质。这种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个人的纯洁和圣洁的维护者。“良心是上帝的声音”- 这句话就能够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教义对人类道德规范起源的看法。  道德论证**第二种**是由康德提出，后来被一位V.D. Kudriavcev 教授所补充。  康德准确的为其假设提出一个能表达其性质的名称*实际原因*。  根据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最高的善”而论，一个具有智慧与道德的生物应该追求良善的最高目标，或按照Kudriavcev的说法，把"绝对完美"当作最终的目标。他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认识真理、实行全面的德行（神德）和追求幸福。不过人人都知道，人类在地球上是无法得到绝对的完美。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追求的那个绝对完美，是否一种对全人类的普遍欺骗，或者我们当真能达到如此高的道德标准？  倘若我们认同前者的话，那就是说“人类所有的行动，皆宛如追求梦幻泡影一般毫无价值及可笑的。我们所欲望的，其实是根本不存在”[[96]](#footnote-96)。  确实，倘若所谓的知识、道德及幸福完全都是我们的幻想，而非实在的一种理想的话，那么我们对它的追求与欲望根本就没有意义，人生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但假如我们认为上帝是存在的，并且把祂当做是最完美最高的标准，人类就有了希望，就有个最高善的道德目标而可以追求。  康德说：“大自然无法去规范美德即等同于幸福”。这个事实让我们承认“原因”的性质与大自然不同，“原因”不会依赖大自然。这样的“原因”应该具有自己的力量、威力与智慧，在各方面都应该超越大自然才对。只有神才能够超越大自然。祂不只是想要超越大自然，祂还有力量能够规范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和谐”[[97]](#footnote-97)。  人类从根本上需要恒定精神与道德上的改善，才能证明每个人灵魂的永恒性。  **7. 宗教和经验论证**  首先有句题外话：“1790年，有一颗陨石跌了在一座法国城市Zhyullek的附近。市长就这件事写了一份报告，还叫300位见证人签名来证明这件事实，然后把报告寄给巴黎科学院。你们觉得那时候，科学家有感谢市长对科学研究上的贡献吗？并没有。巴黎科学院之后也写了一份颇长的论文，标题为“落石从天空跌下的谬论”，还特别对这件事通过了一些决议。那时候，许多博物馆把他们拥有的陨石从收藏品柜中扔了出去，怕别人会嘲笑自己。德卢卡科学家表示：“除非陨石在我面前掉下，那我就会承认我看过它，但是我仍要再加说一句，我无法相信”。另一位科学家戈丁说：“我们最好把这些事忘记算吧，不要让自己腐败到要来研究和说明它们”。  怎么回事？为什么著名的科学家那么反对陨石落下这个事实呢？按照无知人的信念，是上帝把陨石从天空扔出去。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就也不会有掉下的陨石吧”，- 巴黎科学院的科学家作出了决定。  让人相信為新的，但不符合现有的信念体系的事实，实在很不简单。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 这都像是一种奋斗与崇拜日常常识论据。所谓的常识论据是指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及所有的日常经验。如此看来，它是唯一的真理标准，所以反对这种经验是多么没有意义。须经过一番努力，人类才会开始慢慢地明白他们的经验并不是十分正确的。他们所有的经验只包容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无法反驳的事实，只是它们跟我们每天所看过的东西不大一样，所以会让我们怀疑，并使我们头脑无法明了”[[98]](#footnote-98)。  信仰作为生活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按照教父的说法，是“科学中最重要的一项”。教父给了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看重信仰对人类特殊的重要性。再说信仰与科学挺像的，它们都是以经验为基础：“一般来说，当科学做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的时候，科学与信仰都会偏重事实（如果事实会连续重复好几次的话）”[[99]](#footnote-99)。  上帝的存在就是这个连续重复无数次的事实。不同历史时代，从远古时代到现代，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和教养程度的人，经常根本不知道关于其他人的任何事情，但却都能证明他们相信上帝的真实、深奥，并提出个人的体验- 再次强调，这是对上帝的体验，而不是对一种超自然的或者神秘东西的体验。  在科学当中，事实能够把理论的推测，成为举世公认的真理。例如：只要几位科学家以一些仪器会发现基本粒子的迹象或者一个新的星系，就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们的存在。那我们凭什么否认许多信仰与神学方面“科学家”（圣人及神学家之意）的丰富经验？再说，他们具有直接的证明，这种证明并不是由仪器或照片上的迹象而得到的。这些科学家是圣人与苦行者。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预知未来，因为信仰与真理在一生当中，经历过许多困难、折磨和侮辱。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对上帝和耶稣坚定不移的信心，还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切不是为了骗人或是想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赞美，因为生命比褒奖更珍贵。这一切都是为了真相和正义。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事实？圣保罗和彼得圣徒、游斯丁、“纯朴的”圣保罗、伟大的圣米加利阿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圣克勉一世、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俄罗斯的圣约翰、塞尔维亚的圣我萨瓦I、拉多涅日斯基的圣谢尔盖、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依纳爵（Brianchaninov）主教、Optina修道院的圣刘汉铨、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孟德尔、门捷列夫还有无数人的名字，难道他们都是因为“传统”的关系才会信上帝，或者他们都只是一些幻想家和想法落后的人吗？  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人类历史所展现的事实才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多关注它或者我们也可以干脆*“否认这些事实，不要让自己腐化到要来研究和说明它们”。让人相信新的，但不符合现有信念体系的事实，实在很不简单，*不只是因为它们是新的，甚至因为它们还要求进行个人精神上的自修。  难道我们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而去否认上帝的存在吗？可是众所皆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有限，它无法涵盖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只佔了万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许多世界上的事物所知有限，所以许多世界上存在的东西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无法接受，只是因为它们跟我们每天所看过和接触过的东西都不大一样。说实话，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无法给我们现代科学家正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一个正确的解答。即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亲自去做试验来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还是会去相信科学家与他们在试验中所得到的结果。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在信仰与宗教方面许多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呢？毕竟在宗教上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比任何科学方面的证明要来得多。再说，这些拥有宗教信仰的的“科学家”是圣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意图来骗人。  这些科学学者的经验直接证实了上帝能够认识的事实，而不是什么空言的信仰、假设出来的看法、宗教上的迷信。  S．Bulgakov说：“信仰主要的体会，就是人和上帝见面的那一刻（当然这是信徒的最高目的）。而这个相逢拥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及相当强的说服力能够打败任何表面化的事实。有一天人也许会忘记或者失去这个与上帝的相逢，但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去否认它（相逢）的可能。如果我们会觉得人类并没有靠真实精神上的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各个民族不管是有看过的或者是也拥有关于他们所信的“神”的知识，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在信仰特性的方面）会变成完全无法了解的一个问题和一种荒谬。在以色列的先知生活传记里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对我说”。我们有没有仔细地想过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按照自己的信仰经验去了解此句话的深意？“上帝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是一种幻觉、自欺欺人、招摇撞骗等等的文学手法而已吗？那万一这是真的呢？万一圣经里所写的是真的呢？上帝直接说，而人类直接聆听。当然不是以我们听觉器官听的，而是由心去聆听，以个人的整个本质接收到上帝所说的话。这样人可以特别清楚地听见上帝的话，比轰隆作响的雷声，也比任何知识还要确实和真实”[[100]](#footnote-100)。“如果这样的人要告诉我们他们的经验和所体会到的东西，这些话就会像一座高山一般笼罩像一座小山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理性主义”[[101]](#footnote-101)。  神学（认识上帝）是一门精确科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狂喜的混沌和过度精神过敏的病态兴奋。认识上帝这件事情有固定的顺序、条件和准则。我们该从哪里开始认识上帝？起点就是真理、人生意义、道德纯洁无私的搜索。还要一直鞭策自己为了善事去做善事。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当作个人认识上帝的起点，我们就不会真的认识上帝。在“圣经”中可以找到依据：“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5章8）。  **第四节**  **信仰和人类的活动**  对人类来说，最难解的一个奥秘是...“人类”。人的思维无穷、艺术创作无限，至于以他的心来说，人类的心特别神奇，因为它能够包容全世界，包括上帝。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像人那么的特殊。这些事情会让我们非常惊讶，同时也会让我们去研究人类的性质，去了解到他们具有的本质、人类存在的意义、无边无际创造性合理的目的，各种力量和本能的起源。  人类的活动线路是非常多元的。它们是由引起人类特别求知的头脑（科学）、存在于这个自然世界的必要性（社会、技术及经济活动）、人类的审美感和希望能够把它实现在人生与活动上（艺术）、无法遏止的渴望，来了解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世界存在的目的与真理（信仰、哲学）。个人整个人生的基础和起点在于他的精神与道德水准的状况，因为这两个方面会决定人生的方向、态度与内涵。个人精神与道德水准，按照其面对抉择善与恶的自由和意志而形成。因为本来就是精神创造其本身的形态与内涵。  首先我们来研究人类个别的活动。   1. **科学** 2. **科学还是信仰？**   当著名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家拉普拉斯（逝世西元1827年）向拿破仑进劄他写的，关于宇宙的起源和构造的5本著作“天体力学”时，沙皇看了一眼便摸不清头脑地问道：“在这里我丝毫找不到任何关于创造者的头绪”。受过所谓教育自由精神的拉普拉斯（那时候在法国政治情况很不稳定，常常会发生变革，而拉普拉斯可以灵活地改变自己的看法，以配合新政权的思想体系）很得意地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在启蒙时代环境下受教育的科学家直接表示了自己对上帝的看法。启蒙时代的人早就忘了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和帕斯卡所信的东西，而公然无耻地打着科学的旗号向基督教会宣战。我们就来看看，科学与信仰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仇视且会互相否认？  其实，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才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本来信仰和科学一直和平共处和互相发展，并没有任何之间的冲突。当时科学家和信徒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支持无神论的科学家还是个少数仅有的例外，但是这些例外（支持无神论的科学家）也没有说他们所有的科学资料能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只有在十八世纪早期的时候，几位法国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所谓的百科全书派）提出了关于科学与信仰之间对抗的口号。这个观念逐渐颠覆整个欧洲，然后慢慢地流入俄罗斯中。西元1917年这个概念推崇为国家思想体系。信仰就被人民改成非科学的世界观。  為了真实的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应该看看科学以什么为基础、科学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发展以及它关于上帝真正的可以说什么。   1. **关于科学的概念**   在哲学大词典里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看见如此的定义：“*科学- ...透过认识适当的方法来实现或发展知识的一种系统。并以精确的术语来表达，而这些术语会先由社会经验来取得具有真实性的证明。科学是有关外部世界的现象与规律以及人类精神上活动的一个概念体系。它能够让我们预料和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需求。科学也从历史的演变为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形式。它的内容与目的就是有意义的收集事实、开发，并以规律基础的假说与理论，来作为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科学”这个概念代表发展科学知识的过程，同时也会把经过验证而提供客观真理的整个知识体系指出。还会指出个别科学知识和范围。现代科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个别科学领域的集合*”[[102]](#footnote-102)。  从科学的一般分类可以分出自然科学（博物学及精密科学）和人文科学。第一类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等。第二类包括哲学与社会范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分类对了解“科学与信仰”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自然科学是不是要反驳信仰”，而不是所有科学皆反对信仰。我们上面说过了，科学含有很多人类方面的知识，包括哲学与信仰。所以他不可能反对自己。  我们来看看科学的基础是什么。   1. **科学基础**   在科学（自然科学）中，就如同信仰一样，有一些绝对性的原理，也就是教条（真理）。不会有人要去证明这些教条（真理）（因为它们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只会把它们当作自然界不变的法则，因为我们为了建构出整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与自然法则所有必须要接受它们。我们称它们叫做公设或定理。自然科学至少基于两个主要的原理上：第一，人类世界现实的存在；第二，人类世界里的自然规律性与可认识性。  我们可以进一步仔细地研究它们。   1. 说也奇怪，但确是客观地存在，也就是说，独立于人类意志世界的声明，只是个直接的明显性，而不是科学证明的事实。较之于知识，这比较像信仰的问题。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罗素. 伯特兰（逝世西元1970年）巧妙地形容，道：“我当然认为，我现在不是在睡着觉做梦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这点”[[103]](#footnote-103)。爱因斯坦也直言：“我们相信非依赖感知者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就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104]](#footnote-104)。这些著名的科学意见很清楚地表示，科学人士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所了解的：这就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如果套用神学的说法，这是一种教条，跟知识不同。 2. 自然科学第二个定理就是，我们确定这个世界是有合理性、客观规律以及可认识性的。这个定理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但它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就像第一个定理一样，也是个信仰的问题（教条）。好几位有权威的科学家对这个定理保持着单义性地意见。比方说：一位研究家L.S. Berg（逝世西元1950年）说：“*对一位研究大自然的科学家来说，主要的定理就是，自然拥有意义。它有意义，我们才能够去研究，从而了解它。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家的思维和认识定律与大自然的结构之间有一种命中注定的和谐。要是我们不接受这个信念，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研究大自然。也许这个定理是错的（就像也许歐幾里德的平行線公設一样），但是我们只能相信，而且也必须要相信*”[[105]](#footnote-105)。爱因斯坦同样也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人类所得的理论不能包括客观现实的话，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内在和谐的话，科学就完全没有办法存在。这个信念从头到尾都是所有科学的创作主要的动机”[[106]](#footnote-106)。维纳. 诺伯特（逝世西元1964年），控制论之父说：“*若我们不相信，大自然按照一些规范而存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研究它。但是我们也无法证明大自然依循着一种规范，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能立刻改变，就像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小说里槌球游戏的规则一样*”[[107]](#footnote-107)。美国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家汤斯. 查尔斯（逝世西元1992年）说：“*科学家应该早就了解宇宙里有秩序，而人类的智慧能够了解到这个秩序的信心。如果世界是一片混乱以及不可了解的，那就我们连试着去了解它，都没有意义*”[[108]](#footnote-108)。   如果这些定理是真实的（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它们），那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不解决它，就无法了解“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 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有多少？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看一下科学有什么研究的方法。  **4．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观察、实验、测量以及推测（公设、假定）。遵照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把自然科学领域跟人类其他的创造性活动（人文科学、艺术、音乐等等）分得很清楚。这样的话，科学知识只是人类整体知识中的一小部分。   1. **关于科学知识的可靠性**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涉及到科学的本质，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难解释。因此我们让比较有权威的现代科学家来说明。  L.S. Berg院士：“*在科学当中，能让它继续发展的东西是真理，而那些会阻止它继续发展的东西，是虚伪。因为，真相与合理性是同理的...那么在科学当中，真相就是一切不但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发展性的东西，而再经过经验得到的确实性的那些东西。在科学里，真理的问题由于践来决定。*  *以前，托勒密的理论能促使科学发展，所以那时候它也是真相。可是后来，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按照他所说的，太阳不会动，而是地球一直在自转。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哥白尼的理论也不符合真理，因为不只是地球会自转，连太阳也会。任何观点都是一种暗中的约定和虚构。因为每个论点都是一种无法证明的看法，所以应该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检验它的真实性。不过自然规律也是同样的情况：每一个规律都是一种暗中约定。自然需要某个规律的时候，此规律就会存在。一旦不需要，就会自然消失。我们本来以为牛顿定律是颠扑不破的定律，可是现在我们觉得这只是通往真理的其中一个阶梯而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只推翻了牛顿力学，还推翻了整个经典力学...*  *利益是实用性与所追寻的真理衡量下的结果。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看出真理...真理是有利益的虚构，误解它是有害处的...这就是从科学角度来看的对真理的定义*”[[109]](#footnote-109)。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当我们渴望了解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个想要知道手表机构的人。他能看见手表的外部组件，像是表盘与时分针，并且同时听见指针的转动所发出来的滴答声，但却无法打开观看其中的内部构造。如果他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话，他就能自己画出符合他所想象的手表机械的零件，可是他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画的画是对的。他也不能把他画的画跟实际的结构拿来比较，再说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比较它们，更不知道这样的比较有何意义*”[[110]](#footnote-110)。  美国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 费曼（逝世西元1991年）他曾说过：“*说实话，科学也是不怎么确实的。当你碰到某个你所未知的知识，理当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必须要讨论我们从来没体会过的那些领域的东西，要不然科学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科学有好处的话，我们就得推测。为了不使科学知识成为承袭旧有经验的集结，我们必须不断提出尚未质疑并探究的新论点。这并不代表既有知识是不正确的，只是过去的科学知识本来就不是真理。因此若你们完全相信科学知识的可靠性，那就是错误的认知了*”[[111]](#footnote-111)。  科学知识的假设性质显然是表现在微观世界。关于此点，身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维尔纳. 海森堡曾经对于这个意见说过：“*我们应该使用极好的试验技术设备去研究微观世界。但是这么做的话，微观世界就不再是我们直接以感性认识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家也得否定基本概念直接关系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只适合研究以感性来认识的世界... 我们所做的复杂实验对象，是受人类活动影响而改变的大自然。它跟原来纯粹的大自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又碰到了人类知识无法克服的极限*”[[112]](#footnote-112)。    罗伯特. 奥本海默（逝世西元1967年）：“我曾经有机会向四十位理论物理学家请教...虽然我的同事们对任何问题都抱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居然至少坚持一个相同的意见。人人都承认，我们不懂物质的本质、不懂管理它的规律也不懂能够描述它的语言”[[113]](#footnote-113)。  俄国科学家也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在“*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书P.V. Kopnin哲学研究所所长的率领之下写的集体著作里，内开：“经常向科学知识的理想提出几个要求，这就是清楚的确实性、单值性以及详尽无意的明显。但是各时代的渴望实行这些要求的科学知识，都没有成功。每个连最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拥有一些无法清楚说明、更充满矛盾的东西，”可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大多数属于科学理论最深奥与基础性的原则。本来人类觉得这些意外的东西的存在是表示此时代尚拥有不足的科学知识，所以许多充满着信心和热诚的人都尝试去完全将这些问题解决。但是这些尝试一个也没有成功。现在我们就可以算是证明知识无法完全符合理想的严格要求了。在科学家持久与吃力的斗争后，都承认了我们知识的有限性...*  *这些事实除了证明人类的每个知识体系都包括了无法以理论方法来说明的东西以外，还证明了任何科学体系都有这种东西*”[[114]](#footnote-114)。  如果我们从整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本质来看，就会对科学家与思想家如此的声明更加一些了解。科学知识发展的本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实际知识（经过严格证明的事实、科学机关），但这都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则是包含几乎整个科学范围的未知（理论、假设、科学模范、推测和猜想）。不过最有趣的事实，随着第一部分的（知识）增加，第二部分的（未知）范围也会增加的更广。因为在每个问题的解决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更多新的问题。（院士Naan G. 曾说过：“很少人能了解到，我们为了知道我们已经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多么少，我们该先学会和知道的多么多...”）  这是因为促使科学进步的原动力并不是最终与最真实的知识，费曼才说科学是不完全可靠的。一位名字叫做史坦尼斯劳. 莱姆波兰科学家把这一部分的科学称隻为如神话一般：“*控制论就像每咦部分的科学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学。科学神话- 听起来这个定义内有些矛盾。但是连最精确的科学方面都不只是因为新的理论与事实而能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家的臆测和希望。科学发展只能证明某些方面而已。其他的都会变成一种幻想，所以会像神话一样*”[[115]](#footnote-115)。  一位俄国科学家Nalimov V.V. 直接的说：“*科学的发展不光是知识的累积，更是对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断地重新评估- 也就是说产生能够推翻旧假说的新假说。可是这样一来，科学发展是破坏本来就有的人类未知顺序的过程。以前到处都是旧未知会被新的、又比较强的未知破坏，而且一代比一代破坏这些未知越来越难...*  *所以现在我不由自主地想问一下：有的文化灭亡的原因，比方说高度发展埃及的文化，或者古印度的学习精神，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未知到达无法克服的程度？还有，我们也不知道西方知识还会坚持多久*？”[[116]](#footnote-116)  我们研究科学真理的标准时，就会更清楚地了解到科学知识的暗中约定。   1. **关于科学的标准**   既然科学不只是靠观测、试验和测量，还包括假设和理论，所以科学如何验证真理的标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对研究家来说，单独的事实还不够多，关键就在这些事实的规律性和它们共同的理论。毕竟人类对世界上某些现象的了解，相较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不过就是那些科学家所承认的理论。那我们能不能证明这些理论的真实性？原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对理论是否符合实际问题的标准。  实际经验的证明还是最可靠的。不过，往往由它得到的知识也还不够。  著名的哲学家与物理学家Frank Ph. （逝世西元1966年）说：“科学就像一本侦探小说。所有的事实都能证明一个假设，但是最后观众却会发现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而另外一个，大家完全没有考虑到的假设却是对的”[[117]](#footnote-117)。  有时候同时有几个理论一样好能说明某个现象。那就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一位俄国科学家说：“因为我们得从几个看起来都一样的假设上只选出一个，所以在这里经验准则就没有用了。为了让我们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们就需要第二次准则”[[118]](#footnote-118)。  这样的次要准则有不少，可是它们都比经验准则还更有假定性。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1. 简单与节约标准（伊萨克. 牛顿、恩斯特. 马赫）。只有简单、且节省时间的真理，才有真实性。 2. 美丽标准（儒勒. 昂利. 庞加莱、保罗. 狄拉克）。在物理基础上的数学结构的美丽证明它的正确性。 3. 合理看法的标准。 4. 不合理看法的标准。Naan G.院士说：“什么是合理的看法？这就是经验和现代迷信的体现。我们碰到一个新的状况的时候，它就无法当作我们的好“帮手”。每个新的重要的科学发现，从地球球形的发现开始，都会与当时的合理的概念产生矛盾”[[119]](#footnote-119)。 5. 预知标准- 就是某个理论预知新的事实与现象的能力。但是，大多数的理论都会有这种能力。   等等。  说实话，这些标准都无法真正证明任何理论的真实性。所以爱因斯坦说：“任何理论都是假定的，从来都不会完全的完成，一直会让人怀疑也让人面对新的问题”[[120]](#footnote-120)。  \*  上述的这些观点说明了科学家以及科学上使用的(判断)标准颇为精确地呈现出科学知识的可信度。原来，科学知识通常有所局限，并且会因条件产生变化，因此永远无法等同绝对的事实。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信仰，科学根本无法研究思想层次的事物*。*   1. **科学与世界观**   科学与信仰之间的问题还包括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因为信仰是一种世界观，所以信仰只能跟世界观对比。请问，科学是世界观吗？经常以信仰对抗的科学世界观到底是指什么？  就本质来说，科学是发挥有关世界的知识的体系，因为它一直在改变（发展），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关于整个世界的完美概念。学者Naan G. 很有道理地说： [*无论人类的文明会发展到多么高的巅峰，我们的知识在还未知以及未经考察的无边无际智慧海上仍然只不过是个小岛 ]*[[121]](#footnote-121)。  另外一位科学家V. Kaziytinskiy说明：[*“整个物质”（是指整个世界）现在也以及以后都无法真正被当做它的（科学的）研究对象]*[[122]](#footnote-122)。  先不说灵魂的世界，如果*整个物质，都无法真正当做科学的研究对象*，那科学世界观是否会存在？  要回答此问题的话，就要先去了解一下世界观是指什么？  世界观就是一种关于整体存在的最基本问题​​和人的这些观点的集合（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对善恶的体悟、精气神的存在）。它与教育程度、文化水准、个人能力无关。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和未受教育者可能会有相同世界观，而却可能与有着相类似教育背景的人拥有完全相反的世界观的原因。世界观总是以宗教或是哲学的形式出现，而不会以科学方式出现。宗教专家宣称，一般而言，宗教的教育架构并非非常不同于哲学体系，因为宗教(像是哲学)致力追求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个人定位和一个世界观”[[123]](#footnote-123)。  前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Kopnin P曾写过：「哲学的客体和目标与科学不同，它是一种人类意识的特殊形式，是不可被其他东西削减的。哲学作为一种意识的形式而创造了世界观，它是人类在实务与理论活动上所必须的。宗教在社会功能方面是与哲学最接近的，它也是以一种绝对的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因此，单只有科学并无法取代它。至于世界观并没有被任何单一学科或它们的总合来涵盖 」[[124]](#footnote-124)。  因此当我们严格的讨论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有条件的用狭隘的角度解释这个字(科学的世界观)--以科学的角度去看物质世界的结构和规律所得出的结论。科学不能当世界观有几个原因：   1. 因为解决纯世界观的问题只在哲学与信仰的管辖范围之内，跟自然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2. 科学总在变，而世界观是一个完整、可确定、一直不变的概念； 3. V. Kazyutinskiy非常正当的说：“在自然科学当中，没有“唯物理论”和“唯心理论”类似的概念，只有概率论及确实性的理论、真相的理论及虚假的理论”[[125]](#footnote-125)。   人类对这世界现象的知识可以是具有科学性的，也可以是不具科学的，但是人类的世界观（无论是有信仰的、无神论的等等）却没有这样的分别。就因为科学与世界观是两个无法连接起来的概念，因此它们也没有办法彼此互相对抗。  即使未来有一天我们相信科学知识的无限和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身心上的问题，而到达到世界观的高度，但是无论如何，身为理性的人不能等待这个假设性的未来。人生这是一次性的机会，所以每个人现在就要知道要如何过生活才对、要遵守怎样的规定、要拿什么当作人生的理想。为了知道这些东西，首先要回答自己这些问题：“我是谁？我存在有什么意义？人类与整个世界存在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永恒？”。夸克、黑洞与DNA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1. **科学与信仰**   “科学不是已经证明了上帝、万灵世界、灵魂、永恒、天堂与地狱的不存在了吗？”原来它并不是没有证明，而是原则上这些问题并不在它的范围中。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科学与信仰像一公斤与一公里一样是不能被比较的。它们都依照各自专属的面向来研究人类的生活(人生)与世界。这些方面可以互相接触，也可以互相交叉，但是不能彼此否定。就像“鞋匠不会烤大馅饼，面包师不会补鞋”一样。  第二：由于以上所提出的原因，科学从来都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相反的是，对于这个世界更深知识的探寻自然地将科学家导向承认the highest Reason- God是我们为何存在的起源。因为如此，非常多现代的科学家们信仰基督教也证明科学越来越变成宗教的支持者。  许多现代科学家能证明基督教的信念的这个事实。其中一位最伟大的科学无神论代表Shahnovich，因为对西方伟大科学家的信仰概念感到愤怒，这绝非偶然，因为他说：「很多资产阶级的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与信仰能互相协助」。马克斯. 玻恩、马克斯. 普朗克、维尔纳. 海森堡、卡尔. 弗雷德里希. 冯. 魏茨泽克男爵、帕斯库尔. 约当以及其他著名的物理学家，不只一次表示科学是不否定信仰的”[[126]](#footnote-126)。  Shahnovich说的是关于一些科学家的事，但是人人都知道，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支持科学与信仰两者能相互并存。  罗蒙诺索夫曾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他说：“创造者给了人类两本书，- 第一本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第二本是圣经...这两本书不只是证实了上帝的存在，还证实了祂为我们所做的恩赐。在它们之间做有如在小麦群中种植稗草般地挑拨离间，这是一种罪孽。”。科学与信仰“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只是有的人因为虚荣心以及以为他们比别人聪明，才会在它们之间挑起战争”[[127]](#footnote-127)。   1. **信仰与科学**   那信仰的世界观会不会否定科学、知识与进步？  从广义的“科学”而论，信仰可谓人类的一种“精神上的作品”。信仰亦有自己的公设（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永生）、特殊之研究法（个人精神上与道德上完善）、区分真相和误解之标准（个人精神体验与圣教父的经验相对）、目的（认识上帝以及到达祂的天国与祂同在的生命- 个人神化），就结构而言，这样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科学方面并没有差别。信仰与科学所同之处在于，此二者都需经由正确与适当的经验已得到可信性之知识。绝非东正教会的“院士们”（圣人之意）偶尔按照精神上道理的正确生活称为“科学中最重要的科学”。  从宗教信仰作为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信仰”），它同时是经验科学的例外：科学的信仰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确实是一种世界观，相对于其它的“世界观”，诸如：无神论、不可知论、唯物主义....等，都只能视为一种信念。  与此同时，信仰的世界观，比如说东正教会，根本不会和自然科学有什么矛盾，更不会抵触它，因为东正教教义里没有自然科学的法则、理论和物质世界知识上的具体细节。无论今天的科学证明和发现了什么，宗教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而改变。我们宇宙是地球或太阳为中心、是地球环绕太阳旋转或相反状态、宇宙是以什么样的“砖头”而创造的，对信仰世界观来说，这些问题都不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一项事实，许多教会人员同时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比方说：尼古拉. 哥白尼（逝世于西元1543年）、圣因诺肯季（Veniaminov；逝世于西元1879年）为莫斯科大主教）、孟德尔 天主教神父（逝世于西元1884年）、Florenskiy. 保罗 神父（逝世于西元1937）、威廉. 施密特 天主教神父（逝世于西元1954年）、路加 （Vojno- Yaseneckiy；逝世于西元1961年）主教、乔治. 勒梅特 天主教神父（逝世于西元1966年）等等）。这项事实很清楚地证明“宗教信仰与科学之间互相抵触”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有的人会提出（只有他们觉得）一些毫无争辩余地的论据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不只压迫科学家，还判处其中的某些人死刑。对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解释。   1. 这些事情的描述上有不少夸张数据。事实上，很少有科学家受到了谴责，- 再说，他们所受的谴责跟他们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没有关系，原因是他们开始不遵守天主教的一些教条和道德生活规则才受到谴责，也就是说，他们遭受的谴责为一种异端（比如说，焦尔达诺. 布鲁诺把自己视为“要先近的神学导师、天地之子”）[[128]](#footnote-128)。 2. 天主教是一个有缺陷的教会。那时候，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它把某些的科学理论划为教条一样（现在它已经后悔了）。   最后，在中世纪时，不是信仰与科学之间有斗争，而是旧的科学概念与新的科学概念之间有斗争，只是有的时候，有些旧或新科学代表还会把教会拖下水。  现代俄国科学家A. Gorbovskiy非常贴切地描述科学受迫害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以前不是都认为石头不会从天空上掉下来吗？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对科学的亵渎？  法国科学院宣布类似的概念为百分之百的臆造，连伟大的科学家拉瓦节[[129]](#footnote-129)，都认为这样的概念是“非科学的概念”。这结论并不意外。任何时候，公众都有一种真实，不容置疑的叁考论点，所谓的“零公里”。以前宗教的世界观就是秉持着这样的标准。一切符合这个世界观的事物会被人当作真理，反之超越宗教世界观范围的事物会被人当成是假的。  逐渐的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宗教的世界观也被所谓的“科学概念”取代了。从那个时候，符合当时科学概念所能解释的事物，就会变成像真理一样，不容质疑，而不符合当时科学概念的知识，就会被称为是假的知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拉瓦节才会说陨石是“非科学的东西”，也就是说不符合当时流行的科学观点所能解释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我们对世界的成见，而重新再看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假的或是不可能的东西。  在我们的世界，有飞机飞翔着。不过，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西蒙. 纽康[[130]](#footnote-130)教授以数学计算，而证明了人类无法创造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械...  我们都会听广播。但是，著名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海因里希. 赫兹[[131]](#footnote-131)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若要进行长途通信，需要一个像大洲一样大的反射器”）。  现在我们都知道核武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可是，在早期，美国主要的军事专家都认为，人类原则上无法创造原子弹。  现在每个大城市，都需要靠核能发电站而生活。但是，以前曾有些最伟大的美国科学家们，包括尼尔斯. 玻尔[[132]](#footnote-132)，都觉得实际利用核能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奥古斯特. 孔德[[133]](#footnote-133)就断言，人们永远都无法了解天体的组成，而我们现在还是在研究它们。  现在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我们宇宙的物质99%是在电浆状态。但是，当时科学界发现电浆态的时候，他们却还花了三十年，一直试着推翻这个新发现。  医学本来否定路易. 巴斯德[[134]](#footnote-134)的发现。  一开始以嘲笑对待X光线。  当Mesmer发现催眠术的时候，却被当时的科学巨擘断然否认。  长期以来法国科学院都一直否认有人类化石的存在，而将找到的石器则以“大自然的游戏”来说明。  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科学曾经诅咒和加以禁止的东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态度起因于思想的滞气，就像亚瑟. 叔本华[[135]](#footnote-135)曾说的一样，“每个人把自己眼界限作为世界末尾一样。  现在，虽然已经迟了，不过还是会为曾经被我们冤枉的伟大科学家建立纪念碑”[[136]](#footnote-136)。  Gorbovskijy没有说关于历史上最恐怖的苏联时期打压科学家的事。那时候的打压并不是从教会，而是从夺取政权不道德的人开始的。  迫害的理由并不在于基督教教义内，更不在于东正教中，而是在人类邪恶的罪孽里；在他们反对一切真理的狂热里。   1. **信仰与科学里的信心和知识**   信心在信仰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连从“信仰”这两个字都可以看出“信心”在信仰的地位。信念对于信仰的确很重要，但是信念对任何知识领域都一样重要。  每个人的学习过程都从对父母、老师、书籍等的信任开始。然后生活经验会慢慢地加强（或是削弱）我们对以前接受知识的信心，认知信念就随着这样发展逐渐转变完整知识。如此，信念和知识合成一体。人们在科学、艺术、经济、政治等等方面成长就是如此发展而成。  在信仰中信心是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信心就是个人精神上的愿望和寻求的表示。而它也会从信心对有信仰经验的人开始，随着在个人正确精神上与道德上的生活前提下，它逐渐地也会变成一种知识。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心脱离任何邪恶。有一位伟大的圣人曾经说过：“人按照他的生活态度会见到神”[[137]](#footnote-137)。  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到达对上帝和全世界性质的了解最高的水平，他的信心就会和知识通体起来，人也会“*与主成为一灵*”（哥林多前书6章，17）。  这样一来，信心在任何科学范围都是知识开端，而经验会证明信心。其实在信仰也一样，以个人对神深刻直观感觉的信仰，会由个人对上帝直接的经验获得效力。并且，只有对上帝不存在的信心，在任何世界观的方式，都不会得到经验的肯定，再说，如此的信心也会跟人类历史一直矛盾。   1. **一些结论**   信仰与科学，这是人类生命活动当中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部分。它们有不同原始的前提、不同的目标、任务和做法。这些领域可以相毗邻，也可以互相交集，但它们绝对不会互相反对。基督教也承认人类本质的二元性，人精神上与肉体性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的两个部分都符合上帝的意图，并且只有它们和谐的相互关系能确保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这样的生活包含着科学与科技在身体方面发展的「面包」，以及心灵上宗教生活的精神性。然而，道德理性，精神泉源才向来应当是人的引领。  从基督教会的角度来看，科学是研究上帝的其中一个办法（参考罗马书1章，19-20）。无论如何，科学还是会被当作这生活中的正常手段，而使用这个手段，也要相当注意和小心。基督教不赞成人类忽略福音里的道德原则，而来独立使用这个互有利弊且可怕的武器。这样的“自由”歪曲科学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人类福利而努力（就像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里写的一样：“不伤害人！”）。  如果科学不管基督教精神与道德上的原则而发展的话，如果科学失去上帝之爱，所谓的生命最高原则和真理的终极标准的概念，科学就会从听使唤的工具，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武器，这样的它已经不会创造，而只会破坏。  现代微生物学、医学、军事和工业机械以及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科学的进步非常清楚能证明这种悲惨结局的现实可能性。  教会早就知道，如果人类会一直偏向他最坏的那一面，这世界就不会坚持多久的，所以教会不停地呼唤人类说：“人类的智慧必须遵守一定措施，要不然他会伤害自己”（圣加里多 Katafigiot）。在这里所谓的措施是指福音生活的原则。这就是一种人理解科学的基础。如果他遵守这个基础的话，就不会使用他所知道的知识做坏事了。  **第二段。智慧探求真理的路径**  人生当中没有一个人不会自问：“我为了什么而活着？所有东西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会逝去的东西与人将去哪里？什么是真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死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尼孔修道院院长（Vorob'ev，逝世于西元1963年）关于这些问题的经历当作一个例子。他是ⅩⅩ世纪中一个虔诚的苦行僧。他真的非常渴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当学生的时候，就算肚子饿，还是会把他仅存的钱用来买书。白天的时候要上课、念他该念的书，所以只有晚上的时间才可以看他所买的那些特别珍贵的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潜入科学里。关注着其中每一个成果。且一直期望着科学说出永恒且最可信的理论，并且所有的真理都会浮出。但是，当他学得越多，就对科学的力量越失望。因为他发现，科学研究的是人类外在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世界。原来科学对寻找人生的意义没有兴趣。  于是他开始学习哲学。先是学会了法文和德文。有一段时都潜心于亨利. 柏格森的著作。因为尼孔的惊人学习能力和对哲学优秀的天分，他学会以及明白了相当多。连他的大学教授们有的时候都会找他请教请教。但是后来他又发现了，哲学也没有他所寻找的答案。他临终的时候说：[*哲学的研究显示，每一个哲学家都认为他找到了真理。但谁知道，世界上曾有多少位哲学家？真理却是唯一的。再者，我寻找的也不是他们的真理。哲学这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就像橡胶代替面包一样。你吃它当然不会填饱肚子。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哲学像科学一样，两者都没有解释什么关于上帝与未来的生活。那时候我才惊觉，应该要在信仰中寻找才对*][[138]](#footnote-138)。  1914年他成功地从大学毕业后，做出最后无关于上帝和教会的尝试且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考上了彼得格勒神经精神研究所。但这次他又失望了。他说：[*我发现了心理学研究的并不是人的心，而是“外皮”- 就是处理的过程、统觉、记忆...之类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我就放弃了*]。上完一年级后，他就离开了大学。那时候他有了精神上的危机而开始想自杀的事。  但有一天1915年他在上洛乔克感到绝望时，灵光一闪地想起在他小的时候：那万一上帝真的存在，如果祂存在的话，就一定会让我知道吧！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发自内心高呼：[*主啊！如果你存在的话，就让我知道。我找你又不是因为追求什么俗世的目标。我只是想要知道，你到底存不存在？*]...上帝就出现了！祂的出现让我又高呼：*[“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你要赐给我什么样的磨练、什么样的折磨我都会接受，只要让我一直留在你身旁，别离开我，千万别剥夺我永远的生命”。我全心全意地又完全自觉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成家什么的，我只求你别让我脱离你，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尼孔神父曾说过：[*我无法清楚描述那个让人百分之百确定，且心里不留下任何疑惑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恩典行动。这就像你走了千万黑暗之路后，就突然看见了太阳：那时候你已经不会怀疑这是太阳或是有人点灯。我就是这样而遇见了上帝，真让我倒伏在地着说：“主啊！荣耀归于你，我感谢你。让我这辈子都能一直为你服务。我宁愿世界上所有的悲痛和痛苦来困扰我，但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别让我失去你”*]。  [*我突然听见了大钟敲响的声音。一开始我没有特别注意它，只是看了手表之后才发现，现在已经深夜三点了。那时候我才想起来妈妈曾经说过的话。她说过她小时候曾听一位长者说，那些特别有灵性的人有时会听见来自天堂的钟响*]。他还很久一直怀疑这个响声是不是幻觉。但是当他看见在Bulgakov S.N.，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授（他后来成为一位大司祭（东正教））的自传体笔记 里他如何才开始信上帝，就安心了，Bulgakov说：[*怪不得我这个整个夏天一直听到大钟敲响声*]。[*后来我想起来了一本屠格涅夫写得小说，叫做“有生命的圣尸”。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个女生名叫Lukeriya也曾说过，她有时候能听到“从上面而来的”敲响声，她还不敢说是从“天堂”*]。从这些证明他就做出一个做后的结论：[*上帝除了在精神上方面让我知道祂的存在，还让我和祂有直接的关系*]。上帝对有些人也会以特别外部的迹象来支持人。  这样在某个时刻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大转变，这件事像奇迹一样。但是这个奇迹，其实是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的结果。上帝向他揭示了人生的意义，让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和让他知道什么是真理。尼孔神父如此描述他心理发生这些变化后的第一印象和思想：  [*之后，上帝会领导人走上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在上帝揭示后，我走进了一座教堂。其实，以前我已经去过了某些教堂：我小的时候会常被奶奶逼着去上教堂，而且我们全班都会去祈祷。可是那时候，我只是站着像一根柱子一样，就是没有兴趣，一直想着自己的事情*]。  但是自从我开始相信上帝之后，站在教堂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关于弗拉基米尔王子輶軒使的故事。当他们进到希腊教堂的时候，就实在分不清他们到底在哪里：是在天堂或是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刚受过的上帝启示后，我也感觉自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教堂并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天堂的一小部分。我真高兴能听到：[*求主怜悯！]这四个字对我的灵魂居然有了很大的影响；整个祈祷仪式，我们一直以圣歌和祈祷文说出上帝各式各样的名字。这使我赞叹不已、高兴万分，我感到满足了...*  *当某个人过来依偎在上帝的脚边说：*[*主啊！我要你管理我的人生，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说实话，我真的知道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救我。那时候，上帝就亲自来带领他了*]。  那时候这位年轻人真的不知道任何关于精神生活的事，但是因为在他含着泪祈祷之后，上帝就立刻当作他直接的领导人了：[*从哪个时候，之后两年我一直留在洛乔克，念书、在家里祈祷*]。这是他“走火入魔”的时期。在他旁边发生的事情他都看不见，也听不见。当时他在Sosnovici（在上洛乔克附近）租下一栋私人住宅的一半。这时他已经满22岁了。在房子的另一半一直都是派对、音乐、笑声，就是一群年轻人在玩。他们也有邀请尼孔来玩，说实话，他还是个相当有趣的男生：聪明、帅气而且受过教育。不过他对这世界的欢乐已经没有了兴趣。  这两年是他不停地在精神上自强不息的两年。就是那时候他生平第一次认识了圣教父的著作，也真正的阅读了圣经。他对于这时期的生活曾经说过：  [*只有在福音和圣教父的著作里我才能找到真正宝贵的东西。每个人开始为自己而战，开始按照福音里所说的生活规则过日子的时候，圣人就会变成他兄弟、他的亲戚一样。圣教父就是最亲爱的老师，他会教导你的灵魂，而灵魂会很高兴地接受且感到快慰。这些哲学和宗派说的下流的话，真让我想吐。与他们见解相反地，我需要圣教父的指导，就像曾经需要母亲的照顾一样。他们会安慰、劝导和喂养我。*  *后来上帝让我起了想要去考莫斯科神学院的念头（这是1917年）。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刻*]。  除了尼孔的故事以外，我们还知道其他人不仅很有趣，而且也很艰难地探求着上帝和真理经过的道路。比方说，“探求上帝的道路”（Put' k poznaniy Boga），作者是Gladkov B.I.; “不褪色的光”（Svet Nevechernij），作者是Bulgakov Sergeij大祭司。特别有趣的是一位美国现代苦行者谢拉菲姆 修士司祭（逝世于西元1982年）的故事，“不合时宜的人。谢拉菲姆神父（Rose）的生活和教学”（Ne ot mira sego. Zhizn' i uchenie o. Serafima (Rouza) Platinskogo）(M., 1995年)。  个人认识工作的最难的一面，就是整个人类的社会怀着不同和圣经里所说的理想及原理。耶稣基督在沙漠诱惑的故事很清楚描述这些不同的原理。圣约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2章16）。在这里圣约翰不只是说出三种诱惑，并且还给我们看它们三个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并列从属关系。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诱惑是骄傲。因为它会让人变坏自己的心灵，这样以来，人没有办法得到他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也无法了解他人生的任何意义。所以从这个一段我们能够了解到该特别注意什么样的诱惑- 我们得先揭露，再如实地判断那些会喂养我们骄傲的东西。  说实话，个人的骄傲能够由多样性的方法表现出来。现代人的骄傲大多数是由智慧的崇拜而显示，不过这个“智慧”是“**旧人**”的智慧（以弗所书2章22），“旧人的智慧”是指智慧当自己罪孽的奴隶的时候。这样的智慧除了一直渴望着对解决人类任何的问题当最高审级以外，还要求整个精神生活完全屈服于它的强力。  这样的智慧只会利用科学与哲学来寻找真相，生命之快乐和人生的意义。但是按照约翰启示者的说法，这样科学会满足前两个情欲，哲学- 最后的一个。结果，人会自以为是什么都懂、什么都行。  就是在科技的进步与哲学[[139]](#footnote-139)，而不是在上帝和圣淑的生活之下，**今生的骄傲**会找到机会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的愿望- **变如神**（创世纪3章5）。不过，第一个人的故事可以很清楚表示这个做法的结果。所以每个真正在寻找真理的人为了能够平清判断“清净”智慧的能力，与同事基督教会见证真理，首先得做出人类认知活动的分析。  那么，真理是什么？有四个主要竞争者试图要上历史舞台上回答这个问题：哲学、科学、神秘主义[[140]](#footnote-140)和信仰。  它们所提出的答案可以简短地表示如下：  *哲学*（会包括此问题的哲学）：真理是“清净”智慧所期望的结果，因为真理是有理性的，所以它能够以具体的概念和结论表示。  *科学*：真理是由经验合理的方式对客观现实的相适应充分的了解或是（从二十世纪起）这个客观现实的实用新型。  *神秘主义*（所有的时代）：真理是一个无法表露出的“某事”。人要跟它混在一起（在神魂颠倒之下），需要有直接相处的体验，人才会感受到它。了解“某事”是非常亲密的一件事，因此从它的本质来看，“某事”和任何“正统的”说法和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还是每个说法和信仰其中的一部分。  *基督教会*：真理就是上帝，人类无法了解祂的本质，但是可以无限之久学习祂各种各样的行动（的力量）。人类由化身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丰满上帝- 真理的自我启示能够使我们学会真理是什么。但是这样的道路往往会有一些不得不遵守精神上生活的规则。  哲学与科学研究的方法很有理性，但是神秘主义的方法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方法会包容这两个方面。因此个人在精神发展不同的阶段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真理，理性的（科学性的神学）和非理性的（精神生活）。   1. **哲学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一直怀疑哲学寻找真理的方式呢？首先，因为哲学的方式是纯粹只靠理性，它包含大家知道的逻辑（结论）和概念固定的结构。这两个东西使哲学视为一个形式系统。没错，逻辑是一个百分之百工具性和冷淡的东西，但是说起概念的话，它就与逻辑不同。  不触及“共相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明一下事实。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活动的反映。再说，就算我们承认先天论概念的存在，但是如果它没有包含采用固定经验的内容，它们对人类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所有的哲学理论和体系都是被四维时空的语言所限制的。因此即使有人突然听到或体会到四维以外的某些概念，他还是无法把他所听到的传达给别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字概念。圣保罗就是这么写的：“我认得这人…他被带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格林多后书12章3-4）。  哲学的基本限制还因为它的文字概念而加重其不确定性（除了数学的抽象概念以外）。就是因为这样，使用它们并不会使我们做出逻辑上的明确结论。因为这个事实，维尔纳. 海森堡不得不说出对哲学而言特别不妙的结论。他说：“由世界和我们自己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切词语和概念的意义，不能准确确定…因此只按照理性思维之方法，我们永远找不到绝对的真理”[[141]](#footnote-141)。  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位现代科学与思想家的想法跟一位住在一千年前的基督教苦行僧的想法去做比较。这位苦行僧根本不知道现代的自然科学、量子力学是什么，- 他的名字叫做圣西蒙，一位来自拜占庭新神学家。他说：“我…哀悼整个人类，因为他们在寻找不可思议的证明时，以为可以使用人类的概念、东西和文字说明上帝的本质，那个不只是人，连天使都无法观察和描述的本质”[[142]](#footnote-142)。  看得出来，这两个意见的重点一样：真理，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还是无法用言语去描述的。更无法使用我们三维世界的概念贴切的形容**n维**或是无维世界的实际事物。那存在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呢？再说，当哲学提出关于认知真理的问题时，它不得不落在一种恶性循环。哲学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就像每一个形式系统一样。这是哥德尔证明在他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因为它就是不能超越这个环绕它逻辑概念的结构理性经验现实的界限。哲学在研究存在问题的时候，在它自身发展历程中不证自明。  “什么是绝对的事实？”这个议题是起源于古代海拉斯的欧洲哲学。当时，因为人类不能承认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和这个“错误”眼前的现实是肯定的事实。那时候的第一思想家们，比方说：米利都学徒们、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其他的人- 所说的以最初的起源为形的形上学（水、Apeiron（某种无限，无比的一件东西）、空气、火、数字）。  但是如此面临自相矛盾的答案教条式的方法，肯定无法长时间满足人类的智慧。如果人类了解到那真正存在的东西，我们就会有机会去了解整个世界的存在和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人类开始继续寻找真理事实的确证。这样一来，在哲学中发生了原则上的转变，从假设本体论的目标到它合乎逻辑的理由，最后这两种维数- 存在主义和唯理论- 决定了哲学今后的未来。  当在西方世界新时代到来时，思辨走上了完全怀疑之路。因为如果哲学要当成“真正的科学”的话，它就应该首先提出这个存在到底存在与否，其次再提出关于生命之存在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要先确认一下人类认知能力的可能性，确认人类的智慧能不能充分理解现实以及更重要的了解自己，也就是说，要以自己的思想证明自己思想的可信性。循环锁住了。本来为了把哲学提升到存在可靠知识最高峰而招来的怀疑，把哲学搞僵了，让它了解到哲学其实是无力说出关于那东西最重要的任何可信话。  这些西方理性哲学的负面成就（而且在这里它是有独特功绩的）导致在透过其他知识方式找寻，并非合理地，但转变成现有的存在。不过，这样的方法也没产生什么结果。我们所说的是关于所谓的文化哲学以及存在主义。前者的流派把具有固定文化形式的集体历史意识证据采用为重点。可是一更加广阔哲学的学科- 文化哲学就完全地远离了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全世界的起源是什么？  第二个流派是存在主义，也是根据现有的存在而来的，但是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不是以现有存在的表面为出发点，而是以内在的现实。回归人类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同时也跟“敌对的宇宙”、非及超个人的存在断绝任何关系，这样它就已经亲手封闭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在这两种情况下，哲学从单纯的理性回到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在在哲学眼里这个存在的问题也变了。现在的存在已失去了来自非凡存在的阶段、社会阶段（文化哲学）和特性阶段（存在主义）的本体性。并且，现有真理的问题也是从哲学的眼头里完全消失。  高级斯拉夫派（A. Homiakov, I. Kireevskiy）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锐利的眼光看清了西方哲学错误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理性因素过度的霸权。而他们的方法是在于“心灵的意志”[[143]](#footnote-143)，以有神论的前提发展哲学（本体论）。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由思考力而可靠的去“证明真理”，这也并不代表没有另外一个办法去追求真理的了解。所以肯定有另外一个办法，而这种办法，其实本来就存在有人类，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想像中的模样而被造的。这种办法也像这个世界一样实际，只是它的过程只会在于个人精神上的领域。人只由上帝的启示以及适当的精神生活（东正教式）上才会直接跟上帝相处。  这么一来，心灵哲思中寻求真理道路的历史运动会导致探求者回到宗教观点的起点- 就是提出关于“绝对”的假设、上帝以及为了对祂的了解，而接受宗教信仰的研方法。   1. **科学的看法**   为了要了解世界，透过科学来寻找真理会是另外一条途径。它的路是世界自然科学知识。虽然这条路在历史經驗上會比哲学的短得多，但是它在成就方面却一样有效。科学思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从十八到十九世纪，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科学一直都比较偏向纯粹机械的概念。这个概念把世界看成一个严格遵守规律而且一成不变的巨大结构。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关于在世界上上帝的位置时，那个很有名的答案，“殿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表示这个观念对世界的了解，是完整的决定论。众所周知，莱布尼兹其中一个藏在心中最大的念头，是要创造所谓的“普遍特征”-这是一种演算法，如果利用它，可以完全机械式地“算出全部的真理”。但是因为大自然，更不用说是人类，违抗演算，所以后来在这个观念还加上了概率的概念。从这个时候起，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开始以（虽然无法衡量）因果关系和偶然结合的方式解释，也就是说，“偶然性和必然性”（是一位法国生物家 雅克. 莫诺 写得书的名称）。  这个“对世界的科学观点”包括唯一的真理，一定是“客观的”真理这个信念，“客观的真理”是指可由每个公正探险者，能夠使用的特别观测，以衡量來证明的真理。而其它会超越“客观观察”和“实验界限”的东西，例如：上帝、精神、灵魂、永恒等等，都是一些主观的东西，因为它们跟科学与真理毫无关系，因此不值得注意。  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因为这些成就，比最近几年前的科学性较是微薄的。现在科学家们比以前更少談論关于绝对的规律，而是談論较多关于理论和假设，少关于决定论-多关于概率论，少关于真理 - 多关于模型。关于科学模型而言，它们已不再是一些以脑力或是现实的视觉副本，而是一些解决现实问题对得到人定的目标思索的有效方法：“随着量子理论的发展，显而易见，某些特性其性能互相成对，因此要是测定一个特性的性能，就是让另外一个特性的性能无法给與测定。海森堡把这个发现表示在他的不确定性原理。原来，在宇宙中心我们会碰到一种不确定性的东西，且任何研究都无法应付它。这个结论反对现代主义时代的推测。也就是说，原则上，整个世界是开放给人类的描述。从现在起，有了一个新的假设，在现实的核心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秘密”[[144]](#footnote-144)。  现代科学具有另外四个特点。由于它们能说明科学结论可信的程度，所以我们也要有兴趣看看它们。   1. 现在科学家们很少谈论关于科学唯一通用的研究方法。他们说得较多的是关于任何研究方法，以及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发明新的研究方法。 2. 为了描述同一个现象，科学家们会补充建立不同的模型。其中，最常见的例子之一是光的性质。我们研究光的时候，会以研究者的目的而把光看成在太空中极快速度运动的一种粒子，或是在能源领域的一种光波。这两个看起来互相排除的模型产生于量子力学，但是我们无法只利用一个模型来说明关于光的科学观点。虽然这样的量子力学辩证法与我们常见合理的常识不相容，科学家们还是认为，同时使用这两个模型来描述光能让我们更了解光的性质。 3. 持有反思客观性的科学概念。按照传统的思维而言，不论研究者的思想怎么样，科学还是可以提出一种客观性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会看见科学越来越多地承认，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由人类而提出的，而并不是什么“客观性”的现实。科学所寻找的答案，是人类所问问题的答案。再说，特别从出现维尔纳. 海森堡的科学著作的时候，有了一种观点，就是说至少我们做一些特别精巧的实验时，比方说研究微观世界，我们的研究法一定会影响到试验的结果。因此我们由试验得到的知识，在许多方面都是属于相对准确，而非完全客观正确的知识。 4. 科学限的快速扩大使一件事实越来越明显，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视为最终的知识（原子的知识进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里所说明的以及没有说到的其它现代科学的特点和现代科学的标准，能够让科学家们跟科学知识的研究员做出关于科学中的真理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真理...是有益的虚构”[[145]](#footnote-145)。  这个结论断定，连最理论性的科学，也只是针对它的最终目标提出的实务观点。它的兴趣原则上限制在这个世界。对宗教、信仰和哲学来说，对真理的探寻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在科学中，真理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存在的可能。科学没有世界观的论述，因为它的二维形态，人类而可能将科学的成就使用在达成与精神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目标上。  道德的方面许多例子已经相当明显（比如说，核电厂与原子弹）。对于灵性的部份，则比较复杂些。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三个主要的负面趋势。其中之一是“零点方案”。“零点方案”是指任何与精神、世界观与真理有关的问题，都宣布其为非科学和伪问题的问题。此不可知论性质的看法很明显，耶稣基督曾说过的一段话，也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马太福音8章22）。  第二个趋势，出现于在科学内加入神秘与魔术的成分，而因此让世界科学知识的界限得以更广阔的企图。   1. **科学或是神秘论？**   虽然神秘轮和魔法有共同的部分（非理性主义、信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等等），但是它们两个对最高级的“太初”还是怀着不同态度。若不承认其存在，神秘论便无法成立。神秘的知识只能在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状态实现，当“神秘主义者感觉自己像一个完整的个体”[[146]](#footnote-146)。最后，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这世界一切的价值都无所谓，他们甚至不会试图寻找。  *魔法*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魔法都不会承认唯一上帝的存在；它没那么重视心醉神迷的状态；还有，它的目标仅仅跟这个世界有关系。詹姆斯. 弗雷泽认为，魔法最后的一面向跟科学相同。他说：[当魔法显示自己纯粹与始终不变的时候，它假定自然界的现象必然及日月经天地一件接着一件发生。它们并不需要任何个人或精神上的干预。所以，魔法的与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相同][[147]](#footnote-147)。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名叫Moody，他认为，现代社会对魔术、巫术、妖术、玄秘术等等的兴趣在于下面的原因：[*其实魔法世界与合理（科学）世界之间的距离并不太大。我们的西方世界充满神秘世界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世界概念，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但也同时被恶魔支配的部份完成；上帝对抗恶魔，白色之光和灵魂之力量会不停地与黑暗军团及尘世的欲望作战。也许，如此的两级分裂状态可能与人的本性相似，但它无疑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148]](#footnote-148)  魔法的目标就是驱使灵体，也就是说不论正邪的力量，使人类获得尘世利益，而不管人所想要的东西是否具有道德内容或有何精神价值。某一类的科学家也认为，科学不能使用道德标准，科学研究为了得到健康、成绩、或达成类似的目的，任何办法都可以使用，其中包括使用一些异常的法子。  所以，有的西方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肯定魔法和魔法仪式还是具有一些好处。比方说，Moody认为，[*撒旦教徒接受魔法治疗过程后，成为比他们之前更好的公民*][[149]](#footnote-149)。他做出结论说：[*也许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多多帮助这些，像特拉比松之类比较边缘化[[150]](#footnote-150)的教会...任何增加个别能力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做为，应当成为我们社会上新的与一开始的时候比较边缘的机构之有评估能力的标准]* [[151]](#footnote-151)。  在1921年佛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玄秘术之间的关系写着：[*对玄秘术的兴趣增加，并不一定代表会对精神分析造成损害。相反的，我们应该对这两者的相似处有所准备认知...这样的话在精神分析学家与神秘学家之间的合作会被接受, 且可能会带来很多好处]* [[152]](#footnote-152)。  在评価这现代科学的趋势之前，我们先简略的说此趋势的第三个方面，它很接近前者， 就是“精神的方面”。这个想法被美国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当代物理学家查尔斯. 汤斯，在他一篇充满特色的文章标题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名为〈科学与宗教的融合〉[[153]](#footnote-153)。此文章主要的意思是科学与宗教，都领导人到同一个目标，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它主张科学与宗教本质相同的想法。  其实，这个想法早被爱因斯坦和其他相当有权威的科学家提出，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想法只会证明，这些科学家对宗教有很深的误解，尤其是对基督教。此想法最大的错误是在于对信仰宗教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宗教只是生命里其中一个工具，他们完全忽略了宗教的目标- 是让人对永恒之生命准备好。这表示我们碰到一个公然地企图把形而上学变成物理学、把天空与土地混为一谈、把上帝看成一个宇宙的普遍原则而已。这也许就是实证主义对存在的本质及人生意义最常见的错误想法之一。  显然易见，科学与魔法联盟主要會面臨的的危险相同，魔法绝对的确定性以及在四维时空下完全的隔离性，不会让科学开辟新天地。魔法更不可能给科学带来新的正常标准、对人类活动意义新的了解以及对真理的领悟。相反的，魔法只会贬低科学对生活冷静态度的理解。  科学与神秘主义的联盟也同样危险，因为它不仅不会扩大科学知识的边界，更是会因为这样的合作而不可避免的导致可怕的后果。神秘主义者探求的不是上帝，因此宁愿探讨关于神秘、无法形容、无法知道、唯一的等等事物。[[154]](#footnote-154) Gayler在他的巨作“祈祷”中正确的指出：[*串行神秘主义使上帝释放一切个人属性的想法，只会留下纯粹的无限*][[155]](#footnote-155)。而在最后，神秘主义者会认为自己就是上帝（对比：创世纪3章5）。神秘论拉人非法进入精神世界的道路，并且声称所谓精神层面自由（事实上是专断），从而破坏人的生命根基。这就是神秘主义与正面的信仰宗教，像是东正教与它严格的禁欲主义规则的区别。  这个上述在科学上的错误和毁坏结果所形成的趋势，只能以正当的方法如东正教的精神生活原则或知识准则​​等最严谨的研究来进行适当评估。  \*\*\*  没有以正确（正义）的基督教生活方式把欲望清出去的智慧，这很发人深省。它在二十世界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及其它方面的成就，进步至另一方面，就是也前所未有的破坏力。精神与道德领域首先受到负面的影响，在此领域最大的危险是破坏良好、美丽和真理的标准。现在许多概念都变得模​​糊不清，全都本末倒置。因此，从自己的猜测查获真理概念的哲学。还有，只顾发展但几乎完全不在乎任何道德和精神条件的科学，都无法拦阻这个过程。唯一能够**拦阻的**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是指圣经里的耶稣基督，不只是科学、哲学、文化，而整个现代生活的气氛都特别坚决、有意的开除。  俄罗斯最优秀的人预先警告西方世界整个过程将对人类带来有不良的后果。著名的斯拉夫派代表I. S. Aksakov用他的满腔热情做出优秀的预言，他说：[*否定上帝与耶稣基督的进步，到最后就会变成退步；文明会变成堕落；自由、横行霸道及奴隶制。当我们从自己身上拿掉了上帝的形象，就迟早（其实已经开始）也会褪去人类的形象，人类很快，就会趋向动物的样貌*][[156]](#footnote-156)。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夸张。那些前所未有的危机，包括道德上的、社会上的、生态上的及经济层面等等的，都证明了「否认基督的趋势」逐渐自我毁灭。  难道（使合法化的！）宣传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开放嘲弄人的身体和心灵、对各种各样倒错的自由、拜金牛犊的统治、犯罪家族的强制……不是都证明未基督教世界的堕落吗？  难道只追求自己目标现代的民主制不是实际的金融和工业专制暴政和人民的含蓄奴隶制吗？  最后，难道玄秘术、魔术、妖术、撒旦的无法无天的亵渎圣物（所谓的宗教自由），宣传残酷和暴力崇拜- 这都不是现代有文化的社会正在拉掉上帝、人类的形象，而追求得到动物的皮吗（相比：启示录13章，1-18）？！  毫无疑义地，在我们人类文明本来有的无限追求知识的想法，人的智慧做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估计[[157]](#footnote-157)。现在，从第三千周年起，这个事实很明显。   1. **基督教看法**   基督教如何理解真理呢？  基督教学说跟哲学或科学比起来，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公开承认上帝是唯一真神的主张，本质上改变了对真理议题的理解。上帝不只是一个一切存在万物和它们的智慧的起源，并且祂自己作为“存在”（[**我是自有永有的**]- （出埃及记3章14））以及完整的神志，也就是上帝就是真理。这段文具从逻辑上的结论对于所有一神教而言，是个无可厚非的想法。但是在基督教中它比较深奥，而且拥有在人类思想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质。  基督教相信真理将在神人耶稣督身上实现，他是“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圣性与人性的结合（根据在迦克墩公元451年所召开的第四次教会议会中制定的基督教信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2章9），所以祂（耶稣基督）是人类所能理解的至高，是上帝对人世的天启，祂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翰福音14章6-7；11）。其实真理不是*某事*，而是**某人**。  基督教认为真理并非是可变的神创世界（包括人类），也不同于所谓的在人类意识里的客观映射，也不是最高智慧静观的观念，也不是完美的理性模型，也不是一种普世的功能。超越神圣的真理，因此对人类智慧原则上无法了解独性的上帝之灵都不是。  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认识真理（参见：约翰一书2章13；哥林多前书**13章12**）。关于它的（祂的）知识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不只是用一个脑袋就可以得到，而要用整个人体。这个知识不是透过人心醉神迷的状态或是在其存在特殊的经历而明了，而是透过教会人与基督特殊的精神和身体的结合中。那时候，人会成为真理的体现者、成分和参加者。（参加圣餐礼，对基督徒来说，像真理丰满的先期发一样。因为受圣餐的人会变成与基督同体和同灵的人）。  基督教强调着说，真理是世世无尽的上帝。人类只有上帝同化，才可以理解真。因此我们不能由科学、哲学、美学及神秘的沉思认识到这一点。  从这样对真理的看法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1. 真理有灵魂，有智慧、良好的、有个性的生物，而不是个人的状况或是思想、逻辑结论、理论抽象、物品...它是- 存在的，而不是过程，也不是人类思考后所得到的结果； 2. 真理被启发不仅是透过人类某个能力（思考力、感觉），而是整个人的个性，“整体性和理智”； 3. 认识真理进行在于正确（正义）的基督教式的生活。因为它逐渐让人改善而优化，从欲望及病患之状态转变成新的、神圣的及神化的状态：“人的灵魂按照自己的生命来理解上帝的真理”[[158]](#footnote-158)； 4. 人只有透过和基督精神上的结合，才能正确了解创造世界的本质，才会明白人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性质，再也不会把世界当作研究、实验和消费异己分子。如此的了解会使人从一个又贪婪、又盲目的剥削者，变成一个爱慕及细心的耕种者与保存者； 5. 现在的生活不是独立意义的珍品，而是身为人短暂的形式，是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自我认识和实现在良心面对自己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了解自己不是独树一帜的生物，而没有上帝，就会是个无力的生物。现在的生活由这些方面的考虑，应该使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必然性； 6. 认识耶稣基督- 真理是完美以及永恒的幸福。   基督教对真理的了解还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示，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最伟大的一句话：[*基督复活了！*]- 这句话的意义同时包含了生命无限的远景和具体与完整。耶稣基督只有存在永恒性的生命中才会有意义。这样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完美的认知与爱，而且这个知识和爱是上帝的别名，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人】里面**”（约翰一书4章16）。如此的生活是无法形容的幸福：“**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  不过，似神的爱并不只是人在道德上与情感上的幸福。这样的爱是最好的“工具”，对认识真理、看待它永恒的美丽，以及掌握所有创造的生物和东西的本质。  **第三段。教会为社会服务的基础**  此段是作为教会生活重要问题之一神学解释的尝试，在此基础上，教会建立它的社交活动。这个题目曾在俄罗斯东正教会2000年周年纪念主教会议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基本社会理念”被提出来。如众所知，因为此文件在东正教历史中首次谈论到关于这个专题，所以它不只是在俄罗斯，甚至在其他国家社会与教会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此文件中所提出的主题，包含许多当前关于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牧师与教条有权威的声明与规范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其他基督教特殊的观点，我们就无法完全了解东正教对社会问题的观点。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关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与宗教改革运动后的观点，因为它们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最新欧洲文明的历史。  S.N. Bulgakov以下列这两个方向描述其特点。他说：[*中世纪与现代某些部分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则非常相像，就像我们在观看同一个浮雕时，会因角度不同而产生凹凸的视觉观感。中世纪的人为了证明生活中存在神圣的部分，他们不断压迫人之初与个人自由，这样中世纪的人免不了出现所谓的 “神圣撒旦主义”，进而亵渎圣灵（因为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现代与中世纪的观点相反，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世界上存有神圣的成分，完全被人类发展所取代，所以逐渐演变成无神论的时代...中世纪只承认无尘世的天堂，所以他们只能接受这世界就是必然的罪恶。现代社会只在乎世俗生活，只有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比方说过节时，才会在教堂里想起有天堂的存在*]。[[159]](#footnote-159)  Bulgakov说“中世纪”的时候，主要是指西元1054年中的宗教大分裂后的时期。当时罗马天主教与普世教会之属灵失去连结，这种情况造成天主教极端禁欲主义的形成。  中世纪文明转变为新时代的基础建立在宗教信仰上，而导致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哥白尼”的救赎论。天主教徒为了得到上帝的救赎应该付出一些代价，就是常做好事、积功德，并祈祷等等，以获得上帝的青睐。但是宗教改革运动过后，人类对于得到救赎的要求突然减少很多：做好事、祈祷，甚至禁欲主义已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坚定的信念。只有信念能够救赎人。人无力自救，因为信念完全不属于个人，这个信念是属于上帝的。按照马丁. 路德的说法，人只是个“盐柱”或“一截圆木”而已。因此在救赎这件事，人类根本无法帮上帝任何忙，更不用说人与上帝的神人协作- 只有上帝能决定人类的命运。但是这样的话，人为了得到救赎就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因此就在这个时候，人类终于找到一种方法来自我修正，也就是指各式各样宗教信仰的禁欲活动。事实证明我们可以自我救赎。这应该是宗教信仰有史以来最大的“理性之胜利”。  如此一来，不仅基督徒整个世俗活动性质完全改变，连劳工的工作动机都会变。本来依天主教的观点解释人类必要性的劳动是一种原罪惩罚（“**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3章19）），这也是人类赎罪的方式。但自从新教出现之后，依新教的观点，劳动目的变成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世俗需求的自由活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祂所有信徒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每位信徒都是无罪的。劳动得到的只是世俗价值，并无任何末世论的意义。中世纪时，人们为了得到救赎将精力投注在实行禁欲主义上，但现在人们已经完全获得自由了。所有宗教信仰的热忱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从精神上的目标转移到实际的生活用途。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工作团体，现在基本上变成只是个社交活动。  救赎论改革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基督徒与多神教徒生活上的界线愈来愈模糊。Bulgakov又说：“*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来说，新教基本上始于打破教会、世俗或者是民间的隔阂。此外，新教把世俗活动与平民职业当作实行宗教义务，如此一来，他们活动范围就遍及到所有的世俗活动*”[[160]](#footnote-160)。因此日常生活中任何的劳动，包括生命和财物，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人免不了恢复异教与崇拜世俗的财物。基于这些理念而出现神学、宗教哲学及哲学思想体系，证明许多人对于现实中生命意义与生活态度的新观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就是此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新教教会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国家慈善结构之一。  我们所提到的“无尘世的天堂”与“无精神的世俗”这两个观念获得了不同的历史命运。把人的身体看的很卑贱，关心身体的要求会算是一种罪孽的前者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在历史的边缘。把物质需求作为最重要与唯一的概念，后来还在继续发展，并且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就如同基督教界进行凯游行一样。耶稣基督曾说过：[**你们要先求他的【上帝的】国和他的【上帝的】义，这些东西【这世界的所需求】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这更重的【自我改善】是你们当行的，那【做个人每天所需要做的工作】也是不可不行的**。（马太福音23章23）]- 越来越不被再提及。  从神学角度来看，如果使用基督教术语来说明这两个观点，就可以把它们命名为“一性派”，而第二个是“聂斯脱里派”。东正教对此问题的看法，可以命名“迦克墩看法”。众所周知，西元451年在迦克敦举行的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最后界定了“迦克墩信经”。它很清楚地说明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声明只有一位基督，祂是真上帝又是真人。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维护了基督单一位格的完整。根据此决议，基督的人性已被神性盖过的观点（基督一性论）以及“基督分成神人两性”的观点（聂斯脱里论），都被判罪了。在我们研究问题的背景下，这说明了东正教不能接受中世纪片面的招魂论，同时也反对宗教改革的实际唯物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迦克墩之教条不只具有基督论的意义，还有教会学与救赎论的意义，而这两个最后的意义作为对教会的社交活动性质正统理解的基础。  什么是教会作为社交活动的主体？  最明显的一个矛盾，就是教会内的一方面有着神圣与真理性的神性成分，另外一方面却又拥有罪孽与错误的人类成分，而这两者是不能分离且同时存在的。这个需要解释解释。  教会是所有的有智慧生物以自由遵守上帝的旨意，因此加入到基督人神性的机体里- 也就是说“**祂的身体**”（以弗所书1章23）。所以人处于教会里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受了洗礼、敷圣油仪式以及其它的圣事，还因为基督徒跟圣灵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是许多圣教父坚持的说明。  在洗礼仪式中，信徒会接受一种祝福的种子，就是说由基督复活的人性种子。这是开始个人精神上成长的真正机会。西利亚的圣厄弗冷说：[*洗礼仪式只是个人从地狱而复活的开始*][[161]](#footnote-161)。圣西蒙的新神学家解释：[上帝之子的坚信者…在洗礼仪式忏悔罪业，并且使自己的灵魂清净。就那时候道神（约翰福音1章1）会进入受洗礼者的里面，就像祂曾经进入圣母肚子里，而留在里面像一个种子一样][[162]](#footnote-162)。  所以，每个受洗的人只限于投身于圣灵并留在基督里。他履行戒条和忏悔、净化自己的灵魂和保持谦卑。教会在信徒里面也只站信徒由自己的生活态度留给圣灵的位置。因此信徒参与教会的程度以及成员的性质一直改变，而这个变革的振幅也可能很剧烈。在忏悔时，神父读祷词能够证明这个事实：“**使我们和神圣的教会团结一致并合而为一**”。此祈祷文的矛盾性不需要多解释吧。信徒回到教会怀抱的程度，永远都是相对的，这个程度与信徒忏悔诚信的程度和他精神生活的深度息息相关。  除了此外，教会这也是我们所看见的具有信仰、圣事、为首一位主教（或是如果我们说普世与地方教会，就为首几位主教管理）管理的统一人们组织。每个受洗的人，都成为此教会的成员。所以教会里不只是有真正的基督徒门，还有不道德的，只是没有以教规被淘汰的人们。因此，每个能看见的教会只在某种程度上才符合教会的原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受洗的人能作为真正的信徒们，并不是每个信徒们都会实行与表现出教会的信仰，并不是每个受洗的人都能成为教会所保护之真理忠诚的证人与此真理实行者。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当我们研究教会社交活动这个问题时。  教会救赎的程度，完全起因于基督徒生活中对两个基本真理的了解：最重要的与第二个，跟前者一样重要的，关于爱的诫命（马太福音22章38、39）。但是基督教对爱的了解并不总是与众人的了解相同。由基督教标准而言，表面上的好事往往不能成为爱的证明以及真正的善事。那么，慈善事业及其它社交活动，也许不是代表基督教会式的爱。换句话说，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并非所有被世俗的标准认为是好事的事情，也能成为好事。为什么有的时候，表面上的好事不能成为真正的善事？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章7）。救主会谴责那些“**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的人（马太福音23章5），而向他们说出忿言：“**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马太福音23章，29）；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路加福音11章，42）。  圣教父把谦虚当成基督教爱主要的特质。因为谦虚是爱净牺牲以及真正大公无私的基础。按照圣父们的灵性律法，人无谦逊，即无法实践真正的德行。对“爱”，这个美德的高峰来说，是不可忽略的条件。圣Tikhon 沃罗涅日主教说：[*如果“爱”是美德上的最清高的德行，能按照圣徒所说的话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就是因为谦虚不停地支持与帮助*][[163]](#footnote-163)。  还有圣Great Varsonofy的共事圣圣若翰洗者说：[*真正的劳动不会缺少谦虚的，因为劳动本身是忙乱的，所以这样的劳动是空虚的*][[164]](#footnote-164)。  圣教父的学说说得相当清楚：唯一的善事只能成为使用基督的爱，就是谦虚，做的事。否则的话，事情没有任何好处，并且会变成恶事，因为按照圣徒所说的话[**泉源从一个眼里不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雅各书3章11）。救主亲自给我们公开的精神规则上就说：[**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到了，就看見裡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马太福音12章43-45）。  圣教父对这一段做出解释，里面提到的人的灵魂是指经过洗礼而变得清净的灵魂。它虽然清静了，但是没有遵守基督教生活规则过日子，没有用爱**包裹**自己。这样空洞的灵魂很快，就会被比以前更凶恶的鬼所占据。因此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们会比多神教徒们（是指比较厉害与恐怖的多神教徒）还坏。原因就是基督徒因自我膨胀而变得特别强的虚荣、骄傲、假仁假义或者其它情绪。这些情绪使人的灵魂变得特别难看，并在神的面前揭露出他做的所谓好事的憎恶本质。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路加福音16章15）。  圣伊格纳季解释说：[*满足世上人真理的人实在很可怜：他不需要耶稣基督*][[165]](#footnote-165)；[*世上人真理的实行者充满自命不凡、自我陶醉，自以为什么都懂...如果有人敢毫无恶意地以充分依据反驳他这样的真理，这个可怜的人就会受到仇恨的回报；这样的人承认自己值得这世界与天堂所有的荣誉奖*][[166]](#footnote-166)。  充满自我重视，自以为对上帝与社会做出极大贡献的信徒的典型例子，就是外表正义的，里面却精神腐烂的法利赛人与文士。他们不只是拒绝救主，甚至还把祂处以残酷的死刑。看来，不会有人问他们的社交活动是否“适合神意”的问题了。如此的实例同时使我们了解到了所有基督教会与基督徒社交活动的意义。  主教、教士与普通信徒都参与这样的工作。而这样的劳动价值会很不一样。如果他们所做的不只是教会等级上的命令，而是自己充满基督之爱的愿望，这个劳动才会属于教会的劳动。虽然我们都不会知道别人内心的意图，可是上帝会知道。直接取决于实行者精神与道德状态，以及他所做事真正的原因及目的。如果他做的事是为上帝争光、是为了实行耶稣基督关于对旁人的爱所说的话，再说如果实行者最重要的目的是投身于圣灵的话，经由教会得以实现，那就他们这个劳动会给帮助的与受帮助的人带来真正的价值。萨罗夫的圣塞拉芬曾说过：[*我们基督教式的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是博得上帝之圣灵...我们为耶稣基督做的任何好事，都是得到此圣灵的方式*]。他接着说：[请记住，只为了耶稣基督做的美德，才会带来圣灵之成果][[167]](#footnote-167)。  举个例子，我们提出以下值得关注的事件。事情发生在1570年。当时伊凡四世. 瓦西里耶维奇（又被称为伊凡雷帝）将诺夫戈罗德化为废墟后，打算顺手“整顿”普斯科夫。  在普斯科夫伊凡，四世遇见了一位圣愚，名叫尼古拉Sallos。他把一条木棍当作一匹马跳来跳去地向伊凡雷帝说：[*伊凡努什卡，伊凡努什卡*（小伊凡的意思，孩子似的称呼）（指着桌子上准备好的食物）*请你吃吧*，*你在诺夫戈罗德吃人肉，大概还没吃饱吧*]。然后他邀请国王进去他的小屋子里。室内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生肉，尼古拉又说：[*伊凡努什卡，你吃吧，吃吧*]。但国王回答：[*我是一名基督徒，斋戒时我不吃肉*]，-圣愚十分愤怒地对他说：[*你不吃肉，却喝基督徒们的血，连上帝最后的审判也不怕！碰都别碰我们，你就当是路过，赶紧离开这儿！如果你在受神保佑的普斯科夫伤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像你的马一样立刻死亡！*]他一说完，面色苍白的国王饲马员跑了进来向国王通报，国王最心爱的马突然死了。这就是一位圣基督徒社交活动的成果。就这样，普斯科夫被救了，而没有受到像诺夫戈罗德一样血腥恐怖的事件，连一个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教士与普通信徒也会做一些社交活动，上帝关于他们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15章，8、9）。  应该没有必要特别解释基督徒们的社交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是教会最高机关交办的事物，但表面上没有什么教会基础，这样的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再说，有些实行者经常会诱惑教会外的人，因为他们，别人会认为东正教会是个不好的教会。  信教会认为教会社交活动（其它的活动也是）是百分之百只由圣灵实行，而没有依赖着实行者精神道德状态。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教会是神人性的（God-man，意思是教会有上帝的（神圣）成分，也有人类的（世俗、罪孽的）成分）。只如果教会能看见成员过着正义的生活，圣灵就会留在他的心中，他的行动才会当成教会的耶稣基督本身的行动。[**智慧永远不入任何诡诈者或罪奴之家。所每个圣洁之人都懂得回避诡诈之徒。邪念刚一萌发， 他就坐立不安。不义刚一冒头，他就顿觉内疚**]（所罗门智训1章，4、5）。  灵魂创造本身的形式。因此如果受洗礼仪式的基督门徒跟以前一样继续过野蛮人的生活，他们的任何行动都会充满野蛮人的态度。虽然他们属于基督教教会，但这样的行动直到最后却会变成徒劳无功以及有害的。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我们自己可以发现许多好事与虔诚逐渐腐烂的例子。教会历史上很多外表上相当好的社交行动，都会充满追求荣誉、财富、官衔、当局赞美等等的意思。  现在大部分基督教教会（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社交活动的性质，是来显示它们对精神生活问题的兴趣锐减以及对所谓的水平状态的，简单来说，纯粹是世俗兴趣的灾难性增加。  1973年在曼谷举行的“现代救赎情况”普世教会世界会议是可据判断的事实。如此的题目只能很热烈的支持：对基督徒门而言，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应该注重的题目。  但是许多这会议的东正教参加者（其中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参加者）感到了遗憾。这会议居然讨论各种各样的题目-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及其它生活中方面的问题、关于任何生活困难的挽救办法：赤贫、饥饿、流行病、人剥削人的现象、文盲、跨国企业横行霸道等等。并不只有关于个人灵魂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折磨为了我们能有那个救赎-让人脱离罪孽，诱惑，永恒死亡的救赎， - 连一句话，都没有人说过。看到这种情况，就偶然会想起A.S. Khomyakov曾说过样一句话：[在宗教信仰与社会需求的联盟含有一个很有深度的虚伪...当教会搅和到关于面包与牡蛎的闹话的时候，还认为如果这些标榜自己可以解决或大或小的问题的行为，就能给大家证明教会内圣灵的存在时，这样的教会只会失去人们的信任][[168]](#footnote-168)。  毫无疑问，现代基督教的世俗化是迈向接受反基督者的沉重的一步。对于此，全能救世主将会解决（至少看起来像会这样）所有主要的社会问题和替他世界性问题。这样一来，对追求物质救赎的基督徒们而言，他会成为所渴望的“救世者”。许多人尽管圣经在手，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背弃耶稣基督。  我们的教会一再地指责所谓的"水平状态主义"，换言之，也就是现代泛基督教主义运动的现代基督教教堂人员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按Trubeckoj E.的话来说即“宗教阴谋”）。我们的教会强调，教堂社会神职人员的目标是推动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复苏，而不仅仅是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西利亚的圣伊萨克写道：[*人们难以接受赤贫，上帝却更难以接受骄傲的灵魂与冲天的脑袋人们认为贫穷是可耻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好高骛远更加可耻。人们敬仰财富，但是上帝却给予谦逊的灵魂以荣耀*][[169]](#footnote-169)。基督的下列话语是神圣教堂的永远准则：[**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马太福音6章，25）。  物质福利、身体健康、人权等等，如果这些东西都缺少圣经精神价值的话，对人就没有好处，它们都不会使人改善。再说，M. Antonov现代俄罗斯作家正确地观察说，[已不缺乏财富，却没有养成精神发展需求的人，是相当可怕的- 这种恐怖的例子，我们可以在V. Rasputin写的小说，名叫“火灾”以及V. Astafiev写的小说，名叫“悲伤的侦探小说”里看出][[170]](#footnote-170)。M. Antonov接着说：[人并不是需求与环境的奴隶，人是有自由的生物，不过人有身体，因此不得不满足他的需求，且他免不了受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人生当中存在一个还不能被科学阐述。按照这个规律，人一旦满足好了一个自己最低的要求，就为了避免自毁必须登上精神生活更高的发展程度。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律的话，对物质与肉体的要求会过度发展，而有损人精神的方面。而且，这个规律符合个人与整个社会：现代充满大众文化资本主义国家历史阶段很明显的证明这个事实][[171]](#footnote-171)。  现代物质财富西方社会精神状态可以作为这个想法的例证。（这个思想的所有例证可以是西方物质财富中的现代心理问题）。芬兰路德教会的主教K. Toyviaynen这样描述此状态，他说：[按照某些研究者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的人民失去了人生目标。我们早已确信，愁闷会成为许多精神病医师的工作对象。现在人们空虚的人生经常会当作自杀的原因]。  教会社交活动要基础在于教会人员真诚希望实行圣经里的最重要的一个圣训，这样的活动才能成为教会服务（不是普通世俗活动），而给人民带来精神方面的利益。因为圣保罗说过：[**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章，3）。  对教会而言，除了宣彻耶稣基督的爱以及由自身作则而让每个人转移到救恩之道以外，没有其它社会活动的原因。因世俗原因，而去做事的基督徒门，不会带来精神上的好处与世界的圣经化，是相反的，只会导致教会世俗化。当然，这些原因被隐瞒无法看见，但是上帝还是看得到。  现在由天意我们的教会获得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极大帮助的可能性，因此它竭尽全力把它的人士打造成为耶稣基督圣训的公正实行者：[**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章，16）。  **第四段．自由、人权与教会**  *不学无术的自由是*  *所有欲望之母...*  *这个超越道德范围自由的末尾是*  *特别残酷的奴隶地位。*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自由的意义有几种不同的诠释。让我们思考其中三个意义。  *第一点是形而上的意义*，当自由被理解为是人性生而有之的特质-*自由意志*，其表现在个体的内部自决时，首先将面对善恶间的抉择。失去自由意志导致个体的完全退化。没有人有权力可以凌驾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包括）没有别人、社会、法律、当权者、魔鬼、天使或上帝本身都没有权力。再说，连上帝在某种程度，也不能统治它。要不然做坏事，而死后受处罚的人，会责备上帝。埃及的大圣玛加里（西元四世纪）说过：[*你们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的，因为上帝是自由且做祂喜欢的...你们同样地自由*][[172]](#footnote-172)。[*因此我们天性容易接受善与恶两者，上帝的恩典及相反的力量。但是它不会受到强迫*][[173]](#footnote-173)。  教父典型的格言：[*上帝不会救赎失去自主的我们*]。这句话，非常清楚表示基督教对自由意义的理解。  *第二点是属于精神上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不同于外在自由—，是表示人对他利己主意、情欲、罪孽感以及欲求，也就是说控制自己的权力。这种自由只通过一种恰当的精神生活作为前提，才能够获得。这是怎么样的生命、生活有什么规则、以什么标准可以判断生活态度是否正确、要经过什么样的生活阶段，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当然，这些重要的问题要求特别的研究。恰当精神生活也能让信徒有能力与上帝—亦即唯一拥有绝对性的精神自由者—沟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上帝才真正的具有精神上完全的自由。圣人透过戒除情欲而获得这个伟大的自由[[174]](#footnote-174)。圣保罗把具有精神自由的人成名“*新人*”（以弗所书4章，24），强调这种[新]是来自其心智、意志与身体。每个“普通”人（比作约翰福音8章，34）都有相对的精神自由。就像西利亚的圣伊萨克曾说过：[*在不完美的时代，就没有完美的自由*][[175]](#footnote-175)。  相反的，圣保罗那个过充满罪孽生活的人成名为“*旧人*”（以弗所书4章，22），“奴仆”（罗马书6章，6，17），因为这种人没有足够的力气听取自己的信心、智慧与良心之声音，仅管他很清楚知道追随着这些东西只会给他带来好处。圣厄弗冷如此解释这个情况的原因：[*强盗、灵魂盗窃者*【撒旦】，*险恶的抢走了我的自由，还让我陷入诱惑，最后还侮辱了我*][[176]](#footnote-176)。圣保罗以下面的短文作为此精神奴仆状态的相对：[**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7章，15、19、23）。  Sergij Bulgakov大司祭说：[*人的自由是相对的...它在往神化生活的道路上会挺身而出，也会不支倒地，会被克服，也会被超越。自由并不代表人所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而是指人与上帝对照相对的软弱*][[177]](#footnote-177)。  精神自由可以完全失去。这件事情会发生在那些残酷无情，辱骂上帝的人身上（参见：马太福音7章，31-32），这样会使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做好事。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人一直都存在，而且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康德很清楚表示了精神自由与意志自由的差别：[*我认为，自由在宇宙论*（幽玄- A.O.）*的意思上是指不由自主建立某种状态的能力。自由在实际*（道德、精神- A.O.）*上的意义是指灭掉感性来迫使独立性的意志出现*][[178]](#footnote-178)。  *第三个理解是社会自由*，又名*外在的自由。*它指的是人权和所有人格以及除了领有执照以外，还与当地的文化、信仰跟从既定道德标准的社会团体、协会、宗教信仰与世俗机关等等的行动自由。  毫无疑问，对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些权利是必须要的。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会最多，因为很多拥有各有各权利的主体都会互相接触，所以一旦出现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权利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成为当地社会生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情况尤其现代显得严重。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任何权利都是双面的，因此可以把权利来对公民与社会做好事，但也可以做坏事（比如说，诽谤、暴力宣传、放荡宣传等等。）。那些应该调整自由作用机制的法律，经常会遭受曲解，有的时候还会姑息养奸。可以拿我们现在的，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来当例子。这些法律完全没有考虑到，因为人往往容易受一些不好的欲望，而它们会扭曲人的智慧、心、意志。人民现代的心态是很有缺陷的，因此这些欲望就会影响到个人行为与行动的性质。  第二个原因。这些所有的法律，都不会使人民以获得精神自由为方针。不仅如此，在现代所谓的宣传开放心态国家内的灾难性的道德与精神堕落证明，许多外在性的自由如果缺少适当的阻止方式的话，就不但不会让人道德水平提高，升至会成为人们精神与道德上腐败的有效手段。给人民授予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的自由很少相佩人民实际精神状态，而且它们没有呼唤人们改正与发展人们精神的那一方面，不会叫人获得比社会制定的更大的目标，更大的目标就是个人成长到“**新人**”（以弗所书2章，15）。  对于这种外在的自由，其模棱两可的性质已经表示，它不能作为起始、无疑与自足的价值，但是西方的宣传一直坚持着这一点。  当人们没有社会与政治自由的时候，他们就无法追求所谓的丰富生活与享乐，因为它们是物欲横流的天堂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在现代，这些自由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比方说，现代传播媒体的自由（在此特别要强调电视）达成了什么？电视以一份通俗报纸的名义变成了：[*电视暴力瘟疫*]。一位美国心理医学家对贵国电视台给了这样的评价：[*当你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你们内在的人格也开始被塑造*]。事实上，根据其中一个统计数据而言，在美国快满18岁的年轻人，已经看过15万宗暴力事件，当中至少2万5千宗是杀人罪。事到如今，在这种自由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谈什么道德与精神优点？  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2006年在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呼唤欧洲国家不单只要宽容所谓的性少数族群，甚至要求举办一年一度的同性恋恐惧症活动！话说回来，他们在自由的旗帜之下，公开地宣传色情障碍。  肉欲与专断取代了精神自由观念- 这不仅是对精神方面，甚至是对身体方面的致命威胁。它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笼罩在现代人身上。人类的欲望是无法被满足的，人们越试着满足它们，它们就变得越不妥协，而破坏力也变得越大。它们很容易能变成所有人类美德的杀手、精神与道德的退化武器。因为当横行霸道代替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神化的人存在，只会留下那些只在乎他自己，像动物一样的人。  慎护肉体自由与推行卑劣欲望的现代西方文明，同时不断地毁灭灵魂的清净与神圣。这样的文明失去罪孽的概念后，就会变成确定不移残暴的专断，而这样的情况，只会让世界各国的人民陷入死亡的最后一圈（结果）。归根到底，所有的现代危机，都是来自绝对化的外在自由：无意识的趋向、利己主义与肉欲专断代替了道德、谦虚与清静。  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把人权称呼成自由，是因为人权本来就应该为人带来内心与外在邪恶的自由，应该让人成长与提高精神水平，而不是使人在精神与肉体上腐败吗？所以这些现代西方式的人权是否能被称呼成自由？还有它们是否可以继续留在人类正常的社会中呢？  1978年在纽约发生的事件（跟2003年发生的事件很相像）- 是一件因为“自由”而发生的惊人插曲。当时只是停电了三个小时而已。人们在第二世界大战后获得自由的影响很明显地出现了，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 说：[*美国群众开始闹事、蹂躏与抢劫...40年前在纽约也停电了，当时大家在一起都平安无事：大家都互相帮助、点蜡烛。今天人们打碎橱窗、盗窃商店、甚至杀人*][[179]](#footnote-179)。  当然，如果在某个地方流行着“为了自由而自由”的理念，那么人们最重视的就会是追求横财与肉欲，而忽略人的优点与长处，在那里，自由就会变成一种最危险的毒品一样，这个毒品会杀害非常多的人民与种族。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说过：[*我们已经太入迷于自由的理念，以致我们都忘记了，用来测量自由最合理的标准，却是高瞻远瞩的自我限制和要求*]。  当彼得圣徒揭穿这种自由的宣扬者，他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彼得后书2章，18-19）。圣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是提出相同的意见：[**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加拉太书5章，13）。下面他列举“肉体之事”以作相当清楚的结束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7-8）。  很奇怪，但是这个外在的自由，却很容易因为人最基本的惰逸性而被出卖。其中一位现代作家曾经说过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自由在世界上任何一处都要消失- 政治、经济与个人的自由...没有自由，人就能过得轻松一些。越来越多人很乐意地用自己的自由来交换舒适与平安的生活。什么都不用决定。责任也减少了*][[180]](#footnote-180)。再说，这个拒绝自由的情况是很合乎道理的：欲望一旦获得了自由，並使人变成犹如它们的奴仆一样后，就会让人变成好色、自私、道德准则浮游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来越愿意因为一时方便或一碗红汤而卖出自己的长子。现在在生活任何领域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交易。圣约翰使徒在他写的启示录预料人类普遍心甘情愿的设向敌基督的奴仆，因为他答应人们送给他们人间天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  对人类来说，最卑躬屈膝的地步就是成为精神的奴隶。但这是因为纵容及培养罪孽以及缺乏对自己的行为道德控制所产生的后果。按照耶稣基督说的话：[**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章，34）。成为精神的奴仆后，人就会失去快乐。关于这种答应人间天堂的自由，康德说了一句很恰当的话：[*其实我们都了解，开明的智慧越忘情于世俗娱乐与幸福，人就离真正的满足越远去*]。连多神教的贤人都了解这一点[[181]](#footnote-181)。还有十九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中一位最有学问的主教圣Ignatiy Brianchaninov说：[*当人类受罪孽与欲望影响的时候，必须要有权力与从属关系... 当时心情兴奋的假老师所答应的平等、完全的自由与幸福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82]](#footnote-182)。  但是在社会中还是需要有外在的自由，所以去清楚了解，它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当成生活当中正面的原素是很重要的？  在东正教世界观中，此问题的答案在于一个教会基础的教义，它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章，16）。圣保罗使徒典型地把基督教对爱的理解表示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章，4-7）。  由此得出真理是当我们评价任何人权的时候，应该注重人权是否包含爱的标准。有爱，才可以在实际生活当中实现不偏不倚的上帝的正义。此代表，我们只可把一方面具有高等道德与精神水准的人权，也另一方面能够排除利用人权让其他人或事物（他人、社会、国家、生态、事物、任何行动）受到道德、精神（心里）、肉体伤害可能性的人权归于自由的范畴。这个标准也可以称呼为*畏惧上帝*，或是*畏惧爱*。伟大圣Varsonofy（六世纪）说过：[跟畏惧上帝混合的自由真好][[183]](#footnote-183)。  这些想法能够让我们了解基督教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它人权原则上的观点。此观点的意义是，这些人权不能作为人类社会正常生活原来的保证，也不能当成无条件的需求，更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自由与人权的创造是为助于人类精神的成长，而不是使人精神空虚、刺激并且有害欲望的发展以及为社会中的道德与权利是环境之工具与条件[[184]](#footnote-184)。这就是东正教会理解自由、人权与个人责任的立场。  没有由爱畏惧上帝“被限制”的自由，会害死人类，因为按照西方思想体系个人的人权胜于社会的人权与利益[[185]](#footnote-185)。如此的自由只会导致最坏的后果，首先是社会精神与道德退步，其次是过度自由思想，再来是唯物主义、反文化趋势等等。在青少年教育上，它能实现所谓的“人性化教学法”。  遗憾的是，世界上实际能决定人格教育的权威坚决拒绝精神自由的观念，而灌输肉体自由的观念。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具有对人类所爱主旨的言论、出版自由等等，陷于罪孽、贪财以及其它崇拜偶像之囿于，因此它们很容易就变成宣传谎言、道德败坏、暴力、类似撒旦主义之邪恶合法的工具。  每个人出生时都会得得到全部的权利，而不是按照他的道德成熟性和精神韧性而决定，而是作为人的自发势力与一些负面的天性发展当中衍生出来的其中一个有效的工具。两位美国作家D. Neysbit跟P. Aburdene很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神经病与恐怖分子、躁狂者与贪权的人一旦得到操控生物的技术手段，他们就会做什么呢？不可以将知识与权力交给不受道德约束的人*][[186]](#footnote-186)。  古希腊的智慧说的不是一样吗：[*一切白得的东西，会腐蚀人的心*]？  宣传*肉体*自由这件事，总是充满伪善。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其他国家特别关心保障人权，但却蹂躏自己人民的权利。因此 [*现在由校委会在学校，人们不可以表露信基督教会的行为。如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时学生不可以读圣经、吃饭前不可以祈祷、在校车上不可以用念珠祈祷、组织基督教社团和桌子上放圣经等。通常法院都会支持类似的禁止...由美国民权联盟的努力，到处都禁止放耶稣诞生的场景。但是以前，从这个国家成立的那个时候，圣诞节时在公园以及其它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如此场景*][[187]](#footnote-187)。  通过这样的对外在自由的了解，叫我们更仔细地看见基督教自由及其它信仰自由。  教会是人神化的（是指有圣神与人类的部分）。因为它具有两方面的性质（上帝与人类），所以也具有两个不同的自由状态，而无法拿它们两做对比。  教会作为爱耶稣基督而在圣灵里团结的人[[188]](#footnote-188)，一直都具有自由的灵魂，因为圣灵在哪里，哪里就会有自由。教会超越任何外在的自由、权利与特权。它不怕受到被人类的限制或压迫。说实话，迫害只会让教会受更大的光荣。这就是耶稣基督以及祂的圣使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复活后、升天后、一直到现在的教会理由。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  教会没有外在的敌人，只有内在的- 这就是自己，从高等到基层的信徒们。信徒们由自己的罪孽与不良好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应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基督徒们自己做的鞭子。上帝为了开导与清净我们，让一些敌基督们过来用这种鞭子催促我们改善。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不懂这些都是有意义与善良的上帝的手段，因此不愿改善，而开始诅咒上帝说：“这是违背良心的权力”！  我们所看见的教会-社会，就像每个社会或宗教信仰组织一样，需要对于存在适当的条件，由国家宗教信仰以致自由调节也包括在内。  *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个人或是团体式的公开信奉与实际执行人所信信教观点的权利，也就是说举办礼拜仪式、举行信徒们会议、传教以及拥有自己的印刷媒体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信仰的自由跟人民与任何国家组织所拥有的自由基本权利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是具有相当特殊的特点，因此会产生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必须要由权威的神学家与法律家来研究，从而规定“宗教信仰”这个概念精确的意义与标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个破坏性的组织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与权力，而冒充宗教信仰性的组织（就像山达基一样）。  第二个，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任何宗教信仰组织学说在道德方面的判断。但是要做正确的评价之前，首先要有一种道德最高的标准。来自日本**奥姆真理教教派（オウム真理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此问题而令人遗憾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有些国家向道德智慧与它对宗教信仰的了解公开挑战（是指撒旦主义的合法化）。  第三个问题，可能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那就是平权与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明辨。平权，这是指国家和社会上在某些领域没有尊卑之分权利存在。而自由是在法律与某些规定内能力的平等，但自由并不代表个人权利平等。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两个字的区别，我们可以提出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民主国家全人民都有平等的自由，但是却有不一样的权利。总统总是会比任何一个人民有比较多的权利。这个不平权的原因被法律称为是大部分人民的愿望，也就是人民自己愿意给总统较高的权利。在国家与社会生活内，这样的不平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当让，这样的原则扩展到宗教信仰组织的活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由大多数人民来决定。人民应该自己决定，在平等自由下，给哪一个宗教信仰组织比较多权利。现在在一些国家如此的原则正在实际实行，而这样的原则并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  由于这个缘故，值得注意，喀琅斯塔特的圣约翰相当强烈地谴贵由尼古拉二世沙皇在1905年向所有宗教信仰授予平权的决定[[189]](#footnote-189)。圣伊拉里（特洛易茨基）主教，也给予相同的评价[[190]](#footnote-190)。  Kireyev A.A. 省长，同时是著名的君主主义者与神学家，如此评注俄罗斯最后一位沙皇的解放改革说：[沙皇看不出来，也看不明白他的解放宗教信仰法律使我们生活变得多么厉害。他把平权与自由混为一谈。其实，没有人反对自由，但是在宣传这件事情上，平权是完全另一码事][[191]](#footnote-191)。  *第二个例子*。我们来想象，在某个**N国家**，一个特有钱而极权主义的教派，因为具有自由，而合法的把所有的大众媒体买下后，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宣传与此国家大部分人民信仰观不同的思想。我们可以如何评价这件事？一方面，按照关于自由法律的规定，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另一方面，给予很少却特有钱的教派与大部分人民所信的却比较没有那么多钱的宗教一样的权利，这样就违反了人类社会基本法律规定- 就是解决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多数权利。  在民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但是这个不代表平权与平等责任。因此当许多宗教信仰具有自由的时候，每个宗教组织的权利还是应该符合它的人民多数权利的决定。如此自由与权利才不会彼此对抗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能代表基础在于要求公正的爱之社会真相。  **第五节**  **启示**    相信上帝启示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是每个宗教的教义之中一个最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每个宗教对上帝以及人类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启示也拥有自己的特殊看法。基督教立基于启示、基督教把它的起源归于耶稣基督，并且通过他[**生活，运作，存留**]（使徒行传17章，28）。为了理解启示录中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特点，我们首先要说明底下一系列问题。   1. **启示的种类**   首先必须要分别超自然的启示与所谓的上帝之自然知识，二者经常也被称为启示。  超自然启示是指由上帝的行动，而给予人类关于救赎他所需要的知识。因此，超自然的启示也能分成两种方式：群众和个人的。  *群众启示*是由上帝特别当选的人（使徒和先知）传给群众。这样启示的目的是要传给许多人（民族或世界上所有的人）信仰与生活的真理。此种最重要的启示其中之一会成为新约圣书与神圣的传说，其中之二是[**律法和先知**]（马太福音7章，12），也就是说旧约圣书。  *个人启示*的目的是启发这位人，也有的时候启发他身旁的人。大部分这种启示，特别是圣人所接受的启示，[**是不可随便跟其他人提到的**]（格林多后书12章，4）启示。因此虽然在圣教父的著作与圣人传记里我们会遇到他们个人所接受到体验、启示与特别状态的故事，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描述而已。在个人启示中人所接受到的知识不属于新的、未曾知道的东西。人接受到的都是在群众启示（圣经）他所看过的，但是因为启示，他就能比较有深度的了解以前不懂得东西。  *自然启示*，也就是说上帝之自然启示，是指我们对关于上帝、人类与万物所知道的知识。这些知识人们会由内省体验以及向外深索世界自然发现。圣保罗对此说道：[**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章，20）。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上帝很适合人类，所以在历史每一个阶段上，我们都能发现这个寻找上帝与认识上帝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宗教信仰，甚至从来都没读过圣经，却能对上帝与耶稣基督有很坚强的信仰。  **第二段．群众启示和它的特征**  基督教宣称，普遍启示（群众启示）只由旧约时期的先知与耶稣基督福音宣传。基督教启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如何把基督教启示与人类推测、臆造、哲学恍然大悟等等来做辨别？  每个曾经读过圣经的人，都有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圣经故事的神圣、精神与道德教义的清高以及耶稣基督，这个对人十分完美的榜样。这就是基督教与世界上其它学说与榜样的所不同。其它的信仰（包括旧约宗教）或哲学体系都没有这三个方面。  基督教主要信仰真理也具有类似唯一的性质：  三位一体之神、  上帝之化身、  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后来复活的救主、  所有人的复活等等。  这些信仰跟以前哲学体系和其它宗教所拥有的真理非常不一样，就像母亲抱着的孩子，跟小孩抱着的娃娃的不一样。不出意外地圣保罗大声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哥林多前书1章，23）。基督教接下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个事实。有人一直试着把基督教教义“改正”，为了避免成为基督教的“**绊脚石**”或是“**愚拙**”，把它改成像犹太教自然的延长部分，也就是说拒绝对耶稣基督的神圣与弥赛亚（救世主）尊严的信仰。这就证明新约启示并不属于人类的智慧与想象力的成果。在其它宗教信仰中基督教的独特性、它的哲学上的“谬论性”（这我们可以想起来特土良说的话：credo, quia absurdum est）也都表示基督教教义的起源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表示[**神的愚拙总比人更智慧**]（哥林多前书1章，25）。  ***预言***是明确的证明基督教启示的超自然性。当在这里我们说预言时，我们指的是具有特殊性，无法根据科学方法计算或者任何有关心理学、历史、经济、政治等等知识的预言。任何自然的原因，都无法说明这种预言的来源。因为这些预言预料的时间总是令人很惊讶，有的是十年后要发生的事情，有的是几百年、几千年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预言能成为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证。下面我们提出几个这样的预言。  在路加福音（西元63年时写的[[192]](#footnote-192)）我们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在一种特别热情状态时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路加福音1章，48）。福音书编书者没有怀疑要不要记录下来这句话，但是从人类普通逻辑上把这句话写下来，而且被下一代的基督徒门接受，相当于狂妄行为。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真的所有的基督徒民族，都会颂扬她。  在马太福音我们能看见主耶稣基督关于他的福音说的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关于犹太民族与耶路撒冷的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23章，35-38；24章，2；路加福音21章，20-24，32）。（马太使徒大概在西元62年左右写完了这本福音[[193]](#footnote-193)，耶路撒冷却在西元70年，才被破坏）；关于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是门），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16章，18）；关于基督教的未来：[**人子**【耶稣基督之意】**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音18章，8）；关于假基督与假先知的到来（参见：马太福音24章，23-26；路加福音21章，8）；关于向基督徒们将来的迫害（参见：路加福音21章，12-17）；关于[**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9章，1；这里所说的关于圣人们，圣母玛利亚与圣使徒们逝世前，已体验和感受到了基督天国的荣耀与恩典）。现代人们不但可以相信这些预言，而且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此预言的实现。在圣保罗所留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后书3章，10））。此预言在现代科技能力下，听起来相当合时宜的。圣约翰神学家的启示录里的预言，也有同样的含义（参见：启示录16章）。  当然，有的时候很难分别真预言跟假预言。圣Hippolytus 罗马主教（三世纪）提出一个可以当作好例子的事情。他描述一位虔诚主教的故事：[*当时在本都（Pontus.这是一座城市）有一位相当值得尊敬的上帝与谦虚的主教，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没有专心读圣经，而比较相信自己所看过的启示。有一次他的启示实现了，第二次、第三次又完全成真了...然后有一天他蛊惑说明年是世界末日...这些话让他的兄弟姐妹们*【住在本都的信徒们之意】*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就放弃了种田，不再关心他们的农户，甚至许多信徒们把财产都卖了...最后大家只好喝西北风，连容身之处都没有了*][[194]](#footnote-194)。另外一个好例子体现在某些兄弟们身上。当时他们过来，圣安东尼问他，关于他们看过的启示。虽然有的启示实现了，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些怀疑。结果这些启示是从鬼身上来的[[195]](#footnote-195)。  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指出各式各样预言和真正启示的差别。首先，假预言不包含对人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我道德修正与精神上的革新（悔过）；其次，说实话，很少数假预言真的实现过，大部分都不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占星术家的预言）；最后，大多数假预言老是很不确定、不清楚，如此预言的范围太广阔，而可以把它们归于太多以及非常不同的情况。在这里，著名的诺斯特拉达姆士（十六世纪）所说的预言可以当作一个好例子。  [*我证明，-他说，-...大部分的预言与天弯移动同时发生，而我在一个像闪光镜子看见了模糊不清地启示，就是一些伟大、悲惨、令人惊讶与难过的事件和冒险，这些事件在最大的文明上都即将发生...*][[196]](#footnote-196)。  [*我认为，如果我能够把天生的本能与持久计算的艺术配合在一起，我就可以预料相当多的东西。但是这件事情需要伟大的心理平静、促使受启示的智慧状态以及要在心理消灭任何思想与激动。我大部分的启示是由青铜鼎 «ex tripode oeneo»而看过的，不过很多人还是觉得我是在使用有魔力的东西...*][[197]](#footnote-197)。  [*我所做的计算，都配合天体的移动，再加上当我在灵感之下所感觉到的知觉。并且，我所具有的心灵与情感都是继承着古老祖先的衣钵*][[198]](#footnote-198)。  [*我还把许多有关神圣方面的东西和天体移动与航向配合在一起。感觉就像是你戴着透镜去看，而你所看到的都像是在雾气中，都是一些伟大和哀伤以及悲惨事件...*][[199]](#footnote-199)。  这个诺斯特拉达姆士的“**忏悔**”使我们很清楚了解，他占星术与计算式出来启示的起源是属于魔法与卡巴拉。  关于他启示的实现性，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事实。诺斯特拉达姆士在他写的书里“Centuries”写下了世界末日确切日期。他认为，当耶稣受难节恰好是圣乔治纪念日，而复活节恰好是圣马可使徒纪念日，及基督圣体圣血节恰好是圣若翰洗者纪念日那年，这等于那年会是世界末日。如此节日与纪念日的巧合已经不止一次而过去了。  不过，某些预言还是真的实现过，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原因之一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上帝的特质，因此本质上也具有自然的预见和预感的能力。只是有些人这样的预感能力会比较灵。但是没有清静罪孽和欲望（肉欲、虚荣、骄傲等等）的人会[*像戴着透镜，而在雾气中*]看。并且，大部分预言者因为罪孽，而会受到（有的漫然地，有的有意地）暗灵谎言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恶后果。因此类似预言（巫师、占星术家、挂者等等的预言）不但会使人错误，而且还会伤人。很多相信这种启示的人，都有不良好的结果。就是因为这样，所有的圣人禁止请求这些巫师的帮助、相信他们所说的以及宣传他们的“启示”。[**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15章，14），掉在欺骗、精神与灵魂混乱、误解的抗里，也有可能还会自杀。  **奇迹**对耶稣基督与他圣徒们同时代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因为奇迹到现在，都可以证明基督教教义的神圣。  奇迹是上帝对人或大自然非凡的影响，而这样的奇迹，几乎都会超越人类所知道的自然规律，并且会让人亲身体会到上帝真实的存在。有的奇迹属于外在性的（死人的复活、暴风突然地停止、治愈不治之症），有的属于内在性的（提升道德涵养、心里面突然有了对上帝很坚强的信仰等等）。真正的奇迹总是带有个人精神与道德改善的作用（后悔、探求上帝的需求，或是，相反的，个人残酷无情的变化、反对上帝；参见路加福音19章，8；约翰福音12章，10）。这句是奇迹跟魔术、幻觉、催眠术、超感官知觉以及其它人类想象力所想出来的“奇迹”（比方说，有人说，佛为了给大家证明他的学说是真的，用舌尖碰到了自己的后脑；或是按照一本伪经书，当耶稣基督小的时候，他用泥土做小鸟，做完以后，就会使它们复生；等等的例子）。如此的故事只会影响到人的想象力和心里状况，却完全不会改善他的道德、精神状态以及生活态度。  罗马的圣约翰. 卡西安提出奇迹发生的三个原因。他说：[*原因之一是上帝的恩典，它自己或是由圣人能做出任何奇迹...第二个原因是教会的教训或别人的信仰。有的病人不相信能恢复他们以前具有的健康，但是他们旁边的人也许还在希望。因此这些旁人会让病人受到上帝的恩典，进而使病人恢复健康。不过这些旁人并不一定是什么圣人，很有可能他们也是救世主圣经里所说的那些罪人...*（马太福音7章，22-23）*...第三个奇迹的原因是魔鬼的迷惑和诡计。有的人很明显是个罪人，却能做出一些奇迹，而让他人觉得这个创造奇迹的人是圣人或是上帝的奴仆...为了使人们更迷惑，鬼还会大声喊着那个明明没有什么圣人的特点与精神上的成就创造奇迹人的名字以及假装这些假圣人的恩典火烧鬼，让鬼受不了，而必须离开某些地方或人身上*][[200]](#footnote-200)。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真正奇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创造奇迹者的圣生活。如果他没有过如此的生活，甚至连还有一些事实能证明他无道德的生活态度，就按照教父的建议，我们不可以接受这样的奇迹（参见：圣Ignatiy Bryanchaninov的著作“关于奇迹和征兆”（第四册））。不过有的奇迹还是能作为例外。有时候奇迹会由罪人或动物而发生（比方说，圣经里的巴兰与母驴的事件），但是这样奇迹发生的前提下是人心里应该有信仰以及悔过的可能性。因此奇迹也在非正统的环境发生，直到现今，原因是[**他**【耶稣基督】**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2章，4）。Ignatiy圣主教还提出一个事实说，有一次几位修女把强盗看成圣人，而帮他洗脚。后来强盗的洗脚水医治了一位盲修女[[201]](#footnote-201)。  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在好多的圣像、类似圣像的幅画以及天主教圣人的雕像上会出现一些来历不明的水滴（清澈、血的等等）。就这样，在美国一个信天主教的家庭中有一位16岁的女儿。他已经11年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但是突然有一天，在他房间里圣人（天主教）雕像开始散发着香膏气味[[202]](#footnote-202)。在意大利有更多的消息关于圣人雕像散发香膏气味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东正教教会一些圣人，比方说Ignatiy和Feofan圣主教、Optina修道院的圣Ambrose、喀琅施塔得的圣约翰还是不接受天主教的圣人）。说实话，历史上这样的事件还真不少（参见：出埃及记7-8章）。  然而，这些事实代表什么呢？就是，明显地超自然的东西并不代表个人、宗派及宗教的神圣，并且如此的现象可以由信仰的关系而发生-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马太福音9章，29），由暗灵的行动（参见：使徒行传16章，16-18），[**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24章，24），然而其它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  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件事情在一位二十世纪的苦修士Vasiliy (Preobrazhenskiy, 逝世于1945年)的忏悔者身上发生。  [*圣主教其中一个女忏悔者，名叫Evdokiya，碰到了一个奇迹。每天午夜的时候，在她家里圣像前的油灯自燃。“看来，这是上帝叫我起来祈祷，-她想着，不过心里还是有一点怀疑- 这是带来上帝之恩的奇迹还是魔鬼要迷惑我”。说实话，她已经有感受到了魔鬼行动的感觉：她心里想着，你瞧瞧呀，你真是个很好的祈祷者，连上帝都亲自来帮你点油灯。*  *隔天晚上Evdokiya邀请一位朋友，名叫Ekaterina Dmitrievna，来她家观看这个奇迹。晚上十二点在她们俩的眼光下，油灯又自己点起火来了。然后她再邀请了另外一位朋友，油灯奇迹再次发生。当时她彻底地相信这是上帝之恩典的奇迹...*  *圣主教听完她的转述后，很严肃地向她说：*  *- 不是，这根本不是上帝之恩的奇迹，这是魔鬼要迷惑你。并且因为你把这个奇迹看成是好的，而骄傲起来了，我应该给你宗教惩罚- 你一年之内不许领圣餐。你的油灯不会再自己点燃。从那天起她的油灯不再神奇的點起来*][[203]](#footnote-203)。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圣人们为什么对任何奇迹、启示、睡梦、散发香膏气味等等，都那么的小心与明智的不信任。因为人很容易迷惑，而常常会被骗，所以他们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把每件看起来比较神奇的事情当作上帝之奇迹。因此他们教我们要如何对待这种事才对：[别辱骂，但也别接受]！  经常，只有渴望着或是自命不凡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奇迹是他们应得的东西），才会遇到假的奇迹。这代表他们陷入了诱惑。  Ignatiy圣主教愈加紧张警告我们不要迷信和寻找奇迹，这样的奇迹会害人：[随着时间移动，随着基督教逐渐地脆弱与道德水准变低，伟大的人也变少了。后来，他们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因为人们失去了对所有神圣东西的虔诚与尊敬，失去了让人们觉得因为他们是罪人，而不只是展现奇迹，甚至连遇到奇迹，都无法的这种谦虚后，大家开始故意追求奇迹。人们醉心于自我中心、自我满足、过于自信与粗鲁行为，而不加思考、轻率鲁莽与过度勇敢地追求大大小小的奇迹，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后果。如此的趋势特别危险。我们要接近非常多假奇迹发生的时期，并且这些假奇迹会很容易吸引肉体智慧的可怜宠物，因为骗他们陷入诱惑，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204]](#footnote-204)。  真正的奇迹很少出现。为了让全教会承认某件奇迹是真的，就需要某件奇迹的仔细研究（参见：路加福音1章，3）。教会里有一个教会主管单位，它就会研究这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而会由主教公会（至少是当权的主教）做出正式承认。为了保护人民免受魔鬼、故弄玄虚者、或所谓的有特异功能者、神经病与骗子的影响，教会才会那么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教会还没有确认任何奇迹，信徒们最好对这个不寻常的事情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14章，33）。  教会历史上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都能发现很多真正的奇迹。当基督教被死敌（犹太人与古代多神教者、沙皇与臣民、仆人与有自由的人）围住，这些奇迹成为教会克服一切的特别力量。因为这个力量，教会才能够遍布到世界各地。到现在每个人开始读圣经或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其中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奇迹，就是即使当教会受压迫时，基督教信仰仍能被保存与传播。  这就是真正群众启示最基本的征候以及有的能证明启示超自然的来源。当然，我们不只是按照一些有力的论据，而且会承认某启示的真实性，个人诚心诚意地寻求以及有决心遵循他在圣经里所看过圣规则，也是启示很重要的一方面。  虽然[**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哥林多前书15章，41），但是因为我们承认新约启示的真实性，所以也应该承认旧约启示（马太福音5章，17-18）。  **第三段．每个人的观点及其带来的**  **征兆**  关于个人会接收到的宗教体验、奇迹与启示等真实性之问题，也相当重要。这个问题触及到对精神生活性质的了解与人类如何认识灵魂世界的条件，这样的认识对人类来说，一直都是很大的冒险：[**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约翰福音10章，1）！对这个方面的好奇心、好幻想与玩耍惯、不管怎么样总想灵魂世界的试图都相当于自杀。人人都知道，积极从事招魂术的人，通常会自杀或神经失常，无论如何，他们的生命没有多长。所有的神秘主义，都会把人导向如此的后果。  人非法进入灵魂世界是万分危险的一件事情。并且，迷惑没有经验与不知道精神生活基本规定的人，总会悟出假启示，而最后这些假启示则会在精神与肉体方面害死人。“圣母玛利亚中心”（别名“白色兄弟”）是能作为类似“启示”的一个清楚例子。他们在基督教的注释梦幻般的随意性已经足够证明他们“启示”的本质与价值[[205]](#footnote-205)。  按照东正教会的教义，我们要“识别灵魂”时该注意什么？Ignatiy（Brianchaninov）圣主教在他的文章《对于灵魂感性与精神视野的一些话》中提出了一个精确的观点，[[206]](#footnote-206)让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些重要的想法。  进入精神世界最合法、并能获得其最真实的知识（启示）的方式，是正确的精神生活；而所谓正确的精神生活，即是建立在以东正教信念与原则为基础的精神生活。一个人拥有正确精神状态最主要的判断标准，是他能否觉察到他自己不正常的地方。当下危险的精神状态及他的无力感，将会使他以基督的形象成为一个**崭新的人**，并且不需要倚靠神的任何帮助。  这会使人心中产生罪恶感，能真正的悔改、并有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谦逊。Ignatiy圣主教说：[*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的第一个观点，就隐藏在至今所觉察到的遗忘与无知*][[207]](#footnote-207)；[*对我们自身缺点的觉察──是一个安全的觉察！一个对于我们的堕落与救赎的觉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觉察*][[208]](#footnote-208)；[*所有的圣人都认为自己对于上帝是没有价值的；也正因如此，他们便能显示他们的价值，那包含着谦逊的价值*][[209]](#footnote-209)。  在圣经里这样的谦虚名为虚心（马太福音5章，3）。虚心状态，就是人要接受真正的启示与指定上帝天堂之道路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真正启示的目标，就是帮助人得到救赎，而并不是满足人无聊的好奇心、空闲的脑袋与空洞地心肠。  Ignatiy圣主教接着说：[*只有完美的基督徒门，大多数属于修道士，由精神眼睛，而看见了灵魂世界：但是，按照埃及的米加利阿斯的话，基督教修道士最多的时候，这么完美的基督徒门还是很少。梯形图的约翰说：所有启示的性质，就是给人的灵魂带来谦虚与感动，会令人特别尊敬上帝，使人了解自己的罪孽与微不足道德的水准。相反，我们自己所追求的启示，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意志，因此会让我们骄傲自大，会使我们自以为是圣人，会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而让我们感到高兴*][[210]](#footnote-210)。  启示的性质已经能够表示它的真实性。当人类还没有犯原罪的时候，人们可以直接与灵魂相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状态下，只有当上帝判断与人们有特别需要时[[211]](#footnote-211)，为了人们的改正和救赎，我们才会受到真正的启示。因此，具有经验的圣人与教父们，不停地警告我们关于陷入诱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精神上的自欺。当人自欺时，他会把自己的精神心理毛病或是恶魔的刺激，看成是上帝的启示一样。  圣西蒙的新神学家（十一世纪）说：[*只有用肉体的眼睛看到某种神奇的光、用肉体的鼻子闻到某种神奇的香味、用身体的耳朵听见某种神奇的声音以及之类东西的人，才会被魔鬼所迷惑*][[212]](#footnote-212)。西奈的圣格雷戈里提醒我们（十四世纪）：[*你永远都不要接受在你体内或体外任何感觉上与精神上的奇迹。就算你看见了耶稣基督、天使或某位圣人，都不要接受...如果你接受的话，就容易被他们迷惑...如果真的是上帝出现在你面前，而你不接受，祂也不会愤怒起来，反而会更赞美你是且谨慎的人*][[213]](#footnote-213)。  Ignatiy (Brianchaninov)圣主教（十九世纪）警告我们：[*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导师教我们不要重视你们由身体或精神所感受到的任何神奇现象。他们还教我们，当你遇到奇迹的时候，要学会保持冷静与谨慎态度*][[214]](#footnote-214)；[*圣人们教训祈祷者说，当他的心里或外在发生了奇迹现象，他的心不应该浮动起来，要如往常一样平静，且不在乎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为了保护自己，要一直记得你是个有罪的人。一方面不要诅咒你所看到的，免得你诅咒到圣事。另一方面，千万别太快相信你所体会到的事情，要不然你可能会像鸟一样地落入魔鬼的网*][[215]](#footnote-215)。  当现在虚伪的神秘主义与各种各样的奇迹在许多国家成为一件普遍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在美国有差不多70%的人民曾经体会过超感知觉，而42%与已死亡的人有交往经验），我们更该铬记圣人们的教训。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状态？教父们回答说：[*魔鬼各种各样的诱惑...来自于我们身上。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却没有真正地忏悔。我们不把忏悔当作祈祷的来源、中心与目标*][[216]](#footnote-216)。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除了此以外，还提出其它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己寻找与等待某些恩典的感觉、启示以及之类的东西。这位伟大的苦行者指着救世主说的话：[**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路加福音17章，20），向我们说道：[*上帝教会不赞成我们追求上帝最高恩赐；不停追求着的人只变得骄傲和堕落。这样的行为根本不是人爱上帝的行为，而是精神失常的行为*][[217]](#footnote-217)。Ignatij圣主教接着发挥圣伊萨克的思想说：[所有自我陶醉的人认为自己是配得上上帝；这样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心里的骄傲与魔鬼的诱惑。在这些人中，有的人看见了变成天使的魔鬼，并且追随着他们；有的人看见魔鬼真正的样子，但是魔鬼却假装被这个人的祈祷而打败了，这样而让人自以为是圣人一样；有的人自己激起自己的想象力、激昂起自己的血液、玩弄自己的神经系统，而使自己进入自我陶醉与不停的状态，最后像魔鬼一样把自己变成被驱逐的人][[218]](#footnote-218)。  在罗马天主教神秘主义者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启示”后果的例子[[219]](#footnote-219)。  人陷入诱惑的特征就是当他陷入幻想与骄傲的状态时[[220]](#footnote-220)。Ignatiy Brianchaninov、Feofan Govorov圣主教以及Optina修道院的长老们，都确定托马斯. 肯皮斯（十五世纪）写的书，叫做“效仿基督”，就是在陷入诱惑状态之下而写出的。除了此本书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天主教、新教及教派书籍也都充满这样的气氛[[221]](#footnote-221)。“效仿基督”这本书里描述出很明显的“启示”性质。  当亚西西的方济各（逝世于西元1226年），一位天主教圣人中最有名的圣人，在很长时间内祈祷“两个恩赐”：[*第一个就是：亲爱的耶稣，让我...能够...像你一样受过你所受过的圣折磨。第二个就是...：上帝之子， 让我感受到...你拥有的那种无边无际的爱*（方济各关心的并不是他的罪孽与堕落，他所追求的是与耶稣基督平等的水准！）]。方济各正在祈祷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以六翅膀的塞拉芬在他面前现形。启示结束后，方济各身体上有了几处出血的外伤血（圣痕，别名圣伤）-就是*耶稣基督受过折磨的*痕迹。  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因为在如此的对基督同情（compassion）没有耶稣基督自己说明的那种真正的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福音14章，21）。这样把自己的斗争跟幻想般的同情体验做交换，是精神生活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苦行者因为犯这个错，而开始觉得自己像圣人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开始骄傲起来了。另外，这个诱惑经常还会和精神障碍有关。  精神病学熟知圣痕的性质：人不断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折磨，对神经与精神状态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刺激。所谓的圣痕，这就是此状态延长久的结果（比方说，方济各向鸟、狼、斑鸠、蛇、花传道，他对火、石头与蠕虫的至尊）。  方济各的人生目标（[*我一直都在劳动...因为劳动会带来光荣*][[222]](#footnote-222)，我愿替别人受折磨，而这样可以赎别人的罪[[223]](#footnote-223)），证明他根本看不出来自己的堕落，他看不到自己所做的罪孽，也就是说，这回事证明他精神上的盲目。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时说了：[*在我的人生中，我找不到没有由忏悔与自白而消灭的罪孽*][[224]](#footnote-224)。他临死的话：[*我该实行的事，都实行好了*][[225]](#footnote-225)。  打个比方，伟大的西索伊（五世纪）临死前说：[*他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兄弟们都站在他身边。临死时刻，西索伊看见了天使们，且跟他们谈起话来。兄弟们问他：“神父，你在跟谁说话？”。他答：“天使们来了，要带我走。但是我求他们，让我留在这里一段时间，为了忏悔”。可是兄弟们都知道，西索伊已经没有什么罪孽可以忏悔，就向他说：“神父，你已经没有必要忏悔”，- 但是西索伊回答他们说：“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忏悔过”*][[226]](#footnote-226)。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不完美就是所有真正圣人的主要特征与他们接受启示的真实证明。  下面我们摘录自“福安吉拉的启示录”- 同样是天主教之圣人（逝世于西元1309年）[[227]](#footnote-227)。  圣灵向她道：[我的女儿啊，我的宝贝..,我很爱你]（页95）；[*当我和圣使徒们在一起，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眼睛看到我的时候，使徒们却不能像你一样感受到我*]（页96）。安吉拉说：[*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三位一体之神，并且我感觉我在祂们三位中站着一样*]（页117）。她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以下一句话表达出来：[*当他那么甜美地要离开我的时候，我实在是太伤心了，我大声喊着，我宁愿死，也不要他离开我*]（页101）- 那个时候，她开始毫不留情地捶打自己。因为她打自己，打得特别厉害，所以修士们常常把她从教堂带走（页83）。换言之：[*我能与耶稣基督同在*]（页176）。  A.F. Losev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其中一位最伟大的宗教信仰思想家，他给予安吉拉的“启示”一个相当尖锐，但是非常正确的评价。他特别的写到：[*她受诱惑与肉体入迷的状态导致了她开始看见与听见圣灵说如此的情话：“我的女儿，我的宝贝，我的女儿，我的教堂，我的女儿，使我喜悦的人，你爱我吧，因为我很爱你，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多”。圣安吉拉进入了甜蜜的奉承之中，而不知道如何满足这个云情雨意。她所爱的那个祂却一直出现在她面前，并且越来越燃起她的身体、心与血。对她来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像是新娘的床一样...*  *这些亵渎神明地声明，比方说：[上帝让我的灵魂进入自存光而升天]，-这么情欲强烈地望着耶稣的十字架、他的伤口与身体个别肢体、这个强迫引起自己身上出现伤口的行为等等，这全部都不像拜占庭- 莫斯科的严肃与纯洁的禁欲主义。除此以外，她还说，耶稣用他一只钉在十字架上的手抱着安吉拉，而她由于同时折磨与幸福的感觉，说：“有的时候这么接近的拥抱让有种特别的感觉，就像我的灵魂要进入基督的侧身。我灵魂在那时候感受到的幸福，令我实在是找不到贴切的词语可以表达出来。有时幸福感大到我都无法站着，因此我躺下，而且连说话都没有力气...我就这样躺着，不能说话，也无法动弹”*][[228]](#footnote-228)。  另外一位天主教伟大的圣人，名叫亚维拉的德兰（保禄六世（逝世于西元1978年）被推崇为教会圣师）她的神秘经验也可以透露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她陷入了诱惑，而且还陷入到连在这么不像样子的启示当中，都看不出来这是魔鬼的诈骗。  “基督”（假的基督）多次出现过在她面前向她说：[*从今往后你要成为我的妻子...因此从今天起我不但是你的创造者与上帝，并且我是你的丈夫*][[229]](#footnote-229)。[*主啊，我只要两件事，和你一起死亡或是为你而受折磨！]- 德兰祈祷，然后突然在某种爱抚之下，倒下在地板上、翻动眼珠、呼吸越来越快，而浑身发抖起来。*- Merezhkovskiy接着说：*- 如果一位性生活很有经验的女子会看见德兰那时候的状态，她一看就会明白这样的状态等于什么，大概，让她唯一吃惊的事，就是德兰当时没有男人在她旁边，却能有如此的感受；但是如果一位对于魔法很有经验的女子看见她，他就会知道和德兰在一起的是一个恶魔*[[230]](#footnote-230)（英文说：incubus，是欧洲及中东在民间的一个男性邪灵或超自然个体，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传说。他会在梦中以人类男性的形式出现，一般通过性交来勾引女人）。*德兰接着说：[我心爱的吹着非常刺耳的哨声叫我的灵魂，这个哨声我是无法听不见的。如此的呼声使我的灵魂想要和他在一起，而我完全失去了力气*][[231]](#footnote-231)。她临死时又欢呼道：[*吾主，我的夫人啊，现在是我们会面的时候了！*]。威廉. 詹姆士著名的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一点也不奇怪地给予德兰精神经验如此的评价，他说：[*如果可以这么说，她对宗教信仰的概念归结到一场崇拜者与神之间永远的风流调法*][[232]](#footnote-232)。  23岁的利雪特里隡（小特里隡，或耶苏之子，当时高度圣人时期的最后代表）揭示了，天主教完全失去在体会精神生活上的教父标准的另一面。1997年，因为她逝世一百周年的关系，由于若望.保禄二世的《永无过错的权力》中她也被推崇为「全教会圣师」（！）。在她的自传“*一个灵魂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oul）中充分证明了她对教会的教诲。  下面是出自于此本书的一些引文。  [*当我要进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成为一位修女的时候，我在面试时向院长报告我打算实行的事情：[我来这里是要救赎他人的灵魂，尤其是会为神父们祈祷*][[233]](#footnote-233)。（她来修道院不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别人的灵魂！）。  当她好像要谦虚的时候，居然开始这么说：[*我一直都坚持着保持成为伟大圣人的希望...我认为，我生出来就是为了荣耀，因此我一直到处在寻找它。有一天，上帝...告诉我，我的荣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我光荣的意义，就是成为一位伟大的圣人！*][[234]](#footnote-234)（其实真正的圣人不应该*果敢精神地希望*自己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圣人*，这才是对的。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的兄弟，因为他非常少见的清高生活，而称他“世界上之神”，可是他祈祷的时候，都是如此说：[*主啊，清净我罪人，因为在你面前我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好事*]）。后来特里萨会更謇然地说道：[*我会在母亲教会心理面当成它的爱...那时候我就会成为一切...而这样我的愿望会实现成真！*][[235]](#footnote-235)。  这就是特里萨这位导师要教整个教会的那钟爱：[*这是爱情的接吻。那时候我感到了上帝对我的爱，我说：[我爱你，并且把我自己永远的交给你]。我没有求祂什么、没有斗争或牺牲；只有耶稣与可怜的小特里萨彼此相望，懂了过往的一切...那天他们不只是看见彼此，而是合为一体，那天他们不再是两个人，消失的特里萨，就像一滴水掉到耶稣之沧海里而不见了*][[236]](#footnote-236)。这样的爱无庸赘述。  在想象力有条不紊的发展之下，天主教神秘主义其中一位柱石，名叫依纳爵. 罗耀拉（十六世纪），耶稣会之创始人与天主教的圣人，在想象力有条不紊的成熟上基础自己的精神经验。他的书“精神锻炼”（Spiritual Excercises）（按照他自己说的，如果读这本书的话，[*连圣经就会变成多余的][[237]](#footnote-237)*）在天主教拥有巨大的权威。想象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试图进入与了解祂的感受与痛苦、在心里面与祂的谈话等等，这些方法原则上有违背普世教会圣人精神功勋的基本理论。罗耀拉之做法会导致人的精神与心里彻底地失常，因此这样的苦行者也会有古怪的“启示”。下面我们提出几个出自“精神锻炼”的摘录。  默观降孕奥蹟包括几个序幕。第一个是去想像，[*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这眼前，整个历史流程。这里是天主三位如何俯视满佈人类的世界...于是又如何从永远决定了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为救赎人类...就派遣天使加俾额尔拜访圣母玛利亚*]。  第二前导是定像：[*...特别想象在加里肋亞省的纳匝肋圣母居住的房屋及住室*]。  第三个步骤是[*希望明晰上帝降身凡间秘密的祈祷。这里是祈求对为我降生成人的我们的主的内在认识*][[238]](#footnote-238)。  还有一个默观的例子，就是于耶稣基督的谈话。罗耀拉教导说：[*要实行这个交谈的话，首先要现象在你面前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望着他我会告知他我我脑袋与心中的想法...这样的谈话就像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交谈...*][[239]](#footnote-239)。  Philokalia（希腊文：对美丽与善事的爱）这是一本古代基督教会禁欲主义具有威信的巨著，它坚决地禁止类似精神训练相关想象力、景象、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交谈。下面我们提出出自Philokalia几段引文。  西奈的圣尼尔（五世纪）警告：[*你最好不要希望看见天使、天军还是基督，要不然你会被迷惑，你会把灰狼看成牧人，或是服务魔鬼*][[240]](#footnote-240)。  圣西蒙的新神学家（十一世纪），他推论关于那些祈祷时会[*想象天国之恩典、各级天使与过世圣人之居处*]的人，直接说：[*这是代表他们陷入了诱惑*]：[*那些会看到圣光、闻到圣香、听到神奇的声音以及之类的东西的人，在这条路免不了陷入诱惑的危险*][[241]](#footnote-241)。  西奈的圣格雷戈里（十四世纪）提醒我们说：[*你从来都不要接受在你里面或外面任何感觉上与精神上的奇迹。就算你看见了耶稣基督、天使或某位圣人，都不要接受...你接受的话，会被迷惑...如果真的是上帝出现在你面前，而你不接受，祂也不会愤怒起来，反而会更赞美你是如此聪明与小心谨慎的一个人*][[242]](#footnote-242)。  上述提出的例子显示，由于人的神志与（内心）感觉的深层扭曲而不可避免地破坏精神生活的规则。这样的人会投身于堕落天使、欺骗与迷惑之鬼的世界。人就会接受假的异象、假的启示与不得不陷入诱惑。因为没有人是免于从精神盲目与浅隐骄傲的，所以教会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的规定，就是从来都不接受来路不明的启示，而一直处于忏悔与谦虚的状态。  **第四段．驱魔**  诱惑（英文：Self-delusion，自我欺骗的意思（还有自我奉承的意思）），也就是说对自己评价很高，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忽视极大，拥有自傲感，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能获得一些神奇恩赐，比方说：治愈恩赐、先见之明、有权力管理魔鬼等等。个人的诱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这是经常假忏悔的神父厚颜无耻要求忏悔者无条件地服从（假长老主义）、对语言能力、创造奇迹和预兆的野心等。最近二十世纪20-30年变成相当流行的驱魔也属于类似诱惑的行为。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刚出现的时候，基督徒们**显然**能接受形形色色的圣灵之恩赐。当时就有了驱魔。圣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哥林多前书12章，4-11）。  在借名罗马的克肋孟（一世纪）的一篇向驱魔家写的信函“关于贞洁性”指定：[*...应该探望鬼附体的人，而在他的头上为他祈祷。得由祷告与禁食逼迫鬼出来，而不是用好听、客气与文雅的话说服它们。因为你们有上帝之治愈恩赐*]。关于没有这个恩赐，而大胆径行驱魔活动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找到一段话：[**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而你们却是谁呢？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裡逃出去了**]（使徒行传19章，14-16）。  后来在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授驱魔家神职礼仪，从那个时候，只有他们才有权利举行驱魔仪式。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普通信徒、神父与修道士发现了当驱魔家可以获得伟大光荣，甚至赚很多钱，因此他们开始做专制这样的工作。为此，老底嘉会议做出了决定：*[...没有被主教成为驱魔家的人不允许在教堂或家里驱魔*]（第26号规则）。“使徒宪法”（四世纪）已经禁止给人们举行驱魔家按手礼仪式。原因是[*如果某个人有这个特殊上帝之恩赐，所有的人自然会发现这个人头上的上帝恩典*]。在东方从五世纪起，我们已经找不到关于驱魔家任何的一提[[243]](#footnote-243)。  东正教会一直遵循耶稣基督亲口说关于驱魔的话：[**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或作：不能赶他出来）**]（马太福音17章，21）-主要的是，不只是要祷告，还要按照禁欲主义规则的过生活才对。因为只有如此的生活才会让基督徒有谦虚、使他无欲，而把他变成能够接受驱魔的恩赐。如果人符合这些条件，他才能对自己和其他人安全的驱魔。但是上帝**并不是给每一个会祷告与斋戒的人**赐予驱魔能力。因此按照教父说法，其他的驱魔家，无论他们的司祭职位多么高，他们都是自己陷入诱惑，并且还让其他人受诱惑。  许多圣人传记证明，虽然他们充满圣灵，但是从来都没有举办任何驱魔仪式。从来都没有自己去找那些被鬼附体的人，而且他们生活中驱魔这件事的发生实在是非常少。当圣教父们发现，过于自信的驱魔家与驱魔仪式只会给灵魂带来负面的效果时，他们就开始禁止举办这个仪式。  伟大圣Varsonofy曾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对抗魔鬼，只由上帝最强大的人才有能力管理邪鬼；如果脆弱的人想出来管理邪鬼的话，邪鬼就可以很容易打败这种人。因此驱魔这件事，也是属于强大的人可以做的事，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力。非常少的圣人像米迦勒天使长一样具有如此的权力。我们，这些脆弱的人，只好求耶稣基督的庇护*][[244]](#footnote-244)。  在Lavsaik（介绍圣徒与义人教父生命的一本书）我们看到，阿爸Pitirion[*向我们说了很多话，并且他特别强调关于灵魂的识别。他说，有的邪鬼会研究我们的欲望，并且常常会利用这些欲望伤害我们。因此，我亲爱的孩子们，他向我们接着说，如果有人要驱魔的话，他首先得打败自己的欲望：看你打败了哪一个欲望，就会打败哪一个邪鬼。你们应该渐渐地打败你们心里所有的欲望，这样你们就会打败你们心里所有的邪鬼*][[245]](#footnote-245)。  原来，人们不可以没有达到无欲以及没有收到圣灵特殊恩赐的时候，只有外表上模仿伟大圣人，而去做这么恐怖的一件事！只有无欲的人才能与邪鬼安全地作战。但是古时候这样的人很少，现在就更不用说。再说，圣徒们以内心的，其他人看不到的祷告，而驱魔。圣徒们完全没有办什么驱魔仪式，因为**每个受圣洗礼的人**前，其实都已经做过这个驱魔仪式[[246]](#footnote-246)（参见：该撒利亚的巴西流与约翰一世（君士坦丁堡牧首，别名圣金口若望）的祷文）。  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圣人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提出两个光辉例子。在圣安东尼传记里我们看见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一位伟大军事长官，名叫Martinian，带着他鬼附体的女儿来见圣安东尼请求他的帮助，军事长官要圣安东尼把他女儿治好。但是长老却连从他的小房子，都没有出来看看他们。只从房子内往外大声喊着：[*哎呀！你这种人不应该请求我这种人的帮忙啊！我像你一样，是个普通与脆弱的人，但是如果你相信我所服务的耶稣基督，你就回家祈祷吧，你的女儿就会治好*][[247]](#footnote-247)。军事长官开始级意地祷告，他的女儿就复 原了。  另外一个例子出自于圣谢尔盖. 拉多涅日斯基的传记。有一天，好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鬼附体的达官送到圣谢尔盖的修道院里。于是圣人和所有的修士一起进去教堂为病患者祈祷。祈祷完以后，他（圣谢尔盖）带着一个十字架出来向这位达官画十字。达官立刻就痊愈了。就像这样，圣人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隐瞒自己的神奇才能。现代驱魔师却完全相反。他们不但没有离这些请求人躲着不见，并且还贴出做这个奇迹（驱魔）的工作时间表！这样的行为就证明他们是由什么样的灵魂带领的，而这样不结的活动会导致如此的灾难性结果。事实上，经过这样的驱魔仪式的人，后来身上都发生了不少悲惨的事。很遗憾，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伪教会活动，而继续纵容它为害人间。  西利亚的伊萨克，一位伟大的苦行者警告这些自封为驱魔师的人说：[*你出来要教训那些已经满了六千岁的邪鬼。无论你多么聪明和多么有经验，你的莽撞是他们对付你的利器*][[248]](#footnote-248)。用另一种方式，他说：[*向上帝祈求奇迹与力量来到手中的人，已经在心中被恶魔引诱，他的良心变得浮夸且虚弱]。*  按照圣人的思想，邪灵附身也是上帝所允许的，也许对这种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谦虚与救赎的办法。因此圣人并不会治疗每个人，而只有当上帝告诉他们疗愈对谁有助益，他们才会出来帮忙。因为释放那些被恶灵占据身体的人，却没有相对地释放他们的灵魂，这将对他产生极大的负面效果。保加利亚的圣Theophylact说：[*脱离邪鬼而没有改善生活方式的人，驱魔以后只会变得更糟糕*][[249]](#footnote-249)。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在他所写的其中一封信中教导着说：[*请你为一位名叫D.的病人祈祷。她以上帝救赎她的计划，而被鬼附体了...从精神角度来看，这并不代表她是个坏人，因为有许多伟大上帝的仆人，都曾经受过这样的训练...说实话，人心里面若接受不道德的念头，这有多可怕的，因为这个念头会害死人的灵魂*][[250]](#footnote-250)。  约翰一世（圣金口若望）说：[*其实，被鬼附体也没有多可怕的事情，因为邪灵没有办法把整个人投入地狱，但是当我们承受着这样的攻击，并且一直都保持着警醒，这个试探就会为我们带来又闪亮又荣誉的奖赏*][[251]](#footnote-251)。  扎赖斯克的一位司祭殉教者Alexius向他的见习修道士关于一位被鬼附体女仆的对话，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当时我问Alexius神父，他为什么不把邪鬼从她的身上赶出去，他回答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否是上帝的意志呢？她经常领圣餐，如果必要的话，上帝祂自己会驱除这个邪鬼。如果对朴女来说，这是一种净化她灵魂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搅和？*][[252]](#footnote-252)。  叶夫利姆（Moraitis），阿索斯山其中一个修道院院长警告着：[*圣教父们说：让邪鬼离开人，还不算什么大事。能从心里面赶走欲望之邪鬼，这才算是了不起的一件事*][[253]](#footnote-253)。  我们还值得注意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不让附在某个人身上的邪鬼说话，圣父们也禁止人们聆听他们所说的话。但是现在，众人聚集起来观看驱魔仪式的时候，邪鬼就有机会“传教”，并且用狡猾、傲慢、欲望来腐化人们。他们的“布道”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广为流传，这些谎言也被广泛地引用。对精神脆弱的人，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经常邪鬼会假装自己害怕某些驱魔家，而大声尊称（为了大家听到）这些驱魔家为圣人、很强大的人、上帝之仆人。他们这么做是要在驱魔家与傻乎乎的人心中引起自豪感。邪鬼谎言往往会带来许多灾祸。约翰. 卡西安警告我们说：[*邪鬼会故意表演一些奇迹，为了使我们傲慢起来。他们要某个人相信他获得了可以显化奇迹的能力，然后，人会开始骄傲的时候，邪鬼就会把他从得意的高峰摔下来。为了让人相信，他们会假装自己被圣人燃烧着，而假装要离开某些人*][[254]](#footnote-254)。  之前提过的圣者宣言，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对于驱魔这个现代严肃议题所抱持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圣父的这些想法归纳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现代的驱魔，是一个具有高度灵性危险的现象*]。这一点圣卡西安说得很好：[*那些渴望控制邪鬼、神奇地治愈病人，或想在众人面前表演奇迹的人，就算他们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依旧跟基督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充满骄傲的人，根本不会追随传授他们谦逊的导师。因此我们的教父从来不称呼这些追求驱魔名望的僧侣为善良或从虚荣中解脱出来的人*][[255]](#footnote-255)。  他补充道：[*人不应该利用上帝的恩赐与奇迹，来追求名望。只可以利用自己辛苦获得的德行而得到光荣。因为充满恶意与反对真理的人，常常都会利用耶稣基督的名声驱魔与表演奇迹*][[256]](#footnote-256)。如此的奇迹，只能作为负面的结果。  现代人不知道，当他们自己或是带亲人去驱魔仪式的时候，会遭受到多大的危险。如果驱魔家（神父、修道士或是普通人）没有培养苦行般的生活习惯，或是如果他没有按照伟大圣Sisoy说的话：[*认为自己不如任何生物的人*]，也没有以“禁欲和祈祷”的方式来而获得上帝对于驱魔的恩赐，反而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利用祷文与某些动作打败邪鬼，那么这样的驱魔师免不了自己遭到恶灵的附身，进而伤害到其他人。  Ignatiy (Brianchaninov)圣主教对于这些只汲汲营营于大众的赞美，这些被称呼为“奇术士”的人，惋惜地说道：[*那些假装自己像古代的长老一样，却一点不像他们一样有特别精神恩赐的人，这些装腔作势和愚蠢的伪装就是灵魂扭曲血淋淋的铁证*]。[[257]](#footnote-257)Optina修道院的圣安波罗修警告：[*如果你不想要有悲惨下场的话，你就要离鬼附体的人远一点。Evhait的圣西麦建议我们逃避遭鬼附的人*][[258]](#footnote-258)。  现今，当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界限完全消灭的时候，俄罗斯信仰的状态越来越会受到西方国家破坏性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包括此问题。自古以来在神圣的俄罗斯从来都没有人做驱魔的工作[[259]](#footnote-259)。  虽然圣人具有能力可以控制邪鬼，但是他们不仅是没有在大众面前驱魔，甚至完全不想展现给大众看他们这种恩赐。他们的生活传记证明，他们非常少驱魔。即便有的话，他们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谦虚，为了避免大众的传播与光荣，而禁止人们告诉他人他们所见过的奇迹。直到在二十世纪未才出现了那么多被西方虚荣精神感染的驱魔师。在天主教驱魔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因此任何人皆可轻易的成为一名驱魔师。  天主教拒绝了古代圣人的规则，就是“战胜哪一种欲望，也就是战胜那一种邪鬼”的规则，而吸引了与邪鬼斗争的纯粹多神教的“方法”。  比方说，2005年2月19日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说：*[“驱魔理论与实践”- 从今年17日罗马Regina Apostolorum教皇大学对神父们与候选人开了一门特殊课程。两个月的课程除了驱魔理论与实践作业，还包括撒旦主义以及驱魔特殊祷文的研究。由天主教专业驱魔高级教士进行实践培训*]。这表示天主教根本不懂基督教与精神生活的道理。这样的话，我们不用打败自己的欲望，而只要学会驱魔仪式就够了。第一个罪孽从人类历史起的最初阶段到现在的时代一直都在，就是一点也不努力，而当成“**如神**”（创世纪3章，5）一样。再说，这个诱惑不知道宗教信仰的界限。  还有一个比较早的俄罗斯新闻社的报告，2002年10月时播出了一则新闻：[*之前和一位统一教（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创始人：文鲜明）女信徒结婚而出名的Emmanuel Milingo尚比亚大主教，住在阿根廷一年后，回来到罗马去了。Milingo打算由于教皇政府正式许可恢复他本来的任职，就是办驱魔仪式以及公开医疗*]。  我们东正教的驱魔师走上了纯粹天主教-多神教的道路。但是现在，“**当虔诚的人断绝了”**的时候，办驱魔仪式很有可能会引起个人与社会、病人与驱魔师精气的大伤害。救世主警告我们：[**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2-23）。那些敢以[**保罗所传的耶稣之名**]而驱邪鬼的人，冒险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与悲伤，而让邪鬼凌辱他这个驱魔师。  **第六节**  **多神教**  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把其它所有民族的人民称呼多神教徒。犹太人给这个称呼号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批评他们的信仰、习俗、道德、文化等等。后来这个词从犹太人的词汇移到了基督教会的词汇。但是在基督教中，这个词汇和民族、种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基督徒们说“多神教”的时候，主要是指一些具有特定征兆的世界观与信仰说法。多神教有两种基本类型：宗教的与非宗教的。第一种类型通常指的是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包括所有不将圣经视为上帝超自然启示的信仰。第二种代表其它任何非基督教的世界观。  P.Florenskiy神父给多神教如此的评价：[*多神教...是伪信仰与伪精神的。多多神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一方面是对于信仰的曲解、误用和腐化，另一方面是人类为了摆脱令人痛苦的精神骚乱的尝试，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的挣扎。多神教就是一种自我妄想*][[260]](#footnote-260)。  多神教的基本原则是和基督教完全对立的现象：[**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18章，17）。耶稣基督禁止他的信徒们祈祷和与人相处时（参见：马太福音6章，8）像异教徒那样地赘言：[**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马太福音5章，47）；[**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马太福音6章，31-32）。  圣彼得呼唤基督徒们不要“**从外邦人的心意**”行事；更不要模仿“**可恶拜偶像的事**”（彼得前书4章，3）。圣保罗很清楚地描述了个人在多神教中有多么深的堕落（参见：罗马书1章，21-25）。按照他的说法，多神教者根本不知道上帝是谁（参见：帖撒罗尼迦书4章，5），他们会“**去服事那哑巴偶像**”。  虽然古代基督教作者说，上帝也会怜悯多神教徒们，并且祂会由多神教者的内心与理智中展现祂自己，但是教父们一直强调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本质上的区别。阿里斯提德基督教护教士在他写的“辩护书”里批评“希利尼人与野蛮人”的信仰。他说：[*两者都大谬不然，因为前者会崇拜拟人之神，而后者崇拜自然现象*][[261]](#footnote-261)。  另一位基督教辩护者他提安， [*他承认自己曾熟悉神秘主义，研究各式各样的崇拜神的方式*][[262]](#footnote-262)，后来拒绝多神教，说[*它是种愚蠢的幼稚幻想*][[263]](#footnote-263)，它们的神话就是“纯粹的胡说”，他还说：[*把基督教关于上帝的知识跟这些陷入物质与混杂多神教者的意见相比，实在是很不适当*][[264]](#footnote-264)。特土良很着急地向多神教徒们说：[*你们的神与魔鬼，都是一样的，而你们那些偶像，就是邪鬼的身体*][[265]](#footnote-265)。  形式上多神教具有很多相似性。世界上有许多多神教的种类：魔法、巫鬼（萨满主义）、所有的多神主义、撒旦主义、无神论、唯物主义等等。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特质：自然主义、偶像崇拜、魔法主义与神秘主义。   1. **自然主义**   在这个领域中，自然主义是指一种人生重要的原则。以此原则来说，人生的目标就是尽量地满足个人所谓的自然需求。使徒约翰神学家视这些自然需求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2章，16）。这种生活态度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尺度过大的个人“自由”。它来自于人自视甚高的观点（*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呀！*），因此人只需要符合生活当中的物质与社交条件以及自我实现的机会。所以基督教关于人性之恶（所谓的*原罪*）以及为了充实人生，而以激情治疗人性之恶（*欲望*）的必要性，在多神教的想法中，这都是多余的东西。反之，多神教者十分满意自己的行为与想法，他仅追求面包和马戏[[266]](#footnote-266)以外的自由。  从另一方面而言，自然主义是自然的神话，即自然的力量与现象，然后是人的神化。圣保罗强调多神教的这个特点，他说：多神教徒[**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马书1章，25）。就算多神教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也无法超越自然主义。古代多神教的哲学体系不足以彻底地脱离自然主义，因此多神教者的灵魂也不能[为了获得纯粹存在，而挣脱俗世恶性循环][[267]](#footnote-267)。  质言之，多神教自然主义的理想，就是以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多的快乐，这太不切实际。我们更不消说这个理想的短暂性、界限和对人生当中各种各样情况的依附性。以享乐作为人生目标，本质上无法给人带来绝对的幸福。贪得无厌的人类不足道的要求一旦满足，其欲望就会随之增大，会要求更多新的享乐，并且有的时候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享乐。这些享乐会使灵魂瓦解，而让它变得很自私、骄傲、麻木不仁、无法去爱、无法享受真正的快乐与体会灵魂。蛔虫之理想会把还活着的人变成像死体一样。耶稣基督关于这种人向圣徒们说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马太福音8章，22）。我们可以在圣保罗给罗马人写的书上看到多神教者能够过着多么罪孽深重的生活（第一章）。  一位基督教评论家 -G. Robertson 认为，异教充满“性欲主义的精神”[[268]](#footnote-268)。这并非偶然，蘇格拉底的好朋友安提西尼叹道：[真可惜，我无法抓到阿佛洛狄忒！要不然我就会用矛杀死她，因为她的勾引，教坏了我们许多受人敬爱与美丽的女人][[269]](#footnote-269)。  经常勾引异性与崇拜堕落成为多神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方说，普魯塔克认为这些肮脏的话以及类似的崇拜行动，都是人类贿赂与满足鬼的方式。“关于异教之奥秘”这篇论文的新普拉图主义之作者还更夸张，他把阴茎崇拜理想化[[270]](#footnote-270)。此时的宇庙成了风月场，米怒修还说，宇庙里的淫荡比妓院里的还更开放及进步[[271]](#footnote-271)。琉善还在公众崇拜时提出一篇相当羞辱男性的话。那时候许多人都认为，狄俄倪索斯的盛宴中最能饮的人会受到这个酒神的喜爱[[272]](#footnote-272)。在泰伦提乌斯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通奸者为了宣告自己无罪，而指出朱庇特的罪，说着：[如果神可以这么做，那凭什么我这个人不能和祂一样做呢？][[273]](#footnote-273)  因为连宗教中的多神教，都不承认灵魂的永生与所有曾经死亡的人会复活，所以它彻底的剥夺了很多神教者人生真正的意义。因为绝情和死亡根本没有意义，只有人生与自评价才会有意思。而且很多多神教徒害怕死亡后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和为了自己的行为附上代价，所以才会那么盲目及坚持的相信人会完全的死亡（这不过是为了免受惩罚）。另一方面，这个原因还解释为什么多神教者希望可以活得久一点、精彩一点，就是渴望“享受人生的一切”。但是我们无法控制人生的脚步，所以多神教每一个死亡的悲剧都会展现他们的无远见，让人看清楚多神教徒所相信的偶像之空虚。  **第二段。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本意上是指人崇拜某种偶像或事物。多神主义偶像崇拜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偶像（神）上（比方说：在古希腊信仰中，崇拜狄俄倪索斯- 是指酒与娱乐之神，阿佛洛狄忒是指感性的爱情与美丽等等）。人们会献祭（有时候甚至会献上人类）给这些偶像。  偶像崇拜在转义上是指个人崇拜使他精神盲目、道德堕落与变成像玩具一样的那些“欲望”、观念、人生当中不道德的目标。如此的欲望偶像是难以计数的。征服全世界之念头、拜金主义、道德自由主义、带着自由面具的横行霸道类似的偶像经常会要求非常大量的祭祀[[274]](#footnote-274)。圣徒也会把像酷爱金钱，“**贪婪**”（歌罗西书3章，5），贪食（“**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立比书3章，19）。的确，当吝啬人除了追逐暴利与金钱意外不会想其它是，当虚荣心重的人除了追求名望与荣誉不会想到任何事情。为了得到他们所想要的，而付出所有的力气，这样的人就是偶像崇拜者。阿爸Dorotheus指出三个主要的会产生其它无数的偶像的偶像：[*任何罪孽，都是来自于贪花，还是贪财，还是贪荣誉*][[275]](#footnote-275)。  任何欲望都能成为个人的偶像：肉体方面、心里上或精神上的。基于这样的概念，特土良所说的是对的，即[人类最大与包含其他罪孽在内的恶事，产生谴责别人的恶事，就是偶像崇拜][[276]](#footnote-276)。  这样一来，具有任何世界观与宗教信仰的人，从不可知论这与无神论者到东正教信徒，都能成为偶像崇拜者。因为个人对上帝的忠诚到最后并不是以“**言语和舌头**”来证明，而是用“**行为和诚实**”（约翰一书3章，18）。救世者提醒我们：[**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马太福音6章，24）。  **第三段。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的意思相当广义的概念。比方说，现代天主教一位有名的神学家汉斯. 昆说：[*如果我们转换看看“神秘论”或是“神秘论的”这两个词的本意上，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本来来自古希腊文，而指的是金口闭舌。“神秘剧”这是某些“圣礼”、“密教”、“神秘迷信”，这些东西不可以向凡俗的人说出。因此神秘信仰，就是一个会让人金口闭舌的信仰，就是说不会告诉其他凡俗的人此信仰的神秘秘密，并且如此的信仰希望能禁止与俗世世界交往，为了在信仰里面获得一种救赎，而闭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F. Heiler 说：神秘论[*这就是人与神某种特别的交往。在这样的交往中世界和“我”会彻底地否定，而人格会在神完整与无穷无尽的实力通体、消失与沉没*][[277]](#footnote-277)。  神秘主义对上帝的理解也具有一些歪曲的性质。西方伟大的宗教研究家F. Heiler（逝世于西元1967年）在他不朽的著作“祷告”里写，[*序列神秘主义在关于上帝的概念中，消除所有的个人属性，只剩下“纯粹”与纯净的无限*][[278]](#footnote-278)。  在人们理解上帝的观点上，神秘主义与宗教相差甚远。在属灵的领域中把“神秘主义”与“神圣”这两个概念的混为一谈，这个论点的危险程度是大于任何其他事情，因为这将会接触到人类存在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在于“超极限之处”习惯性的使用“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神秘经验”等等如此的词汇时，我们很有可能会遇到不好的结果。在基督教神学使用它们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单词的意思太广泛，它们同时可以含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比如说：善与恶、追求真理与浅薄的好奇心、神圣与撒旦主义、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参见：格林多后书6章，15）。这样的做法，会轻易地给许多人的脑海中灌输任何苦行者之路都是相同这种破坏性的念头。  这里有个关于这件事的清楚例子：[*婆罗门（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藉由冥想的道路过精神生活，将会达到像任何地点与时期的神秘主义者同样的目标。Yajnavalkya和佛、普罗提诺和亚略巴古、埃克哈特大师和格雷戈里. 拉马斯、卡巴拉和库萨的尼古拉、雅各. 博梅、约翰Ruysbroek以及其他无数东方与西方的灵媒...他们同做一个见证，那边（是指另外世界）...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光，也不是一片黑暗、没有移动，也不是完全静止状态...* *在被神圣黑暗隐藏基石之中，他们体验到了那个存在着的、绝对的。令人畏惧以及难以承受的一个秘密！...* *这个浑沌很难被称呼成上帝...在一切受造之物与有限的边界以外，“真实”向揭露神秘之眼它自己。老子把这个“现实”称呼成“道”、佛陀说，这是“涅盘”、卡巴拉- “恩波索夫”（Ain- Soph）、基督徒们- “上帝之本质”与“神圣”][[279]](#footnote-279)*。  这纯粹是一个神智学的想法。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言，它贬抑了祂牺牲的独特重要性和福音的价值。正如我们可以看到，此想法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广阔意思。由它的误导，人们很容易把基督教圣人与卡巴拉信徒（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说是个假救世主）、佛教信徒（他们却完全拒绝个人上帝）以及其它信仰之精神体验混为一谈。怎么可以把“道”、“涅盘”、“恩波索夫（**Ain-Soph**）”跟上帝之本质看为同等的！（参见约翰福音8章，**42；15章，23**）。这样一来，在信仰当中真理之概念会被消灭。而人根本不会感觉到在他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在他的精神生活上，他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结果，这个人被仇敌蒙蔽，活在他自己的幻想中，骄傲自大，而有的时候成为邪鬼的玩具。  虽然“神秘论”这个术语本来出现在古希腊语言中，但是它从西方国家而带着这么广阔神智学来到了俄罗斯神学里面。Cyprian （Kern）修士大司祭说，[*在我们教父之语言内，根本没有“神秘论”这个词。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国家*]。  任何神秘论的起源都一样，就是人类过度渴望进入精神生存的秘密，而学会控制它们；追求最大的享乐；与上帝的汇合以及体验到心醉神迷。这些东西只会导致人唯一的结果，就是骄傲。但是每个宗教信仰都会含有神秘论。在多神教信仰中，这个现象很自然，不过在基督教信仰中，这是一种疾病，不应该有的东西，也就是信仰与精神生活基础的歪曲。  神秘主义有*许多类型*。它可以分成两个形式：原生与后神秘主义。不过，因为有的时候很难界定，所以这样的分类还是很模糊的。  原生（天然）神秘主义是指人类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预知、医疗、预见性、心灵感应等等。现在这些能力被大家统称为通灵能力。按照基督教式的人类学，这些能力对人类很自然，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因为原罪与人类后来罪孽的关系，这些能力进入僵冻状态，因此现在很少遇得见的。  由于这个原因，拥有此能力的人会处在一个 - 产生虚荣心、骄傲、以及伴随而来的罪孽 - 的危险之中。最大危险是在于这位“天然神秘家”还是一个普通罪人。当医生只会影响到患者的身体方面而已，“天然神秘家”能够影响到个人的灵魂。所以当他以不纯净的“手”进入他人灵魂内时，他就会感染他的病人，更会破坏病人脆弱与最深处的灵魂。这样一来，他会使心理、精神与整个身体遭受不可补救的伤害。所以教会禁止大家请求这种疗法术士的帮助。  那些属于后天的（学会的）神秘家比天然的更危险（比方说，他们经由电视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巫师、占星术家、“专业的”有超级传感功能的人等等，大多数只是为了虚荣与自己的利益，而有意的发展这些能力，经常会比前者更让人受伤害（上世纪占星术家电视上的实验就是一个好例子）。  后天的（学会的）神秘主义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型：玄秘与自我引诱的。  *玄秘[[280]](#footnote-280)*神秘主义跟某个人希望能够进入“*另外一个”*超越此世界规律，个人、天然与灵魂的*“世界*”有关系。他的目标就是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秘密以及按照自己的目标，而学会使用它们。魔法、撒旦主义、招鬼术、神智学、人智学等等，都是属于玄秘神秘主义。在这些方面，人有意的或是无意识会与被驱逐的邪鬼交往，这样的关系也会让人受到无法治疗的伤害。  *自我引诱*的神秘主义，一般而言，会给人带来某种幻想（vision）、启示与享乐。投入自我引诱的人认为他在研究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原来他只不过是个幻想（fantasy）与魔鬼之惑魅的小玩具[[281]](#footnote-281)。  如此一来，神秘主义领取人类离开上帝、真正人生目标，并且教人发展一些特殊功能，而使人骄傲起来，使他无法接受耶稣基督视为真正的上帝与唯一的救赎者的概念。骄傲发展同时也促使虚伪的禁欲主义与有超常感觉的能力（比如说，在瑜伽），再加上很深的心里与精神的刺激，发展到心醉神迷状态的享乐。这些东西逐渐的导致人认为他变成“**像上帝一样**”。这样的道路经常会引导人到神秘主义的无神论（比方说，佛教、数论（来自于印度哲学）），或是使人发狂、癔病、自杀。  **第四段. 魔法主义**  魔法这是某个人的一种信念。它使人认为世界规律依赖着神秘主义之力量，而人由于一些特别行动（咒语、仪式等等）能够掌握它们。N.A. Berdiaev（逝世于西元1948年）关于魔法写：[*玄秘主义是一种多半，也就是一种逼迫性的魔法术领域，根本没有什么自由。魔法透过必要知识和神秘力量世界的法则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一个试图。我从来都没见过热中于玄秘主义的人具有任何自由。他们并没有控制玄秘力量，反而是玄秘力量会控制了他们。人智学[[282]](#footnote-282)腐化了正直的人格，它只会像精神分析学一样掏空某人的灵魂...很少人能给我留像鲁道夫. 斯坦纳[[283]](#footnote-283)留给我这么毫无恩典人的印象一样。感觉像，连一条光线，都没有降落到他的身上。他想要把任何东西，都是从地狱拿出来，非常渴望能够进入到灵魂的世界内*][[284]](#footnote-284)。  魔法就像神秘主义一样，两者都不需要承认个人的与唯一的上帝。从魔法角度来看，世界就是一个完全静止与限定的现象状态，并且这世界根本没有对神、灵魂与自然力留下任何空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古老的)神秘主义之法则。所以学会使用这些法则的人，就会立刻成为全世界、所有的神与灵魂之统治者。有一句印度俗话是这么说的：[*全世界臣服于神。所有的神服从于咒语。咒语服从于婆罗门。因此我们的神，就是婆罗门*]。  魔法主义与宗教信仰不同，它（宗教信仰）认为个人人生的本质在于个人对上帝应有的精神正确状态，但是对魔法主义来说，一个人为了达成目标，魔法主要是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做、和做什么的知识。而魔法主义者的追求与目标却很俗世（使邪淫降临、迷惑住、破坏他人的爱情等等），并且，是否得到这些目标跟个人精神与道德水准没有什么关系。在魔法主义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正确的行动。  魔法主义意思是属于所谓的*旧人。*对许多人来讲，东正教就是插蜡烛、“恭敬地吻”什么神物、把某种东西捐给教会、神父做礼拜时，提到某些人的名字，征日祷、祷告场、诵亡人经，朝圣、忏悔仪式和随便领个圣餐。可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呢？没有它每个人就无法被救赎的那个部分，就是实行戒条与获得谦虚。很多人却忘记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当人他的精神没有改变的时候（“悔改、忏悔”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 η μετάνοια- 是指个人改变自己的思维），当他在做这些外在的动作时，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反而平常的时候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人会认为他过得正确的宗教生活，但并非如此，所以他会开始骄傲起来，而看不起所有“罪孽的”人们。  只有在真心诚意地改变自身的精神与道德下，那人才有可能在东正教圣礼中获得救赎。仅仅在表面上维持着东正教圣礼而非发自内心的接受，很可能摧毁一个人。使徒保罗对于圣餐曾写道：[**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11章，29）。即便毫无误差地实行一切圣餐圣礼（圣体圣事）的外在仪式及受礼前准备，它依然会发生。  圣礼、宗教仪式、对宗教的狂热崇拜在多数人心中形成神秘陌生的认知，这些是造成了基督教堕落、扭曲、甚至变成异教邪说的主要原因。  多神教意识最大的恶事是“破解存在之秘密”，而让人代替上帝。魔法就是对抗上帝革命的一个愚蠢试图。按照圣经里所写的，这个革命最后一步就是全世界统治者的到来，也就是反基督的到来、[**大罪人**]、[**不法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8）这些词汇的最高意义。他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并且会由魔法做出虚伪的奇迹。  **第五段。多神教的來源與本質**  是什么使得个人与社会中产生多神教且不断地发展？  多神教出现主要的原因是人类错误的自决。创世纪叙述原始的两个人（指亚当和叶娃）为了变成“**似神**”，而摘下了那个禁止吃的果子。当时他们就选了不要按照神圣上帝的形象逐步地灵性成长与磨砺自己，却要走上比较“轻松的路”，他们选择的办法不需要努力、更是“**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创世纪3章，6）、再说，（按照蛇说的话）人选择这条路，很快的就能获得“**能知道善恶**”的智慧- 这是一条缺乏上帝而自己成为“似神”的道路。  如此外在地“摘下”（破解之意）隐藏的秘密，为了学会使用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途中产生了魔法。歪曲人生的最高目标与意义的概念会自动地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崇拜主义。因为当人类失去精神理想的时候，个人与社会中不得不会出现物质与肉体的崇拜。骄傲- 这个人类渴望成为上帝的试图，追求最高智慧与享乐会产生比较精致的多神教，就是说神秘主义的多神教[[285]](#footnote-285)。  多神教会往什么方向全面发展？它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真正的上帝，而变得更“多神教”，还是在它里面会进行某种正面的过程，让它回到“**未识之神**”（使徒行传17章，23）？  历史上有不少无可争辩的事实，能证明在多神教里面，还是有一些人会[**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使徒行传17章，27）。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多神教里面也有“宗教积极方面正在进行的过程”[[286]](#footnote-286)。圣游斯丁哲学家说：[*所有的人内心具有真理的种子*][[287]](#footnote-287)和[人人与耶稣基督都有关系，有些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不信唯一上帝，但却按照耶稣基督所说话生活，他们就是基督徒，-就是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以及其他跟他们一样的人][[288]](#footnote-288)。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与耶稣基督普遍联系以及这些多神教内的几个真诚寻找真理的人，还是不能决定多神教在人类社会当中整个的发展方向。*多神教*仍旧*不是搜寻上帝的办法*，而是*离经叛道的过程*。再说，多神教内的发展，还是比较偏于发展罪孽与违反之过程，它不能完全属于真诚寻找真理与关于上帝的知识。由V.S.Soloviev与他思想接近的其他哲学家（S.Bulgakov大司祭、S.N. Trubeckoj、P. Svetlov大司祭、N. Fedorov等等）积极推广的“*地球上的天堂*”这个概念，就是说由于发展人类历史中，而达到普遍精神、道德与财富方面的理想境地，在圣教父的思想与作品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他原则上反对新约启示（参见：马太福音24章，5- 31; 启示录以及其它的书）。上帝启示宣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提摩太后数3章，1-2），因此会有这个问题：[**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音18章，8）。这就是人类很深与全方位的退步，那时候多神教会获得全世界的统治权利。所以主耶稣向他的教会说，上帝创造策划的完全实行并不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而是在于历史过后的那个阶段，就是当会有[**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1）的时候。  第六段．对多神教的评价  在基督教的思想中，“多神教”主要的意思是指因脱离上帝，而遗传在人类身上的“**旧的**”（罪的）特质。后来，在历史的演变中，这个特质以各种状态和形式浮现和发展。按照基督教教义，现在人的状态并不是他自然与正常的状态，而是精神与身体都被迫害的状态。而他是善与恶、“**新的**”与“**旧的**” 还有永恒的集中体现，个体有意识的进行精神和道德的思考是让他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以弗所4章，24）的要求人。  多神教就是某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对特征是对神、自己与全世界的虚伪对待。因此，它包含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与世界观，还有所有的人，包括过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生活的基督徒们。每个人里面都会有一位基督徒和一位多神教者。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只有把耶稣基督作为一种标准、一种人生理想，这样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否则的话，就算某个人当基督徒，但是他所实行的事情，都是徒具形式的，他就会成为纯粹反抗上帝的多神教者：[**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马太福音7章，21）。  **第七节**  **旧约时期信仰**   1. **教义**   旧约时期信仰是指任何民族祖先的一神论信仰。后来这个一神论信仰由于以摩西以及其他犹太先知者启示，取得其固定确定性。因此这个一神教通常是指，耶稣基督救世者督到来与新约历史新阶段开始前的犹太人信仰（后来才出现了犹太教与新犹太教）。  从圣经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此信仰的主要特征。首先，它绝对是一神论性质。有些宗教学家认为旧约时期信仰反而具有多神论性质。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论点太脆弱，只要仔细研究他们所提出的证据，就可以发现它们含有错误。这些宗教学家主要的论点就是：   1. 在希伯来文圣经第一行上我们会遇到“Elogim”（以罗欣）这个词。它的翻译是指神们的意思（因为 «im»这个词尾表示复数）。所以要翻译“Elogim”这个词的话，就应该翻译成“神们”才对，而不是各种语言译本的圣经里被翻译成的“上帝”。 2. 在圣经故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犹太人崇拜神的名字：阿多奈、耶和华、天军（天军之主耶和华）等等。 3. 在圣经故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描述上帝神人同形的言论之辞。这些词语经常多神教者多用，因为他们在旧约时期对上帝具有很肤浅的看法。   关于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解释：   1. 在希伯来文“im”这个词尾不仅是指复数的意思，而且还表示某种东西存在的完备，也就是说最高级的程度。比方说，圣经里“天空”这个词希伯来文是“Shamaim”、“水”的自然力希伯来文是“maim”等等。所以“Elogim”这个词是表示对上帝特别的尊敬，犹太人用这个词会强调上帝的特殊与唯一性。如此的用法可以算是犹太人向他们周围多神教的挑战：[*希伯来文的“Elogim”并不表示“神们”的意思，而是希伯来文本来没有的最高级的程度，是一种代替词。希伯来文中有“El'”，这个词是指“某种神”的意思，但是当犹太人说“Elogim”的时候，他们就像强调他们说的是关于最高的上帝。还可以顺便略微提一下一件有趣的事实，就是除了圣经里以外，在其它犹太人文献当中我们都不会遇到“Elogim”与“Eloah”这两个词*][[289]](#footnote-289)。   一些教父倾向于认为，这个词在圣经旧约部分微妙的暗示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该撒利亚的圣巴西流主教说：[***神说：我们要...造人****。告诉我，你还认为只是一个人吗？圣经里没有说：要有人，而是说：我们要造人...你，这个异教徒的人，听见了没有，这段话是说给创世者们听得，说给****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章，2）！] [那么，他（耶稣基督）对着自己的形象，有活力的现象，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章，30）...上帝就向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290]](#footnote-290)。   1. 圣经里的天军（天军之主耶和华）、阿多奈以及其它的上帝之名不是属于其他的神，这都是唯一的上帝不同的名字，这些不同的名字会表示上帝不同的性质。比如说：[“阿多奈”（希伯来文）是指坚强、十分有权威的统治者- 主；“天军（天军之主耶和华）”（希伯来文、复数）- 军队的、军事部队；经常跟“主、上帝”用在一起；“耶和华”（希伯来文）是指存在的，上帝最伟大与神圣的名字。它表示上帝的独特性、永恒与不变性（参见：出埃及记3章，14）][[291]](#footnote-291)。 2. 说实话，神人同形论无法作为确认旧约时期信仰多神论真实性充分的论证。因为神人同形论不仅是属于所有的宗教信仰，而且还属于人类的语言，因为人类的语言，就是这个世界的语言。   如果这些反对旧约时期信仰单神论性的反对只是个误会而已，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旧约时期信仰的单神论性。在摩西领受的十诫中，第一条戒条就是禁止犹太人崇拜其它的神，后来这个戒条在圣经里还重复了很多次。这个事实我们绝对不能忽略。  旧约时期的信仰跟大多数的信仰都有一些同样的特点，比方说：个人上帝、启示、善与恶、报复、天使与邪鬼、血祭的重要性、祈祷、等等的教义。  与此同时，摩西五经中的信仰没有清楚说明人类灵魂是永远的（比方说：传道书12章，7）。从属于旧约的书籍上，我们只知道人死后的灵魂会去阴间（Sheol），这是一个被**遗忘之国度**、人们无意识的短暂停留、永恒与沉睡的地方（例如：[**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 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人躺下不再起來，等到天沒有了，仍不得復醒，也不得從睡中喚醒**]（约伯记14章，7、10、12））。  “摩西律法”（摩西五经）没有向我们说明关于报复、死人的复活、永恒的生命与天堂。“摩西法律”之上帝只有在这个人生当中的无条件的公实之报者。因此“摩西法律”之信仰不会使人超越纯粹俗世福利的（Shalom）理想。  但是在有的犹太先知书上我们可以遇见一些很特别的话，他们向我们解释说，死亡的人并不只是一直都在睡，他们还是有体会到某些状态。比如说，以西结大先知说，“**用剑被打死的人**”会占与未受过割礼的人阴世最低的地方（32章，18-32）。关于不虔诚人命运，以赛亚先知说：[**在**【他们】**地狱有不灭的火，不死虫**]（以赛亚书66章，24）。  旧约时期的信仰以先知为代表等待死亡的人复活。虔诚的约伯以下面的话表示此希望，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记19章，25-27）。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描述死人的复活（26章，8；16章19），以西结预见复活的实现（37章）。虔诚的人复活后，将拥有永恒幸福的生活，罪人却会受到羞辱：[**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12章，2-3）。  然而，有几条重要特征还是会把旧约时期信仰从其它信仰中分离。首先这是上帝从“一无所有”创造世界的教义、按照上帝形象与样子创造人类的教义、人类原罪的教义等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重关于弥赛亚以及犹太民族特别选出性。   1. 旧约时期信仰启示的核心是等待弥赛亚的到来（hristos- 希腊文，意思是受膏者，与希伯来文语词“mashiahch”同意）而弥赛亚的到来是整个旧约信仰的灵魂。在圣经中的一些书里面弥赛亚会有不同的特点：国王、大司祭、先知者。并且在圣经里有的本文上他会同时含有这三个不同服务（参见：耶利米书33章，14-18以及其它的书）。但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他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及其他民族从罪孽、恶事与痛苦救出，并且给所有的人带来真理，再创造众人神圣、爱与和平的上帝之国（参见：以赛亚书2章；弥迦书4章；以赛亚书53章等等）。   但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种人连把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歪曲了。犹太人的司祭、神学家与老师们灌输给自己的人民纯粹俗世以及相当多神教式的充满政治意义的弥赛亚之解释：他会成为犹太民族之国王，并且征服全世界的民族，因此犹太民族会享受极其幸福的生活。从这样的说明来看，我们才会了解到，为什么到来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救主，当他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参见：约翰福音18章，36）的时候，被大部分人们拒绝，就当时由上帝启示旧约时期的信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出现的犹太教，就算它会保留本来信仰外在的那一面，但是它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与性质。   1. 上帝选择了犹太人，是什么意思？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因为犹太人之前也完全忽略了此问题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通过信心和道德而建立的对上帝的忠诚是他们被选择的条件。因此在犹太人思想中，此问题也受了很深的歪解。现在犹太人特别重视种族。所以他们认为犹太民族是永远会受到上帝的恩典，而永远会胜过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当然类似的概念只是符合了人类自私感，因此它很容易扎根在犹太教中。   事实上，从历史角度来看，犹太民族在整个社会文化、哲学与科学发展这些方面，跟别的民族（比如说：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比起来，水平相差悬殊的低级。因此，这个事实也能够证明犹太民族被上帝挑选的原因只是因为信仰的因素：[**如果你会听我的话，而做我向你所说的，珍惜我的约，那么你们要作我选择了所有国家的人，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会为我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23章，22）。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希伯来先知者一直号召犹太民族悔过，也证明此信仰方面的制约性。先知们一直指责犹太人的 «**硬著頸項**» （申命记9章，6：[**你當知道，耶和華─你神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败坏与快速的离开上帝（申命书9章，12-14：[**上帝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且由著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顽固与不服从（以赛亚65章，2：[**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参见：希伯来书3章，7-11）等等。  在启示录中，我们找不到上帝选择旧约时期犹太民族的理由。就像我们在新约上也无法弄清楚，耶稣基督选择曾经否认他的彼得，或是曾经背叛他的加略人犹大当做使徒的原因。上帝为了实现历史具体的目标，总会选出某些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或人物。然而，圣经的历史背景指出了，之所以选择犹太民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卓越的能力，不仅保存了而且向天地间的其他民族宣传了启示录：世界是通过人子主耶稣得到拯救的。但是因为这些特殊能力可以以任何方法来实现，所以这个当选也含有暂时的与代表性质。整个旧约法律，也含有此代表性，它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希伯来书10章，1）。    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上时，摩西法律时期就结束了（罗马书10章，4），并且已经[**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罗马书9章，8），[**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罗马书9章，25-26；何西阿书2章，23、1章，10）；因为，从那天以后只有基督徒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3章，29）。耶稣基督降临后，就“不再有两个以色列和两个被选出的民族。从此只有一个被选出的民族，就是教会，它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并且它包含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内”[[292]](#footnote-292)。  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旁边发生了以色列人彻底地分裂（路加福音2章，34）：被选中的少数人，也就是“**剩下的那个小部分**”（罗马书11章，2-5）会成为教会的开始，那另外一群愤怒的人们，就是属于以赛亚先知说的话：[**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以赛亚书65章，12、15）。这个别名就是*基督徒们*（使徒行传11章，26）。  在福音里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上帝除去犹太民族被祂选出的权利及许多明确证明。比如说：行恶种葡萄人之寓言：[**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21章，43）。也有直接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8章，11-12）。  因耶稣基督的否认与失去被选出民族的权力才有了犹太教，它成为犹太民族旧约时期信仰的正相反的信仰。犹太教徒们等待，而忙着准备迎接自己的*基督（希腊文：hristos（基督）, 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按照基督教所有的启示，他们等待自己的基督，就是反基督），而他们的*基督*会带来另外一个教义和真理。犹太教跟旧约时期信仰比起来，犹太教就比较像世界观，而不是信仰。  理解此事，我们就能明白圣保罗说的这句话：[**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11章，26）。这里的“**全家**”并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指的只是一些以色列人，在人类历史即将结束的时候，教会会被[**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罗马书11章，25），也就是说，在其他民族当中已经不会有真正的基督徒们，这些少数以色列人才会确认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并且会接受他。这些犹太人会成为历史中剩下的，之的前肉体以色列民族的少部分，那时候，这也是*全部的“新以色列民族”*。就是这个新以色列民族才会被上帝选中，因此会得救。就像圣保罗所写的：[**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罗马书9章，27）。这样一来，亚伯拉罕曾经受领的诺言（参见创世记12章3）会在教会当中实现，因为[**神是真实的**]（罗马书3章，4）。  **第二段。旧约时期信仰与基督教**  在前基督教多神教世界时期当中，旧约时期的信仰认为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对周围的部落与民族来说，犹太民族对唯一上帝与天意者、永恒人生与复活、死亡后公正的报复的信心以及人生规则与许多道德方面，指示相对严格的条件、崇拜道德上的纯洁性、严禁人祭等等上帝伟大的恩赐，成为良好的根底。为救主-受膏者的信心，会给面临感觉无法抵抗人生死胡同的犹太民族带来极大的希望、促使犹太人准备迎接上帝、在精神与生活方面也帮助他们。除此以外，旧约启示给予我们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人类、人类如何陷入罪孽，这些最完整的画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时期的信仰对古代世界含有极深的意义。  在基督教时期中，旧约启示还是会保留某种价值。它主要的部分，就是提到基督救主的预言。许多预言由于它们的时间、地理与家谱的准确性会使人非常惊讶。当它们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每一个公正寻求真理的人能够遇见上帝之前所答应的弥赛亚与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之福音在许多方面本质与原则上**补充**了（马太福音5章17）[[293]](#footnote-293)旧约启示。最重要的补充是关于三位一体之神、神人化、弥赛亚十字架上的牺牲与复活、不是人间上，而是个人心理面的天堂、最后此天堂并不代表富裕生活理想（shalom），而是代表[**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罗马书5章，5）。  跟旧约启示比起来，耶稣基督并不是征服全世界的犹太民族之国王、政治改革者、能把石头变成面包（这里“面包”是指肉体方面短暂享乐）的物质生活整理者（参见马太福音4章，3-4），而是对整个人类在天堂永远存在的永恒之“面包”、道路、真理、生命（参见约翰福音14章，6）。  福音关于正义的了解也是跟旧约启示的了解完全相反的。“摩西法律”设定两种真理、两种不同的正义：一个是对整理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的真理，另外一个是对整理犹太人跟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真理（关于此事可以参见下述的说明）。但是福音里只有一个正义，它要求的是对世界上所有人的无差别的爱。  新约向我们提出对于上帝的拣选另一种在原则上的理解。上帝所拣选的人不是那个出生在于百分之百的犹太民族家庭，[**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马书2章，29）。[**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5章，6）。自从耶稣基督的到来，外在与种族的拣选，同时也整个旧约时期的信仰，包括它的祭祀、规定与法律已结束了，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10章，4；参见：马太福音5章，18）。随着他的外观[**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章，9-10），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内的基督徒们，人民在他们当中[**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章，28-29）。  新约福音能让我们发现，旧约时期信仰的精神生活原则其实是多不完美。它的基础在人类奴役和佣兵的心理，如此的理解上，使人接受上帝的规则，像接受法律法规一样。旧约启示，尤其是摩西五经，事实上是个明显偏向物欲横流的宗教信仰。旧约时期信仰精神水平的指标，上帝对以色列人订下某些规定：需实行或是不得违反规定，作为诺言或威胁。这些承诺还相当具有吸引力：[**你若留意听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并于上节**]（申命记28章，1-14）。  威胁也所具有同样的性质：[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咒诅...]（申命记28章，15-68或是利未记26章）等等。  此承诺、奖赏与威胁特别明显它们非常俗世的性质，毫无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目标或是天堂之教义。根本没有说道关于永恒生命、精神利益与救赎。人遵守上帝之规定最高的奖赏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章，12）。旧约时期信仰中的关于永恒、天堂般的救赎与最高精神理想概念那么的脆弱声音，很清楚表示它的精神程度。那是什么事能够把旧约时期信仰使充满崇高精神呢？就是关于弥赛亚与他的永恒之王国的教义和等待。但是这个旧约上最伟大的以及其它启示理解决定于所接受它人民的精神与道德状况。很遗憾，犹太人大多数，都渴望着以色列人间的王国与俗世的“救赎”。甚至连使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使徒行传1章，6）。旧约时期犹太民族之信仰如此堕落的唯物主义作为是最矛盾与显明的评述。我们不用特别仔细讲述促使人类注意他的死亡以后的命运（希伯来书13章，14）、呼唤大家[**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马太福音6章，33）基督教对人生的意义与旧约有所不同的了解。  在诗篇及先知们书上可以发现旧约信仰巨大的变化。在这些书籍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人因犯罪而感到痛苦、忏悔、为清净之心的祷告（参见诗篇第50篇），注重谦虚（参见诗篇第30篇，19行；第146篇，6行；以赛亚书57章，15）。  在道德教训方面旧约时期信仰与基督教也有很大的差别。旧约信仰要求对同民族的人、亲人与客人按正义对待他们（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参见申命记5章，17-19）），但是对其它民族来说，就不必那么客气。像如此的法律之规定：[**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申命记6章，10-11）；还是：[**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申命记14章，21）- 以及其它类似的规定已经够清楚表示旧约时期的道德水准。当犹太人要去征服以色列的土地（在圣经中，此土地被称为“乐土”、“圣地”）时，他们以上帝名义所接受到的命令，能成为其中一个最清楚的例子。  旧约道德概念在耶稣基督眼里当中，引起了特别的注重。因为他把爱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点，这样就坚决地改变了人来之间关系的原理。从此时人类就不应该按照种族、信仰与性别，而对待他人。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有古卷在凡字下加：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20-48）。  因此旧约法律这么的不完美，圣保罗就说：[**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2章，16），所以[**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5章，4）。  旧约法律以不得不遵守的无数外在与仪式的指示，而压制犹太人。最后此事导致了产生礼仪法偶像化的后果，也就是说“安息日的崇拜化”。耶稣基督定罪这样的行为，并且向此法律过度的监护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马可福音2章27）。  在希伯来书我们能够看见对整个旧约时期信仰的评定：[**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9章，8-10）；[**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希伯来书10章，1）；[**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希伯来书8章，7-8、13)。圣徒在格林多书中，把旧约规定称为[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与[定罪的职事]（格林多后书3章，7、9）。  关于上帝旧约启示遭受特别明显的神人同形说轮；在古代人民心中，上帝就是住在离这世界非常遥远的一个神圣生物；祂把人类和祂关系约定在于纯粹法律基础；祂照着人类所做的事，而不停地会改变祂对人类的看法；是一个只在乎与保护犹太民族的神。  为什么旧约时期由上帝直接启示而收到的信仰还是那么的不完美？  首先，因为旧约时期只不过是为基督的来临筹备期，它所具有代表与暂时的性质（希伯来书7章，18-19、22；8章，5-8、13；9章8-10），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希伯来书10章，1）。  其次，它受了种族限制极大的影响。旧约时期一切道德与仪式规定只制定给予由上帝选出的民族，而并不是给予所有的人类。这个民族为了做出一件具体的事情，而被选出，再说，所有的规定，也是只按照他的（此民族的）精神水准、道德特征与智力能力等等的条件，而设定的。当基督回答法利塞人的问题[**人休妻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就首先说明给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完美的规定。耶稣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马可福音10章，2、5）。从这种答案我们就会知道，当犹太人有了这个规定的时候，上帝还是没有办法给予他们完整的启示（原因是人类的准备不足），所谓的“**本物的真像**”（希伯来书10章，1），因此他们能所接受的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而已，并且，当时只有一个民族因精神与道德水准符合，而才能接收这个“**影儿**”。  最后，旧约信仰原则上就无法当成完美的一个信仰。因为只有神人化的上帝由于祂亲自的牺牲与复活，而救赎人类，才能给予人类完整的启示（不是因为上帝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人类无法完全了解到上帝。所以当上帝降临成为人的时候，人类就能够比较了解祂）（参见提摩太前书3章，16）。  就是因为这样，圣约翰一世（别名圣金口若望）才说：[*旧约的【启示】跟新约的之间距离，如此地面与天空之间距离一样遥远*][[294]](#footnote-294)。  **第八节**  **精神生活**  因为精神生活能够决定每个人整个活动的趋向与合理性，所以对每个人来说，精神生活的问题是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某个人精神状态就像母液一样，它会产生个人心里所有怀着观念、感觉、希望、感受、心情的晶体，会调整个人对他人、大自然、事件与东西的态度。精神会创造自己的形式。正确的精神生活会产生各种方面健康的生活，它会当作每个人与社会自然渴望幸福生活的来源。但是，违反精神生活规则，只会导致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生活方面破坏。  经常，“*精神*”这个词的了解跟“*圣神*”这个也相当有深度的词，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不同民族文化与信仰当中，它们当然有不同的性质。东正教会对这些词的了解，会引起最大与相当合理性的兴趣。   1. 根据圣Ignatiy (Brianchaninov)著作的精神生活与圣洁的基础   “*圣洁*”与“*灵性*”（*精神性*）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范围的东西。在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它们含有不同的内容。东正教会怎么看待它们呢？  任何信仰的本质含有在于它的精神生活当中。某个人要进入这种生活的话，不只是应该有对它的热心，还必须要了解它的基本规则。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事情上过度的热情，并不是个好帮手。对宗教信仰生活此最重要的部分模糊不清地知识，通常能使信徒，尤其是修道士，感受到悲惨的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尝试不会有什么成就。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最常见的后果，就是自命不凡、自我陶醉、精神障碍与道德堕落。精神生活最普遍的错误就是人把它内在（实行福音之圣训、忏悔、与自己的欲望斗争、对旁人的爱和宽容）与外在的（光实行教会规则与遵守仪式、活跃参加教会活动）部分交换。对宗教人们这样的态度，会让人外面看起来是个相当好的某种宗教的信徒，但是里面他还是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与伪善者，被上帝拒绝的“圣撒旦”。因此，我们在东正教会那么的重视信徒们对精神生活基础原则有正对的了解。  在这件事情上，有经历与能看见个人灵魂的领导者能做出非常可贵的帮助。但是，按照古代教父们的证明，连在古代的时候，这样的领导者很少能碰见。更不用说是现在。圣教父们早就预料到了现在的对上帝之言的饥饿（当几乎每个人都看过或听过圣经或关于圣经一些消息，人间却缺乏高度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就鼓励真正寻找在精神生活得到救赎方法的人说：[*你们可以从教父们所留给你们的书籍与比你们此方面懂多的兄弟交谈中获得你们需要的*]。  我们上面提出的话，是一位十九世纪俄罗斯最有权威的精神领导与作家圣Ignatiy (Brianchaninov)主教（1807- 1867）说的。他的著作能成为所谓的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对现代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教父们著作其中的一本重要的书。圣Ignatiy (Brianchaninov)的作品很宝贵，因为：  他开始写这些作品前，首先很仔细研究了前面圣教父们的著作，就是把他们的思想和说法，作为自己著作的基础。并且，他所写的东西，有试过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上；  他的作品能够淋漓尽致解释所有的精神生活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在内，基督徒们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他把圣教父们认识上帝的经验，讲述适合于心里与力量对我们最接近时间和世俗时代程度的人（十九世纪）。  下面我只会提出给你们看，一些此方面最重要原理。  **正确的念头**  [经常大家都觉得念头是不大重要的东西，所以也不会特别去分析他们正在想什么。但是正确的念头会产生善事，反而不正确、坏的念头，自然会产生恶事。念头就像船舵一样：这么小的一个船舵，看起来只是一张毫无用处的木板在大船后面而已，但事实上，它能够除了把船引向它想要的方向，甚至也能决定这艘船的未来]（Ⅳ，509）[[295]](#footnote-295)，-这就是圣主教关于我们的念头、看法、理论上的知识对精神生活重要性所的话。不光是按照宗教教义的信仰与遵守福音里的道德，能够决定充满欲望某个人真实重生，他的从“**旧人**”（以弗所书4章，22）变成“**新人**”（以弗所书4章24）此多么难的过程的成就。  不过这个问题理论上的了解，其实也不是很简单。现在每个人到处都能碰见与选择不同的所谓精神生活方式，这件事实就证明这个问题的复杂。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找到属于真正精神的那些特征与性质。这两个东西应该使我们明确分别虚伪精神、神秘主义与自我陶醉。虽然两千年历史的教会具有对解决此问题的答案，但是长大在唯物主义、死气沉沉文明的现代人已经无法了解这个答案。下面我们会讲述现代人对理解这个答案可能会碰到如何困难。  圣教父们总是都会按照他们对方的精神水准，而说出任何教导。他们绝对不会“随便说说”或是“为了一本书沉重的样子”而说出教导。他们向某些高沉思生活的苦行僧与所谓的*初学者*提出过的主意，对现代基督徒们来说，不切实际的以及太清高了，就像冉求曾经说过的话一样：[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于此同时，提问者不同精神程度，也会产生对一个答案不同的理解，有的时候还更夸张，会出现对答案在某种情况下相当矛盾的了解。这些问题当然会使没有经验的人引入迷途。  当初学着研究圣教父著作的时候，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与不知道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原则，就很难避免这些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精神生活缺乏这些圣教父们的领导，它就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生活。面临这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绝境，我们才会明白那些接近我们时代教父们的著作重要性。就是因为他们把古代圣教父们的精神经验“改成”我们这些大部分没有应有的领导，又没有应有的力量的人，能够清楚了解的语言。  圣Ignatiy主教的著作就是这种其中之一的改篇的作品，它们清楚与正确的内容，使我们了解伟大的禁欲主义苦行僧。  **什么是为耶稣基督的信仰**  圣Ignatiy主教关于这个问题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与堕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会开始请求基督；只如果某个人如此对待自己，他才会真正的明白耶稣赎罪的重要性，以及会由谦虚、信心与后悔，而接近上帝*]（Ⅳ，277）。[*不明白自己的罪孽、堕落程度与死亡必要性的人，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无法相信他，因此也不能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自己认为已经够聪明、够有美德、对自己十分满足以及以为不愧世界与天堂上所有奖励的人会需要耶稣基督？*]（Ⅳ，378）。  在上面所引述的话，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程度*以及*来自这个了解的忏悔*是*接受耶稣基督第一个条件*。好像，主教要强调：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受难与复活的时候，这是并不代表我们“*开始请求基督*”，因为[**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书2章，19），并且只有我们“*罪孽与堕落程度*”的了解会产生为基督的信仰。  主教此思想表示我经常会忽略掉的精神生活第一个以及主要的条件，并且这个思想展现给大家东正教教会对精神生活的深奥了解与认真的态度。从这个想法，我们了解，基督徒这并不是按照传统而信或是因为受到了关于上帝存在某些证明后，就开始信教的人。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到来、受难与复活是为了救赎我们。自以为是其他有罪孽、不信上帝与信另外宗教的人，都比不上他这位基督徒的人，这样的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信徒。反而，看到自己的精神肮脏与道德堕落、罪孽、会为这些东西，而感到悲哀的人，*属于心理方面*准备好可以接受救世者。这样的为耶稣的信仰才是真正具有所谓的救赎性。因此，圣游斯丁殉教者会说：[*他（耶稣基督）是道（圣言、逻各斯），而且整个人类都和他有关系。那些过生活依照圣言的人，就算大家认为他们是反抗上帝的，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基督徒们，比如说：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以及其他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话，那些本来就过反对圣言的生活，就是不名誉与敌对基督的人...*][[296]](#footnote-296)。就是因为这样，才许多多神教者成为基督徒们，而之前被上帝当选的犹太人却拒绝了他。  视为自己是正义、很有智慧、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无论他在教会行政等级制度上站多么高的地位，绝对不会当真正的基督徒。作为参数，圣主教提出一个从耶稣基督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实，就是普通犹太人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因此接受他，但是“合理”、“美德”、尊敬的犹太精英：大司祭、法利赛人（过度热心宗教习俗、教规等等实行者）、文士（那时候的神学家）却拒绝了他，并且还利用手上具有的权力判他残酷的死刑。  主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马太福音9章，12）。只有会看见自己灵魂之病、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往往不够治疗他的人，才会走上医疗与救赎的道路，也就是说，能够请求为大家牺牲生命那位最伟大的的医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被教父成名*自知之明*状态外，无法进行正常精神生活。[*在认识与了解自己的脆弱上，我们才会建立救赎之房*]，- 圣Ignatiy主教说（Ⅰ，532）。他还不止一次提出过大马士革的圣彼得说的话：[*个人灵魂的健康与它开始精神生活发展的标准，是在于个人开始了解自己的罪孽像海边上的沙子一样多*]（Ⅱ，410）。  因此，圣主教一次又一次会说道：[*谦虚和来自谦虚上的忏悔，就是能接受耶稣基督唯一的条件！谦虚和忏悔，就是获得耶稣基督唯一的价格！谦虚和忏悔，就是可以探求与和耶稣基督交往唯一的精神状态！谦虚和忏悔，就是上帝要求与愿意接受我们罪人唯一的祭品*（诗篇书，第50首诗，18-19*）。上帝绝对不会接受被骄傲、自命不凡传染的人，认为对自己来说忏悔是多余的，自以为没有罪的人。这种人不可能当成基督徒*]（Ⅳ，182- 183）。  **知己知彼**  我怎么会获得这个救赎之知识呢？我该怎么去了解自己的*颓废*，而使自我明白基督牺牲无穷无尽的重要性？圣Ignatiy主教答道：[*我看不见自己的罪孽，因为我还在做这它们。当你陶醉于罪孽，就算只有在心里，而不去真正的实行，你还是无法看得见它。只如果你完全下定决心要放弃于罪孽交往，只如果你在你灵魂门口拿着剑（上帝之言的意思）保护自己，而利用这刀剑消灭靠近你那些罪孽，你才会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如果你会实行这个伟大的功勋，就是说对抗罪孽、强行让你的智慧、心灵与身体离开恶事，上帝才会赐给你巨大的才能，就是看见自己罪孽的才能*]（Ⅱ，122）。  在另外一段话，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实用建议：[*如果某个人会放弃斥责别人的短处，他就自然会发现自己的罪孽与缺点，反而斥责他人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看见自己的缺点*]（Ⅴ，351）。圣Ignatiy主教关于知己知彼的条件主要的念头，以下面圣西蒙新神学家说的话表示：[*当你仔细实行基督所说的圣训的时候，你就会学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与弱点*]（Ⅳ，9），就是你会看见真正的你，看见你灵魂那悲惨的一幅画。  为什么能看见自己的罪孽，也就是说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的颓废的本领，作为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条件呢？圣Ignatiy主教很清楚说明了次本领的逻辑：只有 «**病人**»，才会需要救主；反而 «**健康的人**»（马太福音9章，12）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因此，对想要正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看见自己罪孽的本领是一方面功勋主要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它真实性主要的标准。  **善事**  反而，如果功勋或任何美德不会给人带来如此的结果，这就表示它们都是虚假的美德和功勋，并且整个人生，都没有意义。圣保罗关于这件事向提摩太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提摩太后书2章，5）。西利亚的圣伊萨克关于这个说得更清楚：[*我们并不是因为实现了美德或做出了功勋，而会领酬报，而是因为美德和功勋会使人谦虚。如果有人会失去谦虚的话，就无论他会做多么大的功勋，都是徒劳无功的*][[297]](#footnote-297)。  此命题向我们展现对于精神生活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了解：就是说，并不是美德和功勋会给人带来我们心里的天堂之幸福（路加福音17章，21），而是它们产生的谦虚。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给你带来谦虚，那你就穷做了。当我们试着实行耶稣基督的圣训，就同时也会学会谦虚。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很难解决神学方面的问题，个人信仰和*善行*得救的关系。  圣Ignatiy主教特别注重这个问题。他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它：第一个，在理解耶稣基督自愿牺牲必然性方面；另外一个，在基督教对完美理解的方面。而他所做出的结论，对学校般的（理论似的）神学来说，有一点异常的。  他说：[*如果用心做的善事会带来救赎的话，那就耶稣基督不必来这个世界的*]（Ⅰ，513）。[*那些为人间真理而满足的人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们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基督*]（Ⅳ，24）。[*这就是所有物质功勋与外在善事的性质。当我们实行它们时，而心里想着，我们是给上帝奉某些东西，而不是以作工偿债的时候，就善事与功勋会在我们心里产生骄傲*]（Ⅳ，20）。  圣Ignatiy接着说：[*实行人间真理的人充满自命不凡、自我陶醉、自以为什么都懂...当有人要为他好而敢说他的这种真理是不对的，他就会仇恨地对待别人向他所说的话；因为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适合享受地上与天堂的奖赏*]（Ⅴ，47）。从这句圣主教说的话，我们才会理解到他呼吁的意义：[*别在人间美德寻找基督教的完美：在这里你不会找到的；完美神秘地保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面*]（Ⅳ，477- 478）。  这种思想是针锋相对另外一个普遍的看法，此看法说：无论怎么样，善事就是善事，并且无所谓某个人做善事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往往会协助人获得救赎。事实上，*旧人*与*新人*的真理和美的不会补充彼此，反而会*互相排除*彼此。此事实的原因已经够明显的。善事根本不是*目标*，而只是个*方法*、*做法*来实行世界上最大的美德，就是爱。不过，人类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而去做好事，或是为了虚荣及傲慢。（当有人知道，其他人没饭吃，他却镀金教堂的圆顶或在一个没人住的地方盖教堂的时候，就很明显，他做善事和服务并不是为了上帝和人民，而是为了他的自尊心）。当有人不是为了实行圣训去做善事的时候，这些善事只会使人盲目、使人骄傲、自命不凡、膨胀自我，最后使这个人脱离基督。但是，如果我们真诚的为了表示我们对其他人的爱，而去做，我们就能够清清楚楚发现自己的缺点，比如说：自负、伪善、假仁假义，那时候实行者就会发现，原来他所做的每一件善事必然会包含多多少少的罪孽。这件事实会使人谦虚，而靠近耶稣基督。圣约翰先知者说：[*真正的劳动必须要含有谦虚，因为劳动的本质，就是忙乱，因此忙乱劳动没什么价值*][[298]](#footnote-298)。  换句话说，如果美德和功勋未基础在于灵魂里隐藏罪孽的知识以及如果它们不会使我们更清楚看到自己缺点的话，它们两就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圣Ignatiy主教教训我们说：[*首先要看清楚自己的罪孽，然后以忏悔把它洗掉，再清净你的心。因为清净心的人，才会实行真正的善事*]（Ⅳ，490）。圣主教提出苦行僧对自己做的善事讲述的评价来作为一个例子，他说：[*当苦行僧开始做善事，他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做得不够好、不够完美...当他按照圣经里所说的去做，他就越来越明显会了解他善事的不足、他这个人无数的偏差与不应该有的动机、他堕落可怜的状态...当他实行圣训的时候，他心里会承认，其实他歪曲与亵渎了此圣训*]（Ⅰ，308- 309）。他接着说：[*因此圣人会把自己的美德像罪孽一样，用忏悔的眼泪去洗干净*]（Ⅱ，403）。  **过早的不动情（无欲）是很危险的**  我们来研究一下精神生活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则。这个规则在于[既美德与美德，又恶习与恶习之间的共同性]，换句话说- 此规则在于追求美的或恶习影响的互相依赖及严格的顺序（一恨百恨之规律）。圣Ignatiy主教说：[*因为有这样的共同性，所以我们任意屈服于一个善念这件事，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具有类似一个善念；我们获得了一种美德这件事，会使有共同性与跟前者不可分离的美德进去我们的灵魂。反而，我们任意屈服于某一个罪恶念头这件事，也会让另外和前者有关系的罪恶念头自然而然进去我们里面；我们犯一种罪孽，会引起我们再犯其它相关的罪。圣教父们曾说过，心里的仇恨不爱单独的存在*]（Ⅴ，351）。  严重警告！当基督徒们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时候，经常会忽略所谓的“小罪”，而没有良心的刺痛去犯。可是后来不知不觉会发现，他们变成像奴仆一样，没什么自由和选择会一直犯罪、不停的一错再错，直到人生当中发生极大的悲哀和苦难。  圣Ignatiy主教向我们提出西利亚的圣伊萨克关于严格遵守“一恨百恨”之规律的重要性说的话：[睿智的上帝眷眄我们满脸汗水地吃精神之面包（*意思是说：我们要付出很多努力，才会获得某些美德*）。祂并不是因为恨我们才会这么决定，上帝是担心我们消化不良而死（*意思是：太容易获得美德与任何和好处，只会让人变的偷懒或骄傲。这样的话，美德只会带来坏处*）。每一个美德是下一个美德的母亲（*你具有一个美德，这个美德就会让你获得其它美德*）。如果你放弃产生美德之母，而只会去追求她的女儿的话，这些女儿们就会变成蛇蝎要害死你（*如果放弃你本来有的美德，而光去追求其它看起来比较完美高尚的，这样的话，你只会得到困难和自我伤害*）。如果你不赶紧离她们而去，她们就会把你咬死]（第72篇），（Ⅱ，57- 58）。因此圣Ignatiy主教严格警告我们说：[*过早的不动情*（无欲）*是很危险的！过早享受上帝之恩也是同样危险的！对不懂自己脆弱和缺点的苦行者而言，天赋神通是有坏处的*]（Ⅰ，532）。  好奇怪的话！对精神生活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美德会过早的，并且美德像“蛇蝎”一样会害死人如此的话，听起来特别古怪，差不多亵渎一样。但是这就是精神生活的事实，这就是圣教父们以伟大精神生活经验发现的其中一个规律。圣主教在他作品第五本册“Prinoshenie sovremennomu monashestvu”（现代化修道生活的供奉）里在第十节-“Ob ostorzhnosti pri chtenii otecheskih knig o monasheskoj zhizni”（关于小心谨慎阅读有关修道生活教父的书籍）里，他直接说：[*恶魔为了欺骗和搞破坏修道士生活，会除了让人陷入各种各样的罪孽以外，还会向修道士提出他目前不应该有的高尚美德*]（Ⅴ，54）。  **正确祈祷**  这里所上述的思想跟祈祷认识，这个基督教徒最重要的任务，有直接的关系。圣Ignatiy主教根据所有的圣教父说：[*祈祷是美德之母和往所有属灵恩赐的进口*]（Ⅱ，228），除此之外，他还务恳注意正对祈祷不可忽略的条件。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件的话，某个人的祷告至少会徒劳无功，但是也很有可能会使祈祷者深堕落。一些条件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你不原谅他人，他人也不会原谅你。[*当某个人只用嘴巴来祈祷，而不在乎心灵与忽略心态，这样的人是为空气，而并不是为上帝祈祷的。他只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上帝在乎的是个人的人心和勤奋，并不在乎我们的长篇大论*]，- 圣多罗费俄罗斯修士神父说的（Ⅱ，266）。  圣主教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耶稣祷文的条件。因为这篇祷文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具有特别大的意义，所以我们直接从圣Ignatiy主教作品“耶稣祷文。长老和学徒的谈话”里提出摘记。  [*当你要练耶稣祷文的时候，你要注意祷文的起点、渐进性与无边无限的终结。必须要从头做起，注意，不是从中间或从终结，而是从头开始...*  *那些曾经听过圣教父关于耶稣祷文所说的话，没有多少考虑就从中间做起的初学者，是不对的。他们没有做祷文起点的准备，而渴望能够进入心里之堂，且在那里向上帝祷告。有的人会直接从终结做起。这种人不要付出任何的努力，而认为他们立刻就能在自己心里面展现和尝到祈祷之甜美及其它慈善好处。*  *你应该从头做起才对，也就是说学会认真与虔敬地祷告，把忏悔作为你的目标。你只要在乎的是这三个条件，你的祈祷必须要一直包含此三条才对...还有，你要特别照顾的是，你是否根据福音教导配备自己的道德行为...你只能在根据福音教导配备自己的道德行为上...建立适合神意祈祷非物质的教堂。如果你的道德行为不够坚强，并且容易振动的话，你的教堂就会是在沙子上建立的*]（Ⅰ，225-226）。  从这个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要多么虔敬与小心谨慎实行耶稣祷文。某个热药起到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便祈祷，而要很认证的与*正对*去实行这个功劳。否则的话，这样的祈祷训练会危害基督徒。圣Ignatiy在一封信里面说明基督徒祈祷前，该有如何心态，他说：[*今天我又阅读了一次我最喜欢和中我意伟大西索伊说的一段话。某位修士向他说：[我从来都不会忘记上帝，一直都会想着祂*]。圣西索伊答：[*这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如果你会把自己看成连动物都不如的小人，这就算是伟大的事情]。- 圣主教接着说，-不停地想着上帝，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苦行者没有谦虚的话，也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Ⅳ，497）。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应该指出下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你能不断与自行地实行耶稣祷文时，这并不表示你的祈祷获得了上帝之恩典，...因为不断与自行的祈祷不能保证你获得了该有的恩典成果*]。[*精神战斗的目标与成果就是****谦虚****...有的人却会以某些中期目标代替谦虚，比如说：不断与自行的祈祷...但是这并不是祈祷最终目标，而只不过是个方式达到祈祷真正的成就而已*][[299]](#footnote-299)。  **自我陶醉**  这圣主教最后一段话还指出精神生活另外极其关键的一点，就是陷入自我陶醉的可能性。经验不足购、缺乏睿智导师和精神生活正确理论知识的苦行僧，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被这种罪孽而落网。教父们在作品上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因为它能够非常清楚与准确地揭示这种精神疾病的本质，就是自我谄媚、自欺、好幻想、认为自己最优秀、最完美、骄傲。  圣Ignatiy主教认为，骄傲是此疾病主要的来源。为了证明此看法，他提出西奈圣格雷戈里（十四世纪）说的话：[*有人说，自我陶醉有两种形式...- 好幻想和影响，但是它的原因和起源是从唯一的骄傲里面而出来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好幻想。第二个形式，是来自于人类自然性的欲望里。自我陶醉的人会传布预言以及说出虚假预测...淫荡之魔鬼会利用淫欲之火来变暗苦行僧的智慧，会让他们以为自己能看见某些圣人、听到他们说的话，而这样消灭他们判断力，最后就使他们发疯*][[300]](#footnote-300)。  此精神疾病最好的医疗方法是什么？[*骄傲怎么作为自我陶醉的原因，就谦虚怎么...作为可靠警告和预先防止自我陶醉的方式...如果我们的祷告会充满忏悔感与为罪孽的哭泣，我们就永远不会陷入自我陶醉*]（Ⅰ，228）。  圣Ignatiy主教还有发现另外一个自我陶醉的原因，他说：[*有的修道士会放弃以耶稣祷文练习祈祷，而只是以外在的祈祷（只是假装在祈祷）满足自己。虽然他们不会错过教堂里面的礼拜，也会好好地实行单独的祈祷（个人的课经），不过这都是属于嘴唇与比较自行的祈祷方式（就是每天阅读某些固定的祈祷文。阅读完了，就算今天的祈祷工作实行好了。问题是，这样的祈祷方式虽然也很重要，但是修士可能会做得不够专心和认真）... 这样的行为也是来自于自我陶醉的心态...这样的修道士免不了“自命不凡”...只有在专心实行嘴唇祈祷条件下，这样的方式才会带来好成果。不过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因为学会专心祈祷最好的方法，是唸耶稣祷文的方法*]（Ⅰ，257- 258）。  当然这个意见不只是属于修道士们，普通基督徒也要注意这一点。因此，当圣Ignatiy主教说关于自我陶醉，就提醒大家说：[*自以为是身上没有欲望的人，从来都不会消除他身上具有许多的欲望；自以为是充满上帝之恩典的人，从来都不会获得真正上帝之恩典；自以为是已经成为圣人的人，从来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圣人。简单来说：当有人把精神成果、美德、优点、恩赐说成是属于他的东西时，他就因为自我谄媚和自欺自慰的行为，而挡住他心里门口，不让这些上面所讲述基督教美德和上帝之恩典就去他心里面。反而，这样的心态会吸引更多罪孽与邪鬼。自命不凡的人，几乎都没有对精神成长的任何机会*]（Ⅰ，243）。  [*所有的圣人，都认为自己配不上上帝的恩典：但是这样他就是由于谦虚，而证明了自己的长处。所有认为自命不凡的人，都觉得自己配得上上帝的恩典：但是这样的野心，就是证明了他们心里的骄傲与来自于邪鬼的自我陶醉。有的人看见了邪鬼，而认为看见了天使...有的人故意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使血液更激动、产生神经浮动，而体会到的感觉认为是上帝之恩典。就这样他们很快地进入自我欺骗的网络、完全的迷云，而把自己归于曾经被驱逐的邪鬼*]（Ⅱ，126）。  **导师（忏悔神父）**  其实，每一个信徒都能落到如此苦难的外景之中。原因是他们追求神圣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精神导师，也不把教父作品作为准则，而按照自己认为是对的想法去做事。  我们上面已说过，了解教父作品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对我们时代来说，更 难的还是找到真正的精神导师。信徒选错导师，会变成不可挽救的错误。  教父最重要的话是关于这些事情：   1. 关于晚世的时候世界上会缺少能够体会到他人的心和具有正对精神的导师（圣Ignatiy主教：“我们没有了神圣的导师！”（Ⅰ，274）； 2. 关于我们寻找和选择导师的时候，要多么小心谨慎，免得我们把虚伪“长老”看成真正的忏悔神父； 3. 关于对忏悔神父正确的态度（顺从、建议）。   我们来看看圣教父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   1. 关于缺乏具有正对精神的导师。   圣西蒙的新神学家（十世纪）都说过，他那个时候已经很难遇到缺乏欲望的导师，[*反而现在到处都是诱惑者和假教师*][[301]](#footnote-301)。Sora的圣尼尔（西元1423- 1508年）在他著作“Predanie uchenikom svoim”（向学徒们的传言）的前言上说：[*神圣的教父们说道：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少的不能再少能够遇到缺乏欲望的导师；现在呢，就要更努力才会遇见*][[302]](#footnote-302)。  西奈的圣格雷戈里（十四世纪）[*敢直接说，在他的时代上已经没有了有神的导师，他们就这么少见的...*]。圣Ignatiy主教接着说：[*特别是现在，祈祷者要更小心。我们没有了神圣的导师！*]（Ⅰ，274）。  [*离耶稣基督时代一千年后的教父，都会抱怨说，他们没有见过有神的导师，但是各种各样的假教师有多得很。因此他们就推荐大家靠圣经和圣教父之作品过精神生活。接近我们时期的教父都活，有神的导师是属于古时代的财富。我们现在只好靠圣经和圣传才行，再说，兄弟们所提出给我们的意见，接受前，要跟圣经和传好好地相比*]（Ⅰ，563）。  [*现在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了精神导师，所以每个祈祷者，都应该靠圣经和圣教父之著作*]（Sora的圣尼尔）（Ⅰ，229）。   1. 关于如何选择忏悔神父。   圣约翰. 卡西安（五世纪）说：[*我们向神父公开自己的念头，是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随便找个神父，而说给他听。首先要找到有神的、有正确论断的长老，而不是只有大年纪与白头发的老人。许多人只看了外表，认为这个老人就是长老，就向他说出所有心里的话。但最后并没有受到医疗，反而被受伤了更重*]（Ⅰ，491）。  梯形图的圣约翰（六世纪）说：[*当我们想要找个导师求他帮我们得救，如果我们自己具有多少一点明智和论断，首先就会好好地看看他【导师】、给他某些实验，考验这位舵手，否则我们把一个普通划手视为舵手、把一位病人看成医生、把一个充满欲望的人认为圣人、在风暴中不是停留在安全码头，而是进入不可避免的死亡。*]（Lestvica（神圣攀登的天梯）第四篇，第六节）。  圣西蒙的新神学家（十世纪）说：[*你要含泪祈祷来求上帝派出给你神圣的导师。但是自己也应该好好地研究圣经和圣教父们实际经验的著作。这样你就可以教义与你导师所教你的话相比。导师讲出符合圣经内容的话，你就可以保持在心里面；导师对抗的东西，为了保护你自己，要显出而拒绝。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期有了许多诱惑者与假教师*]（Dobrotolyubie（Philokalia）第五册, 第33节）。  [*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四- 五世纪）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些受到上帝之恩典的灵魂【人】...可是，因为他们的经验还不够，因此他们就像小孩一样【天真、真诚、神圣】，还没有完全成长的感觉...真正禁欲生活会让他们完全成长*]（Ⅰ，284）。[*在修道院里要描述这样的长老，就会说[没有受过试探的圣人]，要特别小心听这种人的建议，别太快和轻率，而听从如此长老的教导。*]（Ⅰ，285）。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直接说：[*这种长老不应该视为圣人才对*]。（Ⅰ，286）。  圣费奥凡主教（Govorov）说：[*当你要断定他们【忏悔神父】，你要以小心谨慎态度与严格判断看待他们，否则的话，你得不到好处，而只会伤哈自己，不会建立，且只会破坏你的心灵*][[303]](#footnote-303)。   1. 关于忏悔神父与忏悔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忏悔神父正确态度。   [*每一个忏悔神父应该把忏悔者领到他【耶稣基督】之处，而不是引导给自己...导师应该像伟大与谦虚的施洗约翰一样：站在旁边、把自己化为乌有、高兴地体会到自己在忏悔者旁边很渺小，因为这样的渺小感是证明忏悔者精神成长...忏悔者对于忏悔神父也不应该爱好入迷。许多人因为没有好好地控制自己，而和导师一起掉下去恶魔的落网...我们对亲人过度的癖好，会把亲人变成我们的神一样：上帝并不会赞同我们这样的行为...这样我们的生命会白白而过去、所做的善事，也会消失。导师呀，你也要避免罪孽发端！别占上帝的位置。你要学会圣先知约翰的态度*]（Ⅳ，519）。  [*由欲望奴役的导师，就是催命鬼*]（Ⅴ，71）。  **关于听从**  [*那些假装是个“长老”（还是应用一下这个忤耳的词语）的神父和修士...本质上只是个大有危害与极其悲惨的喜剧。当某一位修士没有古代长老的精神特点，而视为自己就是伟大长老一样，应该知道，他的意图、想法、关于修士最重要的工作了解，也就是说听从，一切都是错误的。他的思想方法、智慧与知识，都是自我陶醉与恶魔迷惑的成果...*]（Ⅴ，72）。  [*有人会反驳说：见习修道士的信念会补充他长老的不足。错：按照使徒的教导，为真理的信念才会救赎人，反而为谎言与恶魔迷惑的信念只会杀害人*]（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12）（Ⅴ，73）。  [*如果导师会要求不是为上帝，而是为他自己的顺从，这就证明，他不配当任何人的导师！- 他不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恶魔的奴仆，而他的工具是落网！“****不要作人的奴仆****”（*哥林多前书7章，23*），- 使徒嘱咐*][[304]](#footnote-304)。  [*虚荣和自命不凡的人老是喜欢教导别人。他们两种人根本不在乎所提出意见的好坏！他们从来都没想过，不合理的意见会给天真及没有经验新鲜人造成无法治愈的伤口！他们想要的只是成功，但是也不会在乎成功的好坏！他们希望能够在新鲜人心理上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样把他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他们渴望的是大众的表扬！他们想要大家看他们像神圣、有智慧、先见之明的长老和导师！他们必须要喂饱自己贪得无压的虚荣心和骄傲！*]（O zhitel'stve po sovetu（关于按照他人给意见的人生）。- Ⅴ，77）。  因此我们应该按照救世主的话：[**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15章，14）赶紧离开“盲目”的导师。[*圣伟大皮缅（五世纪）教我们不要住与心灵有害的导师一起，必须要立马而离开他的*]（Ⅴ，74）。  **关于按照他人给如何过生活意见的人生**  [*圣Sora的尼尔（十五世纪）从来都不会用个人的名义，而说出任何意见或教导，他会向对方表示圣经或圣教父的想法。但是...如果他目前不知道关于某一个问题圣经或圣教父们的想法，他就会暂时不回答此问题，并且会为了寻找答案再去研究圣经和教父作品。这个方法我们可以遇到在其他圣人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大马士革的彼得司祭殉教者、西奈的圣格雷戈里、Ksanfopul之圣人、以及其他更晚时期的圣教父。现代长老也是按照这个方法，而帮助别人，不如说：Optina修道院列奥尼德和米加利阿斯修士司祭...他们从来都不会用个人的名义说出意见...，因此他们的意见才会那么的有效*]（Ⅰ，489）。  [*按照教父们的说法...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符合过精神生活的方式，就是靠圣教父作品以及精神生活取得成就一些兄弟的意见；不过，他们所说的意见，也应该跟圣教父作品对比才对*]（Ⅰ，563）。  [*导师与学徒之间谦虚的关系，一点也不像长老与毫无抗辩的见习修道士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必要实行建议：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Ⅴ，80）。  [*千万不要听从恶事，就算因为你的意志坚定，而会受到某种苦难，还是不要去实行。你最好要向有美德与有智慧的教父和兄弟请教；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要小心翼翼地去接受。某个人有如何对待你的态度，不应该作为关键，而影响到你接不接受建议的选择！*]（关于按照他人给意见的人生。Ⅴ，77）。  圣费奥凡主教（Govorov）：[*这就是现在基督徒人生当中最好与最可靠领导和养育的方式！就是说，根据圣经、圣教父著作与志同道合者的建议，再加对于上帝意志的忠诚生活*][[305]](#footnote-305)。  这就是教会圣传关于现代精神生活最致病问题的呼声。  **天主教主义**  其实自我陶醉，这种毛病并不只是会出现在东正教会里。圣Ignatiy主教在他的一篇文章“关于自我陶醉”里率直地说：[*每个人一无例外，都因为原罪，而会自我陶醉。我们全都上了自我陶醉之圈套。了解这个事实，会帮助我们预防受此罪更大的影响。不过，认为自己是躲开了此罪孽，事实上是最大的自我陶醉。我们全都被骗了、全都受了迷惑、每个人都陷入了虚伪的状态，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以真理而获得自由。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Ⅰ，230）。  对我们时代圣Ignatiy主教关于天主教苦行僧的判断是非常贴切的。他按照前面东正教教父的想法，而证明：[*大部分西方基督教会（是指天主教）视为伟大圣人的苦行者，一旦跟圣灵与东方基督教会（是指东正教）脱离关系，说祈祷时会进入一种特别状态，而会看见某些启示；不过，此启示当然是虚伪的...就依纳爵. 罗耀拉，耶稣会创始人，自己说过，他有体会过如此的状态。他坦白地说，只要他想要，就可以以某些应激，而把自己的想象力弄得很激动与敏锐，这样，只要他愿意，就能够看到天堂或地狱...但是，为人所知，真正的圣人并不是因为自己想要，就能看见奇迹类似的东西。只因为上帝愿意与只因为祂的行动，圣人才会受到启示，并且某个人受到启示，这还是无法预料和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自我陶醉苦行僧的功勋，经常跟极深道德堕落有关系。堕落程度是证明某个人多么深陷入自我陶醉之罪*]（Ⅰ，244）。  圣主教还指出其它西方基督教会苦行者陷入自我陶醉状态比较隐藏的原因。他说：[*许多欲望能够使人类的血和神经过度激动，比如说：愤怒、贪财、贪花、虚荣。最后两个特别容易能激动起来经常违法精神生活规则的苦行僧之神经与血液，最后他们就会变成疯狂的狂热分子。虚荣的人向往早一点能够达到伟大圣人具有的状态，但是因为他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也无可奈何，因此就会自己以想象力，而不停的幻想。那如果这样的人还比较贪花的人，他就心里会充满虚伪的安慰、享受与心醉神迷。这就是自我陶醉的状态。所有非法度过精神生活的人，都会陷入这样的状态。状态程度按照他们努力而发展（他们功勋越努力，自我陶醉状态越糟糕）。许多西方基督教会的苦行者，在这样的状态下，写了不少作品*]（Ⅳ，499）。  我们还值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圣Ignatiy主教（当他研究天主教禁欲主义文学时，他看得并不是俄文翻译，而是拉丁原文）还指出天主教禁欲主义者从普世教会圣人共同经验的具体日期脱离。他说：[*努西亚的圣本笃（逝世于544年）、教宗额我略一世（逝世于604年）还同意东方禁欲主义者的方法；但是从伯尔纳铎. 克勒窝修道院院长（十二世纪）起会大有区别；后来的天主教苦行者越来越远离东方之禁欲主义。他们自己入迷获得极高的成就，并且还勾起新入教读者也追求目前对他们而言太高的目标。天主教禁欲主义者的过度兴奋好幻想代替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精神性。他们认为这就是上帝之恩典*]（Ⅳ，498）。  **唯一的真理**  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那些过精神生活根据自己的想法、欲望与了解，而不把圣教父经验放在眼中的人，才会自我陶醉。他们所寻找的并不是从罪中的救赎，却是上帝恩典的享受、启示和恩赐。平常无能的苦行者在自己的想象由黑暗之力量就会“获得”他想要的。因此，自我陶醉并不是同样和一种可能的精神性，这也不是特殊、属于自己的追求上帝途径（按照天主教神秘主义的辩护士的说法，这就是这样），反而自我陶醉是一种病，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且不在乎它的话，这种病就会让苦行者里面腐起化来。  再说，这个很可怕的病，不只是要威胁个人，整个基督教会也有被传染的可能。比方说，当某个宗教团体或地方教会脱离全教会伟大与神圣精神生活经验的原则的时候，它就免不了完全失去对于真正神圣正确的理解，并且会以错误的理解而教导信徒。当信徒脱离为圣人铺平精神生活“*中道*”时，这导致他灾难性的后果。  新人教者和年轻苦行僧这两种人最多会来试图追求精神高峰。但是他们还没有了解到自己的“*旧人*”性质，没有消灭心里的欲望，却已经要追求“新人”与完美的状态。就是因为这样，圣教父们才会说：[*如果你会看见年轻人自行升起天堂，为了救赎他，你要抓住他的脚，而让他投下*][[306]](#footnote-306)。此问题的原因相当明显：苦行者不知道精神生活的规则，再说他不了解自己。圣Ignatiy主教解释这些东西会提出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说的话：[*有的教父向我们解释什么事灵魂的纯洁、健康、无欲、启示，他们解释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要我们过早和渴望的追求它们。圣经里有一句话：[****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路加福音17章，20）。那些渴望的人，只获得了骄傲与堕落。教会拒绝信徒渴望与追求上帝高尚之恩赐。这样的意图不代表为上帝的所爱；这只是个精神疾病*]。圣Ignatiy主教总结此想法，而说：[当东方教会之圣教父，特别是沙漠教父，达到精神操练的高度，他们所有的成就，就会混为一体变成一个悔罪。这样的悔罪会包容他们整个人生以及所有的行动：这就是他们看见自己罪孽的成果]（Ⅱ，125-126）。  就在这种看见自己罪孽的能力之下，他们会产生真正的谦虚和*没有后悔的懊悔*，也就是说，很坚强及不再改变的（懊悔）（见哥林多后书7章，10）。这样的状态才会在于正对精神生活的基础，并且这是唯一能够把基督徒领导神德的道路。  **第二段。东正教中的神圣**  东正教视为神圣是个人精神成长最高的阶段。[*救世者向信徒们指出两条道路、两种生活方式：能够让人获得救赎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一种生活方式，以及能够让人获得完美的道路、生活方式*]（第一册. 页466），- 圣Ignatiy主教翻引的来自于圣经里耶稣基督和一位有钱男青人交谈的话说。不过，第一条道路也包含在内两个有区别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可以活说着称呼为*救赎之阶段*，第二个就称呼为*正义之阶段。*  **救赎之阶段**  就在圣经里我们已可以发现人获得救赎的状态，比如说，当在耶稣基督右边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大声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1-43）。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极其奇怪的断定？人人都知道，这个强盗不只是没有做出什么善事，并且他血染双手！如果我们仔细地来看看福音的故事，就会不止一次会发现类似奇怪的情况。耶稣经常会把到处骗自己同胞们的收税人向法利赛人作为榜样。法利赛人是谁呢？因为法利赛人会发誓，所以我们可以把法利赛人作比现代修士，他们俩都把实行上帝之所有的戒条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并且，基督除了辩护收税人，还会辩护逮个正着的娼妓，而想法利赛人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章，31）。**先进**是指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是指*他们*，这些忏悔的罪人，一定会获得救赎，而你们，所谓的义人，不会。因为法利赛人的假仁假义、骄傲、傲慢其他人、而其他人在法利赛人眼里，都是罪人，所以救世者经常会把他们称呼蛇类（是指奸恶的人）、毒蛇之种、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见马太福音23章，33、27）、[**勒索和邪恶**]（路加福音11章，39）。当耶稣基督说 «勒索和邪恶»时，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个人视为自命不凡和对得起领受所有上帝之恩典与人类的赞美。  这种自恋狂会遮盖个人自己的罪孽，尤其是内涵的，大部分别人无法看见的那种罪孽，比如数：虚荣心、妒忌心、狡猾、高傲等等。自恋狂会使人没办法接受上帝和祂的神圣。极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曾经说过：[**智慧永远不入任何诡诈者或罪奴之家**]（所罗门智训1章，4）。  原来并不是所谓的“义人”才会得到救赎，而虽然是个很明显的罪人，但是像右边的强盗一样，承认自己的罪孽性、精神与道德上的内尘、在全圣洁的上帝之爱面前自己的短处，并且为这些事情而懊悔。看来，只有能够了解到自己卑鄙的行为和内心得拒绝它，而真诚的后悔的人，才会获得救赎。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是救赎的状态。它是个人精神成长的坚实基础和第一且最重要的阶段，只有这样开始，后来才有机会获得正义和救赎。  每个人救赎之状态，往往有一些区别。圣保罗说过：[**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哥林多前书15章，41）。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解释得清楚一点：[**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3章，13-15）。  **正义之阶段**  耶稣基督关于那些努力按照良心过日子、人生当中尽力设法正义、向其他人表现出仁慈、不让他人受委屈、不欺负别人等等的人曾经说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6、7、10）。这种真诚渴求实行人生当中的金科玉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章，12）的人，就是义人。  但是某个人对他人、法律、东西以及整个世界正义的态度，不能充分的指示这个人已经完全消灭了他心里之罪孽，也就是说已经获得了救赎。当他还没有完全铲除心里罪孽的欲望，他的正义生活就也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清洁。心里的欲望一定会歪曲他的行为，使他比较爱某些人，而忽略别的人、发怒、生气、谴责等等。可是如果正义的生活带有个人对自己的罪孽意识的部分，再加懊悔的话，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会在这个人生当中让人获得上帝之恩赐，对于人生疏忽态度的人当然无法得到任何的回报。正义这是良心清洁极高的程度，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正义的人跟不道德的人比起来，总会达到精神更高的成绩（比如说：福音故事上的强盗）。可是也要说清楚，如果某个人的正义只限制于无可指责的道德行为，并且没有与充分精神生活连在一起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神德。  **神德**  神德这是某个人跟圣灵特殊的关系。信徒在看见自己罪孽、了解他在上帝面前自己的缺点与真诚懊悔的前提下，才能够拥有这种特别的关系。因此圣人这不只是不犯生活道德标注的人，而是获得了他某种精神清洁，再其次按照信徒对精神功勋的程度，实现了他智慧、心里、意志和整个身体的圣化的人。虽然这种状态特别要求个人的正义性，但是神德远远会超越它。  人类只能在正确精神生活方式而获得神德。这个正确精神生活一方面在于个人奋斗与自己想法、感情与愿望里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于强迫自己完成上帝的一切诫命。这样的生活要求特别仔细研究圣经和圣教父之作品，多半是关于禁欲主义的作品，并且精神生活跟不断的祈祷有一种特别贴切的关系（主要是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跟合理的节制（斋戒）自己的身体与心里方面之感。  精神生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徒位置在与从事精神工作的外部条件。在我们平常忙忙碌碌的生活环境中，特别难，甚至连差不多没有办法把智慧和心里好好地清洁。因此追求精神完美的人会放弃有家庭生活、财产（只留下最必要的）以及跟俗世和众人所有的关系，也就是说，放弃一切会使智慧漫不经心、打扰祈祷与破坏内心集中精神的东西。从古至今如此的生活方式被大家称为修道士生活方式。圣Ignatiy主教关于这种生活说：[*修道士们这是一种为了祈祷而和上帝连在一起，会放弃所有的俗世之事的基督徒们，因为祈祷这是在美德之中，最高尚的美德...*]（Ⅰ，458）。  因此某些独居修道士才会获得不动情、完全的谦虚与上帝一样的爱，而这三种美德会让他们与圣灵有关系，也就是说，让他们成为圣人。伟大圣Varsonofy曾说过：[*就那个时候，上帝会向你们证明，心里具有它｛爱｝的人，因为爱而会升到第七天那里*]（第109号的答案）。这样我们就了解，为社么大部分圣人是修道士们。  但是有的时候，教会也会把没有获得这么高完美状态的人而封为圣人。事实在于封圣这件事，并不总是代表我们承认某个基督徒的精神完美以及他的高尚的神德，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明智的强盗，他是第一个人，谁进入天堂的。教会的封圣这是为我们作为榜样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有时这是为耶稣基督受难，且被杀死的功勋例子（殉教者），有时这是那些住在人群之中，而能够保持自己灵魂清洁的人，这种人（义人）像我们展现一个好基督徒生活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义人）上，总会有屈从于世俗生活估计的危险，我们要特别小心，才不会太关注与崇拜某个人的为教会或社会一些他做的活动和贡献，而忽略比较重要精神标准。如果把每一个好人看成圣人一样，我们的教堂日历（按日期列有著名圣徒、教会纪念日的日历）就会变成向伟人祠一样。并且这样的话，“圣人”已经不是那些心里清洁的人，而是此世界一群伟大的人：国王、王后、主教、公众人物等等。但这是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题目。我想，它很快地，就会变成相当现实意义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为圣人祈祷？**  许多圣人都会得到创造奇迹、先见之明、治愈等其它上帝之恩赐。因此很多没有精神经验的人只关注这种特征，而把每一个拥有如此能力的人视为是圣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各种各样的预言家、有超级传感功能的人、有洞察力的人以及其它类似的骗子，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上帝启示（是指圣经）和圣教父们之教导肯定地说，这种能力并不代表个人的神德。耶稣基督亲口说过：[**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马太福音24章，24-25）。圣Ioann Kassian Rimlyanin也说过：[*常常...堕落心灵，甚至反抗信仰的人，会以上帝之名驱魔鬼以及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Pisaniya（著作）.M., 1892. 页444）。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应该记住这个警告。很遗憾，但是现在很多信徒探求的不是心里欲望愈合、救赎和神圣，而就是这种表面上的*预示的征兆*和*奇迹*。为了得到某种治愈会请求任何奇迹创造者的帮助，比如说：巫师、有超级传感功能的人、虚伪的长老，但是最后往往会受到对灵魂与身体更大的伤害。  现在我们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介绍个别圣人作为解决不幸事的助手和医治者各种疾病的书：有的圣人会特别治疗肝脏、有的会特别维护你的脾脏、有的会帮助戒酒、有的帮助解决婚姻之问题...等等。这样的思想特别接近多神教者的信仰宗教，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发生的问题，帮你找出适合解决此问题的专业圣人。  东正教教义像我们解释，我们为圣人的祈祷含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当我们为**任何**圣人真诚祈祷的时候，他（圣人）只会作为我们为上帝祈祷的**参与者**，而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上帝不会把圣人按照他们专业而分组。因为祂是全爱，所以会听到每一个圣人的请求。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当我们祈祷时，不应该只请求我们俗世事的帮忙，还要忏悔罪孽，并且发誓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因此现在在很多“东正教”书籍上的圣人“专业化”的概念，只是的相当愚蠢的错误意见。再说，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信念，我们的祈祷和教堂里无数的祷告，都不会有什么成就和收获。  我们为某个圣人祷告的效能，根本不在于他的“专业”，而在于我们祷告正确态度之上。当我们祷告与懊悔和真诚承诺改正自己的生活方式合在一起时，这就会算是祷告正确态度。而像某些伪东正教书籍一样，把圣人看成某种事业的专家，这样的想法是证明明显的迷信，况且只会导致不良好的结果。如果信徒心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治疗他某种疾病，而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改变人生和忏悔罪孽，那这不就是个多神教的思想吗？上帝都能看得到，从这种人的行为和想法上也能看见，他完全不需要上帝和救赎，而只需要的是为了继续度过不道德的生活恢复健康。上帝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会助他一膀之力。  我们为什么会为圣人祈祷？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神父或平信徒不是没有罪过的人，而还是会请他们替我们祈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拜托圣人替我们为上帝祈祷呢？虽然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曾说过：[**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马太福音22章，32）。因此当我们为圣人祈祷时，能满怀信心圣人替我们为上帝的祷告在上帝面前特别有效。  那么，个人精神状态一共有三个基本阶段：  **救赎阶段**。可以由于真诚懊悔而获得（忏悔的囚犯）；  **正义阶段**。人到达此阶段不仅会获得永恒生命，并且他在这个人生当中，已经会获得属于精神的恩赐和平安无事的生活；  **神圣阶段**。神德只能以欲望心理的净化和获得上帝之恩典而得到（萨罗夫的圣Serafim）。  **每五个人中有一个圣人！**  但是沿着神德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见一个特别难克服的障碍，要是不够注意它的话，就连正确过生活的人，都有危险陷入灾难性的局面。  在每个人心理上，甚至连最恶名昭著的坏蛋，都会有坚定的感觉自己是善良的人。可惜，基本上这个自我陶醉的感觉，连有信仰的人，都不会注意。很多人都无法想象，他们过世以后不会进入天堂。他们会觉得，无论如何还是会进入吧，不是进入伟大圣人那里，就是留在天堂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也好。因为我就是个信徒，并且是东正教徒，经常会去教堂祈祷、忏悔、领圣餐。再说，如果我一辈子都没有杀过人、抢劫、盗窃、对夫人（丈夫）变节，那我不是把一切戒条都实行好了吗？还需要什么呢？只剩下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承认自己是圣人！大部分基督徒只会关注自己最无礼的道德过错，根本不会发现心里欲望的力量多么大，而自己其实是无法根除它们的。  如果看清楚自己说的话、心里的愿望、感觉、对朋友和敌人的态度，而把你所看见的跟良心之声音和福音之教导相比的话，基督徒就会看见他另外一个自己，再说，他会看到的画面，不会是很好看的。原来我没有办法不斥责、不忌妒他人、不热爱自负、不暴食...，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无数的这些“不能”，所以我想象的善良性和完美，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说实话，我连做好事的时候，也会以虚荣心、用意、嫉妒等等，污染我所做的。当我忏悔时神父所说的罪孽，百分之九十九的罪孽我是犯过的。很明显地，我一点也不符合福音生活的标准。感觉我只好和伟大圣米加利阿斯一起高声说：[*主啊，求你洁净我这罪人，因为我未尝在你面前行善*]。可我并没有这样做。圣费奥凡（Govorov）主教很恰当地说道：[*自己是败类中的败类，却还总是反复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对自己如此的盲目和对基督教毫无了解，更深层次冲击现代全世界基督徒的良知，特别是属于新教的基督徒。不久以前，在美国有人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而拿到的结果令他惊异：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认为他们是圣人，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有一个圣人！那如果我们触动一下这些“圣人”的自尊心或钱包呢？  不光是我们愿景自己的败类性能作为精神正确状态的标准。这种愿景只会让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看事情，这样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离神德还站的多么遥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马士革的圣彼得才说过：[*灵魂开始恢复健康第一个的征兆，是看见自己像沙滩上的沙子一样多罪孽的能力*]。  **现在人类是否能成为圣人？**  很明显地，现代人类进入了退化过程中，人生整个道德环境和条件变得越来越严重。有很多此事实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精神生活的水准还是由个人来调整的，由于他的决心，而不是某种时代的条件。坦白来说，十九世纪跟现代世纪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拿萨罗夫的圣Serafim当作对上面所说意见的例子。可是我们还是一直使自己相信现在这个时代上，我们无法好好地过精神生活，使自己相信，就是因为根本不想要过按照真理标准的生活。没错，我们没办法成为像那些古代伟大的住在沙漠、山上、难以通行的树林里的圣人，我们又不是*精神上的壮士*。但是这些古代圣教父那时候就向我们，这些精神脆弱的人，预告某一件相当有安慰力的事情，虽然晚代时的基督徒们没有获得神德，但是有保持决定信和心安、以忍耐和为上帝的感谢经历了所有的痛苦，他们在上帝面前就会比我们还伟大。当然不是说超过他们功勋水平、对欲望冷静深度和精神恩赐的丰富，这里指的是我们罪恶意识的程度、保持坚定信心的力量和在我们这样连对圣人特别难保持不动心状态的环境下保持道德生活清洁的能力。  **教会和信徒**  教会成员资格不只是在于信徒受洗礼、领圣餐以及参加其它圣事的简单事实，除了此意外，每一个信徒都有跟圣灵特殊的关系。可以说是，每一个圣教父都说过关于此事的教导。萨罗夫的圣Serafim在一场交谈曾经说过：[*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圣灵，对每一个过精神生活的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目标*][[307]](#footnote-307)。  因此并不是每一个表面上的教会成员，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一见之下，这样的想法很奇怪：难道基督徒参与圣事时不会领受圣灵？那如果他已领受了，还应该做什么呢？此问题对东正教关于神德的了解非常关键。  **人生阶段**  如果我们“**旧人**”（以弗所书4章，22）的本质会自然性的从亚当遗传给后代，那么我们诞生从末后的亚当（见哥林多前书15章，45，47）和投身于圣灵会由于自觉意志过程中的个人活动，而这个过程具有两个不同特质的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信徒在洗礼仪式精神的诞生。这个时候，信徒会领受新亚当的种子（见马太福音13章，3-23），因而他会成为他（耶稣基督）身体一部分，也就是说，成为他宗教信仰的成员。圣西蒙的新神学家说：*[...相信上帝之子的人...会忏悔他以前所做的罪孽...而在洗礼仪式之中会把罪孽洗掉从自己的身上。洗掉之后，圣言（耶稣基督）会进入信徒身体里，就像曾经进入过圣母玛利亚的身体里一样，而会像一颗种子留在里面*][[308]](#footnote-308)。但是经过洗礼仪式的人不会“自动”的从“**旧人**”（以弗所书4章，22）变成“**新人**”（以弗所书4章，24）。就算信徒在洗礼仪式洗掉他个人以前所作的罪孽和这样拂仿原生的亚当，但是他身上还是会保留曾经罪过始祖的渴望之心、易朽和死亡性。他由于祖先和父母遗传的灵魂精神障碍（祖传的罪孽）和容易犯罪性必然会留在每一个信徒身上。  因此每一个信徒人生当中该获得的神圣，并不会在洗礼仪式*机械式*的传送给给受洗礼者。在洗礼仪式这个圣事中我们只会奠定开始，而不是成就，只会领受种子，而不是结圣灵果子的大树。  第二阶段，就是正确（正义）的精神生活，由于它信徒会[**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章，13），也就是那个时候，信徒才能够领受圣灵特别的成圣。因为狡猾和懒惰信徒们心中的种子（见马太福音25章26）不会发芽和结果子（见约翰福音12章，24），但是只要种子放到肥力的土壤上，它立刻就会发芽和很快地结适当的果子。就是这个果子（而不是种子）表示信徒所追求的和生灵的关系，就是说神德。耶稣基督说的寓言[**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章，33）能够明显地表示出此神秘人的变化、信徒在教会里投身于圣灵和这个过程中圣事的实际意义。洗礼仪式的“面酵”就像普通面团里放的面酵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而慢慢地影响到面团一样，也会把肉欲的人慢慢地“发酵”成“新面团”（见哥林多前书5章，7），也就是说精神的人（见哥林多前书3章，1-3）。这个发酵过程当然不会立刻像魔术一样而完成，需要一段时间和圣经里所描述的个人适当精神和道德变化。这样一来，每一个免费领受表白能力的基督徒（罗马书3章，24）会自己决定要把这颗种子在自己心里之土毁灭（见马太福音25章18）还是增加这种财富。  后者的结果就是表示信徒投身于圣灵的结果。这是东正教理解精神生活、基督徒式的完美和神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圣西蒙的新神学家又简单又短表示这一点说：[*他*（基督徒。- A.O.）*所有的努力和功劳需要加以为了能够获得圣灵，因为就是在于这个事实含有精神法律和人生之幸福*][[309]](#footnote-309)。那么，原来在圣事中领受圣灵恩赐丰满的信徒，还需要他特别的“功劳”，而这个功劳，就是神德。  **圣经和教会**  一见之下，在圣经里，尤其是在新约书里，与教会之圣傳之间对神圣这个概念的了解拥有所不同。比方说，圣保罗把所有的基督徒称呼是圣人，但是圣保罗也知道，在所有的基督徒们之中有的人的道德水准与神圣差得多远（见哥林多前书6章，1-2）。相反，从教会最初的开始直到现在，教会多半是会把精神特别清洁、基督生活格外虔诚、以祈祷功勋和爱、为耶稣基督受害而出色、等等的基督徒们称呼圣人。  不过，此两个对神圣的了解并不表示它们的差别，而是显出对同样现象的不同的程度理解。当新约使用这个此（神圣）的时候，它说的是我们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们向上帝许下保持心地纯洁诺言（彼得前书3章，21）和洗礼仪式中领受恩典的人之目的，就算我们目前还是肉欲的人，也就是说会犯罪和十分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会努力改正自己。那教会之圣传会把这个理解以逻辑而完成，会给由于正对生活而实行此使命的基督徒加荣耀之冠。这样说来，这两个理解方式的活法和了解都一样，它们两都说关于基督徒对上帝之圣灵某种特别的关系，并且显出此关系在于信徒精神生活当中虔诚的程度之规定性。[**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23）。[**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11章，12）。  之所以圣使徒把所有的基督徒称呼为圣人，而利用这个名称来强调向所有信徒一个机会成为新造的人（加拉太书6章，15），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要求实现跟以前不一样、在耶稣基督之中新的生活。谁是新造的人？这是成为对于这世界不同，领受到圣灵和在这个世界实行祂力量的人，教会就会把这种人称呼是圣人。  **神德**  保罗（Florenskiy）神父在他写“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作品中对神德提出了广泛的分析。下面我们也会提出他的一些想法。  [*当我们交谈关于神圣洗礼盘、圣油、圣餐、神圣忏悔、神圣婚姻...等等，直到神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所有的词语同样的都会包括在内“神”这个字。我们拿来用这个字，是因为要强调这些东西和圣事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它们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对“神圣”第一个和反面的了解。因此当我们除了圣事以外，把其它许许多多的东西称呼“神圣”的时候，我们想强调的是它们的特殊性、对此世界、日常、俗世、普通的隔离...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旧约书上常常会遇见上帝会以人类称呼是“神圣”，那时候他们就是要证明祂超越此世界的特质、祂对世界的超越性...*  *在新约书上也一样，当圣保罗把他同时代的基督徒们称呼圣人，他就是要强调这些基督徒们在全人类当中有某种特殊性...*  *毫无疑问的，“神圣”这词内除了反面的含义，还拥有正面的，而这个正面的含义会在圣人身上展现另外世界的真实性...*  *“神德”这个概念有两个极端：上面的和下面的，并且“神德”在我们的意识中会不停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移动，有的时候会升起，有的时候会回来下降...如果“神德”在这个梯子上会升起的话，此过程就会表示“神德”否定这个世界...但是“神德”也会下降。它要下降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表示，现实世界通过“神德”圣洁所获得的批准*][[310]](#footnote-310)。  那么，根据保罗神父的想法“神德”这是，第一，对罪孽世界的外来性，对它（罪孽世界）的否认。第二，这是具体正面的内涵，因为“神德”的性质本来是属于上帝的性质，它（神德）本体论上批准在上帝内。神父还特别强调说，虽然它跟道德方面的完美很接近，接近到不可分割，但是“神德”又不只是道德方面的完美，而是“与末此世界的力量有关的”。最后，神德不只是否认、没有邪恶和另外世界（上帝之国）的现象，并且也是[*现实世界通过“神德”圣洁所获得的批准]。*  这个“神德”第三个方面表示，深的的力量除了改正某个人以外，还能够改正整个世界，改成“**神**【会】**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15章，28）。在最后的计划中，世界上所有被创造的万物，都要变容（变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启示绿21章，1）而由于自己实现上帝。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人类有资格真正代表被所创造的世界，因此人类负责世界上所有的万物（见罗马书8章，19-21）。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看见圣人特别伟大的意义，他们在这尘世的存在状态成为世上所有万物成圣的起点（见罗马书11章，16）。  圣人- 首先这是*另外的[[311]](#footnote-311)*人，他们跟那些“**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不照着基督**”（歌罗西书2章，8）过生活的人有所不同。我们把他们称呼为*另外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斗争，且在上帝帮助之下会打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壹书2章，16）-也就是说，打败所有的会把爱俗世的人奴化的东西。从这个有三种情欲世界、罪孽气氛里圣人的分离出来，表现出神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和它的圣使徒起初与教会传统的理解。  **人生规律**  圣人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显示，每个人应该和能够到达多么高神化状态，并且还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化。神化，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美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1章，31）），而这种美丽是无法形容上帝的映像[[312]](#footnote-312)。但是这种美丽只能由于恰当与正确生活方式展现出来，这个生活方式就是禁欲主义。Florenskiy保罗神父关于禁欲主义说：[圣教父们...把禁欲主义...称呼为“艺术中的艺术”、“美术中的美术”...禁欲主义给我们沉思的眼光，这眼光就是**filokalia**- “爱好美丽”、“爱好优美”。自古以来禁欲主义文集被命名“Filokalia”，但是那时候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有我们现在的了解。“Filokalia”主要指的是“美丽”，而不是道德完美，因此我们就会说“爱好美丽”和“爱好优美”。禁欲主义的确不是让人变得“好人”，它让人变成“完美的人”。就是因为如此，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差别并不是“仁慈”，俗世的人，并且罪人，也会拥有这样的品质。但是太俗世、粗野的人没有办法获得精神优美和变成耀眼美丽光芒四射与明亮的人][[313]](#footnote-313)。  禁欲主义可以说是一门研究恰当与正确人生的态度。它就像另外某个科学一样拥有自己的最初原则、标准和目标。禁欲主义的目标可以由几个词来表达：神圣、神化、救赎、人与神同在状态、天堂、精神优美等等。但是主要的一点就是，获得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明确基督教徒精神发展的道路和方法、明确的顺序和渐进性、要求特殊的外人无法明白的规则（见路加福音8章，10）。福音里的“天国八福”（见马太福音5章，3-12）就会表示我们所说的顺序和渐进性。圣教父们，根据禁欲主义的长期经验，给我们提出某种精神生活的天梯[[314]](#footnote-314)，并且还提醒我们逃避此天梯的情况会对人造成负面的后果[[315]](#footnote-315)。对基督徒来说，研究天梯的规则是宗教最重要的任务，再说，直到最后，其他所有的神学知识都归于精神生活正确的理解，否则的话，这些知识根本没有用。此题目的范围太广阔，因此我们只会说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谦卑是这些问题其中之一的问题。按照圣教父们一致的教训，整个基督教完美之堂只能建立在谦卑之上，没有谦卑的话，我们就无法过正确精神生活，也不能领受圣灵任何恩赐。基督教式的谦卑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圣经来说，谦卑主要是虚心（见马太福音5章，3）-虚心这是来自于观察自己罪孽性的能力和个人，不在上帝帮助之下，没办法摆脱欲望及罪孽枷锁的了解个人的心理状态。Ignatiy(Brianchaninov)圣主教说：[*按照禁欲主义永恒不变的规律，由上帝之恩典赐给我们的自己罪孽程度富足的理解和感觉，往往会在其他圣灵之恩赐前出现在个人的身上*][[316]](#footnote-316)。大马士革的圣彼得命名这个观念为 [灵魂*启蒙最初阶段*]。他说，如果某个人过恰当与正确禁欲主义的生活，那么[他的智慧就会有能力发现自己的像在海边上沙子一样多的罪孽，这就是灵魂启蒙最初阶段，这就证明此人灵魂的健康。还有，这样一来，灵魂不会再自负起来，心也会变得谦虚，这样的人会把自己视为配不上任何的奖赏，而在这样的状态上，他会开始慢慢地体验到上帝的恩赐...和自己的短处][[317]](#footnote-317)。这样的心态总是都跟深致与真诚的后悔有密切的关系，在精神生活中如此的后悔的确有极大的重要性。Ignatiy圣主教强调：[*观察自己的罪孽和来自这个观察产生的后悔是这辈子无有尽头的两件事*][[318]](#footnote-318)。圣教父们还说了无数的话关于观察自己的罪孽、无穷无尽的后悔和由前两个长处产生的谦卑极端重要性。  他们所说的话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谦卑是唯一的美德能够使人一直处在所谓的不倒下状态。最先有人的故事（亚当和叶娃的故事）特别清楚证明这件事实。就算他们俩拥有所有的上帝之恩赐（见创世纪1章，31），但是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份体验意识、他们不明白如上帝不在，自己会很渺小，也就是亚当和叶娃没有由经验而获得的谦卑，所以他们俩那么快就过于自负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谦卑来自强迫自己属行福音诫命和悔改的前提下。圣西蒙新神学家曾说过：[*细心执行基督的诫命使人看清楚他的虚弱*][[319]](#footnote-319)。人为了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健康，为了用自己的力量成为圣人，必须要真正理解自己是很虚弱，再说，这个理解在人的心里面会创造采纳上帝的所有美好与生命之起源鉴定心理的基础。以经验为基础的谦卑排除新的充满骄傲的欲望成为像上帝一样的这个可能性（见创世纪3章，5）和新的违背道德行为。  归根说，基督徒实在复兴的开始，就在于当他跟罪孽斗志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本质上的损伤深度、不在上帝帮助之下人原理无力治疗自己的情欲和获得所追求的神圣。如此的自知之明会给人展现那位，谁想要，并且拥有足够的能力把人拯救沉沦的状态，换句话说，给人展现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所有的圣人都那么重视谦卑。  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说：[*谦卑是伟大的高峰。贤明的谦逊才是真正的尊敬和优点*][[320]](#footnote-320)。约翰一世（又名圣金口若望）把谦卑命名美的其中最伟大的美德[[321]](#footnote-321)，  圣伟大Varsanofy教导：[*谦卑在美德之中一直占优势地位*][[322]](#footnote-322)。圣西蒙新神学家肯定地说：[*上帝拥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很多祂力量的象征，但是谦卑是最初和最重要的象征，因为它就是起点和基础*][[323]](#footnote-323)。由于恰当与正确精神生活获得的谦卑对于亚当来说，实际上是新的、他未知道的特性，但最重要的是，谦卑是唯一坚定的基础能够使人一直处在所谓的不倒下状态，他获得真正神圣的基础[[324]](#footnote-324)。  **爱和误解**  如果说精神生活的天梯建筑在谦卑上，那么它的结局是最大的美德（见哥林多前书13长，13）连上帝都用这个美德称呼自己（见约翰壹书4章，8），这就是爱。新人的性质只是一种爱的表现。上帝不停地呼唤人获得爱，信徒相信他在基督身上就能获得这个最大美德。因为爱，圣人而获得光荣、他们利用爱克服世界、他们由于爱，而体现上帝给人诺言的美丽、幸福和伟大。但是有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获得这种爱和我们看着什么特征可以把爱与它相似的东西识别。  从外表来看，有两种类似，但是从原则上完全不同爱的状态。在西方与东方禁欲主义的传统上，我们能够最清楚看到这两种爱所不同的地方。第一种爱，就是感人的爱情（见犹大书1章，19；哥林多前书2章，14）。当某个人把心理发展爱的感觉作为他功勋的目标，他就会养成这个第一种爱。基本上，获得如此“爱”的办法就是，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所受的痛苦、想象和心里想着参与他们生命当中不同的事件、幻想他们对你的爱和你对他们的爱如此等等。在大部分天主教最有名的圣人传记里，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看到他们这样的做法，比方说：Angela of Foligno、亚西西的方济各、锡耶纳的凯瑟琳、亚维拉的德兰、利雪的泰蕾兹（又名儿童耶稣和圣容德兰）以及其他的。  在此基础上，他们常常会陷入神经极度兴奋状态中，有时会达到歇斯底里状态、持久视幻觉、爱情体验，并且往往拥有倜然地性感觉、流血的伤口（圣痕）。天主教会认为他们所体验到的事件是属于上帝恩典的现象，再说此现象证明这些人获得了真正的爱。  但是在东正教式的禁欲主义对这样的办法只会做出如此的评论：[*这只是虚伪与不自然的感情游戏、心理无意识的创造好幻想与自命不凡的行为*]，也就是说，自我陶醉与最深刻的自我欺骗。对天主教神秘主义方法这么负面批评的原因在于天主教感情的过度重视。他们太关心情感和情绪、神经和心理的激发、想象力的发展、身体禁欲主义，而忽略掉精神功勋。精神功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第一目标就是某个人与自己的“旧人”，他的情欲、欲望、罪孽性的希望，战斗。强迫自己的“旧人”遵守福音之圣训和忏悔罪孽。根据圣教父们的教导，当人缺少精神功勋，他就无法获得任何圣灵之恩赐和真正的爱。[**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章，17）。新酒，也就是说，那个让信徒味上帝之福（诗篇）的圣灵只会装在遵守圣训、由于改悔获得谦卑和清洁的人身上。  不过，幻想之爱的做法悄悄地要进入东正教界。我们看可以提出一本书，名叫“Starec Porphyrios the Kavsokalivit. Zhitie i slova”( Kavsokaliviya的波尔菲里长老。传记和布道) （Maloyaroslavec （小雅罗斯拉夫韦茨），2006年）作为例子。这本书讲述现代住在阿索斯山波尔菲里长老的生活和人生经验。  下面我们提出从这本书几个例证。  波尔菲里长老讲述给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发生神奇的事情：[*我只能断定地说一件事情：当迪马斯长老在Kavsokaliviya圣三一大教堂的门廊祈祷的时候，就把他拥有的祈祷和先见之明的能力传给我*]。（值得注意的是迪马斯长老在这一刻根本不知道在他后面有波尔菲里在。）波尔菲里如此的*确信*涉及到一个东正教精神生活的问题：基督徒怎么和什么时候能够领受这样的上帝之恩赐？圣教父们的教导已经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祂自己能够将祈祷、先见之明、创造奇迹等等的恩赐赐予信徒，无论某个人到达多么高的神圣水准，他还是没有分配这些恩赐的资格。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个人把他拥有上帝之恩赐的能力传给别人的事情。并且人以很长时间过恰当与正确精神生活的功勋以后，才有可能会领受上帝特别的赏赐，而不是偷偷看着长老祈祷那样。  相反的，在多神教之信仰中，老师真的可以把他拥有的玄秘能力传给学生（但是这样的传输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这些*传输玄秘能力*跟上帝之恩赐有什么关系？！那么，波尔菲里这个*断定的*报道是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我们可以从他关于精神生活的教导看出。原来，[*两条路径引导我们走向上帝：第一条是拼命战斗对抗邪恶、艰苦和令人疲劳的道路。另外一天路是因为爱，因此特轻松的路径。许多人选了艰苦的道路，而“为了另收圣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就获得了伟大恩赐。可是我认为，最短和可靠的路径是爱的路径。我推荐你们走上这条路...*]。  什么是*可靠爱的路径*，它的*轻松*在于什么？波尔菲里回答说：[*你们就不要斗志为了从你们灵魂里排除黑暗。只要做个小洞让光进去，黑暗就会自然消失。情欲和精神虚弱也一样。别跟它们斗争，把它们使变形力量，而蔑视邪恶...不用怕魔鬼和地狱，什么都不要怕。你们心里应该充满对耶稣基督的爱...*  *放弃你们所有的精神虚弱吧，不要让抵触之灵知道你们的弱点，要不然他会利用它们来折磨你们，让你们忧愁。不要勉励自己消除它们...祈祷的时候，也不要说：“上帝啊，求你帮我免除某些情欲”，-比如说，愤怒和忧愁。关注或祈祷为免除某一个情欲是不对的...不要与诱惑直接斗争，也不要摆脱上帝免除它，不要说：“上帝，免除它！”*]如此这般。他所说这些反对圣经和圣教父教导坚决的“***不要***”简直使我们震惊。  耶稣基督教我们**没死没活地**与罪孽战斗：[*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章，29-30）。  当全教会守大斋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会祈祷来求上帝帮我们从心里免除*闲散、忧愁、贪权、空话、斥责*...甚至会常常下跪。  圣Ignatiy主教直接说这个“*因为爱，而特轻松的路径*”就是对灵魂极有害的手段。他说：[*人人都知道，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精神不正确状态，而受了多大的精神伤害：他们不但变成了对上帝格格不入的人，甚至连成为祂狂暴的敌人和杀神犯。从功勋里投出悔过、心里勉强引起对上帝的爱、追求享乐与喜悦的那些祈祷苦行者会陷入不幸；他们亲自发展自己的堕落、把自己变成对上帝格格不入的人、开始跟魔鬼交往、沾染上对圣灵的痛恨。这种自我陶醉是最可怕的；他跟前者一样危险，但是比较难被发现，很少人因为这样自我陶醉，而发疯或自杀，不过，他们的智慧和心必受巨大的伤害。教父们看着这种罪会怎么改变个人的智慧，而把它命名为****自高自大****。保罗圣使徒在他写的书也提出过这种自我陶醉（见歌罗西书2章，18）*]（Ⅰ，247）。  一位阿索斯山的长老，名叫叶夫列姆（Moraitis），在他写的书“Otecheskie sovety”（父亲般的建议）（萨拉托夫，2006年）推荐我们说：[*亲爱的孩子，你要努力，因为引到上帝之路又窄又艰难的- 不是因为它就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情欲把这条路做成这么困难...要是我们付出精力，手掌就会磨破流血，浑身冒汗*]。[*不要因为你的纵容，而佯装欲望...现在你应该付出所有的力气来消灭你的罪孽，要不然，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不关注自己的欲望的话，它们就会变成你第二个本性，那时候就会更难应付它们！****但是如果现在开始和它们斗争的话，并且听取拥有经验的人提出给你的建议，你就会获得自由...*]。[***你们要为了对耶稣基督的爱****，而用心训练自己...我们为了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指耶稣基督）成为容器，首先应该训练自己...****我们来好好地训练自己吧***...]。  那么，波尔菲里号召我们说：[*不要勉励自己消除它们*（情欲和弱点）*...祈祷的时候，也不要说：“上帝啊，求你帮我免除某些情欲”，-比如说，愤怒和忧愁。关注或祈祷为免除某一个情欲是不对的！*]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波尔菲里号召我们走上*轻松*之路，而完全“忘记”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悔过。所有的圣教父都会提醒我们说，悔过是获得救赎必须要的条件，没有悔过，任何人就无法过精神生活。马可圣苦行者说：[*悔过对伟大和普通人来说，都没有尽头，连人面临死亡时刻，都还是很有用！*]；西利亚的圣伊萨克：[*...没有任何美德能够胜过悔过。任何人的悔过永远都不会到达完美*]。[*我们都该了解，每天24小时，我们都需要不停地悔过*]；Ignatiy圣主教：[*悔过是唯一的能够让我们获得上帝救赎之恩赐的门口。放弃悔过的人无法获得其他任何美德*]（Ⅵ，155）。  波尔菲里号召我们走上*轻松爱的之路*，而*脱离拼命战斗对抗邪恶、艰苦和令人疲劳的道路。*但是他根本没有解释他所说的爱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获得这种爱。他没有解释因为对上帝与他人真正的爱，只能由跟自己的情欲、弱点、诱惑战斗、由于执行上帝圣训和悔过，而获得。上帝直接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见约翰福音14章，15）。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看待波尔菲里那种使跟情欲战斗相对抗对上帝的爱呢？  也许，西利亚的圣伊萨克所提出的答案最拥有正确和有力，他说：[*如果灵魂没有克服情欲，他就没有其他办法在灵魂上引起对上帝的爱。你却说，你的灵魂没有胜过情欲，但具有了爱上帝的爱；你话里的次序乱了。那些人，谁说他没有胜过心理情欲，但是具有了爱上帝的爱，我真的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会说：我不是说“爱上帝”，我是说，我具有了“对爱上帝的所爱”。不过，当你的灵魂没有到达某种清洁的程度的时候，这一句话也没有存在的可能。如果你这句话说的，就是为了说得好听一些，那你不是一个人谁说要爱上帝...并且这样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只会动舌头而已，他们的灵魂根本感觉不到这句话含有多么深奥的意思*][[325]](#footnote-325)。  这就是精神生活确定不移的规律，这就是教会圣传确切之声：[*如果灵魂没有克服情欲，他就没有其他办法在灵魂上引起对上帝的爱*]！  从这个解释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波尔菲里从哪里而拿来他不可思议的“新发现”，就是*跟情欲不反对、不斗争、别消除诱惑、欲望、弱点、黑暗、邪恶*，而只走上*轻松爱的之路*。他这个想法的起源就是**过度幻想**，西方国家在就知道了这“条路”。古代、中世纪、俄罗斯的教父们，通通付出很多力量为了警告我们这条路的危险。天主教所有等级的苦行者深深沾染上了这个虚伪之路，后来新教的苦行者归依他们。他们都“忘了”首先要使心里清洁，而直接叫基督徒腾起到对耶稣基督的“爱”。这么不加劳动及充满甜腻幻想爱的做法会让很多新来的人对上帝、精神生活与教会误解。教父们提醒我们：[*如果你看见要升天的年轻人，赶紧抓住他的脚，而让他拉下来*]！  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愿意，为什么波尔菲里所布道的办法拥有这么反禁欲主义浓厚风格，就是因为他不识圣教父精神生活的经验。他所说的“路径”跟天主教伟大“圣人”，像亚西西的方济各、锡耶纳的凯瑟琳、亚维拉的德兰、利雪的泰蕾兹（又名儿童耶稣和圣容德兰），的“路径”一模一样。他们从来都没看过在Filokaliya书里圣教父关于恰当与正确精神生活说了什么，而开始跟随自己的幻想。波尔菲里承认他没看过圣教父的著作：[*以前、现在，我一直都很喜欢圣教父们写的书，比如说：圣金口若望、该撒利亚的巴西流、纳齐安的额我略、尼撒的贵格利、格雷戈里. 拉马斯等等。但是，坦白来说，我没读过他们的书...*]。奇怪，他怎么会喜欢没读过的书？- 在幻想世界里没有什么无可能的。  Ignatiy圣主教在评定托马斯. 肯皮斯的书，名叫“效仿基督”，对*轻松的路*加以下面的评价：[*这本书叫读者忽略悔过，而直接去和上帝交往。就是因为这样，这本书才会那么容易引起激动与过度热情、不认识悔过之路、没有预防自我陶醉和自命不凡、不知道东正教圣教父们恰当和正确精神生活经验的人的注意。这本书特别会影响到读者的血和神经，会使它们激动，所以肉欲的人会特别喜欢这本书：读者可以不放弃粗心淫荡的享受，而欣赏此本书*]。（Ⅰ. 页255）。  正如我们所看到，真正基督教爱的性质跟其他爱的种类很不一样。根据圣经里所说的，爱是圣灵的赏赐，而不是某个人神经与心理压力的结果。圣保罗说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章，5）。也就是说，这个爱是精神方面的爱，它是[**联络全德的**]（歌罗西书3章14）和按照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表达的意思，爱是[*关注精神之人的住所，并且爱只会留在清洁的灵魂上*][[326]](#footnote-326)。  但是领受这样的爱前，某人首先要获得其他所有的美德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谦卑。因为谦卑是整个美德天梯的基础。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特别强调这个，他说：[*有一个圣人写了一句话：上帝不会接受自以为是圣人的祈祷*]。所以，[*我们应该以悔过和按照上帝圣训的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会保持清洁的话，上帝就会自然进入我们里面*][[327]](#footnote-327)。  神圣攀登天梯的圣约翰曾说过：[*爱心和谦卑是两者圣一体；前者会让人升到高处，后者会帮助人们不跌倒而摔下来*][[328]](#footnote-328)。圣吉洪，沃罗涅日的主教解释这句话说：[*如果爱，这个美德中最高的美德，按照圣使徒所说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那是因为谦卑会帮助和支持它*][[329]](#footnote-329)。相反，粗心、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了解和体验的上谦卑基督徒，他的爱是容易改变、反复无常、含有虚荣、自私自利、贪花等等，这样的爱充满“情感”和好幻想。  圣人所拥有的爱，不是那种俗世高尚情感、也不是勉强自己引起对上帝的爱神经与心理压力结果，而是圣灵的赏赐，所以这种爱的个人体验和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  **圣灵的赏赐**  圣经和圣教父作品不断地讲述力量与性质完全特别人快乐和有福的状态，简单来说，度过恰当和正确精神生活基督徒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基本上，这样的状态会以两个词来表达：*仁爱和喜悦*，因为这两个词能够最清楚显出人类幸福的丰满。我们可以在圣经、圣教父著作、祈祷文里找到许多话能够证明一件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人类根据他由上帝创造的本质和大家可以享受的体验深度，是属于上帝相同的生物，换句话说，人类与完美的仁爱、完美的喜悦和幸福相同。救主向使徒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5章，11）；[**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4）。而门徒真的[**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13章，52）。  圣约翰（又名约翰神学家）向他的忏悔者曾经说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约翰壹书3章，1、2）。  圣保罗把[**仁爱、喜乐、和平**]（加拉太书5章，22）命名为圣灵前三个赏赐。也是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8章，35、38-39）。圣徒还说，如果基督徒没有领受这个伟大的赏赐的话，他就只是个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他就算不得什么，他所有的功劳和所做的善事都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益处（见哥林多前书13章，1-3）。所以他才会来求上帝：[**...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让你们... 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3章，14、16、19）。  反映在禁欲主义、做礼拜仪式、圣歌以及其他作品上的无数基督徒们和所有圣人的经验，是作为圣经的真理非凡的确认。  并且，我们应该特别解释，我们常常在基督教作品中可以遇到罪孽之泪、伤心、悔过类似心情，一见之下，这种心情充满某种愁闷、悲伤和压迫状态，但是事实上它们都具有完全另外一个性质、另外一个精神。对真正悔过而迫使自己遵守福音里圣训过生活的基督徒来说，它们都跟灵魂的特殊安宁与精神喜悦通体，所以会比任何俗世贵重品要珍贵。  这就是恰当与正确精神生活其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精神生活越让人看见他本质的堕落、罪孽性与精神上的无力，就越清楚让人感觉得到能够使人痊愈、清洁、给予灵魂安宁、喜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精神安慰的上帝。按照精神规则，个人对上帝的接近距离在于基督徒谦卑的程度。因为只有谦卑可以让基督徒的灵魂能够领受圣灵，让他充满最伟大的福，就是仁爱。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这位古代修士生活经验最丰富的导师，对基督教真正的苦行者能够获得状态给予最清楚的鉴定。有人问他：[*宽恕的心是什么？*]，他回答：[*这是人在心里怜悯一切万物，包括他人、鸟类、动物、邪鬼以及其他生物...他无法忍受他们受到任何困难，因此非去帮助这些万物不可。这样的人甚至连会为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为常常来侮辱他的敌人掉着眼泪祈祷，求上帝原谅他们，并且让他们得救...个人获得完美的特征就是：如果他因为对人类的爱，而一天内会十多次受伤害，并且还会愿意受更多的伤害的话，就像摩西...和...保罗...以及其他为对人的爱，而接受各式各样死刑的圣使徒一样，这就是证明他获得了完美。圣人们也追求这个特征，也希望能够如上帝一样对人类拥有完美的爱*][[330]](#footnote-330)。  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与尼古拉. 亚历山德罗Motovilov相遇和交谈可以作为个人领受圣灵状态的好例证。他们交谈的时候，因为圣塞拉芬的祈祷，Motovilov亲自体验到了圣灵恩赐初步的赏赐，后来他就把所体验到的感受，传下给全世界的人。圣塞拉芬曾说过：[*当圣灵来到个人身上，而以圣灵的完美充满他的时候，个人的灵魂就会被无法描述的喜悦装满，因为圣灵的本能就是让所有的生物喜悦...上帝告诉我们：[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上帝说神的国的时候，指的是圣灵。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之恩典会照亮和让我们感到温暖...让我们由天堂的享乐感到喜悦，并且使我们心里充满无法讲述的快乐...*][[331]](#footnote-331)。  其中一位现代苦行者，名叫尼孔修道院院长（Nikon Vorob'ev；逝世于西元1963年）关于精神的人说了很多重要的话。精神的人作为圣灵的居处（[**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哥林多前书3章，16）），他一点也不像感情的人、肉体的人那样；他是新人，而感情的人是旧人。新人有什么新的？一切：智慧、心、意志，甚至连身体，他整个状态都是新的。  新人（精神的人）的*智慧*能够领会遥远的事件、过去的和未来的、除了理解事物的现象，还理解事物的本质、看见其他人的灵魂、天使和魔鬼、领会许多属于灵性世界的事实。圣保罗使徒曾说过：[*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智慧】*]（哥林多前书2章，16）。  新人的*心*能够体会某些特殊的状态：[**...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圣保罗接着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章，18）。圣塞拉芬与古代教父合同着说，如果这世界上的人连一点点知道关于人已经在这个生命中能够体会到的属于精神极乐状态，跟不用说天堂的极乐状态，他就会愿意一千多年住在装满啃他身体爬虫的坑里，只要能够肯定他以后会永远都享受这个极乐状态。  新人的*意志*也一样，它会全部的集中到对上帝的爱和感谢。会想要一直实行上帝的志愿，而不是自己的志愿。  新人的*身体*也会受到一些变化。它会在某些部分变成像亚当犯原罪前的身体一样，它会有“体验精神感受”以及其它能力（比如说：在水上行走、长时间不吃饭、即时桥接大的距离等等）。  总言而之，整个新人都会更新，因此成为智慧、心里、意志和身体方面跟以前的他不一样的人[[332]](#footnote-332)。  教父们把这个更新的个人状态命名为“圣化”。这个术语最清楚表示神圣性的本质。它就是人与上帝最紧密的结合以及圣塞拉芬所说的*领受*圣灵的现象。它就是信徒里面[**大有能力临到神的国**]（马可福音9章，1）。救世者关于这些人还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章，17-18）。这些神迹就是神圣性与上帝圣灵联合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示（见哥林多前书6章，17）。  **圣教父和苦行者关于神圣性的说法**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没有一个人首先不离开所俗世的东西，而接近上帝。当我说离开所俗世的东西，我指的不是搬家，而是离开世尘的奔忙（M. 1858, 第1篇. 页2）。  人无私欲并不在于个人感觉不到欲望，而在于学会不接受它们的能力（48，210）。  为了获得酬劳而做善事的这种人，是反复无常的人（85，578）。  当你努力劳动为了获得某个极好的美德，却感觉不到你有得到了什么小成就的时候，你就别太惊讶了。如果人没有谦卑，他就无法获得任何赏赐。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并不是因为工作就会获得报复，最重要的就是谦卑...美德是悔过之母，悔过会产生谦卑，因为谦卑，人就会获得恩典。人们因为由于美德与劳动产生的谦卑，会得到报复。如果你没有谦卑的话，那就前者（美德与劳动）是徒劳无益的（34，218-219）。  人们在自由与静止状态永远都无法体会到上帝的力量...当你开始追求某种美的的时候，你会发现，许许多多残酷和强大的烦恼会托到你身上；就是因为轻轻松松地得到的美德，根本没有什么价值（49，319）。  你任何没有由于劳动而获得的美德应该视为子宫过早和无生命的胎儿（58，454）。  心里的发光是灵魂即将要离开黑暗的典范，那时候对这个人来说整个世界会变成像尘土一样，况且这个人会发现眼泪（是指悔过）的起源（58，452-453）。  愿你们不要自我陶醉，也不要追求获得先见之明的能力[[333]](#footnote-333)。因为污染的灵魂不能进去纯正的天国与神圣的灵魂结合起来（74，530）。  ...不遵守圣训和没有以圣使徒为榜样的人配不上叫做圣人（55，354）。  当你从心里还没有消除一切的俗事的时候，你就别浪费时间在心里寻找光辉、安宁和寂静（69，508）。  灵魂按照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欣赏上帝之力量（30，195）。  当人缺少畏惧【畏惧上帝】的时候，他就无法获得真正的爱，就像人不乘船或干舟，就横渡不了大海一样。我们与精神的天堂之间的这片发恶臭的大海只能乘悔过之舟和靠畏惧之划手而横渡...悔过就是我们的船，那么畏惧就是我们的舵手，仁爱就是我们的码头。所以畏惧会让我们上悔过之船，然后帮我们横渡人生危险之海，直到我们停靠上帝的码头，也就是仁爱。所有劳苦担重担与忏悔的人，都会停靠此码头（83，570-571）。  圣安东尼从来都不敢为自己做某种好事，不过他很愿意常常为别人做善事，因为他认为，为别人做善事是件最幸福的事。  阿加丰长老说：“我还真希望能找到一个病人愿意跟我交换身体...那些爱所俗世的人没有办法获得对人类真正的爱”。不放弃所俗世的人，不能成为像上帝一样（48，302-303）。  宽恕的心是什么？——这是人在心里怜悯一切万物，包括他人、鸟类、动物等等时。他无法忍受他们受到任何困难，因此非去帮助这些万物不可。这样的人甚至连会为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为常常来侮辱他的敌人掉着眼泪祈祷，求上帝原谅他们，并且让他们得救...个人获得完美的特征就是：如果他因为对人类的爱，而一天内会十多次受伤害，并且还会愿意受更多的伤害的话，就像摩西...和...保罗...以及其他为对人的爱，而接受各式各样死刑的圣使徒一样，这就是证明他获得了完美。圣人们也追求这个特征，也希望能够如上帝一样对人类拥有完美的爱（48，299-302）。  谁是真正的智者？那位真正理解到了这个人生总有界限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21，120）。  在你身上发生所好与不幸的事，视为一场梦就行了（1，11）。  缺少怜悯的苦行者就是不结果子的树（89，603）。  自知的人能够领受认识到世界万物，因为当你理解了自己，你才可以去理解其他的东西；也就是因为你的灵魂服从上帝，世界万物就会服从你（74，533）。  ...没有一个美德会比悔过更高；因为人类永远都不会完全做到悔过。无论是罪人或义人，只要想要得救，就该学会悔过。完美没有限制，因此最完美人的完美，也不是完全完美的。因为是这样，所以悔过连到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会按悔过的照时间或做过的善事而判断。你要记住，每一个享乐在后追随着厌恶和苦痛【也就是说：乐极生悲】（71，523）。  悔过同时经常和外人相处这样的做法，就像破坏的大桶一样（89，598）。  在那些度过平安无事生活的人里面并不是上帝之灵，而是魔鬼的灵（36，228）。  你们不要拒绝受悲痛的机会，因为我们由于悲痛，而会体验到真理...，因为就在悲痛当中我们会找到安宁（5，41；28）。  ...当我们的生活越平安无事，我们心里出现越多的情欲，因为经常受难的身体里，个人的心地不会沉湎于虚幻...（77，550）。  平安无事与空闲的生活对灵魂只会带来死亡，并且更多邪鬼会伤害他（85，587）。  在不完美的时代，就没有完美的自由（28，190）。  虚荣就像海水里的暗礁一样，海水隐藏了它，而当船还没有触礁与被水装满的时候，泅者也不知道它的存在；虚荣心的做法也一样，它也隐藏了，并且等待有机会把人淹死（85，582）。  心里培养了谦卑的人，对俗世来说，已经不在了...对欲望来说，也死心了...那么心里培养了妒忌的人，同时也培养了恶魔（89，600）。  你最好不要请教跟你生活态度不一样的人，就算他相当睿智，还是不要... 比较好如果你请教有耐心的人，会跟你一起议论的那个人。因此并不是每一个出主意的人都值得相信，但是那个学会控制自己自由，再说不怕他人谴责和诬蔑的人，就他值得你的注意（78，386-387）。  不认识邪恶的人不能被称呼智慧清洁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就像动物一样。本质婴儿的人，也不能被称呼智慧清洁的人。伪善者更不能被称呼这么清高的名声。智慧清洁就是个人由于经常练习实现美德，而领受神解（4，32-33）。  有的时候某种快乐和愉快会偷偷的进入我们整个身体里面...当人感觉到他身体里这样的快乐，他就会以为，这就是来自天国的快乐（45，280）。  自己希望，甚至还求上帝获得特殊力量及学会做奇迹的人，只会在他脑子里面想象他打败了邪鬼，而心里里面只作为一个爱吹牛和虚弱的人而已。不要因为你无聊，而求上帝做奇迹。追求成为创造奇迹人的正义，是虚伪的正义（36，225-226）。  *伟大圣Varsonofiy*  不能忍受委屈的人，无法遇见光荣；不消灭身上恼恨的人，没办法尝到和平的甜味（Prp. Varsonofiy Velikij i Ioann. （伟大圣Varsonofiy和约翰）Rukovodstvo k duhovnoj zhizni（如何过精神生活的须知）. 圣彼得堡, 1905. 第21号的答案）。  你应该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他们比你要好，要哀悼你这个没用的尸体才对（第48号的答案）。  我们根本不知道，多少人正救溺水人的时候，自己和他们一起溺死了在这条人生河里（第56号的答案）。  兄弟，我又不是阻挡你，也不是给你戒律，我给你的是建议：因此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第56号的答案）。  教父们关于节制食欲的程度教导我们说，要吃跟喝比我们要吃跟喝的少一点点，也就是说不要吃到饱（第81号的答案）。  那么，我实在是纠缠不已的为你向上帝祈祷；但是如果你不会为自己而祈祷，我们只会给自己丢脸（第113号的答案）。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个人灵魂的健康与它开始精神生活发展的标准，是在于个人开始了解自己的罪孽像海边上的沙子一样多- 大马士革的圣彼得说（圣彼得堡. 1905. 第二册, 410）。  Or教父说：[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有罪孽的人]（Ⅰ，424）。  如果我们的美德会证明我们的信念，上帝才会接受它们；本身的美德在上帝面前一点也不珍贵。以赛亚大先知说，我们的正义，就像娼妓之码头一样。这就是原因，为什么上帝只在乎谦虚的人心，理解自己罪孽堕落的人...人类可以以自己的力量，而实行某些内心的美德；但是实行属于精神的美德，这就是上帝的赏赐，这样的赏赐只能虚心以及饥渴慕义的人领受（Ⅳ，526）。  所有的精神美花与果子长在回避修道院里和外在世界上太多的相识，而以经常阅读圣经及圣教父作品，再加纯洁信念和充满谦卑，但是相当强有力的祈祷的人灵魂上。没有这样劳动的地方，结不出什么果子（Plach moj （我的哀歌）Ⅰ，564）。  伟大圣米加利阿斯曾说过，...有的时候我会遇到某些已领受上帝之恩典的灵魂...，一壁厢，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实际的经验，所以有一点像一直处于幼年状态，他们这个状态很不合要求对应当真正禁欲主义的状态。我曾经遇到过如此拥有丰富圣恩典的幼稚长老...修道院里的修士们会关于他们说：[缺少熟练的圣人]，基本上，没有人会跟他们请教...不要仓卒与轻易地接受这种长老的建议，而必须要常常拿他们所说的建议跟圣经和圣教父作品相比（Ⅰ，284-285）。依照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的说法，这样的人“目前配不上作为圣人”（Ⅰ，286）。  唯一，唯一的他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充满悔过与谦卑的灵魂。上帝只把这个优点认定为人类真正的优点（Ⅳ，465）。  当修士忽视祈祷、缄默与斋戒，更何况允许自己娱乐与肉体的快感的时候，那么敌人（邪鬼）会看见他没有武器（无以自卫），就会攻击，而很容易打败他（Ⅴ，406）。  每个人放弃进行身体劳动的时候，很快就变成像动物一样，他的肉体欲望会得到自由发展的可能；过度肉体欲望会使人变成像邪鬼一样，而有助于灵魂上欲望的发展和加强（Ⅴ，273）。  保守智慧、维护智慧、克已、厚意、内心的劳动、内心的祈祷— — 这都是一个灵魂劳动变形与不同的名称。在适当的时候，内心的劳动会变成灵魂的劳动。灵魂的劳动就是内心的劳动，唯一的区别是灵魂的劳动含有上帝的恩典（Ⅰ，207）。  我推荐你们阅读新约书和东正教圣教父的作品（别看特丽莎、方济各等等那些来自西方的疯人和其他他们异教会作为圣人的著作！）（Ⅳ，476）。  充满自我陶醉拉丁苦行者的行为，往往会具有气愤若狂的性质，原因在于他们非凡肉体与内心热情急躁。依纳爵. 罗耀拉，耶稣会的创始人，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Ⅰ，244）。  东正教圣教父们的目标不是把读者领到爱情的怀抱或看到奇妙的幻视，而是领到他能够看见自罪孽和堕落的能力，领到他接受救赎主和在创造者仁慈面前感叹自己。他们首先会教导我们如何才能遏制我们的身体不纯的愿望...然后会教我们如何整理自己的智慧，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改正思维方式...智慧修正好后，就会关注改正心态的工作，修改它习惯和感受。清洁内心比清洁智慧要难的很多...教父们这场斗争的凶悍表示说：献血，并赢得灵魂。意思是说：消除自己身上与血里一切的罪孽欲望、一切智慧与心理的移动。你们要根据灵魂而管理身体、智慧以及内心（Ⅳ，499）。  有一位住在沙漠里的圣人说：沉默者（在宗教上许愿保持缄默的人）的耳朵会听见绝妙的声音（Ⅳ，507）。  *出自于约翰修道院院长的封信*  圣教父们的著作定向到精神完美三种程度：对婴儿、中年和接近完美的人...  神人留给我们经过亲身经验的建议是巨大的财富。我们应该多看一点书。  当然，看完圣教父们的作品以后，费奥凡[隐修士]主教写的书会感觉有一点枯燥无味。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比喻来解释一下：圣教父们的著作是酸奶油，费奥凡的书是用水冲淡的脱脂乳。  天梯的圣约翰对人类一直感到惊讶：为什么那么多人，全能的上帝、天使们以及圣人们，都在帮助我们做善事，而只有一个恶魔引诱我们做恶事的时候，我还是偏向情欲和恶习，并且比较会选择做恶事？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是尚未解决的，圣人（约翰）不肯向我们解释。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领悟到，我们由于不服从的罪而变弱的本质，再加上这个充满各种各样诱惑的世界，一起都会协助恶魔，而且上帝无论如何，都不会限制我们的自由。我应该拼命地追求美德，但是在美德上支持得主，已经不在我们的权利之内，而是在上帝的权利之内，再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出了某些善事，上帝就会特别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心里会有谦卑的话，上帝才会保护我们。圣约翰说：人类堕落的原因，就是骄傲。  不过仁慈的上帝对病弱的我们给了悔过，因为我们变坏的本质太容易偏向罪孽。圣人们根据他们的经验牝牡骊黄地研究了我们的本质，然后为了安慰和协助我们与罪孽斗争，他们将所知道的叙述在著作里。现在你有了“隐蔽的战斗”这本书，我推荐你经常看它。  对于你个人的课经，你就自己想怎么样祈祷，才会比较好。主要的就是心态，不要祈祷为了念完很多很长的课经。你要专心祈祷。有的时候比较好念短的祷文，要不然你会有变成所谓的课经奴仆的危险。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的想法。  越简单越好。你别斥责别人，也不要说太多话。如果有一天某个人会看见他这个神的殿里已被任何的废物装满了，这就表示他开始比较注意自己，对自己要严格，对其他人要宽容一点。你怎么会知道，每个人如何会得救？一个人由谦卑，另外一个人由悲痛。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悲痛和体验到其他人带了的烦恼，但是你要学会好心肠的接受这一切。上帝选举某些人作为先知者和使徒，但是也没有把悲痛从他们身边便拿开。还有，我们的救世者，耶稣基督，他收了多少苦呢？我们应该更多全心全意的祈祷说：上帝啊！请求祢帮助我们好心肠地忍受祢所赐给我们的悲痛。虽然我们了解，这些悲痛会让我们的灵魂顺练成更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就会忐忑不安和疲惫不堪，什么好事都做不到。你知道要如何救赎我们这些罪人！  天梯的圣约翰说：张开新来人的灵魂，就会看到他错误的希望学会不停的祈祷、随时记住未来会死亡的那一刻和从心里完全消除愤怒，- 说实话，只有完美的人才会得到这么高的程度。  真正祈祷的特征在于亲切的心和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是最渺小的人。要保持这样的心态，而这样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说其他的话，也可以，看你如何比较方便。  你说我已经开始教你如何活着才对；但是我并没有。当我自己在人生的路冥搜和常常跌倒的走路时，我怎么会还教别人呢？如果一个盲人当成另外一个盲人的引路者，他们俩就会摔下坑里...我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经验，所以当我回答别人的时候，我所说的不是我的，而是从圣人身上拿来的知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还会面红耳赤：连自己都没有实行圣人的话，但是还敢教别人去做。  我们现在没有在拥有丰富经验的导师之下度过精神生活的好机会。导师应该指他自己走过的路才对，而不是只按照他读过的书来领导，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说者和听者，两个都认为能够学会很多东西，但是当他们体验到“**良善世人上帝的恩典**”（33篇，9）的时候，才会看见自己所犯的错误。大马士革的圣彼得说，他因为没有经验的导师，而受了不少苦；导师应该缺乏任何欲望，并且作为审慎的人，乃是：了解万事各有其时的道理、如何开始度过精神生活、个人的意图、个人心理的结构、坚强、智慧、热心、年龄、精神力气、病弱、任意性、悲痛、本领、无知、身体力量、健康与病态、个性、风俗习惯、教养、倾向、行为、理解、夙慧、努力、朝气、慢性、上帝的意图、导师应该懂得圣经里每一句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这才算是精神生活的导师。  说实话，我已经48年一直住在修道院里，但是我精神状态其实是很差，我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救赎我的灵魂。因为这件事，我感到很羞愧。你别以为我是个很谦逊的人，而这么说，不是，不是，我真的是这么没有用的人。以前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勤勉，一段时间我还穿着粗毛长服，并且戴上镣铐（是苦行僧戴的一种特别的镣铐为了禁绝肉欲。现在在东正教会大概没有人会戴镣铐），到处寻找圣人和长老们，但是一直都找不到；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得不对，因为没什么经验，所以也不太懂精神生活很多方面。新人的热心会特别拘泥法律的字句，但是法律的字句会杀掉恩典。那时候我就没有遇见可以作为我的精神导师的人。按照天梯的圣约翰所说的，独自度过精神生活的人很不可靠，因为他会自傲。我就仍旧作为像一个缺乏馅的包子一样。不过，我还是不会失掉希望，我相信为上帝的仁慈，而按照我的力量实行祂的圣训。我记得，圣经里有一个关于葡萄园的寓言。连晚上十一点钟来的工人，都领受了跟从早上干起的工人一样的酬劳。我很高兴上帝让我在修道院里过生活。我前面说过，法律的字句会杀掉恩典，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字句的涵义才对：如果某个人只看着字句，而认为这就是美德，那是字句就会变成恩典的杀手。法律的字句是如何获得美德参考材料。当然，要是树上有果子，那树上肯定会有叶子，但是如果树上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话，树木就会枯槁。  你说，你爱美食。那你想想，谁不爱美食呢？只有尝过天堂的果子和会控制自己的肉欲，这个所有坏事的暴君，的人才不会爱美食。  *出自于尼孔修道院院长的封信*  要是你要学习祈祷以及整个基督教生活的话，你就应该向Ignatiy (Brianchaninov) 学习。他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老师。经过他对古代教父作品的解释以后，我们才会理解，并且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这个事实每个走在真正基督教，而不是幻想之道路的人，都会了解到。  我真的很感谢他【圣Ignatiy主教】为他所写的著作！不懂和不珍惜他的作品是指某个人根本不了解精神生活是什么。我甚至连还敢说，费奥凡(Govorov)主教的作品（希望圣主教会谅解我）跟Ignatiy的作品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学学生写的著作一样。...我推荐你们要深入研究他所写的书，况且追随他指出的道路。这就是所有古代教父们的道路，Ignatiy主教自己也走过这条路。他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人，所以他很清楚了解现代人的短处和弱点。就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那么的珍贵。并且，还要再加上他作品明显拥有的上帝恩典的力量...  您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别人关于你说的话等等。你说，俗人的判断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全世界，都会称赞某一个人，但是上帝会告诉他：[不认识你！法利赛人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历史？按照俗人的判断绵密分析自己的心里是根本没有用的一件事情！对你比较好还是跟收税人一起呼唤：上帝啊，怜悯我罪人！]  我们每天都会阅读：[上帝，求你洁净我这罪人，因我未尝在你面前行善...] 这篇祷文是谁的作品？你们知道吗？是大圣玛加里的作品，他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教父，玛加里生活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获得了精神上的完美，就成为天国的居民。但是你们看看他是怎么祈祷的。这篇祷文表示上帝的仆人，甚至连上帝的朋友给自己劳动的评价。  我们却不停地叹气：[哎呀，我说得不对！啊呀，别人会怎么说我呢...] 感觉像，我们只有现在才做错了一样。可是，圣教父说：[我未尝在你面前行善]。  每天睡觉前要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做什么不对的，要悔过你今天所做的错误。这样要一辈子，都不停地悔过，直到你真正感觉得到上帝原谅你以前所反的罪孽。同时也要全心全意地请求上帝帮助你以后不再犯罪，不再因为你的罪孽，而让祂的圣意志受委屈。祂的圣意志就在圣训变现出来的。你还要学会竭力回避别人害你而受侮辱的可能，因为跟上帝和好与跟像你一样的人和好容易多。你要折节别人，要按照你的力量去帮助其他人，别责备他人、别判断与谴责。你要跟所有的人和好，要原谅他们对你的过错，要不然上帝也不会原谅你。这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条件：[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见马太福音6章，14-15）。  现在在这圣斋戒时期的到来中，你有了好就会好好地整理自己的灵魂，与人跟上帝和好的好机会。你要为你的罪孽与堕落悔过而哭泣，这样才会受到谅解，并且会有救赎的希望。上帝决不轻视破碎谦卑的心，但是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所做的祭品与施舍，都帮不了你。因你若愿享祭祀，我已然奉献；全爆祭并不会中悦于你。应献于上帝的祭祀是痛悔的精神。西利亚的圣伊萨克曾说过：[为自己的罪孽而哭泣的人比有能力复活死亡的人还要伟大]。  你要付出所有的努力，而请求上帝让你获得最伟大与最应用的美德，就是看见自己罪孽以及为它们哭泣的能力。拥有这个赏赐的人，拥有所有的一切。  如果人类能够以自己的正义和善良获得救赎，那么耶稣基督的到来和苦难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一个人只以自己的功勋而进入天堂。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到：1）自己的旧人性质、劣根性、堕落、罪孽、自己整个灵魂的歪曲状态等等；2）以亲自的经验而体认，他自己的力量来修正自己往往不够，但他还是必须要继续与罪孽斗争和为现在的状态感到懊悔；3）应该像收税人那样祈祷：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即将要死亡，在我罪孽的大海快要淹死，主耶稣基督，你救我，像曾经救过其他请求你救赎的人：强盗、收税人、娼妓...等等。神就是爱。虽然人类已经堕落到底，但是因为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没有放弃我们，并且还做出了伟大的献祭：圣父派自己的圣子上世界受难，上帝之子心甘情愿地担负这个任务直到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那一刻，圣灵也不厌恶进入人类充满罪孽的灵魂来清洁他，让他得救。上帝为了我们的救赎还能做出什么比已所做的更大的事情？主耶和华这样宣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你要随时记得有地狱这回事...]这句话需要解释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想象地狱的惨苦。这句话是给西拉长老说的，意思是想要提醒他别寻找[上帝极高的赏赐]（见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第55篇），而变得很谦逊，视为自己比其他人渺小，而且配不上领受任何精神的恩典。  唯一正确的救赎道路就是理解自己配不上靠近上帝的道路，也就是说理解到自己已经面临死亡。这样的理解会使人请求赦免，会让人走上悔过之路。[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圣训都实行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圣灵之恩典和进入天堂的允许，我们并不是因为做了善事而能领受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于上帝的怜悯来决定的。西拉长老接受了指示不去追求恩典状态，而视为自己配不上它们。他应该通过 [随时记得有地狱这回事]、深奥、真诚、全心全意的理解追求完全的谦卑。他得理解到他是个十分堕落的人、配不上进入天堂或领受上帝任何的赏赐、如果他缺少谦逊的话，那就他所做的善事与功勋都没有什么价值，况且还会使他离上帝更远...  简单来说，他因该看见自己的罪孽像海边上的沙子一样多。明白自己的无力和脆弱。知道他一个人不能走上虚心天梯的阶梯，但是这个阶梯就是充满上帝恩典特别谦卑的初始阶段。根据长老亲口所说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他对这些事情拥有完整的理解。  第九节  **宇宙的起源**  关于上帝创造了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信仰其中之一的教义：[**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 就有了...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334]](#footnote-334)**...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创世记1、2章，1，以及：马加比二书7章，28；以赛亚书45章，18；耶利米书10章，12；诗篇145篇，6行；约翰福音1章，3；罗马书4章，17；歌罗西书1章，16、17；希伯来书11章，3等等）。  基督教信经就在第一行讲述：[*我信唯一的上帝... 天地及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创造者*]。  如果把全部关于创造的教义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启示编成几个主要的原理。   1. 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有，而是上帝特殊创造行动的成果。 2. 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祂不是使用永远存在的物质来创造所有的一切。世界，也就是说原来的物质以及宇宙，是被唯一全能创造的上帝意图从虚无招致到现实。 3. 世界不是立刻就出现了，而是逐渐的，六天过后就有了。 4. 与可见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并列地，上帝还创造了我们无可见、超知觉、精神的世界。   显而易见，这里的每一个原理，都包含特别广阔以及复杂神学与哲学的综合问题。我们只会说道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来探讨创造世界本质上的问题。   1. **对世界的两种看法**   在人类中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非基督教的宗教与哲学的观点：二元论和泛神论。  二元论比较简单。二元论认为原来的物质是本来永远存在的实体，并且没有人创造和管理它，它就是建筑全世界的材料，上帝像建筑师和建造者一样会用它来创造世界。从这个观点来看，物质和世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不会依赖着上帝。就算有一天世界会完全破坏，但是原来的物质还是会存在。  基督教不会接受这样的观念。  首先，因为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圣经基础。其次，它会减低上帝的重要性，这样的概念不把上帝视为最初和万物的起源。最后，这个概念与形而上学和道德二元论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它们会把这个概念彻底地使它输出启示的范围。  另外一个，也相当流行的思想体系就是*泛神论*。它拥有许多种类，但是只有一个本质：或者物质和世界与上帝是同体的（也就是说，拥有与上帝同样的本质），或者物质和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世界这就是幻影；这*一切*就是上帝）。  基督教一样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泛神论不但要剥夺我们人类智慧能够给予上帝最高与正面谓词的概念，就是说个体，而且把创造宇宙这件事视为上帝不能不做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有基础在于上帝本体论的性质里。所以泛神论的想法一直渴求回避“作品”这个词语，因为“作品”假设上帝里含有无条件的自由。但是，保罗（Florenskiy）神父关于这个问题言之有理地说：[*不顾斯宾诺莎的无世界论以及大部分思想家的泛神论，我们从上帝的本质上，都无法做出任何关于世界存在的推论；因为无论我们怎么看创造行动，比方说，认为它是立刻的和历时范围中可以达到的、还是逐渐的和在无限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暴露出来的、还是超越永恒的，不管我们怎么想，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行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创在世界的必要性*][[335]](#footnote-335)。这个意见够清楚表达出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原理，关于上帝作为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完美的生物，所以祂拥有完全的精神自由。这个原理就是基督教跟泛神论最大的差别。  泛神论的宇宙进化论在其他相当重要的观点也会跟基督教具有正相反的看法。当泛神论把上帝和世界等同起来，它就会撤销世界（或上帝）的本质。这就是泛神论的下一步。  泛神论解决其他世界观最重要问题的时候，会把人类的意识导致到更多的荒谬，例如：关于真理和误解的问题、善与恶、自由与独断专行、美丽与畸形、受难与享乐等等。泛神论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式的确是“万中无一”的：因为这些对立范畴迫于必要来自于唯一的起源，就是“上帝世界”、绝对（是神的意思），所以在它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来自于序列泛神论的信仰与人类学结论对人生破坏性的效果很明显。这就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同等性之批准、真理概念的取消；认定生活各式各样精神方面的平等，而不论它们宗教或无神论的倾向性质；道德任何目标和意义的损失（因为善与恶，都是绝对（神）的本质）。这样的话，人生只有两种方式：被动直观或是只有关人的“外皮”完全务实的活动。  **基督教对世界的理解**  基督教拒绝二元论和泛神论的概念，而认定世界是[**从无中**]：[**不是来自于实体**]，[**而是来自于不实体**]（玛加伯下7章，28），[**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希伯来书11章，3），是[**是借神话造成的**]（希伯来书11章，3）。圣约翰传福音者关于逻各斯（耶稣基督之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章，3）。我们所提出的和其它我们没有提出到的出自于圣经的引文，并且整个圣经书的前后文，说明创造世界这是上帝[从无中]、[不是来自于实体]，[从虚无]赐给物质以及整个世界真正的存在的行动。  这个[虚无]就是神学关于创造世界其中一个难以解释的奥秘。这个问题不只是因为按照所谓健全的理智来说[从无中不会出现任何东西]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大自然的奥秘。如果我们来率直地想一想，从圣经历史上下文外表上看，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是无本质的、空虚的，也就是说虚构的以及完全不存在的。但是基督教以神化身教条和所有人复活的思想就是要反对如此大自然无本质的（英文meonizm；希腊文μή όν- 无本质）结论。有一个明显的矛盾需要特别的理解。  创造世界神学的解释来自于古教会的教义，圣格雷戈里. 拉马斯（逝世于1359年）特别深入研究过如何正确分别上帝本质，也就是说祂超越大自然的本质（人类无法理解）以及祂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所能够理解到上帝的行动。从圣格雷戈里. 拉马斯说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够清楚看出世界本质的神学理念主要的意义：[*上帝是万物的本质，是因为万物与祂有关系，并且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万物才会存在。但是要特别强调，万物不是跟上帝的本质有关系，而是跟上帝的力量*]。  V. Zen'kovskiy大司祭教授（逝世于1962年）注解这个意见说：[*上帝的力量透过全世界- 上帝由于这个力量管理这个世界，且因为这个力量世界才会保持固定的状态。这个从圣格雷戈里. 拉马斯的理论，一方面保护否定神学的概念，另一方面，解释上帝在世界上由于力量的无所不在。圣格雷戈里的理论不但对神学和关于上帝教义的清洁很重要，而且对形而上学、对理解这个个世界也很重要。整个世界这不只是我们能够测量和体会到的那一面（外皮）：上帝力量的光线会透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它们的作用就是使万物有生气*]。[*上帝力量的光线会投入所有的世界结构；因为这个力量不属于被创造的世界，所以这些光线不可以跟人类无法理解上帝的“本质”等同起来 – 只如果清楚意识到上帝本质与上帝力量的差别，我们才会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以及回避纯粹超验主义理解上帝*][[336]](#footnote-336)。  实际上，E. Trubeckoy俄罗斯著名的宗教思想家说出同样的意思。他认为，[*先天的睿智[[337]](#footnote-337)*（英文：Sophia- wisdom）*内包含所有已在时间之内创造世界永恒的原型。这么说来，上帝在先天的（时间开始之前）创作行动观照充满变形无穷的正面能力的虚无。在上帝内先天的虚无变成了相对性的虚无，也就是说，成为积极的潜势即固定存在的可能性...这就是时间内的万物*][[338]](#footnote-338)。  也许圣马克西姆斯告解者（逝世于662年）关于这一点最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创造者本来就含有万物的形象。当上帝想要的时候，祂就赋予给它们本质性且创造了它们*][[339]](#footnote-339)。  就其实质说，我们上面所提出的意见包含同样的意思。上帝创造的力量（“先天睿智”的原型- 上帝之言）给所有本身不存在的万物“*赋予本质性*”，例如：物质、宇宙、灵魂以及人类- 万物之灵。创造的世界成为上帝关于*事物知识的执行*，上帝的力量成为“事物”存在的基础以及它们的“物质”。那么，如果宇宙没有实体化上帝的力量，宇宙就会变成虚无，不会再继续存在。宇宙的存在基础在于上帝的力量与命令：[**神说：要有...，事就这样成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马书11章，36）。这样一来，宇宙的基础并不是某种永恒的物质，而是上帝关于世界非受造的、精神的思想，祂的力量。就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万物的本质*]。  不过，要说清楚，世界不是上帝的流出物（泛神论），世界是祂的创造物。圣西里尔亚历山大的主教（逝世于444年）解释：[*创造 - 这个动作属于活动（en/rgeiaq），可是产生 – 这个动作属于本质。活动和本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创造和产生也是不一样的*][[340]](#footnote-340)。用圣格雷戈里. 拉马斯和他学徒的语言来说，这句话大概要这么说：[*创造-这个动作是属于力量，那产生属于本质。本质和力量不同，那么，产生和创造也不一样*]。  这样一来，按照所谈到的那一个神学解释，创造的世界并不是某种完全外在的东西，况且与上帝格格不入的现象。依照二元化的世界观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思想来说，世界与上帝对立到上帝都无法和世界相处的程度。但是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根据泛神论的想法来讲，世界是上帝本质的流出或产物，但这样想也是不对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和世界会失去本来就有的现实差异。无本质论（Meonizm）的学说认为，世界只是个幻影、幻想以及所谓的“肥皂泡”。按照基督教的想法，因为整个世界是上帝永恒及非受造力量的“实现”，所以一方面世界与它创造者“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因为世界与上帝的本质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会与上帝互相混乱跟交换，并且世界具有独自的本质及会保留自己的特性。  上帝与祂的作品这種“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关系 ，也就是说“迦克墩”原则的关系，透过整个世界的历史，而且实现在于三个不同的程度。  *第一个程度* 是创世。在这个程度上，世界与上帝按照“迦克墩”原则建立在世界与上帝力量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祂的本质上。*第二个程度*是上帝化身。在上帝化身内按照上述的原则两个本质合为一体：神与创造人类的本质在耶稣基督身上合为一体。*第三个程度*是全死者的复活和新天新地（参见：启示录21章，1）、一切的恢复、上帝与人类和其他万物的统一达到限制可能程度、**“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章，28）。  现在我们应该做出此创世理解的一些结论。  第一个结论。所有被创造的万物，而且主要的是人类，原来特定圣化。并且还要强调，这个圣化对于世界不是某种外在的行动，而是世界固有的“种子”，这个“种子”成长的程度处于人类的自由。圣保罗关于此想法说道：[**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享：原文是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8章，19，21）。  第二个结论。人类似神的天然。既然创造者全面[*赋予给人类本质性*]，所以不仅是灵魂，而且身体也是属于创造者的形象。由此，全死者的复活可以理解为相当合理以及必要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代表上帝对于人类与万物不可改变的行动（力量）。  第三个结论。宇宙机械理解的违反自然。按照基督教的世界观，宇宙这并不是死亡移动的系统、无生气的机构、实验对象，而是整体的*机体*，因此对自己要求人类合理与虔诚的态度。  **第三段。基督教生态学**  目今第三个结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活动引起栖息地的破坏日益严重的威胁。在这篇文章内我们不会谈世界以及某些地区生态具体的问题，也不会说道科学和技术正在深入研究及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措施。教会拥有它的独特方法来解决生态危机，这就是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方法。  现在越来越明显，即使人类会遵守公正跟和平，但不会保护大自然，确切地说，不把大自然的完整性至多恢复原来的状态，也会死亡。再说，这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状态作为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日益严重威胁的原因，亦另一方面恢复生态主要的因素。因此生态问题是属于人类精神的问题，而不是人类物质的问题，并且此问题的中心是人类心里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环境的情况。  在解决生态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对自己人生目标的理解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就是这个理解确定人类活动的方向和性质。耶稣基督很清楚表示了这个意见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如果我们不会否定就是人类的自我中心、追求舒适与享乐的野心、精神需求被物质利益的抑制成为主要迫害生态的动力的话，那么我们会明白，恢复健全环境的成功完全在于恢复人类精神健全。[**智慧永远不入任何诡诈者或罪奴之家**]（所罗门智训1章，4）。  那我们如何才可以使人类恢复对大自然原来的态度？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彼得前书4章，17），- 圣经说。那么，人生的革新要从教会开始。因为它有世界特别需要的人类科学。这个包含正确（正义）生活知识的科学也叫做*禁欲主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来精神生活的客观规律以及经受过圣人丰富经验的人类痊愈的手段和条件、正路的征兆与可能的迷途。禁欲主义一样适合对任何生活和工作条件，不过它成功的程度（完美的程度）也是在于这两个条件。这些知识能够高度确定地把人类引到他所寻找的人生目标，引导给爱 – 也就是[**联络全德的**]（歌罗西书3章，14），因为只有爱才能够把人类救出从发生的危机。很可惜，现代人最不了解的知识，就是这些被圣教父们由于它对人类重要性而称呼成“*科学中的科学*”[[341]](#footnote-341)的知识。禁欲主义对革新教会、世界（参见马太福音5章，13）以及人类（参见罗马书8章，19-21）实际过程的初步能够作为坚实的基础。  **第四段。反物质世界的假说**  有的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会得出关于这物质世界的反物质性的结论。比方说，古斯塔夫纳安，是一位爱沙尼亚院士，在他的反物质世界理论中，也就是说宇宙的对称理论，说出一个相当有趣的想法。  物理学的现代发展是得到对所有已实际上知的粒子有反粒子的发现。粒子和反粒子是一种外表上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相反的电荷。所以如果粒子是我们宇宙的“砖头”一样，那么反粒子是宇宙一瞬间来的“客人”一样。当粒子和反粒子会碰到彼此，它们两就会爆炸，而互相湮灭产生非常多的能量。根据反粒子多次的观察和研究它们在我们世界的行为，有的科学家得出存在整个反物质世界的结论。反物质世界与我们世界很像，况且这两个世界同在一起，只是它们具有相反的符号。  纳安成为这个理论其中一位首席开发者。这个理论的主要一点，就是宇宙的两半，世界和反世界，最终来自于完全的真空。  他说：[*一见之下，如果我们遵守守恒定律的话，就虚无（空虚、真空）能够产生东西的论点会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因为守恒定律的意义，就是从虚无中不会出现任何东西，虚无也不可能产生某物。但是我在这里要发挥的假设对此原理一点也不争辩。虚无真的不会（只）产生一个某物，它会同时产生比某物更多，就是某物和反某物！我提出的假设基础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1）+（+1）= 0 的等式，也可以相反的来看，从右边往左边：0=（-1）+（+1）。第二个等式不但表示宇宙学，而且也表示创世。“宇宙原有的建筑材料”就是空虚、真空。平均计算来说，对称的宇宙是只由空虚被组成的。因此它可以出现来自于空虚，并且还遵守所有守恒的定律*]。[*所有空间与时间间隔和坐标都一样恒等于零。其实对称的宇宙基本上不会包含什么，连空间和时间也不包含*][[342]](#footnote-342)。  这个反世界理论的特点，就是它的关于宇宙原有“建筑材料”-物质的真空、“虚无”的想法。一方面，本想发与圣经的学说关于本身物质世界的无本质论特别相同，另一方面，这个想法给科学家提出关于动力全宇宙力量的问题。什么力量会把完全的真空“分裂”，再创造那么结构上和生活中美妙的宇宙，然后还会保持稳定此非常不稳定作品的状态。  科学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第五段。创造还是（和）演化**  虽然基督教会相信是上帝创造了全世界，但是创造世界性质的问题- 是创造论的性质（创造论内称宇宙和万物是由上帝造成的）还是进化论（宇宙是按照上帝本来定的规律由原有的物质变为现在的世界）的性质？  圣经描述创造世界六天的过程，也就是说世界的出现与形成过程，它从低级到高级生物和人类连续六级的过程。这样的说法是否证明世界进化的发展？虽然许多西方神学家坚持肯定的意见，但是事实上，创造世界六天的过程本身没有足够的证据为了确认进化论[[343]](#footnote-343)。因为这些六日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某种时间段，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可以说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上帝创造新种生物的行动。  当我们承认上帝是创世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排除世界在上帝为宇宙动力的前提下进化发展的可能性。并且，有的圣教父也假定这样的想法。例如尼撒的圣贵格利说：[*所有的东西从最初的创作冲动，已经被一种本来灌输给宇宙结构为产生万物的创造力做成存在于它们的预先状态；但是那个时候它们都没有独自与实际的存在*]。  希波的奥古斯丁补充这个思想道：[*我觉得，上帝最初同时的创造了一切万物，只是有的实在的，有的于它们基原...就像一米种子里拥有一棵树需要长大的东西一样。当我们说上帝同时创造了世界，我们该了解那时候的世界就像种子一样拥有一切的万物。那时候的万物就是能力和缘由，后来它们都成为我们现在能看到以及知道的样子*][[344]](#footnote-344)。  在Motovilov和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交谈的叙述里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想法。圣塞拉芬说：[*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人的时候，祂除了身体以外，还创造了人的灵魂和精神：但是上帝将生气吹在亚当里之前，亚当就像其他动物一样*][[345]](#footnote-345)。  圣费奥凡（Govorov）主教说出同样的意见：[*本来有具有动物灵魂的动物以人的形式。后来上帝将自己的生灵吹在人里面- 动物就变成了人*][[346]](#footnote-346)。  但是如果从进化论排除上帝创造的行动以及把世界的存在和生物形式多样性视为永恒物质*自我发展*的结果，那么进化论的观念会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这样的话，本观念的可靠性不会超过一个幻想的可靠性。就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幻想，但是它永远都不会作为科学理论。比方说，让我们提出几个跟生物进化概念配合不了科学主要的事实。   1. 科学不知道什么规律会让无机物（原子和分子）变成有生命的细胞，况且产生智慧。迈克尔. 鲁斯，著名的加拿大生物哲学家，把自己归于不可知论者，他关于通过进化自然发生的人类智慧的观点说：[*我们可以十分坚决的表示，生物学理论和实际实验断然地作证这件事是的可能。在现代理论生物学中没有任何证据会让我们设想智慧自然出现不可回避的必然性*][[347]](#footnote-347)。 2. 由随机耦合的分子生命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它根据某些计算等于10-255，由此这样的结果，按照卡斯特勒（A. Kastler）一位美国科学家，可见[*生命出现实际上的不可能性*]；[*我们应该拒绝生命结构可以由分子随机耦合出现的假设*][[348]](#footnote-348)。另外一位美国生物学家，Ben Hobrink提出这样的比喻：[*细胞自然出现的概率等于某个猴子用电脑400次绝对正确的打完整个圣经！*][[349]](#footnote-349) 3. 无神论主义的进化论特别为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物种形成[[350]](#footnote-350)和最难以及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类形成。现在人类学家只调查出来了人类出现大概的时间（4-5万年以前）。但是他是怎么出现的或是他生物祖先的问题还是一个不可揭破的秘密[[351]](#footnote-351)。   生物转变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这个进化论主要的论题至少对于所有高级生物形式缺乏事实理由[[352]](#footnote-352)。早在二十世纪中，V. Zen'kovskiy教授说过：[*在生物学里的连续性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动物从一种动物转变到另外一种，的破灭是很重要的。一开始，达尔文发表一些最初著作的时候，连续性的概念博得了很大的好评，但是实际上的事实更仔细地研究显露，我们不能将不同种类动物，而建立一个家族树：好几群动物跟其他的动物毫无关系*][[353]](#footnote-353)。   1. 生命这个本身的概念到现在都超出科学知识的界限。原来，生命这并不是固定物质元素特殊的耦合，而是某种*原则上*不一样的现象。不过还有更神秘的问题，就是意识的性质和每一个人的独特人格。   对东正教神学一件事实永远都不会变，这就是全世界的创造者以及立法者只是上帝。对我们来说，祂创造这个世界的方法：一天一天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能看到得万物或是慢慢地，按照循序以及时间的流程，从最低级到高级，使用水和尘土（创世纪1章，20、24），由于被祂灌输给大自然的规律而创造了一切，在救赎轮中一点差别也没有。  因为[*只要上帝想要，祂就会超越大自然的秩序*]，所以祂想要怎么创造[*大自然的规律*]，就会这么创造。因此有一点不明白，自然科学发现生命出现及发展某种规律的事情，怎么会与上帝对抗、使某些人相信无神论主义的看法或是损坏基督教世界观？  事实上，基督教会对创造世界问题的逻辑世界观相当理所应当。基督教逻辑完全消除对*自我*发展宇宙、*自我*出现生命、*自我*发生智慧类似“奇迹”的*迷信*。基督教宣传此美丽世界存在合理的原因。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十节．**  **俄罗斯东正教神学**  **以及二十世纪神学与哲学思想中的**  **末世论问题**   1. 末世论概念以及对它不同的观点   末世论问题的范围总是会打动俄罗斯哲学和神学的思想。在有的时期中，大家敏锐触觉世界末日。有的时期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方面就是解决永恒的折磨这个神学中最难的问题。现在最受欢迎的问题又是对人类历史的终结迹象正确的理解以及从世界末日角度对世界上与俄罗斯内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对反基督的到来和兽名数目（见启示录13章，18）的问题，现代神学家也有相当大的兴趣。  但是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中，关于如何博得**我们心里面**的末世（路加福音17章，21）（也就是说，人生最终目标）的问题，还是保留最重要问题的状态。  末世论这个题目很广阔，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只会提出一些方面。   1. 在俄罗斯神学历史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末世论禁欲主义的方面。它在于通往天国精神之路理论与实验上的研究。但是，它正确的理解经常会受到各式各样的误解。   看来对人类来说，“摘下来”而不是以功劳和功绩栽培进入天堂的果子是个很大的诱惑。这个趋势在人生当中会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些人认为，他们只要执行宗教仪式、遵守规定、实行教会礼仪章程、参加教会某些活动、行教会慈善事业等等，就可以获得救赎。但是这种人会忽略基督教徒该有的行为准则：[**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马太福音23章，23）这个**那**就是圣经里的戒条。结果是这样的基督徒会失去此宝贵的进入天堂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形式，也是宗教生活类似的代替，但是这种人会喜欢议论神学题目、学习神学为了知道比别人多，而不是为了更清楚了解人类救赎的道路和方式。圣Ignatiy (Brianchaninov)主教绘声绘色地描述如此的野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耶稣基督预料的事情即将要实现了：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有神学。我们有神学研究所，有硕士和博士，这又算什么呢？他们怎么配有这些学位呢？在某些人的帮助之下，就可以获得这些学位... 这些所谓的神学家都没有信心，动不动就否认他们跟宗教的关系。我曾经见过这种神学家，他甚至怀疑耶稣历史的存在啊！从这样的黑暗中，怎么会有光明出现呢？！*][[354]](#footnote-354)。  还有一个观点。是在新教环境中很普遍的一个观点。新教徒们认为圣灵不只是在教会存在以及实行祂决定行动，而是在全世界和搅和到每一个生物生活里。这个想法完全忽略掉了人生自由的方面以及人类可以照上帝意志办事，也可以不顾上帝打算的可能性。此想法的结论够明确地证明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遇到所有宗教信仰的救赎论同等性、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和救世主的实际拒绝、教会应该直接承认它已不遵守原来基督教道德规定、教会应该赞许很多违反文化的现象等等的观点。   1. **反基督**   在基督教会里关于世界末日的题目是自古以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会使人觉得很惋惜，就是在历史过程中耶稣再临心里快乐的期待，变成了大众等待反耶稣的出现。在古俄罗斯某些时期内世界末日的问题成为过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例如：十五世纪的复活节计算表册（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日历）结束于1492年。根据那时候的计算，这个1492年合乎从创世的第7000年，因此许多人开始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1666年的时候，大众一样紧张地等待末世，就是因为1666这个数字含有三个6。那时候，当然也有不少候选人为“反基督者”的称号。  现今，这个题目对许多基督徒，尤其是不太了解宗教信仰很多方面的人来说，重新成为具有相当病态性质的问题。为了够明确地理解，我们首先应该集中于圣经里以及圣传关于此问题所说的话。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路加福音21章，10-11、25）。在我们地球上这样的现象已经无数次出现过，但是这一段话的意思要说，这些现象会极危险地增多，并且它们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会使[**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加福音21章，28）。很有可能，这些大自然异常的原因会是迅速加快科技进步。  [**不法的事增多**]（马太福音24章，12）。越来越明显，全球人类走向道德彻底腐败的路，因此世界末日之前会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时期。圣Ignatiy（Brianchaninov）主教说过：[*反基督会是个全球人民道德与精神方向有逻辑、公正以及自然的后果*]（第4册. 页271）。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目前还有许多人（例如在中国、印度等等）还未曾听过福音。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马太福音24章，15）。这一句话指的是，基督徒门（主要的是修道士、神职人员和神学家）普遍放弃根据耶稣戒律生活的愿望，且被*性欲*、*贪财*以及*贪权*的入迷；教会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它纯粹俗世的目标来代替它存在本身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从罪孽中救赎人类；教会节日变成多神教类似的节日，以及相反的，多神教类似的节日变成所谓教会的；修道院变成旅游中心[[355]](#footnote-355)以及其它俗世娱乐场所。  （2003年第十一节国际圣诞教育报告会的决议表示：“*在神圣的地方不允许亵渎地建筑娱乐场所*”）。虽然这个声明主要发表给俗人与机关，但是它对教会内部的趋势也相当迫切的[[356]](#footnote-356)。Medice, cura te ipsum[[357]](#footnote-357)）；等等。归根结底，就在“东正教”口号之下，会发生宗教生活完全的俗世化（**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音18章，8））。  在基督教历史当中，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比如说，一位西方作家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天主教说过：“*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把基督教跟多神教混在一起，而这样的结合挑起了各方面的任性。任性的程度直到让弗朗索瓦. 拉伯雷用一句话定立为特征许多人生活态度的规则：“做你喜欢做的事吧*”*。根据德西德里乌斯. 伊拉斯谟的观测，1501年普通基督徒的道德败坏完全胜过多神教徒的堕落性*”[[358]](#footnote-358)。正如我们所看到，以前俗世化也会感染个别的基督教会，但是那时候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所谓的精神绿洲存在。现在的情况悲惨得多。  [**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24章，24）。在基督教会历史当中有出现过许多假基督和假先知，但是那些最后的会表演“**大神迹、大奇事**”。他们使用这些东西会把肤浅与易信的基督徒们入迷到魔法、神秘主义、教会分裂、教派以及多神教会去。  毫无疑义地，那时候的人们会坚持所有宗教信仰原系是一样的的观点（实际上，只有一个宗教信仰，而世界上所其它的宗教，都是它各式各样的变形）。  Seraphim Rose修士司祭，美国现代东正教苦行者（逝世于1982年），关于此“*未来的唯一宗教*”推测，它可能会保留形式上原来的多教派性。但是原系上它会是个思想体系。因为在人们脑子当中渴望地上的王国和它的娱乐会代替寻找上帝的国和祂的义、俗世目标会超越精神目标以及其它类似灾难性的交换，简单地说，此“宗教信仰”（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一切的努力会仅仅往获得*物质*享受而做出。  反基督的建极，关于这个世界末日最主要的征兆在圣经与圣传里我们能够看到最多的话题。  我们具有他的鉴定：[**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4、8-10）；[**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启示录13章，5）。  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圣佐西马指出其中一个最明显和简单反基督出现的征兆：[*当你们听到耶稣基督回来到了我们地球上，你们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反基督*][[359]](#footnote-359)。这句话指的不是那些许多的反基督（他们都是反基督的先驱者），这里指的是一个“基督”，而关于这个“基督”世界上所有的传播媒体会上汽不接下气的呼唤。并且，西利亚的圣厄弗冷补充道：[*犹太人... 会最欢迎地作礼他的统治以及佩服他*][[360]](#footnote-360)。  全世界的传播媒体会喘不过气来地赞扬他。似如在他身上会应验一切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这样的想法会作为此宣传中央点，也许是最主要点。他母亲会是个处女（但是她会相当淫荡，而反基督的诞生也会具有某个不正常的方式）；很有可能他会把艾曼纽这个名字拿来用；他会表演为人类的幸福受苦难；所有教会与宗教元首都会给他举行隆重地加冕礼；反基督会获得大卫王的王位；他会利用基因工程得到永生，因此“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反基督会给他的忠臣送永生；反基督会在全世界建立人类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所无功而返尝试盼望已久的和平；他会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充分供应物质商品（因为军费开支会缩减，所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会发展到最高峰程度）；利用对每个人完全的技术控制与非常严肃的法律，他会彻底地除尽犯罪现象，而这个结果会解释为战胜邪恶；反基督会演出全人类，包括许多东正教徒所渴望不可思议的（不过，也是假的）奇迹；等等。  这些事情对大部分犹太人会作为他（反基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对很多基督徒而言，他（反基督）就是（受膏的！）国王与耶稣基督救世主在他的再临下。这样一来，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们一起会欢迎即将要危害他们的那个人。并且，这些人为了舒适生活会很高兴地把自己的自由卖出去（因为反基督之国会是个总奴隶制的国）。在有的地方这一点已经实现过：[*政治的、经济的以及个人的自由在世界上到处都要死亡...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自由与舒适平安生活交换*][[361]](#footnote-361)。[**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  所谓的反基督和他仆从的奇迹对信徒与不信教的人来说，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大部分人为了得到从疾病中康复奇迹总是都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良心和面子、跪下在任何人面前，比来撒旦。圣Ignatiy主教关于人们对奇迹的渴望以及这个欲望的原因跟后果曾说过：[*现今，那些失去不仅认为自己配不上演出奇迹，甚至连看到奇迹也配不上的虔诚的人们最渴望的就是奇迹。被自命不凡、过于自信以及粗鲁行为陶醉的人老是莽撞、傻帽以及毫不怀疑的追去所具有奇迹的东西或现象... 现在这样的趋势比以前危险多了。我们越来越接近出现许多不寻常与不可思议的假奇迹的时代，这些奇迹出现的目标，就是要把那些被这些奇迹欺骗与诱惑的肉体狡辩可怜的家畜引走到死亡去*][[362]](#footnote-362)。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人类在整个历史当中，一直寻找和平和稳妥。圣使徒告诉我们，人类实行这个目标的时候（当时世界上会有唯一的国家、唯一的政府以及唯一的国王）。也就是那时候人类的毁灭突然间会掉到所有人的头上。主说：[**因为那日子**（世界末日）**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路加福音21章，35）。圣保罗使徒在另外一封信件确认灾难突然之间的临到：[**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章，51-52）。  **第三段．666和纳税人识别号**  我国的人民特别容易认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这个误解一定会成为那个圣Ignatiy (Brianchaninov)预料的可怕灾祸的原因：[*我们的灾难应该具有道德与精神的方面才对。失去味的盐*（马太福音5章，13）*预示它们和清楚地显示[我们]人民很有可能，并且一定会成为那个天才中的天才的武器，而他终于会实现普遍君主制的想法*][[363]](#footnote-363)。  圣Ignatiy说，[*失去味的盐*]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状态、[*天才中的天才*]是反基督、那我们的*人民*，就是他国的*武器*。  圣Ignatiy主教还指出基督徒们脱离正义主要的原因：[*那些心里面不收下天国的人，不会认出来反基督。这种人不知不觉得会成为他的追随者*][[364]](#footnote-364)。[**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1）。  [*心里面不收下天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徒们精神方面的退化。他们思想（额头上的印记）与活动（右手上的印记。右手是人类活动的象征）只为管俗世生活的需求，也就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充分的浸泡，而完全放弃关于[**上帝国和祂义**]的想法（马太福音6章，31-33）。就这个纯粹的唯物主义会成为反基督作为最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因此并不是偶然的在约翰神学家的启示录里他的名字用666数字表示。就其实质说，本数字是圣经里玛门的象征。玛门在新约圣经中用来描绘物质财富或贪婪以及地上丰富、荣耀和权利的国。这个结论是由所罗门王时代历史事实中得出的。那时候的犹太国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列王纪上10章，14；历代志下9章，13），也就是32公吨707，26公斤！[[365]](#footnote-365)  当某个人*心里面不收下天国*，这就代表他想收下那个给予面包和马戏的他。大部分肤浅的信徒寻找的就是如此国王与救世主。圣经里描述5千人只用了5个面包，而人人都吃饱了的事情，作为这个说法很清楚地例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翰福音6章，14-15）。  由于这个缘故，关于“**三个六**”[[366]](#footnote-366)问题的解答已经够清楚了。它内涵特征在于符号具体的醒目，因此它对经验不足的智慧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意义。虽然这个世界末日的数字从科技与电脑技术的数学基础的角度来看，它在电脑系统里的存在并么有必然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这个事实也会刺激对这个数字的过度注意。  也许，故意推广此符号的人真的相信这种咒物，并且一直尝试使基督徒们也对此数字养成信心。但是圣保罗使徒早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任何多神教者的信仰的态度：[**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8章，4）。也就是说，所有多神教神秘主义的符号（数字、词语、图画、咒语、魔法、巫术等等）本身对具有为主耶稣基督信仰以及由参与圣事证明这个信心的基督徒没有*任何*权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既然圣经里有这个数字作为反基督的数名，那么我们对使用它的冷淡态度会不会变成*不知不觉*接受本身怪兽的原因？毕竟圣教父们有警告我们关于这样的可能。为了解答此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所谓的*不知不觉*到底是指什么？圣Ignatiy（Brianchaninov）主教给予我们详尽的回答：[*神人生活在人间中的时候，爱俗世的人以驱逐耶稣基督，并且害死祂的方式结束了他们所有的恶事（马太福音23章32）。那在世界接近结尾的时候，他们会以接受反基督和为他上帝的荣耀结束他们的背叛（约翰福音5章，42）。爱俗世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他会悄悄与慢慢地进入人的心理面，那完全进入后，会使人变得狠心与专横。人们逐渐地准备能够杀神人的心态：现在也是一样逐渐地准备心态能够接受反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12）[[367]](#footnote-367)。  原来是*爱俗世者*会*不知不觉*得接受反基督。爱俗世者这就是那些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而不在乎福音里的戒条过生活的人。因此他们才会逐渐和*不知不觉得*接受反基督思想体系的想法和精神。他思想体系的想法只追求创造人间天堂的打算，因为对它来说没有精神生活以及上帝之国。现代神学（多半是西方的）比任何时候热衷于此思想体系，况且还尝试说明它的存在必要性以及认为教会主要的任务就是实行此思想。在这个背景下，教会的活动（主要是社会与文化的活动在它们多样性的方面与方式）成为优先活动。结果，不是世界投身于教会，反而是教会人的精神越来越俗世化，而这样的他们便会把教会也俗世化。当代现实的生活充满许多例子：在戏剧院里以及各式各样的远不是纯节演剧上，我们常常可以遇到某些神父，甚至连修道士；爱举行所谓的圣诞游园活动、群众娱乐、流行音乐会的修道院；举行摇滚音乐会的教会部门[[368]](#footnote-368)等等。而这些事情都被视为教会在世界宣教的一种方式！地方教会和摇滚音乐的合作会使教会变得什么样子呢？  这样一来，基督徒们和教会*逐渐*与*不知不觉得*会接受十分多神教、反基督教会的标准与理想以及由此接受作为救世主和人类伟大恩人*本身的他*。  圣Ignatiy（Brianchaninov）说过：[*没有以信仰的行动，而把所闻的信心长大与加强的人，容易被形成真诚样子的谎言教学迷惑*][[369]](#footnote-369)。  那么，关于某个人因为*外在的欺骗*（例如，条形码里译成的三个六）而可能*不知不觉得*背弃基督的想法反驳与东正教信仰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理，就是个人救赎与灭亡无条件的从属于他按照生活方式有意以及道德方面自由的耶稣基督或反基督之间的选择（“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章，16））。所有的圣教父都肯定地说，要是我们自己不要被救赎，上帝也没有办法救赎我们。人更没有办法不直接拒绝耶稣基督和祂的生活规律以及不直接接受*另外一个*救世主和*他*的生活规律而灭亡。  所以，如果基督徒把这个数字看成*为他相信符号*的话，就这数字对基督徒会有危害的影响。不过如果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反基督的印记”对他来说，一点信仰的含义也没有。  也许反基督会把这个数字作为自己“印记”（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相反），而这个“印记”会作为某个人真的视为反基督是救世主的证明。这样的话，*具有此含义*的“印记”真的会表示某个人背弃耶稣基督救世主。但是超出这个意义而对三个六的恐惧症，只会表示基督徒迷信的征兆以及，毫无怀疑的会作为这种信心传教者暗笑的原因。  现代世界末日心情和期待的普遍性跟权力结构道德状态明显的退化以及快速集中于在免道德及其它高尚的人文情怀和动机“伟大超人”的狭隘圈子里政治、通讯、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趋势有关。由此清楚显出创造全世界唯一国家的思想。这几个具有“电脑”权利无限的可能性的“神人”就会当这个国家的元首。这样的情况促进每一个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民身体与精神的奴役。上面所描述的事情十分符合于在全世界宣布自己是全人类“耶稣基督救世主” 唯一统治者下极权政治的世界末日的想法。  现代科技进步给予此话题新与重大的冲动。它们跟完全掌控每个人，并且控制他行为这些新开的科技能力有关系。如此，依照一些电脑科学专家而言，现在已经有实际的办法可以控制群众。他们确定，大概从2010到2020年之间，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会有一个能够控制全人类的电脑系统。  这个新全世界秩序在精神、道德、生态、能源、人口以及其它严重打击我们新世界的危机下逻辑后果太明显，况且也符合于圣约翰神学家在他写的启示录里的人类生活最后事件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恐怖和最终的灭亡。  **第四段．焦热地狱的二律背反**  远古时代的神父和教会教师们一直关注永恒折磨的基督教教学的问题。并且此问题还作为许多二十世纪神学家和思想家著作的主题。Pavel Florenskiy神父对这个永恒折磨的问题给了很恰当的名称，叫做“**焦热地狱的二律背反**”。  下面让我们提出与地狱永恒教义的连接关键问题。   1. 上帝原来就已经知道，每个人会怎样使用自己的自由。如果上帝是爱与无所不知的，祂就为什么创造了那些会受永恒折磨的人？（用于比较：对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而言，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视为耶和华或是安拉是个怜悯与公平的判官，而不是爱）。 2. 邪恶没有本质这是基督教其中一个基本真理。因此邪恶是个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现象。耶稣基督*的死胜过死亡*。[**神在万物之上**]（哥林多前书15章，28）。那么地狱的永恒不是表示完全相反的现实，就是说永恒的二元论以及永死的存在？ 3. 留在天堂和地狱对具有理智和自由的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一件事。既然在天堂享受着上帝恩典的人以及天使曾经拒绝了上帝，那么为什么在地狱受折磨的人不能做出相反的步骤，就是说转向上帝？关于地狱无条件的永恒的论点是不是否认基督教其中一个最要的真理，就是个人自由？   Sergey Bulgakov大司祭很清楚表示了俄罗斯所有的神学家与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原始的解决想法，他说：[*解释这个问题有两种末世思考类型：凶狠俱全的刑法还是回避此问题一切苦难宽容的赦免。第一条路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时代，因为它早就失去了它内涵的确实性；第二条路呢完全不是克服此问题的办法，这只是个简单否定第一个办法而已（更不用说它神经与神学大问题）。面对中世纪的正统概念以及人道主义的普遍轮这两个类型会出现第三条解决道路的可能，这个办法会把前两个办法的优点连在一起，而摆脱前两个颁发的弱点*][[370]](#footnote-370)。  下面让我们提出俄罗斯思想在二十世纪过程当中作为“第三条道路”所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Pavel Florensky 神父（逝世于1937年），莫斯科神学院的教授，在他有名的著作里“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371]](#footnote-371)在“地狱”章展现了下面的想法。  首先，我们来表示他提出问题的结构，因为它也可以作为我们其他思想家陈述观点的序言。  [*意识是来自于上帝作为爱这样的想法。爱不会创造为了灭亡，也不会知道着死亡这件事，创造任何东西。爱也不会不宽容...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都会受到饶恕，都会不记所有的过错：“****神在万物之上****”（哥林多前书15章，28）。简而言之，救赎大众的不可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从上帝高度的想法。但是...从基于生物对上帝爱的角度来看，一样的意识会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样的话，意识不能容许对上帝没有回爱的救赎。因为不能容许这个，所以由此可见一个必然的结论：有可能上帝对生物的爱不会受到回报，那么，救赎大众的不可能还是有可能的。救赎大众的不可能是不可能的的正题以及救赎大众的不可能还是有可能的的反提具有明显的地二律背反...如果我们会拒绝反提，我们就也会拒绝正题；如果我们会肯定反提，我们就会肯定正题。正题和反提是择不开彼此的。意识的范围无法容纳此二律背反。只有本身实际具体转变能够容纳它...*]（页208-211）。  但是Pavel Florenskiy神父还是提出一个解决此矛盾的理性试图。他说：[*因为人身是被上帝创造的，所以人身是个神圣，并且以本身的内芯十分珍贵的创作。这个创作具有展现在于动作次序自由创意的意志，也就是说，具有实证的性质。人身在这个意义上是指性质。上帝的创作是人身，所以他应该被救赎；那么邪恶的性质就是人身获得救赎的障碍。由此可见，救赎假定人身跟性质这两个方面的分离。统一的应该分成两个不一样的部分*]（页212）。  Pavel Florenskiy神父接着说，无论如何，作为上帝创作与祂形象的人身不会死亡。个人的“*性质*”或是“*具有实证的人身*”（“*恶性自我*”、“*人身空心的外皮*”、“*假面具*”）由于它的行动配不上“*形象*”，所以应该离特有的人身切断和送到外边黑暗里去（马太福音8章，12）。Pavel神父根据圣保罗使徒向住在格林多市的基督徒们写的书（[**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3章，13-15）做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的工程会用火来实验。在这个火里所有肮脏与恶劣的东西会烧掉，就像金子和银子里的杂质一样*（参见比较：撒迦利亚书13章，9；玛拉基书3章，2-3）*。就在这个火里会施行不合格具有实证的人身跟上帝创造的“形象”神秘的分割... 这个火不是处罚和报应，而是不可缺少的实验。如果会发现，个人最深处的上帝形象没有在某个人身上掀开的话...，那么上帝形象从无神化的自我中会被拿走；如果个人的自我变成了真正上帝形象的话，这个人就会“受奖”，就是内置幸福的欣赏自己内涵的上帝形象以及欣赏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创意欢乐*]（页230）。Pavel Florenskiy神父由于自己的观点认为圣经里就有这个“解破”人为两分“人身”的想法。按照此想法的角度，他对许多段文做了分析（例如：马太福音5章，29-30；马太福音24章，51；路加福音12章，46；马太福音25章14-30；马可福音9章，43-49；希伯来书4章，12等等）。  所以，根据他的看法，人“*本身*”会被救赎，但是他的“*工程*”会烧掉。[*个人的“工程”，他的*[恶性]*自我意识会离“本身”*[的人]*被切掉，会变成纯粹的空虚...是一种没有人看的噩梦一样*]（页233-234）; [*在地狱里只有幻影的“影子的梦和梦黑暗的影子”会乱爬*]（页247）。  这就是Pavel Florenskiy神父解决焦热地狱二律背反的看法。不过他坚持的个性永恒的二分法引起了不少批评性的反应。  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尼古拉. 费奥多罗维奇. 费奥多罗夫，逝世于1903年[[372]](#footnote-372)）（按照S.Bulgakov的点评）这位“*神秘*”思想家的观点在“人间天堂”理论的拥护者特别受欢迎。  根据Fyodorov的说法，永恒折磨的问题不是具有神学和哲学的解答方案，而是实际解答。此解答在于所有人类在某件“*共同事业*”，就是所有已死亡祖先的复活，兄弟般的联合。Fyodorov相信，如果所有的人会在这件“*共同事业*”联合起来，那么人们就会内部改善，而罪行与类似卑鄙的行为会消失。按照他的说法，这样“*大千世界*”才会获得“*救赎*”，并所有人类在地球上会获得上帝所说的永恒与快乐的生活。不过，[*救赎的事情也可以不在于人们的参与而实现，就是因为如果他们不会在“共同事业”联合起来*]。这样的话，上帝自己会实现这个计划，而罪人因为自己的罪孽会受折磨，义人会观看罪人的折磨。  Fyodorov认为，所有祖先复活执行的可能在于全面科学发展。科学知识的完备会让人钻入创世的性质里，而由“*整个太阳系*”自然过程的调节和“*扩展到其它星系的调节*”会带给我们管理天上所有巨物的世界。Fyodorov说，我们会为了重建死亡人的身体“*搜集分散的粒子*”，然后以特殊的科学和魔术的方式来复活他们。但是为了此“*共同事业*”的联合，我们必须要把“*诞生取代复活*”。我们应该把“*诞生这个无意识的过程，转为普遍的复活*”，因为“*其实生产力量只是生命力量的反常，我么可以利用生命力量为恢复或复活*”。  Fyodorov思想体系的幻想和违反自然性很快地就引起了大部分批评家的注意。但是有的思想家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Vasily Ilyich Ekzemplyarsky[[373]](#footnote-373)，基辅神学院的教授认为，Apocatastasis论点及永恒折磨论点，因为上帝示关于此问题给我们的启不够，所以我们都一样不能接受这两个论点。这个知识的不完备可以归因人类智慧无法合理的理解永恒之秘密的性质，或是提早理解它的恶性效果。  Anatoly Zhurakovsky神父（逝世于1939年）[[374]](#footnote-374)不接受义人当他们父母受折磨时，而享受极乐的可能，并且肯定基督教般的爱不只是不放弃罪人，况且对他们感到深沉的怜悯（参见：西利亚的圣伊萨克“O serdce miluyushem”（关于怜悯的心），第48篇文章）。他认为，我们应该拒绝*永恒*折磨作为*无限*折磨的这个传统理解，而发挥下面十分有意思的思想。  Anatoly神父分析永恒的概念时，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装满的永恒...永恒作为无限生活的永恒以外，我们还可以理解另外一个永恒...永恒作为完全的空虚和完全的不存在*]。虽然这个想法从外表上来看会跟上帝无所不在的概念矛盾。但是，A. Zhurakovsky神父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尽管我们并非泛神论者，但是会在上帝在圣人心里面的存在、圣餐里的存在、教堂里的存在、多神教庙宇里的存在、市场以及犯罪群人中的存在之间划定区别：[*我们相信，上帝是 无所不在的，但是祂在某些地方的存在跟存在在另外一些地方不同。祂在教堂的存在不会像祂在市场的存在*]。  上帝各地存在的积极性也非常不一样，这个差别主要在于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他的自由。所以，我们毫无疑义地可以假定[*上帝完全不行动的领域，上帝在这个某种领域里保持完全消极的状态。再说，因为我们认定人类的自由，所以也得认定上帝完全消极状态的领域存在...当然我们指的是...纯粹精神的领域，纯粹精神的世界。这个上帝消极的领域就是“恶劣的永恒”，也就是说永远的空虚和不存在。基督教的神学认定对于上帝这样外在领域的存在*]（例如：马太福音25章，30）这就是外面的黑暗。  如果我们把永恒的生命视为极乐，那么永恒的黑暗应该作为折磨和痛苦。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在这人生当中，我们已经会跟这两个永恒接触，但是只有最后审判过后，我们才体会到它们完备的程度。  A. Zhurakovsky神父接着说：[*现在让我们说到本著作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永恒的折磨，也就是说永恒的黑暗视为属于在最后审判时被判决有罪人特殊的领域、某种纯粹精神的“计划”，那么试问：罪人是否永远都应该留在“漆黑一片”里？我们当然认为，折磨在它本身的本质上是永恒的...折磨天生是永远的...。进入“外面黑暗”的人会永远受折磨是因为这个人会吸进永恒，他会离开时间的范围，而陷入永恒的范围里，他会离开存在的范围，而陷入无存在的范围中；但是试问，这个人能不能离开这个永恒？他永恒的折磨会不会变成暂时的？*  *一见之下，我们刚才陷入了非常可怕与不可容许的矛盾。我们怎么可以说永恒的东西还是具有界限？毫无疑义，永恒本身本体论的本质当中没有任何改变及临时时刻...永恒范围里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可以进入到永恒里，也可以离开永恒。因为永恒没有起点，所以我们不能说永恒具有终点，它是无边无限的，但是向我们永恒的启示具有起点和终点*]。  “永恒”作为我们世界的现象具有本身的起点和终点。因此我们可以进入永恒内，也可以从它里面出去，就像圣保罗使徒一样，首先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也就是提到永恒内去，然后他回来到地球上了（格林多后书12章，2-4）。“外面的黑暗”也一样，它本身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在它里面的停留并不是永远的。  A. Zhurakovsky 神父问道：[*这样的说明是否能够把福音的学说弄清楚？是否能把上帝描写为完全的爱？罪人是会进入永恒的折磨，会以本身完备的本质体会到它，但是他们的折磨并不会是永远的*]。  最后他说：[*这样一来，永恒的折磨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并不消除普遍救赎的可能性。因为地狱具有“赎罪以及在人格发展的短暂时刻”的意义。在整个福音书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此想法的暗示*（例如：马太福音5章，25-26；马太福音18章；14、34-35；马可福音9章，49；约翰福音17章1-2）。  A. Zhurakovsky神父的结论跟永恒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的想法特别接近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的想法。  另外一位俄罗斯著名的思想Evgeny Nikolaevich Trubeckoy亲王（逝世于1920年）[[375]](#footnote-375)提出了对焦热地狱问题的理解另一种解决方式。他主要的想法归结到下面的引文。  [*地狱并不是耶稣基督以外某种永恒的生活，因为只有一个永恒的生活：它在于上帝内、只在于耶稣基督里；地狱的现实存在不是来自于某种有生命的东西排斥永恒上帝的完备... 地狱脱离上帝的行动，就是死亡脱离上帝，而并不是生命脱离上帝的行动... 地狱里面的虫和火只不过是不消失死亡的形象... 这个死亡的现实，并不是生命的现实，而是幻影的现实。地狱是幽灵之国，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它才可以属于永恒。一切的永恒生命只在于上帝内... 地狱的现实是被上帝正义的审判揭露的永恒幻影... 地狱的折磨是生命完全及彻底亡失的痛苦*]（页93-94）。  [*生命完全及彻底的亡失，这就是在时间内从生到死的过渡，而它作为一个过渡，只能成为一瞬间的生命亡失。那么永恒的折磨，这就是生命彻底亡失永久不变的那时刻。生物由于自由的自决万古千秋地脱离本身生命的起源，而在这个抛弃的行为下会感受到无边无穷的折磨... 很明显，“二次死亡”的折磨不会作为时间内持续的痛苦... 且不能作为永恒生命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折磨... 只能装满一个时刻，就是他时间完了的那个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刻生物精神的面貌会永远巩固起来：他会永远属于死亡... 换句话说，地狱的现实是一成不变过渡的现实，从生到死、从存在到无存在的过渡*]（页95）。  [*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意义：被判决有罪的人不会为了在耶稣基督内永恒的生命而复活，而是为了一瞬间地体会到彻底而坚决地脱离生命与生命来源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意思上，我所表示的地狱永恒作为一瞬间的永恒*]（页97）。  虽然E. Trubeckoy的概念十分奇特的，但它是未完成的。他提出理解永恒折磨的观念没有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爱的上帝怎么会允许永恒折磨的存在？  Aleksandr Mikhailovich Tuberovsky大司祭和莫斯科神学院的教授（逝世于1937年）提出所谓的anastasis[[376]](#footnote-376)（复活之意）的概念。他所提出概念的结论接近A. Zhurakovsky神父的观点。  Tuberovsky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原则上新的、类似创造与神人化以及最有动力的启示。它的意思，就是... 要赞扬创作，也就是说生物完全、精神和身体、内心和外表上方面的... 神化*]（页331）；[*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要赞扬创作同时整个世界的神化必须要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把被创造的无力装满上帝的荣耀*]（页351）；此行动的结果，就是[*最后的敌人，就是死亡，的废除，“****神****【会】****在万物之上****”，意思是说，祂会以自己装满一切，而这个装满的状态并不会作为静止的状态，因为上帝本来就装满一切，装满会具有动力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力量，根据新启示而言，这就是荣耀*]（页352）。  [*那个时候荣耀之国会到来，这个荣耀之国与恩典和大自然之国相反，它会作为一切创作存在的状态；充分爱及所有完美、新和神圣的生命会... 开辟，这就是神化及光荣的人类在神化及光荣的世界上的新生命*]（页352）。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支持教会早就否定所有人恢复“俄利根”的想法...由此东正教神秘复活教义的思想... 恢复概念作为具有宇宙和世界末日特殊的意义应该被anastasis的公式代替。而这样的anastasis公式不是要指出已失去状态的恢复，而是生物由耶稣基督的复活获得完全新存在的modus*（样态之意）]（页353）；[*毕竟罪人、未基督徒以及其他人的身体复活后，也会变成精神的、不会腐烂的、坚强的和具有荣耀的...*]  [*至于地狱和天堂、永恒极乐和永恒折磨的事，这些现实的对比就像它们程度的区别一样，都在于唯一的动力方面。这样，吉神和恶魔实行同样自由存在的潜力，不过是在对于此幸福截然相仿的含义中。人类对于这个在耶稣基督内露出的生命也会具有非常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教徒们会成为神的子女，那么不信教的人会成为恶魔的孩子... 但是虽然某个生物的存在（他精神方面的存在也包括在内）中也有恶事和折磨，这个生物的存在还是属于上帝美好力量的启示。如果上帝给的生命对生物来说作为最宝贵的礼物，... 那么上帝的爱这个更高度的启示在荣耀statsus*（状态之意）*中，不会被“地狱永恒的折磨”灭亡*]...  [*那么，如果实际对比度的anastasis作为最宝贵的珍品的话... 基督复活如生物本质上的anastasis是荣耀status（状态）的启示。从主观的方面来讲，这个荣耀status（状态）对有的人会在天堂永恒的极乐实现，而对别的人会在永恒折磨实现。从客观的方面来看的话，它会表示上帝良好的力量，这就是爱*]（页354-355）；[*所有的生物会充满威力、精神和美丽。天堂和地狱处在一个动力方面，因此没有办法消灭地域，而同时不破坏天堂*  *Anastasis本身具有最高尚的价值，而它在天堂和地狱范围里对个人的实行会有所不同*]（页335-337）。  这样一来，Tuberovsky认为，每个人复活之后的状态会作为一种幸福，并且这个幸福会超越地狱所有的折磨。但是，Tuberovsky却没有解释要如何去理解这个想法。  Sergey Bulgakov大司祭（逝世于1944年）在他写内容深刻的著作里，名叫“Nevesta Agnca”（羔羊之新娘）[[377]](#footnote-377)，提出一个十分详细以及跟Tuberovsky想法有相同之点的地狱问题的概念。  S.Bulgakov神父像Tuberovsky一样不成问题地认为[*我们绝对不可以容许一件事，就是让地狱侮蔑的现象完全吞并荣耀的现象*]（507页）；[*那么，末世论主要二律背反的假定在于永垂不朽光荣的生命跟永恒折磨与死亡同时的存在，两者在不同的程度都接入一切的存在当中*]（508页）。并且，那些位于地狱的人[*对上帝以神圣之光通过全人生的转变，就是在末世论文词当中的那个永恒和永生*]（501页）。  但是S.Bulgakov神父对地狱和它的永恒的想法跟其他俄罗斯思想家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别。他说：[*因为地狱不是上帝的作品，而是这个世界王子（是指魔鬼）和他俘虏自决的成果，所以它没有本身的存在力，那么，它没有本身的永恒，它具有的只是存在暂时的状态。由于这些本体论的观点，我们应该拒绝地狱永恒的概念。地狱会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完全消灭，也就是说获得它原本的状态*]（521页）。  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个人自由的论述跟Berdyayev的想法很不一样：[*自由是相对性的... 因此在人类或魔鬼反抗上帝的道路上，自由不能独立存在。它会站立，也会倒下、它会在往自由神化的创造人生的道路上被克服和超越。自由不是它独自内涵的力量，它在对立上帝就是个无力的现象*]（521-522页）。  这样的自由理解让我们对地狱折磨的本质和意义具有不同以及很接近西利亚的圣伊萨克学说的看法。Sergey神父说：[*我们不应该把恶事和折磨混为一谈。因为折磨的本身并不一定是恶事，它可以作为善事，也可以作为恶事。从这样的想法，我们能够做出对整个末世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522页）；[*我们得把地狱的折磨在合作特征中去理解。地狱的折磨不只是一种被动的忍受，也是一种紧迫和创造的灵魂努力。虽然灵魂在地狱里，但是它也不会失去这样的努力（就像福音书里的富翁一样）*]（523页）。  *[“永恒的折磨”在创造的时间内实行；因为它们是罪孽本体论的内在后果，所以折磨不只是拥有“处罚”的涵义。因为折磨也是人生的延长部分，所以这些折磨也是某些该活过的部分*]（524页）；[*那么，来世的生命... 不但表示时间无限的过程，也包含“世纪”显示生活增加不同的时期和循环*]（528页）。  Sergey神父终究做出结论说：[*很明显，人类为被选出和被驱逐永恒的分别不能成为宇宙最终的意义*]（533页）；[*撒旦主义终有尽头，它自己会消灭自己。它由于本身意志的有效从作为存在王国的世界驱逐后，会回来到新的自知之明，但是这样的转变会作为本体后悔的起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撒旦主义终有尽头... 不过这也是在往最后恢复的道路上新生活的开始，换句话说，从永恒精神死亡的复活*]（545页）。  从本质上来看，这个S.Bulgakov神父的结论跟西利亚的圣伊萨克的想法相同。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说过：[*祂（上帝）不会为了报应而做任何事，祂会关注祂行动后应该有的利益。地狱就是这个利益其中的一个东西... 怜悯的主创造了有意识的生物，并不是为了以后无情的让他们受永恒的折磨，创造那些生物祂创造他们之前已经知道，他们被创造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而还是创造了他们*][[378]](#footnote-378)。  圣金口若望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上帝是怜悯的，所以祂准备好了地狱*]。好像，这样的想法留给我们希望有一天“*神*（真的会存在）*在万物之上*”（哥林多前书15章，28）。  不过这样先尝到在上帝外地狱的“利益”而进入天堂的办法还是一个十分恐怖的经验。圣使徒说：**[...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3章，13-15）。这个非常清楚地比喻表示个人救赎的状态也会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这是光荣、荣耀和赏赐，对别的人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因此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警告我们：[*我们心里应该特别小心...我们该理解，虽然地狱还是有限制的，但是进入它里面还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意识实在是无法想象地狱里折磨的程度*][[379]](#footnote-379)。  邪恶没有本质，它只是暂时的留在创造的世界上，只有被上帝创造以及和祂有关系的东西才可以真正的存在。因为上帝没有创造地狱，所以地狱没有真正的存在，它有的只是存在的想象。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教会会为已过世的的人祈祷，我们不是说为圣人，而是说为罪人。我们为他们祈祷的时候相信，我们有机会能够改变他们的阴间状态以及挽救地狱的折磨。  圣额我略. 纳齐安假定有死亡后经过地狱而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叫这个办法是用火的洗礼仪式：[*也许，他们在地狱会用火受洗礼，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办法受洗礼，也是个最苦难与延长的办法。这样的办法会像火燃烧甘草一样燃烧任何不应该有的东西以及任何罪孽*][[380]](#footnote-380)。  圣金口若望神秘的想法向我们提出对地狱问题的一些理解：[*就是因为上帝是怜悯的，所以祂准备好了地狱*][[381]](#footnote-381)。比如说，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每个人在他人生过程当中，都会经过独自的精神与道德形成的道路。他有自由选择善事和恶事，因此他精神不同的状态会决定他追求人生最重要目标的勤勉程度。这样，根据S.Bulgakov的想法，[*当某个人对真理的否定作为他的一种生活规律时，地狱的折磨就会出现*][[382]](#footnote-382)。但是因为上帝永远都会保留对人类自由不可侵犯的态度，所以只会提供给这种人一个他想要的地方。  但是邪恶没有本质，它只是暂时的留在创造的世界上，只有被上帝创造以及和祂有关系的东西才可以真正的存在。因为上帝没有创造地狱，所以地狱没有真正的存在，它有的只是存在的想象。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教会会为已过世的的人祈祷，我们不是说为圣人，而是说为罪人。我们为他们祈祷的时候相信，我们有机会能够改变他们的阴间状态以及挽救地狱的折磨。  尼古拉斯Cabasilas（十四世纪）解释关于耶稣基督把什么人从地狱救出的问题这样说道：[*这就是义人和坏人的差别。这两种人都是被同样的枷锁困住，也是作同样的奴仆。但是有的人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奴隶制和奴隶地位，所以他们不停得祈祷为了某个谁来破坏这个监狱和枷锁以及打败这里最大的折磨者。不过其他人不仅不觉得这样的奴隶生活很奇怪，而且还由于奴仆的状态安慰自己。那个时候，有些人绝对不想接受他们心里的大太阳（是指耶稣基督），一直试着把他的光熄灭，付出了很多努力只为了熄灭他的光线。就是因为这样，国王降临地狱的时候，有人摆脱了奴隶的枷锁，也有人留下继续作奴隶*][[383]](#footnote-383)。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在他写的论著“反对摩尼教”中说：[*上帝也会给魔鬼提供某种怜悯和善事，只是他不想要接受。因为上帝是善事的来源，所以在来世的时候，他也一样会给每一个人提供善事，而每个人要看自己提前的准备会接受这个善事*][[384]](#footnote-384)。  把我们关于地狱的深思做出总结，那么我们只会同意N.Berdyaev的想法，就是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合理思索而解答最大的秘密*][[385]](#footnote-385)。  **\***  当我们寻找天堂的时候，空虚好奇心的多神教精神总是会妨碍我们，尤其是在思索世界末日特征的问题中。这个不正确的精神会让我们关注反基督的到来比期待耶稣基督再临得多。它使我们相信为三个六的魔法力量比相信为耶稣基督圣洁十字的神圣力量得多。这样的信念在我们心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迷信，包括反基督征兆本身具有无限神秘力量的迷信。这样的伪信念否认圣使徒关于“**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说的话，而让“信徒”在现代电子世纪魔鬼各式各样的“发明”面前发抖。圣保罗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11）。就是因为这样，教会才会不停地宣告，只有以实行圣训和真正忏悔使心里清洁的人会看清最后的时期和“**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以及有益的迎接耶稣基督光荣的再临。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знать твердое основание того учения, в котором был наставлен (Лк. 1, 4). Но, как пишет апостол Петр, он должен быть готовым и всякому, требующему у вас отчета в вашем уповании, дать ответ с кротостью и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м (1 Пет. 3, 15). Ибо Сам Господь повелевает: Итак идите, научите все народы, крестя их во имя Отца и Сына и Святаго Духа, уча их соблюдать все, что Я повелел вам (Мф. 28, 19–20).  Проповед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 сложное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дело, поскольку от его успешности зависит спасение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Оно требует и знания вероучительных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истин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и понимания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ознакомления с основными сторонам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Оно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и знание ответа на главные и наиболее волнующи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опросы. Все это требует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оторой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 занимаетс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Осно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на людей различных убеждений и уровней веры: и только что пришедших в ограду Церкви, у которых еще немало сомнений, и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около церковных стен», но ищущих Истины,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и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с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И тем и другим, как не имеющим,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духовного опыта, не *пережившим* в себе Бог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стин веры, нужны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 из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средств на пут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веры. Предлагаемая работ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многие вопросы, как обще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так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на эту цель. И особенно хочется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то, о чем так хорошо сказал Иван Ильин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и к своему сборнику «Пути России»: "Эта книга написана для ищущих; для тех, кто еще не "имеет", но хочет "иметь"; хочет глубоко и искренно. Эта книга написана для сомневающихся - не ироническим, разъедающим и, в сущности говоря, уже отрицающим сомнением, но вопрошающим творческим сомнением, идущим из глубины сердц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издание наряду с прежни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включен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 многие разделы книги внесен целый ряд уточнений, дополнений и изменений. Глава I Понятие об Апологетике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греч. απολογια – защита, оправдание, заступничество; речь, сказанная или написанная в защиту кого-либо; защищаться, оправдываться, приводить, говорить что-либо в свою защиту) в общем смысле – это любая защит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т обвинений и крити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м – раздел богословия, имеющий целью такое раскрытие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стин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которое должно дать ответ каждому вопрошающему, а также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невер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и ины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щих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как защит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уществует с самого его начала и остается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особый раздел богословия, или как отдельная наука,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появляется с развитием школь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истории объем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ее очень менялись, и она выступала под разными названиями: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или Основная догматика, Умозритель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Обще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богословие, Осно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из области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ыделяются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История религий, Библе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Библе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бличительное (ил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В XIX–XX вв. в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школах на Западе и в России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входит в курсы *Осн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и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та же сам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например, И. Николин. «Курс Осн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или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Сергиев Пос., 1904).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в 1996 г. учеб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духовных школ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Апологетику и Осно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как два отдельных предмета.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при этом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специфику и ориентиру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защиту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т крити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ины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и систем мысли. В задачу же Осн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ходит такое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главнейши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стин веры и жизни, которое смогло бы наиболее доступ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их каждому ищущему истины человеку,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его убеждений. § 1. Разделы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В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раздела: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Предметом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основны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истины веры и жизни. Однак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х дается, исходя не из авторитета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и Предания Церкви, н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 позици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мораль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прочих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х норм и критериев. Эт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аскрыт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стин человеку мало церковному или неверующему, но ищущему,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 получил оптим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нятия их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Подобный подход является и защитой осн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критики,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птимальным условием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го диалога с иным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мысли.  К области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тноситс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х (понимание Бога, единотроичности Бога, 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я, Спасения,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Таинств, и др.) в и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и с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ими аналогами других религий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течений; теодицеи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юбви 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ечных мучений,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зла, свободы личности и промысла Бога и др.);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понима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осн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неправославными), и некоторых други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тематика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тнесена к области Осн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Этот раздел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хватывает очень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пробл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вопрос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и ее видо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разных форм мистицизма и т.д., и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щности этих явлен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ематика в апологетике возникл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ишь с XVIII столетия, когда деятели т.н. эпох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 Велик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воей борьбе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дошли до отрицания историчности Христа и реальности событий, описываемых в Новозаветных и других библейских книгах (т.н.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Подобные гипотез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овотюбинген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нкретическая) определил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характер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трудо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ематика по прежнему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й по Апологетике и Основному богословию.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аспекта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вопросы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различных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гипотез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изобрет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теистической и др.), а также оценки воззрений некоторых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на религию, е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место в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и общества.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спект этого раздела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своим предметом име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раскрытие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тех положен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общими или смежными с философией, и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проблемными как для богословия, так и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а также богослов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и оценку многих вопросов онтологии, гносеолог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Понимание бытия, или сущего (*онтология*)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как дл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так и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поскольку определяе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все проч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еры и знания.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е он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круг вопрос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м осмыслением учения о Боге и Его бытии, бытии сверх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о творении,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жду Богом и миром (и человеком). Постоя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чиная со времен схоластики и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уделяется вопросу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бытия Бог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трудов посвящено анализу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по вопросу понимания Бога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миру, предлагаемых деизмом, дуализмом, монизмом, пантеизмом, политеизмом, теизмом и другими философскими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Проблема познания,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его условий, критериев, цели и средств (гносеология) являетс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как дл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так и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Она очень обширна и многогранна. В богословии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неоднозначно, особенно со времени раскола XI века. Запад ее решение усматривает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ratio,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Восток (Православие) – в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познающего духа. А.С. Хомяков точно определил это расхождение, указав на главную ошибку запад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Рим разорвал всякую связь между познанием и внутренни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м духа*»[[386]](#footnote-386).  Это же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и 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 «*Стремясь к истине умозрения, восточные мыслители заботя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мыслящего духа; западные – более о внешней связи понятий. Восточные,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лноты истины, ищут внутренней цельности разума: тог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средоточия умственных сил, где все отдельны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уха сливаются в одно живое и высшее единство. Западные, напротив того,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достижение полной истины возможно и для разделившихся сил ума, самодвижно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в своей одинокой отдельности*...»[[387]](#footnote-38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стин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и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ины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идит только на пути Богоуподобления. И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носеологии – об истине и заблуждении (прелести), в нем решается через обращение не к ratio самому по себе, но к чистоте всего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познающе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поним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души, духа, бессмертия, свободы, греха и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спасения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свят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телу, смысл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страданий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вопросы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которые далеко не охватывают всего спектра этой част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той областью, которая вместе с учением о Боге занима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место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и вокруг которой постоянно ведутся основны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е дискуссии.  Всегда вызывает повышенный интерес проблема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Она име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аспектов, однако в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п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у два. Первый из них удачно назван священником Павлом Флоренским «*антиномией геенны*». Существо его кратко выразил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Итак, основной анти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стулат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нетления и славы может совмещаться с вечной смертью и гибелью, то и другое – в разной мере – является включенным в бытие»[[388]](#footnote-388).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мет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с первых веко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и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риген, святые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и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ящ.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прот. С. Булгаков, прот. А. Туберовский, свящ. А. Жураковский, кн. Е.Н. Трубецкой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отцы Церкви, богословы и мыслители предлагал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и глубокие варианты ее решения.  Второй аспект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 конечная судьба *этого* мира. Этот аспект охватывает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вопросов и близко соприкасается с историософией, социологией, анализом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развитием культуры и т.д.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связи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м кризисом, активизацией процессов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расширяющими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тоталь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а человеком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его поведением он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се большу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Особую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ую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остроту этой проблеме придает вопрос об антихристе и признаках его явле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данн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на основе наблюдаемой и познаваемой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и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побудить человека к размышлению о ее Первопричине. Фактически, стержневой идее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именуется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бытия Божия. Главны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здесь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блем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науки и атеизма.  Истоками и основанием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известные слова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Ибо, что можно знать о Боге, явно для них,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г явил им. Ибо невидимое Его, вечная сила Его и Божеств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через рассматривание творений видимы, так что они безответны (Рим. 1, 19–20). Апостол с некоторой предосудительностью пишет здесь о тех, к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и изучая мир, не видит в н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Бога. Отцы и учители Церкви разных эпох также были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наблюдение явлений при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и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данны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в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является и правомерным, и полезным, поскольку с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бытие Бога и многие Его свойства. Прп. Ефрем Сирин, например, писал: «Что видим в природе, тому учит и Писание. И природа и Писание, если правильно будем вникать, показывают одно и то же»[[389]](#footnote-389). Об этом же говорят свт. Василий Великий и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в своих «Шестодневах», прп. Иоанн Дамаскин в «Точном изложен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Один из русских святых Тихон Задонский пишет больш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кровище духовное от мира собираемое». Не менее важно и то, что, изучая мир, Бога увидело подавляющее число самых выдающихся ученых-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ей всех времен и народов, включа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Основную их мысль хорошо выразил М. Ломоносов: «Создатель дал род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две книги. Первая – видимый мир...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Обе обще удостоверяют нас не токмо в бытии Божием, но и в несказанных нам Его благодеяниях. Грех всевать между ними плевелы и раздоры»[[390]](#footnote-390).  Однако наряду с этой основной линией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и научной мысли, начиная с XVI–XVII вв. и особенно в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врем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кругах все активне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 широко пропагандируется мысль о саморазвитии мира, сам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жизни и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з этого истока родились псевдорелигиозны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е и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цел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Отсюда родилась идея не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и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которая актуальна дл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 том, что все уровни микро-, макро- и мега-мира: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сихический,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и духовный – все вместе и каждый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столько разумн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ы и так соотносят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чт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остается сомнений в *антропном* принципе[[391]](#footnote-391)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как никогда достигает своей цели, показывая, что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враги, но каждая из них сво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ысшего Разума – Бог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имеет едва ли не столько же аспектов, скольк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насчитывает у себя отдельных наук. Однак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имеют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это тем, как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наук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ой. Ими обычно являютс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биология, косм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между религией и атеизмом (но не между религией и наукой!)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этих наук является *причина*, или *источник* (Бог или матер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Вселенной,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жизни и человека.  \* \* \*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авит своей целью такое раскрытие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ло бы кажд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ищущему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увидеть, чт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это не слепая вера, но религ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вечающая основным жизненным запроса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бытия. Эти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и специфика данной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науки, заключающая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обращ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к Библии и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му учению, но и к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к достижения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к истории, искусству – культуре в цело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сегда актуальным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Господне: *Не давайте святыни псам и не бросайте жемчуга вашего перед свиньями,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попрали его ногами своими и, обратившись, не растерзали вас* (Мф. 7, 6). Это – заповедь рассудитель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проповеди, чтобы она не оказалась раздражающим вызовом для не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и духовно неспособных к ее восприятию.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наставляет своего ученика Тимофея и в его лице кажд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От глупых и невежественных состязаний уклоняйся, зная, что они рождают ссоры; рабу же Господа не должно ссориться, но быть приветливым ко всем, учительным, незлобивым, с кротостью наставлять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не даст ли им Бог покаяния к познанию истины (2 Тим. 2, 23–25). § 2.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Для более удоб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историю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бычно разделяют на периоды. Поскольку строго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в данном обзор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ее деление:   1. Ранне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эпоха Вселенских Соборов (II – VII вв.) 2.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и эпох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VIII –XV вв.) 3. Новое время (XVI-XIX вв.) 4. ХХ век  *Ранне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эпоха Вселенских Соборов*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защиты своей веры имела место и до появл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иудейской среде это нашло, например, отражение в трудах Филона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ого, Иосифа Флавия и др.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были не только знакомы с методами, аргументами и идеями иудей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но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их[[392]](#footnote-392). Первы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уже во многих местах Евангелий, Деяний и посланий апостоль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 у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Апостол Петр призывает кажд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быть готовым дать ответ всякому, требующему отчета о е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надежде (1Пет. 3:15).  В первые век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появляется и особый жанр богословско-полем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 апологии. Ран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апологии имеют два адресата: иудейство и язычество, по разным причинам противостоящ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Мы проповедуем Христа распятого, - пишет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 для иудеев соблазн, а для эллинов безумие» (1 Кор. 1:23). Защита от тех и других имела свою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ую специфику. Если с иудеями дискуссия шл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о мессианском достоинстве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то с язычниками – о единстве Божества,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Богоявления во Христе, лживости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обвинений против христиан 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гонений на них.  До нас дошло нем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написанных против *иудеев*.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амый ранний «Диалог Ясона и Паписка о Христе», написанный ок. 140 г. Аристоном из Пеллы*,* затем «Диалог с Трифоном иудеем» св. мч. Иустина Философа (2 в.)*,* а также Аполлинария*,* еп. Иераполя (2 в.) «К иудеям», 2 книги против иудеев ритора Мильтиада (2 в.)*,* «Против иудеев» Тертуллиана (2 в.)*,* «Книг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против иудеев» св. Киприана*,* еп. Карфагенского*,* 8 слов против иудеев свт.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4 в.). Цель этих апологий — показать окончани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го закона,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 свою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ую миссию, и мессиан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сть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Апологий, обращенных к *язычникам*, было написа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е. Первые, не сохранившиеся, принадлежали Кодрату и Аристиду (нач. 2 в.). Из дошедших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ве апологии св. мч. Иустина Философа, «К эллинам» и «Об истине» Аполлинария, еп. Иерапольского, «Против эллинов» и «Аполог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ильтиада, «Слово к эллинам» Татиана (2 в.), аноним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К Диогнету» (2 в.), «Осмеяние языче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Ермы (2 в.), еп. Филиппопольского, «Увещание к эллинам» Климента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ого (3 в.)*.* Оригену (3 в.)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одна из самых крупных древних апологий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 «Против Цельса», где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серьезной критике все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язы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вт. Григорий Чудотворец (3 в.) написал «К Феопомпу о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Бога страдать», Евсевий Кесарийский (4 в.) - «Евангельско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е» и «Евангель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а также «Против Иерокла», Феодорит Кирский - «Лечение эллинских недугов» (V в.).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западных апологетов следует назвать «Октавий» Минуция Феликса (2 в.)*,* «К язычникам»,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и «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е души» Тертуллиана, «О том, что идолы не есть боги» и др. свт. Киприана Карфагенского (3 в.), «Против язычников» Арнобия (4 в.)*,*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др. Лактанция (4 в.)*,* «Об ошибочности языче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Фирмика Матерна (4 в.), «История против язычников» Орозия (5 в.)*,* а также «О граде Божьем» блаж. Августина (5 в.).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шла борьба и с гностицизм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едставлял для Церкви не меньшую опасность, чем язычество. Свщмч. Иринеем Лионским (2 в.) было написано «Изобличение и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лжеименного знания», св. мч. Ипполиту Римскому (3 в.)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ересей», свт. Епифаний Кипрский (4 в.) составил «Собрание всех ересей», Тертуллианом были написаны книги «Против Маркиона», «Против валентиниан» и др.  Как писал В. Болотов, эти апологии были одной «*из форм обращения 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мнению*». Они, «*хотя и медленно, но верно достигали своей цели: они знакомили общество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и разрушали предрассудки и предубеждения против христиан*»[[393]](#footnote-393). Что особенно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в апологиях древнего периода – это их духовная сила,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ная исповедничеством и мученической кровью многих сам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их учеников.  С прекращением гонений на христиан в IV веке характер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меняется - от борьбы с внешними врагами он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к защите чистоты веры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от их искажения внутри самой Церкви.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а борьба носит чисто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свое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аходит в решениях Соборов IV-VIII вв. Однако эта сфера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же выходит за г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и эпох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полемику с возникшей в VII в. новой и очень активной религией – исламом (хотя не оставляются и прежние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еоплатонизмом и особенно с иудаизмом), с другой – на борьбу с реанимируемым язычеством и 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ом, порожденным эпохой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Однако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 оставшихся от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емного. Первое из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полемизирующее с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м - «Разговор сарацина 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еру прп. Иоанна Дамаскина. Он же пишет «Источник знания» - обширную работу, обобщающую и классифицирующую плод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х веков, но также включающую идеи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го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з других работ,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борьбе с исламом, мо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сочинения Никиты 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Иоанна VI Кантакузена. В начале ΧΙΙ в. Николай Мефонский пишет обширный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й трактат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богословского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Прокла Платоника».  На Западе центром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эту эпоху была Испания. Здесь в 1250 году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апологетов с целью борьбы с исламом и иудейством был открыт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в которо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обращалось на изучени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и арабского языков.  Необычной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ыла работа кардинала Николая Кузанского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Коран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 указывал на тесную связь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а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огуществ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отсутствие у нее внешних врагов и широкий интерес клира и 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кругов к античной мысл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интенсив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мысли 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т.н. схоластики. Последня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своих задач поставила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ю теологии и ее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Схоластами был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ы мног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тия Божия; выдвинута концепция т.н.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истины»,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ая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е 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стин веры и истин разума, из чего в принципе следова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все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стин; была проведена огром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созданию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систем и разработке методов богослов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грандиозных «Суммах теологии» (Петра Ломбардского*,* +1160, Фомы Аквинского, +1274)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охватить всю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опрос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учению о Боге, мире и человеке, и обосновать истины Откровения с позиций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Наиболее видное место в этих работах занимают те части, которые назывались богословие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лав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иногда – Основное.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сделали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этих разделов знаменитые столпы схоластики, Ансельм Кентерберийский и Фома Аквинат.  Однако своим подходом к богословию схоластика закладывала основы и того глубокого рационализма, который привел западную мысль к многим самым негатив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В схоластике происходил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тотальная десакрализация содержания веры*». «*Прокламируя примат богооткровенной истины над истиной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знания и непререкаемый авторитет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и Священного Предания, в своем реально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м усилии схоластика по всем параметрам фактически остается чисто рацион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логико-спекулятивного плана*»[[394]](#footnote-394). Заповеданное Апостолом «верою познаём» (Евр. 11:3), в не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нешне декларируемое: «Верю, чтобы знать», прямо тран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в позицию: «Позна*ю*, чтобы веровать».  Поскольку спас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не просто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стью его веры, но и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ю состояния его души, в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ви наряду с борьбой за истину веры идет не менее серьезная и острая борьба за истину жизни. Защита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серьезных и тон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 апологетике. Возникало о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о особ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ало получат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хола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огословия в Западной Церкви и его отрыва от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В.Н. Лосский отмечает: «*Нужно было произойти какому-то рассечению между опытом и общей верой, между личностной жизнью и жизнью Церкви, чтобы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и догмат, мистика и богословие стали двумя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ферами, чтобы души, не находя достаточной пищи в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Суммах», с жадностью искали рассказов об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 мистическом опыте*»[[395]](#footnote-395).  Прекрасный знаток духов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указывает и на конкретные временн***ы***е координаты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ложного аскетическ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недрах Западной церкви. Он пишет: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Венедикт* [†544 г.]*, святой папа Григорий Двоеслов* [†604] *еще согласны с аскетическими наставниками Востока; но уже Бернард Клервосский*(XIIв.)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них резкою чертою; позднейшие уклонились еще более»*. И так оценивает их мис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Они тотчас влекутся и влекут читателей своих к высотам, недоступным для но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заносятся и заносят. Разгоряченная...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заменяет у них все духовное, о котором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понятия. Эта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знана ими благодатию*”[[396]](#footnote-396).  Потому борьба за чистоту и трезвенность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полемика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мистиче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уводящими от Христа, должна являться одной из главных задач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икакой серьезной борьбы с этой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не велось.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оявлению там многих, не редко далеко уходящих от Истины, аскетов-мистиков и м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чений. Иоанн Скот Эриугена (ок.+877), аббат Иоахим Флорский (+1202), Франциск Ассизский (+1226), блаж. Анжела (+1309), мейстер Экхарт (+1328), Катарина Сиенская (+1380) и др. оказали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вплоть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развитие на Западе как церковно-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так и внецерковного мистицизма.  Из ли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п. Соч. в 5-ти т. СПб. 1905; *он же*.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 1995.  *Зарин С.М.* Аскетизм п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СПб. 1907. Т.1;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свящ*.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М. 1914;  *Лодыженский М.В.* Свет незримый. Петроград. 1915;  Позов А.И. Аскетика и мистика. Штутгарт. 1978.  Эпох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во всей силе обнаружила скрытый рационализм, мистицизм и обмирщенность запад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Этому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переводы древних греческих и рим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которые открыли Западу античную культуру в новом для него и боле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м свете, нежел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духов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есто Бога и веры в обществе все активнее занимает Человек и его разум,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отсюд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В западном мире начинается открытое отчуждение о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еверие. Возрожденческий 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 явился серьезнейшим вызово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Однако там оно уже не могло оказать достойн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сё усиливающейся волне десакрализации Бога, человека и мира.  Из 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х апологетов и их трудов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Торжество креста против мудрых века» Иеронима Савонаролы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Раймунда Сабундск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все библейские истины веры логически вывести из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природы и ее законо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Реформация** и связанная с ней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борьба явились sui generis констатацией развития того серьез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западной церкви и вс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особенно ощутимо начался со времени Раскола XI века. Реформация не просто подорвала устои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но и дала сильный импульс к развитию многих нецерковных и анти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дей 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Наи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и из них явились деизм, пантеиз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оказавшие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сю последующую историю мысли. Понятие Личного, Живого Бога начинает все чаще подменяться то бесконечной Субстанцией (пантеизм Спинозы), то отрешенным от мира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 часовщиком» (деизм), то вообще мертвой материей (Гоббс, Гольбах, **Молешотт**).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эт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и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Борьбой с деизмом известна англий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хот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ой школы и была очень неоднозначна. Активно защищая бытие Бога, бессмертие души и другие общерелигиозные истины, е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было не мало унитариев, обходил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олчанием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истин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их схоластической трактовке не редко оказывалось просто одной из религий, в которой нет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го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ругими монотеистическими религиями. Показательно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чинение извест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 Д. Локка«Опыт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разуме».  Проф. прот **Н.П.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так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ой школы: «…*В англий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е XVII-го и XVIII-го века еще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еобладало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схоласт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Живая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истина закована в них в тесные рамки сухих логических формул… Лучшее, что сделано английск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ой в XVII и XVIII веках,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историко-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 е. защи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длинности библейских книг,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евангель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иблейски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о чудесах, пророчествах и т. д*.»[[397]](#footnote-397).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в это время и в друг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Так, в Нидерландах появилось одно из самых ярких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XVII века юриста, истор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еятеля Гуго Гроция «Об исти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переведенное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вс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языки, но и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для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Во Франции в XVII-XVIII веках действовала целая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богослов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школа Боссюэ и Фенелона, находившая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философии Декарта. Большой известностью здесь пользовалось сочинение Фенелона «О бытии и свойствах Божиих», направленное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против пантеизма Спинозы. Выдающим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этой школы явился Б. Паскаль, оставивши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мысли о религии, изданные после его смерти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Мысли Паскаля о вере и некоторых других предметах», переведенные на многие язык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русский, и не потерявшие своего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В Германии в XVII-XVIII века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было своей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там 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французскими переводами. Основной вклад в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ую мысль внесли философы, а не богословы.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Лейбниц, а также Вольф. Лейбниц в своей «Монадологии» развивает учение о пред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гармонии мира, а также дает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бытия Бога, особенно косм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 бессмертия души. Его философия явилась опорой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атеизма и отчасти деизма. В «Теодицее» в качестве введения он предлагает опыт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веры и ее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с разумом. Вольф пиш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в котором пытается все истины веры вывести и связать между собой чисто логическим путем. Однако формаль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применяемый Лейбницем и Вольфом, делал их сочинения сухими и трудно усвояемыми.  В XVIII веке французскими «просветителями» была остро поставлена проблема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верой и знанием. Активно выступив проти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ни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 отдали первен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разуму.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оказалось столь сильным, что религия, точне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начина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основное препятствие на пути к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ю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пряма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 затем и кровавая борьба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В конце XVIII – начале XIX веков во Франции возникает другая популярная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основанная Шатобрианом и определившим 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своем главном сочинении “Дух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ух этот был усмотрен Шатобрианом не в духовном содержан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а в культур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х е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Особо стоит имя известного ученого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я Бонне**,** который в сочинении «Созерцание природы» приводит богатый материа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о разумном Творце мира.  Энергичную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ую реакцию на мног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вперед вызвало во Франции, а затем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явление в конце XVIII в. т. н.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основателями которой явились деятели Велик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Ф. Вольней иШ. Дюпюи.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тверг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Христа и других библейских лиц, но и представил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не более как вариацией на темы различных мифов и религий древних народов.  Наибольшую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из «мифологов» приобрел Артур Древс,  написавший в **1909** году "Миф о Христе". Книга вызвала  негодование в 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их кругах Германии, хот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Древсом ничего не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нового, "*кроме разве только ошибок*"[[398]](#footnote-398).  Своей известностью Древс был обязан германскому иудейскому  т.н. "Союзу монистов", который идеи Древса сделал предметом  страстной агитации и бросил их в толпу как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Как на диспутах, так и в обш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оторая появилась вокруг "Мифа о Христе», была выявлена полная  научная не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автора[[399]](#footnote-399).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ол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ой школы, ее идеи скоро проникли во мног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Англию, Италию, Голландию, США и др. Там она также подверглась острой критике. В Англии, например, апологию-памфл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мн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аполеона Бонапарта» пишет епископ Уэтли, который, пользуясь методом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аполеона Бонапарта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Во Франции Ж.-Б. Перес пишет блестящую пародию на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мифологов» «Почему Наполе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или  Великая ошибка — источник бесконечного числа ошибок, которые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в истории XIX в.» (М., 1912). Как реакция на новые идеи, явилась и работа **Э. Пресансе**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и Его время» (СПб. **1871**).  К середине 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 Германи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кр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направилась уже по несколько иному руслу. Там возникает т.н. Ново-тюбингенска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историко-кри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пытавшаяся оспорить подлинность библейских книг Ветхого и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ов и многих описываемых в них событий.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волне общего увлечения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деям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развитию все большего негативизм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апологеты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да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ответ на подоб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Среди них мо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сочинения Ф. Геттингера(«Аполог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2-х частях, рус. пер. изд. 1872 – 1873), И. Иерузалема(«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важнейших истинах религии» в 5-ти томах, рус. пер. изд. 1806, 1817, 1831, 1833 гг. и др.), **Х.Э. Лютардта (**«Аполог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рус. пер. изд. СПб. 1892).    В 19 веке в связи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теории Дарвина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е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возникает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данной теме.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них обращено на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ость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а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э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а при услов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Бога.  В XIX веке запад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все сильне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аи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х философских систем мысли: Канта, Гегеля, Шеллинга и др. Все шир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рационализм, атеизм, пантеизм, различные мис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и движения.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обусловило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ширная кри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да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имеется в трудах русских апологетов.  Свой вклад в Апологетику внес крупный герман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Э. Кант***.*** В своей «Критике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он приходит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нельзя доказать р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но также нельзя и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Критик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Кант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приняти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Бог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остулато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аргумент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бытия Божия быстро вошел в арсенал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Однако мног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Канта, напр., отрицание промысла Бога в мире и Откровения, фактическое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и морали и др., были неприемлемы дл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Они, как и его критик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бытия Бога, встретили сильное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апологетов.  Другим крупным философом, оказавшим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был Гегель. В своем «панлогизме» («в*се есть мысль*») Гегель попытался преодолеть деис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Бога и упразднить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верой и разумом. Однако в его системе живой, личный Бог растворяется и исчезает в безличном, отвлеченном философски-холодном Абсолюте, а вера подменяется диалектикой. С. Булгаков точно подметил, что для Гегеля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го он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ответы на все вопросы, оказалс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логической магией*»[[400]](#footnote-400). Пантеизм философии Гегеля оказалс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почвой дл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крайне р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Гегелев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была положена в основу 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Один и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Гегеля Л.Фейербах в работе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развивает идею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Бога как проекции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свойств в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попытку создать некую новую религию с культом человека. Эта идея была доведена Ф. Ницше до крайних форм человекобожия, которым 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гуманизма*»[[401]](#footnote-401).  На борьбу с этими идеями, с атеизмом 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ом, в Германии выступает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возникша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еоло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Ф.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который первым отнес апологетику к области т. н.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Он энергично выступал в защиту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о его метод и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его философии, ярко проявивший себя в его «Речах о религии», не позволяют высоко оценивать его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а школа не отличалась ни строгостью в вопросах веры, н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изложении своих идей. 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клад в апологию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несла 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школа, основанная Фихте Младшим. В своих сочинениях Фихте перед лицом открыто наступающего атеизма отстаивает бытие личного Бога. Из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его школы самым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был Г. Ульрици. В своих работах «Бог и природа», «Учение о человеке», «Душа и тело» и др. он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ебя очень компетентным и активным борцом против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402]](#footnote-402). К началу XX века, по метк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де *Любак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как никогда «*стало мучитьс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ю обходиться без Бога*»[[403]](#footnote-403). *ХХ век*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апологетики ΧΧ в. и ее развития определили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Первый –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а во многих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Даже в те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где религия формально остается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вытесняется из жизни и атеиз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реальной верой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вопросы веры и разума,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тия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ши или, как заметил И. Ильин, почему верить в Бога «*не глупо и не вредно*» даже и образова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404]](#footnote-404),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на переднем плане апологетики.  Второй фактор – сенсационные открытия в физике, генетике, астрономи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атематике,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других науках,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ес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потрясающей премудрости устройства тварного мира, благодаря чему защитник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получили серьезнейшие аргументы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бытия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ши и ее бессмерт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верх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и др.  Третий фактор –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XX в. к проблеме Человек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вит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вызвало появление множества новых вопрос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мира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орали, культуры, характера отношения к окружающему миру в целом), так и мира природног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цессы отчужде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от друг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т общества и даже от самого себя стали принимать ужасающие масштабы. Человек оказалс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множества таких кризисов,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торые реально угрожают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 Поэтому вновь, но уже н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ином уровне, перед ним встала задача найт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о смысле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огословско-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получил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ильный стимул для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 о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приобрел в ней особенно акту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вышел на передний план. Появляется богатая и разносторонняя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священная этой тематике  Следующий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 это необычайно си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XX веке теософской (или т. н. панрелигиозной) идеи со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вноценности и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Эта идея выразилась,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экумен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тавящего своей целью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все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конфессий. Борьба с размыванием вероучительных границ и стиранием граней между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различным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ми –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 другой – богослов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фанатизму, агрессивному неприятию и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оззрений, стали одними из насущных задач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пологетики. Эти и ряд других факторов обусловил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большой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х рус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трудов западных апологетов XX-го века следует наз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подвижника иеромонаха Серафима (**Роуза**) и англикан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а Клайва С. Льюиса, книги которых быстро приобрели широкую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Глава II Религия§ 1. Человек, мир, религия О, вещая душа моя!  О, сердце, полное тревоги!  О, как ты бьешься на пороге  Как бы двойного бытия!  Ф. Тютчев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Если бы можно бы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иноленте и просмотреть в ускоренном режиме, то возникло бы довольно удручающе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ов обычный день человека? – Сон, еда, работа, разговоры, суета, смех, ссоры... – так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изо дня в день и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Какова жизнь в целом? Учился, работал, женился, дети, старость, болезни... смерть. У детей и их детей та же «история». На эту основную схему накладываются разные события, но ни одно из них не может остановить течение самой жизни в ее неудержимом движении к... смерти. И так у всех, всегда и повсюду. Как осенние листья уходит поколение за поколением.  Миллиарды жизней, наполненные радостями и страданиями, любовью и отчаянием, благородством и низостью, славой и неизвестностью, канули в вечность. Какую?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Каков смысл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Дар напрасный, дар случайный,  Жизнь, зачем ты мне дана?  Иль зачем судьбою тайной  Ты на казнь осуждена?  Кто меня враждебной властью  Из ничтожества воззвал,  Душу мне наполнил страстью,  Ум сомненьем взволновал?  Цели нет передо мною:  Сердце пусто, празден ум,  И томит меня тоскою  Однозвучный жизни шум.  Такими горькими словами в трудную минуту жизни выразил Пушкин эту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его трагическую для нас загадочность.  Московский митрополит Филарет (**Дроздов**), уже при жизни прозванный Мудрым, ответил тогда Пушкину следующим знаменитым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м:  Не напрасно, не случайно  Жизнь от Бога мне дана,  Не без правды Им же тайно  На печаль осуждена.  Сам я своенравной властью  Зло из темных бездн воззвал,  Сам наполнил душу страстью,  Ум сомненьем взволновал.  Вспомнись мне, Забвенный мною!  Просияй сквозь сумрак дум –  И созиждется Тобою  Сердце чисто, светлый ум.  Неожиданный ответ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вскрывший самое существо мучитель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глубоко растрогал Пушкина. Он пишет ему целое стихотвор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в котором звучит неподде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и умиления:  Я лил потоки слез нежданных.  И ранам совести моей  Твоих речей благоуханных  Отраден чистый был еле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ля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снов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всегда был и остается вопрос о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Не все могут найти для себ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его решение, не все способны ответить сомневающимся. Но в каждом нормальном человеке неистребима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найти этот смысл и его разум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Перед каким же выбором стоит человек в решении этого основ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жизн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 это *религия* и *атеизм*. Стоящий между ними агностицизм,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е может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поскольку в принципе отрицает за человеко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ответа на главнейши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о бытии Бога и бессмертии души, природе добра и зла, истине и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и т.д.  Каково же ценностное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религией и атеизмом? Что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рассмотреть эт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как две теории бытия (небытия) Бога, поскольку именно дан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их главнейшей.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научных требования, предъявляемые к любой теории на предмет ее признания, могут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быть критерием в оценке религии и атеизма. Перво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меть факты, которые 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ли теорию. Второе: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пытно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проверки ее основ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и выводов. Только теория, удовлетворяющая эти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изна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научной, заслуживающей серьез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Что ж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религия и атеизм в свете этого критерия?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елигии, то она, во-первых, предлагает неисчислим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фактов, прям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Бога, души, духов,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сил и т.д.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ся в это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жизнь хотя бы нескольких русских святых и их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чудеса, например: святой Ксени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 1803);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ерафима Саровского († 1833); Амвросия Оптинского († 1891) (мудрость и прозорливо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привлекали к нему всю Русь, самых прославлен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мыслител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еятелей: Гогол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л. Соловьев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Иоанна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 1908).  Итак, религия, во-первых, предлагает, факты. Но, наряду с ним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кажд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и средства проверки истинности своих утверждений, указывает конкретный и реальный путь для ли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духовного мира. В самой лаконичной форме это средство выражено словами Христа: *Блаженны чистые сердцем, ибо они Бога узрят* (Мф. 5, 8).  А что предлагает атеизм? Во-первых, он не имеет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каких-либо факто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о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и мира духовного. К тому же сама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познаваемого мира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их никогда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хотя бы в силу того, что все п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времени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ничтожным островком в океане непознанного.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бы даже Бога не было, это оставалось бы вечной тайной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 но нельзя знать.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самое тяжелое для атеизма), он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ажнейший для него вопрос: «Что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ся в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А без ответа на него атеиз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более, как слепой верой. Хотя ответ очевиден: есть только один путь, позволяющий убедиться в бытии или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 путь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Иного способа прост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ера в Бога и атеизм вместе, в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м единстве призывают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щущего истины, к изучению и опытной проверке того,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религией. § 2. Что такое религия Религия как явление, присуще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его истории и охватывающее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давляющую ча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бластью, мало понятной для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Одной из причин этого, казалось бы, странного факта служит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что религию,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ценивают по ее внешним признакам, по тому, как она практикуется е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в культе, в личн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Отсюда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масса различных трактовок религии, усматривающих ее существо либо в элементах, являющихся в ней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ми,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ми, либо даже в ее искажениях (которых не избежала ни одна религия).  Поэтому вопрос о том, что составляет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какие признаки являются в ней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и, а какие нес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требует особ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Религия имеет две стороны: внешнюю – как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постороннему наблюдателю, и внутреннюю, которая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верующему, живущему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уховными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данной религии.  С внешней стороны, религ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ключающее в себя ряд положений (истин), без которых (хотя бы без одного из них) она теряет самое себя, вырождаясь или в колдовство, оккультизм и подобные псевдорелигиозные формы, являющиеся лишь продуктами ее распада, извращения, или в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мысли, мало затрагивающую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жизнь человека.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сегда имее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выражает себя в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развит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церкви) с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моралью, правилами жизни своих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ультом и т.д.  С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ороны, религия – эт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переживание Бог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религии дает и этимология данного слова. § 3. О чем говорит слово «религия» **1.**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сколько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н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лова «религия» (от лат. **religio** – совестливость, благочестие,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религия, святость,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Так, знаменитый римский оратор, писатель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ятель I в. до н. э. Цицерон считал, что оно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изводным от латин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relegere** (вновь собирать, снова обсуждать, опять обдумывать, откладывать на особ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что в переносном смысле означает «благоговеть» или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чему-либо с особым вниманием, почтением». Отсюда и самое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Цицерон видит в благоговении перед высшими силами, Божеством. Эта мысль Цицерона верно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элементов в религии, без котор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ханжество, лицемерие и пустое обрядоисполнение, а вера в Бога – в холодную безжизненную доктрину.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льзя до конца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тем, что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перед чем-то таинственным и даже перед Богом составляет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Сколь ни велико 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в религи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лишь одно из чувств,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х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к Богу, и не выражает сущности самой религии.  Известный западный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 оратор Лактанций († **330**) считает, что термин «религи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латин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religare**, означающего «связыва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этому и религию он определяет как союз благочестия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С тем условием, – говорит он, – мы и рождаемся, чтобы оказыва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е и должное повиновение порождающему нас Господу, Его одного знать, Ему следовать. Будуч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им союзом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мы находимся в соединении с Богом, от чего получила название и самая религия... Так имя “**религия**” произошло от союза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которым Бог соединил с Собою человека...»[[405]](#footnote-405).  Эт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Лактанция раскрывает само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 религии – то живое единение духа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которо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в тайниках сердц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одобным же образом понимает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и блаженный Августин († **430**), хотя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слово «**религия**» произошло от глагола **reeligere**, т.е. воссоединять, и сама религия означает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когда-то утерянного союза между человеком и Богом. «Его-то ища, – пишет он, – или лучше, вновь отыскивая (от чего, кажется, получила название и религия), мы стремимся к Нему любовью, чтобы, когда достигнем, нам успокоиться» [[406]](#footnote-406).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лова «религия»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его значения: *соединение* и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 которые говорят о религии как о таинственном духовном союзе, живом, благоговейном един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 4. Основные истины религии Ч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обще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истинам религии?  Первой из них является исповеда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разумного, личного Начала – *Бога*, являющегося Источником (Причиной) бытия все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в том числе человека, и всегда активно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его в мире. Эта идея Бога может иметь очень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по форме, содержанию и степени ясности выражени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лигиях: моно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вера в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поли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вера во многих богов),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вера в два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начала: доброе и злое),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их (вера в одухотворенность все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в наличие души у всех сил и явлений при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Бог есть Любовь (1 Ин. 4, 8), Он наш Отец (Мф. 6, 8, 9), мы Им живем и движемся и существуем (Деян. 17, 28). Бог есть то изначальное духовно-личностное Бытие[[407]](#footnote-407),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ому существуют все формы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бытия во всем их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познанные и не познанные человеком. Бог есть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и неизменный, личностный идеал добра, истины и красоты и конечная цель духовных устремлений человека. Эти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как и другие религи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ины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для которых высший идеал реальн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а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плодо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мечтаний, р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остроений и надежд.  Второй важнейшей истиной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убеждение в том, что человек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всех других видов и форм жизни, что он есть не просто существ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 высшее, н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уховное, обладающее не только телом, но и *душой*, носительницей ума, сердца (органа чувств), воли, самой личности, способной вступать в общение, *единение* с Богом, с духовным миром.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человек есть *образ* Бож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уховного един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в религии веру в *Откровение* Бога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праведной жиз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догматам и заповедям религии.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такая жизнь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ерой, под которой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не просто убежденность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Бога, но особый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сего строя жизни верующего.  Эта истина религии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а с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развитым в отдельных религиях учением о *посмертн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 Откровении находим большее – учение о всеобщем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и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а не одной лишь души), благодаря чему его земная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особенн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полноценный смысл. «*Человек, ты живешь один раз, и тебя ожидает веч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избери сейчас, свободно 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 совесть и правду нормой твоей жизни!*» – этим утвержде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уч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 резко контрастирует с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м: «*Человек, ты живешь один раз, и тебя ожидает вечная смерть!*»  Именно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а о душе и вечности с наибольшей очевидностью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и атеизма,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и скрытый лик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духовн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стремится ли он к бессмертной красоте духов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и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или же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веру в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и абсолютный закон смерти, перед которым одинаково обессмысливаются все идеалы и все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о между добром и злом, истиной и ложью, красотой и безобразием, и сама жизнь.  Выбором веры челове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себе, кто он есть и кем хочет стать. Ибо, как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писал один из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XIX в. 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 «человек – это его вера». И хотя веры две, истина всегда одна, и об этом не может забыть ни один мыслящий человек.  К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признакам религии относится также вера в бытие мира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408]](#footnote-408), ангелов и демонов (бесов), вступая в духовный контакт с которыми (своими честными, или, напротив, безнравственными поступками), человек в большой степени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вою жизнь. Все религии признают реальность влияния мира духовного н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судьбу человека. Поэтому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опасно оказаться единодуховным с силами зл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ные и вечные, страшны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Очевидным элементом любой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культ*, то есть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сех ее внешних богослужебно-обрядовых форм, действий и правил.  Есть еще целый ряд элементов, присущих каждой религи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учение, аскетиче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авила жизни и др.); все они органически и логически связаны с указанными основными. § 5.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О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ороне религии говорить много труднее, чем о внешней,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бласть таких переживаний и постиж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языком слов и понятий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ы. Сложность передачи даже обычных чувств очевидна. Мы говорим: «Было очень весело», или: «У меня тяжело на душе». Но что стоит за этими словами, друг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никогда точно не узнать –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глубоко индивидуален 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епередаваем. Также и в религии. Дл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а не номинально, верующего она открывает особый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Бога и такое бесконечно богат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духовных переживаний, которые другому человеку (хотя бы и прекрасно знающему вне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религии) словами переда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Крупный русс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а позднее богослов, **С.Н. Булгаков** († **1944**) в таких словах выразил эту мысль: «Итак, в самой общей форме можно дать так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лигии: религия есть опознание Бога и переживание связи с Богом». Однако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переживание удостоверя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ино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не тем, что доказывает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но тем, что... ему его показывает. На подлинно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путь вступил лишь тот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реально на своей жизненной дороге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Божеством, кого настигло Оно, на кого излилось превозмогающей Своей сило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в свое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сти не есть ни научный, н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ни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ни этический, и,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умом нельзя познать красоту (а можно о ней только подумать), так лишь блед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опаляющем огн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дается мыслью... Жизнь свят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пророков, основателей религий и живые памятники религи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культ, обычай... – вот что, наряду с личным опытом каждого, вернее вводит в познание в области религии, нежели отвлеченное о ней философствование»[[409]](#footnote-409).  О характер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ереживаний и откровений, о состояниях глубокой радости, любви, о получении даров прозрения, исцелений и познания того, как пишет великий святой –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что выше человека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равно ему (д*у*ши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и ниже его (природный мир), о множестве других необычай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можно приводи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бесконечное числ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сказал об этом словами древнего пророка Исаии: не видел того глаз, не слышало ухо, и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то на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у, что приготовил Бог любящим Его (1 Кор. 2, 9).  Но все подоб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станутся бессильными, если сам человек не прикоснется к миру таинственной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Не имея живой связи с Богом, не изучив аске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понять религии и неизбежно создаст себе глубоко искаженный ее образ. В какие наибол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е ошибки впадает при этом человек можно хорошо видеть на пример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оззрений трех немец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Канта, Гегеля,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 6. Взгляды отдельных философов на религию Религия всегда была очен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философией, и отдельные философы не редко оказывали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учения. 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ая теология, например, особенно сильно испытала на себ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идей крупных герман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теологии от философии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е формы.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искажениям самы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истин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Ярк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этих искаж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вышеназванных немец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1. Взгляд Канта Иммануил Кант (1724 - **1804**) – выдающийся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 и ученый.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нта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его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трудах: «Критика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и «Крити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В «Критике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он пришел к выводу,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азум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познать сущность вещей.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ознание «явлений», т.е. того, что возникает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еального мир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вещей в себе*», недоступных познанию) и нашей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оскольку «вещи в себе» непознаваемы, то Кант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й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стижения Бога, души, мира. Он подвергает критике т.н.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тия Божия и бессмертия души.  Однако, исходя из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на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требующего свое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Кант в «Критик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утвержд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остулирования бытия Бога и бессмертия души. Поскольку, лишь принима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хотящего и могущего блюсти добро и правду, и бессмертие души, позволяющего ей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ся, возможно достижение то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идеала,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которому заложено в природе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й взгляд на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Кант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в указанных трудах, а также в сочинении «Религия в пределах только разума». По мнению Канта,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лужит понятие о Боге как 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е, и религ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ри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ом всех сво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как заповедей Бога. В «Критик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он пишет: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через понятие высшего блага, как объекта и конечной цели чист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к религии, т.е. признанию всех сво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как заповедей Божиих, – не как санкций, т.е. произвольных и самих по себе случайных определений чужой воли, 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в всякой свободной воли самой по себе». «Религия, по материи или по объекту, ничем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морали, т.к. общий предмет той и другой составляют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отличие религии от морали только формальное»[[410]](#footnote-410).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 Канту, состоит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долга, «*как заповедей Божиих*». Кант в объяснении сво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религи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разумный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иметь религию, но ника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 Богу иметь не долж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о Ег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человеку ничего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неизвестно. На место Бога в религии он ставит человека с присущим ему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закон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оздается некое столь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понятие религии, при котором она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и без признания бытия Бога. Не случайно, в своем последнем большом сочинении «**Opus postumum**» он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исал: *«Я – Бог*»[[411]](#footnote-411).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Канта на религию, как на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являетс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й. Основная ее мысль сводится при этом к утверждению, что человеку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ть х*орошим*, ибо это и есть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А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 дело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е и необязательное. Поэтому все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человеку: вера, догматы, заповеди,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 и молитвы, нормы церковной жизни – излишни. Все это – суеверие, ил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ими можно пренебречь. Отсюда возникает проповедь т.н.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а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единства по существу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и т.п.  Серьезная ошибка дан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религ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и им того факта, что сам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есь строй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его пониманием высшего идеала, которым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Бог, и «бог». Но эти идеалы определяют разную мораль.  Если бого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окажется слава, богатство, власть, желудок, то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сомнений и в характере его морали. Ярк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этого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Рокфеллера перед учениками одной из воскресных школ в СШ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казал: «Рост делов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 это просто выживание сильнейших...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розу можно вырастить во всем великолепии ее красоты и благоух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вызовет восторг у созерцающих ее, лишь беспощадно обрезая слабые ростки вокруг нее.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претворение в жизнь закона природы и божьего закона»![[412]](#footnote-412) Поклонение золотому кумиру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к беспощадной жестокости. Так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истина: каков «бог» – такова и мораль.  Но если даже мораль высокая, она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не приближ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к Богу, ибо не добрые дела очищают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а, а борьба со страстями и проистекающее отсюда смирение.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исал: «Пока не смирится человек, не получает награды за свое делание. Награда дается не за делание, но за смирение… Воздаяние бывает н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не труду ради нее, но рождающемуся от них смирению. Если же оно утрачено, то первые будут напрасны»[[413]](#footnote-413). То же самое о делах высокой морали говорит пророк Иоанн: «Истинный труд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з смирения, ибо сам по себе труд суетен и не вменяется ни во что»[[414]](#footnote-414). Потому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даже так говорит: «Несчастен тот, кт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собственно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ю правдою: ему не нужен Христос»[[415]](#footnote-415).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добрые дела необходимы и полезны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по любви к человеку и являются средством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смирени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бездуховность 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атеистичность взгляда Канта на религию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вящ.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Анализируя понятие святости, он пишет: «Эту реальность [иного мира] наш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ысль склонна приравнять к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силе, разумея под святостью полноту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совершенств. Таков кантовский обход культа с тыла, так сказать, иб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и этом мыслится как сила этого же, дольнего мира, и притом субъективная... Но напрасны бессильные покушения на понятия святости... Уже самое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против таких покушений: когда говорится о святых одеждах, о святой утвари, о святой воде, о святом елее, о святом храм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ак далее, то явно, что здесь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отнюдь не этическом, а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 значит, если в данных случаях 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 святости – и это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над миром,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ребывание вне здешнего, то,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вообще узел связи этого понятия святости не в этике, а в онтологии...  И если человека мы называем святым, то этим мы не н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его указываем – для такого указания есть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лова, – а на его своеобразные силы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ачественно не сравнимые со свойственными миру, на его вышемирность, на его пребывание в сферах, недоступных обычному разумению...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же та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входя сама в состав понятия святости, отчасти служит одним из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условий его вышемирности, отчасти ж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как следствие таковой. Но связь этих двух понятий у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нужно нитями нежными и очень гибкими... Так,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сли 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поступке будет сказано: “святое дело”, – то тут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не кантовская его, имманентная миру, 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но антикантовская, миру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ая соприсносущность неотмирным энергиям. Называя Бога Святым, и Святым п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у, источником всякой святости и полнотою святости... мы воспеваем не 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но 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природу...»[[416]](#footnote-416)  Подмена святост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ю и духовности моралью – глубокая ошибка Канта и всех «кантианцев». Исполнен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без Бога равносильно плаванию корабля «без руля и без ветрил». 2. Взгляд Гегеля Ярк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еще одного также очен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 сред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онимания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Г. Гегель (**1770–1831**) – крупный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идеалист, протестант и апологет[[417]](#footnote-417).  В основе его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лежит учение о т.н.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или Мировом разуме, Мировом духе, Абсолюте, Боге) как началь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котора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о мира, природы и общества и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от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к конкретному. Ее развитие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через разветвленную систему логиче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й (заменивших собою в философии Гегеля всё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ждое поняти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и порождает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себе, и оба они ведут к третьему, высшему понятию, примиряющему и содержащему их в себе как свои моменты (например, бытие – небытие – бывание). Третье поняти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ачалом новой триады и т.д. Непрерывная смена трех моментов: тезиса, антитезиса и синтеза (положения,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ения и их един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м законом (методом) развития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и.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лежит в основе построения все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Гегеля.  Она 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три части:  1. Учение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в самой себе, как он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в виде чистых логических сущностей (логика);  2. Учение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в ее инобытии, т.е. учение о природе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  3. Учение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как различных формах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духа (философия духа). Здесь Абсолют становится разумным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и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в трех формах: в искусстве, рели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В искусстве он познает себя в форме созерцания через чув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 в религии – в форм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в философии – в форме понятия.  Религия, по Гегелю, является низшей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философией ступенью самораскрытия Абсолютного духа, поскольку в религии познание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уровне лиш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являющихся несовершенной модификацией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онятий. Поэтому религия,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упразднена философией (конечно, Гегеля) – этой совершенной формой познания Абсолюта.  Гегель «оригинально»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л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Так, догмат Троицы он истолковывал как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и по принципу триады. В таком объясн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сновны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истины утрачивали свой подлинный смысл и превращались в аллег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й.  Взгляд Гегеля на религию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не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но основной своей идеей в понимании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Религ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здесь как некая *система мысли*, и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верующег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ее *понимании,* в дискурсив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осмыслении ее истин. Однако при таком подходе душа религии – личное переживание Бог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изгнанной и подменяется богословскими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ми «компьютерными» рассуждениями о Не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лигия как живая, реальная связь с Богом перест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Такое глубоко лож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не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болезней среди богословов, священнослужител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Они «знаю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на этом часто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их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жизнь. Реформ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особенно ярк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подобного умонастроения. Прот С. **Булгаков** называл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 «*профессорской религией*»,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р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е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Эту роковую ошибку обличал уже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знание надмевает, а любовь назидает. Кто думает, что он знает что-нибудь, тот ничего еще не знает так, как должно знать. Но кто любит Бога, тому дано знание от Него* (**1 Кор. 8, 1–3**).  Прп. 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 прямо осуждал све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к т.н.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просвещению*: «*Мы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 нашей почти всеобщей холодности к вере святой в Господ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по невнима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ей к действиям 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 нас промысла до того дошли, что почти не понимаем слов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Некоторые говорят: это место непонятно, потому неужели Апостолы так очевидно при себе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могли? Тут нет ли де ошибки? Не было и нет никакой... Это все произошло оттого, что, мало-помалу, удаляясь от простот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ведения, мы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зашли в такую тьму неведения, что нам то кажется неудобопонятным, о чем древние христиане до того ясно разумели, что в самых обыкнове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понятие о явлении Бога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никому из собеседующих не казалось странным*»[[418]](#footnote-418).  Насколько глубоко эта болезнь может поразить человека, пишет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 1867): «Сбывается слово Христово: в последние времена обрящет ли Сын Божий веру на земле! Науки есть. Академии есть, есть кандидаты, магистры, доктора богословия право – смех, да и только, эти степени даются людям... [А] Случись с этим богословом какая напасть 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у него даже веры нет, не тольк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Я встречал таких: доктор богословия, а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был ли на земле Христос, не выдумка ли это, не быль ли, подобно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кого света ожидать от этой тьмы?!»[[419]](#footnote-419)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го не поняли ни Гегель, ни вс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гегельянцы». 3. Взгляд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на религию и 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отличаясь по форме от предыдущ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по существу, остается тем же.  Фридрих Шлейермахер (**1786–1834**) – профессор богословия в Берлине, секретарь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Глав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Речи о религии к образованным людям, ее презирающим**», «**Монологи**»,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вера**» – основно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труд, а такж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поведей. Обще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изложены в ег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од диалектикой он разумел искусство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онимание Бога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миру у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почти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им пониманием Спиноз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изнавая Бога абсолютно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ы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разуму, Шлейермахер прямо примыкает к Канту. И в понимании религии Шлейермахер оказался столь ж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м, как и они.  По Шлейермахеру, в основании бытия лежит абсолютное мир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 «всецелое», или Бог. 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Бога, но эта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общей связи природы, а не в Откровении или благодати, ибо Бог не есть личность.  У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выражения «Бог», «мировой дух», «мировое целое» употребляются как синоним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ога равна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в природе. «Бог никогда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 помимо мира, мы познаем Его лишь в самих себе и в вещах». Вс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еобходимо, человек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других существ ни свободой воли, ни вечны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 Как все отдельные существа, так и люди – это лишь преходящ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в жизни вселенной, которое, возникнув, должно и погибнуть. Обыч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бессмертии с их надеждой на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 в загробной жизни не верны.  «Цель же и характер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 пишет философ, – есть не бессмертие в этой форме, в какой верят в него... а бессмертие, которое мы имеем уже в этой временной жизни, т.е. среди конечного сливаться с бесконечным и быть вечным в каждое мгновенье – в этом бессмертие религии»[[420]](#footnote-420).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 созерцание бесконечного и «чувство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его в нераздельном единстве. «Религия есть чувство и вкус к бесконечному... – писал он. – Это жизнь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й природе целого, в едином и во всем, жизнь, которая все видит в Боге и Бога во всем... Она ес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бытия всего вообще конечного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м и через бесконечное всего временного в вечном и через вечное...»[[421]](#footnote-421)  Религия возникает из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бесконечному, к абсолютному единству: она ес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постижение мировой гармонии. Религия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в связь с абсолютным, научая ег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сознавать себя частью целого.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читает Шлейермахер, в мире всегда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единая всеобщая вечная религи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религий говорит лишь о различии в силе и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те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чувств, которые вдохновляли творческих гениев, создававших религии, но не об истинности или ложности какой-либо из религий. Как писал один из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по Шлейермахеру, религия есть чувство бесконечног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ли чувство безуслов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каждая религия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инной религией,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есть дело чувства, к истинам же знания она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422]](#footnote-422).  Догматы в религиях, по Шлейермахеру, не имеют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Вероучение и каноны – лишь оболочка, которую религия снисходительно допускает, но и этого не следует делать. Можно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со временем религия не будет нуждаться в Церкви. Вообще же, чем более человек религиозен, тем дальше он должен держаться от Церкви. Более т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религии, должен бороться с Церковью – носительницей догматизма, безусловной морали и канонов, закрепощающих чувство. Только с уничтожением Церкви возможна истинная религия, т.е. свободное чувство благоговения и восторга перед бесконечной вселенной, ее гармонией и красотой.  Воззрения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вполне совпадают с теми идеями, которые в России стал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еще с конца XVIII столетия масонами и либеральным дворянством и приносить свои «плоды». Существо их хорошо выразил протоиерей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который о взглядах главы ложи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ов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Лабзина († 1825) писал: «*Не так важны догматы и даже видимые таинства, сколько именно эта жизнь сердца. Ведь “мнениями” нельзя угодить Богу. Мы не найдем у Спасителя никаких толков о догматах... И потому все разделения между исповеданиями – от гордости разума. Истинная Церковь шире этих наружных делений и состоит из всех истинных поклонников в духе, вмещает в себя и весь ро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Это истинно-вселенское или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расплывается в истолковании Лабзина в некую сверхвременную и сверх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религию. Она одна и та же у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во все времена... единая религия сердца..*.»[[423]](#footnote-423)  Эта иллюстраци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религия, в которой не остается ничего, кроме «возвышенных» чувств человека. Это полный адогматизм,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любой отдельной религии как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как особ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и прям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иеромонах Серафим Роуз точно назвал «единой религией будущего»[[424]](#footnote-424).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учит, что су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ереживании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которое внутри нас есть (Лук. 17, 21).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о говорит, что чувство Цар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не безотчетным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чего-то возвышенного, но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Бога. Авва Дорофей говорит: «Будучи страстными, мы отнюдь не должны веровать своему сердцу, ибо кривое правило и прямое кривит»[[425]](#footnote-425). А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даже так пишет: «Когда бы добрые дела по чувствам сердечным доставляли спасение, то пришествие Христово было бы излишним»[[426]](#footnote-426). При это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указывает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богообщения (см. гл.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Чувств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Бог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е, нежели то, о котором говорит Шлейермахер, ибо оно является следствием праведной жизни в Церкви, а не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созерцания гармонии мирового целого в его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 7.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Вопрос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для ее понимания. В ответ на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об изначальности веры в Бога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й критикой был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много различ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 чист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деи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о их можно кратко выразить фейербаховским афоризмом: «Не Бог создал человека, а человек создал Бога». Поэтому, прежде чем излага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рассмотрим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е гипотезы: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ую, антропотеистическую гипотезу Л. Фейербаха († 1872) и социальную. 1.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т лат. natura – природа) гипотеза, высказанная еще римским поэтом и философом Лукрецием (I в. до н.э.),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идея Бога и религия возникл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траха людей перед грозными явлениями природы (**timor primus fecit deos** – страх создал первых богов), непонимания причин их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незнания законов природы.  Эт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однако, не учитывает тог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что страх вызывает, скоре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избежать данного явления, скрыться от него, нежели почитать и олицетворять его, обращаться к нему с мольбой. Человек многого боялся,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боготворял не все предметы страха: хищников, стихии, своих врагов-людей и т.д., – а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и часто самые безобидные (камень, дерево и т.д.). Видимо, не страх явился причин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к ним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лигиовед **В.Д. Тимофеев** замеч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природных явлений самих по себе, даже таких грозных, как наводнения или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еще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водят к религиозным фантазиям»[[427]](#footnote-427). Подобное же утверждает и его коллега **А.Д. Сухов**, доктор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И все-таки человек никогд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эпоху первобытности, не был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авлен силами природы. Эта подавленность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абсолютной»[[428]](#footnote-428).  Не мог явиться причиной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деи Бога и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научный уровень развития древн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ервобытный человек субъективно ощущал свои познания, вероятно, даже б*о*льшими, че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ед которым открыта бездна проблем, и количество их непрерывно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с каждым новым открытием), и умел по-своему объяснить все, с чем он сталкивался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очень показателен следующий пример.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зучавший дикое племя **кубу** о. Суматра, спросил как-то одного из туземцев:  –Ходил ли т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ночью в лесу?  – Да, часто.  – Слыхал ли ты там стоны и вздохи?  – Да.  – Что же ты подумал?  – Что трещит дерево.  – Не слыхал ли ты криков?  – Да.  – Что же ты подумал?  – Что кричит зверь.  – А если ты не знаешь, какой зверь кричит?  – Я знаю все звериные голоса...  – Значит, ночью в лесу ты ничего не боишься?  – Ничего.  – И 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встречал там ничего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что могло бы тебя испугать?  – Нет, я знаю все...[[429]](#footnote-429)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с подоб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ей идея Бог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злишня в объясне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явлений природы.  Данная гипотеза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критики 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ау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первое столетие, и человек давно увидел, что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се больш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ъяснения природных явлений. Однако это важнейшее, быть может, для него открытие, освободившее его от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аха» перед природой, не повлияло на е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Подавляющее число людей и среди них величайшие ученые верили 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верить в Бога и в XXI веке.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главного: как страх (или, напротив, восторг, восхищение) перед окружающим материальным, видимым, слышимым и осязаемым миром мог вызвать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м «примитив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идею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иного – духовного, невидимого, неслышимого, неосязаемого.  Но если явления этого мира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не способны породить в со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идеи Бога и мира потустороннего, т.е. дать начало религии, то, напротив, при наличии такой идеи и такого чувства в душе человек способен не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 в Бога, но и обоготворять любое явление природы, любое существо, любую свою фантазию. И тогда становятся вполне объяснимыми факты и наличия религии во всех народах мира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2.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от лат. animus – дух) была высказана и подробно развита в XIX столетии английским этнографом Э. Тэйлором († 1917) в его основном труде – «Первобытная культура» (1871; русск. пер. – М., 1939).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лигиовед **С.А. Токарев** так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 его взгляд на религию. «Религию Тэйлор понимал,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как веру в духовные существа, или анимизм, который он называл “минимумом религии”. Корни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он видел в непонимании первобыт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таки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как сон, сновидения, болезни, обморок, смерть: пытаясь объяснить эти явления, “дикари-философы”, по мнению Тэйлора, додумались до идеи души, как маленького двойника, сидящего в каждом человеке, а затем, по аналогии, будто бы приписали такие же души и животным, растениям, неживым предметам; так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ложилась вера в одушевленность природы, сделавшая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явление мифологии, 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ородившая и высшие формы религии, вплоть до политеизма, монотеизма и сложных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учений»[[430]](#footnote-430).  Не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этой гипотезы сразу же бросается в глаза.  а)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фантастичности самог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чтобы не человек, не два, а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было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оумным, что не могло отличить сна о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приняло галлюцинации и сонные грезы за реальность, вызывает недоумение и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что подобная неразвитость сознания оказалась способной дойти до столь абстрактной идеи, как бытие Бога, и твердо удерживать е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  б) Если, хотя бы и вопреки всякой логике, все же принять, что челове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том проблематичном прошлом непостижимым образом сочетал в себ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неразумие дикаря, и ум философа и принимал за реальный мир свои грезы, сновидения и т.п., то этим все-таки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им. От признания чего-то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 д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нему и обоготворения – дистанция огромных размеров, которой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замечает.  в) Труд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чтобы человек, даже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дший из живот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как это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ой гипотезы, мог поверить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того, что ему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сь в мечтах и сновидениях. Во-первых, сон не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его чем-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ожиданным, *вдруг* оказавшимся перед его сознанием и поразившим его своей внезапностью 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против, это явление вполне обычное. Оно присуще даже животным. И человек с ним,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рождается и умирает.  Во-вторых,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новидени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беспорядочные сочетания обрывков мыслей, переживаний, чувств, фрагменто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и т.д. – то, что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сознано как нечто единое целое и поэтому вызвать к себе доверие.  В-третьих, многие сновид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орождать у человека прямое недоверие к снам. Например, сытно поев во сне, человек, проснувшись, ощущает прежний голод. Или, одержав во сне победу над врагом, он, проснувшись, находит все в прежн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Может ли возникнуть вера подобным сновидениям, а тем боле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к ним отношение?  г) Совершенно загадочным и необъяснимым в рамках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ой гипотез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и факт всеоб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Известно, как трудно убедить кого-либо в чем-то, выходящем за рамк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опыта. Тем более стран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чтобы какие-то сновидения некоторых лиц, их грезы или мечты смогли убедить в бытии Бога, духов не одного-двух людей, не узкий круг родных и близких, даже не отдельные племена, но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Изъяны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ой гипотезы стол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 что даже в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она перестала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каким-либо доверием. **С. Токарев**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 о ней: «*Сейчас она устарела, выявлена е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431]](#footnote-431). 3. Гипотеза Фейербаха Несколько иную идею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елигии высказал один из гегельянцев Л. Фейербах. Свою гипотезу он основывает на стар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об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и человеком сил природы как основе древн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Однако,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религи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ырастала из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я отдельных сторон и свойств,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абстрактной прир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евратного ее объяснения. «*Что такое дух*, – вопрошает Фейербах, – *как не духо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лучивша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бытие благодар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фантазии и языку, как не духо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лицетворенная в виде существа*?»[[432]](#footnote-432). Бог и боги – э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лицетворенные проекции свойств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ироды, превращенны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мыслью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существа.  Фейербах делит религии на «духовные»: иудаизм, буддиз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слам, –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все первобытные и древние языческие верования. В «духовных» религиях, по Фейербаху, «*Бог, отличный от природы,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 человека*», а в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религиях «отличный от человека Бог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рирода или существо природы*»[[433]](#footnote-433).  Как же, по Фейербаху, возникли эти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ущества в со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чень просто. Своим «бытием» они обязаны лишь «*незнанию людьми орган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ышления и фантазии*», ибо Божество есть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незнания и фантазирования*»[[434]](#footnote-434). Головную работу, по существу, «*телес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органа, человек осознал как «бестелесную*»,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а «*голо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есть самая скрытая, удаленная, бесшумная, неуловимая*», и ее «*сделал абсолютно бестелесным, неорганическим, абстрактным существом, которому он дал название Бога*»[[435]](#footnote-435). «*Существо силы воображения*, – пишет он, – *там, где ей не выступают в противовес чувствен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разу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в том, что оно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ему (разум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436]](#footnote-436).  Такова, в основном,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Фейербаха по вопросу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Ее можно суммировать в следующем его тезисе: *тайну теологии составляет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Этот тезис у него прямо вытекает из 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щества религии, которое мож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 *человекобожие*. Фейербах и пытался создать новую, антропотеистическую религию с культом человека. С. Булгаков определяет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згляды Фейербаха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Итак, **homo homini Deus est**[[437]](#footnote-437) – вот лапидарная формула, выражающая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оззрений Фейербаха. Это не отрицание религии и даже не атеизм – это, в противовес теизму, антропотеизм, причем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силой веще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роли богословия»[[438]](#footnote-438). «Homo homini Deus est у него надо перевести та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д есть бог для отде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ид есть бог для индивида»[[439]](#footnote-439).  В чем основная ошибка Фейербаха и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в вопрос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 В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того, что религия есть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сам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всей зем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это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еликое множество гениев и величайших людей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исповедующих веру в Бога.  Насколько фантастичной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а гипотеза Фейербаха, увидели п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и его работ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1841**) и «Лекции о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1849**). Его взгляды на религию подверглись критике даже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гегельянской школы, из которой он вышел. Это и н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что Бог есть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абстракции человека, равносильно обвинению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сумасшествии. «*Ибо чем, как не сумасшествием*, –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писал проф. МДА **В.Д. Кудрявцев** († 1892), – *должно назвать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души,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вымысел фантазии считает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 предметом и постоянно вплетает его во вс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воей жизни*?»[[440]](#footnote-440)  Гипотеза эта годна разве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деградации религи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языческих видов религии, но никак н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самой идеи Бога. 4.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ипотез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ипотеза –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й критики по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Основная ее мысль достаточно ясно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из нижеследующих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Как форм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религия изначально есть,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дукт, результ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Ее отличие от других фор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тношение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ней иллюзорно, в форм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орма отражения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оциально: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м обществе – чувством бессил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борьбе с природой, в 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ах – чувством бессилия перед социальным гнетом*»[[441]](#footnote-441).  «*Из-за низ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люди не располагали источниками регулярного получе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средст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Это порождало у человека сознание своей пол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ил природы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последних как о стоящих над ним и имеющих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менно в неразвит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аключены социальные корни религии первобытных людей. Но... дл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должны были сложиться ещ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мир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во-первых, осознание человеком своей личности как чего-то отдельного от окружающей природы и, во-втор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весьма отвлеченные понятия об общих свойствах явлений и предметов*»[[442]](#footnote-442).  Итак,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овой гипотезы своди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им основным положениям:  1. Религия «могла возникнуть лишь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упени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443]](#footnote-443), т.е. она – явление не изначальное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2.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а) социа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 ввиду «неразвит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м обществе – чувством бессил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борьбе с природой, в 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ах – чувством бессилия перед социальным гнетом»);  б)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фактором – умением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весьма отвлеченные понятия*», когда «*у человек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абстрактному мышлению*»[[444]](#footnote-444). Абстрактное же мышлени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отражений реаль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т.е.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Даже при первом взгляде на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новой гипотезы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чевидным ее эклек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Однак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а гипотеза претенд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новизну, но даже и на строгое научн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рассмотрена более детально.  Итак, первое. Что известно науке 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Имеются ли какие-либо факт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тезис о когда-то бывшем безрелигиоз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опрос о времен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вязан с более общей проблемой – проблемой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нашей планете[[445]](#footnote-445).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ее нет. В советской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инято считать, что человек появился на земле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один млн. лет назад. Однако эта условная цифр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моменту появления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ых предк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 существу ж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лишь о времени в 100, максимум 150 тыс. лет. Известн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лигиовед **В.Ф. Зыбковец** замечает об этом в осторожной форме: «*Есть основания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екций... досягаемость этнограф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ведена до мустьерской эпохи... которую отделяет от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имерно 100–150 тыс. лет*»[[446]](#footnote-446). Появление же собственно человека Homo sapiens, по данны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может быть отнесе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далее 30–40 тыс. лет назад. Так, академик **Н.И. Дубинин**, например, пишет: «...*В течение 10–15 млн. лет был осуществлен гигантский скачок от животного к человеку.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сопровождался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взрывами импульсивной эволюци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наибольшее значение имел скачок... совершенный 30–40 тыс.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создавш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447]](#footnote-447).  Подобное же утверждает и президент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специалист с мировым именем в облас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рофессор **Уильям Хауэльс**: *«...около 35 тыс. лет до н.э. неандертальцы внезапно уступили место людя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склада, которые, в сущности, ничем не отличались от сегодняшних европейцев, разве что были более крепкого телосложения*»[[448]](#footnote-448).  Что теперь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о наличии религии у человека эпохи, «досягаемой» этнографией?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лигиовед **С.А. Токарев** считает, что даже «живший в эпоху мустье (около 100–140 тыс. лет назад) неандерталь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обладавши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развитым сознанием, зачаткам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речи, возможно, уже имел зачаточ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449]](#footnote-449). И ни у ког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сомнений наличие религии у человека ориньякско-солютрейской (30–40 тыс.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и мадленской эпох, т.е. у челов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ипа **Homo sapiens**. Советский ученый **Б. Титов**, например, пишет: «Согласн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30–40 тыс. лет назад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и возник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Впервые костные остан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Франции, близ Кроманьона. По месту находок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был назван кроманьонцем. Раскопки стоянок кроманьонцев дают богатый материал,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й их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слож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450]](#footnote-450).  Этого же мнения при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наши ученые, как 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зарубежных (например, знаменитый этнограф **В. Шмидт**, проф. **К. Блейкер** и др.). **В.Ф. Зыбковец**, по существу, подводит итог по этой проблеме в следующих словах: «По вопросу 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неандертальцев среди советских ученых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искуссия. **А.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П.И. Борисовский** и др.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неандертальск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неандертальцев»[[451]](#footnote-451). Итак, дискуссия среди ученых идет лишь 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неандертальцев, вопрос же 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Homo sapiens**, т.е. собственно человека, решается вполне однозначно: никакого до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наука не знает!  Вопрос же о том, имели ли религию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предки человека: питекантропы, синантропы, атлантропы, гейдельбергцы, гигантопитеки, австралопитеки, зинджантропы и прочие, «им же несть числа», – по существу, праздный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будет выяснена степень их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Если эти человекообразные существа, не обладая разумом и др. свойств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и не имели религии, то этот факт так же мало кого удивит, как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таковой у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шимпанзе и горилл. 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м даже, что эти «-питеки» и «-тропы» были пралюдьми. Имеются л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акие-либо основания говорить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у них религии? Таковых нет. Вышеприведенные слова **В.Ф. Зыбковца** о «досягаемост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лишь до 100–150 тыс. л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бедительно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это.  Второй тезис социальной гипотезы – о социальном факторе появления религии –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бессмысливается наличием бесспорных науч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изначальн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елигии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Не остаетс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елигии – это результат бессил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перед социальным гнетом. Религия много древнее 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 древне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гнета. Тот же **В.Ф. Зыбковец** констатирует: «История классов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счисляется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шестью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452]](#footnote-452) А религия по тем же источникам –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30–40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  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лигия все же возникла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бессилия людей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рироды, бессилия,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го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развит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453]](#footnote-453)?  Откуда, однако, пришла сама мысль о том, что первобытный человек ощущал бессилие, страхи и т.д.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рироды? Не из комфортабельного ли кабинета и мягкого кресла? По-видимому, так. Ибо как для городского жителя город, со всеми его заводами, машинами, путаными улицами, авариями, катастрофами и жертвам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чем-то вызывающим панический страх, бессилие и тем боле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преклонение, так 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роды самые дикие джунгли являются родным домом[[454]](#footnote-454). Но «дикарь»-рационалист, наверное, с не меньшими, чем многие религиоведы, основаниями мог бы построить гипотезу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в высокоразвит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из чувства страха и бессил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то же из эт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прав? Очевидно, не правы оба. Страх не порождает идеи Бога (хотя часто и заставляет вспоминать о Нем). К тому ж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говорить о наличии какого-то чувства бессилия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м человеке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рироды или особого страха за полноту своего желудка в завтрашний день. Все эти страх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 для «отчужд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XIX–XX вв., находящегося в ненормаль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При первобытнообщинном же строе человек, даже при всем низком уровне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мел боль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 добывании пищи и имел меньше страха, нежели люди «технизированных» обществ нашего века, боящиеся остаться без работы.  Тезис «бессил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м случа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о не религии, а самой гипотезы.  Последний аргумент разбираемой гипотезы –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щий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дей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развитием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 человека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отвлеченные понятия. Логика здесь правильная –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 способен перейти от впечатлений мира предметного к порождению мира иде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мира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днако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является простым повторением старой мысли Фейербаха,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и с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Им и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зар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относится к временам столь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и человеку столь далекому от нас, что теряется вся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ощущения этих «понятий». Ночь десятков, сотен и тысяч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в которые отсылается начал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не оставляет ни малейш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серьезн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о псих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тех эпох.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м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 Но сами эт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не есть ли плод фантазии? Должно избрать одно из двух: или признать психику первых людей **terra incognita**, и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прям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 вопрос неразрешимый для наук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ее развития; и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психику пер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добн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и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твергнуть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божествления первыми людьми своих абстракций, надежд, грез и страхов.  К тому же науч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ямо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древнее появления у него развитого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Неразвитые,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народности, будуч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абстрактных поняти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е имели и, часто,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имеют.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В.Л. Тимофеев** сообщает следующий интересный факт: «Изуче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языка народностей,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на ранних ступенях развития,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с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шло от конкретных, нагляд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ко все более абстрактным обобщениям, являющимся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м отражением сущности явлений и предметов, окружающих человека. Этнографы обрати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язык таких народностей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многих слов,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абстрактных понятий и родов предметов. Так, африканское племя **эве** имеет 33 слова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разных видов походки. Но в языке этого племен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слово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ходьбы вообще, без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А у народности **канаков** имеются, например,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лова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укусов разных животных и насекомых, но отсутствуют слова, которые обозначали бы укус, дерево, животное вообще и т.п.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образы, возникшие в сознании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должны были иметь поначалу конкретный, нагляд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е могли выступать в виде некоей безликой и абстрактной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силы, не имеющей аналога среди окружающих человека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 [[455]](#footnote-455).  Как явствует из приведенной цитаты, даже 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родности и племена еще не имеют «весьма отвлеченных» понятий. Но эти племена по сво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вероятно, все же выше тех, которые жили 35 тыс.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и которые в силу этого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могли иметь таких понятий. 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как те, древние, так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мели и имеют религию, содержащую такие понятия, как «Бог», «дух», «душа», «ангел» и другие.  Это очевидн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в суждении о человеке перворелигии: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развитом, полуживотном существе, едва достигшим с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личности как чего-то отдельного от окружающей природы»,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 философе со смелым, оригинальным умом и абстрактным мышлением, н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ерьезно отнестись и к последнему аргументу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ой гипотезы –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 гипотез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оказалась бессильной дать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елигии. Ее недостатки очевидны. Она эклектична; все ее элементы уже давно устарели.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новый ее элемент – социальны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реальным отражением состояния и уровня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ерворелигии, а элементарной проекци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темную ночь тысячелетий.  \* \* \*  Всеоб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печатляющих фактов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кое явление не могло быть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случая, чьих-то фантазий или страхов. Он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иметь свою причину в чем-т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м, корениться в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в самой сущности быти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гипотез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деи Бога сыграли 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в решении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Они еще раз со всей силой 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ью показали, что религия не есть плод «земли». Но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где же находятся ее истоки? 5.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один логически оправданный ответ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есть Бог,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особ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ен пр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эти действия Божии.  «Итак, н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и общий вопрос: “Как возможна религия?” – отвечаем: “Религия ес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опознание Божества и живой связи с Ним, она возможна благодаря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даре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ргана, воспринимающего Божество и Е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Без такого органа было бы, конеч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о пышное и многоцвет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елигии и религий, какое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все е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456]](#footnote-456). «Религия зарождается в переживании Бога»[[457]](#footnote-457), –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С.Н. Булгаков**.  Какими же внутренн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обуславлива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этог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 человеком и появление у него веры в Бога, начала религии?  1.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 это искреннее искание истины,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Ибо ищущий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тем самым, что он жив духовно. Напротив, духовно умерший не ищет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находит. Господь потому и не позволил ученику прежде пойти похоронить отца своего, сказав: *Предоставь мертвым погребать своих мертвецов* (Лк. 9, 59–60), – чтобы и ученик не умер духовно среди мертвецов. Заповедь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Просите, и дано будет вам; ищите, и найдете; стучите, и отворят вам; ибо всякий просящий получает, и ищущий находит, и стучащему отворят* (Мф. 7, 7–8), –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ым и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на пути к Богу.  2. Осознание не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чистосердеч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во всем том злом,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м и нечестном, что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о и ранит совесть: раскаяние внутри себя, раскаяние перед обиженными, раскаяние перед священником, если душа позволяет это сделать.  3. Решимость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евангельск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бщепринятой,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так, искание, исполнение и покаяние – вот начал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открывающее ищущему человеку Бога, ибо только *чистые сердцем... Бога узрят* (Мф. 5, 8).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ри этом, требуется изучение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творений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и учителей Церкви, посещение богослужений и искрен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еще неведомому Богу: «Господи, если Ты есть, откройся мне слепому». Эти условия, конечно,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самыми первыми шагами на пути к Богу, личному Его переживанию.  Однако без выполнения их едва ли возможно зарождение в человеке того, что в полном и истинном смысле именуется *верой* и *религией*.  Не делает человека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простая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бытии Бога или, тем более,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чего-то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нание осн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и вытекающих из н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ледование которым только вводит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в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Церкв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ее внешней жизни).  Сегодня путь в этот мир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не прост. Даже поверив в Бога, он должен еще избрать религию. А убедившись в исти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айти Церковь. Для это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веры и аске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древней Церкви (эпохи Вселенских соборов),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и неправду католицизма, с его глубоким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гордостными притязаниями на абсолютную власть в Церкви, и рассудочную обмирщенность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а, и мистическую беспочвенность, а часто и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синкретизм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бесчисленных сект, – увидеть все это, чтобы вполне осознанно и свободно принять Православие. § 8. Первая религия Выясн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а первой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поскольку от его решения зависит понимание и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и ее значения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Вопрос этот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с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зиций: научн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баз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Наука.** **Homo sapiens**, возникший по данны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около 35 тыс.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имел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слож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с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ипотеза) в виде солярного (солнечного) культа. Но кому покланялся он: солнцу или «Солнцу правды»  – Богу? Об этом наука ни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е может.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в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ко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достигает своим взором лишь до руин храм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альты (4–2 тыс. лет до н.э.), от развалин которой не осталось вообще ни единой письменной йоты. От Крита до Микен (3–2 тыс. лет до н.э.) при этом до нас дошли тольк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и и несколько нерасшифрованных текстов, так что о характер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можно лишь гадать.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Библии, то пись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начинается лишь с «Илиады» Гомера, т.е.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с VIII–VII вв. до н.э. Но древнейший в мире датированный памятник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корпус текстов из пирамиды царя Унаса (середина XXIV в. до н.э.) –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 о едином Творце «видимого и невидимого мира» Ра-Атуме[[458]](#footnote-458).  Индийские веды, время написания которых не простирается за границы 2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н.э., говорят о Боге и богах. При этом более древние тексты, как считают мног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ближе к монотеизму,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оздние – к политеизму и пантеизму.  Подобная же картина вырисовывается и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и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ассиро-вавилонс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имской, и др. За лежащим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политеизмо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находят очевидные следы прамонотеизма[[459]](#footnote-459).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сходя из веры в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сть и безусловную истинность теории эволюци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этом же ключ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елигии, возводя ее от низших форм – фетишизма, анимизма, сабеизма и т.д., к высшей – монотеизму.  Однако в эт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можно виде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ошибки.  Первая –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применимости эволюции к столь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жизни,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Вторая –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е *факт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изших форм религии и очевид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наиболее развитых обществах.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явно распадается духовно, и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ее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вырожде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ытесня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м псевдорелигий, оккультизмом, магией, астрологией, то есть всем тем, что с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ачальной стадией* развит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у человека на низших ступенях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На лицо очевидная инволюция, а не эволюция религ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взгляд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е Библии, которая с первых же строк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 об изначальности монотеизма. Заповедь о почитании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стоит первой среди десяти основных заповедей Моисея и повторяется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и настойчиво в различных вариантах и ситуациях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как Ветхого, так и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ов.  Объективным основанием к принятию библейског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Библии как одного из древнейш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м научных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460]](#footnote-460). Поэтому можно с достаточным основанием говорить о монотеизме как древнейшей религ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лишь позднее в силу ряда причин привел к появлению друг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форм. Назовем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причин. § 9.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религий Библ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фактора, обусловившего угасание монотеизма 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называет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ращение людей. Так,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Но как они, познав Бога, не прославили Его, как Бога, и не возблагодарили, но осуетились в умствованиях своих, и омрачилось несмысленное их сердце; называя себя мудрыми, обезумели, и славу нетленного Бога изменили в образ, подобный тле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и птицам, и четвероногим, и пресмыкающимся, – то и предал их Бог в похотях сердец их нечистоте, так что они сквернили сами свои тела. Они заменили истину Божию ложью, и поклонялись, и служили твари вместо Творца* (Рим. **1, 21–25**).  Этими словами вскрыва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той духов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происходит с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и развитии в нем плотского (1 Кор. **3, 3**), языческого начала и подавления духовных запросов.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Апостол пишет лишь об одном из видов язычества, наибол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м в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о причины, указанные им: гордость и не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к Богу (*не прославили Его, как Бога, и не возблагодарили*), неверие,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ие всех сил на целях только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осуетились в умствованиях сво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распущенность (*в похотях сердец их*) привели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и других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видов язычества.  На 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причину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искажения у людей 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оззрений указывают и древние небиблейские авторы. Цицерон, например, писал: «Многие о богах думают не право, но это обыкновенн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ращения и порочности: все, однако же, убеждены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ила и природа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461]](#footnote-461).  Есть целый ряд и вторичных причин, обусловивших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нов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Это – разделение и обособл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утрате ими чистоты изначаль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Бога, лишь *изустно* передаваемого; антропоморфизм мышления, приписывающий Богу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свойства и страсти; особенно же – метафоричность языков древних народов, и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х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сво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Бога природные явления, свой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животных, птиц и т.д., которы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обретали свящ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обоготворялись. Например, солнце как образ Бога – источника жизни и света – особенно часто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предмет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почитания. Так возникали образы и верховного божества (Зевс, Юпитер), и разных богов и богинь.  *Бог есть дух* (Ин. **4, 2**4) и познание Ег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степенью духовной чистоты человека: *В лукавую душу не войдет премудрость и не будет обитать в теле, порабощенном греху, ибо святый Дух премудрости удалится от лукавства и уклонится от неразумных умствований, и устыдится приближающейся неправды* (Прем. 1, 4–5). *Блаженны чистые сердцем, ибо они Бога узрят* (Мф. **5, 8**). Поэтому,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тепени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или развращенности) народа, рождались и ра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Боге: одном или многих, добром или злом, праведном или лукавом и т.д. Каждый народ, имея чувство Бога, создавал образ Ег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ровнем сво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ак возникали разны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языческие) религии.  Другая категория религий, к которой относятс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религия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 *религии Откровения*. Они – монотеистические, и источником своего учения имею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Бога, *записанное* в Священных книгах.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этих религий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их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е истины являются не следствие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мечтаний, фантазий ил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й, проецирующих отдельные свой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ироды на идею Бога, но актами прям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Самого Бога. Это Откровение имело две очень не равнозначных ступени.  Первая –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этнически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 Оно дано было на языке и в формах,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психологи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его духовным, мораль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 эстетическим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и потому имело во многом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Мф. 5, 21-48) (см.: гл. VII: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Вторая ступень – Откровение Новозаветно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е уже не на какой-либо отдельный народ, но имеющее вселенск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его 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в нем иде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се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стин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обще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ецедентов в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О главнейшей из них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Мы проповедуем Христа распятого, для Иудеев соблазн, а для Еллинов безумие* (1 Кор. 1, 23).  **§ 10. Не каждая вера есть религия**  При все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религий, все они име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общие черты, которые выделяют их из среды друг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см. **§ 4**. Основные истины религии). Учения, отвергающие хотя бы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основных истин религи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тнесены к категори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них за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внешностью скрывается настоящ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атеизм. В других подчеркнутый мистицизм сопряжен с сознательным и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огоборчеством. В третьих,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системах мысл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сама иде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уховной связи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ервых двух можно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следующими небольшими примерами. Так, иудейское учение саддукеев при полном соблюдении культа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отрицает важнейшие ее истин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мира, души человека, вечность жизни (***саддукеи говорят, что нет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ни Ангела, ни духа*** (Деян. **23, 8**)). Саддукейство поэтому, находясь даже в системе религи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таковой, 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чевидны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ом и, фактически, атеизмом.  Другой пример – сатанизм, который приним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но проповедует ненависть к Нему и любому добру и правде. Сатаниз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ть отрицание самого существа религии, и является ничем иным, как идеологией преступ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природны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религии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и такие известные явления, как экстрасенсорика, рерихианство, сайентология и др.,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лагают различные психотропные и мист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ы якобы леч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т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заболеваний.  Столь же далеки от религ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извест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систем мысли, в которых идея бытия Бога хотя и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однако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от этого они не становятся. Таковыми являются, например, *деизм, пантеизм, теизм,* имеющие большую историю и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 11.* Псевдорелигиозные системы мысли: *деизм, пантеизм, теизм* 1. *Деизм* (от лат. Deus – Бог). Это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озникло в Англии в **XVII** веке, но получило особ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Европе в следующем столетии. Деизм признает бытие Бога, 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Его лишь как Творца мира и его законов, полностью ис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их-либо Откровений, чудес, действий промысли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о стороны Бога. Бог вне мира. Он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ен (от лат. transcendere – выходить за пределы чего-либо), т.е.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ознавае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никакое 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человеком и Богом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отворенный мир, по деистическому воззрению, подобен совершенному часовому механизму, сделав который, мастер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его самому себе. Человек абсолютно автономен, независим от Бога. Для полноценной жизни, не только телесной, но и духовной, не требуется ни молитв, ни богослужений, ни таинств,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 какой-либо помощи Бога, Его благодати, ибо все это нарушало бы свободу человека. Весь грандиозны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росто перечеркнут чисто волюнтаристским его отрицанием. Поэтому религия со всеми ее догматами, заповедями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м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учением неверным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 Излишней и вредно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и Церковь.  Так, признавая, по-видимому, Бога, деизм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вергает Е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чем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прямой путь к открытому богоборчеству. Не случайно из уст деиста Вольтера прозвучал столь кощунственны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призыв: «Раздави гадину!»  Деизм – не случайный продукт мысли каких-то «странных» философов. Ег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совечны первозда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возмечтавшему стать «как Бог» без Бога, против Бога, и начавшему «новую жизнь» (=смерть) в «новом» мире. Эта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ая «самость», получивша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ую почву для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обмирщенной в ту эпоху на Западе церковной жизни породила множество болезненных явлений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уме и сердце. В их числе деизм, атеиз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масонство и т.д.  2. *Пантеизм* (от греч.  – всё; и  Θεóς – Бог) –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учение, отождествляющее, по существу, Бога с космосом (природой, человеком). Бог в пантеизме не мыслится как какая-то Лич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мира. Он полностью имманентен (от лат. immanens – внутренне присущий чему-либо) космосу. Евре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Спиноза († **1677** г.) утверждал: «Бог есть природа» (**Deus sive natura**). Человек, по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ому учению,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ицей божества, лишь на миг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осознающей себя, чтобы затем навсегда раствориться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м океане Духа. Пантеизм, по существу, отриц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боду воли человека, но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то мира, то Бога.  Известный 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Л.М. Лопатин** **(† 1920**)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заметил, что в пантеизме «для мысл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один выход: или мир провозгласить призраком и уничтожить его в Боге, или Бога заставить исчезнуть в мире до такой степени, что от Него остается одно имя»[[462]](#footnote-462). К последнему пантеиз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гда и приходит.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попыткой сгладить эту тенденцию является т.н. пан**ен**теизм (от греч.  – всё в Бог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учение немец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 Краузе, с которым он выступил в 1828 году. Согласно ему, все 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пребывает в Боге, но Бог остается личностью и не растворен в мире.  Пантеизм имеет большую историю и множество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Особенно он развит в индийских системах мысли. Там пантеизм существует у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На Западе он принимал различные формы у раз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Спинозы, Гегеля, Шлейермахера).  В России его очень прими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л Лев Толстой. На место Бога он ставил «разумение жизни», которое есть любовь.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жизнь у него это жизнь, благо которой состоит в подавлении в себе «живот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в благе других и в страданиях за это благо». Живущий так имеет в себе Бога и является «сыном Божиим» так же, как и Христос. Смерть возвращает «сына Божия» в лоно Отца – Бога, в котором сын исчезает, как в общемировой сущно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 Толстому, нет ни личного Бога, ни личного бессмертия человека,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реального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Ибо, каков смысл в исчезновении?  Пантеизм, как и деизм, не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й для живых, ли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к Богу, поэтому религия в нем,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возможной. Она по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там, где безличное начало (например, Брахман) воплощается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ичным божеством (например, Кришна).  3. *Теизм* (от греч.  Θεóς – Бог) как система мысл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антеизма, признает бытие личного Бога 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деизма, утверж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Е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и промысла о мире и человеке. Бог не только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ен миру, но и имманентен ему. Признание свободы воли человека, а такж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него вступить в общение с Богом является не менее важным отличительным признаком теизма.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 поскольку основные их полож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общими с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истинами, то и сами религии обычно относят к воззрениям теистическим.  Однако, оставаясь лишь учением, теизм н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лигией, которая е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соб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человека, сопряженная с молитвой, подвигом и живым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своей связи Богом.  \* \* \*  Краткую и точную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этих трех концепций дал в своей речи перед защитой доктор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роф. МДА М.А. **Старокадомский** († **1973** г.). «Только теизм, – говорил он, – утверждающий бытие Абсолютной всесовершен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свободным творческим актом вызывает из небытия мир и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омышляет о них, может дать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живому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чувству. Молитва как основное проявл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ращена только к всеблагому Верховному Правителю мира, могущему оказать благодатную помощь. Ни пантеизм, ни деизм основ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служить не могут. В Абсолютной Субстанции Спинозы Бог и мир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единое нераздельное целое. В нем все связано законом желез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 нет места порывам свободного влечения. И **Amor Dei** – любовь к Богу – у Спинозы, как и у стоик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лиш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подчинение неизбежному року. Так же и у Гегеля Абсолютное, вначал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е отвлеченным, пустым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понятием, лишь в конце процесс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остигает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Поскольку движение понятий строго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логическими законами, здесь свобод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с Абсолютным допущено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Такую же картину рисует и деизм, по которому мир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деально устроенные часы, строго размеренный ход которых не нуждается в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Верховного Мастера»[[463]](#footnote-463). Глава III О бытии Бога Нет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вопроса более важного, чем понимание смысла своей жизни. Но он,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сводится к вопросу о Боге: есть Он или нет Его?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характера ответа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меняется отношение ко всей жизни. Одни за веру в Него умирают в жестоких муках, но не отрекаются. Другие жестоко мучают и убивают за ту же веру и не раскаиваются. Одни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познали Его бытие, и доказали это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и смертью. Для других это не более как фанатизм, требующий беспощадного искоренения. Кто прав?  Есть два способа познания. Один –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ый через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и*дение, опыт. Он – основной и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и в религии. Другой – рациональный, это путь логических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й. Он – косвенный,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и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лишь д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удостоверяющего опыт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нт людей имеет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в*и*дение), не оставляющий сомнений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Бога.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ерит* в Его бытие. Меньшая часть, напротив, *верит* в небытие Бога. И среди тех и других есть ищущие «то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Им нужны аргументы,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чтобы стать на пу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опыта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Но чт*о* ест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и чт*о* можно доказать? § 1.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1. Понятие 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е *Во-первых*, следует различат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 широком и узком смысл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 это любая процедур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стинности какого-либо суждения, как с помощью 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ссуждений, так 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осприятия и узнава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на органы чувств, и ссылки на так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в узком смысле – эт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казываем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из некоторых исходных суждений, истинность которых уже была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или принята. Исходные сужде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называются его посылками, или основаниями, или аргументами, или доводами, а то суждени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стинности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целью – тезисо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ли его заключением.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узком смысле понимается термин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в формальной логике.  *Во-вторых*, существуют больши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науч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 т.д.). Эти различия выражаются в раз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оснований и тезисов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участия опыта в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е, из всей области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ыделяются науки, в которых опытные данн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виде суждений, оправданных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и науки, в которые опытные данные входят в обобщенной, отвлеченной и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й форме.  В число наук первого рода входя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ая физика, хим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биология, геология, астрономия и др.; а также науки об обществе: такие как архе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и пр.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опирающиеся на опыт (косвенный и прямой), называются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и, или опытными. Он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стоят из индуктивных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й.  К наукам второго рода относятся: мате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ормальная логика, некоторые области кибернетики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В этих науках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м предмет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е чувствен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мые вещи, а т.н. абстрактные объекты (понятия),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абстракция точки, не имеющая физических размеров, абстракция идеально правильных геометрических фигур и т.п.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в этих науках не могу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опытные индуктивны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а применяются дедуктивные. 2.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и истинность Целью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стинности тезиса. Однако истинность суждения, обоснованного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е носит безуслов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т.е.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в доказанное сужд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лиш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ую истину.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 истинности доказанных суждений вытекает,  *во-первых*, из того, что основа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ясно видно в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ах – лишь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верно отражаю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т.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являютс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ми истинами;  *во-вторых*, применимость данной логики к одному кругу объектов еще не означает применимости ее к другому,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у кругу. Например, логика, применимая к конечным объектам,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неприменимой к объектам бесконечным. Так, известный чешский математик Б. Больцано (1781-1848) считал парадоксом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множество всех натуральных чисел равномощно сво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 множеству всех четных (или нечетных) чисел. Его ошибка проистекала оттого, что свойства конечных объектов (часть меньше целого) нельзя было механичес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на бесконечные объекты;  *в-третьих*, существует целый ряд понятий, которые, не будучи четко определены, могут приводить к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м при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 рамках обыч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Например, понятие всемогущества Божия, неверно понимаемого как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овершать люб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иводит к парадоксам, типа извест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о том, может ли Бог сотворить камень, который не сможет поднять?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Его всемогуще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одним из проявлений Его любви и премудр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Бог не может совершить зла, сотворить другого бога, перестать быть Богом и т.п.).  Поэтому, чтобы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истинность доказанн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 четк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х понятий, применимость употребляемой логики к данному кругу объектов, выяснение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и да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Но последне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обенно трудной задачей даже для формальной арифметики.  Как доказал Гёдель,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о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и форм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амках самой системы недоказуемо[[464]](#footnote-464). Великий немецкий математик Гильберт († **1943**) сокрушался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Подумайте: в математике, этом образце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и исти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онятий и ход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й... приводят к нелепостям. Где же искать надежность и истинность, если даже само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ает осечку»[[465]](#footnote-465).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теории познания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никакая форма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й не может дать абсолютно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знания»[[466]](#footnote-466). 3. Об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апеллируют к опыту, т.е. к тому, чт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или опосредованно (через прибор, например, или веру авторитету) познано людьми. Именно опыт, а н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сколько бы правдоподобными они ни казались,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надежным критерием истинности. В журнале «Знание – сила» были как-то[[467]](#footnote-467) помещены заметки, в которых остроумно «доказывалось», что жирафа – это миф, поскольку, говорилось там, животное, обладающее столь длинной шеей, не имело бы никаких шансов выжи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длительной эволюции и в борьбе з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нтересными примерами значения опыта в реше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являются знаменитые апории Зенона (V в. до н.э.), остроумно «доказывающие», например, отсутствие движения в мире, но так и не поколебавшие ни в ком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движения.  Что же явилось причиной столь скептичес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выводам, казалось бы, бесспорных логическ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 Опыт. В истинность эт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никто не верил, иб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истинности выдвинут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дает... лишь их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проверка»[[468]](#footnote-468).  Конечно, не любой опыт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аточным аргументом. Малой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ью обладает единичный опыт. Не всегда легко доказать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самого факта или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и учета всех факторов, определяющих ег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аконец, как в опыт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так и в опыт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м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часто можно различно истолковать.  Но при всей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они остаются самыми достоверными и основными во все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ах. 4. Выводы Итак,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есть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стинности (или ложности) известного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щее ложность тезис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в полн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математике и логике. Но эт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меют дело с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ми понятиями, символами,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не имеющими с реальными объектами, хотя, по-видимому, и находящимися с ними в некотором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уже не имеют такой силы логической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области физ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труднее достичь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очевидности и эт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обоснованные посылк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снижается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выводов. Однако вс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оперируют этим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Менее строг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истории, в философии, 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ах[[469]](#footnote-469), к которым относится и вопрос о бытии Бога.  Сложность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никогда, однако, не служила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к исканию истины через сравнительную оценку аргументов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ающ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ти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одна: или есть Бог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сть вечность и смысл жизни, или нет Бога, нет вечности и бессмыслица смерти ожид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Но каковы доводы обо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Рассмотрим сначала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е аргументы *веры в небытие* Бога. § 2. Бога нет, потому что…1. Наука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Бога нет Эт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не имеет под собой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и является чисто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м. Научног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небытия Бога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о 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е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причинам.  *Во-первых*,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в целом,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470]](#footnote-470), занимается изучением этого, посюстороннего мира[[471]](#footnote-471). Поэтому основн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истина –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учного опровержения.  *Во-вторых*, иметь наиболее достоверное зна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доказывает и что опровергает наука, могу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люди науки, ученые. Поэтому факт наличия огромного числа крупнейших ученых, верующих в Бога и во Христа,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убедительны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того, что наука не опровергает бытия Бог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ивести имена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х всемирно известных верующих ученых: каноник Н. Коперник **(† 1543),** совершивши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астрономии; И. Кеплер **(† 1630),** обосновавший гелиоцентр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Б. Паскаль († 1662) – физик, математик,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гидростатики; И. Ньютон († 1727) – физик, математик, астроном; М. Ломоносов († 1765) – ученый-энциклопедист; Л. Гальвани († 1798) – физиолог, один из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ов учения об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м токе; А. Ампер († 1856)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электродинамики; А. Вольта († 1872) – также один из основателей учения об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е; св. митрополит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нокентий (Вениаминов) († 1879); Г. Мендель († 1884) – августинский монах,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генетики; Ж. Дюма († 1884)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органической химии; С. Ковалевская († 1891) – математик; Л. Пастер († 1895) – отец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кробиологии и иммунологии; А. Попов († 1906) –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 радио; Д. Менделеев († 1907) – создатель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химиче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И. Павлов († 1936) – отец физиологии;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 1937) – священник, богослов, ученый-энциклопедист; патер В. Шмидт († 1954); Э. Шрёдингер († 1955) – один из создателей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Б. Филатов († 1956) – офтальмолог;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Лука Войно-Ясенецкий († 1961); аббат Леметр († 1966); Л. Бройль († 1987) – один из создателей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Ч. Таунс († 1988) – один из создателей квантовой электроники; и многие,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В-третьих*. Научные зна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гут дать человек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хватить все бытие в целом, ибо «на любом уровне разви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аши знания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лишь конечный островок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м океане непознанного,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неизведанного»[[472]](#footnote-472).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аже если бы Бога не было, наука в принцип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гла бы сказать о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Атеизм, утверждающий обратно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поэтому концепцией антинаучной,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ей одному из самых элементарных научных выводов. 2. Его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Эт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наивно. Мы верим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вещей и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х никто из людей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видел, но и видеть не может, например, субатомный мир, бесконечную Вселенную,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ум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которог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едва ли кто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и т.д. Бог же есть Дух, Который «видится» не глазами, но духом – бесстрастным умом и чистым сердцем (Мф. 5, 8). Фактов такого в*и*дения Бога история сохранила бесчисленное множество. 3. Библия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мно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Налич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Библии могло бы иметь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трицания ее богодухновенности, но никак не для решения вопроса о бытии Бога. В Бога верят не одни христиане. К тому же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этих т.н.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или надуманы, ил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простым непониманием текста и причин разночтений. Совсем же немногие события, по разному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в Евангелиях (напр., один или два было гадаринских бесноватых; один или два раза пропел петух, прежде чем Петр трижды отрекся от Христа и др.)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е главного в религии – вопросов веры 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говорят лишь о том, что вся Еванге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писывалась евангелистами с величайшим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м, без прикрас и подделок – так и только так, как это они или видели сами, или слышали от ближайших свидетелей происходивших событи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и никто ни из их учеников, ни из христиан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поколений не посмел коснуться эт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Потому наличие их является еще одним важны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длинности Евангель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4. В мире много страданий Множество страданий,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ых и невинных,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мире, – не достаточный ли аргумент для отрицания веры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 Это одно из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возражений. Вызвано оно непонима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 любви Божией,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роде греха.  Характер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Бога и человека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понятием «синергия» (от греч. **** – соработничеств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инергия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и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сам себя, ни Бог – спа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без воли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пасени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Богом, но только при условии, что человек пожелает и сделает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чтобы стать богоподобным по своим духовны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свойствам. Эти свойства даны в Евангелии в образе Христа и в Его учении. Душу злую Бог не может насильно ввести в Свое Царство любви. Требуется ее изменение, а эт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свободой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ка она не изменится, будет мучима тем злом, которое пребывает в ней. Страд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орождаются дисгармонией духа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являющегося «Законом» нашего бытия. В эт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основная причина всех бе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Очень ясно причины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страданий показывает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Антоний Великий (IV в.): «*Бог*, – говорит он, – *благ и бесстрастен, и неизменен. Если кто, признавая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ым и истинным то, что Бог не изменяется, недоумевает, однако же, как Он (будучи таковым) о добрых радуется, злых отвращается, на грешников гневается, а когда они каются, является милостив к ним; то на это надоб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Бог не радуется и не гневается, ибо радость и гнев суть страсти. Нелепо думать, чтобы Божеству было хорошо или худо из-за дел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Бог благ и только благое творит, вредить же никому не вредит, пребывая всегда одинаковым; а мы, когда бываем добры, то вступаем в общение с Богом – по сходству с Ним, а когда становимся злыми, то отделяемся от Бога – по несходству с Ним. Жив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 – мы бываем Божиими, а делаясь злыми – становимся отверженными от Него; а сие не то значит, чтобы Он гнев имел на нас, но то, что грехи наши не попускают Богу воссиять в нас, с демонами же мучителями соединяют. Если потом молитвами и благотворениями снискиваем мы разрешение во грехах, то эт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Бога мы ублажили и Его переменили, но что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а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и обращения нашего к Богу уврачевав сущее в нас зло, опять соделываемся мы способными вкушать Божию благость; так что сказать: Бог отвращается от злых, – есть то же, что сказать: солнце скрывается от лишенных зрения*»[[473]](#footnote-473).  Так же объясняют причину скорбе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наказания» Божии) и другие Отцы.  Грех есть беззаконие (1 Ин. 3, 4). Поэтому грех в *самом себе* несет наказание человеку. Страда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ледствием грехов. На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страстей причины страданий очевидны, например: пьянстве, наркомании. На других, особенно душевных, это сложнее заметить, но они поражают человека не менее жестоко. Что только не сделали зависть, самолюбие, алчность, и т.д. Не они ли порождают ссоры, вражду, убийства, войны и т.п.? Апостол Иаков так и говорит: Бог... не искушает никого, но каждый искушается, увлекаясь и обольщая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ю похотью (Иак. 1, 13–14).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цель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состоит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вечности. И как ребенку для будущей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жизни, так и кажд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к жизни веч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ы труд, терпение, сочувствие, любовь к людям, подвиг борьбы со злом, возникающим в его уме и сердце. Необходимы и скорби, которые напоминают человеку о 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сти этой жизни самой по себе. Они воспитывают человека.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шет: Всякое наказани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ажется не радостью, а печалью; но после наученным через него доставляет мирный плод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Евр. 12, 11).  А святой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Кто без скорб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своей, тому отверста дверь гордости*»[[474]](#footnote-474). «*Не дух Божий живет в те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бывают в покое [без скорбей], но дух дьяволов*»[[475]](#footnote-475).  Несколько иную природу имеют страдания детей. Их страда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жертвенными, поскольку обусловлены они, в основном, не их личными грехами, но грехами «**ближних**» (ср. Ин. 9,2). Ибо как в живом теле здоровые члены сострадают больным и восполняют,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их функции, так и в живом организм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добный же процесс исцеляющего сострадания (хотя детьми еще и неосознанного на земле) духовно здоровыми его членами больным. Исцеля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этих страданий носит духо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ами дети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его не осозна*ю*т. Но в жизни вечной им откроется, чт*о* Бог через их страдания совершил для их близких, какое благо приобрели они сами этим актом любви. И они вечно будут благодарить Бога за эти страдания.  Не всем детям даются и они, но тем, которые окажутся способными принять их как дар Божий, как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страдать за любимы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этими страданиями они помогают очиститься своим ближним, опомниться. Множество людей благодаря страданиям своих детей задумались о смысле этой жизни, вспомнили о неминуемой смерти, пришли к вере в Бога.  Что любовь сильнее смерти – известно. Но истинная любовь – жертвенна, и к ней способны лишь наиболее чистые в духов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люд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дети –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х страдания подобны тем «невинным» страданиям, на которые идут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ые люди, полагая свою жизнь за других, или отдавая свою кровь, свои здоровые органы, чтобы спасти пострадавшего. Эти люди, охваченные порывом любви, жертвуют, даже не спрашивая, виновен ли пострадавший в своем несчастье или нет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ли страдать за него. Истинная любовь не знает подоб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Ее цель одна – спа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Идеал такой жертвенной любви мы находим во Христе, Который, ***чтобы привести нас к Богу, однажды пострадал за грехи наши, праведник за неправедных*** (1 Пет. 3, 18).  Смысл неви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й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нят только при вере в то, что со смертью тела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е жизнь, но лишь ее серьезный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й этап к вечности, и что ни одно страдание за других не остается без великого и вечного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я Божия.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нынешние временные страдания ничего не стоят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тою славою, которая откроется в нас (Рим. 8, 18).  Глубокое духов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смысла скорбей, болезней, страданий, которым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праведники, дают святые отцы. Основную их мысль отчетливо выразил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отому попускает Бог, чтобы святые Его искушаемы были всякой печалью… что вследствие искушений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мудрость*»[[476]](#footnote-476). «*Если вожделеваешь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то предай себя на всякую скорбь. Ибо скорби рождают смирение*»[[477]](#footnote-477). 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традающих невинно (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ак золото огнем, очищаются от последних теней грехов и страстей и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еще большее духов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Эт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духа наполняет их такой любовью и радостью, что они готовы бывают на любые страдания.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и мучеников – яркое тому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например, передает: «Агафон сказал: “*Желал бы я найти прокаженного и ему отдать свое тело, а себе взять его”. Вот совершенная любовь*»[[478]](#footnote-478). Сам же прп. Исаак, будучи спрошен: «*И что такое сердце милующее?», сказал: «Возгорение сердца человека о всем творении, о человеках, о птицах, о животных, о демонах и о 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и не может оно вынести или слышать, или видеть какого-либо вреда или малой печали, претерпеваемых тварью. А посему и о бессловесных, и о врагах истины, и о делающих ему вред ежечасно со слезами приносит молитву… с великою жалостью, какая без меры возбуждается в сердце его до уподобления в сем Богу… Достигших ж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признак таков: если десятикратно в день преданы будут на сожжение за любовь к людям,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тся сим*»[[479]](#footnote-479).  Отсюда можно видеть, что вопрос о т.н. неви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я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против бытия Бога-Любв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непонимания природы этих страданий и попытки их осмысления с правовой,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 позиции их «незаконност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данный вопрос уясняется лишь с признанием любви в качестве высшего закона жизни и веры в вечную жизнь. Они открывают глубокий смысл все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бед,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величие страданий друг за друга, и особенно страданий праведника за неправедных.  Напротив, если нет Бога, нет вечности, то каков смысл всех этих невинных (!) страданий? Игра слепых сил природы, случайность, стечени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безнаказанный произвол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естокости? Какой, спрашивается, смысл имела жизнь этих невинных страдальцев и их часто жестокие,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мучения?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ответ только один – никакого![[480]](#footnote-480)  \* \* \*  Таковы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щиеся возражения против бытия Бог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 их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конечно же, очевидн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предлагает конкрет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проверки своих утверждений. Атеизм же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имеет таковых, но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поскольку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стоверно убедиться в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знать все бытие в целом. Но это исключено ввиду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познаваемого мира. Поэтому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для атеизма вопрос: «Что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ся в небытии Бога?» – атеизм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 предложить, кроме одного: проверьте тот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предлагает религия. Другого выхода для него просто не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елигия и атеизм *вместе* в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м единстве (!) призывают каждого ищу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к личному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условий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 3. Бог есть Даже в чист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арг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помогают непредубежде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увидеть, что признание бытия Бога – не плод беспочвен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фантазии, но логически неизмеримо более вероятный и оправданный, нежел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вывод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а о сущности бытия и смысл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ассмотрим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аргументов. 1. Кос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Кос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греч.  – порядок, мироздание, мир) был высказан уже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ми философами Платоном († 347 до н.э.), Аристотелем († 322 до н.э.) и другими древними мыслителями.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его развивали многие. Он основан на принятии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как всеобщего закона бытия.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закона, делается вывод, что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ервопричина и самого бытия, то есть все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Таковой причино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лишь сверхбытие, которое ничем не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ечно (т.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ичиной» бытия самого себя). Это сверхбытие и есть Бог.  Условность эт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само понятие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и объективная присущность ее всем явлениям жизни мира трактуются в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 очень различно. Англи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Д. Юм († **1761**) и немецкий И. Кант († **1804**) отвергали, например, объектив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ервый считал ее делом нашей привычки, второй – априорным качеством рассудк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изика также предлагает нам ряд явлений, где обычные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видимому, нарушаются. Н. Бор († 1962), В. Гейзенберг († 1976) и П. Дирак († 1984) –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ву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е –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причинность в области атомных и субатомных явлений потеряла свое безусло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481]](#footnote-481), что в мире атомов господствуют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но не причинные.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ученых и мыслителей все ж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причинность как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мира.  Должен ли мир в целом иметь причину своего быти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это 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 не научный. Как замечает академик Я. Зельдович, «вопрос о нач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лежит пока вне физики. И если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постулата о том, что изначальное дано какой-либ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илой, то надо найти научный подход к проблеме выбора нач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482]](#footnote-482).  Однако науч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вопроса об «изначальном» (первопричине мира) нет, и едва ли о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же мыслителей, древних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этим «изначальным» Творцом и *Перводвижителем* (Аристотель) называют Бога.  Хотя чист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нельзя, конечно, исключить и другие варианты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например, мировую душу стоиков ил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Гартмана († 1906), или веч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материю и др. 2.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греч.  – оканчивать, доводить д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до конца;  – слово, сужден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разум) – аргумент,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разум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наблюдаемого мира. Он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в силу своей простоты 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известен с глубокой древности. Его знает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мысль едва ли не всех времен и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земли. Основная мысль его своди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Устройство мира, как в отдельных частях, так и в целом (познанном) поражают своей гармоничностью и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ю[[483]](#footnote-483),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ми о сверхразумности и всемогуществе силы, его создавшей. Таковой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Бог.  Нет не только никаких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отрицать разумность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но без признания ее наука вообще не могла бы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Хотя с чисто с формаль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в целом и всех его частей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казана. Есть и други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Кант, например, исходя из своей системы, говорил о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не мира, а рассудка: «Рассудок не черпает свои законы (a priori) из природы, а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их ей»[[484]](#footnote-484).  Однако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или антропность, наблюдаемая в мире, всегда поражала всех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ей и мыслителе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Канта), привод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них к признанию бытия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ворца.  Вот нескольк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видны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ченых об этом.  «Равновесие между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ыми и электромагнитным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ми внутри звезд, – пишет П. Девис, – соблюдается почти с немыслимой точностью. Вычисле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изменение любого из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й всего лишь на 10-40 его величины повлекло бы за собой катастрофу для звезд типа Солнца»[[485]](#footnote-485). Профессор М. Рьюз, рассуждая о возможной первопричине мира, пишет: «Понятие о т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возвращает нас,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к признанию Высшей силы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рода, которую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именовать Бог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эта аргументация подпадает под класс довод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известных как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Вообще ж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что за покровом наличного бытия вселенной, за е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должен скрываться некий Разум, начинает казаться в наши дни все более правдоподобным»[[486]](#footnote-486).  Наш крупный ученый академик Л.С. Берг († 1950) писал: «Основной постулат, с которым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ь подходит к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ироды, – это тот, что в природе вообще есть смысл, что ее возможно осмыслить и понять, что между законами мышлени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троем природы, с другой, есть некая преду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гармония. Без этого молчаливого допущения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икако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487]](#footnote-487).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основанием науки является вера ученого в разумность мира. Эту мысль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разил А. Эйнштейн: «Моя религия – это глубоко прочувствованная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Высше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который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нам в доступном познанию мире»[[488]](#footnote-488).  Когда были выявлены значения мировых констант (скорости света, заряда и массы электрона и др.), 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даже при самых ничтожны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их величин, космос был бы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ым и наши формы жизн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человек, не смогли бы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Извест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ученый **Ральф Эстлинг** так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Абсолютно во всем, начиная от постоянных, определяющих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ые, электромагнитные, сильные и слабые ядерн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плоть до основны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едпосылок, мы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 что космос в целом, наше Солнц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Земля настолько точно подогнаны к нам, что неизбежно напрашивается вопрос: а не Бог или кто-то еще с аналогичным именем создал все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мея в виду нас? Это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для совпадения, даже для чуда, чтобы назвать это чистой случайностью»[[489]](#footnote-489).  Все это вполне созвучно тому, о чем писал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Ибо невидимое Его, вечная сила Его и Божеств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через рассматривание творений видимы* (Рим. 1, 20).  Ценность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состои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том, что он ставит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перед альтернативой: признать ли Разу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столь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устроенного мира[[490]](#footnote-490), или же – «что-то пока неизвестное»? Первое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высокий и святой смысл жизни. Второе оставляет его в полн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растерянности и безысходности. 3.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от греч. ,, – причастия муж., жен., и ср. рода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от   – бы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 аргумент, исходящий из иде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Существа. Впервые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л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Ансельм Кентерберийский **(† 1109**). Логика его такова: если в нашем уме есть понятие о Существе всесовершенном, то такое Существ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лжно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поскольку, не имея признака бытия, Оно не было бы всесовершенным. Мы мыслим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ом всесовершенным,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н должен иметь и свойство бытия.  Р. Декарт (†**1650**) дополнил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мыслью о том, что нельз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в человеке самой идеи Бога, если бы Его не было[[491]](#footnote-491).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 физик († 1716) присоединил к нему до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Бог должен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поскольку в понятии о Нем не содержится внутренн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ногие русские богословы и философы занимались осмыслением эт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кн. С.Н. Трубецкой († 1905), следуя мысли В.С. Соловьева, исходя из понятия Бога-Абсолюта, понимаемого как «всеединое бытие», принимал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за основу в вопросе о бытии Бога. 4.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Греч.  – душа, дух, сознание.) Основная мысль эт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была высказана еще блаженным Августином († **430**) и развита Декартом. Существо ег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Поскольку идея Бог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все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вечн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а таковая идея не могла произойти ни от впечатлений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как глубоко отличного о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Боге)[[492]](#footnote-492), н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чисто мысл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психики[[493]](#footnote-493), –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сточник е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амому Богу.  Подобную же мысль высказывал ранее знаменитый римский орато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и мыслитель Цицерон († **43** до н. э.), который писал: «Если бы истина бытия Божия не была понята и признана в нашей душе, то одно мнение не могло бы ни быть постоянным, ни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ся давностью времени, ни состариться вместе с веками и поколениями людей: ибо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прочие вымышленные и пустые мнения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исчезли. Кто теперь думает, чт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иппокентавр или химера?.. Время изобличает мнения ложны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истины природные»[[494]](#footnote-494).  Аргумент этот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особ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в связи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аргументом. 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На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как на самый надежный, ссылается Цицерон.  «Мы считаем, – говорит он, – нужным указать на то, что нет племени столь дикого, нет человека, настолько потерявшего сознание о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ях, душу которого не освещала бы мысль о богах. Многие о богах думают не право, но это обыкновенн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ращения и порочности: все однако же убеждены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ила и природа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 так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не от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го уговора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людей; это памятование о богах утвердилось не в сил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или законов, но во всяком этом деле единомыслие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очитаемо законом природы»[[495]](#footnote-495).  Ту же мысль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и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к и философ Плутарх **(† 120):** «Обойди все страны, ты можешь найти города без стен, без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без правителей, без дворцов, без богатств, без монеты, но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еще города, лишенного храмов и богов, города, в котором не воссылались бы молитвы, где не клялись бы именем божества...»[[496]](#footnote-496)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стории не известно ни одного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лемени. Чем 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этот удивительный факт? Вс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е гипотезы, предлагающие различ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т.н.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деи Бога в со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оказались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ми[[497]](#footnote-497).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одно и последнее – признать, что эта идея, которой жил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всю историю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не есть плод «земли», но имеет свои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Самого Бога. 6.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аргумент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инимаемого основания имеет два вида. Один из них исходит из факта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в человек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чувств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498]](#footnote-498)), другой – из иде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высшей цели, к которой стремится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Первый вид**. То, что в нас существует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повелевающий делать добро и осуждающий в голосе совести зло, – несомненный факт. В этом убеждает личный опыт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б источнике этого закона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сновными из которых являютс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объясняет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в человеке 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удовольствию, комфорту, материальному успеху.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к жизни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критерием различения добра и зла. Все,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человеку наилучшим образом «устроиться в жизни» – хорош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 и напротив, все, что мешает – плохо. Сам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Богу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мечтой о наслаждениях. Полнота т.н. счастья на земле – вот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критерий истины, красоты, правды.  Эт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слишком примитивна. Она игнорирует очевидные факты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что человек за правду, истину способен отдать и богатство, и славу, и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и саму жизнь;  что в любом обществе далеко не каждый поступок, который приносит человеку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или пользу, считается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напротив, не редко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как аморальный;  что даже в самых либера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дошедших, кажется, до предела моральной «освобожде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се же остается идея 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состоящая, «как ни странно», в господстве личности над низменными инстинктами, чувственным эгоизмом и грубым прибытком.  Кантом была выдвинута гипотеза т.н. *автономн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которой человек, как существо разумное и абсолютно свободное, сам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еб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И этот закон независим от каких-либо внешних условий, интересов и целей. Кант тем самым утверждает такую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личной совести, которая формулирует всеобщие и общеобязательны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нормы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 внутреннему убеждению. Этот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м долж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все люди, Кант назвал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м* *императивом*. Он имеет две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ющие формулировки.  Первая: «Поступай только согласно такой максиме,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которой т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ожешь пожелать, чтобы она стала всеобщим законом».  Вторая: «Поступай так, чтобы ты всегда относился к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и в своем лице, и в лице всякого другого так же, как к цели,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носился бы к нему только как к средству»[[499]](#footnote-499).  Идея автономной этик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ытекает из де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Канта. Но в этом и ее уязвимость. Из признания Бога Творцом следует, что все законы (физически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духовные) даны Богом, а не созданы волею человека. И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он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постольку, поскольку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единение «узла творения» – человека – с Богом. Профессор Москов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В.Д. Кудрявцев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писал: «Истинный источник закон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прочих законов нашей природы... вне нас, в той высочайшей природе, которой мы обязаны свои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 – в Боге. О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от человек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говорит как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указывающий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нас этого закона прежде 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каких-либо определений нашего разума и воли, вызвавших его появление, так и иде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этого закона, необъяснимый из да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500]](#footnote-500).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всегд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измеримо глубже тех норм, которыми человек хотел бы регламентиров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и этот закон он не в силах отменить при всем своем желании: голос совести часто слышат самые закоренелые преступники, избравшие себе иной закон жизн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исходит из той основной идеи, что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порожда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ью людей. Он диктуется интересами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групп и классов и возникает и изменяется в ход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совести в человеке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ество.  Дан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более, как некий синтез предыдущих двух. Ее слабые места очевидны.  *Во-первых*, моральные нормы,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исчерпывают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его в человек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ог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етерминизма,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м, например, у животных и насекомых, ведущих «социальн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лоны, обезьяны, пчелы, муравьи и т.д.). Присуща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е свобода вол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до конца «вместиться» ни в какую социальную среду. Она всегда способна к таким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деяниям,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выходить за границы нормального и законного в обществ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примеров, когда люди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ультур, классов и обществ име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мораль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а люди од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различную мораль. Сами муки совести возникают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по мотивам чисто лич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рома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казал это. Студент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убил старую ростовщицу и ее сестру. Убил, исходя из того, что «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убить «чахоточную, злую, глупую старушонку», и что «старушка вредна», и что на эти «старухины деньги, обреченные в монастырь»,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сто, тысячу добрых дел и начинаний». Каков же был результат этого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ого» плана, этого «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 величайшему недоумению и ужасу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вопреки всем его самы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м и «разумным» доводам, оправдывающим и даже одобряющим убийство этой не более как «вши, таракана... старушонки (да и того не стоит)», он вдруг ощутил жестокую боль в душе. И совсем не потому, будто считал, что совершил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ив общества, закона и т.д.,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ему стало жалко старуху, –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Он сам не понимал, откуда и почему пришла эта внутренняя страшная кар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замечательная по своей силе и яркост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 иноприродност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действие которого в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и из-за различ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ереживает в себе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люб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вторых*, самоанализ, ил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вятые отцы, «внимание себе», рас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внутри его сердца целый мир, гд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ьявол с Богом борется» (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раскрывает мир правды и зла, открывает взору истинные законы жизни души. Перед этим взором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одексы, моральные нормы, этика, правила поведения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не более как слабым, подчас весьма искаженным отражением Истины, скрытой в глубин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ердца.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реда лишь вызывает в человеке *осознание* и стимулирует *развитие*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его в не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отчасти выражающегося затем в моральных нормах, кодексах и т.д.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я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демиурго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норм, но не *творцом* само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чувства, самой совести.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в случае с даром речи, когда обще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развития *присущей* человеку эт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о не творцом ее. У обезьяны, живущей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дар речи не возникает.  Совесть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е проявлен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есть неч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объяснимое данной гипотезой. Страшный преступник, потерявший не тольк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но, кажется, и обли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может вдруг испытывать муки совести. И это мучение у него возникает совсем не по социальным мотивам, но от неожиданного, вопреки его сознанию возникшего в*и*дения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сделанного им в жизни с внутренней правдой, открывшейся в нем. Это чувство заявляет о себе как об идеале, величие которого неизмерим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все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е и принятые обществом моральные нормы. Нужно отвергнуть подобные факты, чтобы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чувство, совесть – продук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людей и что какие-либо моральные ее нормы исчерпывают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с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присущего человеку.  Как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взгляд***н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в человеке? Он вытекает из библей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 человеке как образе Божьем (Быт. **1, 27**), царственное величие которого (ср.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внутрь вас есть* (Лк. 17, 21))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по силе жития»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человека.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ыражений той полноты богоподоб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и свойств, которыми человек изначала наделен в творени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 являетс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блюстителем чистоты и свят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Совесть – голос Божий» – прекрас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б источник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в человеке.  **Второй вид**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предложен Кантом и дополнен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В.Д. Кудрявцевым**.  Кант назвал св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постулатом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Это верно отражает характер данного аргумента, сущно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Конечная цель, к которой должно стремиться разумно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есть высшее благо, или, по **Кудрявцеву**, абсолют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Его основ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ины,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ол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сти (святости) и достижение счастья. Эти три элемента охватывают все стрем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разумно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чувствующего. Однак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достижение абсолют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на земле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Отсюда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является л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нему всеобщим обманом нашей природы или оно имеет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идеал?  Ес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первое, то «в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была бы жалким, трагикомическим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ем теней,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тому, чег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и нет»[[501]](#footnote-501).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если полнота знания,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счастья есть лишь иллюзия нашего сознания, а не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Идеал, 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ним обессмысливается, но и сама жизнь человека теряет всякий смысл. Избежать столь не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алогичности понимания нашей природы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зна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как высочайшего блага, в Котором человек достигает конечной цели всех своих устремлений.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факт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в жизни людей между степенью их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сти и счастья также требует постулировать бытие Бог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всемогущего, всеведущего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Которое хочет и может установить тако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для всех людей в будущей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Природа, – писал Кант, – не может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огласия между добродетелью и счастьем. Это побуждает нас признать бытие причины, отличной от природы и не зависящей от нее. Эта причина должна облад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силою и могуществом, но и разумом – быть такою силою, которая и по мощи, и по воле, и по уму выше природы. А такое Существо есть только Бог. Он и хочет, и может утвердить союз между добродетелью и счастьем»[[502]](#footnote-502).  Неискоренима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духовн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заставляет с такой 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постулировать и бессмерт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уши. 7. Религиозно-опытный аргумент Сначала небольшо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В **1790** году около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Жюллек упал метеорит. Мэр составил протокол об этом событии, который подписали **300** свидетелей, и послал в Парижскую Академию. Думаете, академики тогда поблагодарили за помощь науке? Ничего подобного. Париж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е только составила объемистый трактат “Об абсурдности падения камней с неба”, но даже приняла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Многие музеи выбросили метеориты из коллекций, чтобы “не сделать музей посмешищем”. А один из академиков, Делюк, заявил: “Если даже такой камень упадет у меня перед ногами, и я вынужден буду признать, что я его видел, я добавлю, что поверить в это я не могу”. Другой академик, Годен, добавил, что “подобные факты лучше отрицать, чем опускаться до попыток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В чем дело? Почему почтенные академики объявили войну метеоритам? Согласно поверьям невежественных людей, камни с неба посылает Господь Бог. “Раз Бога нет – значит,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камней с неба”, – постановили парижские академики.  Да, нелегкое дело – заставить поверить в новые факты, не у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сложившуюся систему убеждений...  Если проследить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историю науки, то становится ясно, что вся она – история борьбы с преклонением перед очевидностью, которая всегда выступала от имени житейского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А ведь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накопленный и обобщенный веками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опыт людей. Казалось бы, идти против него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ведь он и только он –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критерий истины. Лишь с большим трудом люди начинают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их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опыт вовсе не абсолютен, что он охватывает только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е стороны событий и явлений, что житейский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ограничен, что е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еопровержимых фактов, не у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в незыблемые, казалось бы, самоочевидные истины»[[503]](#footnote-503).  Религия как живая личная связь человека с Богом,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есть «наука из наук». Таковой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силу е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важност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но также и по причине е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науке, которая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опыте и им проверяются. «Вообще говоря, когда выводы науки расходятся с фактам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отдается фактам (при условии, что факты еще и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тся)»[[504]](#footnote-504).  Бытие Бога и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ом, проверенным «еще и еще» бесчисленное множество раз. Люди раз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пох, с глубокой древности 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азличных ра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языков, культур, уровней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часто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я друг о друге, с поразительным единодуши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 реальном, невыразимом, глубочайшем личном переживании Бога – именно переживании *Бога*, а не просто «чего-то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 науке факты делаю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догадку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ой истин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емногим учены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риборов увидеть след элементарной частицы или новую галактику, как уж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икто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 их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Какие же основания отвергать опыт огромного числа величайших в своей области *учены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х 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 (!), а не через приборы или следы на фотографиях, в*и*дении Бога? И каких ученых? – Свят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творили чудеса, прозревали будущее, переносили изгнания и ссылки за слово веры и прав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етерпевали пытки и надругательства, проливали кровь, и саму жизнь свою отдавали за непоколебимое исповедание Бога и Христа, которые даже мыслью неспособны были совершить обман или увлечься слав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Где же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отрицания этого факта? Может быть, все эти Петры и Павлы, Иустины Философы и Павлы Препростые, Макарии Великие и Иоанны Дамаскины, Клименты Римские и Исааки Сирийские, Иоанны Русские и Саввы Сербские, Сергии Радонежские и Серафимы Саровские, Игнатии Брянчаниновы и Амвросии Оптинские, Достоевские и Паскали, Мендели и Менделеев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еречислить имена только тех, о которых знает весь мир, – так, может быть, все они лишь «по традиции» верили в Бога, или были фантазерами, отсталыми?  Как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этот грандиознейший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факт?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д ним задуматься или и «подобные факты лучше отрицать, чем опускаться до попыток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Да, нелегкое дело – заставить поверить в новые факты, не у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сложившуюся систему убеждений», к тому же еще требующие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над собой.  Неужели можно отрицать Бога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опыт не дает нам Его? Н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опыт вовсе не абсолютен, что он охватывает только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е стороны событий и явлений, что житейский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ограничен, что е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еопровержимых фактов, не у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в незыблемые, казалось бы, самоочевидные ис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опыт вообще не дает нам почти ничего из того, о чем говорят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ченые, но мы верим их опытам, верим им, не зная их и не имея при этом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ни малейш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верить их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 выводы. Какие же основания не поверить неисчислимо большему количеству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пытов,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ных кристально чистыми людьми?  Опыт этих ученых науки из наук – говорит не о голословной их вере, не о мнении, не о принятой гипотезе или простой традиции, но о *факте* познания Бога.  Справедливы слова **С. Булгакова**: «Основное переживание религии, встреча с Богом, обладае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 вершинных своих точках) такой победной силой, такой пламенной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ью, которая далеко позади оставляет всякую иную очевидность. Его можно позабыть или утратить, но не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Вся истор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е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какую 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разрешимую загадку и нелепость, если не признать,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живо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т.е. если не принять, что все народы как-то видели и знали свои божества, знали о них не из одного “катехизиса”. У пророков Израиля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встречаем такие слова: “И сказал мне Бог”.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ли нам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задумываться над этими словами? Пытались ли мы понять их, хотя отдаленно переводя эти слова на сво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И сказал мне Бог”! Что это: неужели же только галлюцинация, самообман, шарлатан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ием, или?.. А если правда... если правда,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в этих книгах: Бог говорил, а человек слушал, слышал... Бога, конечно, не физическим органом слуха, но слышал сердцем, всем существом своим, и слово Божие звучало громче, чем все громы мира, убедительнее и достовернее, чем все его разумение»[[505]](#footnote-505). И «если бы люди веры стали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о себе, что они видели и узнавали с последней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ю, то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бы гора, под которой был бы погребен и скрыт от глаз холм скептического рационализма»[[506]](#footnote-506).  Богопознание – точная наука, а не хаос мистических экстазов и болезненных экзальтаций на почве повышенной нервозности. В богопознании есть сво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свои условия, свои критерии. Как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знание Бога? Начало – в бескорыстном искании истины,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чистоты и понуждении себя к добру. Без такого начала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успешным. В Евангелии это условие выражено кратко и ясно: *Блаженны чистые сердцем, ибо они Бога узрят* (Мф. 5, 8)[[507]](#footnote-507). Глава IV Религия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 – величайшая загадка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мысль беспредельна,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есконечно, его сердце способно вместить весь мир, Самого Бога. Нет на земле существа, ему подобного. Все это невольно поражает, вызыв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желание понять природу человека, смысл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умную цель необъятной творческ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исток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сил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скрытых в н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 Одн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пытливостью его разума, стремящегося познать все, что его окружает (*наука*), другие –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этом природном мире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 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ретьи – чувством красоты, желанием ее воплощения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скусство*), четвертые – неистребимым желанием понять смысл и цель своей жизни, жизни мира, познать истину (*религ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Однако фундаментом и источником всей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духовно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формируемое его свободой, его волеизъявлением перед лицом добра и зла, перед зеркалом своей совести. Ибо дух творит себе формы.  Рассмотрим отдельные вид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1. Наука1. Наука или религия? Когда известный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астроном, математик и физик Лаплас († **1827**) представил Наполеону свой пятитомный труд «Небесная механика»,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устройстве Вселенной, то император, ознакомившись с ним, заметил с недоумением: «Я не нахожу здесь упоминания о Творце». Лаплас, 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в дух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свободомыслия (при все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ереворотах во Франции он с легкостью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й менял свои взгляд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идеологией новой власти), гордо ответил: «Сир, я не нуждаюсь в этой гипотезе». Так выразил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идее Бога воспитанник эпох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которая, «забыв» о вере Галилеев и Коперников, Кеплеров и Паскалей,открыто объявила войну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под флагом науки. 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 религия и наука отриц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прос этот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озник недавно. Религия и наука всегда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и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без какого-либо антагонизма. Ученый и верующи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совмещались в одном лице. Ученые-атеисты были редчайшим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но и они не утверждали, что их научные данные *доказывают* небытие Бога. И лишь в XVIII веке,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ряд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еятелей, т.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стов, выдвинули лозунг 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укой и религией, эта иде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а захватывать Европу, а затем и нашу страну, где после **1917** года она была возведена в ран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Религия была объявлен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антинаучным.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реальную картину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каких основах стоит наука, каки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ее развитие, и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ожет она сказать о Боге. 2. Понятие науки В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д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е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науки: «Наука – ... система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знаний, которые достигаютс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методов познания, выражаются в точных понятиях, истинность которых проверяется и д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Наука – система понятий о явлениях и законах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или духо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юдей, дающ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видения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 интересах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ложившаяся форм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ухов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меющая свои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 собранные факты, выработанные гипотезы и теории с лежащими в их основе законами, приемы 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нятие “наука” применяется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как процесса выработки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так и всей системы проверенных практикой знаний,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х объективную истину, а также для указания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области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наук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 эт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азветвленная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отдельных нау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508]](#footnote-508).  В обще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науки обычно разделяются 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и точные науки)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К перв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относят физику, химию, биологию, астрономию, математику и др. Ко второй – наук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Это различение наук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поскольку основной ее вопрос в том и состоит, опровергают ли религию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а не наука вообще, в которую,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входит весь комплекс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ама религия.  Обратимся к основаниям науки. 3. Постулаты науки В наук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и), как и в религ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такие безусл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 «догматы» – которые не доказываются (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доказаны), но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исходных, поскольку являю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и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все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я. Так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называются в ней постулатами или аксиомам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базируется,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на следующих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признании, во-первых, реальности бытия мира и, во вторых,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е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познаваемости человеком.  Рассмотрим эти постулаты.  1) Как ни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н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об объективном, т.е.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от с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мира является, скоре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очевидностью, нежели научно доказанной истиной, более предметом веры, нежели знания. Известный философ Бертран Рассел († **1970)**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остроумно замечает: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я сейчас сплю и вижу сон, но я не могу доказать этого*»[[509]](#footnote-509). Эйнштейн († 1955)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ямо заявляет: «*Вера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от воспринимающего субъекта, есть основа всег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510]](#footnote-510). Э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известных ученых хорошо иллюстрируют понимание наук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она есть предмет ее веры, догмат (выражаясь богословским языком), но не знание.  2). Второй постулат науки – убеждение в разумности,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и его познаваемости –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всех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о и он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аким же предметом веры (догматом) для науки, как и первый. Авторитетные ученые говорят об этом однозначно. Так, академик **Л.С. Берг († 1950**) писал: «*Основной постулат, с которым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ь подходит к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ироды, это тот, что в природе вообще есть смысл, что ее возможно осмыслить и понять, что между законами мышления и познани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троем природы, с другой, есть некая пред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гармония. Без этого молчаливого допущения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икако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т постулат неверен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быть может, неверен постулат Евклида о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линиях), но он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обходим*»[[511]](#footnote-511).  То же самое утверждал Эйнштейн: «*Без веры в то, что возможно охватить реальность наши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и построениями, без веры во внутреннюю гармонию нашего мира не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никакой науки. Эта вера есть и всегда остан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мотивом вся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512]](#footnote-512). Отец кибернетики Н. Винер († **1964**) писал: «*Без веры в то, что природа подчинена законам,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икакой нау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что природа подчинена законам, ибо вс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мир со следующего момента может уподобиться игре в крокет из книги “Алиса в стране чудес*”»[[513]](#footnote-513).  Известн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физик Ч. Таунс († **1992**) пишет: «*Ученый должен быть заранее проникнут убеждением, что во Вселенной существует порядок и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азум способен понять этот порядок. Мир беспорядочный или непостижимый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было бы даже пытаться понять*»[[514]](#footnote-514).  Но даж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тулаты истинны (а в этом едва ли можно сомневаться), то и тогда оста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й вопрос, без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ого сама постановка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теряет всякий смысл, – это вопрос о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самого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Но сначала краткое замечание о его методах. 4. Методы науки Основн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аблюдени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измерение и догадка (гипотезы, теор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ими, можно четко отделить область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от всех иных областей твор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искусства, музыки и т.д. Научное зна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малой часть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в целом. 5. О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опрос этот настолько деликатен и ответ на него так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амо существо науки, что лучше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по нему слово наиболее компетентным ученым нашего века.  Академик **Л.С. Берг**: «*В науке все то,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ее развитию, есть истина, все, что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развитию науки, ложно.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истинное аналогично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му... Итак, истина в науке – это все то, что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что оправдывается и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опытом, способным служить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прогрессу науки. В науке вопрос об истине решается практикой.*  *Теория Птолемея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прогрессу знания и была истинной, но когда она перестала служить этой цели, Коперником была предложена новая теория мироздания,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й Солнце неподвижно, а Земля движется. Но теперь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и это воззрение не отвечает истине, ибо движ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Земля, но и Солнце. Всякая теория есть условность, фикция.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эт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истины,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касается теории, вряд ли будет оспариваться кем-нибудь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о и законы природы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в так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каждый закон есть услов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держится, пока она полезна. Законы Ньютона казались незыблемыми, однако ныне их признают лишь за известное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к истине. Теор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Эйнштейна опрокинула не только всю механику Ньютона, но и всю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 механику...*  *Польза есть критерий пригодности,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стинности. Другого способа различать истину человеку не дано... Истина есть полезная фикция, заблуждение – вредная... Итак, мы определили, что такое истин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уки*»[[515]](#footnote-515).  А. Эйнштейн: «*В нашем стремлении понять реальность мы подобны человеку, который хочет понять механизм закрытых часов. Он видит циферблат и движущиеся стрелки, даже слышит тиканье, но не имеет средств открыть их. Если он остроумен, он может нарисовать себе картину механизма, которая отвечала бы всему, что он наблюдает, но он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полне уверен в том, что его картина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объяснить е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Он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в состоянии сравнить свою картину с реальным механизмом, и он не может даж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смысл такого сравнения*»[[516]](#footnote-516).  Крупнейши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физик Р. Фейнман **(† 1991**): «*Вот почему наука недостоверна. Как только вы скажете что-нибудь из области опыта, с которо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е соприкасались, вы сразу же лишаетесь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Но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ны говорить о тех областях, которые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и, иначе от науки не будет проку...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мы хотим, чтобы от науки была какая-то польза, мы должны строить догадки. Чтобы наука не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простые протоколы проделанных опытов, мы должны выдвигать законы, простирающиеся на еще не известные области. Ничего дурного тут нет, только наук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из-за этого недостоверной, а если вы думали, что наука достоверна, – вы ошибались*»[[517]](#footnote-517).  Яр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гипотетичность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микромира. Один из творцов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В. Гейзенберг († 1976)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писал: «*Микромир нужно наблюдать по его действия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ысоко совершенно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Однако он уже не будет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ег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го 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ь должен здесь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мысли 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связи основных понятий, на которых он строит свою науку, с миром чувственных восприятий... Наши усложненны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природу не саму по себе, а измененную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ную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наш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процесс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здесь мы также вплотную наталкиваемся на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е границ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518]](#footnote-518).  Р. Оппенгеймер († **1967**): «*Я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ся с сорока физиками-теоретиками... Мои коллег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различие их взглядов, придерживаются,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одного убеждения. Все признают, что мы не понимаем природу материи, законов, которые управляют ею, языка, которым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исана*»[[519]](#footnote-519).  В полном согласии с этими взглядами ученых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и наш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философы. В коллективном труде «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ставленном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директора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П.В. Копнина** († 1971), читаем: «*К идеалу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сегда предъявлялись требования строгой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однозначности и исчерпывающей яс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научное знание всякой эпохи, стремившееся к этому идеалу,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е достигало его. Получалось, что в любом, самом строгом научном построении всегда содержались та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и строгость которых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вопиюще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идеала. И что особенно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 – к такого рода элементам принадлежали зачастую самые глубокие 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дан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аличие такого рода элементов воспринималось обычно как просто результат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знания да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акими мнениями в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и до сих пор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энергичные попытки полностью устранить из науки такого рода элементы. Однако эти попытки не привели к успеху.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доказанной несводимость знания к идеалу абсолютной строгости. К выводу 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лностью изгнать даже из самой строгой науки – математики – “нестрог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после длительной и упорной борьб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ыли прийти и “логицисты”...*  *Все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о том, что любая систем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элементы, не могущие быть обоснованны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ообще, но и о том, что без налич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элементов не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икакая науч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я*»[[520]](#footnote-520).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еных и мыслителей становятся еще более понятными в свете обще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характер развития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се оно делится как бы на две неравные части: первая –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 (строго проверенные факты, научный аппарат), имеющее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объем, и вторая – **не**знание, занимающее почти весь спектр науки (теории, гипотезы, модели – «догадки», по выражения Р. Фейнмана). Самое любопытное при этом, что по мере роста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знания), объем второй (незнания)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интенсивнее, поскольку решение кажд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орождает целый круг новых проблем (академик **Г. Наан** потому как-то заметил: «*Мало кто знает, как много надо зна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нать, как мало мы знаем*...»).  Именно по той причине, что главная движущая часть науки никогда не есть знание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и истинное, Фейнман говорил о ее не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Польский ученый С. Лем назвал эту часть науки мифом: «*И как каждая наука, кибернетика создает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мифологию. Мифология науки – это звучит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е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в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И все же любая, даже самая точная наук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благодаря новым теориям и фактам, но благодаря домыслам и надеждам ученых. Развитие оправдывает лишь часть из них. Остальные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иллюзией и поэтому подобны мифу*»[[521]](#footnote-521).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ученый **В.В. Налимов** прямо заключает, что «*рост науки – это не столько накопление знаний, сколько непрестанная переоценка накопленного – создание новых гипотез, опровергающих предыдущие. Но тогда науч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разрушения ранее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незнания. На каждом шагу старое незнание разрушается путе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го, более сильного незнания, разрушить которо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о времене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труднее...*  *И сейчас невольно хочется задать вопрос: не произошла ли гибель некоторых культур, скажем египетской, и деградация некогда мощных течений мысли, например древнеиндийск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достигли того уровня незнания, которое уже не поддавалось разрушению? Кто знает, сколь упорной окажется сила незнания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знании*?»[[522]](#footnote-522)  Условность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ещ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й при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науч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истины. 6. О критериях в науке Поскольку здание наук возводи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наблюден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измерений, но и на гипотезах и теориях, встает серьезный вопрос о критериях их истинности. Факты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еще мало говоря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пока он не найдет общей для них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пока не «свяжет» их одной общей теорией.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люб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какой-то группы явлений мира и тем боле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 в целом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теория, которой придерживаются большая или меньшая часть ученых. Но возможно ли доказать истинность теори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г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ли данная теория (картина)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лавным и самым надежным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ется критерий практики. Но даже и он час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  Известный философ и физик **Ф. Франк** († 1966)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остроумно замечает: «Наука похожа на детективный рассказ. Все факт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гипотезу, но правильно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гипотеза»[[523]](#footnote-523).  Особенно трудно бывает решить данный вопрос, когда сразу несколько теорий одинаково хорошо объясняют данное явл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 пишет один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автор, – что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критерий здесь не срабатывает, поскольку надо выбирать одну из числа нескольких гипотез,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х в плане совпадения с эмпирией, иначе выбор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л бы труда. Так возник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о вторичных критериях»[[524]](#footnote-524).  Этих вторичных, ил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много, и все они еще более условны, чем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критерий.  Назовем в качестве иллюстра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1. Критерий экономии и простоты (И. Ньютон, Э. Мах). Теория та истинна, которая проста для работы,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экономит время.  2. Критерий красоты (А. Пуанкаре, П.А. Дирак). Красота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лежащего в основе физ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 свидетель ее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3. Критерий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4. Критерий «безумия», т.е.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здравому смыслу. Академик **Г. Наан** об этом пишет: «...Что такое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Это воплощение опыта и предрассудков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 Он является ненадежным советчиком там, где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Любо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ое научное открытие, начиная с открытия шарообразности Земл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ло здравому смыслу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525]](#footnote-525).  5. Критерий предсказательности –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теории предсказывать новые факты и явления. Но эт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обладают,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се теории.  И т.д., и т.п.  Все эти критерии очень далеки от того, чтобы мо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 бесспорную истинность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теории. Поэтому Эйнштейн говорил: «Любая теория гипотетична, никогда полностью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всегда подвержена сомнению и наводит на новые вопросы»[[526]](#footnote-526).  \* \* \*  Приведе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ученых и критерии, которыми пользуется наук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говорят о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О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сегда ограничено, условно и потому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абсолютную истинность. Тем менее оно способно быть таковым в вопросах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области *того* мира, которым наука не занимается. 7. Наук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опрос о науке и религии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ую проблему. Поскольку религия – эт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опоставлять ее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с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Является ли наука таковым?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т.н. науч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столь част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емое религии?  Наука по самой сути своей является системой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знаний о мире, то есть непрерывно изменяющихся и потому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гущих дать полного и закончен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мире в целом. Академик **Г. Наан**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говорит: «*На любом уровне разви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аши знания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лишь конечный островок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м океане непознанного,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неизведанного*»[[527]](#footnote-527).  Друго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ученый, **В. Казютинский,** говорит с полной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ю: «…вся матер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мир как цело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ейчас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танет ее [науки] объектом»[[528]](#footnote-528).  Но если даже *вся материя*, не говоря о мире духовном,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ейчас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танет объек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то возможно ли науч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Что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тому,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 это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зглядов на самые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ироздания в целом и человека (сущность быт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Бога, смысл жизни, понимание добра и зла, души, вечности). Оно не зависит от степен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уровня 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человека. Поэтому и ученый, и не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могут иметь одно и то ж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а люди рав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е убеждения.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сегда предстает в виде или религии, или философии, но не науки. «Вообще структура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учения, – утверждают религиоведы, – не очень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структуры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бо религия, как и философия, стремится дать целостную картину мира, целостную систему ориентации личности, целост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529]](#footnote-529).  Член-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АН СССР **П. Копнин** писал: «Философия по своему предмету и целям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науки и составляет особую форм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не сводимую ни к какой другой.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форма сознания создает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для всей е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лиже всего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функции к философии стоит религия, которая тоже возникла как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форм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наука... одна не может ее замени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не покрывается ни какой-то одной наукой, ни их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ю»[[530]](#footnote-530).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научно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то таковое понятие нужно признать условным, используемым только в самом узком,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м смысле этого слова – как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научных взглядов на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мир, его устройство, его законы. Наука ж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поскольку:  а) вопросы чист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е (см. выше) входят в компетенцию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философии и религии и к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не относятся;  б) наука непрерывно изменяется, ч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самому понятию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как чему-то законченному,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 постоянному;  в) как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замечает **В. Казютинский**, «в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и нет теорий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а лишь вероятные и достоверные, истинные и ложные»[[531]](#footnote-531).  Научными или антинаучными 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 явлениях этого мира, но не 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как таков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е и т. д.). Наук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это два различных, несводимых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понятия и потому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Но если даже поверить в безграничность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и в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ауки разрешить когда-либо все вопросы духа и материи и достичь уровня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то и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мыслящий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ждать этого гипотетическ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Жизнь д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аз, и пот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ейчас знать, как жить, че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каким идеалам служить, необходим ответ на главнейшие для него вопросы: кто я? каков смысл м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меется ли смысл в быт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ира? есть ли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Кварки, черные дыры и **ДНК** на эти вопросы не отвечают и ответить не могут. 8.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Разве наука не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нет Бога, нет духовного мира, нет души, нет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нет рая и ада?» –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доказала, но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этого сделать. И вот почему.  *Во-первых*,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просто несопоставимы, как километр и килограмм. Каждая из них занимается своей стороной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и мира. Эти сферы могут соприкасаться, пересекаться, но не опровергать одна другую. И «беда, коль пироги начнет печи сапожник, а сапоги тачать пирожник».  *Во-вторых*, в силу выше указанных причин, наука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Бога нет». Напротив,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мир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бращает мысль человека-ученого к признанию высшего Разума-Бог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нашего бытия. И в силу этого наука все боле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оюзницей религии.  Об эт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убеждение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ченых. Не случайно, один из ведущ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аучного» атеизма, **Шахнович**, возмущаясь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ю выдающихся западных ученых, писал в пылу полемики: «Многие буржуазные ученые говорят о “союзе”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М. Борн, М. Планк, В. Гейзенберг, К.Ф. фон-Вейцзекер, П. Иордан и другие известные физик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ъявляли, что наука будто бы н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религии»[[532]](#footnote-532).  **Шахнович** по вполне понятным причинам называет имена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ченых. Но общеизвестен факт, что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их число всегда стояло за этот союз.  М. Ломоносову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 «Создатель дал род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две книги. Первая – видимый мир...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Обе обще удостоверяют нас не токмо в бытии Божием, но и в несказанных нам Его благодеяниях. Грех всевать между ними плевелы и раздоры».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в распрю прийти не могут... разве кто из некоторого тщеславия и показания своего мудрования на них вражду восклеплет»[[533]](#footnote-533). 9. Религия и наука 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науке, знанию, прогрессу?  Исходя из широ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науки[[534]](#footnote-534), правомер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религии как об одной из форм «духов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Имея свои постулаты (бытие Бога, бессмертие души), особый метод познани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свои критерии в различении истины от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опыта единству опыта святых, как компетентнейших «инженеров» душ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свою цель (познание Бога 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вечной в Нем жизни – об***о***жение), – религ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отличающейся о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Особенно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сходство ее с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и наукам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в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опыта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знан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знани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академик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великие святые, правильную (праведную) религиозную жизнь называли «наукой из наук».  Однако религия как опытная наука («религия-наук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исключение в ряду всех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елигия-наук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в полном смысле этого слова. И вот почему.  Есл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не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базой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ил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о религия-наука, опытно подтверждая бытие Бога, души, мира сверх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аучным фундамент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религия являетс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учны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всех других: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гнос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стающихся всегда лишь веро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с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науками и тем боле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им,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о не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ни их законы и теории, ни конкретные «детали» зн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Оно остается неизменным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ого, что утверждает наука сегодня и к чему придет завтра. Для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Земля или Солнце являются центром нашей системы, что вокруг чего вращается, из каких «кирпичиков» построена Вселенная.  А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многие церковнослужители был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еликими учеными (см. выше),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лживости самой идеи борьбы религии с наукой.  Правда, в качеств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приводят,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бесспорные факты притеснения и даже казни отдельных ученых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овью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Но, во-первых, в описании этих фактов много преувеличений. Осуждению подверглось ничтожное число ученых и не столько за их научные взгляды, сколько за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отступления от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веры, то есть за ереси (напр., Джордано Бруно, объявивший себя «*учителем более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сыном неба и земли*»)[[535]](#footnote-535).  И потом, все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церкви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одним из ярких заблуждений которой как раз и явилось то, что он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догматизировала отдельные научные теори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чем теперь раскаивается).  Наконец, боролась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не религия с наукой, а старые науч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о всеми обыденным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и страстями) с новыми, *используя* религию.  Прекрасно вскрывает и иллюстрирует основную причину гонений на науку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ученый А. **Горбовский**. «А разве, – пишет он, – не такой же кощунственной казалась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мысль о том, что могут быть “камни, падающие с неба”, – метеориты?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объявила все подоб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вымыслом, а сам Лавуазье, великий ученый[[536]](#footnote-536), заклеймил их как “антинаучные”. Этот термин появляетс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Во все време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мело некую точку отсчета, которая провозглашалась непреложной и истинной. Некогда в качестве этого эталона выступало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се, что находилось в русле эт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признавалось истинным; что выходило за его рамки, провозглашалось ложным.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ест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было вытеснено суммой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которая обозначается термином “научное”. Теперь истинным почитается то, что соотносится с данной,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й системой взглядов, и ложным – все, ч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ей.  Вот почему, желая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метеоритов, Лавуазье прибег к тому, что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 сообщения о них “антинаучными”, т.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ми канонизирова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взглядов.  Но давайте попытаемся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епредвзято на мир, окружающий нас сегодня.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буквально весь он состоит из того, что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было отвергнуто или признано ложным.  В нашем мире летают самолеты. Вопреки тому, что известный астроном профессор С. Ньюком[[537]](#footnote-537)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 доказал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здания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тяжелее воздуха...  Мы пользуемся радио. Вопреки авторитетному мнению известного ученого Г. Герца,[[538]](#footnote-538) утверждавшего, что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ля дальней связи, – писал он, – потребуются отражатели размером с континент”).  Сегодня всем известна чудовищная мощь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Однако некогда ведущие военные эксперты США утверждали, что создание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егодня в строй вступают атомные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Хотя некоторы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ученые СШ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Н. Бор[[539]](#footnote-539), считал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маловероятным.  Мы изучаем хим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небесных тел. Вопреки известному французскому философу О. Конту[[540]](#footnote-540), который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утверждал, что человек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жет делать это.  Сейчас признано, что 99% всей материи Вселенной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лазмы. Однако в течени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после ее открытия ученый мир упорно отказывал плазме в праве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ткрытие Пастера[[541]](#footnote-541) было отвергнуто Академией медицины.  Открытие рентгеновских лучей было встречено насмешками.  Открытие Месмером[[542]](#footnote-542) гипноза было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опровергнуто светилами тогдашней наук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отвергал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скопае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а находки каменных орудий объясняла “игрой природы”.  Список этот может быть сколь угодно велик. Список анафем и запретов,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ых некогда от имени науки. 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 это проистекало от инертности мышления, когда, говоря словами А. Шопенгауэра[[543]](#footnote-543), “каждый принимает конец своего кругозора за конец света”.  Сегодня, с опозданием на века 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мы ставим памятники тем, кто некогда был объектом этих анафем и отлучений»[[544]](#footnote-544).  **Горбовский** не упоминает о самых страшных в истории гонениях на ученых в СССР, бывших со стороны не Церкви, но захвативших власть сатанистов.  Причины гонений на науку коренились не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и, а в зле страсте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в том порожденном ими фанатизме, который всегда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ует всему истинному, живому. 10. Вера и знание в религии и науке Значение веры в религии столь велико, что саму религию часто называют просто *верой*. Э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но не более чем 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области познания.  Путь к знанию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всегда открывается с веры родителям, учителю, книге и т.д.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личный опыт укрепляет (или, напротив, ослабляет) веру в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ранее получен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етворяя веру в знание. Вера и зна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ановятся единым целым. Т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рост человека в науке, искусстве, экономике, политике...  Столь же необходима человеку вера и в религии.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выражением духовных устремле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исканий и часто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доверия тем, кто уже имеет в не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опыт и знания. Лишь постепенно, с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м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пыта, у человека наряду с верой появляетс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зн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возрастает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по мере очищения сердца от страстей. Как сказал один из великих святых: «Душа видит истину Божию по силе жития»[[545]](#footnote-545).  Христианин на этом пути может достичь такого познании Бога (и существа тварного мира), когда его вера срастворяется со знанием, и он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дин дух с Господом* (1 Кор. 6, 1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к во все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ах вера предваряет знание, и опыт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веру, так и в религии вера, исходя из глубоко интуитивного чувства Бог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свою силу только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 личном опыте Его познания. И только вера в *небытие* Бога, во всех сво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вариантах, ост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правданной в опыте, но и находящейся в вопиюще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и с великим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опытом всех времен и народов. 11. Некоторые выводы Религия и наука – это дв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разные обла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 них разные исходные посылки, разные цели, задачи, методы. Эти сферы могут соприкасаться, пересекаться, но, как видим, не опровергать одна другую.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споведует двусоставно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а, неразде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 в нем духовной и физ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 Обе они отвечают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у замыслу о человеке, и только гармоничная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норм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Такая жизнь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и «хлеб»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ля тела, и дух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для души. Однако руководящи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всегда долж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разумное, духовное начал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идит в науке одно из средств познания Бога (см.: Рим. 1, 19–20)[[546]](#footnote-546). Н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ее как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румент этой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м, однако,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нужно очень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тому, когда этот обоюдоострый и страшный по своей силе меч действу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Евангелия. Такая «свобода» извращает само назначение науки – служить благу и только благу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гласит известная клятва Гиппократа: «Не навреди!»).  Развиваясь же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духовных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утратив идею Бога-Любви как верховного Принципа бытия и высшего критерия истины,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ткрывая огромные силы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и на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ука легк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рудием разрушения и из послушного инструмента своего творц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его властителя и... убийцу.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физики элементарных частиц, микробиологии, медицины, военной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т.д. убедитель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 реальн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акого трагического финала.  Церковь, изначально получившая Откровение о конеч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есл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не покается в свое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е, вновь и вновь напоминает: «*Ум должен соблюдать меру познания, чтобы не погибнуть*» (св. Каллист **Катафигиот**). Этой мерой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являются Евангель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е служат фундаментом для та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науки, при котором он, познавая мир,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г б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о зло открывающиеся ему знания и силы. § 2. Путь разума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Невозможно человеку, хотя бы в какие-то минуты своей жизни, не волноваться вопросами: «Зачем я живу, каков смысл все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куда все уходит, что есть истина»? Для многих они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вопросами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как переживал их один из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благочестия XX в., игумен Никон (**Воробьев**, † 1963. См. его «Письма духовным детям»). Жажда ответа на эти вопросы у него была так велика, что он, будучи студентом, все свои последние копейки, часто в прям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оставаясь без куска хлеба, тратил на книги. А читать удавалось только ночью. Сначала он весь ушел в науку. Следил за всеми последними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Надеялся, вот-вот наука скажет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и вся истина будет открыта. Увы, чем больше он узнавал, тем больше разочаровывался в ее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сказать что-либо о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ауку,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ообще не интересовал.  Обратился к философии. Одно время особенно увлекся А. Бергсоном. Изучил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 немецкий языки.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й потрясающей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незаурядной талантливости, он и в философии достиг таких успехов, что даж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иногда обращались к нему за консультацией. Однако и погружение в философию не принесло ему желаем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зучение философии, – говорил он в конце своей жизни, – показало: каждый философ считал, что он нашел истину. Но сколько 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было? А истина одна. И душа стремилась к другому. Философия – это все суррогат; все равно, что вместо хлеба давать жевать резину. Питайся этой резиной, сыт будешь? Понял я, что как наука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т о Боге, о будущей жизни, так не даст ничего 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ясен стал вывод, что надо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религии»[[547]](#footnote-547).  В 1914 г. он, блестяще окончив 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последнюю попытку найти смысл жизни вне Бога, вне Церкви – поступает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Психоневр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Но здесь его постигло не меньше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Я увидел: психология изучает вовсе не человека, а “кожу” – скорость процессов, апперцепции, память... Такая чепуха, что отвратил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курса он ушел из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ступил тяжелейший духовный кризис. Стала приходить мысль о самоубийстве.  И вот однажды летом 1915 года, в Вышнем Волочке, когда он вдруг с особой остротой ощутил состояние полной безысходности, у него, как молния промелькнула мысль о детских годах веры: а что ес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ог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олжен же Он открыться? И он – неверующий! – из глубины души, почти в отчаянии воскликнул: «Господи, если Ты есть, откройся мне. Я ищу Тебя не для каких-нибудь земных целей. Мне одно только надо: есть Ты или нет Тебя?» – ... И Господь открылся! Открылся так, что «я воскликнул: “Господи, пусть со мной будет что угодно, какие угодно скорби, какие угодно мучения, только не отринь меня, не лиши меня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Я от всей души,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говорил: “Ничего мне не надо, никакой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ничего не хочу, только устрой так, чтобы мне не отпасть от Тебя, быть с Тобой”».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ередать, – говорил отец Никон, – то действие благодати, которое убежд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Бога с силой и очевидностью, не оставляющей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сомнения. Господь открывается так, как, скажем, после мрачной тучи вдруг просияет яркое солнце: ты уже не сомневаешься, солнце это, или фонарь кто-нибудь зажег. И Господь так открылся мне, что я припал к земле со словами: “Господи, слава Тебе, благодарю Тебя. Даруй мне всю жизнь служить Тебе. Пусть все скорби, все страдания, какие есть на земле, сойдут на меня, только дай мне не отпасть от Тебя, не лишиться Тебя”».  «И вот, после этого я услышал звон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окола. Сначала я не обратил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я. Потом, когда увидел, что уже третий час ночи, а звон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то вспомнил слова матери, которая часто повторяла, что к ним приходили старички и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людям духовным бывает иногда слышен звон с неба». Он долго недоумевал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этого звона, опасаясь, не галлюцинация ли была у него. И успокоился, когда встретил в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заметках известного профессора – бывшего марксист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ротоиерея) С.Н. **Булгакова**, описавшего св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Богу, слова: «Недаром все это лето я слышал звон с неба». «Затем я вспомнил и рассказ Тургенева “Живые мощи”, в котором **Лукерья** тоже говорила, что слышит звон “сверху”, не смея сказать “с неба”». Отсюда он сделал вывод, «что 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духовным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Господь дал мне и в осязательной форме воспринять общение с небом». Господь некоторым людям наряду с внутренним откровением являет и особые внешние знаки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я и поддержки.  Так, в какое-то мгновение совершился радикальный перелом 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произошло, кажется, явное чудо. Однако это чудо был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логически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ути разума в его искренних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Господь открыл ему смысл жизни, дал вкусить как Он благ, познать Истину. Вот что говорил сам о. Никон о своих первых переживаниях после обращения:  «А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уже Господь ведет человека сложным путем,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м путем. Я был поражен, когда после так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Божия вошел в церковь. И раньше ведь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и дома заставляли ходить, и в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е нас водили в церковь. Но, что там? Стоял как столб, не интересовался, занимался своими мыслями и все.  Но когда после обращения сердце немного открылось, то в храме я первым делом вспомнил предание о послах князя Владимира, которые, когда вошли в греческую церковь, уже не знали, гд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небе или на земле. И вот первое ощущение в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пережит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находишься не на земле. Храм – не земля, это кусочек неба. Какая радость была слышать: “Господи, помилуй!”. Это просто неимоверно действовало на сердце; все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мени Божия в разных формах, песнопениях, чтениях. Это вызывало какое-то восхищение, радость, насыщало...  И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вот так придет, припадет ко Господу: “Господи, делай все со мною Сам, я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что мы знаем?), делай со мной, что хочешь, только спаси”, – тогда Господь Сам начинает ве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ичего еще не знал в то время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о духовном пути, но припал со слезами к Богу, и Господь Сам повел его. «Повел так, что я после этого года два в Волочке жил, занимался с книгами, молился дома». Это был период «горения» сердца. Он не видел и не слышал того, что делалось вокруг него. В это время он снимал одну половину частного дома в Сосновицах (под Вышним Волочком). Ему шел 22-й год. За тонкой перегородкой – пляски, пение, смех, игры молодежи, там веселились. Пытались приглашать и его, он был интересен: умный,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й, 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Но потерял он вкус к миру.  Два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года его жизни были временем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подвига, настоящего аскетизма. Здесь впервые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он с творениями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впервые,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 Евангелием. Вот как говорил он в самом конце своей жизни об этом периоде:  «И только у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и в Евангелии я нашел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ценное.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начнет бороться с собой, будет стремиться идти путем евангельским, то ему святые Отцы сделаю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и и своими родными. Святой Отец – уже родной учитель, который говорит душе твоей, и она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это с радостью, утешается. Как тоску, уныние, рвоту вызывали э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всякие сектантские гадости, так, наоборот, как к родной матери, приходил к Отцам. Они меня утешали, вразумляли, питали.  Потом Господь дал мысль поступить в Московскую духовную Академию (в **1917** году). Это много для меня значило».  Не мене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описания пути своего обращения к Богу и познания истины оставили, например, Б.И. Гладков в книге «Путь к познанию Бога»;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в «Свете Невечернем». Замечателен путь разума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одвижника иеромонаха Серафима († 1982), описанный в книге иером. Дамаскина (Христенсена) «Не от мира сего. 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 о. Серафима (Роуза) Платинского» (М., 1995).  Основная трудность в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целом жив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ыми, отличными от Евангелия, идеалами и принципами. Они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казаны в искушениях Христа в пустыне. Их в следующих словах выразил апостол Иоанн: *Ибо все, что в мире: похоть плоти, похоть очей и гордость житейская, не есть от Отца, но от мира сего* (1 Ин. 2, 16). Искушения при этом не просто названы, но и показана их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собой,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иерархическая соподчиненность. В этой иерархии завершающей, самой опасной из страстей названа гордость. Она более, чем что-либо другое, искажае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дух человек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закрывает от него конечную цель и истинный смысл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 всех аспектах. Отсю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чевидным, на ч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бращено вним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 на выявление и объективную оценку того, что питает эту страсть, –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познание будет не только бесплодно, но и губительно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ри огромно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проявлений гордости, у человека наш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а с особой силой и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ю выражает себя в культе разума, – разум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етх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ф. 4, 22), то есть разума,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рабом своих страстей (похотей). Этот разум провозглашается мiром[[548]](#footnote-548) высшей инстанцией в решении всех пробле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и требует подчинения ему всех сторон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Где же, по этому разуму, возможно обретение истины, а с ней блага бытия и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 В науке и философии. Наука должн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первые две «похоти», по Иоанну Богослову,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по своему духу философия – последнюю, указав на ложное величие человека.  Именно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 прогрессе и подоб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549]](#footnote-549), а не в Боге и святости жизни, гордость житейская 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звечной надежд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стать *как боги* (Быт. 3, 5). Но к чему ведет эта иде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показывает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этому, чтобы каждый искренне ищущий истины мог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 оценить как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так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об Истине, столь важен анализ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Итак, что есть истина?[[550]](#footnote-550) В попытке ответить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а арену истории выступают четыр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етендента: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а, мистика[[551]](#footnote-551), религия.  Кратко их ответы можно выразит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Философия* (та, для которой этот вопрос существует): истина – это иском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ибо истина рациональна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а в конкретных понятиях и суждениях.  *Наука*: истина есть адекватное постижени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рациональным путем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или (XX век) «полезная» модель эт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Мистика* (всех времен): истина есть невыразимое «Ничто», переживаемое личностью в опыт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 ним слияния, в экстазе. Познание «Ничто» глубоко интимно, поэтому оно не связано,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и с каким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м» учением, ни с какой религией, присутствуя, однако, в каждой из них.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стина есть Сам Бог, непостижимый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о бесконечно познаваемый в Своих действиях (энергиях),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 открывающихся человеку. Полнота самооткровения Истины-Бога дана человеку в воплотившемся Логосе – Господе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позна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строгими законам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философии и науки, методы которых рациональны, мистика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а. Религия же, как охватывающая всю полноту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человека,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едлагает разные методы познания Истины, как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науч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так 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порядка. 1. Философия Почему глубокое сомнение вызывает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метод искания истины?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метод, по своей сути, является чисто рациональным, включающим в себя известную логику (сужд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онятийный аппарат, что делает философию форм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Но если логика – вещь чисто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 бесстрастная, то с понятиями дело обстоит несравненно сложнее.  Не касаясь проблемы «универсалий», мо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ий факт.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ьзуется языком,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отра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если даже принять, чт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априорные понятия, то и они без наполнения их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м из «эмпирии»,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оказались бы беспредметными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потому «неработающими». То есть вс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остроения и систе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ограничены языком нашего четырехмер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времени.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бы кто слышал язык или созерцал реальность, выходящие за понятийные пределы этого четырехмерного мира, то он не смог бы их передать ввиду отсутств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слов-понятий.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так и писал: *И знаю о таком человеке… что он был восхищен в рай и слышал неизреченные слова, которых человеку нельзя пересказать* (2 Кор. 12, 3–4).  Эт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и усугубляется еще и тем, что все слова-понятия (кроме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абстракций) очень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 В силу этого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н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елать лог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ые выводы. В. Гейзенберг,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приходит к пренеприятному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заключению. Он пишет: «Значения всех понятий и слов, образующиес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миром и нами самим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точно определены... Поэтому путем только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льзя прийти к абсолютной истине»[[552]](#footnote-552).  Интересно сопоставить эту мысл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ученого и мыслителя с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движника, живш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ем раньше Гейзенберга, не знавшего 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ни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имеона Нового Богослова. Вот его слова: «Я... оплакивал ро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так как, ища необычай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люди приводят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понятия, и вещи, и слова и думают, что изображают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о, то естество, которого никто из ангелов, ни из людей не мог ни увидеть, ни наименовать»[[553]](#footnote-553).  Оба э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как видим, говоря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об одном и том же: истина, как бы мы ее ни называли, невыразима с помощью слов. Тем более невозможно с помощью понятий трехмерного мира адекватно описать реалии мира **n-мерного**, или без-мерн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ые время[[554]](#footnote-554)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А быт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именно таково? К тому же философия, ставя вопрос об истинности позна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ого в ее недрах,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заколдованном круге.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доказать свою истинность (как и любая форм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что показал Гёдель своей второй теоремой о неполноте форм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 так как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способна выйти за пределы той рационально-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дан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очерчена кругом ее логико-понятий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к этому выводу философия и пришла в сво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исследуя проблему бытия.  Схематично путь разума на этом,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мож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ледующем виде.  «Что есть безусловно сущее?» – С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началас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древней Элладе. И поскольку сущим не мог быть признан изменчивый мир, уже первые мыслители: милетцы, Гераклит, Пифагор и другие –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вого начала («единого во многом») *утверждали* то,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усмотрено лишь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и (вода, апейрон, воздух, огонь, число).  Однако такой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тем более перед лицом разноречивых ответов, не мог долго удовлетворя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азум. В поисках сущего, позна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давало бы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смыслить и бытие мира, и лич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 начал искать безуслов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истины. Так в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оизошел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поворот от постулирования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цели к ее логическому оправданию, и эти ее два измерения –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сть 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 определили всю ее дальнейшую судьбу.  На Западе с наступлением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умозрение стало на путь тотального сомнения. Ведь чтобы стать «строгой наукой», философия оказалась вынужденной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а о подлинно сущем сначала поставить вопрос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самого этого сущего, вопрос о бытии бытия. Но и здесь, прежде чем ответить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убедиться в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самих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человека, убедиться в том, что мышлени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адекватно постигать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ознавать самое себя, т.е. доказать истинность своего мышления... через свое же мышление. Круг замкнулся. Сомнение, призванное возвести философию на высший уровень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знания бытия, завело ее в глухой тупик ос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полной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казать что-то достоверное о самом главном.  Эт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западной рациональ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 в этом ее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заслуга) вызвали поиски иных путей познания, н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х, через обращение к наличному бытию. Они также ничего не дал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ы и философ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ерв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зяло за основу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но находит в отложившихся формах культуры. Но, расширив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убъект, культурфилософ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ушла от сущностного вопроса: что лежит в основе мира?  Втор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тоже исходит из наличного бытия, но уже не из внешней, а из внутренней его данности. Возвращаясь к бытию человека,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рывает с «враждебной Вселенной» и всяким вне- и сверх-личным бытием, чем,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крывает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  В обоих случаях,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исходит возврат от голого рассудка к «бытию», но бытию, лишенному онтологичности, взятому на феноме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м – в культурфилософии,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 – в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е. При этом и в том, и в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вопрос об истине как *сущем*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чезает из поля зре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П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му пути пошли старш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А. Хомяков, И. Киреевский**). Проницательно усматривая корни недуга запад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господстве в ней рассудочного начала, они призывали строить философию (онтологию), исходя из теистической посылки «волящего Разума»[[555]](#footnote-555). Ибо если на пути рассудка нельзя достоверно «доказать истину», то это совсем еще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ее вообще нет 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икакой друг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ее познания. Есть другой путь познания, который изначально присущ человеку как существу богоподобному. Этот путь проходит в области не менее реальной, чем внешний мир – в области духовной, и открыв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го в*и*дения Бога через обращение к Откровен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духовную жизнь, как они даны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и.  Т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философствующего разума на пути искания истины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к исходному пункту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я –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остулирования бытия Бога и принят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етода» Его постижения. 2. Наука Другой путь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проходит разум в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м познании мира. И хотя этот пу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короче, чем у философии, однако он не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ен в своих достижениях. К каки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приходит 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в познании бытия?  В XVIII–XIX вв. и отчасти, «по инерции», в XX веке в науке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ла чисто мех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котора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мир не более как огром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о строгим раз и навсегда данным законам. Известный ответ Лапласа Наполеону, когда последний спросил о месте Бога в мире, «Сир, я не нуждаюсь в этой гипотезе», – выразил тот абсолютный детерминизм в понимании мира, который присущ эт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заветных мыслей Лейбница была мечта о создании т.н.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 алгоритма,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го чисто механическим путем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лучить всю истину». 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живая природа,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человеке, не поддается «вычислению», то всё стали объяснять некоторым (хотя и не поддающимся никакому измерению) сочетанием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и случая, или «Случая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азвание книг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биолога Ж. Моно).  Эта науч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на мир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убеждение,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истина есть истина «объективная», т.е. та,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а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наблюдениями и измерениями, доступными каждому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что выходит за границы т.н. объективн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то есть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Бог, дух, душа, вечность и т.д. является субъективным, потому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науке и истине, и н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вним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при всех ее громад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ях, а точнее, благодаря им, ведет себя более скромно, чем наука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Ученые теперь реже, че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ворят о безусловных законах и чаще о теориях и гипотезах, меньше – о детерминизме и больше – о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меньше – об «истине» и больше – о «моделях». А модели эти понимаются не как умственные или наглядные копи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а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ые методы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проблемам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человеком целей. «По мере развития квантовой теории стал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паре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одну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значит сделать невозможным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другой. В. Гейзенберг выразил это открытие в своем принципе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 этом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квантовой теори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в самом центре вселенной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ю, которую никак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не может преодолеть. Это заключен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ю эпохи модернизма, что мир открыт в принципе полному описанию. Выдвигается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что в самом ядре реальности заключена непостижимая тайна»[[556]](#footnote-556).  Существуют четыре другие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в плане уяснения степени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ее выводов.  Во-первых, сейчас ученые редко говорят о «научном методе» в смысле какого-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го метода науки.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 методах и изобретают новые методы для решения новых проблем.  Во-вторых, чтобы описать одни и те же явления, ученые создают разны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одели.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х примеров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ироде света, гд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целей св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или как частицы, движущиеся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 огромной скоростью, или как волны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поле (волночастицы). Обе эти, казалось бы,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ающие модели вытекают из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но ни к одной из них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уч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свете не сводится. И хотя та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несовместима с привычным здравым смыслом, ученые признают, чт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этих моделей дает наилуч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природы света.  В-третьих, имеет место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понятия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в науке. Согласн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у мышлению, наука давала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зависимую от наблюдающего ученого. Но теперь все чаще признается, что науч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нимаются разрешением вопросов,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ью, а не какой-то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Искомые ответы являются ответами на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Более того, особенно с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 В. Гейзенберг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понимание, чт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ри некоторых тонких опытах, например,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микромира, само наблюдение влияет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опыта, а полученное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зн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во мног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м знанием.  В-четвертых, б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расширения кругозора науки дел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ым, что никак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нание нельз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ярким примером является эволюция в познании атома).  Эти, как и друг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и критерии, применяемые в ней сегодня, позволяют ученым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сделать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выводы об истине в науке: «Истина... есть полезная фикция»[[557]](#footnote-557).  Этот вывод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что наука, даже сама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всегда прагматична по своим конечным целям, он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замкнута в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й плоскости интересов *только* этого мира, в ней нет места проблеме истины, как она стоит в рели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Эта двухмерность наук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в ней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 этого третьего, вертикального измерения – открыв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ее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целях этически и духовно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Э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чевиден (есть атомные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но есть и атомные бомбы). Иначе обстоит дело с духовным. Здесь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три основные негати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Одна из них – «нулевой вариант», когда все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духовной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ой жизнью человека, и сама проблема истины объявляются ненаучными псевдовопросами. Существо этого агно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очевидно, оно точно выражено в словах Христа: *…предоставь мертвым погребать своих мертвецов* (Мф. 8, 22).  Вторая тенденция, сколь древняя, столь же и новая,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попытке раздвинуть границы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мира за счет включения в науку элементов мистики и магии. 3. Наука или мистика? Мистика и магия, хотя и имеют общие элементы (иррационализм, вера в наличие сверхприродных сил и др.),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характером отношения к Высшему началу. Мистика немыслима без е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Мист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в состоянии экстаза, когда «мистик ощущает себя как целостное Единство»[[558]](#footnote-558). Наконец, для мистика глубоко безразличны все ценности этого мира, он их и не ищет.  В *магии* все не так. Она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далека от призн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в ней совсем не обязателен экстаз; и ее цел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сюсторонни. В последнем, по мнению Фрезера, она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с наукой. «Когда магия, – пишет он, – является в своей чистой и неиз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он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в природе явления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изменно, не нуждаясь в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личного или духовного агента. Итак, ее основоположения тождественны с основоположениям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559]](#footnote-559). Американец **Муди** (**Moody**), например, видит причину увлеч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освещ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магией, колдовством, ведовством, оккультизмом и т.п. в следующем: «Расстояние, разделяюще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й, научный мир от мира магического – небольшое. Наш западный мир проникнут магически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Иудео-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мира, созданного Бого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полняется миром, в котором царит дьявол; Бог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дьяволу, силы белого света и дух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легионам тьмы и земных вожделений. 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биполяр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есть врожденное качество человека, 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но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западной традиции»[[560]](#footnote-560).  Задача магии – заставить духов, высшие и низшие силы служить человеку в его зем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без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 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содержанию и духовным ценностям. И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категория ученых также считает, что этические критерии неприложимы к науке и что она должна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люб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еобычными»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здоровья, успехов и прочих подобных целей.  Так, некоторые социологи и психологи на Западе склонны виде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моменты в магии и магических культах. Например, **Муди** считает, что «сатанисты после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лечения средствами магической терапи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лучшими гражданами, чем были до этого»[[561]](#footnote-561). «Возможно,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 заключает он, – таким маргинальным[[562]](#footnote-562)культам, как церковь Трапезонд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каза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Все, что увеличива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ндивидуума приспосабливаться к миру, в котором он живет, может и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критерием при оценке новых и вначале маргин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нашего общества»[[563]](#footnote-563).  Фрейд в **1921** году писал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к оккультизму: «Усилившийся интерес к оккультизму вовсе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ен заключать опасность для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Мы должны, напротив, быть готовы к тому, что между первым и вторым обнаружится взаимная симпатия... Союз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ами и оккультистами може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казаться допустимым и многообещающим»[[564]](#footnote-564).  Прежде чем давать оценку этой тенден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е, кратко скажем о третьем, «духовном», течении в ней, близком к предыдущему. Отчетливо она выражена одним из крупны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физиков США Ч. Таунсом в его статье с очень характерным названием: «Слияние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565]](#footnote-565). Основная мысль статьи та, что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ведут человека к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цели, но разными путями. То есть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мысль о единстве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Эта иде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высказывалась и ранее А. Эйнштейном и некоторыми другими видными учеными, и восходит еще к Аристотелю.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о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глубоком непонимании религии вообще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сновная ошибка е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религ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один из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этой* жизн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гнорируется цель религии – подготовка человека к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в Боге. То есть здесь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ткровен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метафизику превратить в физику, небо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с землей и Самого Бог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не более как только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принцип Вселенной. В эт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может быть, одна из наибол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ошибок позитивист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в его видении сущности бытия и смысл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в этом же состоит основ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и идеи союза науки с магией[[566]](#footnote-566), которая своим безусловным детерминизмом и полной замкнутостью в четырехмер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времени, не выводит научный разум на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может дать ему новых здоров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нов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мысл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ины. Напротив, глубоко унизит и то разумение жизни, которое «бесстрастно»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 науке.  Не менее опасно и обращение науки к мистике,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расширит границ ее познания, но и неминуемо приведет к тяжелейш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истик познает не Бога и потому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Едином, 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 Ничто, о Невыразимом, Непознаваемом и т.д.[[567]](#footnote-567)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мистик сам себя видит богом (ср. Быт. 3, 5). Мистика, увлекая человека на путь незаконного (см.: Ин. 10, 1)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в мир духовный и утверждая т.н. свободу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оизвол)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тем самым разрушает сами основ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Этим он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на о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религии, от Православия с его строгими законами аскетики[[568]](#footnote-568).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шибочность и пагуб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указанной тенденции в наук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оценена лишь при самом серьезном изучен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критериев познания.  \* \* \*  Путь разума, не очищенного от страстей правильной (правед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ью, очень показателен. Его небывалые в истори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и друг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XX столети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появлением столь же небывалых по своей мощи сил разрушения.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эти негативные силы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в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сфере, где самую большую опас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процесс разрушения критериев добра, красоты, истины. Сейчас все размывается, переставляется с ног на голову, перемешивается. И ни философия, изъявшая само понятие истины из области своих умозрений, ни тем более наука, развитие которой,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оходи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каких-либо этических и духов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Удерживающий (2 Фес. **2, 7**) – Христос в душа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жизнь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 решительно и все более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сключается из общества не только наукой, философие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о и всей в целом атмосфер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жизни.  Лучшие люди России давн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о пагуб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развития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 Западе. Вот одно из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по своему пророческому пафосу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об этом известного славянофила **И.С. Аксакова**: «Прогресс, отрицающий Бога и Христа, – писал он, –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становится регрессом;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одичанием; свобода – деспотизмом и рабством. Совлекши с себя образ Божий, человек неминуемо совлечет – уже совлекает – с себя и образ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и возревнует об образе зверином»[[569]](#footnote-569).  Сказано, кажется, слишком сильно. Но разв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ебывалые по своим масштабам и остроте кризисы: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т.д., – н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 самоубийствен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гресса»*, отвергшего Христа?  Разве пропаганда (узаконенная!) всякого рода без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открытого глумления над телом и душой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бода каких угодно извращений, господство золотого тельца, диктат преступных кланов и т.д. – н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одичания* дехристиан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мира?  Разв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не есть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деспотизм* финанс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олигархии, преследующей только свои цели, и завуалированное *рабство* народа (демоса)?  Наконец, разве полная вседозволенность оккультизма, магии, колдовства, вплоть до сатанизма, открытое попрание всякой святын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вобода»), пропаганда культа жестокости и насилия – это не совлечение с себя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м обществом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и *ревность об* *образе* *зверином* (См.: Откр. 13)?!  Несомненно, что в самой идее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добра и зл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заложенной в «проекте» наш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азум допустил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просчет[[570]](#footnote-570).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началось III-е тысячелетие, это стало очевидным фактом. 4.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Каково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ины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Уже исповедание Единого Личного Бог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меняе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научным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м подходами, осмысл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ины. Бог есть не просто источник всякого бытия и сознания, но само Бытие (*Я есмь Сущий* (Исх. **3, 14**)) и Сознание, то есть сама Истина. Этот логическ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вывод является бесспорным для всех моно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лигий. Однако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он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углубляется и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уникальный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характер.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споведует истину как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ное в неслитном, неизменном, нераздельном и неразлучном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 IV Вселенского (Халкидонского) Собора **451** года) соединени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Логоса с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ой в Богочеловеке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Христос, в Котором обитает *вся полнота Божества телесно* (Кол. 2, 9), есть высшее, доступно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постижению, Самооткровение Бога миру, есть Сама Истина: *Я есмь путь и истина и жизнь*, ибо *Я в Отце и Отец во Мне* (Ин. **14, 6; 14, 10, 11**). Истин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есть не *что*, а Кт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истина – это не изменчивый тварный мир (включая и человека), не тождество отображения т.н.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 созн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не высшая умосозерцаемая идея, не совершенн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не 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 Она даже *глубже и совершеннее* образа моноипостасного Божества, доступного в своих вершин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ях вере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но Которое, в силу Его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ост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епостижимо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ины теперь возможно (см.: 1 Ин. 2, 13; 1 Кор. **13, 12**). Знание ее (Его) есть знание Бога, совершаемое *всем* составом человека, а не одним лишь разумом (ср. Мф. 22, 37). 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оно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экст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створения в Божестве, или особом переживании своей экзистенции, но через особое духовно-телесное единение со Христом в Церкви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личностного раскрытия,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са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ее носителем, ее членом, ее участником. (Предвосхищением этой полноты бытия-в-Истине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участие в Евхаристии, в которой причастник становится едино-телесным, едино-духовным Христу.)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истина есть Он, Который *есть* и *всегда есть*. Постижение истины человеком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богоуподобление. Поэтому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знана на научном, философском, эстетическом, мистическом (оккультном) путях.  Что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такого в*и*дения Истины?  Понимание того, что:  **1)** истина есть духовное, разумное, благое, личност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а н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ли мысль, или логический вывод, ил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абстракция, или, тем боле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объект... Она – Бытие, а не процесс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 «ум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ины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не одной какой-либо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человека (рассудком, чувством), но целост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ью, «целостным разумом»;  3)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ины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на пути правильной (правед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ображающей человека из состояния страстного, болезненного в новое, святое, богоподобное. «Душа видит истину Божию по силе жития»[[571]](#footnote-571);  4)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духовное единение со Христом человеку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правильное видение существа тварного мира как единого с человеком организма, а не как чуждого ему объект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и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Та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превращ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из алчного и слепого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а природы в ее любящего и зрячего возделывателя и хранителя;  5) настоящая жизнь (земная) является не самодовлеющей ценностью, но преходящей формой бытия лич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самопознани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этом изменчивом мире своей свободы перед лицом совести, при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не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ничтойности» без Бога, и через это – позн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Христа;  6) познание Христа-Истины ес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ечное бла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ины можно выразить и другими, величайшими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словами: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 поскольку в них заключена бесконеч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жизни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конкретный и полный ее смысл. Он – в жизни, которая, только будучи вечной,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свой смысл. Эта жизнь есть достиж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и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любви, являющейся синонимом Самого Бога, ибо *Бог есть любовь, и пребывающий в любв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Боге, и Бог в нем* (1 Ин. **4, 16).** Эта жизнь – невыразимое блаженство: «Не видел того глаз и не слышало ухо, и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то на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у, что приготовил Бог любящим Его» (1 Кор. **2, 9).**  Но богоподобная любовь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бла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и познания самой Истины, и созерцания ее нетленной красоты, и постижения сущности всех творений. §3. Основа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Церкви Настоящий анализ является попыткой богословск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одного из серьез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жизни Церкви – те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на которых должна строиться е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опрос этот совсем не новый, но он получил новый импульс в связи с решением Юбилейного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000** года, принявшего документ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 первый в истори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по данной тематике, и он вызвал большой резонанс в самых широких церков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кругах, как в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за рубежом.  Проблемы, поднятые в нем, касаются многих актуальных сторон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и авторите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о ним Собор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пастырско-канон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к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социальную проблематику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лным без уяснения други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имско-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и послере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определившей, фактически, всю новейшую историю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Н. Булгаков** так оценивает эти два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и новое время, – пишет он, – настольк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настолько схожи между собой, как вогнутость и выпуклость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рельеф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ого с разных сторон.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утверждали тольк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начало в жизни... Стремясь во имя это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начала задави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начало и его свободу, они впадали в “святой сатанизм”, в хулу на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бо “где Дух Господень, там свобода”). Напроти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в своей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й реакции проти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склонно и совсем позабыть 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 начале; всецело поглощ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м чистой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оно стоит на границе безбож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удержимо переходящего в языческое многобожие, натурализм и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признавало безземное небо и только мирилось, как с неизбежным злом, с землей; новое время знает,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землю, и только для частного, лич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как бы по праздникам в храме, вспоминает небо»[[572]](#footnote-572).  Под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м здесь **Булгаков** понимает,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эпоху после раскола **1054** г., когда утрата католицизмом связи с духовным опытом Вселенской Церкви привела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крайних форм аскетизма.  Переход о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 новой произошел на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снове и был обусловлен,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перникианским» переворотом Реформации в сотериологии. Если в католицизме человек для спасения должен был за свои грехи принести Бог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добрыми делами, подвигами, молитвами и приобрести надлежащие перед Ним заслуги, то Реформацией условия спасения были сведены к минимуму: не дела, не молитвы и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аскеза, а вера и только вера спасает человека. Сам он в деле своего спасения сдел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 поскольку и сама вера,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которой спас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не от него зависит, но *только* от Бога. Человек,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Лютера, есть не более, как «соляной столб», «чурбан». Поэтому ни о каком его участии в деле спасения, ни о какой *синерги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чи – лишь Бог решает его судьбу. От человек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сто ничего не требуется для спасения. Так, наконец, был найден способ освободить себя от какой-либо работы над самим собой, от того, что на языке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называется аскезой. Мож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спастись, и не спасаясь. Большего «торжества разума» еще не было, вероятно, в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и.  Отсюд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меняется оценка и всей ми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меняется сама мотивация труда. Вместо е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как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прародительский грех (в поте лица твоего будешь есть хлеб (Быт. **3, 19**)), и средства выкупа им у Бога своих грехов, в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е труд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вобод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только на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зем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бо Христос уже выкупил каждого верующего от всех его грехов, и верующему грех теперь не вменяется в грех. Труд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лишь посюстороннюю ценность, исключающую какую-либо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Энергия дух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уходящая 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аскезу рад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пасения, оказалась теперь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вобожденной. Весь ее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пафос был перенесен с неба на землю, с целей духовных на жизнен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ча Церкви как общества верующих отныне свелась, по существу, к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полне понятно, к ка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привела эта со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грань между жизнью по Христу и языческой жизнью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все менее различимой. Тот же **Булгаков** писал: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му католицизму,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о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церковного и светского, или мирского, причем мирские занятия,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професси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ак исполн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сфера которых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всякую мир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573]](#footnote-573). Обычный, любой труд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ама земная жизнь и все ее ценности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для верующего своего рода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Т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чевидный возврат к язычеству с его культом всего земного.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возникают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мысли, обосновывающие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мысл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и отнош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к зем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атеизм явились логическим следствием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ие же церкви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в еще одно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е ведомств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безземельного неба» и «бездуховной земли» обрели разные судьбы. Перва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щая тело, как нечто презренное, и заботу о его нуждах чуть ли не как греховную, отошла в прошлое. Вторая же, для которой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не только первичны, 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и единственны в этом мире, бур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овершает сво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бедное шествие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миру. Слова Христовы: *Ищите же прежде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и правды Его, и это все приложится вам* (Мф. **6, 33**); *сие надлежало делать, и того не оставлять* (Мф. **23, 23**), – все более предаются забвению.  С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ти позиции,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них в хрис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ах, можно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как монофизитскую и несторианскую,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равославную – халкидонской.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оросом IV Вселенского Собора **451** года в Халкидоне было определено, что во Христе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ы соединены «неслитно, неизменно, нераздельно и неразлучно». Тем самым осуждались идеи, как поглощенности во Христ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монофизитство), так и их разделенности и автономности (несторианство).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ого вопрос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осуждение, как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пиритуализм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так и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Реформации. С этой стороны, халкидонский догмат служит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характер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еркви.  Но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Церковь как субъект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сть нераздельного и неслитн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не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вятости и истинност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 другой –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и ошибочно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Это требует уяснения.  Церковь, по существу, есть *единство в Духе Святом* всех разумных творений, следующих воле Божией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ходящих в 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Организм Христов – *Тело Его* (**Еф. 1, 23).** Поэтому пребы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 Церкви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не просто фактом принятия им Крещения и других Таинств, но и особой причастностью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На этом настаивают все святые отцы.  В Крещении верующий получает благодатное *семя* возрожденной Христо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е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чала* духовного роста. «Крещение, – пишет прп. Ефрем Сирин, – есть только предначатие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из ада»[[574]](#footnote-574).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изъясняет: «Уверовавший в Сына Божия... кается... в прежних своих грехах и очищается от них в таинстве Крещения. Тогда Бог Слово входит в крещеного, как в утробу Приснодевы, 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нем как семя»[[575]](#footnote-575).  То есть каждый крещеный лишь в т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иобщается Духу Божию 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Теле Христовом, в какой он исполнением заповедей и покаянием очищает свою душу и смиряется. И сама Церковь пребывает в христианине лишь постольку,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жизнью своей дает в себе место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Так что степень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верующего Церкви, характер его членства в ней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ется, и амплитуда колебаний может быть очень широкой. Об эт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и разрешительная молитва, читаемая в таинстве Покаяния над *членом* *Церкви*: «Примири и соедини святей Твоей Церкви». Смысл этой молитвы понятен. Член Церкви своими грехами изгоняет Духа Божия и отпадает от Церкви–Тела Христова, но покаянием вновь приобщается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и Церкви. Мера этого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в лоно Церкви всегд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она прямо зависит от искренности и глубины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Однако Церковью называется и видимое *общество* (*организация*)людей, имеющее единство веры,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таинств,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возглавляемое епископом. Членами ее являются *все* принявшие крещен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раги Церкви, канонически не исключенные из нее. То есть любая видимая церковь всегда только отча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Своему Первообразу. Но пока видимая Церковь хранит неповрежденным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учение, канониче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и ревность своих членов к жизни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в ней и при налич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пребывает, как душа в теле, Святой Дух Пятидесятницы, и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оцесс рожден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спас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Понимание этого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еркви.  Степень ее спас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понимания двух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истин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наибольшей и второй, подобной ей, заповеди о любви (Мф**. 22, 37–39**). Однак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любви далеко не всегда совпадает с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 критериям не любое внешне доброе дело являетс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любв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обром. То есть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ая и друг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ожет и не быть выраже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ви. Иначе сказать, не все то, что по мирским стандартам есть добро, является добром с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то же может не позволить внешне доброму делу быть истинным добром?  Господь смотрит на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а (**1 Цар. 16, 7**), а не на его дела. Спаситель осуждает тех, которые *дела свои делают с тем, чтобы видели их люди* (Мф**. 23, 5**) и произносит в их адрес гневные слова:  Горе вам, книжники и фарисеи, лицемеры, что строите гробницы пророкам и украшаете памятники праведников (Мф. 23, 29); горе вам, фарисеям, что даете десятину с мяты, руты и всяких овощей, и нерадите о суде и любви Божией: сие надлежало делать, и того не оставлять (Лк. 11, 42).  Главнейшим свойство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ви святые отцы называют смир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анием и ее чистой жертвенност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ее бескорыстия. По открытому отцами духовному закону, вообщ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и одной истин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там, где нет смирения. И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вершине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 любви. «*Если высшая из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любовь*, – пишет свт. **Тихон** Воронежский, – *по слову апостола, долготерпит, не завидует, не превозносится, не раздражается, николиже отпадает, то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и ей споспешествует смирение*»[[576]](#footnote-576). Потому сподвижник прп. **Варсануфия Великого** прп. Иоанн Пророк говорил: «*Истинный труд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з смирения, ибо сам по себе труд суетен и вменяется ни во что*»[[577]](#footnote-577).  Учение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говорит вполне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обрым делом я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с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овью, то есть со смирением.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оно утрачивает свою пользу, и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даже во зло, поскольку не может, по Апостолу, течь из од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сладкая и горькая вода (Иак. **3, 11**).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 и духовный закон, открытый нам Самим Спасителем в следующих словах:  Когда нечистый дух выйдет из человека, то ходит по безводным местам, ища покоя, и не находит; тогда говорит: возвращусь в дом мой, откуда я вышел. И, придя, находит [его] незанятым, выметенным и убранным; тогда идет и берет с собою семь других духов, злейших себя, и, войдя, живут там; и бывает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того последнее хуже первого. Так будет и с этим злым родом (Мф. **12, 43–45**).  По изъяснению Отцов, здесь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душа, очистившаяся в Крещении, но живущая не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и, не занятая духом любв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местилищем злейших, чем до Крещения, духов. Потому и верующие могут быть хуже язычников. Причиной этого являются развивающиеся с особой силой в христианине от с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значимости тщеславие, гордость, лицемерие и прочие страсти, обезображивающие его душу и превращающие его т.н. добро в мерзость пред Богом.  Иисус сказал им: вы выказываете себя праведниками пред людьми, но Бог знает сердца ваши, ибо что высоко у людей, то мерзость пред Богом (Лк. 16, 15).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изъясняет это даже так: «*Несчастен тот, кт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собственно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ю правдою: ему не нужен Христос*»[[578]](#footnote-578). «*Делатель правд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исполнен самомнения, высокоумия,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я... ненавистью и мщением платит тем, которые осмелились бы отворить уста для самого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го и благонамеренно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его правде; признает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и предостойным наград земных и небесных*»[[579]](#footnote-579).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ны верующие, исполненные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 о своем достоинстве, о своем служении Богу и людям, показывает пример отношения к Христу внешне праведных, но духовно сгнивших первосвященников, фарисеев, книжников. Спаситель был не просто отвергнут ими, но и предан жесточайшей казн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нет вопроса в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богоугодна» была их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Данная иллюстрация дает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люб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и люб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церкв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занимаются иерархи, клирики, миряне.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 е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чень различна. Их дела могут быть деяниями Церкви лишь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они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решению Священноначалия, но и с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овью, наличие и степень которой, хотя и скрыты от людей, но явны Богу и прямо обусловлены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состоя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Если христиане действуют ради Бога, ради исполнения заповеди Христовой о любви к ближнему, и своей целью имеют приобщение Духу Божию, то через них действует Церковь, и их дела приносят истинные плоды и им самим, и нуждающимся.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ерафим говорил: «Истинная цель жизни наше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есть стяжание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Божия…и всякое Христа ради делаемое добро суть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стяжания Духа Божия». 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Заметьте, что лишь ради Христа делаем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приносит плод Духа Святого»[[580]](#footnote-580).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приведем следующи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случай,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ошел во время поход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в **1570** году на Новгород, разгромив который, он с той же целью пошел и на Псков.  В Пскове его встретил юродивый Никола **Салл*о*с**. Прыгая на палочке, он приговаривал Ивану Грозному: «Иванушка, Иванушка, покушай (сам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е столы), чай, не наелся мясом человечьим в Новгороде». Пото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аря к себе в маленькую комнатушку, где на столе на чистой белой скатерти лежал кусок сырого мяса, и опять предлагает: «Покушай, покушай, Иванушка». На ответ царя: «Я христианин и не ем мяса в пост», юродивый с гневом сказал ему: «*Мяса не ешь, а кровь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пьешь и суда Божьего не боишься! Не тронь нас, прохожий человек, ступай скорее прочь! Вот только тронь кого-нибудь в богоспасаемом Пскове, тотчас издохнешь, как твоя лошадь*!»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в комнату вбегает бледный, как полотно, конюх царя и сообщает, что издохла его любимая лошадь. Царь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вил город, не тронув в нем ни еди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сков был спасен от кровавых ужасов Новгорода. Таков был плод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д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 *святого*.  Но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могут заниматься и такие клирики и миряне, о которых Господь сказал: чтут Меня языком, сердце же их далеко отстоит от Меня, но тщетно чтут Меня, уча учениям, заповедя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Мф. **15, 8–9**).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их служителей, хотя бы она и исходила от высших церковных органов, ниче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кроме формы, содержать не будет и добра не принесет.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редко подобные деятел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прямым соблазном для многих и отвращают их от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Идея, что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Церкви, всегда и во всех случаях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 изволению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 не зависит от духов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ее совершителей, от того, по каким причинам и с какой целью это делают люди, является глубоко ошибочной. Церковь Богочеловечна. И деяния ее видимых членов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деяниями Церкви–Тела Христова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они трудятся ради Бога, а не по каким-либо иным причинам. В лукавую душу не войдет премудрость и не будет обитать в теле, порабощенном греху, ибо святый Дух премудрости удалится от лукавства и уклонится от неразумных умствований, и устыдится приближающейся неправды (Прем. Сол. 1, 4–5).  Дух творит себе формы. И если, приняв Крещ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е остаются язычниками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то и в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х будет пронизана язычески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окажется бесплодной, даже вредной, хотя бы и совершалась от имени Церкви. Ибо Бог смотрит на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чин лицемерного доброделания и благочестия сколько угодно: искание славы, богатства, чинов, благоволения властей и т.д. – чего только не стояло за многими внешне вполне благоприличными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акциями в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в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характе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ногих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церквей, особенно на Запад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резком падении в них интереса к вопросам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й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в т.н. горизонталистскую, проще говоря, чисто мир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чень показательна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Всемир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СЦ в Бангкоке в **1973**г. на тему «Спасение сегодня». Такую тему можно был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о чем же более всего и следует говорить христианам, как не о вечном спасении душ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Однако глубоко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постигло тех немног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т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оторые оказались на эт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На ней шла речь о чем угодно – о соци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прочих проблемах этой жизни, о спасении от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земных бед: нищеты, голода, болезней,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безграмотности, засилья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орпораций и т.д. И только о спасении, ради которого пострадал на Кресте Господь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 о спасении от греха, от страстей, от вечной гибели – не говорилось ни слова. Невольно вспоминаются слова **А.С.** **Хомякова**: «*Есть какая-то глубокая фальшь в союзе религии с социальными треволнениями... Когда Церковь вмешивается в толки о булках и устрицах и начинает выставлять напоказ большую или меньшую сво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разрешать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вопросы, думая этим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Духа Божьего в своем лоне, она теряет всякое право на доверие людей*»[[581]](#footnote-581).  Нет сомнения в том, чт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 совершаемая по мiрским мотивам, приводит не к духовной пользе и евангелизации мира, а к обмiрщению самих церквей.  Подобное обмiрщ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серьезным шагом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нятию антихриста. Ибо этот лжеспаситель реши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создаст видимость решения) все основ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прочие мир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ля т.н. христиан, ищущих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пасения сегодня* он станет ожидаемым христом. Так, *незаметно* и с Библией в руках произойдет отречение от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а Церковь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выступала с критикой такой обмIрще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политиканства*»,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Е. **Трубецкого**) церквей–членов экумен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на подчеркивала, что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Церкви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емление именно к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оздоровлению общества, а не росту его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самого по себе.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исал: «*Людям гнусна нищета, а Богу гораздо более гнусны душа высокосердая и ум парящий. У людей почтенно богатство, а у Бога досточестна душа смиренная*»[[582]](#footnote-582). Для святой Церкви всегда путеводными остаются слова Христовы: Посему говорю вам: не заботьтесь для души вашей, что вам есть и что пить, ни для тела вашего, во что одеться. Душа не больше ли пищи, и тело одежды? (Мф. 6, 25.)  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здоровье,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т. д.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без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человеком евангель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не делают его лучшим. Более того, как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отмечает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 Ант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в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благах уже не нуждается, а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духов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не воспитал, страшен*»[[583]](#footnote-583)*.* М. Антонов продолжает: «*Человек – не раб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 внешн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он – существо свободное, но телесное и потому нуждающееся в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и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 испытывающее влияние среды. Очевид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кий, еще не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ный наукой закон меры,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му человек, минимум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которог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обязан,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саморазрушения,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на более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Если этот закон не соблюдается, то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плотски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получают гипертрофирова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ущерб духовной сущности, причем э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как для индивида, так и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истори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 засильем в них “масс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явно то положени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584]](#footnote-584).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этой мысли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ьно богатом Западе. Вот как ее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 финский лютеранский епископ **К. Тойвиайнен**: «*Согласно*, – говорил он, – *некотор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более половины насел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е потеряло цель жизни. Мы уже убедились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дметом работы психиатров будет являться чувство уныния, тоски в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чем само страдание. Поводом к самоубийству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ая опустошен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Церковн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ожет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быть служением Церкви (а не мi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принести духовное благо людям, когда она будет основана на искреннем стремлении ее служителей исполнить главную заповедь Евангелия и тем самым проповедовать имя Христово. Ибо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Если я раздам все имение мое и отдам тело мое на сожжение, а любви не имею, нет мне в том никакой пользы (**1 Кор. 13, 3**).  Для Церкви нет других причин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кроме проповед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ви и обращения на путь спасения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через научение его и словом, и примером жизни своих чад. Так да светит свет ваш пред людьми, чтобы они видели ваши добрые дела и прославляли Отца ваше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Мф. 5, 16). §4. Свобода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свобода Церкви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вобода *Невежественная свобода есть матерь страстей… неуместной этой свободы конец – жестокое рабство*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онимание свободы име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измерений. Здесь отметим три, как имеющих наибольше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вободе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Первое* –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ое. Под свободой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понимается одно из самых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свойст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 *свобода воли*, выражающая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и личност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добра и зла. Свобода воли является тем свойством, утрата которого приводит к пол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и личности. Но пока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ад этой свободой не властен никто: ни другой человек, ни общество, ни законы, ни какая угодно власть, ни демоны, ни ангелы, ни Сам Бог.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IV в.) говорил: «*А ты создан по образу и подобию Бож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как Бог свободен и творит, что хочет ... так свободен и ты*»[[585]](#footnote-585). «*Поэтому природа наша удобоприемлема и для добра, и для зла, и для благодати Божией, и для сопротивной силы. Но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иневоливаема*»[[586]](#footnote-586).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афоризм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Бог не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нас без нас», – прекрасно выражает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мысла и значения этой свободы.  *Втор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свободы – *свобода духовная*. Он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внешней свободы, означает вла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над своим эгоизмом, свои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греховными чувствами, желаниями – над самим собой. Такая свобод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лишь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делающей верующего способным к общению с Богом, Который один лишь обладает абсолютн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ой. Великой свободы достигают святые, очистившиеся от страстей[[587]](#footnote-587).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ой обладает каждый «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ср. Ин. **8, 34**). И лишь ожесточившиеся во зле, хулящие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Мф. 12, 31–32) и ставшие неспособными к добру, потеряли е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деал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видит в Боге, и тем самым в принципе отриц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акой-то абсолютной свободы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добра и зла*») в человеке[[588]](#footnote-588).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писал: «*Свобода [человек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Она стоит и падает,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ся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ся на путях тварной жизни к ее обожению. Свобода не ес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мощь в себе, и она есть немощь в своем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ении Божеству*»[[589]](#footnote-589).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говорит: «*Ибо в веке несовершенном н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й свободы*»[[590]](#footnote-590).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говорит: Где Дух Господень, там свобода (2 Кор. 3, 17). Он наз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достигшего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новым» (Еф. **4, 24**),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этим обновленность его ума, сердца, воли и тела. Напротив, живущего греховно называет «ветхим» (Еф. 4, 22), «рабом» (Рим**. 6, 6, 17**), как не имеющим силы следовать тому, о чем ему говорят и вера, и разум, и совесть, и о чем он хорошо знает, что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его благом. Э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бства как антитезу истинной свободе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описывает в следующих ярких словах: Ибо н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делаю: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то делаю, что хочу, а что ненавижу, то делаю... Доброго, которого хочу, не делаю, а злое, которого не хочу, делаю... в членах моих вижу иной закон,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ующий закону ума моего и делающий меня пленником закона греховного (Рим. 7, 15, 19, 23).  Отличие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от свободы воли хорошо выразил Кант: «*Под свободой в космологическом*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ом. – ***А.О*.**) *смысле я разуме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амопроизвольно начинать состояние. Свобода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духовном. – ***А.О*.)** *смысле ес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воли от принуждения чувственности*»[[591]](#footnote-591).  *Третий* аспект–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вободы*.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прав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 обществе.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более всего возникает труд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поскольку в обществе в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е приходит множество лиц, обладающих свободой воли. В целом –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ли проблема разрешенных (законом, обычаями, религией, общепринятой моралью) поступков в окружающем мире.  Их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я норм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 и ее членов очевидна и не вызывает каких-либо сомнений. Однако как только вопрос касае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тих свобод, они сразу же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одной из серьезнейших проблем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особенн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ичины этого следующие.  *Первая*. Любое право – двусторонн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о конкретными людьми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блага граждан и общества, но и в целях корыстных, даже прямо порочных (например,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о и для диффамации;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проповеди мира, целомудрия, но и для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силия, разврата и т.д.). Законы же, которые призваны 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механизм действия этих свобод,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чень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 о чем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е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Вторая*. Все эти права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не ориентируют человека на главное –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Более того,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ная деграда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очевидный упадок духовности даже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церквах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т.н. свободных странах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внешние свободы без Удерживающего (2 Фес. 2, 7)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возвышают человека в е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е, но часто служат одним из эффективных средств его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ложения и унижения.  Ре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духовно неполноценен, болен, подвержен действию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страстей, искажающих его душу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нешние же свободы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соотносятся с этим состоя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и н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его духовное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ысшей целью все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становлений – возведение каждой личности в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ф. 2, 15).  Эта скользкая двусторонность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уже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первичная, безусловная 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на чем особенно усиленно настаивает западн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Что, например, делае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вобода телеинформации? Она стала, по метк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популярной газеты, «телевизионной чумой насилия». Оди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сихолог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в своей стране: «Когда вы **в**ключаете телевизор, вы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вы**ключаете в себе процесс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если, по одному из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данных в США,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к **18** годам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видетелем 150 тысяч насилий,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25 тысяч – убийства, то о каком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этой свободы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Подмена идеи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идеей свободы самых мерзких *похотей* – вот смертельна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духовном, но и в физическом смысле угроза, как дамоклов меч, нависшая над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Ибо страсти ненасытны и по мере своег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ми и бескомпромиссными. Где свобода ставится над любовью, там конч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богоподобный и начин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о-зверь, для которог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икаких друг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кроме него самого.  Поэтому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 нежной заботливостью охраняя свободу плоти, культивируя все ее, в том числе самые постыдные, страсти,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 неуклонной прямолинейностью разруш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души, все очевиднее вводит народы мира в последний круг смерт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вс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ризисы свои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меют именно абсолютизированную внешнюю свободу – свободу плоти, которая, утратив понятие грех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неумолимый, тиранический произвол.  Случай в Нью-Йорке в **1978** году – прекрасная иллюстрация этого. Тогда всего на три часа был отключен свет. И плоды выросшей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вободы» обнаружились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олпы американцев*, – говорил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 *стали чинить погромы и грабежи…* ***40*** *лет назад в Нью-Йорке тоже отключили свет, 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оисшествий не было: люди помогали друг другу, зажигали свечи. Сегодня они бьют витрины, грабят магазины, убивают*»[[592]](#footnote-592).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ж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м мире принцип: «свобода ради свободы», т.е.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примат свободы над любовью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сильнейшим наркотиком, который губит и которым губят все большее число людей. Вся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прав, получаемая еще ю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осто по рождению, а не в силу е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зрелости и морально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эффективных средств развития в нем сил стихийных, инстинктивных,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отсюда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Очень точно выразили эту мысл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 Несбитт и П. Эбурдин: что сде­лают сумасшедшие и террористы, маньяки и властолюбцы, получив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ния? Нельзя давать знания и власть необу­ченному этике[[593]](#footnote-593).  Не об этом ли говорит и древняя грече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 «*Все, что дается даром, способно развращать*»?[[594]](#footnote-594)  Однако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и ее первичност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утрачен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Апостол Петр, обличая проповедников внешней свободы, «забывших» о свободе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исал: Ибо, произнося надутое пустословие, они уловляют в плотские похоти и разврат тех, которые едва отстали от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и. Обещают им свободу, будучи сами рабы тления; ибо, кто кем побежден, тот тому и раб (**2 Пет. 2, 18–19**). Та же мысль и у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в его послании к Галатам: К свободе призваны вы, братия, только бы свобода ваша не была поводом к [угождению] плоти, но любовью служите друг другу... Я говорю: поступайте по духу, и вы не будете исполнять вожделений плоти, ибо плоть желает противного духу, а дух – противного плоти (**Гал. 5, 13, 16–17**). Дальше он перечисляет «дела плоти» и заключа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 Не обманывайтесь: Бог поругаем не бывает. Что посеет человек, то и пожнет: сеющий в плоть свою от плоти пожнет тление, а сеющий в дух от духа пожнет жизнь вечную (**Гал. 6, 7–8**).  Указанные три измерения свободы позволяют с полной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ю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какая свобода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ервичной целью его жизни. Безусловно, это свобода духовная, которая, как уже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лишь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аведной жизни. Что это за жизнь, каки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в ней законы, по каким критериям можно судить о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или неверности избранного пути, наконец, какие ступени проходит в ней человек, достигая такой свободы, – это важная тема, требующая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см. гл.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В иных измерениях дол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свободе Церкви.* Церковь богочеловечна. И в силу ее двуприродности, обладает и двумя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вободами, несоизмеримыми между собой.  Церковь как незримое единство в Духе Святом всех тех, кто *любит* Христа (Кто имеет заповеди Мои и соблюдает их, тот любит Меня (Ин. 14, 21)) всегда свободна, ибо *где Дух Господень, там свобода*. Она выше всех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прав и привилегий. Ей не страшны любы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 притеснения, сами гонения служат ее большей славе. Таковой она была во время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Его апостолов, она та же после Его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Вознесения и до сего дня, ибо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и во веки Тот же (Евр. 13, 8).  Видимая же церковь-община, как и люб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уждаетс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условиях для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регламентируе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свободах.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исал: «*Докол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подвержено влиянию греха и страстей, дотоле необходима власть и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ь. «Ни равенства, ни совершенной свободы, ни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на земле в т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к этого желают и это обещают восторженные лжеучител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595]](#footnote-595).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вобода – это право открытого исповедания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сво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убеждений как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так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 то есть право совершать культо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поведовать, иметь свои печатные органы,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м процессе и т.д.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вобода ничем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ех основ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ли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и прав, которыми обладают и различные секуляр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все граждане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страны.  Какую оценку можно дать этим свободам самим по себе?  Тот же вывод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 из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и смысла его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зиждется на двух, одинаков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им сознанием положениях: «заданном» богоподобном величии человека (Быт. 1, 26; 5, 1) и «данном» столь глубоком повреждении его природы, что потребовались страдания Самого Христа, чтобы «*прежде падший воскресити образ*»[[596]](#footnote-596).  Эт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позволяют поня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позицию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оциаль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прочим свободам. Он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что все эти свободы не могу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вичных гарантов нормальной жизн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безусл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и, тем более, как самоцель, но лишь как возмож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услови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мысл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Важнейшей же задачей общества должно являться создание так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атмосферы, в которой внешние свобод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бы духовному росту и исцелению человека, а не опустошали его, не стимулировали страстей, убивающих саму душу[[597]](#footnote-597).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ля этого?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ответ на данный вопрос находится в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м догмате Бога-Любви: Бог есть любовь, и пребывающий в любв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Боге, и Бог в нем (1 Ин. 4, 16). Из него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следует, что любовь должна являться существом люб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598]](#footnote-598).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любви выражено у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Любовь долготерпит, милосердствует, любовь не завидует, любовь не превозносится, не гордится, не бесчинствует, не ищет своего, не раздражается, не мыслит зла, не радуется неправде, а сорадуется истине; все покрывает, всему верит, всего надеется, все переносит (1 Кор. 13, 4–7).  Поэтому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м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 критерием в оценке свобод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х любви,* *боящейся* причинить какой-либо моральный, психический, физический или иной вред человеку (обществ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Он является верным стражем и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вещам, к природе, ко всякого род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п.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говорил: «*Хороша свобода, соединенная со страхом Божиим*»[[599]](#footnote-599). Вот та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максима, в свете которой могут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иматься все свободы, права и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свободы.  Свобода же, не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любовью страха Божия, ставшая над любовью, убийственна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Она приводит к самым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600]](#footnote-600),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 духовной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к идейному анархизму, материализму, антикультуре и т.д. Там, где во главу угла поставлена свобода без любв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длинной свободы личности, ибо всякий, делающий грех, есть раб греха (Ин. 8, 34). И рабство духа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тяжелы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чиняющим ему наибольшие страдания.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как–то заметил: «*Мы увлеклись идеями свободы, но забыли, что самое мудр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свободы – это дальновидное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 Это понимали и языческие мудрецы[[601]](#footnote-601).  Не потому ли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Все мне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но не все полезно; все мне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но не все назидает (1 Кор. 10, 23)?  К сожалению, ре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которая определя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через СМИ) характер воспит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твергает саму идею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и насаждает свободу *плоти*. К чему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очевидно для всех. Свобода слова, печати и проч., не подчиненные идее любви к человеку, оказались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в плену порока, «золотого тельца» и других идолов, и легко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инструмент лжи, пропаганды разврата, насилия, сатанизма и проч., т.е. становятся *узаконенным* орудием зла.  Возникае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Могут ли в таком качестве эти свободы быть отнесены к категории Добра и именоваться Свободой, чтобы иметь право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нормально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Разве н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права потому и именуются свободами, что они призваны освобождать человека от всех видов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и внешнего зла, созидать и духовн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а не развращать духовно и телесно?  Потому такая свобода легко продается за элементарный комфорт. Один 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сказал о нашем времени: «Повсюду в мире умирает свобода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личная... Без свободы жить легче. Все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охотно отдают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в обмен на удобную и спокойную жизнь. Не ну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какие-либо решения. Меньш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602]](#footnote-602). И этот отказ от свободы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ен: страсти, получая свободу и изнутри порабощая человека, делают его сластолюбивым, эгоистичным и, тем самым, все более способным продать первородн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воей личности за чечевичную похлебку скоропреходящих удобств и прихотей. Картины подобных сделок сейчас можно видеть во всех сферах жизни. Откровение апостола Иоанна Богослов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предвозвещает всеобщее 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рабство всемирному обманщику и тирану за обещание земного рая: И поклонятся ему все живущие на земле, которых имена не написаны в книге жизни (Отк. 13, 8).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остро встает вопрос о свобода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вободы *плоти* всегда лицемерна. Лучший пример – США, которые более всех кричат о нарушени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в разны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но сам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попирают эти права у себя. Так, в них «сегодня дирекцией школ запрещены почти все проявл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нельзя устраива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чтения Библии во время перемен, молиться перед трапезой,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четками в школьном автобусе, устраивать собрания христиан после уроков, даже держать Библию на парте. Суд,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подобные запреты… Усилия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юз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прав повсеместно запрещены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цены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которые со дн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этой страны выставлялись в парках и и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местах»[[603]](#footnote-603).  Та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олее конкрет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и на религиозную свободу.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вобода* отдель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не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ичег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ного в социальном плане от других внешних свобод. Свобода же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щин (церквей), имеет уж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выраженную специфику, что порождает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вая из них, возникающая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призн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религиозной – эт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богословов и юристо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и точны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ритериев самого понят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Вторая, не менее акту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 оценка моральной стороны учен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ребующе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что также требу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иняты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Печальный пример с «**Аум Синрекё**»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ярких иллюстраций насущ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этого. Фактическая, а кое-где и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легализация сатанизма – еще один пример открытого выз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социальному разуму, его пониманию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свободы.  Треть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наиболее трудная, – это различение понятий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свободы*. Их различие проще показать на примерах.  *Первый пример*.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се граждане одинаково свободны, но не все имеют одни и те же права.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 име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е прав, чем любой гражданин страны. И сам закон называет причину такого неравноправия – во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которое дало ему эти б*о*льши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о всеми, права. В этом очевидном и «вопиющем» неравноправ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один из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Этот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должен в той же мер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и на решение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свободой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их равноправием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оспитания, теле-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я и т.д. Именно, голос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селения должна решать, ка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бщине, при равенстве свобод, дать б*о*льши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ругими, права. Этот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признание особых прав за отдельными религиями) реаль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Германии, Франции, Греции и др., (но встреч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ибо он не является нарушением принципов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свободы.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небезынтерес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например, святой Иоанн 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 резко осудил дарованное Николаем II в **1905** году равноправие всем религиям[[604]](#footnote-604). Также оценивал их и святитель Иларион (Троицкий)[[605]](#footnote-605).  Известный монархист и богослов генерал **А.А. Киреев** так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е реформы последн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арь не видит, не понимает того глубокого измен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его законы о равноправности в вере внесли в нашу жизнь. Он смешал равноправность с свободой. Против свободы никто не возражает, но равноправность в пропаганд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е дело*» [[606]](#footnote-606).  *Второй пример*. Представим себе, что некая очень богатая тоталитарная секта, законно скупив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е N** все средства информации, стала бы вести массированную пропаганду идей, враждеб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м убеждениям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рода этой страны.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оценить этот факт? Являлся бы он нормаль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свободы,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или же, напроти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грубого произвола, очевидного попр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ажется, всё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о закону. С другой – был нарушен очевидный и бесспорный принцип демократии, по которому была игнорирована власть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И причина этого в том, что не было учтено нечт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е –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свободой и равноправием, о чем так удачно сказал А.А. Киреев. И предоставив богатой секте равноправие с более бедной церковью народа, закон попрал основное право народа – прав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в решении основных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Подобные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под лозунгом свободы власть 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греч.: власть народа) захватывает плутократия (власть богатства; греч.: **** – богатств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тали не просто обычным явлением, но и фактическим законом жизни т.н. «свободного» мира.  Поэтому права люб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отнесены законом со степенью е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т.е. призна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м). Лишь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свобода и равноправие не вступят в конфликт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свободы буду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м выражением т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авды, которая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любви.  Резюмирующую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оценку вопроса о свободе дает один из образованнейших иерархов XIX столетия,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Докол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подвержено влиянию греха и страстей, дотоле необходима власть и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ь. Они непременно буду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й жизни мира: только могут являться, являются, будут являть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формах... Ни равенства, ни совершенной свободы, ни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на земле в т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к этого желают и это обещают восторженные лжеучител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власти и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и разрушатся с разрушением мира; тогда прекратятся начальства и власть (см.: 1 Кор. 15, 24); тогда установятся брат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 свобода; тогда причиною единения, власти и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и будет не страх, а любовь»[[607]](#footnote-607). Глава V Откровение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и неотъемлем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люб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вера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В каждой религии учение о нем имеет сво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 1. Виды откровений Откровение обычно разделяют на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Под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ткровением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дарование Богом знаний,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человеку для спасения. Это Откров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щим*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  Обще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ниспосылается через особо избранных людей – пророков и апостолов – для возвещения истин веры и жизни или отдельному народу (*закон и пророки* (Мф. **7, 12**; 22, 40 и пр.) –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е книги Библии), или всем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Новый Заве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дается отдель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с целью его назидания (иногда, и ближайших к нему лиц). Многие из таких откровений *нельзя пересказать* (2 Кор. **12, 4**). Поэтому в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х писаниях и в жи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хотя и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о различных переживаниях, видениях и состояниях святых, однако передает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лишь их внешняя сторона.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откровениях не сообщается каких-либ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ых истин, а дается лишь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познание того, что уже есть в Откровении обще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ткровением, ил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богопознанием, принято называть т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Боге, человеке и бытии в целом, которые возникают у человек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ознания им самого себя и окружающего мира.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об этом: Ибо невидимое Его, вечная сила Его и Божеств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через рассматривание творений видимы (Рим. **1, 20**). Богоискание и богопознание всегда был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 2. Обще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и его признаки Обще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дано было, отчасти, прикровенно, через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х пророков, в полноте же – через явление Бога во плоти и Его Евангелие. Какие особые признаки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 Откровении, позволяющие отличить его от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догадок, фантазий, интуиц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озрений и т.д.?  Первое, что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каждого читающего Евангелие, – это святость*,* 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и духовная чистота его учения и потрясающий пример того идеала, к которому призыв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Эт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Евангелия явно выделяе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з всех учений мира и его идеалов. Такой высоты не знала ни одна религия (включая и ветхозаветную), ни одна философия.  Неземной характер имеют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е вероучительные истин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 Боге-Любви, Боге-Троице;  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и;  Спасителе распятом и воскресшем; о таинствах Крещения, Евхаристии и др.  Эти истин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толь же отличны по своему существу от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х им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аналогов, сколько,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бразно, ребенок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куклы, с которой женщина играла в детстве. Потому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восклицает: …а мы проповедуем Христа распятого, для иудеев соблазн, а для еллинов безумие (1 Кор. **1, 23**). Последующая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подтвердила эту мысль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вероуче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 пытались (напр., гностики, антитринитарии, ариане и т.д.) и пыта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сектанты, теософы и т.п.) «исправить» и сделать его или,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соблаз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иудейства, вычеркнув из него веру в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 мессиан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ли, для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безумия*», одним из учений мiра сего (напр., социаль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и проч.,). Уникальная инаков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реди всех прочих религий, его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бсурдность» (вспомним тертуллиановскую мысль: **credo, quia absurdum est** *- «Верую,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вероятно»),* его нетривиальность[[608]](#footnote-608) 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е отличие от все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тогда религий, на что указывают сами противник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609]](#footnote-609),еще раз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неземной источник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на то немудрое Бож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емудрее человеков (1 Кор. 1, 25).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Под пророчествам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ются таки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не основывались и не могли быть основаны ни на научных расчетах, ни на каком-либо особом знани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политики и т.д. Это необъяснимое никаки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причинами и простирающееся на многие годы,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века и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перед предвидение будущих событий всегда являлось одним из серьезных аргументов исти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Приведем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имеров таких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В Евангелии от Луки (написано в **63** г.) сообщается, что Дева Мария по действию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произносит: отныне будут ублажать Меня все (на)роды (Лк. **1, 48**). Евангелист не усомнился записать эти слова простой молодой Девушки как несомненную истину.И что же видим? С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оныне Е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славляют вс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народы.  В Евангелии от Матфея находим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о будущем Своего Благовестия: И проповедано будет сие Евангелие Царствия по всей вселенной, 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всем народам (Мф. **24,** **14**); о судьб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Иерусалима: Истинно говорю вам: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здесь камня на камне; все будет разрушено (Мф. **24, 2**) («Матфей составил свое Евангелие, по всей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около 62 г. после Р.Х.»[[610]](#footnote-610), а разрушение Иерусалима произошло в **70** г.); о Церкви: …и на сем камне Я создам Церковь Мою, и врата ада не одолеют ее (Мф. 16, 18); о будущ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ын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придя, найдет ли веру на земле? (Лк. **18, 8**), чт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ым,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неповрежденном в вер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о явлении лжехристов и лжепророков (Мф. 24, 23–26; Лк. 21, 8); о гонениях на христиан (Лк. 21, 12, 16–17); о том,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не вкусят смерти, как уже увидят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пришедшее в силе* (Мк. 9, 1) (здесь речь идет о всех святых, начиная с Девы Марии и апостолов, которые «увидели» прежде своей кончины славу и блаженство Цар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пришедшего внутрь их в силе); о женщине, помазавшей Его миром незадолго до страданий: *Истинно говорю вам: где ни будет проповедано Евангелие сие в целом мире, сказано будет, в память ее, и о том, что она сделала* (Мк. 14, 9). Исполнение этих пророчеств может видеть (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верить в них) кажд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Пророчество о конце мира находим у апостола Петра: *Придет же день Господень, как тать ночью, и тогда небеса с шумом прейдут, стихии же, разгоревшись, разрушатся, земля и все дела на ней сгорят* (2 Пет. 3, 10), которое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звучит актуально. Подобный же смысл имеют и многие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Откровения святого Иоанна Богослова (см., например, гл. 16).  Но всегда есть опас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видения, сновидения и т.п.,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людей (иногда и очень благочестивых) за истинное пророчество.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случай, который приводит свт. **Ипполит** Римский (III в.). Он пишет об одном вполне благочестивом епископе: «*Был предстоятель церкви в* ***Понте*** *муж богобоязненный и смиренный, но не занимавшийся усердно Писанием, а доверявший более своим видениям. Испытав удачу в одном, другом, третьем сновидении, он... однажды в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и сказал, что через год будет [Страшный] Суд... И он привел этих братьев в такой страх и трепет, что они оставили свои хозяйства и поля, а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истребили и свое имущество... и позднее оказались на положении нищих*»[[611]](#footnote-611).  Другой не менее 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й случай произошел с братиями, пришедшим спросить прп. Антония Великого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роческих им явлениях, которые сбывались, но, как оказалось, были от демонов[[612]](#footnote-612).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казать на отличия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от истинных пророчеств. Ложны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во-первых, не содержат в себе главного – стимула к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изменению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духовному обновлению (покаянию) и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х носит настолько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расплывчатый характер,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пониматься как угодно и быть отнесены к множеству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событий.  Ярк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источника ложных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и их исполнимость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признания одного из самых известных предсказателей – Нострадамуса (XVI в.).  «*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 – пишет он, – *что...*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пророчеств сопровождалась движением небесного свода, и я видел как бы в блестящем зеркале в туманном видении* *великие, печальные,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 несчастные события и авантюр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ближались к главнейшим культурам*...»[[613]](#footnote-613)  «*Я думаю, что могу предсказать многое, если мне удастся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врожденный инстинкт с искусством длительных вычислений.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ы большое душевное равновесие, предрасполагающее к прорицаниям состояние ума и высвобождение души от всех забот и волнений.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моих пророчеств я предсказывал с помощью бронзового треножника* *“****ex tripode oeneo****”, хотя многие приписывают мне обладание магическими вещами*...»[[614]](#footnote-614)  «*Все вычисл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ы мно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вижением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й с чувствами, охватившими меня в часы вдохновения, причем мои настроения и эмоции были унаследованы мной от моих древних предков*» (Нострадамус был еврей)[[615]](#footnote-615). «*И многое в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 я соединяю с движением и курсом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Создаетс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будто смотришь через линзу и видишь как бы в тумане великие и грустные события и трагические происшествия*...»[[616]](#footnote-616)  Эта «**исповедь**» Нострадамуса не оставляет сомнений в источнике его астролого-вычислительных «пророчеств». Это настоящая магия и кабалистика.  Насколько сбывались 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говорит следующий факт. В своей книге «**Centuries**» Нострадамус указал точную дату конца света. Он произойдет в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страстная пятница придется в день св. Георгия, Пасха – в день св. Марка, и праздник Тела Христова – в день св. Иоанна Предтечи. Правда, он благоразумно не открыл в какое из совпадений этих праздников будет конец света. Такие совпадения уже бывал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617]](#footnote-617).  Однако чем объяснить,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подобных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все же сбываются? Одна из причин этог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у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ес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по природе свойство предвидения,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у некоторых людей о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особенно си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о в человеке, не очищенном от греховных страстей (плотских, тщеславия, гордости и т.д.), это свойств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и потому человек «видит как бы в тумане».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о непросвещенном Духом Божьи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познании: *«*Теперь мы видим как бы сквозь [тусклое] стекло, гадательно*»* (1 Кор. **15, 12**). При этом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редсказателей в силу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подпадают (одни неосознанно, другие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 темных духов лжи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отсюд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Поэтому все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магов, астрологов, колдунов, гадателей и т.д.),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е просто ошибочны, но губительны. И поверившие им не редко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тяжелым страданиям.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согласный голос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запрещает обращаться к ним, верить и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их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Если слепой ведет слепого, то оба упадут в яму (Мф. 15, 14) обмана, душев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расстройства, заблуждения, отчаяния, вплоть до самоубийства.  Имеющими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Христа и апостолов и сохраняющими сво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для убеждения в Б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Благовестия и поныне являются ***чудеса***.  Под чудом разумеется тако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Божие на человека или природу, которое выходит (хотя и не всегда) за границы известны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ей и ставит человека со всей очевидностью и несомненностью перед лицом реальн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Бога. Чудеса бывают внешние (воскрешение мертво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бури, исцеление неизлечимого) 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неожиданное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твердой веры в Бога и т.д.).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удо всегда зовет человека к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изменению, но человек,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стается свободным в свое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Божественному призыву (ср. Лк. **19, 8; Ин. 12, 10**; Исх. 8,31–32). Этим о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фокусов, галлюцинаций, гипноза, экстрасенсорики, и от «чудес», сочиненных фантазие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Будда, например, по преданию, дл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стинности своего учения достал кончиком языка свой затылок; или, по одному апокрифу, маленький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делал из глины птичек и оживлял их; и т.п.), которые действуют лишь на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психику, нервы человека, но никак не изменяют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характера его жизни.  Прп. Иоанн Кассиан Римлянин называет, например, три причины чудесных исцелений. «Первою причиною исцелений, – пишет он, – бывает благодать, производящая чудеса и даруемая избранным и праведным мужам ... Вторая причина – назидание Церкви, или вера тех,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осят больных для исцеления, или тех, которые желают получить исцеление. В сем случае сила исцелений исходит иногда и от недостойных и от грешников, о которых Спаситель говорит в Евангелии (см.: Мф. 7, **22–23**)... Исцеления третьего рода бывают по обольщению и ухищрению дем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преданный явным порокам, может иногда производить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потому почитаться святым и рабом Божиим... От сег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то, что демоны, с воплем именуя людей, не имеющих никаких свойств святости и ника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плодов, показывают вид, будто их святость жжет их, и они принуждены бежать от одержимых ими»[[618]](#footnote-618).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признаков *истинного* чуда является святая жизнь того, через кого оно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Поэтому, нужно крайне осторож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любым необычным явлениям и не спешить принимать их за чудо Божие, пока н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удостовериться в личности того, через кого совершилось чудо (см., напр., у св.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О чудесах и знамениях», т. IV).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ключения, когда истинное чудо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и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греш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ли даже животного (напр., библейский случай с ослицей Валаама) при наличии веры и сохраняющейс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 покаянию у тех, с которыми ил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которых происходит чудо. Поэтому чудеса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и в н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среде, и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ибо Бог *хочет, чтобы все люди спаслись и достигли познания истины* (1 Тим. **2, 4**).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приводит, например, факт, когда вода с омытых ног разбойника, принятого монахинями за святого пустынника, исцелила слепую[[619]](#footnote-619).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ообщается о тысячах случаев появления капель (прозрачных, кровяных и др.) на иконах и иконопис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лиц, даже не прославленных Церковью (хотя икона это образ только канон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Церковью), статуях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Так, в США, в одной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семье уже **11** лет лежит недвижимая **16**-летняя девушка. И вот,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ее комнате статуи святых начали мироточить[[620]](#footnote-620). В Италии также известно немало случаев мироточения изваяний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Но есть достаточ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сомнений в богоданности этих мироточений - такие подвижники нашей Церкви, как святители **Игнатий и Феофан**,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Амвросий Оптинский** и праведный Иоанн 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 решительно говорили о пр***е***лестности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И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ев, когда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ложные чудеса, в истории было не мало (Ср. Исход, гл. **7–8**).  Однако о чем все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даже очевидные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факты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еще совсем не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святости тех (человека, конфессии, религии), через кого и где они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Подобные явления могу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и в силу веры (*по вере вашей да будет вам* (Мф. **9, 29**)), или по действию иного духа (1 Ин. 4,1; Деян. 16, **16–18**), *чтобы прельстить,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и избранных* (Мф. 24, 24), но не исключено, что и по другим, пока неизвестным нам причинам.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случай, происшедший в жизни одной из духовных дочерей святого подвижника XX-го века епископа **Василия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 1945).  «У од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дочери святителя – **Евдокии** – в полночь сама собой перед образом стала зажигаться лампада. Видно, это Господь призывает меня вставать на молитву, – подумала она, впрочем, и сомневаясь – принять ли это явление за благодатное или за лестчее. А лестчий дух она сердцем уже ощутила – вот, мол, ты какая молитвенница, тебе и лампаду Сам Господь зажигает.  На следующую ночь Евдокия пригласила свою знакомую **Екатерину Дмитриевну**. Но и в ее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лампада зажглась. Тогда она пригласила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у себя третью свидетельницу. И в ее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произошл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В полночь лампада сама собою зажглась. Эт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убедило Евдокию принять явление за благодатное…  Выслушав ее, святитель строго сказал:  – Нет, это явление не благодатное, а от врага, а за то, что ты приняла его за благодатное, я налагаю на тебя епитимью – год не приступай к причащению святых Таин. А лампада больше зажигаться не буд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этого дня лампада не зажигалась»[[621]](#footnote-621).  Поэтом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нятной столь большая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и рассудительная недоверчивость, с которой всегда относились святые ко всякого рода чудесам, видениям, сновидениям, откровениям, мироточениям и т.п. Они настойчив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т верующих от поспешности в принятии всего этого за чудо Божие, чтобы по причине своего легковерия, приняв ложь за истину, не попасть в бесовскую ловушку. Их отношение поэтому к различным необъяснимым явлениям таково: «*Не хули и не принимай*»!  Но лжечудеса,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роисходят с теми, кто ищет чудес или внутренне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видеть и получать их, кто впал в самомнение (прелесть).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настойчив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о гибельности легковерия чудесам и искания их: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с постепенным ослаблени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и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знаменоносные мужи умалялись. Наконец, они иссякл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Между тем человеки, потеряв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и уваж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священному, потеряв смирение, признающее себя недостой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совершать знамения, но и видеть их, жаждут чудес более, нежели когда-либо. Человеки, в упоении самомнением, самонадеянностью, невежеством, стремятся неразборчиво, опрометчиво, смело ко всему чудесному, не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сами быть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в совершении чудес, решаются на это,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задумываясь. Та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опасно более, нежели когда-либо. Мы приближаемс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в которое должно открыться обширное зрелищ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и поразительных ложных чудес, увлечь в погибель тех несчастных питомцев плотского мудро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обольщены и обмануты этими чудесами*»[[622]](#footnote-622).  Истинные чудеса происходят редко. Для церков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чуда необходимо тща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р.: Лк. **1, 3**) необычного явления компетентной церковной комиссией и официаль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е выводов Священным Синодом (в крайнем случае, правящим епископом). Э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бы оградить народ от веры дьявольским наваждениям, колдунам, мистификаторам, экстрасенсам, психически неполноценным людям, просто проходимцам. Пока же такого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я нет, вопрос о данном явлении для члена Церкви должен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 ибо Бог не есть [Бог] неустройства, но мира. Так [бывает] во всех церквах у святых (1 Кор. **14, 33**).  В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ви было множество истинных чудес, и они во все времена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влялись одним из те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ы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окруженное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смертельными врагами покоряло сердца и умы множества людей. И доныне перед человеком, знакомящимся со Священным Писанием, с историей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одно из самых поразительных чудес – чуд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еры среди страшных гонений, чуд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Церкви.  Таковы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знаки истинности *общего* Евангельск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Конечн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не столько весомостью внешних доводов, сколько искренностью искания человеком истины и его решимостью следовать ей.  Из признания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Новозавет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ние и Откровени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го (см.: Мф. 5, 17–18). Хотя иная слава солнца, иная слава луны... (1 Кор. **15, 41**). § 3.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и его признаки Не менее важен вопрос и об истинности те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ереживаний, явлений и откров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быть у верую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знакомого с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ми основам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м. гл.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касается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щества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условий познания «того» мира, поскольку ошибка здесь всегда сопряжена с огромн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кто не дверью в него входит,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участи вора и разбойника! (см.: Ин. **10, 1.)**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несерьезность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попытки люб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 равносильны самоубийству.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например, что активно занимающиеся спиритизмом, как правило, кончают жизнь или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или полным расстройством психики. К этому приводят человека и все прочие виды оккультизма[[623]](#footnote-623).  Такое незаконное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в мир духовный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опасно.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оно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рождает лжеоткров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увлекают людей неопытных, незнакомых с основам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губят их духовно и телесно[[624]](#footnote-624). Из ярких последних примеров подобных «откровений» можно указать на прорицания, исходящие из т.н. «Богородичного центра» или «белых братьев»,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произвол которых в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природе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этих «откровений».  Что п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у учению,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для «различения духов»? Основательный и точный ответ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дан святителем **Игнатием (Брянчаниновым**) в его статье «Слово о чувственном и о духовном видении духов»[[625]](#footnote-625). Отметим наи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в ней мысли.  Законным путем вхождения в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и получения истинного знания (откровения) о нем является правиль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ая знание осн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Главнейшим условием и признаком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устро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осознание им ненормальности, гибельности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во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бессилия без помощи Божией стать нов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о образу Христа. Из этого рождается сокрушение сердца, искреннее покаяние и важнейшее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 смирение. Свт. **Игнатий** пишет: «…*первое духовное видение есть видение своих согрешений, доселе прикрывавшихся забвением и неведением*[[626]](#footnote-626)*… Зрение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наших – вот безопасное видение! Зрение падения и искупления нашего – вот нужнейшее видение*[[627]](#footnote-627)*... Все святые признавали себя недостойными Бога: этим являли они св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остоящее в смирении*»[[628]](#footnote-628).  В Евангелии все это именуется нищетой духовной (Мф. **5, 3**). Духовная нищета является те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состоянием души*, при котором возможно получение человеком истин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истинного указания пути в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Это откровение Господь д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в целях его спасения, а не для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любопытства праздного ума и пустого сердца, жаждущих узнать «что *там»*.  «*Только совершеннейшим христианам*, – пиш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 иноков, сподобившимся прозреть душевными очами, был открыт мир духов: но таких христиан и в самые цветущие времена иночества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Макар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войство всех видений, посылаемых Богом, – замечает святой Иоанн Лествичник, –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приносят душе смирение и умиление, исполняют ее страха Божия, с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и ничтожества. Напротив, видения, в которые мы вторгаемс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 в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воле Божией, вводят нас в высокоумие, в самомнение, доставляют рад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не понимаемое нами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наших тщеславия и самомнения*»[[629]](#footnote-629).  Сам характер откровений также говорит о многом в вопрос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их истинности. Если до па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 был способен к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у видению духов и общению с ними, то в настоящ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их явления возможны ему лишь по особому усмотрению Божию и во время крайней нужды[[630]](#footnote-630) с целью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и спас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оэтому все святые отцы и подвижники, опытные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решительн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т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падения в т.н. *прелесть*, то есть в духовный самообман, при котором человек свои нервно-психические, а часто и бесовские возбуждения и порождаемые ими лжевид*е*ния принимает за откровения Божии.  Святой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рямо пишет: «*Никто да не прельщает сам себя, и да не мечтает о предугадываниях*[[631]](#footnote-631). *Ибо душа осквернённая не входит в чистое царство и не сочетается с духами святых*»[[632]](#footnote-632).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аскетические наставники заповедают не обращать особен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а все вообще явл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ся чувствам душевным и телесным; заповедают соблюдать при всех вообще явлениях благоразумную холодность, спасительную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633]](#footnote-633). «*Святые Отцы повелевают подвижнику молитвы при случающихся явлениях вне и внутри себя пребывать равнодушным к ним и не внимать им, не признавая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видения святого. Они завещают,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 порицать явления, чтоб не подвергнуть порицанию святое, а с другой – никак не вверяться явлению, поспешно признав его истинным, чтоб не впасть в сеть лукавого духа*»[[634]](#footnote-634).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ложный мистицизм 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чудеса» широкой рекой разливаются по всем странам мира (в США, например, почти **70%** населения заявляют, что имели опыт экстрасенсорных восприятий, а **42%** общались с умершими),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эти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е призывы.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может человек впасть в подоб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тцы отвечают: «Все виды бесовской прелести… возникают из того, что в основание молитвы не положено покаяние, что покаяние не сделалось источником, душою, целью молитвы»[[635]](#footnote-635).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указывает и на другую важную причину. Это искание, ожидание благодатных ощущений, видений и прочего. Указав на слов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е придет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приметным образом (Лк. **17, 20**),  – этот великий наставник монашества говорит: «Чего же ищем с соблюдением, разумею Божии высокие дарования, то не одобряется Церковью Божией; и приемшие это приобретали себе гордость и падение. И это не признак тог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любит Бога, но душевная болезнь»[[636]](#footnote-636).  Очень яркие примеры того, к каким «откровениям» приходят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прелести, находим в жизни римо-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мистиков[[637]](#footnote-637).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елест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фанатизмом, превозношением[[638]](#footnote-638). По твердому уверению свв.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и Феофана Говорова, а также оптинских старцев, известная книга «О подражании Христу», Фомы Кемпийского (XV в.) и много другой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и 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ой и сект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писаны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елести[[639]](#footnote-639). Причины такой оценки станут понятными из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имеров.  Так, Франциск Ассизский († **1226**),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известных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долго молитс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показателен при этом предмет молитвы) «о двух милостях»: «Первая – это чтобы я... мог... пережить все те страдания, которые, Ты, Сладчайший Иисусе, испытал в Твоих мучительных страстях. И вторая милость... – это, чтобы... я мог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ту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любовь, которою горел Ты, Сын Божий» Не чувства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и недостоинства беспокоили Франциска, а откровен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на равенство с Христом! Во время этой молитвы Франциск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себ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превращенным в Иисуса», Которого он тут же и увидел в образе шестикрылого серафима. После видения у Франциска появились болезненные кровоточащие раны (стигмы) – следы «страданий Иисусовых»[[640]](#footnote-640).  Ничего благодатного в стигмах нет, ибо в таком сострадании (сompassio) Христу нет той *истинной* любви, о существе которой Господь прямо сказал: *Кто имеет заповеди Мои и соблюдает их, тот любит Меня* (Ин. 14, 21). Потому подмена борьбы со своим ветх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мечтательным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ми любви к Иисусу Христу, «сострадания» к Его мукам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тяжелейших ошибок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которая приводила и приводит многи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к самомнению, гордыне – к очевидной прелести, нередко связанной с прямыми психическими расстройствами (ср. проповеди Франциска птицам, волку, горлицам, змеям, цветам, его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перед огнем, камнями, червями).  Сама цель жизни, которую поставил перед собой Франциск («*Я трудился и хочу труди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приносит честь*»[[641]](#footnote-641), хочу пострадать за *других* и искупить *чужие* грехи[[642]](#footnote-642)),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нев*и*дении им своего падения, своих грехов, то есть о его полн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лепоте. Не случайны его слова в конце жизни: «*Я не сознаю за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го прег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не искупил бы исповедью и покаянием*»[[643]](#footnote-643). И предсмертные слова: «*Я исполнил то, что должен был исполнить*»[[644]](#footnote-644).  Для сравнения приведем тот же предсмертный момент из жизни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исоя Великого (V в.). «Окруженный в момент своей смерти братией, в ту минуту, когда он как бы беседовал с невидимыми лицами, Сисой на вопрос братии: “Отче, скажи нам, с кем ты ведешь беседу?” – отвечал: “Это ангелы пришли взять меня, но я молюсь им, чтобы они оставили меня на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чтобы покаяться”. Когда же на это братия, зная, что Сисой совершен в добродетелях, возразила ему: “Тебе нет нужды в покаянии, отче”, – то Сисой ответил так: “Поистине я не знаю, сотворил ли я хоть начало покаяния моего”»[[645]](#footnote-645). Это глубо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воего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отличительной чертой всех истинных святых и важнейшим признаком истинности получаемых ими откровений.  А вот выдержки из «Откровений блаженной Анжелы» – также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святой († **1309**)[[646]](#footnote-646):  Дух Святой говорит ей: «Дочь Моя, сладостная Моя... очень Я люблю тебя» (с. **95**): «Был я с апостолами, и видели они Меня очами телесными, но не чувствовали Меня так, как чувствуешь ты» (с. **96**). И такое открывает сама Анжела: «Вижу я во мраке Святую Троицу, и в самой Троице, Которую вижу я во мраке, кажется мне, что стою я и пребываю в середине Ее» (с. **117**).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Иисусу Христу она выражает, например, в таких словах: «Я же от сладости Его и от скорби об отшествии Его кричала и хотела умереть» (с. 101) – и при этом она начинала в ярости бить себя так, что монахини вынуждены были часто уносить ее из костела (с. 83). Или: «могла я всю себя ввести внутрь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с. 176).  Резкую, но верную оценку «откровений» Анжелы дает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русск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XX в. **А.Ф. Лосев**. Он пишет,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облазненность и прельщенность плотью приводит к тому, что Святой Дух является блаженной Анжеле и нашептывает ей такие влюбленные речи: “Дочь Моя, сладостная Моя, дочь Моя, храм Мой, дочь Моя, услаждение Мое, люби Меня, ибо очень люблю Я тебя, 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чем ты любишь Меня”. Свята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ладкой истоме, не может найти себе места от любовных томлений. А возлюбленный все является и является и все больше разжигает ее тело, ее сердце, ее кровь. Крест Христ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ей брачным ложем...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более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 византий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му суровому и целомудренному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у, как не эти постоянные кощунствен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Душа моя была принята в несотворенный свет и вознесена*”, – *эти страстные взирания на Крест Христов, на раны Христа и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члены Его Тела, это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е вызывание кровавых пятен на собственном теле и т.д. и т.п.? В довершение всего Христос обнимает Анжелу рукою, которая пригвождена ко Кресту, а она, вся исходя от томления, муки и счастья, говорит: “Иногда от теснейшего этого объятия кажется душе, что входит она в бок Христов. И ту радость, которую приемлет она там, и озарение рассказа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Ведь так они велики, что иногда я не могла стоять на ногах, но лежала и отнимался у меня язык... И лежала я, и отнялись у меня язык и члены тела*”»[[647]](#footnote-647).  Не менее показателен опыт и другой великой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святой, Терезы Авильской (XVI в.), (возведенной папой Павлом VI († **1978**) в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учителя Церкви). Она настолько увлеклась «откровениями», что не увидела дьявольского обмана даже в таком безобразном видении, как следующее:  Посл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своих явлений «христос» говорит Терезе: «*С этого дня ты будешь супругой Моей... Я отныне не только Творец твой, Бог, но и Супруг*»[[648]](#footnote-648). «*Господи, или страдать с Тобой, или умереть за Тебя*!» – молится Тереза и падает в изнеможении под этими ласками, закатывает глаза, дышит все чаще и по всему телу ее пробегает содрогание.  «*Если бы нечестивая, но опытная в любви женщина, –* пишет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увидела ее в ту минуту, то поняла бы, что все это значит, и только удивилась бы, что с Терезой нет мужчины; а если бы и в колдовстве была эта женщина опытна, то подумала бы, что с Терезой вместо мужчины тот нечистый дух, которого колдуны и ведьмы называют “****инкубом****”*»[[649]](#footnote-649). «*Душу зовет Возлюбленный таким пронзительным свистом, – вспоминает Тереза, – что нельзя этого не услышать. Этот зов действует на душу так, что она изнемогает от желания*»[[650]](#footnote-650). 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 она вновь восклицает: «*О, Бог мой, Супруг мой, наконец-то я Тебя увижу*!» Не случайно извест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сихолог Вильям Джеймс, оценивая ее мис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писал, что «*е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религии сводились, если можно так выразиться, к бесконечному любовному флирту между поклонником и его божеством*»[[651]](#footnote-651).  Еще одн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полной утраты католицизмом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х критериев в понимани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являются откровения скончавшейся в **23-**летнем возрасте Терезы из Лизьё (Терезы Маленькой, Терезы Младенца Иисуса) – последней по времени из высших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В **1997** году, в связи со столетием со дня ее кончины, «непогрешимым» решением папы Иоанна Павла II она была объявлена учителем (!) Вселенской Церкви. Чему она научает Церковь, об этом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ее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Повесть об одной душе**».  Вот несколько цитат оттуда:  «Во время собеседования, предварившего мой постриг, я поведала о делании, которое намеревалась совершить в Кармеле: “*Я пришла спасать души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 молиться за священников*”»[[652]](#footnote-652) (не себя пришла она спасать в монастырь, но других!).  Произнося, как кажется, слова о своем недостоинстве, она тут же пишет: «*Я неизменно храню дерзновенное упов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стану великой святой... Я думала, что рождена для славы и искала путей к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ю. И вот Господь Бог ... открыл мне, что моя слава не будет явлена смертному взору, и суть ее в том, что я стану великой святой*!»[[653]](#footnote-653) Ни один из святых никогда не имел «дерзновенного упования» стать «великим святым». Макарий Великий, которого сподвижники за редкую высоту жизни называли «земным богом», лишь молился: «*Боже, очисти мя грешного, яко николиже* [никогда] *сотворих благое пред Тобою*».  Позднее Тереза напишет еще более откровенно: «*В сердце моей Матери-Церкви я буду Любовью... тогда я буду всем... и через это моя мечта осуществится*!»[[654]](#footnote-654)  А вот та любовь, которой живет и которой научает свою церковь ее учитель Тереза. «*Это было лобзание любви.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себя любимой и говорила: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и вверяю Тебе себя навеки”. Не было ни прошений, ни борьбы, ни жертв; уже давно Иисус и маленькая бедная Тереза, взглянув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поняли все... Этот день принес не обмен взглядами, а слияние, когда больше не было двух, и Тереза исчезла, словно капля воды, потерявшаяся в океанских глубинах*»[[655]](#footnote-655). Эта «любовь» не требует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На метод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воображ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опыт одного из столпов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мистики,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а ордена иезуитов и вели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святого Игнатия Лойолы (XVI в.). Его книга «**Духов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ри которой, по его словам, «даже *Евангел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излишним*»[[656]](#footnote-656), пользуется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 авторитетом в католичеств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распятого Христа, попытка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мир Его чувств и страданий, мысленные беседы с Распятым и т.д. – все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основам духовного подвига, как он дан в жизни святых Вселенской Церкви. Метод Лойолы приводит к полному духовному и, не редко, душевному расстройству подвижника, а отсюда и к каким угодно «откровениям». Вот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имеров из «Духовных упражнений»:  Созерцание «Первого дня воплощения Бога Слова» состои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людий. Первая прелюд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как будто это было перед глазами, вес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ход мистерии воплощения, а именно: как Три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Лица Святой Троицы взирают на эту землю... как Троица Святая, тронутая страданием, решает ниспослать Слово... как... архангел Гавриил явился посланником к блаженной Деве Марии».  Вторая прелюдия состоит «в живом *воображении* местности... где живет Святая Дева».  Третья прелюдия – «это мольба о познании мною... тайны воплощения Слова...»[[657]](#footnote-657)  Еще один пример созерцания – беседа со Христом. «Эта беседа, – наставляет Лойола, –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тогда,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вообразит* перед собой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распятого на кресте... Устремивш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зор на Иисуса распятого, я скажу Ему все, что подскажут мне мой ум и мое сердце... Настоящую беседу можно сравнить с беседою двух друзей...»[[658]](#footnote-658)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сборник аскетических писаний древней Церкви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решительно запрещае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ухов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вязаны с *воображение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м*, *беседами* с распятым Иисусом. Вот нескольк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оттуда: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Нил Синайский (V в.)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Не желай видеть чувственно Ангелов или Силы, или Христа, чтоб с ума не сойти, приняв волка за пастыря, и поклонившись врагам-демонам»[[659]](#footnote-659).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XI в.), рассуждая о тех, кто на молитве «воображает блага небесные, чины ангелов и обители святых»,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 что «это есть знак прелести». «На этом пути стоя, прельщаются и те, которые видят свет телесными очами своими, обоняют благовония обонянием своим, слышат гласы ушами своими и подобное»[[660]](#footnote-660).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XIV в.)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инимай, если что увидишь чувственное или духовное, вне или внутри, хотя бы то был образ Христа, или Ангела, или святого какого, или бы свет мечтался и печатлелся в уме... Но узревший что-либо мысленно или чувственно и приемлющий то... легко прельщается... Бог не негодует на того, 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внимает себе, если он из опасения прельщения не примет того, что от Него есть... но паче похваляет его, как мудрого»[[661]](#footnote-661).  Приведенные примеры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нарушение закон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епременно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глубокие искажения сознания и чувств (сердца) человека. Он приобщается миру духов падших, духов лжи и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лжевидениям, лжеоткровениям, к прелести. И поскольку никто не защищен от духовной слепоты и скрытой гордости, то неизменное и твердое правило Церкви –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никаких откровений*, но пребывать в покаянии и смирении. §4. Экзорцизм Прелесть, т.е. высокое мнение о себе, невидение сво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убожества, «смиренное» чувство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 получению откровений проявляет себя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формах. Чаще всего *–* это дерзкие попытки к пророчествам, к беспрекословному духовному управлению людьми (лжестарчество), к совершению чудес и знамений и т.д. Одним из подобных дея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щеес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отчитывание* (экзорцизм).  Занимаются им отдельные священники, часто не имеющие на т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епископа,* без которого,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иерей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имеет права совершать *ни одного* священнодействия. Ссылк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заклинателей на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духовника являются откровенным самооправданием, поскольку без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епископа любое священнодействие, и тем более отчитывание (как дел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не входящее в обычный круг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священник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деяние антиканоническое и греховное, губительно действующее и на заклинателя, и на больных. Лаодикийский собор (364 г.) постановил: «…*не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м от епископов не должно заклинати ни в церквах, ни в домах*» (прав. **26**).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при этом показателем духов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отчитывающих священников является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не духовники благословляют их на это, а они сами добиваются у духовников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Экзорцизм имел место среди первых христиан в век чрезвычай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Однако и тогда изгоняли бесов только те христиане,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ли *этот дар*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Они действовали по повелению Божию, а не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произволению. В послании под именем святителя Климента Римского (I в.) «О девстве» аскетам-экзорцистам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ся «...*посещать одержимых злыми духами и творить над ними молитвы. Постом и молитвою пусть заклинают, не словами красными, отборными и изысканными, но как мужи, от Бога получившие дар врачевания*». Этот дар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был редким, а жаждущих изгонять бесов и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было немало, в связи с чем уж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апостольские» (III в.) запрещают поставлять экзорцистов, мотив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славный подвиг заклинания есть дело добровольного благо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и благодати Божией через Христа, наитием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лучивший дарование исцелений показуется через откровения от Бога, и благодать, которая в нем, явна бывает всем*». В V в. экзорцисты уже не упоминаются на Востоке[[662]](#footnote-662).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сегда следовала словам Спасителя: …сей же род изгон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молитвою и постом (Мф. 17, 21), то есть строгой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ой жизнью. Правильная жизнь приводит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к смирению, достижению бесстрастия. И из таковых лишь *немногим* Господь ниспосылал *дар* побеждения злых духов. Все другие заклинатели, по учению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сана, суть прельщенные и прельщающие, прикрывающие лишь выпрошенными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ми отсутствие у себя этого *дара* Божия.  Прп.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говорил: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ь дьяволу прилично не всем, но только сильным о Боге, которым повинуются бесы; если же кто из несильных будет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ь, бесы ругаются над ним, что, находясь в их власти, он им ж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Также и запрещать им – дело мужей великих, имеющих над ними власть. Многие ли из святых запрещали дьяволу, подобно Михаилу Архангелу, который сделал с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имел власть? Нам же, немощным,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прибегать к имени Иисусову*»[[663]](#footnote-663).  В **Лавсаике** читаем, что авва **Питирион** «*много беседовал с нами и с особенною силою рассуждал о различении духов, говоря,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бесы наблюдают за наши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и часто обращают оные ко злу. Итак, чада, говорил он нам, кто хочет изгонять бесов, тот должен сперва поработить страсти: ибо* ***какую страсть кто победит, такого беса и изгонит****. Мало-помалу должно вам поработить страсти, чтобы изгнать демонов этих страстей*»[[664]](#footnote-664).  Не достигнув бесстрастия и не получив дара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к изгнанию бесов, нельзя,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заниматься таким страшным делом, *внешне* подражая великим святым! Ибо только бесстрастный способен без вреда для больных и для себя вступить в открытую борьбу с духами тьмы. Однако таковых 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были единицы[[665]](#footnote-665), а о настоящем времени и говорить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При этом *святые*, как правило, исцеляли и изгоняли бесов «просто» молитвой,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внутренней, невидимой для других, реже – внешней (см. молитвы святителей Василия Великого,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при совершении, например, таинств Покаяния, Соборования, Евхаристии, однако без какого-либ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заклинательного чинопоследования[[666]](#footnote-666), поскольку таковое имело место перед таинством Крещения[[667]](#footnote-667).  Как поступали великие святые, когда к ним обращались за помощью? Вот два ярких примера. В житии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Антон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ий случай. Однажды к Антонию пришел крупный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 **Мартиниан** с своей дочерью,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бесноватой, и стал умолять святого исцелить ее. Однако Антоний даже не вышел к нему, а лишь изнутри кельи сказал: «*О, человек, ты напрасно просишь у меня помощи! Я – человек смертный и немощный, как и ты. Но если ты веруешь во Христа, Которому я служу, иди с верою молись Богу, и дочь твоя будет здрава*»[[668]](#footnote-668).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 стал усиленно молиться, и дочь его стала здорова.  Другой пример из жития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Когда к нему с большим трудом привели бесноватого вельможу, то он собрал всю братию монастыря в церковь на молитву о болящем. А после молебна просто осенил его крестом. Больной «*с той минуты стал здрав*»[[669]](#footnote-669). Так, святые скрывали свои дарования, следуя примеру Спасител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же заклинатели поступают точно наоборот.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скрываются от просителей, но, напротив, вывешивают расписание дней и часов, 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совершать **чудо** изгнания бесов! Этим он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каким дух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уются и какие следствия можно ожидать от их действий. Уже 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трагических случаев произошло с теми, кто прошел отчитывание. И можно лишь глубоко сожалеть, что не ведется никакой серьез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наблюдению за этой псевдоцерко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жник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 самочинных заклинателей: «*Ты выходишь учить тех, кому уже шесть тысяч лет. А это (твое дерзкое прекословие) служит для них оружием, которым возмогут они поразить теб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ю твою мудрость и на все твое благоразумие*»[[670]](#footnote-670). В другом слове он говорит: «*Кто… молит Бога и желает, чтобы в руках его были чудеса и силы, тот искушается в уме своем ругателем демоном 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хвастливым и немощным в своей совести*»[[671]](#footnote-671).  Важно и следующее. По мысли свв. Отцов, беснование попускается Богом тем людям,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пут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илучшим в приобретении смирения и спасения. Поэтому святые молились об исцелении не всех подряд, а лишь тех, на которых указывал им Сам Господь и которым исцеление послужит во благо. Иб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ела от власти злого духа, без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души может иметь самые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Освободившиеся от бесов*, – по мысли блаженного **Феофилакта** Болгарского, – *еще хуже становятся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если не исправляются*»[[672]](#footnote-672).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исал в одном из писем: «*Поминайте в молитвах Ваших болящую Д. которая предана судьбами Божиими сатане, да дух ее спасется... В духов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кое наказание Божие отнюдь не служит худы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о человеке: такому преданию сатане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многие великие угодники Божии... Гораздо маловажнее* [менее опасно – А.О.] *беснование, нежели принятие какого-либо вражеского помысла, могущего навеки погубить душу*»[[673]](#footnote-673).  Св.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говорил: «*Между тем обременение демоном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жесто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демон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вергнуть в геенну, но если мы бодрствуем, то это искушение принесет нам блестящие и славные венцы, когда мы будем с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 переносить такие нападения*»[[674]](#footnote-674).    Очень назидательным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является разговор одного послушника с известным старцем, протоиереем Алексием Зарайским, о бесноватой девушке. «*Я спрашивал о. Алексия, почему он не выгонит из нее беса, и он мне отвечал: почему он может знать, что на то есть воля Божия? Она причащается Св. Таин, и если это нужно, то Христос ею принимаемый, Сам силен изгнать его; а если ей это служит крестом очистительным, то для чего же изгонять его*?»[[675]](#footnote-675).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фонский старец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Ефрем (**Мораитис**)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Отцы говорят: `Невелико дело, если демон выйдет из человека. Велико, если мы сможем изгнать демона страсти`*»[[676]](#footnote-676).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и на следующее. Господь запрещал бесам говорить через одержимых людей, и святые отц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ли слушать и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ж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для «отчитывания» собира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 людей, бесы получают боль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поведовать» и заражать их духом лукавства, гордыни, плотских страстей и т.п. Их «проповедь»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телесъемок, газет, журналов, в которых пространно цитируются лже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этих духов.  При этом не редко бесы изображают страх перед отчитывающими «старцами», публично называют их святыми, сильными, Божиими слугами, чем вводят в откровенный обман (прелесть) и самих «старцев», и простодушных верующих.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есовской лжи как всегда плачевны. У прп. Иоанна Кассиана Римлянина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имеется серьезн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Подчас бесы творят чудеса, чтобы вознести в надмен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верит, что обладает чудесным даром, чтобы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его к еще более чудесному падению. Они делают вид, что они горят и бегут из тел тех, где они пребывали, благодаря якобы святости людей, про нечистоту которых они знают*»[[677]](#footnote-677).  Приведе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вятых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б их отношении к серьезному дл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опросу целительства бесноватых. Из этих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х мыслей следует очевидный выво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орцизм (отчитывание) – явление, духовно очень опасное. Оно исходит совсем не из харизматического век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когда Дух Святой очевидно действовал в верующих, а из источника, о котором хорошо сказал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Кассиан: «*А кто желает повелевать нечистыми духами, или чудесно* *подавать здравие болящим, или являть перед народом какое-либо из дивных знамений, тот хотя призывает имя Христово, но бывает чужд Христа, поелику, надменный гордостью, не следует Учителю смирения...* ***Посему-то отцы наши никогда не называли тех монахов добрыми и свободными от заразы тщеславия, которые хотели слыть заклинателями***»[[678]](#footnote-678).  Он же писал: «*Никто не должен быть прославляем за дары и чудеса Божии, а всякий з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только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которые требую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ма и усиленного старания. Ибо* ***весьма часто… люди развращенные умом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веры именем Господа изгоняют демонов и творят великие чудеса***»[[679]](#footnote-679).  Великое искушение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 люб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сцелиться от болезни и достичь прочих земных благ, не взирая на вред,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при этом быть для его душ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люди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ют, какому риску подвергают они своих близких и самих себя, приходя на «отчитку». Священник, не получив от Бога «молитвою и постом» дара изгнания бесов, и путем вычитывания молитв и прочих действий пытающийся победить злых духов, неминуемо заражается ими сам и заражает больных. Прп. Амвросий Оптинский говорил: «*Если не хочешь нести скорби, не берись помогать одержимым бесами.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имеон Евхаитский советует уклоняться от одержимых злыми духами*»[[680]](#footnote-680).  Свт. **Игнатий** с горечью писал об ищущих славы «чудотворцах»: «*Душепагубное актерство и печальнейшая комедия – старц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имают на себя роль древних святых Старцев, не имея их духов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681]](#footnote-681).  Католицизм, вопрек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му учению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о том, что только  ***«какую страсть кто победит, такого беса и изгонит***», пошел по пути чисто язычес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этому серьез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Изгонять бесов,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может всякий, кто будет чисто школьно научен этом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что сообщило *РИА "Новости"* от **19.02.2005** г.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изгнания дьявола" - такой курс ввел с 17 февраля для священников 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в клир пап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Regina Apostolorum*** *в Риме. В двухмесячный курс входит, как объявил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ром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нятий по изгнанию дьявола, изучение сатанизма и молитв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от пут Антихрист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нятия ведут католические прелаты,*  *специализирующиеся по изгнанию дьявола».*  И более ранне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октября **2002** г.: *«Замбийский архиепископ* ***Эммануэль Милинго****, прославившийся своей женитьбой н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ице Церкв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основанной Сон Мён Муном,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покаянием, вернулся в Рим после года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Аргентине. С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Ватикана Милинго планирует возобновить свое служение, состоящее в изгнании демонов и публичных исцелениях».*  Наши отчитывали пошли прямо по этому католическо-языческому пути.  Заклинание духов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оскуде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может иметь самые губительные духовные, психические и физ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ак в личном, так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ак для самих больных, так,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для отчитывающего. Священник, дерзающий изгонять (отчитывать) злых духов «Иисусом, Которого Павел проповедует» (Деян. 19, 13), рискует подвергнуть себя подобному же поруганию от них, о котором промыслительно повествует книга Деяний апостольских, а бесноватого ввергнуть в еще более тяжкие болезни и страдания[[682]](#footnote-682). Многие скажут Мне в тот день: 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 Не Твоим ли именем бесов изгоняли? И тогда объявлю им: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знал вас; отойдите от Меня, делающие беззаконие (Мф. **7. 22-23**). Глава VI Язычество Термин «язычеств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слова «язык», означающего «народ». В ветхозаветную эпоху евреи называли язычниками все другие народы, вкладывая в это слово негативную оценку и самих народов, и 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обычаев, морали, культуры и проч. От иудеев термин «язычество» перешел и в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лексику. Однако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он уже не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что-либо связанное с нацией или расой. Им обозначаются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учения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меющие ряд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см. ниже). Язычество имеет две основных категории: религиозную и нерелигиозную. Перва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то, что обычн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богопознанием (см. выше) и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все религи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не принимающие Библию за источник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Вторая – все прочие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Свящ.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так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 язычество: «Язычество... лжерелигиозно и лжедуховно. Оно – искажение, извращение, растление истинной веры, присущей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изначала, и, вместе, мучительная попытка выбраться из духовной смут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уховное барахтанье”. Язычество – это прелесть»[[683]](#footnote-683).  Язычество по своим самым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ной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ю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да будет он тебе, как язычник и мытарь* (Мф. **18, 17**). Господь запрещает уподобляться язычникам в многословии на молитве (Мф. **6, 7**), в их отношении к людям: *…если в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е только братьев ваших, что особенного делаете? Не так же ли поступают и язычники?* …*Не заботьтесь и не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нам есть? или что пить? или во что оде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го этого ищут язычники* (Мф. **5, 47; 6, 31–32**).  Апостол Петр призывает христиан не поступать *по воле языческой*, не предаваться *нелепому* (слав. – богомерзкому) *идолослужению* (1 Петр. **4, 3**).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ярко изображает глубину па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язычестве (Рим. **1, 21–25**). По его словам, язычники Бога не знают (1 Фес. 4, 5), а ходят *к безгласным идолам* (1 Кор. 12, 2).  Древ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хотя и говорят, что Бог и язычников милует и им открывает Себя в их совести и разуме, однако постоян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язычеством и учением Христовым. Так,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апологет Аристид в своей «Апологии» подвергает критик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варваров и эллинов». «*Те и другие*, – говорит он, – *грубо заблуждаются. Первые – поклоняясь стихиям, а вторые – воздавая поклонение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м богам*»[[684]](#footnote-684). Друг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апологет, Татиан, который, как сам он говорит, «*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мистериями, исследовал различные виды богопочитания*»[[685]](#footnote-685) говорит, что отвергает «*языческие заблуждения, как детские бредни*»[[686]](#footnote-686), что языческие мифы – «*чистый вздор*» и чт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о Боге неприлично даже сравнивать с мнениями языч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погрузились в вещество и нечистоту*»[[687]](#footnote-687). Тертуллиан в резкой форме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язычникам: «*Боги ваши и демоны – одно и то же, а идолы – тела демонов*»[[688]](#footnote-688).  Языче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однородно по форм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его видов: магия, шаманство, политеизм, сатанизм, атеиз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др. Однако есть признаки, наиболее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из них: натурализм,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магизм, мистицизм. § 1. Натурализм Под натурализмом (от лат. natura – природа, естеств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тако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ринцип,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му цель жизни видится в максимальном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и всех т.н.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человека – того, что апостол Иоанн Богослов определяет так: *похоть плоти, похоть очей и гордость житейская* (**1 Ин. 2, 16**). Подобная жизненная установка обычно связана с широкой моральной «свободой» личности. Она исходит из поним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духовно полноц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 – это звучит гордо») и потому нуждающегося лиш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жизн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амореализа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поврежде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ее исцеления от «*похотей*»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лноценной жизни чуждо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язычеству. Оно, напротив, впол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о наличным состоянием прир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тому ищет лишь «*хлеба и зрелищ*».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следствием эт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обоготвор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не редко в прям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обоготворение окружающей природы. Этот характер язычества ясно отмечает св.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говоря, что язычники *заменили истину Божию ложью, и поклонялись, и служили твари вместо Творца* (Рим. **1, 25**). Даже в лице лучших сво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языческий мир не мог преодолеть натурализма.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истемы языческой древности не содержали в себе достаточной силы, чтоб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орвать с натурализмом, душа язычника не могла «*вырваться из рокового воспаленного круга бывания, чтобы достичь чистого бытия*»[[689]](#footnote-689).  Однако идеал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чества – максимум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и минимум труда, более чем призрачен.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его мимолетности и безусловном конце для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множества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в течение жизни, наслаждение, ставшее целью жизни, по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не может доставить ему безусловного блага. Страсти ненасытны и, будучи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мы, требуют все новых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ротиво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Разлагая душу, они делают ее эгоистичной, гордой, бесчувственной, не способной ни к любви, ни к радости, ни тем более к духовным переживаниям.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 жизни превращ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духовный труп прежде смерти тела. О таковых Господь сказал Своему ученику: предоставь мертвым погребать своих мертвецов (Мф. **8, 22**). До каких мерзостей при этом может дойти язычник, ярко показал, например,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в послании к Римлянам (гл. 1).  Один и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Дж. Робертсон** признает, что языческие культы были проникнуты «духом сексуализма»[[690]](#footnote-690).Не случайно, Антисфен, друг Сократа, восклицал: «*Если бы только я мог поймать Афродиту! Метательным копьем пронзил бы я ее за то, что она соблазнила у нас стольких почтенных и прекрасных женщин*»[[691]](#footnote-691).  Соблазнительные и прямо развратные формы культа нередко являлись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язычества. Плутарх, например, считал «грязные» слова и такие же риту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редствами задобрить,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демонов. Неоплатонический автор трактата «О языческих мистериях» пошел дальше – до идеализации культа фалла[[692]](#footnote-692). Храмы служили местом для любовных интриг, и, как говорит Минуций Феликс, блуд в языческих храмах развивался свободнее, чем в открытых публичных домах[[693]](#footnote-693). Лукиан упоминает об одной позорной похвале педерастии, которая произносилась в форме речи в храмах во время языческ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й. Считалось также, что на праздниках Диониса более всего угоден божеству тот, кто больше всех выпьет[[694]](#footnote-694). У Теренция читаем, как некий прелюбодей в свое оправдание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грех Юпитера: «*Если так действует бог*, – говорит он, – *то почему мне, человеку, не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так же*?»[[695]](#footnote-695)  Не признавая,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бессмертия души и отрицая всеобще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язычество, даж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лишает человека реального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Ибо смысл может быть лишь в жизни, в личной оценке и переживании своих деяний, а не в бесчувствии смерти. Только страхом перед голосом совести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за свои поступки 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ту слепую, настойчивую веру в свою окончательную смерть (т.е. безнаказанность), в которой убеждает себя язычник. Отсюда и его отчаянное желание «пожить», «взять от жизни все». Но мгновение жизни продлить нельзя,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ая для язычника трагедия смерти каждый раз развенчивает его близорукость, вскрывая пустоту тех призраков-идолов, которыми он живет. § 2.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от греч. **** – видение, призрак, видимость, грёза, кумир) в прям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означает поклонение идолам, изображениям богов. В полите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лигиях это выражалось в культе различных идолов-богов (например, в грече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культ Диониса – бога вина и веселья, Афродиты – богини чувственной любви и красоты, и др.). Этим идолам приносились жертвы, иногда даж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В переносном смысле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это поклонение таким «похотям», идеям, кумирам и целям в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е духовно ослепляют, унижают человека, делают его игруш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трасти. Идолы-страсти бесчисленны. Идея всемирн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культ денег, моральной вседозволенности и произвола под личиной свободы и подобные им идолы служат объектами, часто гигантских по своим масштабам, жертвоприношений[[696]](#footnote-696). Идолослужением апостол называет, например, страсть к богатству, *любостяжание* (Кол. **3, 5**), чревоугодие (*их бог – чрево* (Фил. **3, 19**)).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когда скупой ни о чем не думает, кроме наживы и денег, а честолюбец – ни о чем, кроме славы и почестей, и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 отдают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е цели, то они в полн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являются идолослужителями.  Авва **Дорофей**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ри основные идола, которые порождают все прочие: «*Всякий грех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ли от сластолюбия, или от сребролюбия, или от славолюбия*»[[697]](#footnote-697).  Идоло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любая страсть: телесная, душевная или духовная. 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был прав Тертуллиан, когда писал: «*Величайшее злодеяние 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заключающее в себя все другие злодеяния, злодеяние, составляющее причину осуж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есть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698]](#footnote-698).  Идолослужителями, т.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ми язычниками, могут оказаться люди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и религий: от агностика и атеиста д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Ибо верность Богу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не словом или языком, но делом и истиною (1 Ин. **3, 18**). А Господь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Не можете служить Богу и маммоне (Мф. 6, 24). § 3. Мистицизм Мистицизм (от греч. **** –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мистерийный) – понят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широкое. Известн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атолический богослов Ганс Кюнг, например, пишет: «“*Мистика”, “мистический” – эти слова, есл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их буквальному смыслу,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грече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mύein*** *– замкнуть (уста). “Мистерии” – это “таинства”, “тайные учения”, “тайные культы”, о которых не по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непосвященным. Мистическо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является такая религия, которая “замыкает уста”, то есть молчит о своих сокровенных тайнах в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профанов и, более того, – отвращается от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за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и уши, дабы обрести спасение внутри самой себя...*  *Мистика, как определяет ее [крупный запад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религии]* ***Ф. Гейлер*** *[† 1967], – это “та форма общения с Богом, при которой мир и “Я” радикально отрицаются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личность растворяется, пропадает, тонет в единой и бесконечной стихии божества*”»[[699]](#footnote-699).  Само восприятие Бог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 мистицизме искаженный,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ми религиями, характер. **Ф. Гейлер** в своем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ом труде «Молитва» отмечает, чт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мистицизм освобождае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Боге от всех личностных атрибутов, остается голая и чистая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700]](#footnote-700).  Это понимание мистицизма показывает, как далеко отстоит он от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с ее открытостью миру, с ее личностным восприятием Бога, с е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ым пониманием условий и характера опытного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и свят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Последнее имеет особенно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бо смешение понятий «мистика» и «святость» в духовной области жизни опаснее, чем в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поскольку касается самой основы бы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оэтому привыч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терминов «мистик», «мистика», «мис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т.д. в приложении к любому опыту контакта с «запредельным» миром чревато серьезны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Применение их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в таком расширительном значении, когда за ними могут стоять добро и зл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истине и примитивное любопытство, святость и сатанизм, Христос и Велиар (см. 2 Кор. **6, 15**), может очень легко внедрить в сознани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ую идею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аскетических путей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Вот, яркая иллюстрация этого: «*Следуя по пути, проложенному созерцанием, индийские брахманы приходили к тому же, к чему приходили все мистики, в какое бы время и в каком бы народе они ни жили.* ***Янджнявалкья*** *и Будда, Плотин и Ареопагит, Мейстер Экхарт и 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кабалисты и Николай Кузанский, Яков Беме,* ***Рейсбрук*** *и множество других ясновидцев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Все они как один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что там... нет ни добра, ни зла, ни света, ни тьмы, ни движения, ни покоя... В священном мраке, скрывающем основу основ, они ощут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ущего, Абсолюта. Страшная, непереносимая тайна! ... Эту бездну трудно даже назвать “Богом”...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всего тварного 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го мистическому оку открылась Реальность, которую Лао-Цзы называл дао, Будда – нирваной, кабалисты – энсофом, христиане –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ущностью (********), “Божеством”*»[[701]](#footnote-701).  Это – вполне теософская идея, котора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бесценивает уникальн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Жертвы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Его Благовестия в деле спас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им опорным пунктом она, как видим, имеет широкое понятие мистики. С его помощью оказалось очень просто не только поставить в один ряд, но даже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 опыт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святых с опытом кабалистов (для которых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 лжемессия), буддистов (вообще отвергающих Личного Бога),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Дао, нирвану, **энсоф** с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ущностью, Божеством (ср.: Ин. **8, 42; 15, 23**). Так уничтожается само понятие Истины в религии, и человек лишается даже мысли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ковой ошибки в стол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жизни, как духовна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н легко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слепую игрушку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и, самомнения, а не редко 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демонических сил.  Термин «мистик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свое грече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с этим широким 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теософским смыслом, пришел с Запада (см. выше прим. 62).  Истоки мистики всюду одни и те же – это страстн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тайны духовного бытия и получить власть над ним, искание высших наслаждений, слияния с божеством, экстаза. Приводит все это к одному – гордости. Но мистика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о всех религиях. В языческих – как явл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же – как болезнь, ненормальность, как искажение его веры и осн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Мистика имеет много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Все их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и *приобретенная*, хотя деление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услов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не всегда просто провести границу между ними.  Под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мистикой подразумеваются те прирожден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 к предвидению, целительству, ясновидению, телепатии и др. –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экстрасенсорными. Согласн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эт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 человеку, но вследствие грехопадения исказились, находя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анабиоза» и потому проявляются редко.  Отсюда и возникает большая опас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у их обладателя тщеславия, гордости и сопутствующих им других страстей. Опас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такой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мистик», будучи обычным греш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воздействует при лечении, например, не на тело, как это имеет место в обычной терапии, 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а душу больного. И внедряясь в нее своими неочищенными «руками», заражает ее, нарушает тонкий, сокро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души и тем наносит часто непоправимый вред и психике, и нервам, и всему организму в целом. Потому Церковь запрещает обращаться за помощью к такого рода целителям.  Тем более опасны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пример, через телевидение) тех, которые приобрели мист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колдуны, астрологи, экстрасенсы-«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и т.п., сознательно развивая у себя эт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ради славы и корысти, калечат людей в несравненно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е «опыт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экстрасенсов – прекрасная иллюстрация этого), нежели первые.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мистическ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возможно или оккультным путем, или на пути т.н. прелести.  *Оккультный*[[702]](#footnote-702) путь связан со стремле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тот*, неподвластный законам этого мира,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роды и духов с целью познания его тайн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крытых в нем сил в своих целях. К оккультизму относятся: магия, сатанизм, спиритизм, теософия, антропософия и др. Во всех их человек,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л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вступает в общение *только* с духами отверженными, нанося себе непоправимы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ред.  *Пр****é****лестный* (см. гл.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путь приносит человеку,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идения, откровения,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Находящийся в прелести думает, что он познает *тот* мир,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игрушкой своих фантазий и дьявольских наваждений[[703]](#footnote-703).  Мистициз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у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от Бога, от подлинной цели жизни и дает та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духа, при котором необычайно возрастает утонченная гордость, делающая человека неспособным к принятию Христа как истинного Бога 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го Спасителя. Развитию гордости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и ложный аскетизм, и развиваемые нередко экстрасенсор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в йоге), а также глубокие нервно-психические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доводящие до экстаза. Все э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к убеждению, что он «как боги». Такой путь нередко приводит к мистическому атеизму (например, буддизм, санкхья), к сумасшествию, истерии, самоубийству. § 4. Магизм Магия (от греч.  – колдовство, чародейство, волшебство) – это вера в то, что законы этого мира подчинены оккультным силам, которыми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овладеть с помощью особых действий (заклинаний, ритуалов и т.д.). **Н.А. Бердяев** († 1948 г.) так писал о магии: «*Оккультизм, например, есть сфера магии п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у, т.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а не свободы. Магия есть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д миром через позн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таинственных сил мира. Свободы духа я не видел у людей, увлеченных оккультизмом. Они не владели оккультными силами – оккультная сила владела ими. Антропософия*[[704]](#footnote-704) *разлагала цело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потрошила душу не менее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Редко кто производил на мен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столь безблагода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Штейнер*[[705]](#footnote-705)*. Ни одного луча, падающего сверху. Все хотел он добыть снизу, страстным усилием прорваться к духовному миру*»[[706]](#footnote-706).  Магизм, как и мистицизм, не связан 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признанием личного и, тем более,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Магическ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мир как неч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статическое и детерминированное и не оставляет места для свободы ни богам, ни духам, ни силам природы. Всё и вся подчинены извеч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 оккультным законам. Поэтому, нашедший «ключ» к ни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длинным властелином богов, людей и мира. Одна из индийских поговорок так и гласит: «*Весь мир подвластен богам. Боги подвластны заклинаниям. Заклинания – брахманам. Наши боги – брахманы*».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религии, усматривающей существо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в должном устроении его дух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Богу, для магии основное *–* это знание того, какие слова и действия нужно употребить, чтобы достичь цели. Цели эт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земные (наслать порчу, приворожить, разбить любовь и т.д.) и их достижение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связано с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очище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Основное в магии *–* всё правильно *сделать*.  Маг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глубоко присуще ветх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Для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оставить свечи, «приложиться», что-то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подать поминания, заказать обедни, молебны, панихиды, пройти с крестным ходом, посетить святые места,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ся и причаститься. А главное в спасении – жизнь по заповедям и покаяние – оставляется. Но без духовного изменения (по греч. покаяние *–* **met£noia** *–* изменение образа мыслей) все эти внешние действия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бесполезны, но часто становятся и вредными, когда создают у исполнителя их чувство своей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и приводят его к самомнению и превозношению над «грешниками».  Сами Таинства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и спасительны лишь при условии искренн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духовн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 измениться. Одно внешнее же их принятие без с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без искреннего покаяния может даже повредить человеку.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шет о Причащении: *…*кто ест и пьет недостойно, тот ест и пьет осуждение себе (1 Кор. **11, 29**). И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о всем Таинствам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Магическ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Таинств,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щеннодействий, культа в целом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главных причин вырожд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ее искажений, сползания к язычеству.  Величайшее зло язы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человеке – «сорвать тайны бытия» и стать на место Бога. Магия и есть безумная попытка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тив Бога. По Священному Писанию, последним шагом эт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будет явление властите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 антихриста, «человека греха», «беззаконника» (2 Фес. **2, 3, 8)** в высшем 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этого слова, так что в храме Божием сядет он, как Бог, выдавая себя за Бога (2 Фес. **2, 4**) и творя лжечудеса с помощью магии. § 5. Истоки и сущность язычества Что породило 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порождать язычество в человеке и общ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ег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ложное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Книга Бытия повествует о том, как первые люди соблазнились сорвать запрещенный плод с древа познания добра и зла, чтобы стать «как боги». Вмес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роста, изменения себя по образу всесвятого Бога, человек избирает «легкий путь», не требующий труда, «приятный для глаз и вожделенный» (Быт. **3, 6**), обещающий сразу дать «знание добра и зла» – путь безбожного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богом».  Этот внешний путь «срывания» тайн бытия для овладения ег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и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порождает магию. Отсюда возникает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о как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извращения понятия о высшей цели и истинном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Здесь и истоки натурализма, поскольку утрата идеала духовного неминуемо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культ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культ плоти. Гордость, попытка человека самому стать на место Бога,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сверхсознанию и высшим наслаждениям порождает и наиболее утонченное язычество – мистическое[[707]](#footnote-707).  В ка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дет общее развитие язычеств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но все более «языческим» или же в нем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кой-т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невидимому Богу» (Деян. **17, 23)?**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споримым, что в язычестве всегда был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искали Бога, не ощутят ли Его и не найдут ли» (Деян. **17, 27**). 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что и в язычестве «*совершал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процесс*»[[708]](#footnote-708). Ибо, как писал св. Иустин Философ, «*у всех есть семена Истины*»[[709]](#footnote-709) и «*Христос есть Слово, коему причастен весь ро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Те, которые жили согласно с Словом, суть христиане, хотя бы они считались за безбожников, – таковы между эллинами Сократ, Гераклит и им подобные*»[[710]](#footnote-710).  Однако не менее очевидно и другое, что эта всеобщая причастность Слову и искреннее искание истины отдельными язычниками не определяют общего хода развития язычества 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Язычество*– это,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не столько искание Бога, сколько уход от Него*, и прогресс в язычестве был и остается более прогрессом греха и отступления, нежели бескорыстного поиска истины и все большего познания Бога. Идея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на земле*», т.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земной истории всеобщ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энергично защищаемая почти до конца своей жизни В.С. Соловьевым и идейно близких ему в этом мыслителей (прот. **С. Булгаковым, С.Н. Трубецким, прот. П. Светловым, Н. Федоровым** и др.),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в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х творениях 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Откровению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см., Мф. 24, 5–31; Апокалипсис, и др.).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возвещает, что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наступят времена тяжкие, ибо люди будут самолюбивы, сребролюбивы, горды...» (2 Тим. **3, 1–2**), так что «Сын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пришед, найдет ли веру на земле» (Лк. **18, 8**).  Таковыми могут бы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лишь глубокой, всеохватывающей духов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язычества. Господь и открывает Церкви, что не в истории уготовано исполнение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замысла Божия 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но в метаистории, когда будет «новое небо и новая земля» (Откр. 21, 1). § 6. Оценка язычества Понятием «язычество»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то «ветхое»,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ое начало в человеке, которое, возникнув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его отпадения от Бога, затем, в процессе истории, выявляется и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формах и видах. Человек в настоящ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ормаль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но глубоко поврежденное и по душе, и по телу. В нем добро смешано со злом, «новое» с «ветхим», и требуется постоянная, сознательна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личности, чтобы стать полноценным, «новым» (Еф. **4, 24**) человеком.  Язычеств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а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жизни, которо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лож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к Богу, к себе, к миру. Поэтому он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как различные религии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так и всех тех люде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христиан, которые живут «по стихиям мира, а не по Христу» (Кол. 2, 8). Ибо в каждом человеке живет по природе и христианин, и язычник. И только искреннее избрание Христа идеалом своей жизни делает человека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даже исповеду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оставаясь формально в Церкви, исполняя все ее обряды и предписания, он может в полн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оказаться настоящим богопротивным язычником: Не всякий, говорящий Мне: “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 войдет в Царство Небесное, но исполняющий волю Отца Мое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Мф. 7, 21). Глава VII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1. Учени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ей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ревняя моно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лигия, которую изначала имели праотцы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Поскольку, однако, свою фиксированную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она приобрела лишь через особ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Моисею и другим еврейским пророкам, то она обычно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иудейская религия до пришествия Христа и создания Его Церкви (далее начинается иудаизм или новоиудейство).  К основным чертам этой религии, как повествует Библия, следует отнести, во-первых, ее безусловный монотеизм.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некотор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о политеистическ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не выдерживают критики пр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иводимых ими аргументов, главные из которых следующие:  1. В еврейском тексте Библии с первых же строк говорится об «**Элог*и*м**», то есть о богах (т.к. суффикс - – **«-им»**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а не о Боге, как это переведено на другие языки.  2. В Библии упоминаются име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богов, которым поклонялись евреи: Адон*а*и, Ягве, Сава*о*ф и др.  3.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библейские антропоморфизм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Бога говорят о примитивно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м политеиста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о Боге в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этих доводов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следующее:  1. Суффикс «-им» в еврейском языке указыв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но такж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полноты бытия, ка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апример, в Библии небо звучит как шам*а*им, вода (как стихия) – **м*а*им** и т.д. Это же относится и к имени «**Элогим**», которым выражалось особое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перед Богом, подчеркивались Ег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ь 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сть. Это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являлось как бы вызовом окружающему политеизму. «В еврейском языке Элогим не означало “боги”, а являлось заменой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оторой еврейский язык не знает.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Элогим” вместо “**Эль**” должно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речь идет не просто о семитском божестве, а о Боге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ни “Элогим”, ни “**Элоах**” в семи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е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нигде, кроме Библии»[[711]](#footnote-711).  Некоторые Отцы склонны были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уже в Священном Писании Ветхого Завета этим именем прикровенно указывалось на Троичность Ипостасей в Боге. Так, свт. Василий Великий писал: «И рече Бог: сотворим человека. Скажи мне: неужели и теперь одно Лицо? Не написано: да будет человек, но – сотворим человека.… Слышишь христоборец, речь обращена к Участвующему в мироздании, к Тому, Им же и веки сотвори (Евр. 1, 2)»! «Итак, говорит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Своему Образу, Образу живому, вещающему: «*Аз и Отец едино есма*» (Ин. 10, 30)… Ему говорит: сотворим человека по образу Нашему»[[712]](#footnote-712).  2. Ягве, Адонаи и другие встречающиеся в Библии имена Бога означают не разные божества, но различные имена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указывающие на те или и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Бога. Так, «Адонаи (евр.) – сильный,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велитель – Господь». «Саваоф (евр., род., множ.) – воинств, сил; употреблялось 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о словом Господь, Бог». Ягве или «Иегова (евр.) Сущий – великое и святое имя Бога, означающее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вечность и неизменяемость Существа Божия (Исх. **3, 14)**»[[713]](#footnote-713).  3. Антропоморфизмы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не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достаточным аргументом,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м поли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присущи не только всем религиям, но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языку вообще,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Но если возражения против монотеизма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простым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ем, то бесспорно обратное. Заповедь о почитании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стоит первой в десятословии Моисея и повторяется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Библии. Не заметить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имеет многие черты, общие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елигий. К ним относятся, например, учение о личном Божестве, об Откровении, о добре и зле, о воздаянии, об ангелах и демонах,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ровавых жертвоприношений, молитв и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ткровение до пророков (религия «Закона»)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 говорит о бессмертии душ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не говорит ни о посмертном воздаянии, ни 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мертвых и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ни о Царствии Божие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возвратится прах в землю, чем он и был; а дух возвратится к Богу, Который дал его(Еккл. **12, 7),** с другой - душа сходит в преисподнюю, шеол, страну забвения, мест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ечного непробудного сна (напр.: «для дерева есть надежда, что оно, если не будет срублено, снова оживет... а человек умирает и распадается; отошел, и где он? …человек ляжет и не встанет; до скончания неба он не пробудится и не воспрянет от сна своего» (Иов. **14, 7, 10, 12**). Поэтому Бог «Зак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ым мздовоздаятелем лишь здесь, в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возвыш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над идеалом чисто зем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шалома**).  Но уже у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роков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выражения, из которых можно заключить, что умершие не просто спят вечным сном, но испытывают 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остояния. Так, пророк Иезекииль говорит, что «пораженные, падшие от меча» будут положены среди необрезанных в самой глубине преисподней (32, 18–32). А пророк Исаия о посмертной участи нечестивых говорит: червь их не умрет и огонь их не угаснет (**66, 24**).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в лице пророков, чает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мертвых. Эту надежду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праведный Иов, когда говорит: *…*я знаю, Искупитель мой жив, и Он в последний день восставит из праха распадающуюся кожу мою сию, и я во плоти моей узрю Бога. Я узрю Его сам; мои глаза, не глаза другого, увидят Его (**19, 25–27**). О всеобщем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говорит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Исаия («Оживут мертвецы Твои», 26, 19),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его предвидит Иезекииль (**гл. 37**). П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для праведников будет вечная блаженная жизнь, а грешникам – посрамление (Дан. 12, 2).  Однако ряд важ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выделяют ветхозаветную религию из прочих религий. Это учение о творении мира из «ничего»[[714]](#footnote-714), о сотвор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о грехопад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и др. Здесь остановимся на ее учении о Мессии и особом 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 Ожидание Мессии (греч.  – Помазанный; еврейское – *машиах* - означает «Помазанник») является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пунктом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душой всей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В отдельных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х книгах Мессия наделяется различными чертами: царя, первосвященника, пророк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текстах Он объединяет в Себе все эти служения (Иер. 33, 14–18, и др.) Н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что Он является Спасителем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евреев и неевреев, от греха, зла и страданий, Который принесет на землю правду и истину и устроит вечное Божие Царство всеобщей святости, любви и мира (Ис. 2; 53; Мих. 4 и др.).  Но невежды и неутвержденные,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воей погибели, превращают, как и прочие Писания (2 Пет. 3, 16), и это Откровение Божие о Христе. Иудейские священники, богословы и учители внушили своему народу чисто земное, вполне язы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толкование Мессии: Он будет еврейским царем, которому подчинятся все народы земли и для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ступит царство полного земного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715]](#footnote-715). Отсю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нятным, почему за учение о Своем Царстве не от мира сего (Ин. **18, 36**) был отвергнут пришедший Мессия Господь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и богооткровенна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прекратила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озник иудаизм, сохранивший во многом внешнюю, формальную сторону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но утративший ее существо.  2. Понимание бого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а также было глубоко искажено в еврейском народе, поскольку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 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а верностью Богу в вер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 был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олностью игнорировано и все сведено лишь к этническ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к плоти и крови. Отсюда убеждение в вечной неотъемлемости 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а,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евреев, их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над всеми друг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подобная идея не может не импонировать эгоистическому сознанию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тому она пустила глубокие корни в иудаизме.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в общекультурном, философском, науч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ка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и стоя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иже многих окружавших их народов (Египта, Вавилона, Греции, Индии), и избрани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было строг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важнейшим религиоз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если вы будете слушаться гласа Моего и соблюдать завет Мой, то будете Моим уделом из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бо Моя вся земля, а вы будете у Меня царством священников и народом святым (Исх. **19, 5–6**).  Об этой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также т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что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пророки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зывают этот народ к покаянию, обличая его: в жестоковыйности: посему знай, что не за праведность твою Господь, Бог твой, дает тебе овладеть сею доброю землею, ибо ты народ жестоковыйный (Втор. 9, 6); в развращенности и скором богоотступничестве: и сказал мне Господь: встань, пойди скорее отсюда, ибо развратился народ твой, который ты вывел из Египта; скоро уклонились они от пути, который Я заповедал им; они сделали себе литый истукан. И сказал мне Господь: вижу Я народ сей, вот он народ жестоковыйный; не удерживай Меня, и Я истреблю их, и изглажу имя их из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Втор. 9, 12–14); в упорстве и непослушании: Всякий день простирал Я руки Мои к народу непокорному, ходившему путем недобрым, по своим помышлениям (Ис. 65, 2); ср.: Евр. **3, 7–11** и т.д.  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 был избран в ветхозаветную эпоху по причинам, в Откровении прямо не названным, как не были указаны и причины избра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апостола Петра, отрекшегося от Христа, или Иуды Искариота, предавшего Его. Промысл Божий постоянно избирает те или иные народы и отдельные личности с учетом их свойств для исполн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И контекст Библии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сно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избрания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были е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ые этн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 сохранению Откровения о спасении мира через Христа-Господа и проповеди о Нем среди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зем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нованием Церкви явились Дева Мария, 12 и 70 апостолов, которые все были евреи. 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весь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й Закон имел тень будущих благ, а не самый образ вещей (Евр. **10, 1**), то и избрани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осило временный и пр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Это избрание окончилось, когда основная масса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свое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ошла по пути искания мамоны и земного мессии, отвергнув Того, Кто сказал: Царство Мое не от мира сего (Ин. 18, 36).  С пришествием Обетованного наступил конец Зако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ец закона – Христос, к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всякого верующего*».* Рим. **10, 4**), и уже не плотские дети суть дети Божии (Рим. **9, 8**). Как и у Осии говорит: не Мой народ назову Моим народом, и не возлюбленную – возлюбленною. И на том месте, где сказано им: вы не Мой народ, там названы будут сынами Бога живаго (Рим. 9, 25–26; Ос. 2, 23; 1, 10); ибо отныне только Христовы суть семя Авраамово (Гал. **3, 29**). С пришествием Христа уже «нет двух Израилей и двух богоизбра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Есть лишь один избранный народ – Церковь, являющаяся истинным Израилем, включающим в себя как евреев, так и неевреев»[[716]](#footnote-716).  У Креста произошл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Израиля на две части (см.: Лк. **2, 34):** *малое стадо* избранных, *остаток* (см.: Лк. 12, 32; Рим. 11, 2–5),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началом Церкви, и другая часть, ожесточившихся, к которой относятся слова пророка Исайи: Я звал, и вы не отвечали; говорил, и вы не слушали... И оставите имя ваше избранным Моим для проклятия; и убьет тебя Господь Бог, а рабов Своих назовет иным именем (Ис. 65, 12, 15). Это иное имя – Христиане (см.: Деян. 11, 26).  Об отнятии 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а у евреев, не принимающих Христ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и многократно сказано в Евангелии. Например, в притче о злых виноградарях: Потому сказываю вам, что отнимется от вас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и дано будет народу, приносящему плоды его (Мф. 21, 43). И без притчи: Говорю же вам, что многие придут с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и возлягут с Авраамом, Исааком и Иаковом в Царстве Небесном; а сыны царства извержены будут во тьму внешнюю: там будет плач и скрежет зубов (Мф. 8, 11–12).  На почве отвержения Христа и утраты избранничества возник иудаизм как антипод еврейской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Иудаизм ожидает и подготавливает пришествие своего христа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Откровению, антихриста), с иным, разумеется, учением.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Ветхого Завета, иудаиз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корее, уже идеологию, нежели религию.  Отсюда становятся понятными и слова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о том, что *весь Израиль спасется* (Рим. 11, 26). Здесь «весь» означает не всех вообще. Но лишь тех евреев, которые в конце истории – когда в Церковь *войдет полное [число] язычников* (Рим. 11, 25),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из 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больше не будет пополняться Тело Церкви, – примут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убедившись, что Он и есть истинный Мессия, и войдут в число избранных Божиих. Как писал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Исаия провозглашает об Израиле: хотя бы сыны Израилевы были числом, как песок морской, [только] остаток спасется (Рим. 9, 2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бетование, данное Аврааму (см.: Быт. 12, 3), исполнится в Церкви, ибо «Бог верен» (Рим. 3, 4). § 2.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религия была явлением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м среди до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языческого мира. Вера в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Творца и Промыслителя, в вечную жизнь 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в праведное загробное мздовоздаяние, бóльшая, нежели у окружающих народов, строгость жизненных установлений и мног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предписаний, моральная чистота культа, запрещ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жертвоприношений и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являлось,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еликим даром Божиим евре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 доброй закваской для окружающих племен и народов. Вера в грядущего Помазанника-Спасителя вселяла надежду перед лицом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х, кажется, тупиков жизни, заставляла евреев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Его встрече, помогала религиозно, духовно напрягать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жить.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дает и наиболее полную картину творения мир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истории грехопадения. Эти истины вошли в вероучение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Особую ценность имеют проро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на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Эти указания, многие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ражают точностью своих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 даю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каждого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кателя истины увидеть в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обещанного Богом Мессию и Господа.  Во многом же другом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и подчас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восполнено (Мф**. 5, 17**)[[717]](#footnote-717) Благовестием Христовым.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стины о Триедином Боге, 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и, о Мессии и Его Крестной Жертве и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о Царстве Небесном, которое пребывает не вне, а внутри человека, и является не идеалом земного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шаломом), а Духом Святым, данным нам (Рим. **5, 5**).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Ветхим Заветом, Христос – не иудейский царь над всей землей, н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форматор, не благоустроитель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претворяющий камни в хлебы (Мф. 4, 3–4) скоропреходящих плотских удовольствий, но Хлеб вечный, Путь, Истина и Жизнь (Ин. 14, 6) для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вечном бытии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Полным контрастом с Ветхим Заве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и Евангель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Если «Закон»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две правды, две различные морали: одна –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реди евреев, другая – для 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 всем другим народам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этом см. ниже), то евангельская праведность – едина и требует любви ко всем людям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Новый Завет дае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и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богоизбранности. Богоизбранным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т, кто рожден от плоти и крови иудейской, не тот Иудей, кто [таков] по наружности, и не то обрез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наружно, на плоти; но [тот] Иудей, кто внутренно [таков], и [то] обрез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в сердце, по духу, [а] не по букве (Рим. 2, 28–29). *Ибо во Христе Иисусе не имеет силы ни обрезание, ни необрезание, но вера, действующая любовью* (Гал. 5, 6). С пришествием Христов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избрание внешн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прекращает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ся религи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со всеми жертвам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ми и закона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ец закона – Христос* (Рим. 10, 4; см.: Мф. 5, 18). С Его явлением род избранный, царственное священство, народ святой, люди, взятые в удел… некогда не народ, а ныне народ Божий (1 Пет. 2, 9, 10) – это Церковь, это пребывающие в ней христиане,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нет уже Иудея, ни язычника; нет раба, ни свободного; нет мужеского пола, ни женского: ибо все… одно во Христе Иисусе. Если же... Христовы, то... семя Авраамово и по обетованию наследники (Гал. 3, 28–29).  Благовестие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идеть, насколько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м был и сам принцип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которая вся утверждалась на «рабско-наемн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на понимании заповедей Божиих как извне данных человеку, как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закона. Ветхий Завет, особенно Пятикнижи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был религией с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ой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ю. Показателем духовного уровн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являются обещания и угрозы Господни, данные Израилю, за исполнение или нарушение им полученного от Бога Закона. Эти обещания весьма красноречивы: Если ты... будешь слушать глас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твоего, тщ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ять все заповеди Его... то Господь Бог твой поставит тебя выше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земли; и придут на тебя все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си…. Благословен ты в городе... и на поле. Благословен плод чрева твоего… и плод овец твоих.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ы житницы твои и кладовые твои... Поразит перед тобою Господь врагов твоих... И даст тебе Господь изобилие во всех благах... Сделает тебя Господь главою, а не хвостом, и будешь только на высоте, а не будешь внизу… и не отступишь от всех слов, которые заповедую вам сегодня, ни направо ни налево, чтобы пойти вслед иных богов (Втор. 28, 1–14). Такой же характер имеют и угрозы: Если же не будешь слушать глас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твоего... Проклят ты [будешь] в городе и... на поле. Прокляты [будут] житницы твои*…* и т.д. (Втор. 28, 15–68; ср. Лев. 26).  Поражает во всех этих обещаниях, наградах и угрозах глубоко земной их характер, отсутствие каких-либо духовных целей, какого-либо учения о Царстве Божием. Нет мысли о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о духовных благах, о спасении. Высшее обещ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дается за верность Богу в Пятикнижии это: Почитай отца твоего и мать твою, чтобы продлились дни твои на земле, которую Господь, Бог твой, дает тебе (Исх. 20, 12). Это слабое звучание в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идеи вечного, неземного спасения, высш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идеала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говорит о ее духовном уровне. Что более всего одухотворяло ветхозаветную религию? Учение о грядущем Мессии и вера в Его вечное Царство. Однако понимание этого величайшего в Ветхом Завете Откровения, как и других истин, обуславливалось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состоянием принимающего их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удеев помышляли о земном царстве Израиля и земном «спасении». Даже апостолы спрашивали Его, говоря: не в сие ли время, Господи, восстановляешь Ты царство Израилю*?* (Деян. 1, 6.) Этот глубо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й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ой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иудей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но понимание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обращающего взор человека к граду грядущему (Евр. 13, 14), призывающего искать прежде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и правды Его (Мф. 6, 33).  Характер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заметно меняется в Псалтири и у пророков. Здесь звучит уже боль о грехе, покаяние, молитва о чистоте сердца (Пс. 50), воз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смирение (Пс. 33, 19; 146, 6; Ис. 57, 15).  Существенны отличия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о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и в нравоучении. Есл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воим соплеменникам, близким и пришельцам она требует соблюд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Не убивай. Не прелюбодействуй. Не кради*...* и т.д. (Втор. 5, 17–19)), т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она открывает путь к вседозволенности. Такие, например, предписания закона, как: введет тебя Господь, Бог твой, в ту землю, которую Он клялся отцам твоим, Аврааму, Исааку и Иакову, дать тебе с большими и хорошими городами, которых ты не строил, 11 и с домами, наполненными всяким добром, которых ты не наполнял, и с колодезями, высеченными [из камня], которых ты не высекал, с виноградниками и маслинами, которых ты не садил, и будешь есть и насыщаться (Втор. 6, 10–11); или: Не ешьте никакой мертвечины; иноземцу, который [случится] в жилищах твоих, отдай ее, он пусть ест ее, или продай ему (Втор. 14, 21), – и другие подобны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б уровн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морали. Те пов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вались евре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о время завоевания земли обетованной от имени Бога – одна из ярких ее иллюстраций.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мораль явилась предметом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Самого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Он решительно изменил сам принц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поставив во главу угла любовь ко всем –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веры и пола. Ибо, –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ь, –если праведность ваша не превзойдет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книжников и фарисеев, то вы не войдете в Царство Небесное. Вы слышали, что сказано древним: не убивай, кто же убьет, подлежит суду. А Я говорю вам, что всякий, гневающийся на брата своего напрасно, подлежит суду... Вы слышали, что сказано: око за око и зуб за зуб. 39 А Я говорю вам: не противься злому... Вы слышали, что сказано: люби ближнего твоего и ненавидь врага твоего. А Я говорю вам: любите врагов ваших, благословляйте проклинающих вас,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 ненавидящим вас и молитесь за обижающих вас и гонящих вас, да будете сынами Отца ваше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Ибо если вы будете любить любящих вас, какая вам награда? Не то же ли делают и мытари? И если в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е только братьев ваших, что особенного делаете? Не так же ли поступают и язычники? Итак будьте совершенны, как совершен Отец ваш Небесный (Мф. 5, 20–48).  Ввиду очевидного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го закона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делами закона не оправдается никакая плоть* (Гал. 2, 16), потому *оправдывающие себя законом, остались без Христа, отпали от благодати* (Гал. 5, 4).  Ветхий закон подавляет человек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внешних обрядовых предписаний, которыми долже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иудей. Это привело,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к фетишизации обрядового закона, «субботы». Христос осудил это, сказав ревностным блюстителям закона: *…суббота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а не человек для субботы* (Мк. 2, 27).  Оценка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дается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Евреям: Дух Святый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еще не открыт путь во святилище, доколе стоит прежняя скиния. Она есть образ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в которое приносятся дары и жертвы, не могущие сделать в сове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ым приносящего, и которые с яствами и питиями, и различными омовениями и обрядами, [относящимися] до плоти,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были только до времени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Евр. 9, 8–10). Закон, имея тень будущих благ, а не самый образ вещей...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совершенными приходящих (Евр. 10, 1). Ибо, если бы первый [завет] был без недостатка, то не было бы нужды искать места другому. Но [пророк], укоряя их, говорит: вот, наступают дни,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ь, когда Я заключу с домом Израиля и с домом Иуды новый завет… Говоря “новый”, показал ветхость первого; а ветшающее и стареющее близко к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Евр. 8, 7–8, 13).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Коринфянам Апостол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азывает даже служением смертоносным буквам, служением осуждения (2 Кор. 3, 7–9). И потому говорит об иудеях: Но умы их ослеплены: иб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крывало доныне остается неснятым при чтении Ветхого Завета,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о снимается Христом. Доныне, когда они читают Моисея, покрывало лежит на сердце их; но когда обращаются к Господу, тогда это покрывало снимается (2 Кор. 3,14-16).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о Боге отличается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ым *антропоморфизмом*; пониманием Его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милости, но не той любви, о которой известило Новозаветное Благовестие; как давшего Закон и установивш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с человеком на чисто *правов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постоянно *изменяющего*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человеку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его дел; как заботящего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лишь об *одном* еврейском народе.  Че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богооткровенной религии Ветхого Завета?  Во-первых, тем, что Ветхий Завет был лишь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м к пришествию Христа, носил пр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и врем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Евр. 7, 18–19, 22; 8, 5–8, 13; 9, 8–10), был лишь тенью будущих благ (Евр. 10, 1).  Во-вторых, его этнической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ю.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 обрядовы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едназначались не всем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но одному племени, избранному для исполн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дела, и потому давались, исходя из 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уровня,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т.д. Господь, когда отвечал на вопрос фарисеев,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ли разводиться мужу с женою*?* – объяснил, почему евреям был дан такой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й закон. Иисус сказал им в ответ: по жестокосердию вашему он *[Моисей]* написал вам сию заповедь (Мк. 10, 2, 5).  В те времен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щ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да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 самый образ вещей (Евр. 10, 1) – всем людям земли, и потому была дана лишь тень будущих благ и только одному народу с учетом его духовных и душевных сил.  В-третьих, ветхозаветная религия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 могла бы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поскольк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дано лишь самим явлением Бога во плоти (1 Тим. 3, 16) и спасения Им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ей Жертвой 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м.  Потому великий знаток Писания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говорил, что «*ветхозаветное... так отстоит от новозаветного, как земля от неба*»[[718]](#footnote-718). Глава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719]](#footnote-719) Вопрос о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для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скольку именно она,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определяет характер,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 саму разумность всей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ухов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маточным раствором, порождающим «кристаллы» всех тех идей, чувств, желаний, переживаний, настрое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ми он живет, всег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людям, природе, делам, вещам и т.д. Ибо дух творит себе формы. Правиль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несет в себе здоровую во все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жизнь,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очником того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к котором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тремится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и кажд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против, нарушение духовных законов неотвратимо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всего строя жизни на всех ее уровнях – личном, семейн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Понимание *духовност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о с другим не менее емким понятием – *святостью*. В разных религиях и культурах они имеют свой характер. Наибольший и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нтерес вызывает 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мысл. § 1. Основы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по творениям святителя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Существо любой религии заключено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сокровенной ее стороной. Вхождение в эту жизнь треб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ревности от человека, но и знания закон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Ревность не по разуму,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плохой помощник. Туманные, расплывчат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б этой главной стороне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водят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особенно подвизающегося, как правило, к печаль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 – к бесплодным трудам, но чаще – к самомнению и духовным,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и психическим расстройствам. Сама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ая ошибка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 это подмена ее духовной стороны (исполнение заповедей Евангелия, покаяние, борьба со страстями, любовь к ближним) внешней – исполнением церковных установлений и обрядов. Та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елиги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дел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нешне праведным, а внутри гордым фарисеем, лицемером, отвергнутым Богом - «святым сатаной». Потому стол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нание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и.  Неоценимую помощь в этом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 опыт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видящий душу человека. Но та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даже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были,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Отцов, большой редкостью. Тем труднее их найт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вятые Отцы предвидели этот голод слова Божия (при избытке книг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времена и предуказали искренне ищущим спасительное средство в их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 «*жительств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отеческих писаний с советом преуспевш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братий*».  Приведенные слова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одному из авторитетнейших рус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и писателей XIX в. святителю Игнатию Брянчанинову (**1807–1867**), творения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ютс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е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дно из таких *отеческих писаний*, имеющих однако особую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ценность. Эта ценность обусловлена тем, что они:  написаны на основе тща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х творений и испытаны в горниле личного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дают ясн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всех важнейших вопрос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пасностей,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на ее пути;  излагают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й опыт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применительно к психологии и силам человека ближайшей к нам по времени и по степени обмiрщенности эпохи (XIX в.).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им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его учения по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Правильная мысль «Обыкновенно люди считают мысль чем-то маловажным, потому они очень мало разборчивы при принятии мысли. Но от принятых правильных мыслей рождается все доброе, от принятых ложных мыслей рождается все злое. Мысль подобна рулю корабельному: от небольшого руля, от этой ничтожной доски, влачащейся за кораблем, зависит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участь всей огромной машины» (**IV, 509**)[[720]](#footnote-720), – так писал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т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акое имеют наши мысли, взгляды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знания в целом для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авильная догматическая вера и евангельская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но также знание и неукоснительное соблюдение духовных законов определяют успех слож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реального перерождения страстного, «плотского» (Рим. 8, 5), *ветх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ф. 4, 22) в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ф. **4, 24**).  Однако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столь простым, как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духовных путей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человеку,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ой из иллюстраций сложности д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Потому возникает задача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важности: найти наи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признаки и свойства истинной духов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зволили бы отличить ее от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видов лжедуховности, мистицизма, прелести. Об этом, как кажется, хотя 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говорит двухтысячелетний опыт Церкви в лице своих святых, но 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выросшим в условиях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бездухов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стречает немал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Вот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о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вятыми отцами всегда давалис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ровнем тех, кому они предназначались. «Просто так», «для науки» отцы не писали. Многие их советы, обращенные к подвижникам высокой созерцательной жизни и даже к т.н. *новоначальным*, оказываю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духовным сил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Также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неоднозначность, иногда даж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ь этих советов,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различием духовного уровня спрашивающих, способны дез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 неопы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збежать этих опасностей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не зная хотя бы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 без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равиль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немыслим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этого, 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еразрешимого тупика и вы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значимость духов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тех Отцов,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ближайших к нам по времени,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ложили»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й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й опыт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а язык, доступный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мало знакомому с этой жизнью, не имеющему,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и должн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ни должных сил.  Творения святителя **Игнатия** и являются как раз одним из лучших таких «переложений», дающих безукоризненно верный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учения велики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науки из наук – аскетики. Что значит вера во Христа Вот как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пишет об этом: «*Начало обращения ко Христу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знании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своего падения; от та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себя человек признает нужду в Искупителе и приступает ко Христу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мирения, веры и покаяния*» (IV, 277). «*Не сознающий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своего падения, своей погибели не 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Христа, не может уверовать во Христ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К чему Христос для того, кто сам и разумен, и добродетелен, кт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собою, кто признает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всех наград земных и небесных*?» (IV, 378.)  В приведенных словах невольно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мысль о том, что *сознание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и* проистекающее из него *покаяние являются первым условием принятия Христа*. Святитель как бы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не вера в то, что Христос пришел, пострадал и воскрес является «началом обращения ко Христу», ибо *и бесы веруют и трепещут* (Иак. **2, 19**), а познание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своего падения» рождает истинную веру в Него.  Эта мысль Святителя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первое и основ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толь часто ускользающее от внимания верующих и показывающе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ую глубину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ее понимания.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является совсем не тот, кто верит по традиции или кто убедился в бытии Бога какими-т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и, конечно же, совсем не тот, кто ходит в храм и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выше «всех этих грешников, безбожников и нехристиан». Нет, христианин тот, кто видит свою духовную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нечистоту, свою греховность, видит себя погибающим, страдает об этом, и потому внутренне способен к принятию Спасителя,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й вере во Христа. Потому, например, св. Иустин Мученик писал: «*Он есть Слово, Коему причастен весь ро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Те, которые жили согласно с Словом, суть христиане, хотя бы считались за безбожников: таковы между эллинами Сократ и Гераклит и им подобны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те, прежде бывшие, которые жили противно Слову, были бесчестными, враждебными Христу… а те, которые жили и ныне живут согласно с Ним, суть христиане*»[[721]](#footnote-721). Потому так легко принимал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многие языческие народы.  Напротив, видящий себя праведным, разумным, видящий свои добрые дел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м, кем бы он ни был в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иерарх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Церкви. В качестве аргумента свт. Игнатий приводит красноречивый факт из истории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Спасителя, Который со слезами раскаяния был принят простыми, сознающими свои грехи евреями, но с ненавистью был отвергнут и осужден на жуткую казнь «ум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й», респектабельной иудейской элитой: архиереями, фарисеями (ревностными исполнителями церковных обычаев, Устава и т.д.), книжниками (богословами).  *Не здоровые имеют нужду во враче, но больные* (Мф. **9, 12**), –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ь. На путь исцеления и спас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лишь те, которые увидят болезнь своей души, ее неисцельно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и потому оказываются способными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острадавшему за них истинному Врачу – Христу. Вне эт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менуемого у отцов также познанием себя, невозможна нормаль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На познании и сознании немощи зиждется все здание спасения», – пишет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I, 532). Он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иводит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 прп. Петра Дамаскина: «Начал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души и признак ее здрав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когда ум начнет зреть свои согрешения, подобные множеством своим морскому песку» (II, 410).  Потому вновь и вновь, восклицая, повторяет Святитель: «Смирение и рождающееся из него покаяние –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условие, при котором приемлется Христос! Смирение и покаяние –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цена, которою покупается познание Христа! Смирение и покаяние –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з которого можно приступить ко Христу, усвоиться Ему! Смирение и покаяние –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ертва, которой взыскует и которую приемлет Бог от падш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с. **50, 18–19**). Зараженных гордостным, ошибочным мнением о себе, признающих покаяние излишним для себя, исключающих себя из числа грешников, отвергает Господь.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христианами» (IV, 182–183). Познай самого себя К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ом это спасительное познание себя, своей *ветхости*, открывающее ему всю бесконечн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Жертвы Христовой? Вот что отвеча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Я не вижу греха мо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ще работаю греху. Не может увидеть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наслаждающийся грехом, дозволяющий себе вкушение его – хотя бы одними помышлениями и сочувствием сердца. Тот только может увидеть грех свой, кто решительным произволением отрекся от всякой дружбы с грехом, кто встал на доброй страже во вратах дома своего с обнаженным мечом – глаголом Божиим, кто отражает, посекает этим мечом грех, в каком бы виде он ни приближался к нему. Кто совершит великое дело – установит вражду с грехом, насильно отторгнув от него ум, сердце и тело, тому дарует Бог великий дар: зрение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II, 122).  В другом месте он дает тако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 «Кто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осуждения ближних, помысл тог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ачинает видеть грехи и немощи свои, которых не видел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занимался осуждением ближних» (V, 351). Основную свою мысль об условии самопознания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выражает следующим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рп. Симеона Нового Богослова: «Тщательное исполнение заповедей Христовых науч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немощи» (IV, 9), то есть открывает ему подлинную и печальную картину того, ч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и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его душе.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видение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или познание себя, своего *ветх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вт. Игнатий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казал его логику: только видящий себя погибающим нуждается в Спасителе; напротив, «здоровым» (Мф. 9, 12) Христос не нужен. Поэтому для хотящего верить во Христ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 это ви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задачей подвига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главным критерием его истинности. Добрые дела Напротив, подвиг и любы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не приводящие к такому результату,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лжеподвигом, и жизнь обессмысливается.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 обращаясь к Тимофею: Если же кто и подвизается, не увенчивается, если незаконно будет подвизаться (2 Тим. **2, 5**).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говорит об этом еще боле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Воздаяние бывает н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не труду ради нее, но рождающемуся от них смирению. Если же оно утрачено, то первые будут напрасны*»[[722]](#footnote-722).  Последне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открывает собой еще одну важную страницу в понимани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ее законов: н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подвиги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приносят человеку благо Царствия Божия, которое внутрь нас есть (Лк. 17, 21), 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от них смирение. Если же смирение не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 бесплодны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 все подвиги, вс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Но научает человека смирению только труд исполнения заповедей Христовых. Так выясняется одна из сложных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 веры и *добрых дел* в вопросе спасения.  Свт. **Игнатий** уделя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О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его в двух аспектах: во-первых, в плане поним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Жертвы Христовой и, во-вторых,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 Выводы его, исходящие из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необычны для школь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Он пишет: «Когда бы добрые дела по чувствам сердечным доставляли спасение, то пришествие Христово было бы излишним» (I, 513). «Несчастен тот, кт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собственно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ю правдою: ему не нужен Христос» (**IV, 24**). «Таково свойство всех телесных подвигов и добрых видимых дел. Если мы, совершая их, думаем приносить Богу жертву, а не уплачивать наш необъятный долг, то добрые дела и подвиги соделываются в нас родителями душепагубной гордости» (IV, 20).  Свт. **Игнатий** даже так пишет: «Делатель правд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исполнен самомнения, высокоумия,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я... ненавистью и мщением платит тем, которые осмелились бы отворить уста для самого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го и благонамеренно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его правде; признает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и предостойным наград земных и небесных» (V, 47). Отсю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нятным призыв Святителя: «Не ищ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в добродетеля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тут нет его; оно таинствен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Кресте Христовом» (IV, 477–478).  Эта мысль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му убеждению, что т.н. *добрые дела* всегда являются добрыми и содействуют спасению,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побуждений, с которыми совершает их человек.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правда и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ветхого* и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допол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а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ают*. И причина этог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чевидна. Добрые дела являются не *целью*, а *средством* исполнения величайшей заповеди о любви. Но они могут совершаться и по расчету, лицемерно, и по тщеславию и гордыне.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видит нуждающихся, а золотит купола храмов, или строит церковь там, где в ней нет ник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то ясно, что он не Богу служит, а своему самолюбию). Дела, совершаемые не по причине исполнения заповеди, ослепляют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ей значимостью, превозносят его, делают великим в своих глазах, растят его Я и тем удаляют его отХриста. Исполнение же заповеди о любви к ближнему, напротив,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его страсти: человекоугодие, самомнение, лицемерие и прочее, открывает ему, что ни одного доброго дела он не может совершить без греха. Это смиряет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иводит к Христу. Прп. Иоанн Пророк говорил: «Истинный труд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з смирения, ибо сам по себе труд суетен и не вменяется ни во что»[[723]](#footnote-723).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подвиги могут быть и крайне вредными, если они не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познании скрытого в душе греха и не приводят к еще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му его видению. «Надо, – наставляет поэтому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 сперва усмотреть свой грех, потом омыть его покаянием и стяжать чистоту сердца, без которой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овершить ни од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чисто, вполне» (IV, 490).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Святитель приводит оценку подвижниками своих подвигов и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Подвижник, – пишет он, – только что начнет исполнять их, как и увидит, что исполняет их весьм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нечисто... Усил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яснее и яснее открывает ему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 его добрых дел, множество его уклонений и побуждений, несчаст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его падшего естества... Исполнение им заповедей он признает искажением и осквернением их» (I, 308–309). Поэтому святые, – продолжает он, – «омывали свои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как бы грехи, потоками слез» (II, 403). 5. Опасно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е бесстрастие Обратимся еще к одному важному закону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н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родстве между собой как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так и пороков», или иначе – в строг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и, как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так и действия страстей. Свт. **Игнатий** говорит: «*По причине этого сродства, – пишет он, – произвольное подчинение одному благому помыслу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подчинение другому благому помыслу; стяжание од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вводит в душу другую добродетель, сродную и неразлучную с первой. Напротив того, произвольное подчинение одному греховному помыслу влечет невольное подчинение другому; стяжание одной греховной страсти влечет в душу другую страсть, ей сродную; произвольное совершение одного греха влечет к невольному впадению в другой грех, рождаемый первым. Злоба, сказали отцы, не терпит пребывать бессупружною в сердце*» (V, 351).  Серьезн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Как часто христиане, не зная этого закона, небрежн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мелким» грехам, *произвольно*, то есть без насилия страсти, согрешая в них. А потом в недоумении со страданием и отчаянием, уже как рабы, *невольно* впадают в тяжкие согрешения, ведущие к тяжелым скорбям и трагедиям в жизни.  О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трогое соблюдение закон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риводимые святителем **Игнатием** следующие слова опытнейшего наставника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прп.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Премудрый Господь благоволил, чтобы мы снедали в поте лица хлеб духовный. Установил Он это не от злобы, но чтобы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несварения, и мы не умерли. Кажд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есть мать следующей за ней. Если оставишь мать, рождающую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устремишься к взысканию дщерей, прежде стяжания матери, то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эт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ехиднами для души. Если не отвергнешь их от себя, скоро умрешь*» (Слово 72), (II, 57–58).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строг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Опасно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е бесстрастие! Опасно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учение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Божественною благодатию! Дары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могут погубить подвижника, не наученного немощи своей*» (I, 532).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 Для духовно неопытного сама мысль о том, что какая-то добродетель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й, тем более, смертельной для души, «ехидной», покажется странной, едва ли не кощунственной. Но именно такова реальность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таков один из ее строгих законов, открытый великим опытом святых. В пятом томе сво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который Святитель назвал «Принош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монашеству», в главе десятой – «Об осторожности при чтении отеческих книг о монашеской жизни», он прямо пишет: «*Падший ангел старается обмануть и вовлечь в погибель иноков, предлагая им не только грех в разных видах его, но и предлагая несвойственные им возвышеннейши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V, 54). Правильная молитва Указанные мысли имеют прям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пониманию важнейше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делания – молитвы. Свт. **Игнатий**, говоря согласно со всеми святыми, что «молитва есть мать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и дверь ко всем духовным дарам» (**2, 228**),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условия, при соблюдении которых тольк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таковой. Нарушение их,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елает молитву 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 бесплодной, н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 средством глубокого падения подвижника.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условий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ы. Кто не прощает других, тот не будет прощен. «Кто молится устами, а о душе небрежет и сердца не хранит, такой человек молится воздуху, а не Богу, и всуе труди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г внимает уму и усердию, а не многоречию», – говорит очень почитаемый святителем Игнатием русский подвижник священноинок Дорофей (2, 266).  Но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Святитель уделяет условиям совершения молитвы Иисусовой. В силу больш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ее для кажд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сделаем краткую выписку из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й статьи святителя Игнатия «О молитве Иисусовой. Беседа старца с учеником».  «*В упражнении молитвой Иисусовой есть свое начало, своя постепенность, свой конец бесконечный.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чинать упражнение с начала, а не с середины и не с конца...*  *Начинают с середины те новоначальные, которые, прочитав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данное отцами-безмолвниками... необдуманно принимают это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чинают с середины те, которые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го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усиливаются взойти умом в сердечный храм и оттуда воссылать молитву. С конца начинают те, которые ищут немедленно раскрыть в себе благодатную сладость молитвы и прочие благода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ее.*  *Должно начинать с начала, то есть совершать молитву со вниманием и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м, с целью покаяния, заботясь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о том, чтобы эти три качества постоянно с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и молитве... Особенное попечение, попечение самое тщательно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инято о благоустроени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сообразно учению Евангелия...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н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иведенной в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евангельскими заповедям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здвигнут... невещественный храм богоугодной молитвы. Тщетен труд зиждущего на песке: н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легкой, колеблющейся*» (I, 225–226).  Из этой цитаты видно, насколько внимательным и благоговейно осторожным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тношение к молитве Иисусовой. Она должна совершаться не как-нибудь, а *правильно*.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упражнение в ней не только перестает быть молитвой, но и может погубить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В одном из писем свт. **Игнатий** говорит, каким должен быть настрой души при молитве: *Сегодня я прочитал то изречение Великого Сисоя, которое мне всегда особенно нравилось, всегда было мне особенно по сердцу. Некоторый инок сказал ему: “Я нахожусь в непрестанном памятовании Бога”.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исой отвечал ему: “Это не велико; велико будет то, когда ты сочтешь себя хуже всей твари”. Высокое занятие, –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вятитель, – непрестанное памятование Бога! Но эта высота очень опасная, когда лествица к ней не основана на прочном камне смирения* (IV, 497).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признак непрестанности и самодей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совершении Иисусовой молитвы отнюдь н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знаком ее благодатности,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тех плодов, которые всегда указывали на ее благодатность». «Духовная борьба,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и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СМИРЕНИЯ... подменяется у некоторых иной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й) целью: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м непрестанной и самодвижной Иисусовой молитвы, котора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а лишь *одним* из средств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724]](#footnote-724)). Прелесть[[725]](#footnote-725)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Святителя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еще один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а смертельную опасность, грозящую подвижнику неопытному, не имеющему ни истинного наставника, ни правильных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знаний, – 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падения в *прелесть*. Термин этот,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й отцами, замечателен тем, что точно вскрывает само существо назван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болезни: лесть себе, самообман,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мнение о своем достоинстве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гордость.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называя главный источник этой тяжелой болезни – гордость, приводит следующие слова прп. Григория Синаита (XIV в.): «*Прелесть, говорят, в двух видах является, или, лучше, находит... – в виде мечтаний и воздействий, хотя в одной гордости имеет начало свое и причину... Первый образ прелести – от мечтаний. Второй образ прелести... начало свое имеет... в сладострастии, рождающемся о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похотения. В с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ельщенный берется пророчествовать, дает ложны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Бес непотребства, омрачив ум их сладострастным огнем, сводит их с ума, мечтатель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я им некоторых святых, давая слышать слова их и видеть лица*»[[726]](#footnote-726).  Каково же главное лекарство от этой болезни? «*Как гордость есть вообще причина прелести, так смирение... служит верным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м и предохранением от прелести... Да будет наша молитва проникнута чувством покаяния, да соединится она с плачем, и прелесть никогда не воздействует на нас*» (I, 228).  Еще об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причин впадения в прелесть свт. **Игнатий** пишет так: «*Не без основания относят к состоянию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я и прелести душев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тех иноков, которые, отвергнув упражнение молитвою Иисусовою и вообще умное делани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ются одним внешним молением, то есть неопуститель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в церковных службах и неопустительным исполнением келейного правила, состоящег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из псалмопения и молитвословия устных и гласных...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избежать “мнения”... Устное и гласное моление тогда плодоносно, когда оно сопряжено со вниманием, чт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очень ред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ниманию научаем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при упражнении молитвою Иисусовою*» (I, 257–258).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это замечание относи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к инокам, но и ко всем христианам. Поэтому свт. **Игнатий**, говоря о прелести, напоминает: «*Мнящий о себе, что он бесстрастен, никогда не очистится от страстей; мнящий о себе, что он исполнен благодати,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лучит благодати; мнящий о себе, что он свят,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стигнет святости. Просто сказать: приписывающий себе духовные делания,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благодатные дары, льстящий себе и потешающий себя мнением, заграждает этим мнением вход в себя и духовным деланиям,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 добродетелям, 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благодати, – открывает широко вход греховной заразе и демонам. Уже нет никак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 духовному преуспеянию у зараженных мнением*» (I, 243).  «*Все святые признавали себя недостойными Бога: этим они явили св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остоящее в смирении. Все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ные считали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и Бога: этим явили объявшую их души гордость и бесовскую прелесть. Иные из них приняли бесов, представших им в виде ангелов, и последовали им... Иные возбуждали св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разгорячали кровь, производили в себе движения нервные, принимали это за благодатное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и впали в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омрачение, причислились по духу своему к духам отверженным*» (II, 126). Наставник Оказаться в таком бед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мож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любой верующий, каждый подвизающийся, если будет жить по своему разумению, без истин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наставника, без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ми писаниями.  Но если понимание Отцов – задача не всегда простая, то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более трудным дл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етение истинного наставника. Ошибка же в его выбор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роковой для верующего.  Важнейшее, о чем говорят Отцы, это:  1) об оскудени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времена духонос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видящих души людей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огодухновен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нет у нас!» (1, 274)).  2)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большой осторожности в выбор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и огромной опасности принять бездуховного «старца» за духовника;  Приведем мысли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п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ам.  3) о правиль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духовнику: жизни по послушанию или по совету;  *1) )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духонос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Уже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в Х веке говорит, что трудно найт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бесстрастного и святого, «*что во дни сии много явилось прелестников и лжеучителей*»[[727]](#footnote-727). Прп. Нил **Сорский** (1423–1508)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и к книге: «**Предание учеником своим**» пишет: «*И се убо реша святые отцы: яко и тогда едва обреташеся учитель непрелестен таковым вещем; ныне же, до зела оскудевшим, подобает искати люботрудне*»[[728]](#footnote-728).  Святой 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XIV в.] «*решился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его время вовсе нет благодатных мужей, так сделались они редки... Тем более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делателю молитв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блюдать величайшую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Богодухновен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нет у нас*!» (I, 274).  «*Отцы, отдаленные от времен Христовых тысячелетием, повторяя совет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уже жалуются на редкость богодухновен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на появившееся множество лжеучителей и предлагают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и отеческие писания. Отцы, близкие к нашему времени, называют богодухновенны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достоянием древности и уже решительно завещают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вященное и святое Писание, проверяемый по этим Писаниям, принимаемый с величайшей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ю совет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братий*» (I, 563).  «*Ныне, по причине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оскудения духонос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подвижник молитвы вынужден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Священным Писанием и писаниями Отцов*» (прп. Нил Сорский) (I, 229).  *2)* о том, как выбрать духовника;  Приведем мысли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п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ам.  Прп. Иоанн Кассиан Римлянин (V в.): «*Полезно от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помыслы отцам, но не каким попало, а старцам духовным, имеющим рассуждение, старцам не по телесному возрасту и сединам. Многие, увлекшись наружным видом старости и высказав свои помышления, вместо врачевства получили вред*» (I, 491).  Прп. Иоанн Лествичник (VI в.): «*Когда мы... желаем... вверить спасение наше иному, то еще прежде вступления нашего на сей путь, если мы имеем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проницательности и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должн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испытывать 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искусить сего кормчего, чтобы не попасть нам вместо кормчего на простого гребца, вместо врача на больного, вместо бесстрастного на человека обладаемого страстями, вместо пристани в пучину,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найти готовой погибели*» (**Лествица**. Сл. 4, гл. 6).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Х в.): «*Молитвами и слезами умоли Бога послать тебе бесстрастного и свят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Также и сам исследуй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Пис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чтобы, сравнивая с ними то, чему учит тебя учитель и предстоятель, ты смог видеть это, как в зеркале, и сопоставлять, и согласное с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и Писаниями принимать внутрь и удерживать в мысли, а ложное и чуждое выявлять и отбрасывать, чтобы не прельститься. Ибо знай, что много в эти дни стало прельстителей и лжеучителей*»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Т. 5, гл. 33).  «*Святой Макарий Великий (IV–V в.) говорил, чт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души, соделавшиеся причастникам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благодат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о недостатку деятельной опытности, пребывающие как бы в детств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чень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ом ... которое требуется истинным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м» (I, 284). «В монастырях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о таких старцах изречение: “свят, но не искусен”, 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в советовании с ними... чтобы не вверяться поспешно и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о наставлениям таких старцев*» (I, 285).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говорит даже, что такой старец «*недостоин называться святым*» (I, 286).  Св.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При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их [духовников] должно употреблять великую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сть и строг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чтобы вместо пользы не нанести вред, вместо созидания разорение»[[729]](#footnote-729).  *3)* о правиль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духовнику: жизни по послушанию или по совету;  «*Всякий 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 должен приводить души к Нему [Христу], а не к себе... Наставник пусть, подобно великому и смиренному Крестителю, стоит в стороне, признает себя за ничто, радуется своему умалению пред учениками, которое служит признаком их духовного преуспеяния... Охранитесь от пристрастия к наставникам. Многие не остереглись и впали вместе с наставниками в сеть диаволу... Пристрастие делает люби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умиром: от приносимых этому кумиру жертв с гневом отвращается Бог... И теряется напрасно жизнь, погибают добрые дела. И ты, наставник, охранись от начинания греховного! Не замени для души, к тебе прибегшей, собою Бога. Последуй примеру святого Предтечи*» (IV, 519).  ***О послушании.***  «*Те старц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имают на себя роль [старца]... (употребим это неприятное слово)… в сущности,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душепагубное актерство и печальнейшая комедия. Старц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имают на себя роль древних святых Старцев, не имея их духов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да ведают, что самое их намерение, самые мысли и понятия их о великом иноческом делании – послушании, суть ложные, что самый их образ мыслей, их разум, их знание суть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е и бесовская прелесть*…» (5, 72)  «*Возразят: вера послушника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 старца. Неправда: вера в истину спасает, вера в ложь и в бесовскую прелесть губит, по учению Апостола*» (2 Сол. 2, 10–12) (5, 73).  «*Если ж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начнет искать послушания себе, а не Богу, – не достоин он быть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 ближнего! – Он не слуга Божий! – Слуга диавола, его орудие, есть сеть! Не делайтесь рабами человеков* (1 Кор. 7, 23), – завещает Апостол»[[730]](#footnote-730).  «*Тщеславие и самомнение любят учить и наставлять. Они не заботятся о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своего совета! Они не помышляют, что могут нанести ближнему неисцельную язву нелепым сове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нимается неопытным новоначальным с безотчетливой доверчивостью, с плотским и кровяным разгорячением! Им нужен успех, какого бы ни был качества этот успех, какое бы ни было его начало! Им нуж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на но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 подчинить его себе! Им нужна похвала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Им нужно прослыть святыми, разумными, прозорливыми старцами, учителями! Им нужно напитать свое ненасытное тщеславие, свою гордыню*!» (**О жительстве по совету**. – V, 77).  Поэт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злучение со «слепым» духовником, по заповеди Спасителя: *…оставьте их: они - слепые вожди слепых; а если слепой ведет слепого, то оба упадут в яму* (Мф. 15, 14).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Пимен Великий (V в.) повелел немедленно разлучаться со старцем, совместное жительство с которы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евредным*» (V, 74).  ***О жизни по совету.***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Нил* ***Сорский*** *(XV в.) никогда не давал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или совета прямо от себя, но предлагал вопрошающим или учение Писания, или учение отцов. Когда же... он не находил в памяти освящ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о каком-либо предмете, то оставлял ответ или исполнение до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находил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в Писании. Этот метод очевиден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священномученика Петра Дамаскина, прп. Григория Синаита, святых* ***Ксанфопулов*** *и других отцов, особенно позднейших. Его держались … иеросхимонахи Оптиной пустыни Леонид и Макарий... Никогда не давали они советов от себя... Это давало советам их силу*» (I, 489).  «*По учению отцов, жительство ...*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приличествующее нашему времени, есть жительств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отеческих писаний с советом преуспевш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братий; этот совет опять должно проверять по писанию отцов*» (I, 563).  «*Скром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советника к наставляемому – совсем иное, нежели старца к безусловному послушнику... Совет не заключает в себе условия непременно исполнять его: он может быть исполнен и не исполнен*» (V, 80).  «*Никак не будь послушен на зло, если бы и случилось тебе потерпеть за нечеловекоугодие и твердость твои некоторую скорбь. Советуйся с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ыми и разумными отцами и братиями; но усваивай себе советы их с крайней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ю и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е увлекайся советом п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у действию его на тебя*!» (О жительстве по совету. – V, 77).  Свт.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Так вот какой ныне лучший, благонадежнейший способ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ния, ил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в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ь в преданности в волю Божию п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 и отеческим Писаниям с совета и вопрошения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ых»[[731]](#footnote-731).  Таков голос Священного Предания Церкви об одном из самых болезнен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Католицизм Глубоко ошибочно было бы думать, что прелесть – явление, возникающее на почве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 «О прелести»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прямо пишет: «*Прелесть есть состояние всех человеков,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ное падением праотцев наших. Все мы в прелести. Знание этого есть величайшее предохранение от прелести. Величайшая прелесть – признавать себя свободным от прелести. Все мы обмануты, все обольщены, все находимся в лож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уждаемся в освобождении истиною. Истина есть Господь наш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I, 230).  Очень насущны дл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уждения святителя Игнатия о западных,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подвижниках. В полном согласии с прочими святым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н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л: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Западной церкви, провозглашаемых ею за величайших святых – по отпадении ее от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и по отступлени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от нее – молились и достигали видений, разумеется, ложных, упомянутым мною способом… В та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аходился Игнатий Лойола, учредитель иезуитского ордена. У него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было так разгорячено и изощрено, что как сам он утверждал, ему стоило только захотеть и употребить нек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как являлись перед его взорами, по его желанию, ад или рай...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истинным святым Божиим видения дарую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по благоволению Божию и действием Божиим, а не по воле человека и не по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усилию, – даруются неожиданно, весьма редко... Усиленный подвиг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прелести 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тоит рядом с глубоким развратом. Разврат служит оценкою того пламени, которым разожжены прельщенные*» (I, 244).  Святитель указывает и на другие скрытые от внешнего взора причины прелестных состояний западн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Так, он пишет: «*Кровь и нервы приводятся в движение многи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и гневом, и сребролюбием, и сластолюбием, и тщеславием.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азгорячают кровь в подвижниках, незаконно подвизающихся, соделывают их исступленными фанатиками. Тщеславие стремится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к духовным состояниям, к которым человек еще не способен по нечистоте своей; за недостижением истины – сочиняет себе мечты. А сладострастие, присоединяя свое действие к действию тщеслав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 в сердце обольстительные ложные утешения,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и упоения.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есть состояние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я. Все незаконно подвизающиеся находятся в эт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О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в них больше или меньше, смотря по тому, сколько они усиливают свои подвиги. Из эт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написано западными писателями множество книг*» (IV, 499).  Интерес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изучавший католическую аске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не по переводам, а в латинских подлинниках) указывает и конкретные временные координаты отступления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аскетов от единого опыта святых единой Вселенской Церкви. Он пишет: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Венедикт [† 544], святой папа Григорий Двоеслов [† 604] еще согласны с аскетическими наставниками Востока; но уже Бернард Клервосский (XII в.)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них резкою чертою; позднейшие уклонились еще более. Они тотчас влекутся и влекут читателей своих к высотам, недоступным для но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заносятся и заносят. Разгоряченная...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заменяет у них все духовное, о котором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понятия. Эта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знана ими благодатию*» (IV, 498)[[732]](#footnote-732). Истина одна Прелесть, как видим, возникает у тех, которые живут не по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м началам, а по своим мыслям, желаниям и пониманию и ищут у Бога не спасения от греха, а благодатных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откровений, даров. Их обычно и «получает» в изобилии горе-подвижник в своем разгоряченном воображении и действием темных сил. Прелесть поэтому – не один из возможных и тем более равноц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духовности, не особый, *свой* путь к Богу (как называют католическую мистику ее апологеты), но тяжелая болезнь, не поняв которой и не оценив должным образом, подвижник разлагается изнутри.  И эта страшная болезнь угрожает гибелью не только отдельным лицам, но и самому, как види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Отход какой-т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общины или Поместной Церкви от принцип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ткрытых и освященных великим опытом Церкви, неминуемо ведет ее к потере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инной святости и прославлению откровенных ее искажений. К таким же гибель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приводит и каждого отдельного верующего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от «*царского пут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проложенного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ми стопами святых.  Особенно часто прорывы к «высотам» наблюдаются у новообращенных и юн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не познавших еще своего *ветх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освободившихся от страстей и уже ищущих состоя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ново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Недаром у отцов есть выражение: «Если увидишь юношу, по своей воле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на небо, удержи его за ногу и сбрось оттуда, ибо ему это полезно»[[733]](#footnote-733). Причина подобных ошибок очевидна: незнание законо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езнание себя.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приводит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 святого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Если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отцов напис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чистота души, что есть здравие ее, что бесстрастие, что видение, то написали н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мы искали их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и с ожиданием. Сказано в Писании: “Не приидет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с соблюдением” (Лк. **17, 20**). Те, в которых живет ожидание, стяжали гордыню и падение. Искание с ожиданием высоких Божиих даров отвергнуто Церковью Божией. Это – не признак любви к Богу; это – недуг души».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заключает эту мысль такими словами: «Святые отцы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особенно пустынножители, когда достигали высоты духовных упражнений, тогда все эти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ливались в них в одно покаяние. Покаяние обнимало всю жизнь их, вс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х: оно было последствием зрения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II, 125–126).  В этом видении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рождающего истинное смирение и *покаяние нераскаянно*, то есть твердое, неизменное, (2 Кор. 7, 10)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надежная, непоколебимая основа правиль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тупени жизни Если ветхая (Еф.4, 22) природа наследовалась потомками Адама в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то рождение от Второго Адама (1 Кор. 15, *45,*47) и приобщение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происходит через сознательно-волевой процесс личн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имеющий дв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различные ступени.  *Первая*, когда уверовавший духовно рождается в Таинстве Крещения, получая семя (Мф. 13, 3–23) Нового Адама и тем самым становясь членом Его Тела – Церкви.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говорит: «…*уверовавший в Сына Божия... кается... в прежних грехах своих и очищается от них в Таинстве Крещения. Тогда Бог Слово входит в крещенного, как в утробу Приснодевы, и пребывает в нем как семя*»[[734]](#footnote-734). Но Крещением человек не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из «ветх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ф.4, 22) в «нового» (Еф. 4, 24). Очищаясь от всех грехов своих и уподобляясь тем первозданному Адаму, верующий в Крещени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трастность, тленность и смертность*[[735]](#footnote-735) согрешивших прародителей, в нем остается унаследованное от родителей и предков духовное расстройство души (родовой грех), удобопреклонность ко греху.  Поэтому та святость, к которой человек призван, *механически*[[736]](#footnote-736) Таинством Крещения не дается. Этим Таинством полагается лишь ее начало, а не свершение, человеку дается лишь семя, но не само древо, приносящее плоды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Второй ступенью* является та правильная (праве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ой верующий возрастает в мужа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в меру пол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Христова (Еф. 4, 13)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пособным к принятию особого освящения Духом Святым. Ибо семя Крещения у христиан лукавых и ленивых (Мф. 25, 26) так и остается не проросшим и потому бесплодным (Ин. 12, 24), но попадая на добрую землю, дает всходы и приноси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плод. Этот плод (а не семя) и означает искомое приобщение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 святость. Притча о закваске, которую женщина, взяв, положила в три меры муки, доколе не вскисло все (Мф. 13, 33), наглядно выражает характер этого таинственного измен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приобщения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в Церкв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Таинств. Как закваска, положенная в тесто, оказывает свое действи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и при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так и «закваска» Крещения «переквашивает» пло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духовного (1 Кор. 3, 1–3), в новое тесто (1 Кор. 5, 7) не моментально, не магически, но во времени, пр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м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его изменении, указанном в Евангел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т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получившего талант оправдания даром (Рим. 3, 24), зависит погубить его в земле своего сердца (Мф. 25, 18) или умножить.  Последнее и означает особое приобщение Духу Святому крещеного. И это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святости. Просто и кратко он был выражен прп. Симеоном Новым Богословом: «*Все старания и весь подвиг е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а. – *А.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бращен на то, чтобы стяжать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бо в этом и состоит духовный закон и благобытие*»[[737]](#footnote-737). Итак,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ерующему, получившему в таинствах полноту даров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еще особое Его «стяж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и есть святость. Писание и Церковь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как бы некое разногласие между понятием святости в Священном Писан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и традицией Церкви.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например, называет святыми всех христиан, хотя по своему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уровню среди них были и люди далекие от святости (ср.: 1 Кор. 6, 1–2). Напротив,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Церкви и во вс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времена святыми ею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менуются христиане, отличающиеся особой духовной чистотой и ревностью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подвигом молитвы и любви, мученичеством за Христа и т.д.  Однако оба эти подхода означают не различие в понимании святости, но лишь оценку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явления на разных уровнях. *Новозавет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термина исходит из того, какими призваны быть верующие, давшие «обещание Богу доброй совести» (1 Пет. 3, 21) и получившие дар благодати Крещения, хотя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и являющиеся еще *плотскими*, то есть грешными и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ми. *Церковная* же традиция логически завершает новозавет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венчивая ореолом славы тех христиан, которые своей праведной жизнью осуществили это призвание. То есть обе эти традиции говорят об одном и том же – об особой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Духу Божию, и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т сам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такой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степенью ревности верующего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е всякий, говорящий Мне: “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 войдет в Царство Небесное, но исполняющий волю Отца Мое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отойдите от Меня, делающие беззаконие* (Мф. 7, 21–23). *Царство Небесное силою берется, и употребляющие усилие восхищают его* (Мф. 11, 12).  По призванности к иной, новой жизни во Христе Апостол именует всех христиан святыми, и этим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м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открывшуюся для всех верующ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тать новым творением (Гал. 6, 15). Ставших *иным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миру, стяжавших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 явивших Его силу в нашем мире Церковь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называет святыми. Святость Широкий анализ понятия святости дает в своем «Столпе…» священник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Приведем здесь некоторые его мысли.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вятой Купели, о святом Мире, о Святых Дарах, о святом Покаянии, о святом Браке, о святом Еле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наконец, о Священстве, каковое слово уже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корень “свят”, то м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азумеем именно неотмирность всех этих Таинств. Они – в мире, но не от мира… И такова именно перва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грань понятия о святости. И потому, когда вслед за Таинствами мы именуем святым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то имеем в виду именно особливость, отрезанность от мира, от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от житейского, от обычного – того, что называем святым... Посему, когда Бог в Ветхом Завете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вятым, 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речь идет о Его надмирности, о Его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ости миру…*  *И в Новом Завете, когда множество раз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называет в своих посл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ему христиан святыми, то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в его устах,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ыделен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 из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Несомненно, в понятии святости мыслится, вслед за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ю стороною ее, сторон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открывающая в святом реальность иного мира…*  *Понятие святости имеет полюс нижний и полюс верхний и в нашем сознании непрестанно движется между этими полюсами, восходя вверх и нисходя обратно… И лествица эта, проходимая снизу вверх, мыслится как путь отрицания мира… Но она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и как проходима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обратном. И тогда она будет мыслиться как путь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миров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через освящение этой последней*»[[738]](#footnote-738).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 мысли отца Павла, святость это, во-первых, чуждость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миру греха, отрицание его. Во-вторых – она конкретное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бо природа святости Божественна, она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в Бог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вятость,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он, – не мораль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хотя она и соединена с ним неразрывно, но – «*соприсносущность неотмирным энергиям*». Наконец, святость е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отрицани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всякого зла и не только явление иного мира,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но и незыблем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через освящение этой последней*».  Эта, третья, сторона святости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силой, преображающей не т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а, но и мир в целом так, что *будет Бог все во всем* (1 Кор. 15, 28).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все творение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иным (*И увидел я новое небо и новую землю* (Откр. 21, 1)) и являть собой Бога.  Но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со стороны творения а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может играть т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потому на него возлагается вся полнот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тварь (Рим. 8, 19–21). И здесь с особой силой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 святых, ставших в условиях земного бытия начатком (Рим. 11, 16) будущего всеобщего и полного освящения.  Святые –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ные*[[739]](#footnote-739) люди, отличные от живущих *по стихиям мира, а не по Христу* (Кол. 2, 8). *Ины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борются и с помощью Божией побеждают *похоть плоти, похоть очей и гордость* житейскую (1 Ин. 2, 16), – все то, что порабощает людей мира сего. В этой выделенности святых из мира троякой похоти, из атмосферы греха, можно видеть одну из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святости и единств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апостольского и церковно-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ее понимания. Законы жизни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святые показали, к какой высоте богоподобия призван и способен человек, и чт*о* есть это богоподобие. Оно – та духовная красота (*добра зело* (Быт. 1, 31)),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отражением невыразимого Бога[[740]](#footnote-740). Эта красота, данная и заданная человеку в творении,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однако лишь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й жизни, именуемой аскетикой.  О ней, например, о.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так писал: «Аскетику… святые отцы называли... “искусством из искусств”, “художеством из художеств”... Созерцательное ведение, даваемое аскетикою, есть **** – “любовь к красоте”, “любо-красие”. Сборники аскетических творений, издавна называющиеся “Филокалиями”, вовсе не суть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в наш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Доброта” тут берется в древнем, общем значении, означающем, скорее, красоту, нежели мораль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и **** значит “красотолюбие”. Да и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аскетика создает не “доб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а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и отличительн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святы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 вовсе не их “доброта”, которая бывает и у плотских людей, даже у весьма грешных, а красота духовная, ослепительная красота лучезарной, светонос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дебелому и плотск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никак недоступная»[[741]](#footnote-741).  Аскетика, являясь наукой о правиль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имеет, как и любая другая наука, свои исходные принципы, свои критерии и свою цель. Эта последняя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а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ловами: святость, об*о*жение, спасение, богоподобие,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духовная красота и др. Но важно другое – достижение этой цели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уть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постепенность,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аличие особых законов, скрытых от взоров прочих (Лк. 8, 10). На эту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и постепенность указывают уже евангельские «Блаженства» (Мф. 5, 3–12). Святые отцы,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м опыте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а, предлагают в своих творениях своего рода лествицу[[742]](#footnote-742)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предупреждая при этом о пагуб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уклонения от нее[[743]](#footnote-743).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ее законов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ейше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задачей, 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все прочие знания богослов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водятс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без чего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утрачивают с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Эта тема очень обширна,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остановимся лишь на двух главнейших ее вопросах.  Смир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ым из них. По единогласному учению отцов, на смирении зиждется все зда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без нее невозможны ни правиль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н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каких-либо даров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смирение?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ищета духа (Мф. 5, 3) – состояние души, проистекающее из видения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и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освободиться от давления страстей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без помощи Божией.  «*По непреложному закону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а*, – пиш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 *оби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ощущение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даруемо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благодатью,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всем прочим благодатным дарам*»[[744]](#footnote-744). Св. Петр Дамаскин называет это видение «*начало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души*». Он пишет, что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м подвиге «*ум начинает видеть свои согрешения – как песок морской, и это есть начал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души и знак ее здоровья. И просто: душа делается сокрушенною и сердце смиренным и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по истине ниже всех и начинает познавать благодеяния Бож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недостатки*»[[745]](#footnote-745). Э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всегда сопряжено с особенно глубоким и искренним покаянием, значе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ереоценить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вт. Игнатий восклицает: «*Зрение греха своего и рожденное им покаяние суть делания, не имеющие окончания на земле*»[[746]](#footnote-746).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и учителей Церкви о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ой важности видения своей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о нескончаемости покаяния на земле и рожденного ими нового свойства – смирения, бесчисленны.  Что основное в них?  Смир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ью, которая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у пребывать 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непадатель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В этом особенно убеждает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зда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бладавшего всеми дарами Божиими (Быт. 1, 31), но не имевшего *опыт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своей не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своей *ничтойности* без Бога, то есть не имевшего *опытного* смир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столь легко возомнившего о себе. Опытное же смирение проистекает у человека при условии понуждения себя к исполнению заповедей Евангелия и покаянию. Как говорит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Тщательное исполнение заповедей Христовых науч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немощи*»[[747]](#footnote-747). Познание своего бессилия стать духовн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 здравым, святым без помощи Божией создает твердую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ую базу для непоколебимого принятия Бог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а жизни и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а. О*пытное* смирение исключ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ового горделивого мечтания стать *как боги* (Быт. 3, 5) и нового падени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подлин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и начинается лишь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 в борьбе с грехом увидит всю глубину поврежденности своей природы,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без Бога исцелиться от страстей и достичь искомой святости. Такое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Того, Кто хочет и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его из состояния погибели, открывает ему Христа. Именно эти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стол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даваемое смирению всеми святыми.  Прп.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говорит: «*Великая высота есть смирение. И почесть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есть смиренномудрие*»[[748]](#footnote-748).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называет смирение главной из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749]](#footnote-749), а прп.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учит, что «*смирение имеет первенство среди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750]](#footnote-750).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утверждает: «*Хотя много есть видов воздействий Его, много знамений силы Его, первейшее всего другого и необходимейшее есть смирение, так как оно есть начало и основание*»[[751]](#footnote-751). Смирение, приобретаемое правиль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ью,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овым свойством, неизвестным первозданному Адаму, и оно –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тверд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непадате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истинной святости[[752]](#footnote-752). Любовь и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Но если лествица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троится на смирении, то увенчивается она той из них, которая больше всех (1 Кор. 13, 13) и которой именуется Сам Бог (1 Ин. 4, 8), – Любовью. Все прочие свойства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ее свойствами, ее проявлениями. К ней призывает Бог человека, верующему она обетована во Христе. Ею святые более всего прославились, ею побеждали мир, ею в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явили они величие, красоту и бла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бетований человеку. Но как он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ся и по каким признакам можно отличить ее от не должных подобий – вопрос не совсем простой.  Есть два внешне сходных, н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различных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остояния любви, о которых говорят аске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Запада и Востока. Первое – это душевная любовь (Иуд. 1, 19; 1 Кор. 2, 14). Она возникает, когда *целью* подвига ставится развитие в себе чувства любви. Достигается такая «любовь»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путем постоянной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внимания на страданиях Христа и Богоматер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м себе различных эпизодов из Их жизни, мыслен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в них, мечтанием и воображением Их любви к себе и своей любви к Ним и т.п.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х, ф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х 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Анжелы, Франциска Ассизского, Катарины Сиенской, Терезы Авильской, Терезы Младенца Иисуса и др.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у них часто возникают нервные экзальтации, доходящие иногда до истерии, длительные галлюцинации, любовные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нередко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сексуальными ощущениями, кровоточащие раны (стигмы). Эти их состояния 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оценивает как явления благодатные, ка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достижения ими истинной любв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аскетике, однако, они оцениваются «как одна обманчивая, принужденная игра чувств, безотчетное создание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и и самомнения»[[753]](#footnote-753), как прелесть, то есть глубочайший самообман. Основная причина такой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й оценки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мистик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гла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ней обращено на возбуждение душевных чувств, нервов и психик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воображения, на аскезу тела, а не на духовный подвиг, который,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состои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борьбе с своим ветхим человеком, с его чувствами, желаниями, мечтами, в понуждении к исполнению заповедей Евангелия и покаянию. Без этого, по учению отцов,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иобрести ника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никакой истинной любви. Не вливают... вина молодого в мехи ветхие... но вино молодое вливают в новые мехи, и сберегается то и другое (Мф. 9, 17). Вино молодое –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дающего верующему вкусить, как благ Господь (Пс. 33, 9) – вливают в того, кто исполнением заповедей и покаянием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смирение и очищается от страстей.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обращаясь к одному из своих младших сподвижников, пишет: «*Нет способа возбудиться в душ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юбви... если она не препобедила страстей. Ты же сказал, что душа твоя не препобедила страстей и возлюбила любовь к Богу; и в этом нет порядка. Кто говорит, что не препобедил страстей и возлюбил любовь к Богу, о том не знаю, что он говорит. Но скажешь: не говорил я “люблю”, но “возлюбил любовь”. И это не имеет места, если душа не достигла чистоты. Если же хочешь сказать это только для слова, то не ты один говоришь, но и всякий говорит, что желает любить Бога... И слово это всякий произносит, как сво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однако же, при произнесении таких слов движется только язык, душа же не ощущает, что говорит*»[[754]](#footnote-754).  Свт. Игнатий, писал: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развитию в себе чувства любви к Богу уже есть самообольщение... Должно достигну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во всех добродетелях, чтобы вступить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всех совершенств, в слияние их, в любовь»[[755]](#footnote-755).  Природа истин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юбви, как видим,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о всеми иными ее видами. Согласно Священному Писанию, она есть дар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а не результат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нервно-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напряжения.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сал: *…любовь Божия излилась в сердца наши Духом Святым, данным нам* (Рим. 5, 5). То есть это любовь – духовная, она –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Кол. 3, 14), и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прп.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есть «обитель духовного и водворяется в чистоте души»[[756]](#footnote-756).  Но дарование этой любви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ри услови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всех други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смирения, являющегося основанием всей лествицы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особенн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об этом. Он говорит: «Одним из святых написано: кто не почитает себя грешником, того молитва не приемлется Господом». Потому «мы область сердца приведем в устройство делами покаяния и житием, благоугодным Богу. Господне же придет само собою, если место в сердце будет чисто и неоскверненно»[[757]](#footnote-757).  «Священная двоица, – пишет прп. Иоанн Лествичник, – любовь и смирение; первая возносит, а последняя вознесенных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и не дает им падать»[[758]](#footnote-758). Свт. Тихон Воронежский как бы объясняет эти слова: «Если высшая из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любовь, по слову апостола, долготерпит, не завидует, не превозносится, не раздражается, николиже отпадает, то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и ей споспешествует смирение»[[759]](#footnote-759). Напротив, у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ветхого», не имеющего долж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себя и опытного смирения, любовь изменчива, непостоянна, смешана с тщеславием, эгоизмом, сластолюбием и т.д., в ней дышит «душевность» и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760]](#footnote-760).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юбовь святых это не обычное земное чувство, не результат нервно-психических усилий по возбуждению в себе любви к Богу, но есть дар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 как таковой переживается и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чем даже самые возвышенные земные чувства. Об эт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лоды Духа Божия, ниспосылаемые всем искренним христианам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степени их ревности, духовной чистоты и смирения. Плоды Духа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и творения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ие постоянно говорят о те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собых по своей силе и по своему характеру состояниях радости, блаженства или, выражаясь обыденны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языком, счастья, не сравнимых ни с какими обычным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ми, которы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ткрываются у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ведущего правильную духовную жизнь.  Чаще всего эти состояния передаются словами: *любовь* и *радость*, как те высшие понятия,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дают полноту блажен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без конца приводить слова Писания и отцов, литурги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это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е о важнейше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факте – о том, что человек по богозданной природе своей, по глубине доступных ему пережива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существом подобным Тому, Кто есть совершенная Любовь, совершенная Радость и Всеблаженство. Господь говорит апостолам: *Сие сказал Я вам, да радость Моя в вас пребудет и радость ваша будет совершенна* (Ин. **15, 11**); *Доныне вы ничего не просили во имя Мое; просите, и получите, чтобы радость ваша была совершенна* (Ин. 16, 24). И ученик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ялись радости и Духа Святаго* (Деян. **13, 52**).  Иоанн Богослов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своим духовным детям: *Смотрите, какую любовь дал нам Отец, чтобы нам называться и быть детьми Божиими… Возлюбленные! мы теперь дети Божии; но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ось, что будем. Знаем только, что, когда откроется, будем подобны Ему* (1 Ин. 3, 1, 2).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любовь, радость, мир* (Гал. 5, 22) называет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вых плодов Духа. Он же восклицает: *Кто отлучит нас от любви Божией: скорбь, или теснота, или гонение, или голод, или нагота, или опасность, или меч?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ни смерть, ни жизнь, ни Ангелы, ни Начала, ни Силы, ни настоящее, ни будущее, ни высота, ни глубина, ни другая какая тварь не может отлучить нас от любви Божией во Христе Иисусе, Господе нашем* (Рим. 8, 35, 38–39).  Он даже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сли христианин не приобретет этого величайшего дара, то он – *медь звенящая или кимвал звучащий*, он – ничто, всё его доброделание и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 не принесет никакой пользы (1 Кор. 13, 1–3). Потому молит: …*преклоняю колени мои пред Отцем Господ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да даст вам… уразуметь превосходящую разумение любовь Христову, дабы вам исполниться всею полнотою Божией* (Еф. 3, 14, 16, 19).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истинности Пис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пыт неисчислимого множества христиан и всех святых, отраженный в их аскетических, литургических, гим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других творениях.  При этом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слезы о грехах, сокрушение сердца, покая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 звучащие у них и производящие,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ого-то уныния, печали, угнет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мею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ую природу, иной дух. Они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искренне кающегося и понуждающего себя к жизни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всегда растворяются особым миром души, духовной радостью и потому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дороже всех ценностей земных.  В том и состоит одна из уникаль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равильн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что она, чем более открыв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падшесть его природы, его греховность и духовную беспомощность, тем сильнее являет ему близость Бога исцеляющего, очищающего, дающего мир душе, радость и многоразлич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утешения. Эта близость Божия, по закону духовному, обуславливается степенью приобретаемого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смир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делает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душу способной принять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преисполняющего ее величайшего блага – любви.  Опытнейший наставник древнего иночества святой Исаак Сирин дал одну из самых ярк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т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которого достигает истинный подвижник Христов. Будучи спрошен: «Что такое сердце милующее?», он ответил: это «возгорение сердца у человека о всем творении, о человеках, о птицах, о животных, о демонах и о 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А посему и о бессловесных, и о врагах истины, и о делающих ему вред ежечасно со слезами приносит молитву, 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и были помилованы… Достигших ж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признак таков: если десятикратно в день преданы будут на сожжение за любовь к людям,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тся сим, как Моисей… и как… Павел… И прочие апостолы за любовь к жизни людей прияли смерть во всяких ее видах… И домогаются святые сего признака – уподобиться Бог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м любви к ближнему»[[761]](#footnote-761).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того, что переживает человек, стяжавший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встреча и беседа Прп. Серафима Саровского с Н.А. **Мотовиловым**, во время которой, по молитве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его собеседник смог ощутить и пережить начатки благих даров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и поведать о них миру. «Когда Дух Божий приходит к человеку и осеняет его полнотою Своего наития, – говорил прп. Серафим, – тогда душа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преисполняется неизреченною радостью, ибо Дух Божий радостотворит все, к чему бы ни прикоснулся Он... Господь сказал: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внутрь вас есть”, – а под Царствием Божиим разумел Он благодать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Вот оно-то теперь внутрь нас и находится, а благодать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отвне осиявает и согревает нас, благоуханием многоразличным преисполняя воздух... услаждает чувства наши пренебесным наслаждением и сердца наши напояет радостью неизглаголанною...»[[762]](#footnote-762)  Один из недавних наши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игумен Никон (**Воробьев, 1963**) писал о духовном человеке, что, являясь обителью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вы храм Божий, и Дух Божий живет в вас* (1 Кор. 3, 16)), он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тличен от душевного, или плотского; он 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 а душевный – ветхий. Что в нем нового? Все: ум, сердце, воля, даже тело – все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е.  *Ум* нов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пособен постигать отдаленные события, прошлое и многое будущее, постигать суть вещей, а не только явления, видеть души людей, ангелов и бесов, постигать многое из духовного мира. *Мы имеем ум Христов*,– говорит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1 Кор 2, 16).  *Сердце*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пособно переживать так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о которых кратко сказано: …*не видел того глаз, не слышало ухо, и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то на сердце человеку, что приготовил Бог любящим Его* (1 Кор. 2, 9).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шет даже: *…нынешние временные страдания ничего не стоят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тою славою, которая откроется в нас* (Рим. 8, 18). А Прп. Серафим в согласии с древними Отцам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сли бы человек знал о состояниях блажен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бывают уже здесь, на земле, а тем более в будущей жизни, то согласился бы прожить тысячи лет в яме, наполненной гадами, грызущими его тело, чтобы только приобрести это благо.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и *воля*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сецело устремляется к любви 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Богу, к желанию во всем творить Его волю, а не свою.  *Тело* духов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же изменя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астично подобным телу Адама до падения, способным к «духовным ощущениям» и действиям (хождение по водам,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оставаться без пищи, моментальное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больших расстояний и т.п.).  Словом, духовный человек весь обновляется, делается иным (отсюда прекрасн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инок») и по уму, и по сердцу, и воле, и телу[[763]](#footnote-763).  Это и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названо Отцами «об*о*жением». Данный термин наиболее точно выражает существо святости. Она есть именно теснейшее единение с Богом, *стяжание*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о котор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п. Серафим. Она –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пришедшее в силе (Мк. 9, 1) в тех верующих, о которых Спаситель сказал: *Уверовавших же будут сопровождать сии знамения: именем Моим будут изгонять бесов;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новыми языками; будут брать змей; и если что смертоносное выпьют, не повредит им; возложат руки на больных, и они будут здоровы* (Мк. 16, 17–18). Эти знам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чевидных указаний на то, что святость есть единство с Духом Господним (1 Кор. 6, 17), Который есть *Бог, творящий чудеса* (Пс. 76, 15). Глава IX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мира Одним из догмат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является учение о творении мира Богом: *Вначале сотворил Бог небо и землю... И сказал Бог: да будет... И стало так... И был вечер, и было утро: день*[[764]](#footnote-764) *один... второй... третий... четвертый... пятый... шестой... Так совершены все небо и земля и все воинство их* (Быт. 1, 2, 1. Также: 2 Макк. 7, 28; Ис. 45, 18; Иер. 10, 12; Пс. 145, 6; Ин. 1, 3; Рим. 4, 17; Кол. 1; 16, 17; Евр. 11, 3, и др.).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Символ Веры в первой же строке говорит о творении: «Верую во единого Бога... Творца неба и земли, видимым же всем и невидимым».  Если суммировать учение Откровения о творении, то его можно свести к следующим основным положениям.  1. Мир не самобытен, но явил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особого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Божия.  2. Мир не образован Богом из веч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материи, но сотворен, то есть и сама материя, и мир в целом (космос) вызваны из небытия к бытию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всесильным творческим словом Божиим.  3. 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было не моментальным, но постепенным, «шестидневным».  4. Наряду с миром видимым, т.е. доступным восприятию наших чувств, создан и мир невидимый, сверхчувственный, духовный.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каждое из эт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большой комплекс богослов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Здесь коснемся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них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облемы сущности тварного мира. § 1.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мир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Наиболее простая –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тора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материю как субстанцию вечную, самобытную, являющуюся тем исходным материалом, из которого Бог лишь образует мир, подобно архитектору-строителю. Материя и мир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убстанциальны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независимы от Бога. Даже если мир и будет разрушен, его основа – материя – неуничтожима.  Дл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эта концепц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а. Во-перв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для не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библей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Во-вторых, она обесценивает Бога как единое высшее начало и источник бытия. К тому же эта концепция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а с идеями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ого и этического дуализм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выводящими ее за пределы Откровения.  Другая очен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мысли –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Вариантов ее много, но сущность одна: материя и мир являются или единосущными Божеству (т.е. имеющими ту же самую природу, что и Бог), или вообще несуществующими (мир – это мираж; *все* есть Бог).  Эт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также несовместима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м. Пантеизм не только лишает понятие о Боге высшег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предиката, которым наш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может Его наделить – Личности – но и сам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мир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как акт –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в Боге,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й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свойствами Его природы. Поэтому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стремится избежать и самого понятия «творение», как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его наличие безусловной свободы в Боге. Однако, как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замечает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священник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вопреки акосмизму Спинозы и пантеиз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мыслителей, из природы Бога ничего нельзя заключить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мира; ибо акт миротворения, – будем ли мы его разуметь мгновенны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досягаемым, или постепенным и разлитым на вс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время, или раскрывающимся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или, наконец, предвечным, – при все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понимания непреложно должен мыслиться свободным, т.е. из Бога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не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765]](#footnote-765). Эт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ясно формулирует одно из важ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ающее его от пантеизма, –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вободе Бог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личного 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смогония диаметр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и в других весьма важ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ождествляя сущность Бога и мира, пантеизм делает и следующий шаг – упраздняе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мир (или Бога).  Пантеизм приводит сознание к абсурду и в решении других важнейш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об истине и заблуждении, добре и зле, свободе и произволе, красоте и безобразии, страдании и наслаждении и т.д. Решение их в пантеизм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истине «уникальное»: поскольку все эти поляр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из од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 «Бога-мира», Абсолют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между ними нет никаког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го различи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сть для жизн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водов, проистекающих и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го пантеизма, очевидна. Это –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авноценности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упразднение понятия истины как таковой; признание равенства всех духовных путей жизн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или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утрата цели и смысла какой-либ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этики (так как добро и зло одинаково присущи Абсолюту и потому исчезает какое-либо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ними). Для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стается или пассивная созерцательность, или чисто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асающая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его «кожи» (Быт. 3,21) (которая, кстати, лучше, чем рассудок,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такое хорошо, и что такое плох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мир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отвергая и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и пантеистиче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и, утверждает 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из ничего»: «не из сущих» (**** – «от не сущих» (слав.) (2 Мак. 7, 28)), из невидимого… словом Божиим (Евр. 11, 3). Евангелист Иоанн говорит о Логосе: Все чрез Него начало быть, и без Него ничто не начало быть, что начало быть (Ин. 1, 3). Эти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места Писания, как и весь его контекс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днозначно понимаемый отцами Церкви[[766]](#footnote-766), говорят о творении как об акте, в котором Триипостасный Бог дал реальное бытие и самой материи, и миру в целом из небытия, «не из сущих», или «из ничего».  Это «из ничего» 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тайны творения. И дело здесь не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что,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здравому смыслу, «из нич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бывает», но и в тайне самой природы мира, которая (природа), если мыслить прямолинейно, в библей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творения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бессущностной, пустой, что равнозначно – призрачной, не имеющей бытия. Но против такого ме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т греч. **** – не имеющий сущности) вывод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как раз решительно возражает и своим догматом 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я, и учением о всеобщем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Налицо очевидная антиномия, требующая осмысления.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творения исходит из древне-церковного уч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 тщательно разработанного св. Григорием Паламой (†**1359**),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различения в Боге Его сущности, или природы,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ой тварному миру, и Его энергий, или действий, доступных познанию человека.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сновная идея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модели природы мира достаточно ясно у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из следующег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в. Григория: «Бог есть и называется природой всего сущего, ибо Ему все причастно 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в силу этой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но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не к Его природе, а к Его энергиям».  Проф. прот.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 1962 г.), как бы комментируя эт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пишет: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энергии пронизывают мир, – и через эти энергии мир держится Богом и управляется Им. Это учение св. Григория Паламы, охраняющее апофатический момент в понятии Божества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уясняющее “вездеприсутствие” Бога в мире в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энергиях, не только важно для богословия, для чистоты учения о Боге, оно важно для метафизики,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мира. В мир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его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оболочка), измеримая и чувствен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мая, – через все в мире проходят лучи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энергий и творят свое оживляющее и преобража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Сквозь все ткани мира проходят лучи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энергий;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а к тварному бытию, не будучи “сотворенными”, эти излучения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тождествляемы с закрытой для нас “сущностью” в Боге – без тверд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этого различия “сущности” в Боге и 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энергий, мы ни мира не можем понять как живого целого, ни Бога понять без впадения в чистый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ализм*»[[767]](#footnote-767).  Известный русски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 Евгений **Трубецкой**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ту же мысль.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редвечная София-Премудрость*[[768]](#footnote-768) *заключает в себе вечные идеи-первообразы всего сотворенного, всего того становящегося мира, который развертывается во времени. Стало быть, в предвечном творческом акте, Бог до начала времени видит небытие наполненным беспредельны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Небытие, без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е в Нем от века, превращено 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е небытие, т.е. 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потенцию, и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есть то, чт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 времени*»[[769]](#footnote-769).  Прп. Максим Исповедник († **662** г.) писал об этом,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иболе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От века*, – говорит он, –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му в Нем знанию вещей Создатель, когда Ему было угодно, сообщил су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 *– имеющий характер сущности, субстанциальный*) *и произвел его на свет*»[[770]](#footnote-770).  Все приведе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одержа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одну и ту же мысль. Творческие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энергии (идеи «предвечной Софи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слово) «сообщи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сущностность, сущность) всему тому, что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есть ничто: материи, космосу, духам, включая и венец творения – человека. Тварный мир явилс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знания вещей*,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энергии стали основой бытия «вещей», их «субстанцие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космос без субстантивирующей 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энергии есть ничто, небытие. Бытие мира зижд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силе, энергии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лова: И сказал Бог: да будет... И стало так (Быт. 1)… Ибо все из Него, Им и к Нему (Рим. 11, 36).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основе мира лежит не какая-то вечная материя, но нетвар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идея Бога о мире, Его энергии[[771]](#footnote-771), 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Бог есть и называется природой всего сущего».  О том, что мир при э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не эманацией Бога (пантеизм), а Его творением, говорил, например, свт. Кирилл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й († 444 г.). «*Творить*, – писал он, – *эт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а рождать – естества. Естество ж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рождать и творить*»[[772]](#footnote-772). На паламит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о звучало бы так: Творить – эт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энергии, а рождать – природы. Природа (сущность) же и энергия –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рождать и твори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данной богослов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тварный мир не является чем-то абсолютно внешним и тем более чуждым для Бога, настольк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м Ему, что Бог не может даже соприкасаться с ним, как это следует из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ли, например, учения Филона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ого. Также мир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 эманацией, или порождением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ироды (сущности), как это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понимать пантеизму. Ибо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не остает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и Бога, ни мира как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альностей. Мир – это и не мираж, не призрак, не «мыльный пузырь», как его понимает **меонизм**.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учению, мир предстает,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разлучно и нераздельно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со своим Творцом, поскольку явля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Его вечных, нетварных энергий, с другой – он, как непричастный природе (сущности) Бога, не сливается с Ним, обладая своей природой и сохраняя сво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Этот «халкидон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неслитного, неизменного, нераздельного, неразлучного единения Бога со Своим творением проходит через всю историю мира 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ней на тре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Первый* – 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где единение с Богом по «халкидонскому» принципу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уровне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мира энергиям Бога, но не Его сущности. *Второй* – 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е, где по тому же принципу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оединение уже самих природ: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 твар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во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Третий* – всеобще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новое небо и новая земля (Откр. 21, 1),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сего, когда единение Бога со всем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и всем творением достигнет предельно возмож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огда будет Бог все во всем (1 Кор. 15, 28)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дела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выводы, проистекающие из та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творения мира.  Первый. Эт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об изначальной заданности об*ó*жения всего сотворенного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 человека. При этом об*ó*ж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не чем-то внешним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тварному миру, но присущим ему по творению «семенем», степень развития которого обусловлена свободой человека.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пишет об этом: Ибо тварь с надеждою ожидает откровения сынов Божиих… и сама тварь освобождена будет от рабства тлению в свободу славы детей Божиих (Рим. 8, 19, 21).  Второй – 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богоподоб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оскольку человеку в целом «*Создатель сообщил су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только душа, но и тело являются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теля своего. Отсюда и всеобще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может пониматься как акт 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выражающий неизменность действий (энергий) Бог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и всего творения.  Третий – противо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меха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мира. Мир,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му воззрению, это не мертвая движущаяся система, не бездуш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не объект дл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но живой,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устроенный, прекрасный и целостный *организм*, требующий к себе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разумного и благоговей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человека. § 3.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экология Этот последний вывод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об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в связи с резко возрастающей опасностью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еловеком среды своего обитания. Здесь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говорить ни о конкрет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мире в целом и в отдельных его регионах, ни о тех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мера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и раз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для их решения. Церковь имеет свой особый аспек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данном вопросе –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се боле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чевидным,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даже при налич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мира, погибнет, если не сохранит, точнее, если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природы. И не менее очевид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что как причиной разрушения природной среды, так и глав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ее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креш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поэтому,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блемой,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уховной, а не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и ядром ее является налич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е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но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 при э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вер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человеком цели своей жизни,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определяет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 характер всей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та цель ясно выражена Христом: *Ищите же прежде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и правды Его, и это все приложится вам* (Мф. **6, 33**). Если нет сомнений в том, что глав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разрушения природы явилс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эгоцентризм,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комфорту и наслаждениям, подавл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духовных запросов, то столь ж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творения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через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лукавую душу не войдет премудрость и не будет обитать в теле, порабощенном греху* (Прем. **1, 4–5**).  Но как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эт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ремя начаться суду с дома Божия* (1 Пет. **4, 17),** – говорит Писание. С Церкв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лжно начаться обновление жизни. У нее есть наука о человеке, в которой так нуждается мир. Эта наука о правильной (праведной) жизни называется *аскетикой*. В ней указаны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законы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и тщательно проверенные на огромном опыте святых средства и условия исце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признаки верного пути, как и возможных заблуждений. Она одинаково применима для всех условий жизни и труда, хотя степень успеха в ней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и ими. Эта наука с полной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ю приводит человека к искомой цели жизни – к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 любви (Кол. **3, 14**), которая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на выве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из кризис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а наука, которую отцы, в силу ее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называли «наукой из наук»[[773]](#footnote-773) менее всего извест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Она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твердой основой для начала реа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новления жизни в церквах,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в мире (Вы – соль земли. Если же соль потеряет силу, то чем сделаешь ее соленою? Она уже ни к чему негодна, как разве выбросить ее вон на попрание людям. *-* Мф. 5, 13), и мира (Ибо тварь с надеждою ожидает откровения сынов Божиих, потому что тварь покорилась суете не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но по воле покорившего ее, в надежде, что и сама тварь освобождена будет от рабства тлению в свободу славы детей Божиих. - Рим. 8, 19–21). § 4. Гипотеза антимира Довольно любопытным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ся 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е теории, приходящие к выводу о бессущност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Интересную мысль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высказал, например, эстон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Г. Наан в своей гипотезе антимира, или «симметричной Вселенн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физики привело к открытию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античастиц для всех,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звестных частиц. Частицы и античастицы – это своего рода двойники, отличающиеся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тольк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ми зарядами. Но если частицы являются «кирпичиками» нашего мира, то античастицы – лишь «гости» в нем, на мгновения появляющиеся в этом мире. При встрече античастиц с частицам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взрыв,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оторого они взаимно уничтожаются, выделяя при этом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энергии. Главным моментом этой теории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ож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обе половинки Вселенной – мир и антимир – возникают,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из абсолютного вакуума.  Г. Наан писал: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з ничего (пустоты, вакуума) при строгом соблюдении законов сохранения должно казаться предельно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ым. Ведь смысл законов сохранения в том-то и состоит, что из нич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возникает, ничто не может породить нечто. Развиваемая здесь гипотеза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оспаривает эт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Ни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может породить (одно лишь) нечто, но оно порождает что-то большее – нечто и анти-нечт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 основе предлагаемой здесь гипотезы лежит,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тот элементарный факт, что равенство* ***(−1)+(+1)=0***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читано и наоборот, справа налево:* ***0=(−1)+(+1).*** *Последнее равенство выражает уже не только космологию, но и космогонию. Исход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ным материалом Вселенной” является пустота, вакуум. В среднем, суммарно, 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Вселенная состоит из одной лишь пустоты. Поэтому она может возникать из пустоты при строгом соблюдении всех законов сохранения…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 равны нулю вс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ые интервалы и координаты. 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Вселенная такова, что она в среднем ничего не содержит, даж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времени*»[[774]](#footnote-774).  Изложенная теория антимира особенно необычна своей идеей исход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Вселенной –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вакуума, «ничто». Эта иде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чень созвучна библейскому учению о меон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мира самого по себе, с другой – ставит вопрос о т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расщепляя» идеальный вакуум и созидая удивительный по своему строению и жизни космос, устойчиво сохраняет его неустойчивое бытие.  Наука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ответа не имеет. § 5. Творение или (и) эволюц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вера в 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Богом не снимает,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опроса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мира – креационном (все 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Бога) или эволюционном (мир развивался из первоматерии по данным ему Богом законам).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говорит о «шестидневном» творении, то есть 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мира в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м шестиступенчатом его восхождении от низших форм к высшей - человеку.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ли это об эволюцион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мира? Сама по себе шестидневность творен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э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а, хотя многие западные богословы на этом и настаивают[[775]](#footnote-775). Ибо данные шесть «дней»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и как временн*ы*е периоды, и как *вне*временные акты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го творения Богом новых видов бытия.  Конечно, признание Бога Творца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э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а при условии, что Бог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И некоторые святые отцы допускали такую мысль. Так свт.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писал: «*С первого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импульса все вещи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в своей заданности как бы некоторой оплодотворяющей силой, внедренной в мироздание для рождения всех вещей; но ни одна не имела еще отдельного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бытия*».  Блж. Августин развивает ту же мысл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Я думаю, что Бог вначале сотворил сразу все существа, одни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ругих в их первоосновах...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в зерне невидимо содержится все, что должно со временем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дерево, так следует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ебе, что и мир в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Бог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отворил все вещи, содержал в себе все вещи, которые земля произвела, как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как причины, прежде чем они развились во времени такими, какими их знаем мы*»[[776]](#footnote-776).  Подобная же мысль проводится и в рассказе **Мотовилова** о его беседе с прп. Серафимом Саровским, когда прп. Серафим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ь не одну плоть Адамову создал от земли, но вместе с ней и душу, и ду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но до этого мгновения, когда Бог вдунул в него дыхание жизни, Адам был подобен прочим животным*»[[777]](#footnote-777).  Свт.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высказал подобную же мысль: «*Было животное в образе человека, с душою животного. Потом Бог вдунул в него Дух Свой – и из животного стал человек*»[[778]](#footnote-778).  Однак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о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идея эволюции, если исключает творче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 Бога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мира и вс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форм жизн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саморазвития* вечной матери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данная идея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более, как мечтой, хотя и увлекательной, но очень далекой от того,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звано научной теорией. Можно указать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серьезных научных фа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е вписываются в концепцию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1. Наука не знает закона, по которому не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материя (атомы и молекулы) могла бы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ся в живую клетку и, тем более, породить разум. Известный канадский профессор-биолог М. Рьюз, по своим убеждениям агностик, говоря об идее т.н.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разума путем эволюции, писал: «*Однако, и об этом можно заявить тверд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решитель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ротив этог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биологии нет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что позволяло бы допустить неотвратимую неизбеж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азума*»[[779]](#footnote-779).  2.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изни из случайного сцепления молекул ничтожно мала и равна по некоторым расчетам **10-255**, из чего, по слова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ученого Кастлера, «*вытекает фактическая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явления жизни*»;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жи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огла бы возникнуть в одном акте вследствие случайного соединения молекул, следует отвергнуть*»[[780]](#footnote-780). Друг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иолог, **Бен Хобринк**, приводит такое сравнение: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того, что клетка возникнет самопроизвольно,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равна вероятности того, что какая-нибудь обезьяна* ***400*** *раз напечатает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Библии без единой ошибки*!»[[781]](#footnote-781)  3. Особое затруднени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 испытывает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а о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и[[782]](#footnote-782) у высших животных и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в решении задачи задач –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До сих пор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удалось установить лишь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40–50 тыс.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Но как он возник и являлся ли кто ег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м предком, остается для нее неразрешимой загадкой, хотя в гипотезах и нет недостатка[[783]](#footnote-783).  Главный тезис теории эволюции о переходе одного вида в другой не имеет под собой факт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сех высоко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х форм жизни[[784]](#footnote-784). Еще в середине XX столетия проф.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например, писал: «*Не менее важно крушение идеи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в биологии – в проблеме развития одних видов животных из других. Сначала – после работ Дарвина – идея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имела огромный успех, но боле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фактов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построить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ое древо в развитии “видов” животных одних из других невозможно: целые группы видов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никак не связаны с другими*»[[785]](#footnote-785).  4. Само понятие жизни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выходит за границы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Жизн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 не особое соедин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а неч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иное. Тем более, остается тайной вопрос о природе сознания и лич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Дл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еизменным остается одно: что Творцом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ем всего миробытия является Бог.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Он его приводил к бытию: творил по «дням» сразу в завершенном виде целые пласты бытия или производил их постепенно в течение «дней» от низших форм к высшим из воды и земли (Быт. 1, 20, 24) силою заложенных Им в природу законов, –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со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Ибо если «*идеже бо хощет Бог, побеждается естества чин*» (*где хочет Бог, там препобеждается естества закон*» [[786]](#footnote-786)), то тем более сами «*законы естества*» Он творит такими, какими *хочет*. Поэтому остается непонятным,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озможное открыти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м законо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жизни могло бы, как это утверждает атеизм, подорвать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В вопрос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мир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глубоко оправданным по своей логик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исключающим слепую *веру* в чудо *само*развития Вселенной, *сам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изни, *само*появления разума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ых «чуде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говорит о разумной Причине бытия эт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мира: В начале сотворил Бог небо и землю. Глава X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русском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ХХ века§ 1. Понятие об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и ее различные аспекты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т греч. **** – конечный, последни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всегда волновала русскую мысль. В отдельные периоды она переживалась как острое ощущение конца истории. В другие *–*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лось на решении одной из труднейших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проблем *–* проблемы вечных мук.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новь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вышенный интерес к верн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изнаков заверше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попытке осмысления в этом апокалипсическом ключе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Не малое место при этом занимает вопрос пришествия антихриста, и в связи с ним число имени зверя (Откр. **13, 18**). Однако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пунктом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русском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всегда остается вопрос о стяжании того *эсхатона*, который *внутрь нас есть* (Лк. 17, 21), и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жизн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ь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позволяет лишь кратко освет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ее аспектов.  **1.** Самым актуаль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в рус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й его истории, включая и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является аске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Он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и опытном изучении духовного пути, ведущего к Царству Божию.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его понимание[[787]](#footnote-787)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однако, как э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различным искажениям.  Одно из главных, присущих, как кажется,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чело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искушение «сорвать» плод вхождения в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а не вырастить его трудом и подвигом.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проявляет себя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формах. Например, когда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убеждение, что спасение достигается путем исполнения церковных обрядов, правил, богослужебного Устава, занятиями различной церко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нешней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ю и т.п. Но при этом забывается норма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сие надлежало делать, и того не оставлять (Мф. **23, 23**) – того, то есть заповедей Евангели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христианин теряет драгоценный эсхатон –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Другая форма – такая же подмена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только теперь уже т.н. богословствованием, т.е. занятиями богословием ради богословия, а не с целью познания пути и средств спас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 чему это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об этом ярко пиш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Без это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заповедей Христовых – А.О.] *учение по букве сдела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учение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послужит только к развитию падшего естества. Горестн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этому видим на иудейском духовенстве,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Христу. Учение по букве, будучи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о самому себе, немедленно рождает самомнение и гордость, отчуждает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х человека от Бога. Представляясь по наружности познанием Бога, оно в сущности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вершенным незнанием, отвержением Его. Проповедуя веру, можно утопать в неверии! Тай­ны, открытые для некнижных христиан, весьма часто оста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ля мужей ученейших, удовлетворившихся одним школьным изучением Богословия, как бы науки единой из нау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СПб. 1905. Т.3, с.5).  Еще одна «идея»,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ая в 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их сферах – эт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и определя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эсхатона*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Духа Святог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Церкви, но и во всех других религиях и в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форм мiрской жизни. Эта идея, «забывшая» о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ступ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воле Бога, но и вопреки ей, все сильнее воплощается в утверждениях о со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вноценности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трицании Христа как Бога и Спасителя),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церков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прямых отступлений от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морали, об одобрении многих явлений антикультуры и т.д. § 2. Антихрист Тема конца истории *–* изначальна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 процессе истории радостное ожидание второго пришествия Христа все более подменяется ожиданием явления антихриста. На Руси вопрос конца мира иногда становился проблем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имевшаяся в XV в. пасхалия (вычисления дня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асхи) заканчивалась **1492** годом, который по общему убежден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 **7000** лет от сотворения мира и исчерпывал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о времени.  Столь же напряженным было ожидание конца и в **1666** году по причине наличия трех шестерок в этой дат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было особых проблем и с кандидатами в звание «антихрист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эта тема дл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го числа христиан и особенно для мало сведущих в вере вновь приобрела болезн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Чтобы точнее уясн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тому, что сообщают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и Предание Церкви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Восстанет народ на народ и царство на царство;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по местам и глады, и моры, и ужасные явления, и великие знамения с неба… в солнце и луне и звездах, а на земле уныние народов и недоумение; и море восшумит и возмутится (Лк. 21, 10–11, 25). Эти явления по временам всегда были на нашей планете, однако здесь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м умножении и такой силе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человека и на всю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что люди будут издыхать от страха и ожидания [бедствий], грядущих на вселенную, ибо силы небесные поколеблются (Лк. 21, 26). 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дной из главных причин всех этих аномалий явится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ускоряющийс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Умножение беззакония (Мф. 24, 12).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ым, чт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идет к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му духовному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у развращению, и перед приходом антихриста наступит эпоха полной «свободы».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исал: «*Антихрист будет логичным, справедливы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ем общ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ов*»[[788]](#footnote-788).  И проповедано будет сие Евангелие Царствия по всей вселенной, в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всем народам; и тогда придет конец (Мф. 24, 14).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еще многие народы (например, Китая, Индии и др.),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слышали Евангелия.  *…*Когда увидите мерзость запустения, реченную через пророка Даниила, стоящую на святом месте (Мф. 24, 15). *…*Когда увидите мерзость запустения, реченную через пророка Даниила, стоящую на святом месте (Мф. **24, 15**). Здесь речь иде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е о святых местах в прям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а о душа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и состоянии земной Церкви. То есть конец бы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наступит, когда произойдет повсеместное обмiрщение верующих (главное – монашества,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богословов), искание и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леба и зрелищ*»: что есть, что пить и во что одеться (а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приложится - ср.: Мф. 6; 25, 33); когда поместные церкви вместо святой цели, данной им Самим Христом – исцеление душ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от страстей – займутся решением задач чисто зем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проч.; когда монастыри из святых мест *умного делания* превратятся в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е центры[[789]](#footnote-789), а церковные праздники станут поводом к чисто языческим развлечениям[[790]](#footnote-790), и т.д. Всё э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риведет и к внешнему запустению святых мест: превращению их в места торговли, наживы, спекуляции на святынях, проведению концертов и других светс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сдачи их в аренду для каких угодно целей и проч., и проч. На Западе всё это - давным-давно явление обычное,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таковым оно станет (становится) и на Востоке.  *«Нельзя*, – говорится в Решении Х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чтений **2003** года, – *кощунственно строить увеселитель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на святом месте»*.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адресовано светским лицам и инстанциям, но оно, как видим, актуаль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енденций,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во внутрицерковной среде. Опасность,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 под лозунго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роизойдет постепенно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т Христа (Сын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придя, найдет ли веру на земле? - Лк. 18, 8)).  Это явление не новое в ист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Оно интенсивно начал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1000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с отпадением Римской Церкви[[791]](#footnote-791). Как видим, обмiрщение поражало отдельны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церкви и раньше, но тогда еще оставались оазисы духовности в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мира.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намного трагичнее.  Восстанут лжехристы и лжепророки, и дадут великие знамения и чудеса, чтобы прельстить,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и избранных (Мф. 24, 24). В ист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появлялось много лжехристов и лжепророков, однако последние из них будут отличаться тем, что дадут «великие знамения и чудеса». Ими они отвлекут многих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х, легковерных христиан от главного в жизни – мысли о вечном спасении, и увлекут их в магию, оккультизм, в расколы и секты,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в язычество.  Несомненно, что в сознании всех людей утвердится идея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есть только одна религия, а вс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 лишь ее различные модификации). Эта «единая религия будущего», о которой писал иеромонах **Серафим (Роуз**), сохранит, возможно, по форме, прежнюю много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ость. Однако, по существу, это будет уже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скольку в умах людей произойдет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ая подмена искания Царства Небесного и правды его жаждой царства земного и всех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его, подмена духовных целей мирскими, языческими, так что все усилия этой «религии» (т.е. всех религий, включая и вс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исповедания) будут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земных благ.  Более всего в Священном Писании и Предании говорится о самом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 признаке конца истории – воцарении *антихриста*.  Дается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человек греха, сын погибели, противящийся и превозносящийся выше всего,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Богом или святынею, так что в храме Божием сядет он, как Бог, выдавая себя за Бога... беззаконник… которого пришествие, по действию сатаны, будет со всякою силою и знамениями и чудесами ложными, и со всяким неправедным обольщением погибающих за то, что они не приняли любви исти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спасения* (2 Фес. **2, 3, 4, 8–10**). *И даны были ему уста, говорящие гордо и богохульно, и дана ему власть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рок два месяца* (Откр. 13, 5).  На один из очевидных и простых признаков явления антихриста указывает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Зосима Соловецкий: «Когда услышите, что пришел на землю или явился на земле Христос, то знайте, что это – антихрист»[[792]](#footnote-792). Речь здесь идет не о появлении многих лжехристов (это его предтечи), а об одном всемирном «христе». Он, объединив вс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танет царем мира (И дана была ему власть над всяким коленом и народом, и языком и племенем (Откр. 13, 7)). Св. Ефрем Сирин пишет, что «всего более воздадут честь и обрадуются царствованию его ... иудеи»[[793]](#footnote-793).  О нем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захлебываясь от восторга, будут кричать все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одним из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если не самых главных, пунктов пропаганды явится то, что на нем будто бы исполнятся все ветхозаветные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о Мессии. Он *родится от девы* (но развратной и не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примет, вероятнее всего, имя *Эммануил* (=с нами Бог); изобразит *страд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несет за бла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будет, без сомнения, как спасител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т всех бед,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помазан на царство* главами всех церквей и религий; получит *престол Давида* (по преданию, антихрист будет евреем) и объявит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лживо) о достижении с помощью генной инженерии *бессмертия*, которое он будет даровать своим верным поданным, и провозгласит о наступлении *вечного царства* и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здесь, на земле, а не на каком-то небе (ср.: и будет царствовать над домом Иакова во веки, и Царству Его не будет конца - Лук. 1, 33); установит, наконец, *мир на земле*; обеспечит для правящего класса *изобилие* «всех благ земных» (поскольку расходы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е прекратятся, население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не превысит т.н. «золотого миллиарда», 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достигнет выс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и этом за комфорт люди с радостью пожертвуют своей свободой, ибо, как верно подмечено, уже «все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охотно отдают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в обмен на удобную и спокойную жизнь»[[794]](#footnote-794); с помощью жесточайших законов 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а каж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царство антихриста будет царством тотального рабства) полностью искоренит на земле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что будет трактоваться как победа над злом; и т.д.  Все это для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евреев станет убедитель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того, что он – обещанный Мессия, а для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христиан ожидаемый царь-помазанник (!), спаситель мира Христос в Своем втором пришествии. *И поклонятся ему все живущие на земле, которых имена не написаны в книге жизни* (Откр. 13, 8). Так иудеи и христиане вместе примут того, кто вскоре погубит их всех.  Особен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на верующих и неверующих произведут т.н. «чудеса» антихриста и его приспешников. З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сцеления от болезни, а тем более от смерти, человек, как правило, готов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и совестью, и честью и поклониться кому угодно, хотя бы и самому сатане.  О жажде чудес, о причина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этой страст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писал свт. **Игнатий**: «…человеки… потеряв смирение, признающее себя недостой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совершать знамения, но и видеть их, жаждут чудес более, нежели когда-либо. Человеки, в упоении самомнением, самонадеянностью, невежеством, стремятся неразборчиво, опрометчиво, смело ко всему чудесному... Та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опасно более, нежели когда-либо. Мы приближаемс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в которое должно открыться обширное зрелищ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и поразительных ложных чудес, увлечь в погибель тех несчастных питомцев плотского мудро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обольщены и обмануты этими чудесами»[[795]](#footnote-795).  Но когда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мир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тогда внезапно постигнет их пагуба, подобно как мука родами [постигает] имеющую во чреве, и не избегнут (1 Фес. **5, 3**).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ищет всю историю, 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земле с едины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единым царем вселенной эта цель буд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остигнута. Однако тогда *внезапно* и наступит гибел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Господь говорит: Ибо он [последний день], как сеть, найдет на всех живущих по всему лицу земному (Лк. 21, 35). О внезапности последней всемир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ап. Павел говорит и в таких словах: «день Господень так придет, как тать ночью» (1 Фес. 5,2). § 3. 666 и ИНН Народ особенно склонен придавать знакам, символам, предметам и прочим внешним вещам характер неоспорим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И это станет одной из причин той страшной беды, которую с полн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ью предсказыва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Бедствия наш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боле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 духовные. Обуявшая соль [Мф. 5, 13] предвещает их и ясно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что [наш] *народ может и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ся орудием гения из гениев*, который, наконец, осуществит мысль о всемирной монархии»[[796]](#footnote-796).  «Обуявшей солью» свт. **Игнатий** называет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 России, «гением из гениев» – антихриста, наш же народ – орудием его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Главная же причина отпад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 «Кто же не принял внутри себя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тот не узнает антихриста, тот непременно, непонятным для себя образом, сделается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м»[[797]](#footnote-797). *И за это пошлет им Бог действие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так что они будут верить лжи* (2 Фес. 2, 11).  Под непринятием внутри себя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духовное вырожд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 пол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их ума (печать на лбу), всей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ечать на правой руке как символ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заботу только об этой жизни, только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что пить и во что одеться, и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оставление мысли о Царстве Божием и правде его (Мф. **6, 31–33).** Этот абсолютны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является «именем» антихриста как величайшего его идеолога. Не случайно в Откровении Иоанна Богослова он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цифрой **666**. Данная цифра являетс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библейским символом мамоны – царства земн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славы, могущества. Это следует 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т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ко времени Соломона, при котором евре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стигло вершины сво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Только *в золоте, которое приходило Соломону в каждый год, весу было шестьсот шестьдесят шесть талантов золотых* (3 Цар. 10, 14; 2 Пар. 9, 13), то есть 32 тонны 707, 26 кг![[798]](#footnote-798)  Непринятие внутри себя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означает и принятие того, кто даст хлеб и зрелища.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 верующих ищут именно такого царя и спасителя.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случай с пятью тысячами людей, напитавшихся пятью хлебами, хорошо это иллюстрирует: *Тогда люди, видевшие чудо, сотворенное Иисусом, сказали: это истинно Тот Пророк, Которому должно придти в мир. Иисус же, узнав, что хотят придти, нечаянно взять его и сделать царем, опять удалился на гору один* (Ин. **6, 14–15**).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придал этой теме новые и серьезные импульсы, которые связаны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пол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а каж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и в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 степен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его поведением. Так, по мнению ряда эксперт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е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есть реа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ассов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Они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недрения систем тотального компьютер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на нашей планете не за горами и будет осуществле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где-то в период 2010–2020 гг.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понятен и вопрос о «**трех шестерках**»[[799]](#footnote-799). Ег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наглядности этого символа и отсюда впечатляюще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для неискуш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Повышенная заостренность внимания на этой апокалипсической цифре стимулируется еще и тем, что хотя он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вообще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техник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й в компьютер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исчислени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е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них, как считают многие, стало повсеместным.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внедряющие данный знак, *верят* в его магическую силу и пытаются привить свою веру в этого идола всем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ристианам. Но ап. Павел на любую языческую веру реагировал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днозначно: *идол в мире ничто* (1 Кор. **8, 4**). То есть все языческие мистические знаки (цифры, слова,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заклинания, маг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олдовство и т.д., и т.п.)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без *веры* в их значимость не имеют *никакой* силы и власти над христианином, имеющим веру в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м Его Святыми Таинствами.  Но вопрос: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а цифра как число имени антихриста указана в Священном Писании, то равнодушие к е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ю не может ли явиться причиной *незаметного* принятия самого зверя, о чем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т и святые отцы? Чтобы уясн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следует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ют они под этой *незаметностью*?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й ответ дает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Мiролюбцы, во время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Богочеловека, завершили свои злодеяния отвержением Христа и богоубийством (Мф.* ***23, 32****), а в последние времена мира завершат принятием антихриста и воздаянием ему божеской чести (Ин.* ***5, 42****). Страшно мiролюбие! Оно входит в человека неприметным образом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а, вошедши, делается его жестоким и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м владыкою.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человеки и стяжали душев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способное к богоубийству: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ни приготовляются,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настроение и характер, способные к принятию антихриста* (2 Сол. 2, 7–12)»[[800]](#footnote-800).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жизнь не по заповедям Евангелия, а по стихиям мира (Кол. 2,8), усвоение духа и идей идеологии, устремленно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рая на земле, **незаметно**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риводит **мiролюбца** к принятию м**i**родержител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как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оциаль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во все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их аспект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церквей (пок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на Западе), как никогда в истории, вовлекается в эту идеологию, обосновывает ее, и в е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усматривает **основную** миссию Церкви в мире. Эта усиливающаяся тенденция, захватывающая во всё больших масштабах всё больш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церквей,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ом, что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е столько воцерковление мира, сколько обмiрщение церквей.  Иллюстраций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вященнослужители и даже монахи – в театрах, на стадионах и на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далеко не целомудр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х; монастыри, устраивающи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вяточные гулянья, развлечения, концерты светских песен; церковные отделы, организующие концерты рок-музыки[[801]](#footnote-801),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рок», и т. д.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исал: *«Не утвердившие и не возрастившие веру от слуха делами веры, удобно обольщаются учением лжи, лицемерно принимающей вид истины»*[[802]](#footnote-802).  Мысль же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заметного* отречения от Христ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нешнего* *обмана* (напр., зашифрованных в штрих-коде шестерок) решитель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одному из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 о безуслов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ечной уча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от ег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свободного выбора Христа или антихриста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Кто будет веровать и креститься, спасен будет; а кто не будет веровать, осужден будет* (Мк. 16, 16)). Сам Бог, утверждают все святые отцы, не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нас без нашей воли. Тем более, никто и ничто не может погубить человека без ег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отвержения Христа 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принятия *другого* за Спасителя мира. Но это отвер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нятие прям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характером отнош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к заповедям Евангелия (а не к выдумка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Поэтому лишь принятие этой цифры как *знака* *веры в антихриста* сделает ее гибельной дл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Пока же такой веры нет, эта цифра не может погубить его, ибо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она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803]](#footnote-803).  Возможно, антихрист сделает эту цифру своей «печатью»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кресту Христову), знаком признания его как спасите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Тогда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ее принят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отступничество от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Но вне этого смысла боязнь шестерок есть признак суеверия христианина, и, без сомн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 злорадства проповедников этой веры, которые, уподобляясь известному животному, всюду оставляют свои следы.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апокалипсиче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и ожиданий связано с очевидной деградацией мор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и особенно власт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и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тенденцией к все большей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в очень узком кругу мировых «суперменов», свободных от моральных и других высши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чувств и побуждений. Отсюда отчетливо вырисовывается идея созд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всеми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которого станет именно эта кучка «богов»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власти, ч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всеобщего рабства, как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и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земли. Все это впол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апокалиптическим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м о тоталитарном режиме власти при едином всемирном лидере, который объявит себя «христом-спасителем»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акого нов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духовно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очих кризисов, поражающ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очевидны и опять-таки совпадают со смыслом тех конечных событий в жизн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 которых говорит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 о страшной гибели всей планеты (2 Петр. 3,10). § 4. Антиномия геенны Проблемой, с глубокой древности обращавшей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отцов и учителей Церкви и ставшей одной из волнующих тем в трудах многих русских богословов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ХХ 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вечных мучениях, которое священник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удачно назвал «антиномией геенны»,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стоит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нашег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ставятся в связи с учением о вечности ада, можно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1.** Бог от вечности знал, кто и как использует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И если Бог есть Любовь и Всеведение, то с какой *целью* Он дал бытие тем, которые пойдут в муку вечную? (Для сравнения: для иудейства и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поскольку Ягве или Аллах лишь милостивый и справедливый Судья, но не Любовь.)  **2.** Зло не имеет сущности – такова одна из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тин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Потому зло может быть явлением лишь временным, но не вечным. Христос Своей «смертью смерть попрал». *Будет Бог все во всем* (1 Кор. 15, 28). Вечностью же ада не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ли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 *вечный* дуализ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ечной* смерти?  Исходная позиция, с которой подходили русские богословы и философы к рассмотрению проблемы ада, хорошо выражена прот. **Сергием Булгаковым.** Он писал: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два типа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во всей свирепости, или же благодушная амнистия, являющая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м уклонением от всех трудностей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вый путь все боле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в наши дни, ибо утратил свою внутреннюю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второ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а простое отрицание первого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серьезных библейских и богословских его трудностях). Пред лицом обоих тип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ортодоксии и 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ализма,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ного,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который, соединя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был бы свободен от слабостей обоих»[[804]](#footnote-804).  Вот какие решения эт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предлагала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XX столетия.  1. Священник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проф. Москов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в своем известном труде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в главе (письме) «Геенна» высказывает следующие мысли по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Сначала приведем его постановку проблемы,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преамбулой к изложению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и других наш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Сознание исходит из идеи о Боге, как Любви. Любовь не может творить, чтобы губить, – созидать, зная о гибели. Любовь не может не простить... Под углом зрения вечности все прощается, все забывается: *будет Бог всяческая во всех* (1 Кор. **15, 28**).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невозмож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Так с высоты идеи о Боге. Но... исходя не из Божией любви к твари, а из любви твари к Богу, то же самое сознание приходит к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 Теперь сознание не может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бы могло быть спасение без ответной любви к Богу. А так как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опустить и того чтобы Бог принудил тварь к любви, то отсюда неизбежно следует вывод: 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любовь Божия останется без ответной любви твари, то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Тезис – невозмож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 и антитезис – возмож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 явно антиномичны... Отрицание антитезиса отрицает и тезис;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антитезиса утверждает и тезисы наоборот. Тезис и антитезис неразлучны. В пределах рассудка нет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решения этой антиномии. Оно лишь в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и сам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805]](#footnote-805).  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 **Павел** предлагает рациональную попытку разрешения этой антиномии. Он пишет: «Личность, сотворенная Богом, – значит святая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ценная своею внутренней сердцевиною – имеет свободную творческую волю, раскрывающуюся как система действий, т.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Личность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есть характер. Но тварь Божия – личность, и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пасена; злой же характер есть именно то, что мешает личности быть спасенною. Поэтому, ясно отсюда, что спасением постулируется раздел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и характера, обособление того и другого. Единое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разным» (с. 212).  Личность как творение Бога и Его образ, по мнению о. **Павла**, не может погибнуть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Характер» же, или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личность» («злая самость», «пустая кожа личности», «личина») человека, недостойная в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раза», отсекается от «ноуменаль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идет *во тьму внешнюю* (Мф. **8, 12**). Обращаясь к Первому посланию апостола Павла к Коринфянам (*…каждого дело обнаружится; ибо день пока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огне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и огонь испытает дело каждого, каково оно есть. У кого дело, которое он строил, устоит, тот получит награду. А у кого дело сгорит, тот потерпит урон; впрочем сам спасется, но так, как бы из огня* (1 Кор. **3, 13–15**)),  о.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делает такое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е: «Дело каждого подвергнется огненному испытанию, в котором выгорит все нечистое и скверное, как очищается огнем золото и серебро (ср. Зах. 13, 9; Мал. **3, 2–3**), в котором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аинствен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негодн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от Богозданного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Этот огонь – не наказание и не возмездие, а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испытание. Если о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окровенный образ Божий не раскрылся в конкретном подобии Божьем то от необоженной самости его отнимется образ Божий; если же самость претворена в подобие Божие, то человек получит “награду” – внутреннее блаженство видения в себе подобия Божия, – творческую радость художника, созерцающего творение свое» (с. 230). Эту идею «рассеч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на две «личности» о.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Писании. Он анализирует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целый ряд текстов (напр.: Мф. 5, 29–30, Мф. 24, 51; Лк. 12, 46; Мф. 25, 14–30; Мк. 9, 43–49; Евр. 4, 12 и др.).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сам” человек спасется, а “дело” его сгорит. “Дело”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злое], отделившись от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танет чистой мнимостью... кошмарным сном без видящего этот сон» (с. 233-234). «В геенне копошатся лишь призрачные “сны теней” и темные “тени снов”» (с. 247).  Таков взгляд о. П.**Флоренского** на антиномию геенны. Однако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м *вечной* дихотомии личности вызвало немало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откликов.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не увидело здесь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2. Особенную симпатию у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деи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на земле» снискал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загадочного»,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С. Булгакова**, мыслителя Николая Федоровича *Федорова* († 1903) [[806]](#footnote-806).  По мнению **Федорова**, проблема вечных мучений имеет не богослов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Оно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братски объединилось в одном «общем деле» – воскрешении всех умерших предков. Федоров верит, что, объединившись в этом «общем деле», люди внутренне преобразятся, так чт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и мерзости будут исключе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возможно «спасение безграничной вселенной» 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всеми людьми той вечной блаженной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 к которой призывает Бог. Однако, «спасение может произойти и без участия людей, если только они не объединятся в “общем деле”». Тогда Сам Бог завершит историю, но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это «спасение» станет трагедией: грешники будут страдать за свои грехи, а праведники – созерцая муки грешнико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всеобщего воскрешения предков **Федоров** считал возможным на пут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нау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нота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позволит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существо тварного мира и через *регуляцию* все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о «всей солнеч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регуляции на другие звездные системы» откро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правлять всеми громадами небесных миров. Федоров говорит о «собирании рассеянных частиц» для воссоздания тел усопших и об особом, научно-магическом, способе воскрешения всех. Однако для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 этом «общем деле» необходима «замена рождения воскрешением», требуется обращени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рождения во всеобще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ибо «родотворная сила есть только извращение той силы жизни,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быть употреблена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ли воскрешение».  Фантастичность и противо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мыслей Федорова сразу же обратили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критиков. Однако некоторые усматривают в ней прозрение в будущее.  3. Профессор Киев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В.И.***Экземплярский***[[807]](#footnote-807) считает, что одинаков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инять ни идею апокатастасиса, ни учение о вечных муках, и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о неполнот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по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Эта неполнота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ъяснена или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стижения тайны вечности, или неполезностью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го ее знания.  4. Священник Анатолий ***Жураковский*** († 1939)[[808]](#footnote-808), не соглашаясь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блаженства праведных перед лицом мук их отцов и матерей, и утверждая, что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юбовь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твращается от злых, но и исполнена глубокой жалости к ним (см., например, св.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о сердце милующем». Слово № 48), считает, чт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ечных* мук как *бесконечных* должно быть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твергнуто, и развивает следующую интересную мысль.  Он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понятие вечности и приходит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кроме вечности наполненной... вечности, как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нами может быть мыслима и иная вечность... как абсолютная пустота и абсолютное небытие». Этой мысли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идея вездесущия Бога. Однако, говорит о. А. Жураковский, это не так.  Не будучи пантеистами, мы проводим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присутствием Бога в душах святых, в Евхаристии, в храме и присутствием в идольском капище, на рынке, среди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сборища. «Мы исповедуем, что Бог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сюду, но не всюду одинаково. В храме Он живет иначе, чем на базарной площади».  Активность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Божия в разных «местах» может быть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различной и это различие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состоянием духа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свободы. Поэтому с несомненностью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и область, «в которой Бог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 абсолютно пассивен. Мало того: призна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свободы требует признан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такой сферы абсолютной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ассивност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имеем здесь ввиду... чисто духовную область, чисто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Эта сфера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ассивности и есть “дурная вечность”, вечность пустоты или небыт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призн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та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Богу сферы» (напр., Мф. 25, 30), которая есть тьма.  Если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сознанием как блаженство, то вечная тьма – как страдание, м*у*ка. И уже здесь, на земле человек отчасти соприкасается с этими двумя вечностями, хотя полнота их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откроется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Страшного Суда.  «Теперь, – пишет о. А. **Жураковский,** – мы подходим к самому существе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шей работы. Если вечная мука или, что то же, вечная тьм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ам, как особая сфера, или “план” чисто духовный, в который войдут осужденные после конечного Суда, то спрашива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ли мы должны мыслить это пребывание грешных в “кромешной тьме” бесконечным? Мука, несомненно, мыслится нами вечной в своей сущности... Мука вечна по природе... Входящий во “внешнюю тьму” мучается вечно 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он впивает в себя вечность, выходит из порядка времени в порядок вечности, из порядка бывания вступает в порядок небытия; но спрашивается, не может ли он опять уйти из этой вечности, не может ли оказаться его вечное мучение конечным?  С первого взгляда кажется, что мы впадаем здесь в ужаснейшее, вопиюще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Как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вечном, являющемс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онечным? Несомненно, в самой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ущности вечности, мы не можем мыслить никак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и никакого 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мента... В пределах вечности немыслим переход, но мыслим наш переход в вечность и уход из нее. Нельзя говорить о конце вечност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ечность безначальна и бесконечна, но откровение нам вечности имеет конец и начало».  «Вечное» имеет свое начало и конец как явление миру. Мы можем войти в вечность и выйти из нее,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был восхищен до третьего неба, в вечность, и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из нее (2 Кор. 12, 2–4). Так и «внешняя тьма» вечна по своей природе, но не бесконечна по пребыванию в ней.  «Не вносит ли это допущение, – спрашивает о. А. **Жураковский**, – особой гармонии в понимание Евангель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не рисует ли оно нам Бога, как любовь до конца? Грешники войдут в вечную муку, вопьют ее всей полнотой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а, но будут мучиться не бесконечно. Настанет час и они выйдут из мучений, из сферы небыт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 заканчивает он, – вечная му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о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Ибо ад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очистительного, преходящего момента в развитии личности». Намеки на это разбросаны по Евангелию (Напр., Мф. 5, 25–26; 18, 14, 34–35; Мк. 9, 49; Ин. 17, 1–2).  Этот вывод о. А. **Жураковског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вечности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чень близок к мыслям святого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5.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й подход к вопросу геенны находим у другого извест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мыслителя князя Евгени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рубецкого*** († 1920). Основные его мысли сводя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Ад не есть какая-либо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вне Христа, ибо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 одна: она только в Боге, только во Христ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ада возникает не путем отторжения чего-либо живого от вечной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ноты... Отпадение ада от Бога есть отпадение смерти, а не отпадение жизни... И червь и огонь в аду – не более и не менее, как образы неумирающей смерти... эт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смерти не ес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жизни, 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зрака. Ад есть царство призраков, и лишь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кового ему может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вечность. Вся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 в Бог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ада ес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разоблаченного праведным судом Божиим вечного миража... адские муки это страдания полной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й утраты жизни» [[809]](#footnote-809).  «Полная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утрата жизни есть переход во времени от жизни к смерти 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ехо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мгновенным. Вечная мука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увековеченный миг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разрыва с жизнью. Свободным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м сотвор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на веки вечные отделяется от сам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жизни и в этом отрешении испытывает крайнюю, беспредельную муку... Очевидно, страдание “второй смерт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и длящимся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во времени... ни состоянием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Это страдание... может заполнять только единый миг – тот миг, которым для него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время. Но в этот миг духовный облик существа, его переживающего,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на веки вечные: оно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навсегда к смерти... Говоря инач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ада ес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перехода, который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навсегда – перехода от жизни к смерти, от бытия к небытию» (с. 95).  «В этом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оскрешение суда”: осужденный воскресает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ечно жить во Христе, а тольк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жить на единый миг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и бесповорот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т жизни, от самого ее источника.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как я сказал, вечность ада есть вечность мига» (с. 97).  При всей оригинальности концепции Е. Трубецкого, остаетс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ее незаконченно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идея понимания вечных мук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ответом на вопрос: как они возможны перед лицом Бога-Любви?  6. Профессор Москов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уберовский*** († 1937), позднее протоиерей, предлагает концепцию т.н. ан*а*стасиса, которая в своих выводах близка к точке зрения свящ. А. Жураковск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Христово, пишет Туберовский, -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ое, аналогичное творению и Воплощению, динамически высше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Бога, смысл которого в... прославлении твари или во всецелом, духовно-телесном, внутренне-внешнем... обожении»[[810]](#footnote-810).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Христово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м актом прославления твари, параллельным обожению мира, смысл которого в наполнении тварного ничтожества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лавой» (с. 351).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этого «последний враг – смерть – будет упразднен, Бог будет все во всем (1 Кор. 15, 28), т. е. наполнит Собой все сущее не статически, так как Он пребывает во всем и без того, а динамически – силой, или, по смыслу нов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 славой» (с. 352).  «Наступит царство славы, как общий статус бытия,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царствам благодати и природы; откроется вечная...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полная любви и всяческ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жизнь об*о*женого и прославл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об*о*женом и прославленном мире» (с. 352).  Однако «об апокатастасисе в абсолютном, осужденном Церковью “оригеновском” смысл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чи... Отсюд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асхального догмата... понятие апокатастасиса, как приобретше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космологически-со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 должна заменить формулой *анастасиса*, обозначающего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утрач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а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тварью, в силу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Христов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ового modus`а бытия» (с. 353). «Ведь и тела грешников, нехристиан и т.д. будут п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также духовны, нетленны, сильны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лавны...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ада и рая, вечного блаженства и вечных мук, то эт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контрасты, как и степенные различия тех и других, лежат в одной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плоскости. Так, злые духи и доб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потенции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свободного бытия, хотя и в диаметр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м благу это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смысле. Точно так же различные до контраст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огут быть у людей к явленной во Христ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одни, верующие, становятся чадами Божьими, другие, неверующие – детьми диавола... Но если бытие вообще и духовно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зло и страд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ткровением благой силы Божией, если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аром высшей ценности... то и превысше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любви Божией в **status`е** славы не уничтожается “вечными муками ада”...  Итак, при актуальном контрасте, **анастасис** я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евысшую ценность...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Христа, как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анастасис твари, служит откровением status`a славы, реализуемого субъективно в вечном блаженстве рая для одних и вечных муках для других, объективно же выражающего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благую силу – любовь» (с. 354–355). «Вся тварь будет наполнена могуществом, духовностью, красотой... анастасис я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евысшую ценность, реализация котор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для каждого различно и в диапазоне рая-ада» (с. 335–33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Туберовски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состоя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п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его таким благом, которое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все страдания ада. Правда, как понимать это Туберовский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7. Очень развернутую и созвучную взглядам Туберовского концепцию проблемы геенны предлагает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в своем обширном труде «**Невеста Агнца**».  Как и Туберовский, о. **С. Булгаков**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нельзя лишь допустить одного: *полного* поглощения образа славы образом адского уничижения»[[811]](#footnote-811). «Итак, основной анти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стулат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нетления и славы может совмещаться с вечной смертью и гибелью, то и другое – в разной мере – является включенным в бытие» (с. 508).  «Эта обращенность к Богу, проницающая всю жизнь светом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 и есть та **вечность**, или вечная жизнь, о которой говорится в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ах» (с. 501).  Но понимание ада и его вечности у о. С. Булгаков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рочих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Он пишет: «Поскольку ад *не есть* творение Божие, но плод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князя мира сего и им плененных, он и не имеет бытия в себе,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имеет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ечности, каковая есть для него 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жизни. По этим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трицать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ада, который в веках растворяется в ничто, как подлинную свою основу» (с. 521).  Очень взвешенной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ющейся, например, от понимания Бердяева) является у Булгакова трактовка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Свобод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Поэтому и на путях богоборчеств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и сатанинского, свобода не может являться сама себе довлеющей. Она стоит и падает,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ся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ся на путях тварной жизни к ее обожению. Свобода не ес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мощь в себе, и она есть немощь в своем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ении Божеству» (с. 521–522).  Та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вободы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ного, очень напоминающего учение прп. Исаака Сирина, взгляда на природу и смысл гееннских страданий. «Не надо, – пишет о. Сергий, – отожествлять зло с страданием, которое не есть зло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благом так же, как и злом. Отсюда следует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важное для всей эсхатологии заключение» **(с. 522).** «В духе синергизм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няты и адские муки, не только как пассивное претерпение их, но и как актуальное, творческое усилие духа, который не теряет его даже во аде (подобно евангельскому богачу)» (с. 523).  «“Вечные муки”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в тварной временности; они су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казание”,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 имманентны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греха, но суть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аяся жизнь,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изживание того, что может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изживаемо» (с. 524). «Итак, жизнь будущего века... не тольк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времени, но и включает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или циклы, “века”, отмеченные возрастанием жизни» (с. 528).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о. Сергий приходит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веч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на избранных и отверженных, очевидно, не является последним смыслом мироздания» (с. 533). «Сатанизм исчерпаем, он сам находит себе конец. Изгнанный вон из мира, как царства бытия,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ью своей воли о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к новому самопознанию, но это обращение есть уже начало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скаяния. Отсюда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ца сатанизма... Но это есть и начало жизни на путях веков конеч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от вечной смерти духовной» (с. 545).  Этот вывод прот. С. Булгакова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у богослужебных текстов Октоиха, Триоди постной и цветной и мыслям целого ряда Отцов.  8. По учению Церкв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м Христовым разрушены были «*вереи адовы*», ад, как закрытая, образно говоря, тюрьма, перестал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Христос, поется на **Пасху**, «*умертвивый смерть*», «*смертию смерть поправ*», «*смертное жилище разори своею смертию днесь*».  В последовании **Утрени в пятницу страстной седмицы** на Блаженных слышим: «*Рукописание наше на Кресте растерзал еси, Господи, и вменився в мертвых, тамошнего мучителя связал еси,* ***избавль всех от уз смертных воскресением Твоим***…».  В **Великую Субботу**: «*Царствует ад, но* ***не вечнует*** *над родо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Особенно решительно сказано о победе Христа над адом, вечными муками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Пасхальном слове**: «*Никто пусть не боится смерти; ибо освободила нас смерть Спасителя. Он истребил ее, быв объят ею; Он опустошил ад, сошедши во ад; огорчил того, который коснулся плоти Его…*[[812]](#footnote-812). «*Где твое, смерти, жало; где твоя, аде, победа? Воскресе Христос, и ты низверглся еси. Воскресе Христос, и падоша демони. Воскресе Христос, и радуются ангели. Воскресе Христос, и жизнь жительствует. Воскресе Христос, и мертвый* ***ни един*** *во гробе*»! Контекст всей речи прозрачно ясен: слова «*мертвый* ***ни един*** *во гробе*» говорят здес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лишь тела, за которым для грешников последуют бесконечные мучения, но 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и духовном, открывающем человеку врата вечной жизни в Боге: ***Он опустошил ад, сошедши во ад.***  Почти дословно эту же мысль защищает и святитель **Епифаний Кипрский**: «*Живот же наш — …*(Христос – А.О.) *за нас Пострадавший, чтобы нас разрешить от страстей и, умерши плотию, соделаться смертью смерти, чтобы сокрушить жало смерти, снисшедши в преисподнюю сломить адамантовые запоры. Соделав это, вывел Он пленные души, и* ***ад соделал пустым*»**[[813]](#footnote-813)**.** Так же мыслит св. **Амфилохий Иконийский**[[814]](#footnote-814).  Святитель **Афанасий Великий** в пасхальном послании говорит: «*Он Тот, Который древле вывел народ из Египта, а напоследок и всех нас, или, лучше сказать,* ***весь ро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искупил от смерти и возвел из ада***»[[815]](#footnote-815).  Святитель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родной брат Василия Великого, писал:«… *и по совершенном устранении зла из всех существ, во всех снова воссияет боговидная красота, по образу которой были мы созданы в начале*»[[816]](#footnote-816)  Свт. **Григорий Богослов** допускал посмертное спасение через ад или, как он выражается, через крещение в ог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ни будут там крещены огнем – этим последним крещением, самым трудным 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м, которое поядает вещество как сено и потребляет легковесность всякого греха*»[[817]](#footnote-817).  И объясняет: "*Иные даже не име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ринять дара* [Крещения]*,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 малолетству, или по какому-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зависящему от них стеч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по которому не сподобляются принять благода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не принявшие крещения не будут у праведного Судии ни прославлены, ни наказа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хотя и не запечатлены, однако же и не худы… Ибо не всякий… недостойный чести достоин уже наказания*"[[818]](#footnote-818).  Святитель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говоря об адовых темницах,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раскрывает эту мысль: «*Ибо они были поистине темными, пока не сошло туда Солнц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не осветило и не* ***сделало ад небом****. Ибо где Христос, там и небо*»[[819]](#footnote-819). Н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поэтому, что мысли первосвятител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го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пасения всех обитателей ада, явились удобным поводом для его обвинения в оригенизме 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ом архиепископом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м Феофилом на «соборе под Дубом» (403 г.). Однако в учении Святителя не содержится никаких идей ни о круговращении бытия вселенной, ни о пред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душ, но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великая истина – полная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победа над злом Христа, ***сделавшего ад небом.***  Святой **Ефрем Сирин**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что «*во гласе Господа ад получил предуведомление при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оследующему Его гласу, который* ***совершенно упразднит его***»[[820]](#footnote-820).  Святой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 полн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ью писал: “*Грешник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благодать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своего. Где геенна,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опечалить нас? Где мучение,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 нас устрашающее и побеждающее радость любви Его? И что такое геенна перед благодатью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Его, когда восставит нас из ада, соделает, что тленное сие облечется в нетление, и падшего во ад восставит в славе*?... *Есть воздаяние грешникам, и вместо воздаяния праведного воздает Он им воскресением; и вместо тления тел, поправших закон Его, облекает их в совершенную славу нетления. Эта милость – воскресить нас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согрешили, выше милости – привести нас в бытие, когда мы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821]](#footnote-821).  Эти слова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из его знаменитых «Слов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х», которые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ем из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е были подвергнуты какому-либо сомнению или критике, конечно, поражают. Еще бы: не праведник, а г*решник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благодать***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своего*.Более того, Христос ***падшего во ад******восставит в славе****, вместо воздаяния праведного…* ***облекает*** *их* ***в******совершенную славу нетления****.* Всеобще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убежден св. Исаак, упраздняет геенну: *где геенна,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опечалить нас*, грешников, – восклицает он?  И объясняет: “*Он [Бог] ничего [не делает] ради возмездия, но взирает на пользу, которая должна произойти от Его [действий]. Одним из таких [предметов] является геенна... Не для того милосердный Владыка сотворил разумные существа, чтобы безжалостно подвергнуть их нескончаемой скорби - тех, о ком Он знал прежде их создания, во что они [превратятся после сотворения], и которых Он [все-таки] сотворил*"[[822]](#footnote-822). Это, кажется, оставляет надежду на наступление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будет Бог все во всем» (1 Кор. **15; 28**).  Преп. **Максим Исповедник**, объясняя слова апостола Петра (1 Петр. 3, 18-21; 4, 6) о сошествии Христа в ад, писал: «…*Писание называет “мертвыми” людей, скончавшихся до пришествия Христа, например, бывших при потопе, во время столпотворения, в Содоме, Египте, а также и других, принявших в разные времена 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е возмездие и страшные беды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говоров. Эти люди подверглись наказанию не столько за неведение Бога, сколько за обиды, причиненные друг другу. Им и была благовествуема, по словам св. Петра, великая проповедь спасения – когда они уже были осуждены по человеку плотию, то есть восприняли, через жизнь во плоти, наказание з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друг против друга, –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жили по Богу духом, то есть, будучи во аде, восприняли проповедь Боговедения, веруя во Спасителя,* ***сошедшего во ад спасти мертвых***»[[823]](#footnote-823).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мертвые*** и всех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времен*,* также *будучи во аде и восприняв проповедь Боговедения,* получа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жить по Богу духом.*  Даже святитель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который исключ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пасения нехристиан, писал: *«Лишённые слав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е лишены другой славы, полученной при создании: они - образ Божий*»[[824]](#footnote-824).  Как понимать все эти слова – лишь как возвышенную церковную поэзию, красивую лирик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щуюся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только на небольшой круг избранных, или это **реальность** новой жизни, принесенной Спасителем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Нет сомнения, что победою Христовой все, не только праведно жившие, но даже и мертвые, некогда непокорные, были и будут освобождены из ада. Все они, пройдя в нем огненный искус страстей, приняли и примут Спасителя и с Ним дар благодати Крещения,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анут членами Церкви Христовой - **спасутся**. Эта **полная** победа над адом и смертью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 точно показана н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иконе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где ад разрушен сошедшим в него Христом.  И никто из этих Отцов никогда не сомневался в том, что их учение н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словам Христовым: И пойдут сии в муку вечную, а праведники в жизнь вечную.  Мысль этих святых убедительна. Ибо они отвечают на вопрос: почему Бог дал жизнь тем, о которых Он знал, что они изберут зло и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ойти в нескончаемые мучения?  Однако даже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войти в Царство, вкусив гееннское «благо» вне Бога – опыт страшный. Апостол пишет: «…каждого дело обнаружится; ибо день пока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огне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и огонь испытает дело каждого, каково оно есть. У кого дело, которое он строил, устоит, тот получит награду. А у кого дело сгорит, тот потерпит урон; впрочем, сам спасется, но так, как бы из огня» (1 Кор. **3; 13-15).**  Это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 показывающий, что и состояние спасен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личным. Для одних оно со славой, честью, наградой, другой спасется, но так, как бы из огня. Потому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Остережемся в душах наших… и поймем, что хотя геенна и подлежит ограничению, весьма страшен вкус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ней, и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нашего познания – степень страдания в ней*»[[825]](#footnote-825).  Зло не имеет сущности, оно лишь временно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 тварном мире, ибо бытие имеет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сотворено Богом и причастно Ему. И поскольку Бог ада не сотворил, он имеет не бытие, но образ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силу этого, Церковь совершает молитвы за усопших – не за святых, а за грешных, и соверш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 верой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их веч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бо за гробо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время и начинается вечность), т.е.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вечных мучений.  Возможный вариант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геенны дает необычная мысль святителя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Потому Он [Бог] и уготовал геенну, что Он – благ»[[826]](#footnote-826). Эти слова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процессе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проходит свой путь духовног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н свободно избирает добро или зло, и степень ревности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главной цели жизни определяют различие состояний его души. Как писал о. **С. Булгаков**, «адские муки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нехотения истины, ставшего уже законом жизни»[[827]](#footnote-827). Бог же, до конца сохраняя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й свободу разумной твари, проявляет Свою благость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ей тем, ч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ть «там», где она хочет и может.  Св. Николай **Кавáсила** (XIV в.)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том, кого Христос вывел из ада, рассуждает об этом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И в том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праведными и злыми, которые в одних находились узах и тому же подлежали рабству, что одни с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переносили оное порабощение и рабство, и молились, чтобы разрушено было узилище и разрешились оные узы, и желали, чтобы глава тирана сокрушена была пленниками, а другим ничто настоящее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казалось странным, но они еще утешались, находясь в рабстве. И в оные блаженные дни были подобные им, кои не приняли воссиявшего в них Солнца, и старались,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погасить Его, делая все, что, по их мнению, могл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лучи Его. Почему одни освободились от рабства в аде, когда явился Царь, другие же остались в узах»[[828]](#footnote-828).  В трактате «Против манихеев» прп. Иоанн Дамаскин писал: «Бог и диаволу всегда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блага, но тот не хочет принять. И в будущем веке Бог всем дает блага – ибо Он есть источник благ, на всех изливающий благость, каждый же причащается ко благу, насколько сам приуготовил себя воспринимающим»[[829]](#footnote-829).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по вопросу геенны, можно лишь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Н.***Бердяевым***, что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есть предельная тайна, не поддающаяся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830]](#footnote-830).  \* \* \*  Исканию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всегда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языческий дух суетного любопыт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смысл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ризнаками последних времен. Этот дух неизмеримо больше наполняет душу мыслью о пришествии антихриста, нежели о грядущем Христе. Он насаждает б*о*льшую веру в магическую силу трех шестерок, чем в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силу животворящего Креста Христова, насаждает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суевер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еру в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ь антихристовых знаков самих по себе,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святости или греховности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Такая лжевера отвергает слова апостола о том, что «идол в мире ничто» и заставляет «верующего» трепетать перед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демоническими «изобретениями»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века.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называет это *неправедным обольщением погибающих за то, что они не приняли любви исти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спасения. И за сие пошлет им Бог действие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так что они будут верить лжи* (2 Фес. **2, 10–11**).  Потому Церковь не перестает возвещать, что только очищающие себя деланием заповедей и покаянием, истинно распознают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и человека греха, сына погибели (2 Фес. 2, 3), и спасительно узрят второе славное пришествие Христово. |

1. Khomyakov A. S. Polnoye sobraniye sochineniy（著作全集） 第二册. М., 1886. 页. 55. [↑](#footnote-ref-1)
2. Kireyevskiy I. V. O kharaktere prosveshcheniya Yevropy//Kritika i estetika（关于欧洲教育的性质//批评与美学）.М., 1979. 页 274. [↑](#footnote-ref-2)
3. Bulgakov S. Nevesta Agntsa（羔羊之妻子）Paris, 1946. 页 508. [↑](#footnote-ref-3)
4. 圣厄弗冷, Tvoreniya (著作). 第三册. М., 1852. 页 48. [↑](#footnote-ref-4)
5. 罗蒙诺索夫. 诗. М., 1948. 页 7. [↑](#footnote-ref-5)
6. Ivanitskiy V.F. Filon Aleksandriyskiy. Zhizn' i obzor literaturnoy deyatel'nosti.（亚历山大里亞的婓落。生活与文学工作的简介） 基辅, 1911. 页 591- 592. [↑](#footnote-ref-6)
7. Bolotov V.V. Lekcii po istorii drevnej Cerkvi. （古宗教史）第二册. SPb., 1910. 页 165. [↑](#footnote-ref-7)
8. Losskiy V. Ocherk misticheskogo bogosloviya Vostochnoj Cerkvi// Bog. Trudy.（东方正统教会神秘神学的概要） #8. 莫斯科., 1972. 页 16. [↑](#footnote-ref-8)
9. Ignatiy (Bryanchaninov), 主教. 五本册的著作. 第四册. SPb., 1905. 页 498. [↑](#footnote-ref-9)
10. Rozhdestvenskiy N. P. Hristianskaya apologetika. Kurs osnovnogo bogosloviya （基督教护教学。基本神学教程）.第一册. SPb., 1893. 页 74- 75. [↑](#footnote-ref-10)
11. Bulgakov S. N. Sovremennoye arianstvo//Tikhiye dumy（现代阿里乌教派//安静的思考）. M., 1918. 页 160. [↑](#footnote-ref-11)
12. Sakharov N. Soyuz monistov i bor'ba s nim v Germanii//Bogoslovskiy vestnik.（一元论联盟和德国的反抗//神学通报） 1911,十二月. 页 775-785; Zorin S. M. Mifologicheskaya teoriya Drevsa i yeye razbor// Strannik.（德鲁斯的神秘理论与它的分析//徒步旅行者）1911, 第七-八月. 页 67. [↑](#footnote-ref-12)
13. 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y. （不褪色的光）Sergiyev Posad, 1917. 页 83. [↑](#footnote-ref-13)
14. Henri-Marie de Lubac. Drama ateisticheskogo gumanizma. （无神论的文主义悲剧）Moskow- Milan, 1997. [↑](#footnote-ref-14)
15. Rozhdestvenskiy N.P. Khristianskaya apologetika. （基督教户教学）两册. 第一册. SPb., 1884. 页. 136. [↑](#footnote-ref-15)
16. O grade Bozhiyem.（关于上帝之城） 自从: Rozhdestvenskiy N.P. 页. 137. [↑](#footnote-ref-16)
17. Taylor（ⅩⅠⅩ世纪），是个著名的研究宗教家说：“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存在其每一个宗教的最起码的条件。没有它，就没有宗教”。自从Rozhdestvenskij N.P. Hristianskaya apologetika (基督教护教学). 第一册. SPb., 1893. 页141. [↑](#footnote-ref-17)
18. 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j.（不褪色的光） Sergiev Posad, 1917. 页6-7. [↑](#footnote-ref-18)
19. 关于康的看法的分析，可以参考Florenskij P. Kul't i filosofiya//Bog. Trudy. （崇拜与哲学//神学著作）第17号汇编. M., 1977. 页 119- 135. [↑](#footnote-ref-19)
20. 邓晓芒 译，杨祖陶 校。（德）康德 着。实践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页149 [↑](#footnote-ref-20)
21. Hill K.R. Hristianskaya zashita morali i demokratii//Disput. 1992. #1. 页 138 [↑](#footnote-ref-21)
22. St. Isaac the Syrian. Slova podvizhniceskie （苦行者的言论）. M., 1858. 第34章. 页217. [↑](#footnote-ref-22)
23. Varsanufiy Velikij i Ioann, prep. Rukovodstvo k duxovnoj zhizni. SPb., 1905. 第274号的答案。 [↑](#footnote-ref-23)
24. Pavel Florenskiy, priest. Osvyashenie real'nosti//Bog. trudy. （现实的阐明//神学著作）#17. M., 1977. 页150-151. [↑](#footnote-ref-24)
25. 他主要的作品：“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宗教哲学讲座”、“法哲学原理”等等。 [↑](#footnote-ref-25)
26. «O celi hristianskoj zhizni»（关于基督教徒生活的目标）. Beseda prep. Serafima Sarovskogo s N.A. Motovilovim. Sergiev Posad, 1914. 页 33, 10. [↑](#footnote-ref-26)
27. Ignatij (Bryanchaninov), 圣主教. Pis'ma k raznim licam.（对任何人物的邮件）第二版本. Sergiev Posad, 1917. 页 78-79. [↑](#footnote-ref-27)
28. Schleiermacher F. Ue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821. [↑](#footnote-ref-28)
29. Schleiermacher F. Ue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821. [↑](#footnote-ref-29)
30. Pfleyderer O. O religii i religiyah. （关于信仰和宗教）SPb., 1909. 页45. [↑](#footnote-ref-30)
31. Georgij Florovsky, 大神父, Puti russkogo bogosloviya （俄罗斯神学的道路）, 巴黎, 1983. 页137. [↑](#footnote-ref-31)
32. Dorofey, 圣人, Dushepoleznie poucheniya. （大有教益的教导）. M., 1874. 第19篇教导. 页212. [↑](#footnote-ref-32)
33. Ignatiy Bryanchaninov, Tvoreniya v 5 tomah. （5本册的作品）Spb., 1905. 第一册. 页513. [↑](#footnote-ref-33)
34. Osnovnye voprosy nauchnogo ateizma（科学无神论的基础问题）/ Pantskhava I.D.的版本. M., 1966. 页36 [↑](#footnote-ref-34)
35. Estestvoznanie i religiya（自然科学与信仰）. 1970. 第3号. 页10. [↑](#footnote-ref-35)
36. Folz V. Rimba. M.-L., 1931. 页100. [↑](#footnote-ref-36)
37. Tokarev S.A. Teylor E.B.//Kratkij nauchno- ateisticheskij slovar'.（简短的科学神学论的字典）M., 1969. 页691-692. [↑](#footnote-ref-37)
38. Tokarev S.A. Teylor E.B.//Kratkij nauchno- ateisticheskij slovar'.（简短的科学神学论的字典）M., 1969. 页692. [↑](#footnote-ref-38)
39. Feuerbach L. Lekcii o sushnosti religii//（信仰性质讲座）三本册的著作. [↑](#footnote-ref-39)
40. 处于同上. 页192. [↑](#footnote-ref-40)
41. 处于同上. 页169. [↑](#footnote-ref-41)
42. 处于同上 [↑](#footnote-ref-42)
43. 处于同上. 页214. [↑](#footnote-ref-43)
44. Bulgakov S. Religiya chelovekobozhiya u L. Feuerbacha//Dva grada. （费尔巴赫的人神论//两座城市）两本册. 第一册. M., 1911. 页17. [↑](#footnote-ref-44)
45. Kudryavcev V.D. Nachal'nie osnovaniya filosofii（哲学基础）第九版本. Sergiev Posad, 1915. 页125. [↑](#footnote-ref-45)
46. Ansimov A.F. Etapi razvitiya pervobitnoj religii. （原始信仰发展的阶段）. M.-L., 1967. 页3-4. [↑](#footnote-ref-46)
47. Osnovnie voprosy nauchnogo ateizma/（科学无神论基础问题）Pancshava. M., 1966. 页37 [↑](#footnote-ref-47)
48. 处于同上. 页169. [↑](#footnote-ref-48)
49. 处于同上. [↑](#footnote-ref-49)
50. 可以参考：Glagolev S.S. Proshloe cheloveka（人类往事）Sergiev Posad, 1917. [↑](#footnote-ref-50)
51. Zibkovec V.F. Chelovek bez religii.（没有宗教的人）. M., 1967. 页78. [↑](#footnote-ref-51)
52. Dubinin N.I. Social'noe i biologicheskoe v sovremennoj probleme cheloveka//Voprosy filosofii. （现代人类社会方面以及生物方面的问题//哲学问题）1972. #10. 页53. [↑](#footnote-ref-52)
53. Kur'ier. 1972. #819. 页12. 还可以参考：Chelovek. （人）第三版本. 第29册. M., 1978. 页50-54. [↑](#footnote-ref-53)
54. Proizshozhdenie religii//Kratkij nauchno ateisticheskij slovar'. （信仰的起源//简短的科学神学论的字典）第二版本. M., 1969. 页565. [↑](#footnote-ref-54)
55. Titov V.E. Pravoslavie. （东正教）. M., 1967. 页301. [↑](#footnote-ref-55)
56. Zibkovec V.F. Chelovek bez religii. （没有宗教的人）M., 1967. 页161. [↑](#footnote-ref-56)
57. 处于同上. 页110. [↑](#footnote-ref-57)
58. Religiya//Kratkij nauchno-ateisticheskij slovar'.（信仰//简短的科学神学论的字典） 第二版本. M., 1969. 页597 [↑](#footnote-ref-58)
59. 德苏. 乌扎拉- 是最好的例子。 [↑](#footnote-ref-59)
60. 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j （不褪色的光）. Sergiev Posad, 1917. 页16. [↑](#footnote-ref-60)
61. 处于同上. 页7. [↑](#footnote-ref-61)
62. 可以参考：Pokrovskij A.I. Biblejskoe uchenie o pervobytnoj religii.（关于第一个宗教的圣经教导） 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 1901；Hrisanf (Retivcev), 修道院长, Religii drevnego mira v ih otnoshenii k hristianstvu.（古代世界的宗教跟基督教会的关系） 两本册. SPb., 1873;1875. Svetlov E. Magizm i edinobozhie.（魔法和一神教） Brussels, 1971. [↑](#footnote-ref-62)
63. Zubov A.B. Pobeda nad poslednim vragom//Bogoslovskij vestnik.（战胜最后一个敌人//神学通报） 1993. #1. [↑](#footnote-ref-63)
64. 可以参考：Keram K. Bogi, grobnici, uchionie.（众神、陵墓、科学家） M., 1960; Vully L. Ur xaldeev. （乌尔）M., 1961; Ceren E. Biblejskie xolmy.（圣经小山） M., 1966. [↑](#footnote-ref-64)
65. 西塞罗。“论神性” [↑](#footnote-ref-65)
66. Lopatin L. Polozhitel'nie zadachi filosofii （哲学正面的任务）第一部分. M., 1911. 页277-278. [↑](#footnote-ref-66)
67. Starokadomskiy M.A. Opit umozritel'nogo obosnovaniya teizma v trudah professorov MDA. （在莫斯科神学院教授的作品中有神论思辨性论据的经验）M., 1969. Mashinopis' （用打字机打的文本）莫斯科神学院的图书馆。 [↑](#footnote-ref-67)
68. Popov Y., Puhnachev Y. Paradoksi//Nauka i zhizn' （矛盾//科学与人生） 1971. #1. 页102 [↑](#footnote-ref-68)
69. Ahlibinskiy X.B. Chudo nashego vremeni// Kibernetika i problemi razvitiya.（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 控制论与发展问题） L., 1963. 页91 [↑](#footnote-ref-69)
70. Dokazatel'stvo// Enciklopedichskij slovar'. （证明// 百科词典）两本册. 主编 Vvedenskiy B.A. 第一册. 1963- 1964. 页 343. [↑](#footnote-ref-70)
71. Dokazatel'stvo// Filosofskij slovar'. （证明// 哲学词典）. 第二册. M., 1962. 页42-43. [↑](#footnote-ref-71)
72. 路易. 巴斯德（逝世西元1895年），法国伟大的科学家以及基督徒，关于科学与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说：“科学里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无神论、唯物主义、唯灵论什么的。这里只有事实，只有事实而已”（自出：Vasil'ev L. Vnushenie na rasstoyanii.（灌输距离） M., 1962. 页18） [↑](#footnote-ref-72)
73. Naan G. Bog, Bibliya, beskonechnost'//Nauka i religiya. （上帝、圣经、永恒//科学与信仰）1959. #3. 页23 [↑](#footnote-ref-73)
74. Dobrotolybie.（The Philokalia; 爱美丽）第四本版本. 第一册. M., 1905. 页90. 第150段. [↑](#footnote-ref-74)
75. 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Slova podvizhnicheskie（苦行者的词语）. M., 1858. 第34篇. 页218, 219. [↑](#footnote-ref-75)
76. 处于同上. 第36篇文章. 页228. [↑](#footnote-ref-76)
77. Isaak Sirin,（西利亚的圣伊萨阿克） prepodobnyj. Slova podvizhnicheskie.（苦行者的词语） M., 1858. 第37篇. 页229- 230. [↑](#footnote-ref-77)
78. 处于同上. 第55篇. 页362. [↑](#footnote-ref-78)
79. 处于同上. 第48篇. 页 299, 300. [↑](#footnote-ref-79)
80. “因果是一个事件（即“因”）和第二个事件（即“果”）之间的关系，其中后一事件被认为是前一事件的结果。意思是，如果我们能确定现在，我们就能算出（预料）未来。不过这个点子具错误。不是结果有错，而是它的出发点不对的。因为任何实验，都服从于量子力学的定律；量子力学的定律彻底的判断因果的根据不足”（Gejzenberg V. Fizicheskie principi kvantovoj teorii（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M.-L., 1932. 页61）. [↑](#footnote-ref-80)
81. Zel'dovich Ya. Sobstvennaya zhizn' idei//Literaturnaya gazeta.（观念自己的生活//文学报） 1972年2月9号. 页11. [↑](#footnote-ref-81)
82. 可以参考：Kolhurinskij N. Mir- Bozhie tvorenie.（世界是上帝的作品） M., 2000. [↑](#footnote-ref-82)
83. Kant I. Sochineniya. V shesti tomah（六册的著作）M., 1966. 第四册. 第一段. 页140. [↑](#footnote-ref-83)
84. Devis P. Supersila. （超能力）M., 1989. 页265. [↑](#footnote-ref-84)
85. R'uz M. Nauka i religiya: po-prezhenemu vojna?// Voprosi filosofii, （科学与信仰：仍然在战斗吗？//哲学的问题）1991. #2. 页39-40, 42. [↑](#footnote-ref-85)
86. Berg. L. S. Teoriya evolycii.（进化论） Pg., 1922. 页67- 68. [↑](#footnote-ref-86)
87. Zelig K. Al'bert Ejnshtejn（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M., 1966. 页44. [↑](#footnote-ref-87)
88. Devis P. Ukaz. （命令）著作. 页261. [↑](#footnote-ref-88)
89. “有一次数学家们计算了生命在地球上发生的可能性。按照数学的计算，我们（人类）是无法存在的，但如果我们还是出现了的话，我们也是没办法活下去的”（Izvestiya（消息报）. 1970年8月21号. #189）。生命从随机分子连接而发生的可能性等于10-255（Naselennyj kosmos (宇宙居民点)Penelis V.D. M., 1972）。DNA分子出现的可能性等于10-80.038（Kurashov V.I., Solov'ev Y.I. O probleme «svedeniya» ximii k fizike// Voprosy filosofii.（关于化学与物理学“单一化”的问题//哲学问题） 1984. #6. 页96）。 [↑](#footnote-ref-89)
90. 可以参考：“精神上的论据”。 [↑](#footnote-ref-90)
91. Ciceron. O prirode bogov. （西塞罗。论神性）。引文出自Kudryavcev V. Nachal’nie osnovaniya filosofii. （哲学基本基础）第7版本. Sergiev Posad, 1910. 页176-177. [↑](#footnote-ref-91)
92. 处于同上。页176. [↑](#footnote-ref-92)
93. Kudryavcev V. Nachal’nie osnovaniya filosofii. （哲学基本基础）第7版本. Sergiev Posad, 1910. 页177. [↑](#footnote-ref-93)
94. 道德，意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良心的呼唤以及个人内在的真理要求；在表达的基本原则上则是：若不希望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就也不要那样对待他人。 [↑](#footnote-ref-94)
95. Kudryavcev V. Nachal'nie osnovaniya filisofii（哲学基本基础）第7版本. Sergiev Posad, 1910. 页434-435. [↑](#footnote-ref-95)
96. Kudriavcev V. 著作. 页194-195. [↑](#footnote-ref-96)
97. Andreev I.M. Pravoslavno- Hristianskaya apologetika. （基督东正教会的辩护）New York, 1965. 页40. [↑](#footnote-ref-97)
98. Kliachko V. Nauka poznaet mir//Nauka i religiya. （科学在研究世界//科学与信仰）1967. 第1号. 页72. [↑](#footnote-ref-98)
99. 处于同上. [↑](#footnote-ref-99)
100. 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j. （不褪色的光）Sergiev Posad, 1917. 页12. [↑](#footnote-ref-100)
101. 处于同上. 页14. [↑](#footnote-ref-101)
102. Filosofskaya enciklopediya. （哲学大词典）第三册. M., 1964. “科学” [↑](#footnote-ref-102)
103. Russel B. Chelovecheskoe poznanie（人类的知识）/德文翻译. M., 1957. 页204. [↑](#footnote-ref-103)
104. Einstein A. Sobranie nauchnih trudov （科学论文的收集）第四册/英文翻译. M., 1967. 页136. [↑](#footnote-ref-104)
105. Berg L. Teoriya evoliycii. （进化论）Pg., 1922. 页67-68. [↑](#footnote-ref-105)
106. Einstein A. 著作. 页154. [↑](#footnote-ref-106)
107. Wiener N. Kibernetika i obshestvo（控制论与社会）//英文翻译. M., 1958. 页195 [↑](#footnote-ref-107)
108. Townes H. Sliyanie nauki i religii/Literaturnaya gazeta. （科学与信仰的合并/文学报）1967. 第34号. [↑](#footnote-ref-108)
109. Berg L. Nauka, ee soderzhanie, smisl i klassifikaciya. （科学，它的内容、意义和分类）Pg., 1922. 页18- 23. [↑](#footnote-ref-109)
110. Einstein A., Indelf L. Evol'yciya fiziki（物理学的进化）英文翻译. M., 1966. 页30. [↑](#footnote-ref-110)
111. Feynman R. Harakter fizicheskih zakonov（物理学规律的性质） 英文翻译. M., 1968. 页77-78. [↑](#footnote-ref-111)
112. Heisenberg W. Filosofskie problemi atomnoj fiziki（原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德文翻译. M., 1953. 页64-66. [↑](#footnote-ref-112)
113. Oppenheimer R. O neobhodimosti eksperimentov s chasticami visokih energij//Tehnica- molodezhi. （关于用高能粒子实验的需要性//青少年的科学设备）1965. 第4号. 页10. [↑](#footnote-ref-113)
114. Logika nauchnogo issledovaniya/Pod redakciej P.V. Kopnina.（科学研究的逻辑/P.V. Kopnin教授主编的书） M., 1965. 页230-231. [↑](#footnote-ref-114)
115. Lem S. Summa tehnologii（科技的总和）/波兰语翻译. M., 1968. 页127. [↑](#footnote-ref-115)
116. Nalimov V.V. Chto est' istina//Himiya i zhizn'. （真理是什么//化学与人生）1978. 第1号. 页49. [↑](#footnote-ref-116)
117. Frank Ph. Filosofiya nauki（科学的哲学）//英文翻译. M., 1960. 页76. [↑](#footnote-ref-117)
118. Mamchur E.A. Problema kriteriya prostoty nauchnyh teorij//Voprosy filosofii. （科学理论朴素性的问题//哲学问题）1966. 第9号. 页159. [↑](#footnote-ref-118)
119. Naan G. K probleme beskonechnosti//Voprosy filosofii. （关于“无限”的问题//哲学问题）1965. 第12号. 页65. [↑](#footnote-ref-119)
120. Cherkashin P. Gnoseologicheskie korni idealizma. （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M., 1961. 页189. [↑](#footnote-ref-120)
121. Beseda s akademikom Naan G.（跟Naan G.院士的谈会） O dialektike poznaniya//Nauka I religiya. （关于认识的辩证法//科学与信仰）1968. 第12号. 页23. [↑](#footnote-ref-121)
122. Kaziytinskiy V.A. Astronomiya i dialektika. Astronomicheskij kalendar’. Ezhegodnik. （天文学与辩证法。天文年鉴）第73期. M., 1969. 页148-149. [↑](#footnote-ref-122)
123. Vasil'ev L.S., Furman D.E. Hristianstvo i konfucianstvo//Istoriya i kul’tura Kitaya/（基督教与孔教//中国历史与文化）Vasil’ev L.S.教授主编的书籍. M., 1974. 页422. [↑](#footnote-ref-123)
124. Kopnin P. Filosofiya v vek nauki i tehniki//Literaturnaq gazeta. （科学与科技时代的哲学//文学报）1968. 第5号。 [↑](#footnote-ref-124)
125. Kaz'ytinskiy V.A. Astronomiya i dialektika//Astronomichekij kalendar' Ezhegodnik. （天文学与辩证法。天文年鉴）第73期. M., 1969. 页146. [↑](#footnote-ref-125)
126. Shahnovich M.I. Lenin i problemy ateizma. （列宁和无神论的问题）M.-L., 1961. 页185. [↑](#footnote-ref-126)
127. Lomonosov M. Stihotvoreniya（诗）/Berkov P.N.主编的书籍. M., 1948. 页7 [↑](#footnote-ref-127)
128. Svetlov E. Istoki religii. （信仰来源）布鲁塞尔, 1970. 页258. [↑](#footnote-ref-128)
129. 安东万 - 罗伦. 德. 拉瓦节 （1743- 1794），法国化学家、法国科学院的会员；被革命法庭判处执行。1796年认可冤囚。（两本测的百科词典。B.A. Vvedenskij主编的词典. M., 1963） [↑](#footnote-ref-129)
130. 西蒙. 纽康（1835- 1909），美国天文学家。 [↑](#footnote-ref-130)
131. 海因里希. 赫兹（1875- 1894），德国物理学家、在电磁和电动现象的领域的专家。 [↑](#footnote-ref-131)
132. 尼尔斯. 波尔（1885- 1962），丹麦著名的物理学家、原子的量子理论的创造者。 [↑](#footnote-ref-132)
133. 奥吉斯特. 孔德（1798- 1857），法国哲学家、人道教的创始人。 [↑](#footnote-ref-133)
134. 路易. 巴斯德（1822- 1895），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 [↑](#footnote-ref-134)
135. 亚瑟. 叔本华（1788- 1860），德国哲学唯心主义者。 [↑](#footnote-ref-135)
136. Gorbovskiy A. Zagadki drevnejshej istorii. (古代历史的奥秘) 第二版本. M., 1971. 页77-79. [↑](#footnote-ref-136)
137. 西利亚的伊萨阿克，圣修士. Slova podvizhniheskie. （修道者的言论）第30篇的言论. M., 1858. 页195. [↑](#footnote-ref-137)
138. 以下列举在磁带上记录。 [↑](#footnote-ref-138)
139. 因为艺术（审美）活动最渴望的追求并不是了解到真理，而是表示人类生存的状况与满足个人精神上的需求，所以此文章不涉及到艺术审美的领域。 [↑](#footnote-ref-139)
140. 这里“神秘主义”的意思是指精神上虚构而且错误的道路，按照圣教父的术语而言- “诱惑的道路”。 [↑](#footnote-ref-140)
141. Heisenberg V. Fizika i filosofiya. （物理学和哲学）M., 1963. 页67. [↑](#footnote-ref-141)
142. 圣西蒙的新神学家. Bozhestvennie gimni.（上帝的颂歌） Sergiev Posad, 1917. 页272. [↑](#footnote-ref-142)
143. Homiakov A.S. 著作. 第一册. M., 1910. 页347. [↑](#footnote-ref-143)
144. 哲学的问题. 1999, #2. 页155. [↑](#footnote-ref-144)
145. 科学的问题. 1999, #2 页115. [↑](#footnote-ref-145)
146. Küng G. Sushestvuet- li Bog? （上帝是否存在？）1982. 页296. [↑](#footnote-ref-146)
147. 詹姆斯. 弗雷泽 “金枝”第一册. 魔术与信仰宗教. M., 1931. 页73. [↑](#footnote-ref-147)
148. 出自：Grigulevich I. Proroki novoj istini. （新真理的先知）M., 1983. 页191. [↑](#footnote-ref-148)
149. 处于同上. 页193. [↑](#footnote-ref-149)
150. 非常特殊的、怪僻的、非传统的。 [↑](#footnote-ref-150)
151. 处于同上. [↑](#footnote-ref-151)
152. 处于同上. 页200. [↑](#footnote-ref-152)
153. 文学报. 1967. #34. [↑](#footnote-ref-153)
154. 可以参考：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j （不褪色的光）Sergiev Posad, 1917. [↑](#footnote-ref-154)
155. 出自：Küng G. 著作. 页297. [↑](#footnote-ref-155)
156. Aksakov I.S. Hristianstvo i social'nij progress （基督教与社会进步）.出自：Palickij A. Na zaprosi duha. （灵魂的请求）Pg., 1914. 页7. [↑](#footnote-ref-156)
157. Prep. Kallist Katafigiot 曾说过：[人类的智慧应该恰如其分追求知识，要不然它会伤害自己]。 [↑](#footnote-ref-157)
158.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苦修者的话. M., 1858, 第30篇. 页195. [↑](#footnote-ref-158)
159. Bulgakov S. Srednevekovyj ideal i novejshaya kul'tura// Dva grada. （中世纪的理想与现代文化//两座城市）第一册. M., 1911. 页169- 170. [↑](#footnote-ref-159)
160. Bulgakov S. Narodnoe hoziajstvo i religioznaya lichnost'.（国民经济与宗教身份）//处于同上. 页190-191. [↑](#footnote-ref-160)
161. Spasenie i vera po pravoslavnomu ucheniy. （按照东正教学说的救赎轮与信心）M., 1995. 页60. [↑](#footnote-ref-161)
162. 出自于Zh.M.P. （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公署杂志）1980. 第3号. 页67. [↑](#footnote-ref-162)
163. Tikhon Zadonskij, svt. Tvoreniya（作品）第二册. M., 1899. 页99. [↑](#footnote-ref-163)
164. Abba Dorotheus. Dushepoleznie chteniya. （大有教益的读物）M., 1874. 页262. [↑](#footnote-ref-164)
165. Ignatiy (Brianchaninov), svt. Tvoreniya（作品）第四册. Spb., 1905. 页24. [↑](#footnote-ref-165)
166. Ignatiy (Brianchaninov), svt. Tvoreniya （作品）第五册. Spb., 1905. 页47. [↑](#footnote-ref-166)
167. O celi xristianskoj zhizni. （关于耶稣基督式的生活）页5, 42. [↑](#footnote-ref-167)
168. Homiakof A.S.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j. （整套作品）第二册. 第三次出版. M., 1886. 页85. [↑](#footnote-ref-168)
169. Isaak Sirin, st. Slova podvizhnicheskie （苦行者的话）第57篇. M., 1858. 页420. [↑](#footnote-ref-169)
170. Antonov M. Perestrojka i mirivozzrenie（重建与世界观）//M., 1987. 第9号. 页157. [↑](#footnote-ref-170)
171. 处于同上. 页165. [↑](#footnote-ref-171)
172. Macarius of Egypt, 圣. Duhovnie besedy... （精神谈话…）Trinity Lavra of St. Sergius. 1904. 第15篇, 第2段, 页121. [↑](#footnote-ref-172)
173. 处于同上. 第23段. [↑](#footnote-ref-173)
174. 希波的奥古斯丁很恰当地比较个人神圣水平与自由程度，他说：[人能不犯罪证明他有了伟大的自由。但是如果人不能犯罪的话，这就证明人具有最伟大的自由]（Magna est libertas posse non peccare; sed maxima libertas- non posse peccare）. [↑](#footnote-ref-174)
175.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Slova podvizhnicheskie（苦行者的话）M., 1858. 第28篇. 页190. [↑](#footnote-ref-175)
176.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Psaltir' （圣诗集）M., 1874. 第66号. [↑](#footnote-ref-176)
177. Sergij Bulgakov, 大司祭, Nevesta Agnca. （羔羊之新娘）巴黎, 1945. 页521- 522. [↑](#footnote-ref-177)
178. Kant I. Sochineniya. （著作）第3册. M., 1964. 页478. [↑](#footnote-ref-178)
179. 出自：Damaskin神父.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M., 1995. 页980. [↑](#footnote-ref-179)
180. P. Kalinovskiy. Perehod. （转变）M., 1991. 页15. [↑](#footnote-ref-180)
181. 比方说，爱比克泰德说：[人具有肉体的自由，却缺少精神的自由，这是奴仆；但是手足被缚的，却具有具有精神自由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 Rimskie stoiki. （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M., 1995. 页252. [↑](#footnote-ref-181)
182. Ignatiy Brianchaninov关于宗教与社会问题的文章.// L. Sokolov. Ignatiy Brianchaninov主教. Ego zhizn' i moral'no- asketicheskie vozzreniya.（他的传记与道德禁欲主义之观点） 基辅, 1915. Prilozheniya.（附录） 页20, 21. [↑](#footnote-ref-182)
183. Varsanufy Velikiy i Ioann, 圣. Rukovodstvo k duhovnoy zhizni v otvetah. （过精神生活以解答式教程）Spb., 1905. 第373号的答案. 页253-254. [↑](#footnote-ref-183)
184. 众所周知，ⅩⅧ世纪法国思想家，特别是 让 - 雅克. 卢梭，非常积极地研究人权之问题。卢梭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他应该的，而不可剥夺的权力。国家住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这些个人的权利。在于此基础而建立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西元1789年）给予对自由（人权）下面的说明：[*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而且，此界限只有法律才可以决定*]。但是说实话，“另一个公民的界限”或是“对于别人有害”这是很抽象的两个概念。所以接下来的历史阶段证明了很清楚，这样的只限制那么抽象的自由理解会导致如何后果。[**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马太福音12章，33）。法兰西大革命以及后来发生的革命后（特别是俄国二月革命与现在的时代）无节操侵略宣传、暴力、贪婪和其它弊病崇拜证明了此概念的站不住脚。 [↑](#footnote-ref-184)
185.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有关于生物伦理普遍原则的宣言要求：[*个人的需求与福利应该胜于科学与社会唯一的兴趣*]。当年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在“在欧洲女人与信仰的关系”的决案宣布：[*信仰自由被人的权利而限制*]。所以，比方说教会不会为同性恋而举行婚配仪式，按照这个决案，这样的行为会看成是非法的，并且会受到某种处罚。 [↑](#footnote-ref-185)
186. D. Neysbit, P. Aburdene. Chto nas zhdet v 90-e gody. Megatendencii. God 2000. （90年代我们会遇到什么。超级趋势。2000年）M., 1992. [↑](#footnote-ref-186)
187. 出自：Damaskin, ierom. Ne ot mira sego（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M., 1995. 页870-871. [↑](#footnote-ref-187)
188.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福音14章，21）。 [↑](#footnote-ref-188)
189. 可以参见：东正教信仰之柱石. Prg., 1915. 页402. [↑](#footnote-ref-189)
190. 当1917年二月时，地区主教会议启幕后，他说：[1905年三月31日在神圣公会关于召开会议的最高决议：“我承认现在在我们度过的时期不可能实行这个伟大的工作...当适当的时候来临，我们就出来完成这件事…就是召开全俄国教会会议”。几年过去了...东正教会站的地位越来越难受。教会生活越来越溃乱...本来非法的宗教组织居然获得了自由。在原来纯粹东正教的莫斯科许多分裂派不停地召开他们教会的会议、浸信会也出来召开会议了。只有东正教会什么都不行...当时统治王朝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是一个历史中忘恩负义的好例子... 俄罗斯历史的圣彼得堡期以极端的耻辱和全国人民很严重的灾难而结束了]。出自：“Cerkov' i obshestvo”（教会与社会）.1998. 第4号. 页60. 也可以参见：地3号. 页57. [↑](#footnote-ref-190)
191. Dnevnik A.A. Kireyeva. （Kireyev日记）出自于: S.L. Firsov. Pravoslavnaya Cerkov’ I gosudarstvo v poslednee desyatiletie sushestvovaniya samoderzhaviya v Rossii. （俄罗斯专制制度最后十年间的东正教与整个国家）Spb., 1996. 页315. [↑](#footnote-ref-191)
192. Novyj Zavet.（新约） Brussel, （布鲁塞尔）1964. 页420. [↑](#footnote-ref-192)
193. 处于同上. 页408. [↑](#footnote-ref-193)
194. Ippolit Rimskiy, 圣主教, Tvoreniya. （著作）Vipusk 1（第一分册）. Kazan, 1898. 页129-130. [↑](#footnote-ref-194)
195. Drevniy paterik. （古代教父传）M., 1874. 第十节. O rassuditel'nosty. （关于审慎）第二段. [↑](#footnote-ref-195)
196. Genin M. Nostradamus. Centurii. Izbrannye fragmenty. （诺斯特拉达姆士。Centuries。所选片段。）Xar’kov, 1991. 页67-68. [↑](#footnote-ref-196)
197. 处于同上. 页152. [↑](#footnote-ref-197)
198. 处于同上. 页154. [↑](#footnote-ref-198)
199. 处于同上. 页155. [↑](#footnote-ref-199)
200. Ioann Kassian Rimlyanin, 圣. Pisaniya（著作）M., 1892. 页440. [↑](#footnote-ref-200)
201. Ignatiy (Bryanchaninov), 圣主教. Pis'ma o podvizhniheskoj zhizni (555pisem)（关于苦行者生活的信（555封信））. #90. M., 1995. [↑](#footnote-ref-201)
202. Blagovest- INFO. 1999. 第三号（172）. [↑](#footnote-ref-202)
203. Vasiliy (Preobrazhenskiy), 基涅什马圣主教. Besedy na Evangelie ot Marka.（马可福音漫谈会） M., 1996. 页12-13. [↑](#footnote-ref-203)
204. Ignatiy (Brianchaninov),圣主教, Tvoreniya （著作）第四册. SPb., 1905. 页323-324. [↑](#footnote-ref-204)
205. 参见：Zh.M.P.（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公署杂志）. 1992. #6. «O lzheucheniyah...»（“关于伪学说...”）. [↑](#footnote-ref-205)
206.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Tvoreniya（著作）.第三册. SPb., 1905. [↑](#footnote-ref-206)
207. 处于同上. 页56. [↑](#footnote-ref-207)
208. 处于同上. 第二册. 页59. [↑](#footnote-ref-208)
209. 处于同上. 页126. [↑](#footnote-ref-209)
210. 处于同上. 第三册. 页18. [↑](#footnote-ref-210)
211. 处于同上. 页18 [↑](#footnote-ref-211)
212. Simeon Novij Bogoslov, 圣人. O treh obrazax molitvi//Dobrotolybie.（关于祈祷的三个方式//Philokalia） 第五册. M., 1900. 页463-464. [↑](#footnote-ref-212)
213. Grigoriy Sinait（西奈的格雷戈里）,圣人, Nastavlenie bezmolstvuyushim（向练默不作声的人之教导）//处于同上. 页224. [↑](#footnote-ref-213)
214.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Tvoreniya（著作）. 第二册, 页17. [↑](#footnote-ref-214)
215.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Sobranie pisem. （封信集）M-SPb., 1995. 第290封信. [↑](#footnote-ref-215)
216. Tvoreniya. （著作）第一册. 页255. [↑](#footnote-ref-216)
217. Isaak Sirin, 圣人, Slova podvi'zhnicheskie（苦行者的话）. M., 1858. 第55篇文章. 页372. [↑](#footnote-ref-217)
218.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Tvoreniya （著作）第二册. 页126. [↑](#footnote-ref-218)
219. 参见：Harakteristika katolicheskoj mistiki. （天主教神秘主义的评述）«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P. Florenskij, 神父. 页400. [↑](#footnote-ref-219)
220.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Tvoreniya（著作）第一册. 页559. [↑](#footnote-ref-220)
221. 处于同上. 第四册. 页499. [↑](#footnote-ref-221)
222. Francis of Asissi, st. Sochineniya（著作）. M., 1995. 页145. [↑](#footnote-ref-222)
223. 处于同上. 页20. [↑](#footnote-ref-223)
224. Lodizhenskiy. 页129. [↑](#footnote-ref-224)
225. 处于同上. 页112. [↑](#footnote-ref-225)
226. 处于同上. 页133. [↑](#footnote-ref-226)
227. Otkroveniya blazhennoj Andzheli（有福安吉拉的启示录）. M., 1918. [↑](#footnote-ref-227)
228. Losev A.S. Ocherki antichnogo simvolizma i mifologii. （古代的象征主义与神话的概要）.第一册. M., 1930. 页867-868. [↑](#footnote-ref-228)
229. Merezhkovskiy D.S. Ispanskie mistiki. （四班呀的神秘主义者）. Brussels, 1988. 页88. [↑](#footnote-ref-229)
230. 处于同上. 页73. [↑](#footnote-ref-230)
231. 处于同上. 页69. [↑](#footnote-ref-231)
232. James W. Mnogoobrazie religioznogo opyta（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经验）/ 英文翻译. M., 1910. 页337. [↑](#footnote-ref-232)
233. Povest' ob odnoj dushe（一个灵魂的故事）//Simvol.（象征） Paris, 1996. 第36号. 耶151. [↑](#footnote-ref-233)
234. 处于同上. 页90. [↑](#footnote-ref-234)
235. 处于同上. 页183. [↑](#footnote-ref-235)
236. 处于同上. 页95. [↑](#footnote-ref-236)
237. Bikov A.A. I. Loyola. Ego zhizn' i obshestvennaya deyatel'nost'. SPb., 1890. 页28. [↑](#footnote-ref-237)
238. Goerge E. Ganss 神操新译本. 台北依纳灵修中心. 页81. [↑](#footnote-ref-238)
239. Lodizhenskiy M.V. Svet Nezrimij （观看不了的圣光）. Pg., 1915. 页140. [↑](#footnote-ref-239)
240. Nil Sinajskiy,圣. 153 glavi o molitve. （关于祈祷的153篇文章）Glava 115（第115篇文章）// Dobrotolybie.（Philokalia）第二册, 第二出版, M., 1884. 页237. [↑](#footnote-ref-240)
241. Simeon Noviy Bogoslov, 圣. O treh obrazah molitvi//Dobrotolybie（关于祈祷的三个方式//Philokalia）.第五册. M., 1900. 页463-464. [↑](#footnote-ref-241)
242. Grigoriy Sinait（西奈的格雷戈里）,圣人, Nastavlenie bezmolstvuyushim（向练默不作声的人之教导）//处于同上. 页224. [↑](#footnote-ref-242)
243. 要关于这个题目更多资料，就可以参考这本书：Uspenskij N.D. Vizantijskaya liturgiya//Bogoslovskie trudy.（拜占庭之礼仪//神学著作） Sb. 21. 页31. [↑](#footnote-ref-243)
244. 处于同上. 页223, 第301的问题. [↑](#footnote-ref-244)
245. Lavsaik. M., 1992. 页126-127. [↑](#footnote-ref-245)
246. [你们已经不需要了什么咒语祈祷：当你们要洗礼前，神父已经都祷告过。你们只要沉浸于上帝之意志，而承认自己所受的从他人或邪鬼的诱惑，是活该的...]（Ignatiy （Brianchninov）圣主教, Sobranie pisem. （封信集）M., 1995. 页217-218）. [↑](#footnote-ref-246)
247. Zhitiya sviatih.（圣人传记）第13出版. Jordanville. 1968. 页13. [↑](#footnote-ref-247)
248. Isaak Sirin, 圣, Slova podvizhnicheskie（苦行者的话）.M., 1993. 第30篇文章. 页137. [↑](#footnote-ref-248)
249. Theothylact Bolgarskiy, 圣. Blagovestnik. Tolkovanie na Evangelie ot Matfeya. （钟声。对马太福音的解释）Kazan.（喀山） 1906. (12章，43-45). [↑](#footnote-ref-249)
250.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 Sobranie pisem. （封信集）M., 1995. 页217-218. [↑](#footnote-ref-250)
251. Ioann Zlatoust, 圣主教. Tvoreniya（著作）. Spb., 1897. 第三册, 第一本书. 页341. [↑](#footnote-ref-251)
252. Simeon poslushnik. Puteshestvie utloy lad'i po burnomu zhitejskomu mory. M., 2000. 页72. [↑](#footnote-ref-252)
253. Efrem Svyatogorec, arhimandrit. Otecheskie sovety. （父亲般的建议）Saratov. 2006. 页174. [↑](#footnote-ref-253)
254. 出自于：Hierom. Serafim (Rous). Pravoslvie I religiya budushego. （东正教与未来的宗教信仰）页213. [↑](#footnote-ref-254)
255. Ioann Kassian Rimlyanin, 圣, Pisaniya.（著作） M., 1892. 页445. [↑](#footnote-ref-255)
256. 处于同上. 页444. [↑](#footnote-ref-256)
257. 处于同上. 页72. [↑](#footnote-ref-257)
258. Serdce chisto sozizhdi vo mne, Bozhe. Kolomna. 1995. 页299. [↑](#footnote-ref-258)
259. 在彼得（Mogila）都主教（ⅩⅦ世纪）编纂的圣礼书里的驱魔仪式是来自于天主教圣礼仪式。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它没有获得任何实际使用的赞扬，因此我们的神父们从来都没有办驱魔仪式。拥有圣灵恩赐的圣人更不需要使用什么驱魔仪式。他们就是经过祈祷与禁欲，并且由于上帝的指令，因此很少，帮别人驱魔。只有在二十世纪底，因为正规精神生活的颓丧，而有的神父们开始进行所谓的“驱魔仪式”的活动。 [↑](#footnote-ref-259)
260. Pavel Florensky, 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神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M., 1914. 页674. [↑](#footnote-ref-260)
261. Popov I.V. Konspekt lekcij po patrologii, （教父学提纲）Sergiev Posad, 1916. 页34-35. [↑](#footnote-ref-261)
262. Tatian. Rech' protiv ellinov, （反对希利尼人的著作）29. M., 1863. 页169. [↑](#footnote-ref-262)
263. 处于同上, 30. 页170. [↑](#footnote-ref-263)
264. 处于同上, 2. 页161-162. [↑](#footnote-ref-264)
265. Tertulian. Tvoreniya. （著作）第一册. Apologiya, （辩护）23. SPb., 1874. 页56. [↑](#footnote-ref-265)
266. 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指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马戏指的是满足口腹之欲后的精神生活）。 [↑](#footnote-ref-266)
267. Arseniev N.S. V iskaniyah Absol[tnogo Boga. （正寻找绝对的上帝）页15, 33, 39, 40. [↑](#footnote-ref-267)
268. Robertson J. Pervonachal'noe hristianstvo. （最初的基督教）1930. 页64. [↑](#footnote-ref-268)
269. Nesmelov V.I., 教授, Nauka o cheloveke. （关于人类的科学）Kazan. 1966. 第二册. 页316. [↑](#footnote-ref-269)
270. 参见：Arseniev N.S. V iskaniyah Absolutnogo Boga. （正寻找绝对的上帝）页37. [↑](#footnote-ref-270)
271. Felix M.Octaviy, （屋大维）25. M., 1866. 页89. [↑](#footnote-ref-271)
272. Nikodim Milash, 主教. Pravila Pravoslavnoj Cerkvi s tolkovaniyami. （基督教教会规则与解释）第一册. SPb., 1911. 页152-153. [↑](#footnote-ref-272)
273. Farrar F. Pervie dni hristianstva. （基督教最初阶段）SPb., 1892. 页88. [↑](#footnote-ref-273)
274. [按照统计材料，在俄罗斯大革命前（1917年）有36万位神父，但是到1919年底只剩下4万]，-V.Solouhin写关于一种如此的祭祀（“Pochemu ya ne podpisalsq pod tem pis’mom”（我没有签名那封信的原因））。还可以参见：Dmitriev S. Po sledam krasnogo terrora (弇迹红色恐怖。关于S.P. Mel’gunov历史家与他写的一本书)//Nash sovremennik. （我们同时代的人）1991. #1; Mel’gunov S. Krasnij terror（红色恐怖）//Nash sovremennik （我们的同时代的人）.1991. ##1-3. [↑](#footnote-ref-274)
275. Abba Dorotheus. Dushepoleznye poucheniya. （有益的教导）Pouchenie 9（第九篇的教导）. M., 1874. 页126. [↑](#footnote-ref-275)
276. Tertullian. Tvoreniya. （著作）第一册. Apologiya（辩护）, 23. Ob idolopoklonstve（关于偶像崇拜）, 1. SPb., 1874. 页144. [↑](#footnote-ref-276)
277. Kyung G. Sushestvuet li Bog?（上帝是否存在？）1982. 页295. [↑](#footnote-ref-277)
278. 处于同上. 页297. [↑](#footnote-ref-278)
279. Svetlov E. U vrat molchaniya（面临沉默之门）Brussel, 1971. 页80-81. [↑](#footnote-ref-279)
280. 玄秘主义- 是指个人、自然、宇宙具有隐藏的超自然力量。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学会使用它们。玄秘主义有好几个种类。 [↑](#footnote-ref-280)
281. 参见第五节“启示”，第三段“个人启示与它的征候”；第八节“精神生活”，第一段，第七项“惑魅”。 [↑](#footnote-ref-281)
282. 人智学就是神秘主义其中的一项。它会把某个理解到“秘密之智慧”与生存“真正的”意义，而由于此东西成为上帝之子的人视为上帝，并且还会让他代替上帝。 [↑](#footnote-ref-282)
283. 鲁道夫. 斯坦纳（逝世于西元1925年）- 奥地利社会学家、神秘主义者、人智学创始人。 [↑](#footnote-ref-283)
284. Berdyaev N. Samopoznanie.（自知之明） 巴黎, 1949. 页205-206. [↑](#footnote-ref-284)
285. 参见：第二节，第九段，“信仰多样性”。 [↑](#footnote-ref-285)
286. Bulgakov S. Svet Nevecherniy. （不褪色的光）. Sergiev Posad, 1917. 页323. [↑](#footnote-ref-286)
287. Apologiya.（辩护） 1,7//Pamiatniki drevnej hristianskoj pis'mennosti: V 7-mi tomah.（古代基督教文献：总共有七册） 第四册. M., 1860-1867. 页25. [↑](#footnote-ref-287)
288. Apologiya. （辩护）1,46. 处于同上. 页85. [↑](#footnote-ref-288)
289. Svetlov E. Magizm i edinobozhie.（魔法主义及一神论） Brussel, 1971. 页616. 附注261. [↑](#footnote-ref-289)
290. Saint Basil the Great. Besedy na Shestodnev. （谈论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Hexameron）第九号谈论. Tvoreniya（著作）.第一册. SPb., 1911. 页92, 93. [↑](#footnote-ref-290)
291. Diachenko G., 大司祭. Polnyj cerkovnoslavyanskij slovar'. （教会斯拉夫语完整的字典）M., 1899. 页6, 567, 234. [↑](#footnote-ref-291)
292. Kazilo S. Obzor zhurnala «Hristianskaya mirnaya konferenciya»（全基督徒们和平会议）//ZhMP. 1975. #3. 页41. [↑](#footnote-ref-292)
293. 在希腊原文上，这个句子里的动词是**plirosai**（原型是**pliroo**- 充满、补充、实行、作完） [↑](#footnote-ref-293)
294. Ioann Zlatoust, 圣主教, Polnoe sobranie tvorenij.（著作完全收藏） 总共12本册. 第6册. SPb., 1900. 页91. [↑](#footnote-ref-294)
295. 在这个括号以及接下来会碰到的括号里，第一个数字表示圣Ignatiy (Brianchaninov)1905年出版著作本册的号码、第二个数字表示页的号码。 [↑](#footnote-ref-295)
296. 游斯丁哲学家, 圣. Apologiya（辩护）1, 46. [↑](#footnote-ref-296)
297. Isaak Sirin, 圣, Slova podvi'zhnicheskie （苦行者的话语）M., 1858. 第34篇文章. 页217. [↑](#footnote-ref-297)
298. Varsanufij Velikij i Ioann, 圣, Rukovodstvo k duhovnoj zhizni. （精神生活教程）SPb., 1905. 第274号的答案. [↑](#footnote-ref-298)
299. Monah Merkuriy（墨丘利修道士）. V gorah Kavkaza.（在高加索山脉） «Palomnik»（朝圣者）, 1996. 页7-8. [↑](#footnote-ref-299)
300. Grigorij Sinait（西奈圣格雷戈里）, 圣, Glavy o zapovedyah i dogmatah（关于教条与教义的阶段）. 第131节//Dobrotolyubie（Philokalia）. M., 1900. 第5册. 页214. [↑](#footnote-ref-300)
301. Dobrotolyubie（Philokalia）.第五册, M., 1890. 页17. [↑](#footnote-ref-301)
302. Nil Sorskiy （Sora的圣尼尔）,圣. Predanie uchenikom svoim （向学徒们的传言）,M., 1849. 页25. [↑](#footnote-ref-302)
303. Feofan (Govorov), svt. （圣费奥凡主教）. Chto potrebno pokayavshemusya i vstupivshemu na dabrij put' spaseniya. （忏悔以及走上救赎善路的人还需要什么）MDA,（莫斯科神学院） «Novaya kniga»,（新书） 1995. 页87. [↑](#footnote-ref-303)
304.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Sobranie pisem（信件全集）. M.-SPb., 1995. 第159. 页303. [↑](#footnote-ref-304)
305. Feofan (Govorov), svt. （圣费奥凡主教）. Chto potrebno pokayavshemusya i vstupivshemu na dabrij put' spaseniya. （忏悔以及走上救赎善路的人还需要什么）MDA,（莫斯科神学院） «Novaya kniga»,（新书） 1995. 页 72-73. [↑](#footnote-ref-305)
306. Drevnij paterik. （古代圣徒传）M., 1874. 第10节, 第159段. [↑](#footnote-ref-306)
307. O celi xristianskoj zhizni. （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目标）Sergiev Posad, 1914. 页41. [↑](#footnote-ref-307)
308. 西蒙的新神学家，圣。//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公署杂志, 1980. 第3号. 页67. [↑](#footnote-ref-308)
309. 西蒙的新神学家，圣。Slova（言论）. M., 1892. 第二篇言论. 页30. [↑](#footnote-ref-309)
310. 见Pavel Florenskiy, 神父. Osvyasheniye real'nosti//Bogoslovskiye trudy.（现实世界的成圣//神学作品） 第17号. M., 1997. 页148-152. [↑](#footnote-ref-310)
311. 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曾说过：[*基督徒们拥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生活方式、思想、话语、行为。就像俗世的人（是指其他普通人）也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话语和行为。基督徒们与爱俗世的人往往有所不同。在这两种人之间有非常大的间隔*] （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精神的交谈，信函跟教导。三位一体及圣谢尔盖大修道院，1904. 第5篇. 页40）。 [↑](#footnote-ref-311)
312. 圣西蒙新神学家说：[*除了«实体»以外，我们不知道祂其他的名字。祂亲自说过，祂是无法形容的上帝*]（出埃及记3章，14）。（圣西蒙新神学家。上帝颂歌。Sergiev Posad，1917. 页272）. [↑](#footnote-ref-312)
313. Pavel Florenskiy, 神父, 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 （真理之柱石）M., 1914. 页98-99. [↑](#footnote-ref-313)
314. 该撒利亚的圣巴西流说：[美德练习很像一个天梯，就是那个雅各梦见通天的梯子一样。]（该撒利亚的圣巴西流，圣主教. 作品. M., 1891. 第一册. 页155）. 圣约翰在他写的“神圣攀登的天梯”里特别清楚表示基督徒精神生活连美德，带情欲互相依存的观念。 [↑](#footnote-ref-314)
315.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说：[每一个美德是另外美德之母。所以，如果你抛弃产生美德之母，而去寻找她的女儿们，就这些美德只会伤害你的灵魂。这样一来，你的精神生活很快就会失败]（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苦行者的话语. M., 1858. 第72篇. 页528）. [↑](#footnote-ref-315)
316.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二册. 页334. [↑](#footnote-ref-316)
317. Petr Damaskin（大马士革的圣彼得）. 作品. 第一本书. 基辅, 1902. 页33. [↑](#footnote-ref-317)
318.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二册. 页127. [↑](#footnote-ref-318)
319.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四册. 页9. [↑](#footnote-ref-319)
320. Makarij Egipetskij (埃及的圣米加利阿斯). Duhovnie besedy （精神上的讨论）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 1904. 页360. [↑](#footnote-ref-320)
321. Ioann Zlatoust （约翰一世（圣金口若望）, 圣主教. 作品. 第一册. 圣彼得堡, 1985. 页187. [↑](#footnote-ref-321)
322. Varsanofy Velikij i Ioann, 圣人, Rukovodstvo k duhovnoy zhizni. （如何过精神生活的须知）. 圣彼得堡, 1905, 页297. [↑](#footnote-ref-322)
323. Simeon Novyj Bogoslov (圣西蒙新神学家). Slova (话语). 第3篇. 页36. [↑](#footnote-ref-323)
324. 圣约翰一世解释这个意思说：[*它（谦卑）是最高大的篱笆、磐石、固若金汤；它支撑着整个房子，不让暴风、汹涌的波浪和暴风雨把房子倒下。因为有谦卑的支撑，这个房子就变得像硬石做的，永远都不会倒塌，并且还使我们领受爱人民的上帝之恩赐*]（Ioann Zlatoust（约翰一世）, 圣主教. 著作. 第4册. 圣彼得堡, 1898. 页385）。 [↑](#footnote-ref-324)
325. Isaak Sirin, prepodobnyj（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著作. 第48篇. 页299-302. [↑](#footnote-ref-325)
326. Isaak Sirin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著作. 第48篇. 页389. [↑](#footnote-ref-326)
327. 处于同上. 页299- 302. [↑](#footnote-ref-327)
328. 神圣攀登的天梯. 第25篇, 第37节. [↑](#footnote-ref-328)
329. Tihon Zadonskiy, 圣主教. 作品. 第二册. M., 1899. 页99. [↑](#footnote-ref-329)
330. Isaak Sirin, （西利亚的圣伊萨克）. 著作. 第48篇, 页299-302. [↑](#footnote-ref-330)
331. O celi christianskoj zhizni（关于基督徒终生目标）. 页17-21. [↑](#footnote-ref-331)
332. Nikon (Vorob'ev), 修道院院长. Pis'ma duhovnym detiam. （给忏悔者写的封信）. 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 1991. 页119. [↑](#footnote-ref-332)
333. 西利亚的原文：[不要自欺，也不要由于预见自骗]。 [↑](#footnote-ref-333)
334. “iom”这个希伯来的词翻译成教会斯拉夫语、俄文、中文、英文以及其他语言是“日；一天”的意思。但是原词的意思不只是“一天”（24小时的一天），它还指的“时期；时代；没有固定的一段时间；片刻”。 [↑](#footnote-ref-334)
335. Pavel Florenskiy, 神父, 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M., 1914. 页144. [↑](#footnote-ref-335)
336. Zen'kovskiy V.V. Osnovy christianskoj filosofii. （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两本册. 第二册. 巴黎, 1964. 页51, 53. [↑](#footnote-ref-336)
337. 按照E. Trubeckoy的说法来说，睿智是“和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分不开的智慧与力量”（Trubeckoj E.N. Smysl zhizni （人生的意义）M., 1918. 页104）. [↑](#footnote-ref-337)
338. 处于同上. 页105. [↑](#footnote-ref-338)
339. 出自于西尔维斯特主教. Opyt pravoslavnogo dogmaticheskogo bogosloviya. （东正教神学教义的经验）第二版. 第三册. 基辅, 1884- 1885. 页40. [↑](#footnote-ref-339)
340. 处于同上. 页42. 备注4号. [↑](#footnote-ref-340)
341. 比方说，圣Ignatiy (Brianchaninov)主教，关于此“科学”的“前进部队”，就是修士，道：[如果使用科学语言来说，科学中的科学，就是说修道士生活，给予实验心理学和神学最详细、可靠、深奥与高度的知识，换句话说，积极、具有生命力和我们能够容纳（理解之意）关于人类和上帝的知识]（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五本册的著作. 第一册. 第三版. SPb., 1905. 页480）. [↑](#footnote-ref-341)
342. Naan G.E. Simmetrichnaya Vselennaya（对称的宇宙）(在苏联1964年1月29日的天文理事会的报告)// 塔尔图天文台. 会议的出版物. 第56册. 塔尔图, 1966年. 页431-433. [↑](#footnote-ref-342)
343. 可以参考：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日进）. Le Phénomène humain/法文. （人的现象）北京, 2006年. [↑](#footnote-ref-343)
344. 出自于Lelott F. Reshenie problemy zhizni. （生命问题的解决）Brussels, 1959年, 页91. [↑](#footnote-ref-344)
345. «O celi hristianskoj zhizni»（关于基督教徒生活的目标）. Beseda prep. Serafima Sarovskogo s N.A. Motovilovim. Sergiev Posad, 1914. 页11. [↑](#footnote-ref-345)
346. Feofan Zatvornik. Sobranie pisem （信件收集）初版. M., 1898年. [↑](#footnote-ref-346)
347. Ruse M. Nauka i religiya: po-prezhenemu vojna?//Voprosy philosophii. （科学与信仰：还在作战吗？//哲学问题）1991年, #2, 页44. [↑](#footnote-ref-347)
348. Naselennyj kosmos/V.D. Penelis的主编（居住的宇宙）. M., 1972. 页77. [↑](#footnote-ref-348)
349. Hobrink B. Evoluciya. Yajco bez kuricy. （进化论。自然出现的鸡蛋）M., 1993. 页66. [↑](#footnote-ref-349)
350. 关于生物发展和物种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突变理论、异型有性世代交替。大部分科学家坚持进化论的假设（有的把上帝视为它的原理，有的排除上帝），不过许多科学家还是会拒绝这个假设，而接受物种多样性初步的理论（可以参见：G. Sotvorenie mira: nauchnyj podhod（创世论：科学的方法）San Diego, 1981年; Heinz. Tvorenie ili evolyciya （创世还是进化论）Chicago, 1983年）. [↑](#footnote-ref-350)
351. 可以参见：Kur'er（信使）1972年. #8/9, 以及可以参见Chelovek （人）//BSE. 第29册. 页50-54. [↑](#footnote-ref-351)
352. 可以参见：Morris G. Sotvorenie mira: nauchnyj podhod（创世论：科学的方法）San Diego, 1981年; Trostnikov V. Nauchna li nauchnaya kartina mira v vysokoorganizovannyx formah zhizni//Novyj mir. （科学世界的观念是否适合解释高级生物形式//新世界）1989年. #12. [↑](#footnote-ref-352)
353. Zen'kovskiy V.V. Osnovy hristianskoj filosofii. （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两本测. 第二册. 巴黎. 1964年, 页35. [↑](#footnote-ref-353)
354. Ignatiy (Bryanchaninov), 圣主教. Pis'ma k raznim licam.（对任何人物的邮件）第二版本. Sergiev Posad, 1917. 页 78-79. [↑](#footnote-ref-354)
355. 圣Filaret主教已说过：[我感到很悲哀，因为很多修道院都想要朝圣者的到来，也就是说自身追求娱乐和诱惑。不过，有的时候某些修道院只是没有足够的实力请客，但是他们更缺少的就是节制、朴素、为上帝的希望以及对缄默的兴趣]（Filaret, 莫斯科与克隆拿的大主教. 著作. 出版社“Otchij dom”（祖居）. 1994年. 页359）. [↑](#footnote-ref-355)
356. 并不是在文化宫，甚至不是在某个教区的教堂里，而是“受着Nazarij修士大司祭代理人祝福，庆典继续在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圣灵房：所有的来宾唱了古俄罗斯以及小俄罗斯的圣诞歌和“Shchedryk”歌（乌克兰圣诞民间歌谣。英语被称为 «Carol of the Bells» （卡罗尔的钟声）、唱圣诞节周的人带着“大星”（圣诞节时专用的一个特殊星灯）游行、在手风琴伴奏下跳环舞。在我们这次的圣诞活动当中，也有那些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就是Koza-dereza（乖戾母山羊）和Medved-ozornik（顽皮小熊）。孩子们屏息着观看“木偶诞生场景”（木偶表演场盒）。我感觉，就在这个圣夜里俄罗斯的古代文化复活了以及人民永远年轻活力的精神在我们现在骚动时期当中，并没有失去它原来的由衷的高兴”（圣彼得堡教区新闻服务中心。圣诞节。2002/03。东正教会短评）。 [↑](#footnote-ref-356)
357. 医生，你医治自己吧。 [↑](#footnote-ref-357)
358. Jordan Aumann, O.P. The Catholic Tradition. （天主教会的传统）. Roma- Lublin. 1994年. 页232. [↑](#footnote-ref-358)
359. 出自于：Ignatij（Brianchaninov）,圣主教. 著作. 第四册. SPb., 1905年, 页271. [↑](#footnote-ref-359)
360. 第29号的布道，题目为基督再临。第106号的布道，关于反基督。 [↑](#footnote-ref-360)
361. P. Kalinovskiy. Perehod. （通道）. M. 1991年. 页15. [↑](#footnote-ref-361)
362.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4册. SPb., 1905年. 页323-324. [↑](#footnote-ref-362)
363. 圣Ignatiy主教的信件收集. 第44封信. M.-SPb.,1995年. [↑](#footnote-ref-363)
364.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4册. SPb., 1905年. 页267. [↑](#footnote-ref-364)
365. 根据古代历史资料以及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一块犹太普通谢克尔等于佐洛特尼克的3,77克（古俄罗斯重量单位，它按照我们现在的重量单位等于16,37克），那么一块塔兰同（拉丁语：talentum，古希腊语：τάλαντον，含义为“秤，天平”；和合本圣经译为他连得，思高版圣经译为塔冷通）是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等于3000快谢克尔。（出自于：“圣经百科词典” Eric Nystrom（编者：埃里卡奈斯特龙）Toronto. 1985年. 页103）.也就是说，一块金塔兰同等于49,110公斤. [↑](#footnote-ref-365)
366. 简直说，在犹太文上666这个数字的发音符合“ha-melek- le-ishra'el”的词组，它的意思是“以色列的君王”。 [↑](#footnote-ref-366)
367.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5册. SPb., 1905年. 页308. [↑](#footnote-ref-367)
368. “前几天在俄罗斯北方首都里*（是指圣彼得堡）*冰宫的舞台上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圣彼得堡教区青年部的帮助之下举行首届慈善摇滚音乐会。音乐会云集1万3千5百名观众。音乐会出席了Yuri Shevchuk, Konstantin Kinchev, Vyacheslav Butusov, Boris Grebenshchikov以及其他的摇滚明星。慈善活动的资金会捐为圣彼得堡市内大学房教堂*（属于私人的房子或某机关的教堂）*的修复。依照音乐会组织者的看法，摇滚音乐家和俄罗斯东正教能够有效合作在与社会上暴力行为、吸毒以及其它现代流弊作斗争。如此的活动给予教会一个机会从教堂里出来，而向年轻人直接沟通”（Pravoslavnoe obozrenie*（东正教会短评）*#130. 15.01.2003）. [↑](#footnote-ref-368)
369. Ignatiy （Brianchaninov）, 圣主教. 著作. 第2册. 页139. [↑](#footnote-ref-369)
370. Put'. （道路）1937年. #52. [↑](#footnote-ref-370)
371. Pavel Florenskiy, 神父. Stolp i utverzhdenie istiny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M., 1914年. [↑](#footnote-ref-371)
372. 参见：Fyodorov N.F. Filosofiya obshego dela（共同事业的哲学）. 1-2册. M., 1913年. [↑](#footnote-ref-372)
373. 参见：Ekzemplyarsky V.I. Hristianskoe yurodstvo i hristianskaya sila. K voprosu o smysle zhizni （基督教的圣愚行为以及基督教的力量。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 Kiev, 1916年. [↑](#footnote-ref-373)
374. Anatoly Zhurakovsky, 神父. K voprosu o vechnyh mukah//Hristianskya mysl' （对于永恒折磨的问题//基督教思想）. 1916年. #7-9. [↑](#footnote-ref-374)
375. 参见：Trubeckoy E. Smysl zhizni（人生意义）. M., 1918年. [↑](#footnote-ref-375)
376. 参见：Voskresenie Hristovo（耶稣基督的复活）（东正教神秘复活教义的思想研究）。Sergiev Posad, 1916年. [↑](#footnote-ref-376)
377. Sergey Bulgakov, 大司祭, Nevesta Agnca （羔羊之新娘）. 巴黎, 1945年. [↑](#footnote-ref-377)
378. Isaak Sirin, 圣人, O Bozhestvennyh tajnah i o duhovnoy zhizni. （关于神圣的秘密以及挂怒精神生活）（新发现的文词）. 第39篇文章. M., 1998. 页200-201. [↑](#footnote-ref-378)
379. 处于同上. 第41篇文章. 216页. [↑](#footnote-ref-379)
380. Grigoriy Bogoslov, 圣主教, 两册内的文集. 第一册. 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 1994年, 543页. [↑](#footnote-ref-380)
381. Ioann Zlatoust, 圣主教. 著作. 第ⅩⅠ册, 第二本书. SPb., 1905年. 905页. [↑](#footnote-ref-381)
382. Sergey Bulgakov, 大司祭. Svet Nevechernij（不褪色的光）Sergiev Posad, 1917年. 413-414页. [↑](#footnote-ref-382)
383. Nikolay Cabasilas, 圣人. Sem' slov o zhizni vo Hriste（七本关于按照耶稣基督精神的生活的书）. M., 1874年. 页13. [↑](#footnote-ref-383)
384. Ioann Damaskin, 圣人. 著作. M., 1997年. 页66. [↑](#footnote-ref-384)
385. Berdyaev N. O naznachenii cheloveka. Opyt paradoksal'noj etiki. （关于人类的目的。道德悖论经验）。巴黎. 1931年. 241页. [↑](#footnote-ref-385)
386.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 соч. Т. 2. Изд. 3. М., 1886. С. 55. [↑](#footnote-ref-386)
387.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 Критика и эстетика. М., 1979. С. 274. [↑](#footnote-ref-387)
388. *Булгаков С., прот*. Невеста Агнца. Париж, 1946. С. 508. [↑](#footnote-ref-388)
389. *Ефрем Сирин, св*. Творения. Т. 3. М., 1852. С. 48. [↑](#footnote-ref-389)
390. *Ломоносов М*.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 1948. С. 7. [↑](#footnote-ref-390)
391. См. гл.III. §3.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footnote-ref-391)
392. См.: Иваницкий В.Ф. Фи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й. Жизнь и обзор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иев, 1911, с.591-592. [↑](#footnote-ref-392)
393. В. В. Болотов.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Церкви. Т.2. СПб. 1910. С. 165. [↑](#footnote-ref-393)
394. Можейко М.А. Схоластика //Новейш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инск, 1999, с. 695. [↑](#footnote-ref-394)
395. Лосский В.. 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Бог. Труды. №8. М. 1972. С.16. [↑](#footnote-ref-395)
396.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п. Соч. в 5-ти т. СПб. 1905.Т.IV.С.498. [↑](#footnote-ref-396)
397.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Курс Осн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Т. I. СПб. 1893. С.74-75. [↑](#footnote-ref-397)
398. Булгаков С.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арианство. //Сб. "Тихие Думы". М. 1918, с. 160. [↑](#footnote-ref-398)
399. См. Сахаров Н., проф. Союз монистов и борьба с ним в Германии.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11, декабрь, с. 775 – 785; С.М. Зорин.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Древса и ее разбор»// Странник. 1911, июль-август, с. 67. [↑](#footnote-ref-399)
400. С. Булгаков.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 Посад. 1917. с. 83. [↑](#footnote-ref-400)
401. Н.А.Бердяев. О назнач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3. с 276. [↑](#footnote-ref-401)
402. См.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проф.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Т.1. СПб. 1893. [↑](#footnote-ref-402)
403. Анри де Любак. Драма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гуманизма. Москва – Милан, 1997. [↑](#footnote-ref-403)
404. Ильин И. А. Кризис безбожия. - Соч. в 10 тт. Т.1, М., 1993, с. 337. [↑](#footnote-ref-404)
405.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В 2 т. СПб., 1884. Т. 1. С. 136. [↑](#footnote-ref-405)
406. О граде Божием. Цит по: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Указ. соч. С. 137. [↑](#footnote-ref-406)
407. Вопреки утверждению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о первичности бытия и вторичности сознания. [↑](#footnote-ref-407)
408. Круп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религии Тейлор (XIX в.) писал: «Верование в бытие выше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составляет минимум религии, без которого немыслима никакая религия». Цит. по: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Т. 1. СПб., 1893. С. 141. [↑](#footnote-ref-408)
409.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6–7. [↑](#footnote-ref-409)
410. Цит. по: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Н.П*.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В 2 т. СПб., 1884. Т. 1. С. 149. [↑](#footnote-ref-410)
411. Цит. по: *Стэнли Л. Яки*. Бог и космологи. Долгопрудный, 1993. С. 23. [↑](#footnote-ref-411)
412. *Хилл К.Р*.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защита морали 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Диспут. 1992. № 1. С. 138 [↑](#footnote-ref-412)
413.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1858. Сл.34. С.217. [↑](#footnote-ref-413)
414.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и Иоан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Пб., 1905. Ответ 274. [↑](#footnote-ref-414)
415.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п*. Творения в 5 т. СПб. 1905. Т. IV, с. 24. [↑](#footnote-ref-415)
416. *Свящ.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Освящение реальности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труды. № 17. М., 1977. С. 150–151. [↑](#footnote-ref-416)
417. Главные его труды: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я духа», «Наука логик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Лекци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религи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и др. [↑](#footnote-ref-417)
418. «О цел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Беседа прп. Серафима Саровского с Н.А. Мотовиловым. Серг. Посад, 1914. С. 33 и 10. [↑](#footnote-ref-418)
419. *Еп. Игнатий*. Письма к разным лицам. Выпуск II.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78–79. [↑](#footnote-ref-419)
420. *Шлейермахер Ф.* Речи о религии к образованным людям. М., 1911. С. 111. [↑](#footnote-ref-420)
421. Там же. С. 39. [↑](#footnote-ref-421)
422. *Пфлейдерер О.* О религии и религиях // Пер. с нем. СПб., 1909. С. 45. [↑](#footnote-ref-422)
423. *Прот.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3-е изд. Париж, 1983. С. 137. [↑](#footnote-ref-423)
424. См. е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елигия будущего». [↑](#footnote-ref-424)
425. *Дорофей, прп*. Душеполезные поучения. М., 1874. Поуч. 19, с. 212. [↑](#footnote-ref-425)
426.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п*. Творения в 5 т. СПб., 1905. Т. I, с. 513. [↑](#footnote-ref-426)
427.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аучного атеизма //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И.Д. Панцхава*. М., 1966. С. 36. [↑](#footnote-ref-427)
428.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и религия. 1970. № 3, с. 10. [↑](#footnote-ref-428)
429. *Фольц В.* Римба // Пер. с нем. М., Л., 1931. С. 100. Цит. по: *Светлов Э.* Магизм и единобожие. Брюссель, 1971. С. 37–38. [↑](#footnote-ref-429)
430. *Токарев С.А*. Тэйлор Э.Б. // Краткий научно-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2-е изд. М., 1969. С. 691–692. См.: Его же. Анимизм. Там же. С. 27. [↑](#footnote-ref-430)
431. Там же. С. 692. [↑](#footnote-ref-431)
432. *Фейербах Л.* Лекции о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 Сочинения: В 3 т. Пер. с нем. М., 1923–1926. Т. 3. С. 168. [↑](#footnote-ref-432)
433. Там же. С. 192. [↑](#footnote-ref-433)
434. Там же. С. 169. [↑](#footnote-ref-434)
435. Там же. [↑](#footnote-ref-435)
436. Там же. С. 214. [↑](#footnote-ref-436)
437. Человек человеку – бог (лат.). [↑](#footnote-ref-437)
438. *Булгаков С.* Религия человекобожия у Л.Фейербаха // Два града: В 2 т. М., 1911. Т. 1. С. 14. [↑](#footnote-ref-438)
439. Там же. С. 17. [↑](#footnote-ref-439)
440. *Кудрявцев В.Д.* Нач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9-е изд.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15. С. 125. [↑](#footnote-ref-440)
441. *Анисимов А.Ф.*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й религии. М.–Л., 1967. С. 3–4. [↑](#footnote-ref-441)
442.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аучного атеизма /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И.Д. Панцхава*. М., 1966. С. 37. [↑](#footnote-ref-442)
443. Там же. С. 169. [↑](#footnote-ref-443)
444. Там же. [↑](#footnote-ref-444)
445. См., например, об этом: *Глаголев С.С.* Прошлое человека.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footnote-ref-445)
446. *Зыбковец В.Ф.* Человек без религии. М., 1967. С. 78. [↑](#footnote-ref-446)
447. *Дубинин Н.П.* Социальное 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блеме человека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2. № 10. С. 53. [↑](#footnote-ref-447)
448. Курьер. 1972. № 819, с. 12. См. также: Человек // БСЭ. 3-е изд. Т. 29. М, 1978. С. 50–54. [↑](#footnote-ref-448)
449.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 Краткий научно-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2-е изд. М., 1969. С. 565. [↑](#footnote-ref-449)
450. *Титов В.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М., 1967. С. 301. [↑](#footnote-ref-450)
451. *Зыбковец В.Ф.* Человек без религии. М., 1967. С. 161. [↑](#footnote-ref-451)
452. Там же. С. 110. [↑](#footnote-ref-452)
453. Религия // Краткий научно-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2-е изд. М., 1969. С. 597. [↑](#footnote-ref-453)
454.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спомнить, например, Дерсу Узала у *В.К. Арсеньева.* [↑](#footnote-ref-454)
455.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аучного атеизма //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И.Д.Панцхава.* М., 1966. С. 36. [↑](#footnote-ref-455)
456.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16. [↑](#footnote-ref-456)
457. Там же. С. 7. [↑](#footnote-ref-457)
458. См.: *Зубов А.Б.* Победа над последним врагом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3. №1. [↑](#footnote-ref-458)
459. См., напр.: *Покровский А.И.* Библей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первобытной религии.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01. *Хрисанф (Ретивцев), архим.* Религии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 в их отношении к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Т. I – II. СПб., 1873; 1875. *Светлов Э.* Магизм и единобожие. Брюссель, 1971. (См.: Примечания и Крат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Наиболее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у этнографа патера В.Шмидта в его 12-томном труде «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деи Бога)». Münster. 1912-1955. [↑](#footnote-ref-459)
460. См., например, *Керам К.* Боги, гробницы, ученые. М., 1960; *Вулли Л.* Ур халдеев. М., 1961; *Церен Э.* Библейские холмы. М., 1966. [↑](#footnote-ref-460)
461. *Цицерон.* О природе богов. Цит. по: *Кудрявцев В.* Нач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Серг. Посад, 1910. С. 176–177. [↑](#footnote-ref-461)
462. *Лопатин Л.*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задачи философии. М., 1911. Ч. 1. С. 277–278. [↑](#footnote-ref-462)
463. *Старокадомский М.А.* Опыт умозрительн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 теизма в трудах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МДА. М., 1969. Машинопись (библиотека МДА). [↑](#footnote-ref-463)
464. К. Гёдель (1906-1978) – австрийский математик. В 1931г. он доказал истинность следующего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Если формализованная арифметика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а, то хот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о ее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и выразимо на ее собственном язык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этого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овест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формализуемыми в ней самой»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88, с. 46). Но коль скоро та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исущи математике, то об истинности или ложности других наук,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вообще трудно говорить.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б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пособа познания окружающе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footnote-ref-464)
465. *Попов Ю., Пухначев Ю.* Парадоксы // Наука и жизнь. 1971. № 1, с. 102. [↑](#footnote-ref-465)
466. *Ахлибинский Б.В.* Чудо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Кибернетика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Л., 1963. С. 91.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этом ниже в гл. V, § 1, п. 5: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footnote-ref-466)
467. 1967. №5, с. 28 и 1968. №6, с. 49. [↑](#footnote-ref-467)
468. С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 т. Под ред. *Б.А. Введенского*. 1963–64. Т. 1, с. 343. [↑](#footnote-ref-468)
469.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62. Т. 2, с. 42–48. [↑](#footnote-ref-469)
470. См.: гл. V, § 1: Виды откровений. [↑](#footnote-ref-470)
471. Известный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ученый и христианин Пастер († 1895 г.), говоря о науке и своих научных выводах, писал: «Здесь нет ни религии, ни философии, ни атеизма, н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ни спиритуализма. Это вопрос фактов и только фактов» (цит по: *Васильев Л.* Внушение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М., 1962. С. 18). [↑](#footnote-ref-471)
472. *Наан Г.* Бог, Библия,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1959. №3, с. 23. [↑](#footnote-ref-472)
473.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4-е изд. М., 1905. Т. 1, с. 90. § 150. [↑](#footnote-ref-473)
474. Авва Исаак Сириян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34, с. 218, 219. [↑](#footnote-ref-474)
475. Там же. Сл. 36, с. 228. [↑](#footnote-ref-475)
476. *Авва Исаак Сириян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37. [↑](#footnote-ref-476)
477. *Авва Исаак Сириян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Там же. Сл. 34. [↑](#footnote-ref-477)
478. Там же. Сл. 55, с. 362. [↑](#footnote-ref-478)
479. Там же. Сл. 48, с. 299, 300. [↑](#footnote-ref-479)
480. См.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пример: *Еп. Феодор (Поздеев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раданиях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09. № 10, с. 286–311; *Введенский А.И*.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неви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ях // Душеполезное чтение. 1891. Кн. 12, с. 505; *Прот. П. Светл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вероучение в апологетическом изложении. Киев, 1910. С. 697. [↑](#footnote-ref-480)
481. «В точной формулировке закона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а именно, если мы точно знаем настоящее, мы можем вычислить и будущее, ошибочен не вывод, а предпосылка, поскольку вс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ы подчиняются законам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с помощью квантовой механик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закона причинности» (*Гейзенберг В*. Физиче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квантовой теории. Пер. с нем. М.–Л., 1932. С. 61). [↑](#footnote-ref-481)
482. *Зельдович Я*.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идеи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9 февраля 1972 г. С. 11. [↑](#footnote-ref-482)
483. См. напр., *Николай Колчуринский*. Мир – Божие творение. М., 2000. [↑](#footnote-ref-483)
484. *Кант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6 т. / Пер. с нем. М., 1966. Т. 4, ч. 1, с. 140. [↑](#footnote-ref-484)
485. *Девис П.* Суперсила. М., 1989. С. 265. [↑](#footnote-ref-485)
486. *Рьюз М.*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война?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1. № 2, с. 39–40, 42. [↑](#footnote-ref-486)
487. *Берг Л.С*. Теория эволюции. Пг., 1922. С. 67–68. [↑](#footnote-ref-487)
488. *Зелиг К.* Альберт Эйнштейн. / Пер. с нем. М., 1966. С. 44. [↑](#footnote-ref-488)
489. *Девис П.* Указ. Соч. С. 261. [↑](#footnote-ref-489)
490. «Как-то математики подсчитали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 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по законам мира чисел мы не имеем права возникнуть, а уж если возникли, то н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выжить» («Известия». 21.VIII.1970. № 189).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изни из случайного соединения молекул равна 10-255. (Населенный космос / Под ред. *В.Д. Пенелиса.* М., 1972).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молекулы ДНК равна 10-80038 (*Курашов В.И., Соловьев Ю.И*. О проблеме «сведения» химии к физике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4. № 6, с. 96). [↑](#footnote-ref-490)
491. См. 4: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footnote-ref-491)
492. См.: гл. II, § 6, п.1: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footnote-ref-492)
493. См.: гл. II, § 6, пп. 2 и 3: Анимистическая гипотеза и Гипотеза Фейербаха. [↑](#footnote-ref-493)
494. *Цицерон.* О природе богов. Цит. по: *Кудрявцев В.* Нач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Серг. Посад, 1910. С. 176–177. [↑](#footnote-ref-494)
495. Там же. С. 176. [↑](#footnote-ref-495)
496. *Кудрявцев В.* Указ. соч. С. 177. [↑](#footnote-ref-496)
497. См.: гл. II, § 7: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footnote-ref-497)
498. Под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законом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присущее человеку свойство различения добра и зла, голос совести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правды, выражающее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инципе: не делай другому того, чего не желаешь себе. [↑](#footnote-ref-498)
499. *Кант И*. Соч.: В 6 тт. / Пер. с нем. М., 1965. Т. 4, ч. 1, с. 260, 270; Цит. по: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й императив. //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83. [↑](#footnote-ref-499)
500. *Кудрявцев В*. Нач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Серг. Посад, 1910. С. 434–435. [↑](#footnote-ref-500)
501. *Кудрявцев В.* Указ. соч. С. 194–195. [↑](#footnote-ref-501)
502. Цит. по: *Андреев И.М*. Православно-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апологетика. Нью-Йорк, 1965. С. 40. [↑](#footnote-ref-502)
503. *Клячко В.* Наука познает мир. //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1967. № 1, с. 72. [↑](#footnote-ref-503)
504. Там же. [↑](#footnote-ref-504)
505.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12. [↑](#footnote-ref-505)
506. Там же. С. 14. [↑](#footnote-ref-506)
507.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этом в гл. II, § 6, п.5: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footnote-ref-507)
508. Наука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64. Т. 3. [↑](#footnote-ref-508)
509. *Рассел Б.*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 Пер. с нем. М., 1957. С. 204. [↑](#footnote-ref-509)
510. *Эйнштейн А.*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7. Т. 4, с. 136. [↑](#footnote-ref-510)
511. *Берг Л.* Теория эволюции. Пг., 1922. С. 67–68. [↑](#footnote-ref-511)
512. *Эйнштейн А.* Указ. соч. С. 154. [↑](#footnote-ref-512)
513. *Винер Н.* Кибернети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8. С. 195. [↑](#footnote-ref-513)
514. *Таунс Ч.* Слияние науки и религии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67. № 34. [↑](#footnote-ref-514)
515. *Берг Л.* Наука, 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мысл 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Пг., 1922. С. 18–23. [↑](#footnote-ref-515)
516. *Эйнштейн А., Инфельд Л.* Эволюция физики /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6. С. 30. [↑](#footnote-ref-516)
517. *Фейнман Р.* Характер физ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8. С. 77–78. [↑](#footnote-ref-517)
518. *Гейзенберг 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атомной физики / Пер. с нем. М., 1953. С. 64–66. [↑](#footnote-ref-518)
519. *Оппенгеймер Р.*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с частицами высоких энергий // Техника – молодежи. 1965. № 4. С. 10. [↑](#footnote-ref-519)
520. 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Под ред. *П.В. Копнина*. М., 1965. С. 230–231. [↑](#footnote-ref-520)
521. *Лем С.* Сумма технологии. М., 1968. С. 127. [↑](#footnote-ref-521)
522. *Налимов В.В.* Что есть истина? // Химия и жизнь. 1978. №1, с. 49. [↑](#footnote-ref-522)
523. *Франк Ф.*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М., 1960. С. 76. [↑](#footnote-ref-523)
524. *Мамчур Е.А.* Проблема критерия простоты научных теорий.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6. № 9, с. 159. [↑](#footnote-ref-524)
525. *Наан Г.* К проблеме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5. № 12, с. 65. [↑](#footnote-ref-525)
526. *Черкашин П.*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идеализма. М., 1961. С. 189. [↑](#footnote-ref-526)
527. Беседа с академиком Г. Наано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ознания. //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1968. №12, с. 23. [↑](#footnote-ref-527)
528. *Казютинский В.А.* Астрономия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 73. М., 1969. С. 148–149. [↑](#footnote-ref-528)
529. *Васильев Л.С., Фурман Д.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М., 1974. С. 422. [↑](#footnote-ref-529)
530. *Копнин П.* Философия в век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68. № 5. Ср. Философия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70. Т. 5, с. 332: «По самой своей природе философия выполняет особую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ую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ую функции, которые не берут на себя ни отдельные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ни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конкретно-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 целом». [↑](#footnote-ref-530)
531. *Казютинский В.В.* Астрономия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 73. М., 1969. С. 146. [↑](#footnote-ref-531)
532. *Шахнович М.И.* Лен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атеизма. М.-Л., 1961. С. 185. [↑](#footnote-ref-532)
533. *Ломоносов М.*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П.Н. Бер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8. С. 7. [↑](#footnote-ref-533)
534. См. п. 2: Понятие науки. [↑](#footnote-ref-534)
535. *Светлов Э.* Истоки религии. Брюссель, 1970. С. 258. [↑](#footnote-ref-535)
536. Лавуазье Антуан Лоран (1743–1794 гг.),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химик, член париж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был казнен по приговору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В 1796 г. признан невинно осужденны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63. Т. 1). [↑](#footnote-ref-536)
537. Ньюком С. (1835–1909),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астроном. [↑](#footnote-ref-537)
538. Герц, Генрих (1875–1894) – немецкий физик, специалист в области электромагнитных и электродинам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footnote-ref-538)
539. Бор, Нильс (1885–1962) – выдающийся датский физик, создатель квантовой теории атома. [↑](#footnote-ref-539)
540. Конт, Огюст (1798–1857) –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основатель позитивизма. [↑](#footnote-ref-540)
541. Пастер, Луи (1822–1895) – знаменитый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биолог. [↑](#footnote-ref-541)
542. Месмер (1733–1815) –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врач. [↑](#footnote-ref-542)
543. Шопенгауэр, Артур (1788–1860) –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идеалист. [↑](#footnote-ref-543)
544. *Горбовский А*. Загадки древн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2-е изд. М., 1971. С. 77–79. [↑](#footnote-ref-544)
545.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Слово 30. М., 1858. С. 195. [↑](#footnote-ref-545)
546. См. гл. III, § 3, п.2: Тел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гумент. [↑](#footnote-ref-546)
547.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цитируется по магнитофонной записи. [↑](#footnote-ref-547)
548.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слово «мiр» как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греховного проявления в человеке (и производные от него «мiрской», «обмiрщение») писалось через «i». [↑](#footnote-ref-548)
549. Поскольку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тендует не столько на постижение истины, сколько на выражение и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душев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 состоя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область эстетики здесь н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ся. [↑](#footnote-ref-549)
550. Богатую этимологию понятия «истина» дает свящ.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в своей теодицеи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во втором письме «Сомнение». [↑](#footnote-ref-550)
551. Термином «мистика»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обозначается неверный, мнимый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п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 «пр***е***лестный»,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опыт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богопознания, теосиса (об***о***жения). *Архим. Киприан Керн: «..на языке наших отцов самого слова «мистика» нет, это понятие запад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А. И. Сидоров: «мы предпочитаем данное понятие [«тайнозрение»] термину «мистика», чуждому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у языку и мышлению» (Архим. Киприан (Керн).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св. Григория Паламы. М. 1996. С.XXXIX-XL).* [↑](#footnote-ref-551)
552. *Гейзенберг В.* Физика и философия. М., 1963. С. 67. [↑](#footnote-ref-552)
553.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гимны.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272. [↑](#footnote-ref-553)
554. Попыта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это можно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примере. Время в нашей галактике изменяе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медленнее, чем на Земле, так что средняя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составляет там всего около двух секунд - фактически, «есть только миг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 [↑](#footnote-ref-554)
555.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10. Т. 1, с. 347. [↑](#footnote-ref-555)
556.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9. № 2, с. 115. [↑](#footnote-ref-556)
557. *Берг Л.С.* Наука, 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мысл 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Прг. 1921. С. 18–20, 23.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в § 1, Религия и наука. [↑](#footnote-ref-557)
558. Цит по: *Кюнг Г.*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Бог? 1982. С. 296. [↑](#footnote-ref-558)
559. *Фрэзер Д.* Золотая ветвь. Ч. 1. Магия и религия. М.,1931. С. 73. [↑](#footnote-ref-559)
560. Цит по: *Григулевич И.* Пророки новой истины. М., 1983. С. 191. [↑](#footnote-ref-560)
561. Там же. С. 193. [↑](#footnote-ref-561)
562. Крайним, экстравагантным,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footnote-ref-562)
563. *Григулевич И.* Указ. соч., с. 191. [↑](#footnote-ref-563)
564. Там же. С. 200. [↑](#footnote-ref-564)
565.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67, № 34. [↑](#footnote-ref-565)
566.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в гл. VI. Язычество. § 4. Магия. [↑](#footnote-ref-566)
567. См. об этом, например,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footnote-ref-567)
568.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в гл. VI. Язычество. §3. Мистицизм. [↑](#footnote-ref-568)
569. *Аксаков И.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прогресс. Цит. по: Палицкий А. На запросы духа. Петроград. 1914. С.7 [↑](#footnote-ref-569)
570. Прп. Каллист Катафигиот говорил: «Ум должен соблюдать меру познания, чтобы не погибнуть». [↑](#footnote-ref-570)
571.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30, с. 195. [↑](#footnote-ref-571)
572. *С. Булг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идеал и новейшая культура. // Сб. «Два града». М., 1911. Т. 1, с. 169–170. [↑](#footnote-ref-572)
573. *С. Булгаков*.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личность. // Там же. С. 190–191. [↑](#footnote-ref-573)
574. Спасение и вера п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у учению. М., 1995. С. 60. – Переизд.: М., 1913. [↑](#footnote-ref-574)
575. Цит. по: ЖМП, 1980. № 3, с. 67. [↑](#footnote-ref-575)
576. *Свт. Тихон Задонский.* Твор. Т. 2. М., 1899. С. 99. [↑](#footnote-ref-576)
577. *Авва Дорофей*. Душеполезные чтения. М., 1874. С. 262. [↑](#footnote-ref-577)
578.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вт*. Твор. Т. 4. СПб., 1905. С. 24. [↑](#footnote-ref-578)
579.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вт*. Твор. Т. 5. СПб., 1905. С. 47. [↑](#footnote-ref-579)
580. О цел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14.С. 41, 42. [↑](#footnote-ref-580)
581.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 соч. Изд. 3. М., 1886. Т. 2, с. 85. [↑](#footnote-ref-581)
582.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Сл. 57. М., 1858. С. 420. [↑](#footnote-ref-582)
583. *М. Антоно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 «Москва». 1987, № 9, с.157. [↑](#footnote-ref-583)
584. Там же. С. 165 [↑](#footnote-ref-584)
585.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Духовные беседы... Св.-Тр.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04. Беседа 15, п. 21, с.121. [↑](#footnote-ref-585)
586. Там же. П. 23. [↑](#footnote-ref-586)
587. Очень удачно степень святости со степенью свободы соотносит блж. Августин, когда говорит: «Велика свобода – бы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не грешить, но величайшая свобода – не бы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ешить» (Magna est libertas posse non peccare; sed maxima libertas – non posse peccare). [↑](#footnote-ref-587)
588. В.С. Соловьев писал: «*Только веруя в невидимого Бога и действуя по вере от Бога, наша воля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оистину волей, то есть свободным началом, – свободным от самого себя, то есть от своего данного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есь воля действует уже не как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только, а как творческая сила,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ая всякому явлению и никаким фактом не покрываемая, то есть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вободная*» (В. Соловьев. Соч. Т. 3. Изд.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СПб. С. 293). [↑](#footnote-ref-588)
589.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Невеста Агнца. Париж, 1945. С. 521–522. [↑](#footnote-ref-589)
590.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28, с. 190. [↑](#footnote-ref-590)
591. *Кант И*. Соч.Т. 3. М., 1964. С. 478. [↑](#footnote-ref-591)
592. Цит. по: иером. Дамаскин. Не от мира сего. М., 1995. С. 980 [↑](#footnote-ref-592)
593. Д. Несбитт и П. Эбурдин. Что нас ждет в 90-е годы. Мегатенден­ции. Год 2000. М.1992. [↑](#footnote-ref-593)
594. В обществ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м в воспита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не все права 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осто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данными, границы их долж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и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по мере моральн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роста человека и общества. [↑](#footnote-ref-594)
595. Статьи епископа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церковно-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 *Л. Соколов*. Еписко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го жизнь и морально-аске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Киев, 1915. Приложения, с. 20, 21. [↑](#footnote-ref-595)
596. Тропарь Предпразднству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footnote-ref-596)
597. Вопросом о правах человека особенно активно,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занимались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 и больше всех Руссо, по убеждению которого каждая личность име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еотъемлемые права, охрана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ей функци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троенная на этих началах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1789 г.) дала следующе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вободы (прав): «*Свобода состоит в праве делать все то, что не вредит другим, поэтому пользова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правами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имеет других границ, кроме тех, котор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за другими членами общества пользование этими же самыми правами. Эти границы могут быть определены только законом*».

     Однако понятие «вред для других» очень условно. И последующ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казала, к чему привела свобода,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лишь этим общим принципом. «Дерево познается по плоду» (Мф, 12, 33). И свобода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аморальности, культа силы, алчности и прочих пороков обнаружила уже во время т.н. Велик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особенн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лную 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этой концепции. [↑](#footnote-ref-597)
598. Особенно настойчива мысль о главенстве богоподобной любви в человеке как необходимом условии его свободы и созидания норма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азвивали и обосновывали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славянофилы XIX века А. Хомяков, И. Кирее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и Иван Аксаковы, Ю. Самари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Церковь как начало соборное и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как прототип идеа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Хомяков, например, называет следующие два главных конститутивных ее свойства: «*Мы же испо**ведуем Цер**ковь еди**ную и св**ободную*», ибо «*с**вобод**а и ед**инство –* *таковы две силы,* *которым достойно* *вручена тайна*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во Христе*». Основным же принципом, гарантирующим сохранение этих начал в Церкви, является, по его убеждению, любовь.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 писал он, – *есть начало взаимно**й* *любви в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А.С.**Хомяков*.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и церков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Изд. Сойкина. С. 109, 205, 44). [↑](#footnote-ref-598)
599. Прпп.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и Иоан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ответах. СПб., 1905. Ответ № 373, с. 253–254. [↑](#footnote-ref-599)
600.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т.н. полноте этой жизни, к наслаждению, немыслимо без полноты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вобод.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полнота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я. Однако эта аксиома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утопична. Кант хорошо об этом сказал: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ы находи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просвещенный разум предается мысли о наслаждении жизнью и счастьем, тем дальше человек от истинной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и*» (*И. Кант*. Соч. Т. 4. М., 1965. Ч. 1, с. 230). [↑](#footnote-ref-600)
601. Эпиктет, например, писал: «*Кто свободен телом и несвободен душой, тот раб; и,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кто связан телесно, но свободен духовно – свободен*». // Римские стоики. М., 1995. С. 252. [↑](#footnote-ref-601)
602. *П. Калиновский*. Переход. М., 1991. С. 15. [↑](#footnote-ref-602)
603. *Цит по: иером. Дамаскин*. Не от мира сего. М., 1995. С. 870–871. [↑](#footnote-ref-603)
604. См, напр.: Столп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г., 1915. С. 402. [↑](#footnote-ref-604)
605. В феврале 1917 года, когда открылся Поместный Собор, он писал: «*Высочайшая резолюция 31 марта 1905 года на докладе Святейшего Синода о созыве Собора: “Признаю невозможным совершить в переживаемое ныне время столь великое дел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 себе, когда наступи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е для сего время... созвать Собор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Церкви”. Годы шли за годами... положе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невыносимым. Церковная жизнь приходила все в большее и большее расстройство... Прежде гоним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общины получили свободу. В древне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оскве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о заседали соборы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собирались съезды баптистов. Дл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же Церкви все еще не настало лето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царствовавшей династии 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э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имер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Ужасным позором и тяжким всенародным бедствие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Цит. по: «Церковь и общество». 1998. № 4, с. 60. См. также: № 3, с. 57. [↑](#footnote-ref-605)
606. Дневник А.А. Киреева. Цит. по *С.Л. Фирс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последне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996. С. 315. [↑](#footnote-ref-606)
607. Статьи епископа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церковно-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 *Л. Соколов*. Еписко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Его жизнь и морально-аске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Киев, 1915. Приложения, с. 20, 21. [↑](#footnote-ref-607)
608. Н. Бор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два вида суждений: *тривиальные*, в которы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трицанием первого, и *нетривиальные*, в которых суждение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является столь же истинным.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напр.: Бог триедин, Христос Бог и Человек, Евхаристические хлеб и вино – Тело и Кровь Христа. [↑](#footnote-ref-608)
609. Энгельс, например, писал 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Оно встало в резк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о всем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м до него религиям*» (Мысли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о религии. М.1955. С. 60). [↑](#footnote-ref-609)
610. Новый Завет. Брюссель. 1964. С. 408. [↑](#footnote-ref-610)
611. *Св. Ипполит Римский.* Твор. Вып. 1. Казань, 1898. С. 129–130. [↑](#footnote-ref-611)
612. Древний патерик. М., 1874. Гл. 10: О рассудительности, п. 2. [↑](#footnote-ref-612)
613. *Максим Генин.* Нострадамус. Центурии.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Харьков, 1991. С. 67–68. [↑](#footnote-ref-613)
614. Там же. С. 152. [↑](#footnote-ref-614)
615. Там же. С. 154. [↑](#footnote-ref-615)
616. Там же. С. 155. [↑](#footnote-ref-616)
617. См.: Брокгауз и Эфрон. Т. 41. Ст. «Нострадамус». [↑](#footnote-ref-617)
618. *Прп. Иоанн Кассиан Римлянин*. Писания. М., 1892. С. 440. [↑](#footnote-ref-618)
619.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Письма о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М., 1995. № 90. [↑](#footnote-ref-619)
620. «Благовест – ИНФО». 1999 г. № 3 (172). [↑](#footnote-ref-620)
621. *Василий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п. Кинешемский*. Беседы на 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Марка. М., 1996. С. 12–13. [↑](#footnote-ref-621)
622. *Еп. Игнатий*. Творения. СПб., 1905. Т. 4, с. 323–324. [↑](#footnote-ref-622)
623. Крайне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влияет на психику человека чтение оккульт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аких, например, авторов, как: Е. Блаватская, А. Безант, Рерихи, Р. Штейнер, Э. Шюре. Теперь выходит много подоб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 Бах «Чайка по имени…», В. Сидоров «Семь дней в Гималаях», Л. Андреев «Роза мира», Гурьев «Записи диалогов с космическим разумом», С. Лазарев «Диагностика кармы» и др. Сюда же нужно отнести и выходящую миллионными тиражами серию книг В. Мегре о т. н. Анастасии «Звенящие кедры России». [↑](#footnote-ref-623)
624. См., напр.: ЖМП. 1992. № 6, «О лжеучениях...» [↑](#footnote-ref-624)
625.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3. [↑](#footnote-ref-625)
626. Там же. С. 56. [↑](#footnote-ref-626)
627.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2, с. 59. [↑](#footnote-ref-627)
628. Там же. С. 126. [↑](#footnote-ref-628)
629.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3, с. 18. [↑](#footnote-ref-629)
630. Там же. [↑](#footnote-ref-630)
631. В сирийском тексте: «…никто да не обманывает сам себя и не даётся в обман видениям», т.е. пусть не думает, что без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го очищения своей души можно достигнуть духов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footnote-ref-631)
632.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74, с. 530. [↑](#footnote-ref-632)
633.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2, с. 17. [↑](#footnote-ref-633)
634. *Свт. Игнатий*.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 СПб., 1995. Письмо № 290. [↑](#footnote-ref-634)
635.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1, с. 255. [↑](#footnote-ref-635)
636.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55, с. 372. [↑](#footnote-ref-636)
637. С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мистики, напр.: свящ. П. Флоренский.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прим. 400. [↑](#footnote-ref-637)
638. *Еп. Игнатий*.Указ. соч. Т. 1. С. 559. [↑](#footnote-ref-638)
639. Там же. Т. 4, с. 499. [↑](#footnote-ref-639)
640. *Лодыженский М.В.* Свет Незримый. Прг., 1915. С. 109. [↑](#footnote-ref-640)
641. *Св. Франциск Ассиз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М., Изд. францисканцев, 1995. С. 145 [↑](#footnote-ref-641)
642. Там же. С. 20. [↑](#footnote-ref-642)
643. *Лодыженский*. Указ соч. С. 129. [↑](#footnote-ref-643)
644. Там же. С. 112. [↑](#footnote-ref-644)
645. Там же. С. 133. [↑](#footnote-ref-645)
646. Откровения блаженной Анжелы. М., 1918. [↑](#footnote-ref-646)
647. *Лосев А.Ф*. Очерки античного символизма и мифологии. М., 1930. Т. 1. С. 867–868. [↑](#footnote-ref-647)
648.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Испанские мистики. Брюссель, 1988. С. 88. [↑](#footnote-ref-648)
649. Там же. С. 73. [↑](#footnote-ref-649)
650. Там же. С. 69. [↑](#footnote-ref-650)
651. *Джемс В*.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пыта. /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10. С. 337. [↑](#footnote-ref-651)
652. Повесть об одной душе. // Париж, «Символ», 1996. № 36, с.151. [↑](#footnote-ref-652)
653. Там же. С. 90. [↑](#footnote-ref-653)
654. Там же. С. 183. [↑](#footnote-ref-654)
655. Там же. С. 95. [↑](#footnote-ref-655)
656. *Быков А.А.* И. Лойола. Его жизн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Пб., 1890. С. 28. [↑](#footnote-ref-656)
657. *Лодыженский М.С*. Свет Незримый. Пг., 1915. С. 139–140. [↑](#footnote-ref-657)
658. Там же. С. 140. [↑](#footnote-ref-658)
659. *Прп. Нил Синайский*. 153 главы о молитве. Гл. 115. //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В 5 т. Т. 2. М., 1884. С. 237. [↑](#footnote-ref-659)
660.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О трех образах молитвы. //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Т. 5. М., 1900. С. 463–464. [↑](#footnote-ref-660)
661. *Прп. 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безмолвствующим. // Там же. С. 224. [↑](#footnote-ref-661)
662.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этом: *Успенский Н.Д.*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литургия.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труды. Сб. 21, с. 31. [↑](#footnote-ref-662)
663. Там же. С. 223, вопрос 301. [↑](#footnote-ref-663)
664. Лавсаик. М., 1992. С. 126-127. [↑](#footnote-ref-664)
665. См.: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Т. 1. СПб., 1905. С. 274. [↑](#footnote-ref-665)
666. Примеров этог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ривести множество. Один из них см. в Житии прп. иеросхимонаха Илариона Оптинского (Изд. Введенской Оптиной пустыни, 1993. С. 190). [↑](#footnote-ref-666)
667. «*Никаких заклинательных молитв не нужно: они прочитаны над каждой из вас при святом Крещении. Нужно предаться воле Божией и признать себя достойным всяк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и бесовского наведения*...»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 1995. С. 217–218). [↑](#footnote-ref-667)
668. Жития святых. Выпуск 13. Джорданвил.1968,с. 13. [↑](#footnote-ref-668)
669. Житие и подвиги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Св.-Тр.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04.С. 113-114. [↑](#footnote-ref-669)
670.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993. Слово 30, с. 137. [↑](#footnote-ref-670)
671. Там же. Сл. 36, с. 225. [↑](#footnote-ref-671)
672. *Блж. Феофилакт Болгар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Толкование на 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Матфея. Казань. 1906. (Гл.12, ст.43–45). [↑](#footnote-ref-672)
673.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 1995. С. 217–218. [↑](#footnote-ref-673)
674.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СПб.,1897. Т. 3, кн. 1, с. 341. [↑](#footnote-ref-674)
675. *Послушник Симео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утлой ладьи по бурному житейскому морю. М., 2000. С. 72. [↑](#footnote-ref-675)
676.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Ефрем* Святогорец. Отеческие советы. Саратов. 2006. С. 174. [↑](#footnote-ref-676)
677. Цит. по: *Иеромонах Серафим (Роуз)*.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елигия будущего. С. 213 [↑](#footnote-ref-677)
678. *Прп. Иоанн Кассиан Римлянин.* Писания. М., 1892. С. 445. [↑](#footnote-ref-678)
679. Там же. С. 444. [↑](#footnote-ref-679)
680. Сердце чисто созижди во мне, Боже. Коломна, 1995. С. 299. [↑](#footnote-ref-680)
681. Там же. С. 72. [↑](#footnote-ref-681)
682. Специальный чин изгнания злых духов, содержащийся в Требнике митр. Петра Могилы (XVII в.), имеет католиче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никак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и священники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читывали. Тем более,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святые, которые имели дар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Они исцеляли молитвою и постом и только тех, на кого указывал им Господь. Лишь в конце XX в. по причине глубокого оскудения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тдельные священнослужители начали т.н. «отчитывание», разработав специальный чин. [↑](#footnote-ref-682)
683. *Флоренский П.А*.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М., 1914. С. 674. [↑](#footnote-ref-683)
684. *Попов И.В., проф*. Конспект лекций по патрологии, Серг. Пос., 1916, 38 изд., с. 34-35. [↑](#footnote-ref-684)
685. *Татиан*. Речь против эллинов, § 29. М., 1863. С. 169. [↑](#footnote-ref-685)
686. Там же. 30. С. 170. [↑](#footnote-ref-686)
687. Там же. 2. С. 161–162. [↑](#footnote-ref-687)
688. *Тертуллиан*. Творения. Т. 1. Апология, § 23. СПб., 1847. С. 56. [↑](#footnote-ref-688)
689. *Арсеньев Н.С*. В исканиях Абсолютного Бога. М. 1910. С. 15, 33, 39, 40. [↑](#footnote-ref-689)
690. *Робертсон Дж*.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1930. С. 64. [↑](#footnote-ref-690)
691. Цит. по: *Несмелов В.И., проф*. Наука о человеке. Казань, 1966. Т. 2, с. 316. [↑](#footnote-ref-691)
692. См.: *Н. Арсеньев*. В исканиях Абсолютного Бога. М. 1910. С. 37. [↑](#footnote-ref-692)
693. *М. Феликс*. Октавий. § 25. Русс. пер. М., 1866. С. 89. [↑](#footnote-ref-693)
694. *Никодим Милаш, еп*. Правил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 толков. Т. 1. СПб., 1911. С. 152–153. [↑](#footnote-ref-694)
695. Цит. по: *Фаррар Ф*. Первые дн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Пб., 1892. С. 88. [↑](#footnote-ref-695)
696. «Есть данные, что в России до революции было 360 000 священнослужителей, а к концу 1919 г. их осталось 40 000», – пишет об одном из таких жертвоприношений В. Солоухин («Почему я не подписался под тем письмом»). См.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Дмитриев С.* По следам красного террора (об историке С.П. Мельгунове и его книге).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1. № 1; *Мельгунов С.*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1. №1–3. [↑](#footnote-ref-696)
697. *Авва Дорофей*. Душеполезные поучения. М., 1874. Поуч. 9, с. 126. [↑](#footnote-ref-697)
698. *Тертуллиан*. Твор. Т. 1. СПб., 1847. Апология, 23. Об идолопоклонстве, 1. С. 144. [↑](#footnote-ref-698)
699. *Кюнг Г.*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Бог? 1982. С. 295. [↑](#footnote-ref-699)
700. Там же. С. 297. [↑](#footnote-ref-700)
701. *Светлов Э.* У врат молчания. Брюссель, 1971. С. 80–81. [↑](#footnote-ref-701)
702. Оккультизм (от лат. occultus – тайный, сокровенный) – учение, признающее наличие в человеке, природе и космосе особых скрытых (оккультных) сил и призывающее человека к овладению ими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воих целей.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оккультизма много. См. подробнее далее в § 4. Магизм. [↑](#footnote-ref-702)
703. См. гл. VI: Откровение, § 3.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и его признаки. Гл. IX: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 1, 7 Прелесть. [↑](#footnote-ref-703)
704. Антропософия (от греч.  – человек и  – мудрость) – мис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ставящее на место Бога человека, постигшего «тайную мудрость», «истинный» смысл бытия и через это ставшего сыном Божиим. [↑](#footnote-ref-704)
705. Штейнер Р.(† 1925) – герман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истик, основатель антропософии. [↑](#footnote-ref-705)
706. *Бердяев Н*.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Париж, 1949. С. 205–206. [↑](#footnote-ref-706)
707. См. гл. II, § 8: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религий. [↑](#footnote-ref-707)
708.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323. [↑](#footnote-ref-708)
709. Апология. 1, 7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 7 т. Т. 4. М., 1860–67. С. 25. [↑](#footnote-ref-709)
710. Апология. 1, 46. Там же. С. 85. [↑](#footnote-ref-710)
711. *Светлов Э.* Магизм и единобожие. Брюссель, 1971. С. 616, прим. 261. [↑](#footnote-ref-711)
712. *Василий Великий*. Творения. Т. 1. СПб., 1911. Беседы на шестоднев. Бес. 9, с. 92, 93. [↑](#footnote-ref-712)
713. *Дьяченко Г.Н.* Полный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899. С. 6, 567, 234. [↑](#footnote-ref-713)
714. См. гл. IX: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мира. [↑](#footnote-ref-714)
715. Прот. А. Мень: В иудаизме нередко понятие Царства Божия связывали с внешним торжеством Израиля и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м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ем на земле. [↑](#footnote-ref-715)
716. *Казило С.* Обзор журнала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Мир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 ЖМП. 1975. № 3, с. 41. [↑](#footnote-ref-716)
717. В греческом тексте здесь стоит глагол plhrîsai (infinitiv, aoristi, activi от plhrÒw  – наполнять, восполнять, исполнять, кончать). [↑](#footnote-ref-717)
718.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Полн. собр. творений: В 12 т. СПб., 1900. Т. 6, с. 91. [↑](#footnote-ref-718)
719.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особенно полезны: *Авва Дорофей, прп.* Душеполезные поучения. М., 1874;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вт.* Отечник. СПб., 1903; Творения. Т. I–V. СПб., 1905;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СПб., 1995; *Иоанн, схиигумен.* Письма Валаамского старца. Коломна, 2001; *Игумения Арсения*. М., 1994; *Никон, игумен.* Письма духовным детям.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1; *Лазарь, архим.* Таинство исповеди. М., 1995. [↑](#footnote-ref-719)
720.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в скобках указываются: первая цифра – том, вторая – страница Творений свт. Игнатия (Брянчанинова) по изданию 1905 года. [↑](#footnote-ref-720)
721. *Иустин Философ, св*. Апология 1, 46. [↑](#footnote-ref-721)
722. *Исаак Сириян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 34, с. 217. [↑](#footnote-ref-722)
723. *Варсануфий Великий и Иоан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Пб., 1905. Ответ 274. [↑](#footnote-ref-723)
724. *Монах Меркурий*. В горах Кавказа. «Паломник», 1996. С. 7–8. [↑](#footnote-ref-724)
725. См. также гл. VI, § 3: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footnote-ref-725)
726. *Прп*. *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Главы о заповедях и догматах. Гл. 131. //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М., 1900. Т. 5, с. 214. [↑](#footnote-ref-726)
727.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 т. 5. М., 1890. С. 17. [↑](#footnote-ref-727)
728. Предание учеником своим М., 1849. С. 25 [↑](#footnote-ref-728)
729. *Св.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Что потребно покаявшемуся и вступившему на добрый путь спасения. МДА, «Новая книга», 1995. С. 87. [↑](#footnote-ref-729)
730. *Свт. Игнатий*.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М.-СПб., 1995. №159, с. 303. [↑](#footnote-ref-730)
731. *Св.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Что потребно покаявшемуся и вступившему на добрый путь спасения. МДА, «Новая книга», 1995. С. 72–73. [↑](#footnote-ref-731)
732. См. примеры в гл. VI, § 3: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откровение. [↑](#footnote-ref-732)
733. Древний патерик. М., 1874. Гл. 10, п. 159. [↑](#footnote-ref-733)
734.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ЖМП, 1980. №3, с. 67. [↑](#footnote-ref-734)
735. *Прп. Максим Исповедник*. Твор. Книга 2. Вопросоответы к Фалассию. «Мартис», 1993. Вопрос 42, с.111. [↑](#footnote-ref-735)
736. *Св.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Но надо при сем иметь в мысли, что в сем умертвии греху через крещение ничего не бывает механически, а вс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с участием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вободных решимостей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кование первых восьми глав послания св. ап. Павла к Римлянам. М., 1890. С. 332). [↑](#footnote-ref-736)
737.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Слова. М., 1892. Слово второе, с. 30. [↑](#footnote-ref-737)
738. См.: *свящ.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Освящение реальности.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труды. №17. М., 1977. С. 148–152. [↑](#footnote-ref-738)
739. Преподобный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говорит: «*У христиан – свой мир, сво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 ум, и слово,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вои. Таковы же и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 ум, и слово,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у людей мира сего. Иное – христиане, иное – миролюбцы. Между теми и другими расстояние велико*» (*Прп.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Духовные беседы, послания и слова.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04. Беседа 5, с. 40). [↑](#footnote-ref-739)
740.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пишет: «*Имя (Его) нам неизвестно, кроме имени “Сущий”, неизреченный Бог, как сказал Он*» (Исх. 3, 14)»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прп*.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гимны.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272). [↑](#footnote-ref-740)
741. *Свящ.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М., 1914. С. 98–99. [↑](#footnote-ref-741)
742. Свт. Василий Великий говорит: «*Упражнение в добродетели уподобляется лествице, которую видел некогда блаженный Иаков, которой одна часть была близка к земле и касалась ее, а другая простиралась выше самого неба*» (*Свт. Василий Великий*. Творения. М., 1891. Ч. 1, с. 155). «Лествица» прп. Иоанна четко проводит эту идею взаимо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и, как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так и страстей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 [↑](#footnote-ref-742)
743. Св. Исаак Сирин говорит: «*Кажд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есть мать другой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оставишь матерь, рождающую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и пойдешь искать дочерей прежде, нежели отыщешь матерь их, то оные добродетел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для души ехиднами. Если не отринешь их от себя, то скоро умрешь*»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ово 72, с. 528). [↑](#footnote-ref-743)
744.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Т. 2, с. 334. [↑](#footnote-ref-744)
745. *Прп. Петр Дамаскин*. Творения. Кн. 1. Киев, 1902. С. 33. [↑](#footnote-ref-745)
746.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2, с. 127. [↑](#footnote-ref-746)
747.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4, с. 9. [↑](#footnote-ref-747)
748. *Прп.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Духовные беседы.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04. С. 360. [↑](#footnote-ref-748)
749.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Т. 1. СПб., 1985. С. 187. [↑](#footnote-ref-749)
750. Прпп. Варсануфий и Иоан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СПб., 1905. С. 297. [↑](#footnote-ref-750)
751. *Прп. 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Слова. Слово 3-е, с. 36. [↑](#footnote-ref-751)
752. Св.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выражает эту мысль в следующих словах: «*Оно (смирение) есть величайшее ограждение, стена несокрушимая, крепость непреодолимая; о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се здание, не позволяя ему пасть ни от порыва ветров, ни от напора волн, ни от силы бурь, но ставит его выше всех нападений, делает как бы построенным из адаманта и неразрушимым, и на нас низводит щедрые дары от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вого Бога*»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Т. 4. СПб., 1898. С. 385). [↑](#footnote-ref-752)
753.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Т. 2, с. 57. [↑](#footnote-ref-753)
754.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М., 1858. Слово 55, с. 372–373. [↑](#footnote-ref-754)
755.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Т. 2, с. 53, 55. [↑](#footnote-ref-755)
756.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Указ. соч. Слово 55, с. 389. [↑](#footnote-ref-756)
757.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Указ. соч. Слово 55, с. 371-372. [↑](#footnote-ref-757)
758. Лествица. Слово 25, § 37. [↑](#footnote-ref-758)
759. *Свт. Тихон Задонский*. Твор. Т. 2. М., 1899. С. 99. [↑](#footnote-ref-759)
760. См. об этом, например: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СПб., 1905. Т. 1, с. 253–257; Т. 2, с. 124–125; *свт. Феофан (Говоров)*. Письма 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М., 1980. Письма 11, 21. [↑](#footnote-ref-760)
761. *Пр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Указ. соч. Слово 48, с. 299–302. [↑](#footnote-ref-761)
762. О цел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С. 17–21. [↑](#footnote-ref-762)
763. *Игумен Никон*.Письма духовным детям.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1. С. 119 [↑](#footnote-ref-763)
764. Еврейское слово «йом» (переведенное на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и как «день») означ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день, но и период, эпоху,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ромежуток времени, момент. [↑](#footnote-ref-764)
765.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М., 1914. С. 144. [↑](#footnote-ref-765)
766. См., например,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древних отцов и учителей Церкви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у Филарета*,* архиеп*.* Чернигов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СПб., 1882. С. 125–128; у еп. Сильвестра. Опыт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 5 т. Киев, 1885. Т. 3, с. 17–44. [↑](#footnote-ref-766)
767.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Основ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2 т. Париж, 1964. Т. 2, с. 51, 53. [↑](#footnote-ref-767)
768. София, по Е. Трубецкому, есть «неотделимая от Христа Божия премудрость и сила» (*Трубецкой Е.Н.* Смысл жизни. М., 1918. С. 104). [↑](#footnote-ref-768)
769. Там же. С. 105. [↑](#footnote-ref-769)
770. Цит. по: *Еп. Сильвестр*. Опыт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2-е изд. Киев, 1884–1885. Т. 3, с. 40. [↑](#footnote-ref-770)
771. Ср.: *Х. Яннарас*. Мир. // Вера Церкви. М., 1992. [↑](#footnote-ref-771)
772. Там же. С. 42, прим. 4. [↑](#footnote-ref-772)
773. Например,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говор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 передовом отряде этой науки – монашестве, – пишет: «Наука из наук, монашество, доставляет – выразимся языком ученых мира сего – самые подробные, основательные, глубокие и высокие познания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и богословии, то есть деятельное, живое позн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и Бога,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познание доступно человеку»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в 5 т. СПб., 1905. Т. 1, с. 480). [↑](#footnote-ref-773)
774. *Наан Г.Е.* 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вселенная (доклад на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вете АН СССР 29 января 1964 г.) // Тартуская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Публикации. Тарту, 1966. Т. 56, с. 431–433. [↑](#footnote-ref-774)
775. См., например: *Тейяр де Шарден П*. Феномен человека. /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87. [↑](#footnote-ref-775)
776. Цит. по: *Лелотт Ф*. Реш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жизни. Брюссель, 1959. С. 91. [↑](#footnote-ref-776)
777. Беседа прп. Серафима Саровского с Н.А.Мотовиловым о цел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жизни. Серг. Посад, 1914. С. 11. [↑](#footnote-ref-777)
778. Свт. Феофан.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Вып. I. М., 1898. С. 98. [↑](#footnote-ref-778)
779. *Рьюз М.*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война?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1. № 2, с. 44. [↑](#footnote-ref-779)
780. Населенный космос. / Под ред. В.Д. Пенелиса*.* М., 1972. С. 77. [↑](#footnote-ref-780)
781. *Бен Хобринк.* Эволюция. Яйцо без курицы. М., 1993. С. 66. [↑](#footnote-ref-781)
782. По вопросу развития жизн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ее видов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ламаркизм, дарвинизм, мута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гетерогенез.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ученых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гипотезы эволюции (одни – признавая Бога ее истоком, другие – исключая Его), но мног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ченые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нее, принимая теорию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й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идов. (См., например: *Генри*. Со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Пер. с англ. Сан-Диего, 1981; *Хайнц*. Творение или эволюция. / Пер. с англ. Чикаго, 1983). [↑](#footnote-ref-782)
783. См., например: Курьер. 1972. № 8/9; так же: «Человек». // БСЭ. Т. 29, с. 50–54. [↑](#footnote-ref-783)
784. См., например: *Моррис Г*.Со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научный поход. Сан-Диего, Калифорния, 1981; *Тростников В.* Научна ли «научн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 Новый мир, 1989. №12. [↑](#footnote-ref-784)
785.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Основ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2 т. Париж, 1964. Т. 2, с. 35. [↑](#footnote-ref-785)
786. Догматик 7-го гласа. [↑](#footnote-ref-786)
787. См. гл. VIII: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footnote-ref-787)
788. Свт. Игнатий. Творения. СПб. 1905, Т. 4, с. 271). [↑](#footnote-ref-788)
789. Уже в 19 веке свт. Филарет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исал: *«Как скучно видеть, что монастыри все хотят богомольцев, то есть сами домогаются развлечения и искушения. Правда, им недостает иногда способов, но более недостает нестяжания, простоты, надежды на Бога и вкуса к безмолвию»* (*Филарет, митр.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Коломенский*. Творения. «Отчий дом», 1994. С. 359). [↑](#footnote-ref-789)
790. *«По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ю наместника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Назария праздник продолжился в Духовском корпусе 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ой лавры: пелись старинные русские и 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лядки и “щедривки”, колядующие ходили со “звездой” – особым святочным фонарем, водили хоровод под гармонь. Были и ряженые, непременные участники Святок – “коза-дереза”, медведь-озорник. Дети, затаив дыхание, следили з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м в “вертепе” – кукольном театре. В этот святой вечер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воскресла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и жив вечно юный дух народа, не утратившего дар неподдельной радости в наше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Пресс-служб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епархии. Р.Х. 2002/03.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2 августа* *в Киеве прошло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Дня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Впервые в истор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по случаю церков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был организован рок-концерт, на котором выступили грузинская джазовая певица Нино Катамадзе, украинская рок-группа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ок-группа “ДДТ”…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и выступили три киевских монастыря – Голосеевский, Ионинский и Свято-Успенская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ая лавра… С приветственной речью к слушателям обратился предстоятель УПЦ МП митрополит Владимир, который благословил зрителей и выразил надежду на то, что подобные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станут доброй традицией в будущем»* («Фома», сентябрь, 2007. С. 9). [↑](#footnote-ref-790)
791. «Эпох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породила гуманизм, который, сочета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язычество, провоцировал такое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своеволие, что Рабле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л правило,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ее жизнь множества людей, в одной фразе: “Поступай так, как 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а по наблюдениям Эразма [Роттердамского] в 1501 г., ни один язычник не был столь развращен, как средний христианин». *Джордан Омэн О.Р*.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духовность в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Рим – Люблин,1994. С. 232. [↑](#footnote-ref-791)
792. Цит. по: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Т. 4. СПб., 1905. С. 271. [↑](#footnote-ref-792)
793. Слово 29-е на пришествие Господне. Сл. 106-е об антихристе. [↑](#footnote-ref-793)
794. *П. Калиновский*. Переход. М., 1991. С. 15 [↑](#footnote-ref-794)
795. *Свт. Игнатий*. Твор. Т. 4. СПб., 1905. С. 323–324. [↑](#footnote-ref-795)
796. Собрание писем свт. Игнатия. М.- СПБ., 1995. Письмо № 44. [↑](#footnote-ref-796)
797. *Еп.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Соч. СПб., 1905. Т. 4, с.267. [↑](#footnote-ref-797)
798. «По древним сведениям и по сохранившимся монетам, нормальный вес еврейского золотого сикля равен 3,77 золотникам (16,37 грамм.)… талант же равнялся… 3000 сиклей» (Библей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авил Э. Нюстрем. Торонто, 1985. «Деньги», с. 103). То есть один золотой талант равнялся 49 кг, 110 гр. [↑](#footnote-ref-798)
799. Буквально цифра 666 в евре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ю «ха-ме́лек ле-исрае́ль», то есть – «Царь Израилев». [↑](#footnote-ref-799)
800.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Творения. Т. 5. СПб., 1905. С. 308. [↑](#footnote-ref-800)
801. *«Первый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рок-концерт,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при участии молодежного отдел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епарх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РПЦ), прошел накануне в Ледовом дворце северной столицы. Концерт собрал 13,5 тысячи зрителей. В нем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Юрий Шевчук,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инчев, Вячеслав Бутусов, Борис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и другие рок-звезды. Средства от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й акции пойдут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омовых храмо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х вузов. По мнению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нцерта, рок-музыканты и РПЦ могут успешно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в борьбе с насилием, наркоманией и другими порок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добные акци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 Церкв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йти из храмов и напрямую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молод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130. 15.01.2003). [↑](#footnote-ref-801)
802. *Свт.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Твор. Т. 2. С. 139. [↑](#footnote-ref-802)
803. В Окружном послании Священного Синода Элладской Церкви № 2641, от 9 февраля 1998 г.,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Печать", будет ли это имя антихриста или число его имени, когда придет момент ее проставления,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по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отречение от Христа и сочетание с антихристом, когда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а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Электронные карточки и печать антихриста. М., 1999. С. 13). [↑](#footnote-ref-803)
804. «Путь». 1937. № 52. [↑](#footnote-ref-804)
805. *Священник 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М., 1914, с. 208–211. Далее ссылки в тексте по этому изданию. [↑](#footnote-ref-805)
806. См.: *Н.Ф. Федор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Т. 1–2. М., 1913. [↑](#footnote-ref-806)
807. См.: *В.И. Экземпляр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юродство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сил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мысле жизни». Киев, 1916. [↑](#footnote-ref-807)
808. *Священник Анатолий Жураков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ечных муках.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мысль», 1916. № 7–9. [↑](#footnote-ref-808)
809. См.: *кн. Евгений Трубецкой*. Смысл жизни. М., 1918, с. 93–94. Далее ссылки в тексте по этому изданию. [↑](#footnote-ref-809)
810. См. его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Христово (Опыт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ис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пасхального догмата)». Серг. Посад, 1916, с. 331. Далее ссылки в тексте по этому изданию. [↑](#footnote-ref-810)
811. *Прот.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Невеста Агнца. Париж, 1945, с. 507. Далее ссылки в тексте по этому изданию. [↑](#footnote-ref-811)
812.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Т. 1. СПб., 1916. с. 38-39 [↑](#footnote-ref-812)
813. Преп. Епифаний Кипрский. Творения. Ч. 1. М., 1863. с. 140. [↑](#footnote-ref-813)
814. См.: игумен 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 Христос победитель ада. СПб.2001, с.84. [↑](#footnote-ref-814)
815. Свт. Афанасий Великий. Творения. Т.3. М., 1994. с. 464 [↑](#footnote-ref-815)
816.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свт. Творения. Ч. 7. М. 1865. С.530. Вот как эту мысль комментирует игумен, ныне епископ, 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 “*VI Вселенский Собор включил имя св. Григория Нисского в число “святых и блаженных отцов”, а VII Вселенский Собор даже назвал его “отцом отцов”.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го Собора 543 г. и V Вселенского Собора, на которых был осуждён оригенизм, то весьма показательно, что, хотя учение Григория Нисского о всеобщем спасении было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Отцам обоих Соборов, его не отождествили с оригенизмом. Отцы Соборов сознавали, чт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ере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сеобщего спасения (оригенистический апокатастасис, находящийся в связи с идеей пред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ш), 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е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1Кор 15:24-28”. [↑](#footnote-ref-816)
817. *Свт. Григорий Богослов*. Собрание творений в 2-х т. Т. 1.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4. С. 543. [↑](#footnote-ref-817)
818. Там же. С.557-558. [↑](#footnote-ref-818)
819. Свт.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Т. 2. Кн.1. СПб. 1899. С.440. Но у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можно найт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 о вечном наказании грешников. [↑](#footnote-ref-819)
820. Св. Ефрем Сирин. Творения. Ч.8.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14. С. 312 [↑](#footnote-ref-820)
821. Исаак Сирин, св. Слова подвижнические. Сл. 90, с. 615. М. 1858. [↑](#footnote-ref-821)
822. Пре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ах и о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Новооткрытые тексты). Москва. 1998. Беседа 39. C. 200-201. Там же. Беседа. 41. С.216. [↑](#footnote-ref-822)
823. Максим Исповедник, преп. Твор.. Кн. II. Вопросоответы к Фалассию. «Мартис», 1994. С. 44, вопр. 7. [↑](#footnote-ref-823)
824. 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 Твор. Т.1. СПб.1905. С. 127. [↑](#footnote-ref-824)
825. Преп. Исаак Сирин. 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ах и о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М. 1998. Беседа 41. С. 216. [↑](#footnote-ref-825)
826. *Св.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Творения. Т. XI. Кн. 2. СПб., 1905. С.905. [↑](#footnote-ref-826)
827. *Сергий Булгаков*.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ерг. Посад, 1917. С. 413–414. [↑](#footnote-ref-827)
828. *Св. Николай Кавасила*. Семь слов о жизни во Христе. М., 1874. С. 13. [↑](#footnote-ref-828)
829. *Прп. Иоанн Дамаскин*. Творения. М., 1997. С. 66. [↑](#footnote-ref-829)
830. *Н. Бердяев*. О назнач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Опыт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й этики. Париж, 1931. С. 241. [↑](#footnote-ref-830)